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經部第三六冊目次

日講書經解義十三卷（清）庫勒納等撰　清康熙內府刻本	〇〇一
古文尚書冤詞八卷（清）毛奇齡撰　清雍正刻西河合集本	三八〇
詩序不分卷（宋）朱熹辨說　清內府鈔本	四五三
詩集傳二十卷（宋）蘇轍撰　宋淳熙七年蘇詡筠州公使庫刻本	四九三

日講書經解義十三卷

（清）庫勒納等撰

清康熙內府刻本

日講書經解義十三卷、

康熙十九年

聖祖仁皇帝御定。尚書一經、漢以來所聚訟者、莫過洪範之五行。宋以來所聚訟者、莫過禹貢之山川。明以來所聚訟者、莫過今文古文之眞僞。然伏生董仲舒劉向劉歆之所推、特術家傅會之說。程大昌傅寅毛晃之所辨、歸有光梅鷟之所爭、特經生考證之資耳。實則尼山刪定本以唐虞三代之規、傳爲帝王之治法、不徒爲尋章摘句設也。是編爲大學士庫勒納等奉

詔以

講筵舊稾編次而成。大旨在敷陳政典、以昭宰馭之綱維。闡發心源、以端慎脩之根本、而名物訓詁、不復瑣瑣求詳。蓋

聖人御宇、將上規堯舜、下挹成康、所學本與儒生異。故

黼幄之所對揚、

玉音之所闡繹、亦惟是大者遠者、與儒生音訓迥然有殊。

臨御六十一年、

聖德神功、同符於典謨、所述信有由矣。

御製日講書經解義

序

天生民而立之君非特予以崇高富貴之具而已固將副教養之責使四海九州無一夫不獲其所也是故古

之帝王奉若天道建都樹屏以立其綱設官置吏以張其紀經天緯地以盡其才親親尊賢以弘其業黎民阻饑而爲之教稼五品不遜而爲之明

倫爲禮樂以導其
中和爲兵刑以息
其爭訟事未然而
預爲之備患已至
而亟爲之驅蓋治
天下之法見于虞
夏商周之書其詳
且密如此宜其克

享天心而致時雍
太和之效也所以
然者蓋有心法以
爲治法之本焉所
謂敬也誠也中也
敬則神明有主而
物欲不能搖誠則
孚信在中而僞巧

不能間中則公正
無偏而衺說不能
移凡書中曰欽明
曰寅恭曰祗懼曰

迪畏皆敬之屬也
曰允塞曰至誠曰
一德曰惇信皆誠
之屬也曰義制事

禮制心曰沉潛剛
克高明柔克曰寬
而有制從容以和
皆中之屬也性之

者爲堯舜禹文身
之者爲湯武高宗
困而學之者爲太
甲成王悖而去之

者爲太康桀紂嗚
呼心法之存亾治
道之升降分焉天
命之去畱繫焉曷

其奈何弗鑒朕萬
幾餘暇讀四代之
書惕若恐懼爰命
儒臣取漢宋以來

諸家之說薈萃折
衷著爲講義一十
三卷逐日進講玆
特加鋟梓頒示臣

民俾知朕仰法前
代聖王志勤道遠
然夙夜兢兢思體
諸身心措諸政治

以毋負上天立君
之意夫豈敢一日
忘哉是爲序

康熙十九年四月
十二日

日講書經解義進
呈疏
經筵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庫勒納
經筵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葉方藹等謹
題爲進
呈刊完日講書經解義仰祈
聖鑒事臣等於康熙十七年二月初二日奉
旨爾衙門四書講章刊完可即將書經講章刊
刻欽此臣等忝厠禁近日侍
講筵伏覩

皇上
睿學崇深
宸修遜敏窮聖賢之閫奧溯治教之源流邇者
日講四書解義刊刻告成
普賜臣工頒行中外固已人霑
文德戸佩
敎思尤以尚書爲道法之大原帝王之弘訓
研稽務悉討論宜詳每當進講之時必

天語親爲闡繹凡此精微之蘊在
聖衷畢屬融通踐於身心發爲政事時幾是勅
卽哲后奉若之誠欽恤頻行乃聖帝好生
之德賑災卹乏無非堯咨舜儆之懷伐叛
安民不異禹誓湯征之道此蓋
聰明性亶
懋勉功隆實有得于典謨訓誥之中故能措
諸天下國家之際恭蒙
綸言下布命以講義校鐫仰見

皇上體道愈勤訓行愈廣以作君兼作師之統
卽成物完成己之功臣等學術迂疎見聞
淺陋謬叨寵管勉思發明先聖之傳訂異
參同惟是竊取諸儒之義庶藉槧鉛之役
少抒獻納之忱謹敕編摩復加删潤蒙梓
成帙恭潢進
呈惟我
皇上時置座隅恒資省覽存之精一以執厥中
敷之蕩平以建有極監無逸之義而勉哲

以知依論立政之篇而用人皆常吉將見
邑治益臻于治已安益進於安奠萬年垂
裕之基被四表光華之烈臣等不勝區區
之願謹具題恭
進以
聞
經筵講官起居注翰林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庫勒納
經筵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葉方藹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讀學士加二級臣蔣弘道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讀學士僉正四品係臣張英
經筵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讀學士奉政大夫臣牛鈕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讀學士奉政大夫臣常書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講學士僉正四品係臣崔蔚林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講學士奉政大夫臣嚴我斯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講學士臣朱馬泰
康熙十九年四月十三日具
題本月二十日奉
旨尚書紀載帝王道法關切至理朕留心研究

期於貫通講幄諸臣講解明晰洵於典學有
裨道所奏知道了着刊刻頒行該衙門知道

總裁官

經筵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庫勒納
經筵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葉方藹

分撰官

通議大夫日講官起居注詹事府詹事臣[illegible]
日講官起居注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加一級臣沈荃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讀學士加二級臣[illegible]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讀學士食正四品俸臣張英
經筵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讀學士奉政大夫臣牛鈕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讀學士奉政大夫臣常書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講學士食正四品俸臣[illegible]林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講學士奉政大夫臣嚴我斯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講學士臣朱馬泰
日講官起居注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讀臣張玉書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讀臣阿哈達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講臣董訥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講臣王鴻緒

校閲官

翰林院侍讀學士加二級通議大夫臣傅臘塔
翰林院侍講學士加一級臣多奇
翰林院侍讀臣朱典
翰林院侍講奉政大夫臣邵鼎
翰林院侍讀加二級奉政大夫臣尚山
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修撰臣祖文謨
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修撰臣[illegible]
左春坊左贊善兼翰林院檢討臣陳論
翰林院編修加一級儒林郎臣顧汧
翰林院檢討加一級文林郎臣沈上墉
翰林院檢討加一級文林郎臣王尹方
翰林院編修臣彭[illegible]
翰林院編修臣尚務

收掌官

翰林院典簿加一級文林郎臣明輔
翰林院典簿臣穆維乾
翰林院孔目加一級文林郎臣閻[illegible]
翰林院孔目臣杜[illegible]

翰林院筆帖式臣[illegible]
翰林院筆帖式臣[illegible]

翻譯官

翰林院侍詔加一級登仕郎臣敦代
翰林院七品筆帖式加一級承德郎臣那麟
翰林院七品筆帖式加一級承德郎臣傅琿
翰林院七品筆帖式加一級承德郎臣宜爾彬
翰林院七品筆帖式臣喀拜
翰林院八品筆帖式加一級承德郎臣剛五達
翰林院八品筆帖式加一級文林郎臣那琛
翰林院八品筆帖式加一級文林郎臣常綬
翰林院八品筆帖式加一級文林郎臣石殿柱
翰林院八品筆帖式臣查哈喇
翰林院八品筆帖式臣阿哈達
翰林院八品筆帖式臣黑色
翰林院筆帖式臣[illegible]大
翰林院筆帖式臣聶仲智
翰林院筆帖式臣簡起元

翰林院筆帖式臣滿丕斯

翰林院筆帖式臣有旋

滿文謄錄官

翰林院八品筆帖式加一級文林郎臣安著

翰林院八品筆帖式加一級文林郎臣圖禮

翰林院八品筆帖式加一級文林郎臣滿都

翰林院八品筆帖式臣常保

翰林院八品筆帖式臣搭哈納

翰林院八品筆帖式臣宋麟

翰林院筆帖式臣祿通保

日講書經解義卷之一

虞書

虞是帝舜有天下之號。書共五篇。堯典紀唐堯之事。亦謂之虞書者。書本虞史所作。以臣述君也。蓋堯舜授受一道。紀堯不言唐。紀禹不言夏。而總曰虞書者。以見舜之上承于堯。而下授于禹也。

堯典

洪荒之世。簡樸未備。堯以聖神文武之德。爲開天立極之君。因時致治。書見功跡。可爲後世常法。故以典名之。實萬古君道之標準也。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此一節書是史臣首贊帝堯德業之盛也。曰若是發語之辭。稽猶考也。放至也。勳功業。欽心之敬。明心之通。經緯燦然謂之文。哲謀獨運謂之思。允信也。克能也。光德之顯。被及也。四表猶言四方。格極其所至也。上下即天地

也。史臣稽考古之帝堯功業廣大。無所不至。故謂之放勳。然而功本于德。堯之德欽敬無有慢忽。通明無不照灼。文章著見。思慮深遠。此四者皆出于自然。安而又安。無所勉強。其德之出于性也如此。所以恭以持己。毫無虛假。信乎恭也。讓以接物。毫無矯飾。自能讓也。其德之著于行也又如此。有此盛德。發爲光輝。凡東西南北無有不及。上天下地無有不到。無處非勳。正無處非德耳。蓋洪荒以來。伏

羲、神農、黃帝諸大聖人。皆功在天下萬世。然功德極盛。莫過于堯。究之帝堯之功本于德。帝堯之德主于敬。史臣首以欽之一字爲言。實千古帝王心法之要。孔子刪書斷自唐虞。其以此也與。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此一節。書見放勳之實也。俊德。大德也。九族。高祖以下九世之親。睦者。交相和也。平。均也。章。明也。協。解作合。於。嘆美辭。變。化而爲善。時。猶言是。雍。和也。史臣謂夫德性在人。萬理咸備。本自峻大。但爲物欲所蔽。則狹隘而不弘。惟堯能明其大德。純乎天理。渾然無累。大德既明。則身無不修。而爲化之本立矣。由是推此德以親愛九族。九族皆知恩義和睦而無乖戾。是勳放于家矣。百姓氣稟不齊。均以此德章之。畿內百姓皆感動興起。昭然各明其固有之德。是勳放于國矣。萬邦風氣不一。總

以此德和之。黎民美哉變惡爲善。熙皞成俗。是勳放于天下矣。所謂放勳之實如此。蓋有此德之全體。即有此德之大用。一人修身于上。而齊治均平遂可還至立效。舉萬類紛紜無不盡在春風和氣之中。勳業爛然。夐絕百代。非甚盛德。孰能當此者乎。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此一節書是史臣記堯功德之後。因敘堯之政事。而首言命官造曆也。羲和。掌天文之官。

若順也昊言其廣大曆者紀數之書象者觀
天之器帝堯以事之最大最先莫過治曆明
時乃總命羲氏和氏二人以爲日月星辰運
于昊天有常數麗于昊天有定象汝等須加
意敬謹順其自然之理不可妄意穿鑿凡遲
速順逆書以記之而布筭以總其實積分以
歸其餘璧度次舍器以象之而設璣以載其
政璿管以窺其行如是則紀數有書觀天有
器而人時定矣又必愼重其事頒之有司布

之百姓使知因天時之早晚爲人事之先後
誠以授時爲民事之所關不可忽也蓋聖人
事天治民不出欽敬之心而已敬天之心嚴
于曆象動民之心嚴于授時聖人于事何往
不敬而况于事天治民之大者乎故曰帝王
以敬爲修身出治之本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
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

此下四節言曆既成而又分職以考驗之此
節是命春官也宅即居嵎夷東表之地在今
山東登州府暘谷所居官次之名寅賓敬以
迎之如賓也平均平秩次序也東作春作也
日中者春分晝夜適中星鳥者南方朱鳥七
宿殷中也析散處也孳物之生尾物之交也
春當發生宜布四方之春令帝堯分命羲仲
掌之測候之所在嵎夷東表之地其官次之
名稱爲暘谷羲仲居此果何事哉一春之節
氣早晚日星民物曆已載矣于春分之日初

出之日必致敬以迎之如見賓而不敢忽察
所出之景果見于卯位出于卯時否也凡春
月歲功方興所當作起之事必均平周徧序
其先後之宜頒之有司考其果與曆合否也
又必考之春分晝日之晷度果五十刻于夏
永冬短爲適中否考之春分初昏之時果南
方朱鳥七宿適當午位否二者相合可見仲
春爲陽氣之中矣于一春之三月又驗之于
民果皆分析散處非復隆寒聚宇則氣之温

可知。又驗之于物果皆孔化交接生育以時非復嚴冬藏蟄則氣之和可知。仰觀天文。俯察民物如是而春曆無差羲仲之職盡矣。

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

此一節書是命夏官也。申命重命也。南交交趾之地。南交下當有曰明都三字。訛變化之意敬致者敬以伺日景也。火大火心星。因因春之析而愈散處也。希毛疎。革毛易也。夏當長養宜布四方之夏令。帝堯重命羲叔掌之。使居南方交趾之地。官次之名稱爲明都。羲叔居此果何事哉。一夏之節氣早晚日星民物曆已載矣當夏月時物長盛所當變化之事必均平周徧次其先後之宜頒之有司考其果與曆合否也。又考之于夏至之日中立土圭之法伺日行之中天。而察其晷景之長短。又考之于夏至晝日之晷度果六十刻。爲最長否。考之于夏至初昏之時果大火心宿

見于正南否。二者相合可見仲夏得正陽之氣矣于一夏之中又驗之于民因其析而又析。氣之愈溫可知。驗之于物毛漸希而革易氣之愈熱可知如是而夏曆無差羲叔之職盡矣。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毨。

此一節書是命秋官也。寅餞敬以送之也。納者日將入也。西成秋成也。宵中者秋分晝夜適中。虛北方虛星。夷人氣舒平也。毛毨毛更生而鮮潤也。秋當成實宜布四方之秋令。帝堯分命和仲掌之。測候之所在西極之地。官次之名稱爲昧谷。和仲居此果何事哉。一秋之節氣早晚日星民物曆已載矣于秋分之暮將入之日必致敬而送之。如祖餞而不敢忽察其所入之景果于酉位酉時否也。凡秋月物成之候所當成就之事必均平周徧次其先後之宜布之有司考其果與曆合否也。

又考之于秋分夜間之晷度果五十刻于夏永冬短爲適中否考之秋分初昏之時果虛星適當午位否二者相合可見仲秋爲陰氣之中矣于一秋之間又驗之于民果暑退而人氣和平驗之于物果毛落而潤澤鮮好如是而秋曆無差和仲之職盡矣

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

此一節書是命冬官也朔方即北方在察也

朔易冬月所改易之事昴西方昴宿隩室內深奧之處氄毛毳細而溫也冬爲閉藏宜布四方之冬令帝堯申命和叔掌之使居北方之地其官次之名稱爲幽都和叔居此果何事哉一冬之節氣早晚日星民物曆已載矣當冬月歲功已畢所當變舊爲新之事必均平周徧審察其先後之宜預之有司考其果與曆合否也又考之于冬至晝間之晷度果四十刻爲最短否考之于冬至初昏之星果

昴宿見于正南否二者相合可見仲冬得正陰之氣矣于一冬之間又驗之于民果氣寒而群居室內又驗之于物果生耎毳細毛而有以自溫如是而冬曆無差和叔之職盡矣蓋堯既總命羲和造曆制器而又分職申布使之隨時考驗其要在測日景度日晷驗中星定二分二至之氣以正四時之序故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敬天之心一勤民之心也

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此一節書是言置閏爲作曆之要也咨歎而告之之辭釐治也百工即百官庶績衆功也熙廣也帝堯既命羲和造曆分方考驗又告之曰嗟汝羲氏和氏既受命作曆當知置閏之法每歲十二月每月三十日三百六十者一歲之常數也使六旬之外無餘日三十之月無大小何須置閏但周天三百六十五度

四分度之一。天道左旋。日月亦左旋。天行健
日繞地一周而過一度。日之行亦繞地一周
而不及天一度。積三百六十有六日。而日與
天復于初起之度相值。時序節候方爲一周
所謂朞也。以朞之數合于歲。則天日之會。其
氣常盈。而多五日有奇矣。月之行一日常不
及天十三度有奇。積二十九日有奇而日與
月復于初起之度相值。一歲之間。月與日十
二會。而必有六月之小盡。以歲之數合于朞

則日月之會其朔常虛。而少五日有奇矣。合
氣盈朔虛每歲常餘出十日有奇。若不置閏
則歲之那移久而愈差矣。所以將此餘日置
爲閏月。三歲一閏。五歲再閏。十有九歲七閏。
盈者分爲餘數。而不使過。虛者記爲實數。而
不使不及。氣朔分齊。然後四時不差。而歲功
得成。造曆既成。頒行天下。以此信治百官。使
有所遵守。凡作訛成易以至慶賞刑威莫不
以時舉行。而衆功自能熙廣。豈非置閏之爲

要哉。蓋作曆之法。旣考分至之一定。又齊時
月之參差。時定歲成。則節候不爽。寒暑無易。
百官萬民。咸知因時趨事。政令畢舉。而治道
備矣。故唐虞之人治皆天治也。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
吁。嚚訟可乎。

此一節書是求總治之職也。疇解作誰。訪問
曰咨。任用曰庸。放齊臣名。朱丹朱。堯之嗣子。
啓明。開明也。吁嘆其不然也。言不忠信曰嚚。

爭辯曰訟。帝堯問群臣曰。今日者風氣漸開。
人文已著。裁成輔相。當盡其道。經綸調燮務
得其人。誰能爲我訪求順時爲治之人。進而
用之。以任斯職也。放齊對曰。帝之嗣子丹朱
心性開通明哲。可以登用。堯嘆其不然曰。吁。
丹朱爲人。口不道忠信之言。又好與人爭辯
曲直。有開明之才。用之于不善。若人而使之
秉掌國鈞。方將作聰明以亂舊章。豈可登用
乎。蓋帝王出治。知人爲要。論道經邦之任。必

賴厚重端凝之品。非區區便給所能勝者。故
辯言亂政。盛世之所深戒也。
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
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
此一節書。是求分治之職也。采。即事也。都。美
而歎之也。驩兜。臣名。共工。官名。鳩者。聚之
意。僝者。宣揚之意。象。貌也。帝堯又問群臣曰。
禮樂政刑。工虞教養。皆人君代天理物之事。
然畏事則疏。喜事則擾。誰爲我訪求順成事

務之人。進而用之。以任斯職也。驩兜欲舉其
人。先嘆其美曰。都。今官居共工者。精明強幹。
且方興未艾。聚集事務。著見其功。若采所優
爲也。堯嘆其不然曰。吁。共工爲人。無事之時
靜雖能言。有事之際。用則違背。無實用也。貌
雖恭敬。心實傲很。滔天浩瀚。無實心也。以之
任事。安能有實績乎。夫放齊驩兜之舉。何異
後世奸邪小人。互相汲引者。惟堯知人之明
如日中天。萬象畢照。片言之發。洞中隱微。不

但觀之形跡。而直見其心術。此其所以爲大
聖與。
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
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僉曰。於。鯀哉。帝曰。
吁。咈哉。方命圮族。岳曰。异哉。試可乃已。帝曰。往
欽哉。九載績用弗成。
此一節書。是求治水之職也。四岳。一人而總
四岳之事者。割。猶言害也。包其外曰懷。駕其
上曰襄。俾。使之也。乂。治也。僉。衆也。圮族。傷害

儕類也。异哉。強舉之辭。帝堯訪問四岳大臣
曰。方今天下湯湯洪水。流爲民害。蕩蕩然汗
漫無際。懷高山而包其四面。襄大陵而駕出
其上。浩浩然汎溢不止。勢若漫天。下民不得
安居粒食。皆困苦嗟怨。汝諸臣中。有能順水
之性。除民之患者。我將任以治水之職。四岳
與諸侯在朝者。同辭嘆美曰。當今之時。能治
水者。其惟鯀哉。堯乃嘆息而甚不然其言曰。
鯀之爲人。悻悻自用。上逆君命而不行。下敗

族類而不和。既拂人性。必不能順水性以治之也。四岳又強舉之曰。异哉。廷臣未能如鯀之才。不若姑試用之。取其可以治水而已。帝不得已而戒之曰。汝往治水。其敬之哉。既而鯀不用命。九歲考績。卒無成效。帝堯之言驗矣。蓋天為天下而生聖人。聖人為天下而求賢才。堯知鯀之不可用者。知人之智。知其不可而姑試用之者。憂民之仁也。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媯汭。嬪于虞。帝曰。欽哉。

此一節書。是帝堯為天下得人也。巽即遜。明明。上明言明顯之。下明言在顯位者。揚。為舉也。側陋。是微賤者。師錫。猶言衆與也。俞。應許之詞。女。以女妻之。刑。法則也。釐。治裝也。降。下嫁也。媯。水名。在今山西蒲州。水之北曰汭。嬪。為婦也。二女。娥皇女英也。虞舜。氏也。帝堯欲以天下與賢。而未得其人。乃訪問于四岳曰。朕在帝位。已七十載。倦于勤勞。汝能用我典禮命討之命。朕將讓之以位。四岳對曰。天位至重。惟有德者乃能當之。臣無德。不敢忝辱帝位。帝曰。有德之人。不拘貴賤。如已居顯位者。固當明顯之。即有德在側陋微賤者。亦當薦揚之。于是衆臣同辭對曰。有鰥夫居處下

位。曰虞舜者。德可以堪此。帝即應而然之曰。予嘗聞其人。但不知其實德何如。四岳又對曰。虞舜是瞽者之子。其父則心非德義而頑。繼母則言不忠信而嚚。繼母所生之弟名象。又傲慢不恭。此天倫之變。人所難堪者。舜卻能諧和之以孝道。供人子之職。以事其親。體父母之心。以及其弟。負罪引慝。至誠感動。使之進進以善自治。父母漸化而為慈。傲弟漸化而為友。不至于大為姦惡。非盛德其孰能

之。堯曰。我旣聞其名。尙試之以實。嫁女與舜觀其儀刑二女何如。蓋人之常情。或勉強于父母兄弟之間。而不能掩飾于夫婦隱微之際。若能正始有道。則舜德益徵。而四岳之所薦。爲不虛矣。于是治裝下嫁二女于嬀水之北。使爲舜婦于虞氏之家。堯又訓戒二女曰。欽哉。當兢業以執婦道。以天子之女。下嫁匹夫。驕慢易生故也。粤稽帝堯爲五帝之盛。堯典爲百篇之首。篇中所載。不過三大節。先之

以修齊治平。繼之以治曆明時。終之以知人舉賢。節目有三。而綱領總歸一欽。誠以欽者一心之主宰。而萬事之根本。見于修齊治平者此敬。見于治曆明時者此敬。見于知人舉賢。而不溺于親愛。不遺于疎賤者。亦此敬。從之人主。欲法堯者。其亦敬以作所而已。

舜典

帝舜紹堯致治。歷試諸艱。躬膺曆數。攝政以前。考言詢事。所以見臣道之勞。卽位以後。分職命官。所以見君道之逸。君臣之常法。備于此書。故曰舜典。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

此記舜德之盛。以見升聞之所自也。華。光華也。協。合也。帝指堯也。深沉莫測曰濬。神智通微曰哲。文者條理秩然之謂。明者虛靈無蔽之謂。溫和粹也。塞。篤實也。幽深之德曰玄德。史臣稽考古之帝舜曰。堯德顯著。旣有光華。

舜德又有光華。與堯脗合。其德何如。凡人智者或失之淺露。明者或過于伺察。惟舜之智深潛不露。而沉幾先物。舜之明。經緯內含。而虛靈不昧。與堯之欽明文思安安無異。常人恭以持己者。或過于嚴峻。實以待人者。或出于矯飾。惟舜之恭則和粹可親。而著肅雍之度。舜之塞。則表裏如一。而昭篤實之容。與堯之允恭克讓無異。有此四者。幽深之德。自映畝而令聞上達。堯乃命以司徒百揆四岳之

位歷試諸艱以驗其德也。蓋書首堯舜二典猶易首乾坤二卦。天地之道備于乾坤。君臣之道備于唐虞。帝舜紹堯立極君臨天下。皆由盛德大業與堯相符。故能後先媲美炳耀于古也與。

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此一節書見帝舜歷試諸艱。功用神速也。慎敬也。徽美也。五典即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

友五常之道。從順也。百揆官名。取揆度庶務之義。時敘以時秩序也。四門四方諸侯來朝之門。穆穆和順之意。麓山足也。堯將禪位于舜先試之事以觀其德。初命爲司徒之官職掌五常之教。舜則小心敬畏以美人倫。由是百姓親五品遜。人人無不順從。其德足以敦典庸禮可知。進命爲百揆之官。統領庶務。舜則以時整理。由是禮樂政刑。工虞水火事事無不修舉。其德足以統理萬幾可知。又命兼

四岳之官賓接四方來朝之諸侯。舜則以禮感化。由是四方諸侯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無不和順恭敬。其德足以儀刑百辟可知。當洪水爲災。堯又命舜入山林相視原隰。適遇烈風雷雨變出非常。舜則神明泰定。度量絕人。初不驚懼迷惑。其德足以當大任而不撓可知。蓋聖人德盛化神。無往不宜。及人而人化之。感天而天相之。功用神速。至誠不貳。眞與堯之峻德光昭萬世也與。

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厎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

此一節書是舜德既驗。而命以攝位也。格來也。咨謀曰詢。乃解作汝。厎猶致也。陟升也。帝堯試舜之後。乃呼而命之曰。來汝舜。當汝前日進用之初。我常詢汝以所行之事。而考其所奏之言。凡所以敷典揆政親侯。汝因歷歷有以陳之我矣。歷三載之久。五典從。百揆敘。四門穆。見汝之言皆致可有功。隨用隨效。言

行相符。初終不渝。觀其事業。則素蘊可知。汝之德眞足以付託天下。其代我升陟帝位。可乎。舜猶讓于有德之人。不敢承嗣。誠不以天下爲樂。而以天下爲憂也。蓋敷言試功。乃唐虞觀人之成法。堯質舜曰乃言底可績。舜質禹曰成允成功。其義一也。故課功核實。爲國家用人之要。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此一節書是記舜之受攝也。上日。朔也。文祖

堯之始祖。舜旣不嗣帝位。而堯之命終不可辭。于是但受攝位之命。權管國事。乃以正月朔日。受堯終帝位之事于文祖之廟。以攝位告也。蓋天位至重。正始之際。尤當致謹。觀舜受堯之終。而必告于文祖。所以明得統之正。且以見古帝王遺大投艱。實有敬畏不遑之意也。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此一節書是政先觀象也。在。察也。璿。美珠也。

璣觀天之器。衡卽璣中之管。齊。考驗也。七政謂日月五星。七者運行于天。隨時布令。猶人君之有政也。故曰七政。厤象之職。羲和世掌。舜之去堯已久。能必其在器者果與天準哉。故當攝位之初。未遑他務。首先整理觀天之器。美珠飾璣。東西轉運。所以象天而載日月五星之躔度者。以玉爲管。橫而設之。所以窺璣而齊日月五星之運行者。在器有隱見先否之殊。而在天亦有轉移進退之差。舜則精

以察之。由衡以窺璣。由璣以審象。卽在器之七政。以齊在天之七政。使或遲或速或順或逆之數。無不與天脗合也。蓋天運難見。寄諸器而可求。法制易湮。驗諸天而益合。一推步之閒。而天時以定。厤法以審。此固體帝堯欽若昊天之心。爲敬授人時之地也。

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

此一節書是祀羣神也。肆。解作遂。類禋望。皆祭名。類。比類也。郊天有常禮。倣其禮以行。故

曰類也。精誠以享曰禋。宗尊也。四時寒暑日月星辰水旱皆所當尊故曰六宗也。遙祭曰望。徧周徧也。舜受終觀象之後即大舉祀典以告攝位。上帝乃天神之至尊者。正月非郊祀之時其禮與郊祀同勿敢畧也。四時日月星辰寒暑水旱乃神之麗于天者亦必精意以享之。推敬天之心以及在天之神而告攝之意俾焉有以達于天矣。山川在地之祇不能親至其地則隨其方向遙望而祭。丘陵墳

衍古昔聖賢乃羣神之麗于地者亦必周徧祭告。推敬地之心以及在地之神而告攝之意俾焉有以達于地矣。蓋天子受命于天。爲天地百神之主。惟祀典備舉馨香上達則天神格地祇享孰非誠敬一念之所底哉。

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

此一節書是覲諸侯也。輯歛也。五瑞即五等諸侯所執之圭璧也。既盡也。四岳四方諸侯。羣牧九州牧伯。班賜也。羣后即岳牧也。舜既攝位不可不與天下正始。于是正月之內先徵召公侯伯子男五等諸侯令其各執符瑞來朝。蓋諸侯始封天子授之圭璧以爲瑞信至朝見之時乃合符于天子而驗其眞僞也。至正月盡則四岳羣牧遠近不同先後而至。舜則日日見之。禮意既得曲盡詢察又得周詳。既見之後與知非僞然後仍舊班還其瑞。使知封爵之等昔固受之于堯而統攝之權今固歸之于舜。與天下正始以示更新也。

蓋天子爲百辟之主。必大權操之自上而後禮樂政刑歸于一。爵賞予奪定于一統。此聖人臨御天下之要道也。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歸格于藝祖用特。

此一節書是巡守方岳也。東岳泰山曰岱宗。在今山東濟南府泰安州。燔柴以祀天曰柴。秩者具牲幣祝號之次第。東后即東方諸侯。五玉。即所謂五瑞。三帛。諸侯世子以下所執之幣帛有纁元黃三者之別。二生。卿執羔大夫執鴈也。一死。士所執之雉也。南岳衡山。在今湖廣衡州府。西岳華山。在今陝西西安府華陰縣。北岳恒山。在今山西渾源州。藝祖。即文祖。特。特牲也。一牛曰特。舜當巡守之年。遂舉行巡守之禮。二月先往東方至于東岳泰山。禮先告至。則燔柴以祀天。望秩以祀名山大川。次重覲臣。遂接見東方諸侯。凡來朝者皆執五玉。三帛。二生。一死。以為贄見之儀。祀覲既畢。大政斯行。時月日。正朔之所自出。則先協四時先後與月之大小。使寒暑晦朔不差。而日因時月所由成者。又從而正之。使承短甲乙不異朝廷所頒也。律度量衡制度之所自始。則先同陰陽十二律。使高下清濁皆

有準則。而度量衡又受法于律者。凡丈尺之長短。斗斛之大小。權衡之輕重。亦從而同之。不異朝廷所制也。吉禮以事神。凶禮以致哀。軍禮以平邦國。賓禮以親邦國。嘉禮以親萬民。五禮自有隆殺修之。使親疏厚薄。不失其宜也。簠簋用之于吉。衰絰用之于凶。干戈為軍器。旌節為賓器。章甫為嘉器。五器各有規制。如之。使尊卑上下。不違其度也。數事皆畢則轉而南行。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衡山。凡舉祀禮。覲諸侯。一正朔考制度同風俗。一禮晉一如岱宗之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華山。一如初時之禮。十一月北巡守至于北岳恒山。一如西方之禮。巡守既畢。乃歸京師至于藝祖之廟。用特牛以祭。復命所尊。因以告成也。蓋正朔之建。法度之詳。與夫風俗之好尚。禮器之等級。皆出自天朝。而班諸侯國者。苟不時巡而考驗之。則積久生玩。易至廢弛。故巡守者。所以維持封建之深意。然一歲歷

巡四岳而國不費民不勞者從衛少而徵求寡也。

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此一節書是定朝巡之期而詳述職之事也。敷陳也試考驗也車路車服章服庸有功于民也舜既舉行朝覲巡守之禮遂立為定制。每五年內天子巡守以一歲之四仲徧天下之四方諸侯朝見以四年之定期配四方之

定所不疏不數所以達上下之情通往來之禮也當諸侯來朝之時各陳為治之說奏聞于上言之善者猶恐所行未必盡符將治國之功績又從而明白考驗之若果能修舉職業有功于民則賜路車以安其體章服以華其躬旌異之典行使善者愈勸而不善者知勉也蓋天子之與諸侯乃共理天下者不巡守則主德無由下究不朝覲則民情無由上達古之君臣上下交而情志孚勸賞行而功

能效誠可為萬世法也。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

此一節書是舜經理天下之政也肇始也封表也濬開導也冀兗青徐荊揚豫梁雍九州之制自昔已然至舜攝位以冀青幅員遼濶始分冀東恒山之地為幷州東北醫無閭之地為幽州青之東北遼東等處為營州九州雖無改于昔而三州實創闢于今以新分合于故土故曰肇十有二州九山之奠在昔已

定舜以為冀青既分州鎮當識于是封恒山以主幷州醫無閭以主幽州營丘以主營州九山仍乎其故而三山又因以更新以新封合于舊識故曰封十有二山九川滌源水患已平舜又以為濬導之功不可不繼于是或疏其源或濬其流川無大小皆濬通之使無壅決水患永寧故曰濬川蓋肇州所以廣德化封山所以慎封疆濬川所以防民患此皆經理之大者也。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敎刑。金作
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
哉。
此一節書。是舜維持天下之法也。象。如天之
垂象以示人。典。常也。遷徙遠方曰流。宥。寬也。
無心之過誤。謂之眚。不幸而獲過。謂之災。肆。
釋也。怙。倚恃也。終。再犯也。賊。殺也。恤。憫惻之
意。舜攝位時。設爲墨劓剕宮大辟五等之常
刑。以明示天下。如日月星辰天之垂象。使人

曉然共知。所以待夫罪之重者。然雖入五刑
而情猶可疑。法猶可議。則發遣遠方以寬宥
之。此重中之輕。五刑之外。有鞭刑。用之官府。
有扑刑。施之學校。所以待夫罪之輕者。然入
是刑。而情猶可矜。法猶可恕。則又許出金以
贖之。此輕中之輕。所謂法之經也。若入于五
刑鞭扑之中。或眚而過誤。災而不幸。此情輕
可矜者。則不待流宥金贖。而直赦之。或藉寵
而有恃。不悛而再犯。此情重可惡者。則不許

流宥金贖。而刑殺之。所謂法之權也。因罪重
輕。立于常法之中。因情取舍。通于常法之外。
聖人之制刑如此。然其心果何心哉。蓋其錯
綜斟酌。敬之又敬。雖經權竝行。而不敢遂以
爲當罪。慘舒竝用。而不敢自以爲得情。戚戚
然惟以刑爲民命之所關。而無所不致其憂
也。蓋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稍失其
平。所關匪細。虞帝用威之中。而益見其仁恩
之至。故好生之心。千載而下。如或見之。

流共工于幽洲。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
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此一節書。是記舜用刑之當也。流。發遣也。幽
洲。北裔之地。洲。水中可居者。放。安置也。崇山。
南裔之山。在今湖廣澧州。竄。驅逐也。三苗。南
蠻之種。三危。西裔之地。在今陝西肅州衛西
八百里沙州之地。殛。拘囚也。羽山。東裔之山。
在今海州贛榆縣。共工靜言庸違。得罪于己
故流遣于北邊幽州。驩兜同惡相濟。得罪于

人故放置于南裔崇山三苗負固不服得罪朝廷故竄逐于西裔三危鯀治水無功得罪萬民故殛困于東裔羽山此四人是人心所共惡者舜各因其罪而罪之罪有大小是以法有輕重天下之人皆以爲當而無不心服也蓋聖人心本無怒以天下之怒爲怒正天下之法義也除天下之害仁也仁至義盡益可以見虞帝欽恤之實矣

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此一節書記堯終而舜始也殂落崩也遏絶也密靜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之音月正正月也元日朔日格至也舜攝位二十八年堯乃殂落畿內之民哀痛淒切如喪父母至于三年之久四海之民亦皆不忍作樂絶靜八音帝堯德澤淪浹所以人心思慕如此之甚堯崩之後舜以除喪之明年正月朔日復至文祖之廟始告即位與天下更始重其

事也以堯之德啓舜于前以舜之德紹堯于後一以見帝堯之正其終一以見帝舜之正其始

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此一節書是舜圖治于四岳也舜既告廟即位先召四岳大臣訪問治道以爲天下賢才或隱于山林或居于下位朝廷未必盡知汝四岳乃賢才進退之所關必總率羣臣大開四方登進之門使有德者畢進有能者咸事焉天下民情或暑雨祁寒或流離困苦人主無由盡知汝四岳乃民情通塞之所係必總率羣臣明四方之目使民之利病無不見達四方之聰使民之休戚無不聞焉蓋人君圖治之要莫如用賢理民二端以天下爲一家而賢路無不廣以天下爲一身而民隱無不達然非虛心諮訪多方採納則廉遠堂高安能盡天下之事而周知乎故好問好察爲大知之本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

此一節書是咨治于州牧也。牧養民之官。寬以撫之曰柔。馴而習之曰能。惇親厚也。允信任也。德有德之人。元仁厚之人。難拒絕也。任人包藏凶惡之人。舜訪四岳之後。復呼十二州牧民之官而告之曰。爾等爲養民之官。食爲民天。莫先足食。然必使三時不害。而人得盡力南畝。倉庾不匱。民食既足。教化可興。遠方之民。則當寬以撫之。使衆歸德化。近處之民。則當馴而習之。使服行禮教。素行有德者。則尊位重祿以厚之。素性仁厚者。則推心委任以信之。至于包藏凶惡之壬人。則拒絕以難之。使不得倖進用以貽害百姓。如是則不特中國之人。時雍丕變。即蠻夷外國。亦生養安全之樂。仰仁人君子之化。亦皆相率而服從矣。蓋重民食。一遐邇。親君子。遠小人。則內治舉而外夷服。國家久安長治之道。莫踰

于斯。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皐陶。帝曰。俞汝往哉。

此一節書是求總治之人也。奮起也。熙廣也。載即事。亮明也。惠順也。疇類也。僉衆也。懋勉也。舜以相臣居百僚之首。非才全德備。難堪此任。故咨訪四岳曰。今之天下。乃帝堯之天下。今之事功。即帝堯之事功。汝廷臣有能奮起事功。以恢弘廣大帝堯之事者。吾將使之居百揆之任。以明亮禮樂刑政工虞教養庶事。因以順成庶類。使天地民物各得其宜。各遂其性。則帝載無不興矣。如此重任。何人可以當之。四岳與朝臣同辭對曰。伯禹見作司空。可居此任。帝素知禹賢。即以羣臣之舉爲然。而咨以命禹曰。汝仍爲司空以平水土。惟是百揆之職。兼而行之。當勉勵不怠。以成熙

載之功可也。禹拜稽首不敢自任讓于稷契暨皐陶言三人才德可居是職。帝舜以三人固賢而禹功冠羣臣尤宜首用。故但然其舉而不聽其讓曰。百揆重任非汝不可。汝其往就職事哉。蓋天下之治非憂患禍亂之足虞而養安無事之可畏。必君相常存奮起之心而後治道乃有日新之象。帝舜紹堯即位世當極治而猶虛懷咨詢求賢若渴者。誠以保邦制治首在擇相也。

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

此一節書是申命棄終養民之職也。棄后稷之名。阻困厄也。后君也。封于邰爲君而居稷官故謂之后稷。播布種也。帝曰洪水初平之後地利未能盡興黎民容有困阨于飢餓者。今命汝仍爲后稷之官任養民之職。當教民因天時之早晚審地勢之燥溼以播種此百穀。使人人無阻飢之患。以終司農之職可也。當時粒食已奏烝民乃粒而舜猶視民如傷殷殷諄誠者聖人愛民之心至無已也。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

此一節書是又申命契終教民之職也。五品五倫之名位等級也。遜順也。司徒掌教化之官。敷宣布也。五教即五品之教。寬從容不迫之意。帝曰契。平成甫奏教化未洽。百姓容有恩義乖離不相親睦。以致五倫之品節亦多不相遜順。今命汝仍爲司徒之官任教民之

職。必加意敬謹以宣布五品之教。使人知所遵守不可少有怠忽。又必寬裕不迫。徐俟民之自化。以復其天性之良。則親遜成風矣。蓋敷教之道。必主于敬。而尤在于寬。敬則不慢寬則易從。二者不可偏廢。敬以濟寬。而寬不失于縱弛。寬以濟敬。而敬不傷于急迫。誠萬世掌教者之所不能易也。

帝曰。皐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此一節書是又申命皐陶終士師之職也猾亂也士士師也掌刑之官服服其罪也宅居也帝曰平成方始豈無蠻夷之人猾亂中國中國之人乘間而爲寇賊姦宄者乎今命汝仍爲士師之官于寇賊姦宄罪之不可宥者則有墨劓剕宮大辟五等之刑以服其罪而服之但有三等之就惟死刑棄之于市宮刑則下蠶室餘刑亦就屏處以全其生也于寇賊姦宄情有可矜者則制五等流刑以宅其

罪而宅之但爲三等之居大罪居于四裔次則九州之外次則千里之外以差其等也汝當盡心明察當刑而刑不失乎輕重之則當流而流適合乎遠近之宜必如是則能刑當其罪而人無不信服諸夏之人既已回心嚮道遠方之人有不望風慕義者乎蓋司刑之官不明不足以盡人心不允不足以當人罪惟明則情僞畢知允則輕重適當易卦言用刑如噬嗑如賁如旅皆取象于離則用刑貴

明可知矣明則未有不允服者也

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于殳斨暨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諧

此一節書是求共工之官也若順也垂臣名共工掌工作之官殳斨伯與三臣名諧和也帝曰制器利用事關國計誰能爲我順物理之自然以治我百工之事者我將用之羣臣同辭對曰有臣名垂者巧于因物就功可當此任帝即然其所舉而呼垂而命之曰工必

因天時順物宜盡人事技藝有度不作淫巧以蕩上心服器有式不至侵瀆以亂朝綱汝其爲予總統衆工垂乃下拜稽首舉殳斨及伯與以讓之帝曰三人雖賢但總領與專治不同諧和衆職非汝而誰其往就職可也按禹之智行所無事垂之巧善因物理可見唐虞之治不過事事順其自然此古人之制作所以爲不可及也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

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
兪往哉汝諧。
此一節。書言舜求掌山澤之官而命之也。上山林也。下澤藪也。益臣名。虞掌山澤之官。朱虎熊羆四臣名。帝曰。上山下澤之閒。各有草木鳥獸。惟取之有時。用之有節然後可以長養而不竆。汝羣臣誰能爲予順而治之者。予將用之。羣臣同辭對曰。在廷之臣。惟伯益可當此任。帝又曰。汝羣臣所擧誠然。嗟伯益。汝

當作我掌山澤之官。伯益聞命。下拜稽首。推讓于朱虎熊羆四人。帝又曰。汝益所讓固然。然汝其往任此職哉。山澤之事。汝諧和之可也。郅隆之世。庶草蕃廡。鳥獸魚鼈咸若。亦雖任用得人故耳。用人顧不重哉。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兪。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淸。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兪。往欽哉。
此一節。書言舜求典禮之官而命之也。秩宗主秩次百神之官。心無私曲曰直。淸潔淨也。帝曰。予咨訪汝四岳羣臣之中。有能爲予掌此祀天神享人鬼祭地祇之三禮者。予將任而用之。四岳與羣臣同辭對曰。在廷之臣。惟伯夷可當此任。帝又曰。汝等所擧誠然。嗟伯夷。汝當作我秩敍宗廟之官。夫事神之本在于一心。必須每日之閒。無論早晩。一于敬畏。不可少有怠忽。使方寸之閒。常存正直。自然心地潔淸。而無物欲之汚。如此方可交于神

明。而主此三禮之事矣。伯夷聞命。下拜稽首。讓于夔龍二人。帝又曰。汝所讓固然。然典禮重任。非汝不足當之。汝其往任此官。致其欽敬無失寅淸之道哉。寅者敬也。敬者德之聚也。禮之本也。故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政事昏上下亂。
帝曰。夔。命汝典樂。敎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此一節書言舜命典樂之官也。胄子長子。自天子之太子。以至公卿大夫之嫡子也。和厚曰溫。莊敬曰栗。永咏也。聲五聲。律十二律。倫倫序也。帝舜因伯夷讓夔。遂呼而命之曰。汝夔。我今命汝作掌樂之官。教訓天子之太子與公卿大夫之嫡子。此皆後日有天下國家之責者。故不可不豫教之。汝當常以樂與彼講習。使涵養其德性。變化其氣質。如性氣直遂者。或少和厚。教他直而又溫。性氣寬緩

者。或少莊敬。教他寬而又栗。使其無不及也。剛勁者易至刻虐。教他剛而無虐。簡畧者易至傲慢。教他簡而無傲。使其無太過也。作樂之道何如。蓋樂由人心而生。凡人心有所向。必發于言而爲詩。是詩者言其志者也。有詩便有長短節奏。可以歌咏。是歌者永其言者也。既有歌咏。便有高下清濁之不同。是宮商角徵羽之五聲。皆依永而出者也。既有五聲。未必能和。又必取十二律之管調和之。然後

高下清濁之節。成文而不亂。是律者。和此聲者也。聲既和。然後播于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之間而爲樂。則八音皆能諧和。而不相侵亂。以失其倫序。由是薦之郊廟。則神無不和。奏之朝廷。則人無不和。蓋以和感和。自然之理也。以此而教胄子。豈有不感化者哉。記曰。移風易俗。莫善于樂。然教化之行。始自貴近。此帝舜諄諄以教胄爲先務與。

帝曰。龍。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

此一節書言舜命納言之官也。龍臣名。堲疾惡也。讒說讒閒之言。殄絕也。大衆曰師。納言官名。允當也。帝舜因伯夷讓龍。遂呼而命之曰。汝龍。我最疾惡小人造爲讒閒之說。顛倒是非。變亂賢否。既傷絕善人君子所行之事。且傾駭我國中衆人之聽聞。其害至大也。今命汝作納言之官。汝于早夜之閒。出納我之命令。或以我之言語宣布于下。必用心審察

果無矯偽蒙蔽之私。纔可傳出。如有不當。還須執奏。或以羣下言語奏聞于我。亦必用心審察。果無希合巧佞之姦。纔可奏上。如有不當。即須論駁。如此則出納之間。所言皆合于理。矯偽者既無所託。邪僻者亦無由進。而讒說者不得行矣。讒佞之徒。雖盛世不乏。然大聖人在上。則彼小人自不得肆其奸邪之毒以為害于衆。不然。元凱岳牧鮮不被陷于共驩。欲求唐虞之治。烏可得哉。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

此一節書。言舜總告羣臣。而勉其盡職也。帝舜既分命羣臣。各任其職。至此又總告之曰。嗟哉。汝等四岳九官十二牧。共二十有二人。職任雖有不同。然所理者皆上天之事。蓋天生民。而以治理託于君。君不能獨理。而託于臣。故庶官之事。即天事也。苟一事怠慢。一時忽畧。則天事必致廢缺。汝等皆須常操敬謹之心。勤修職業。使上天之事。一一明亮。則我代天理物之責。庶幾克盡矣。汝等可不勉哉。唐虞咨儆。無不求端于天。而天事本人事。人心即天心。君臣上下。各敬其事。即所以事天也。豈僅視史拜跪之空文而已哉。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

此一節書。記舜命官之後。立法以維持之。而并述其效也。考。核實也。三考。九載也。罷斥曰黜。登用曰陟。無功曰幽。有功曰明。分北。猶分背也。謂分別其善惡也。帝舜命官分治之後。即立考課黜陟之法。令百官三年既滿。即考其有無功績。以驗其職事勤惰。三年一考。六年再考。至九年既滿。然後通考其在任事績。大行賞罰。惰而不能明其功者。罷黜之。勤而能明其功者。升用之。三載考績。固不失于太寬。九載黜陟。又不至于太嚴。故羣臣各修其業。庶功無不熙廣。不止此也。如三苗乍臣乍叛。本有惡而無善。今則感恭服從。亦得以考其善惡而分别之。善者擇而留之。惡者竄而

去之無復向日之負固梗化。亦因朝廷舉措得宜。可以服遠人觀化之心故也。近說則遠來。內安斯外攘。故曰式於政。不式於夷。式於廊廟之內。不式於四境之外。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此一節書紀帝舜之始終也。徵召也。陟方升遐也。史官于舜典篇末總叙之曰。帝舜生三十年。堯乃徵召于畎畝之中而登用之。後來歷試二年。居攝二十八年。通共有三十年。始

即帝位。在帝位又五十年。乃升遐而崩。計其壽凡一百有十歲。此帝舜之始終也。大德者必得其祿位名壽。豈虛語哉。

日講書經解義卷之一

日講書經解義卷之二

大禹謨

大禹謨者。史臣記大禹所陳告于帝舜之謨謨也。故以大禹謨名篇。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

此一節書史臣敘禹陳謨之由也。禹功業盛大。故稱大禹。文命。文德教命也。敷。布也。祗。敬也。帝指舜而言。史臣稽考古時大禹曰禹爲舜臣。當治水成功。其文德教命。旣已敷布于

四海之內。于是陳其謨謀讜論。以敬承于帝舜。欲其保治于無窮。蓋好問好察。兢兢保治者。帝舜之心也。禹之開陳善道。正所以敬承帝舜之美意耳。

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

此一節書記禹祗承于帝之謨也。后。即君。克能也。艱。難也。乂。治也。敏。速也。大禹陳謨曰。人君一身。總庶政。統萬民。其道最爲難盡。人臣受國家委任。有輔政長民之責。其道亦最爲

難盡。必須爲君者眞知爲君之難。兢兢然務盡爲君之道。爲臣者眞知爲臣之難。亦兢兢然務盡爲臣之道。如此上下交修。然後朝廷政事。乃得整飭修舉。而無壞亂之弊。天下人民。亦皆從上之令。速化于善。而不容自已。苟爲君與臣者。不知其難。或徒知其難而不能實盡其難。則政事必至于廢弛。民心必至于渙散。豈能使政乂而民化哉。

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

此一節書。記帝舜然禹克艱之謨。因推廣之。而歸于堯也。茲。指上文君臣克艱而言。攸。解作所。伏。隱伏也。衆。兼臣民言。無告。是民之鰥寡孤獨無處告訴者。困窮。是士之困苦貧賤窮而未遇者。帝。指堯也。帝舜答禹曰。汝謂君臣克艱。則政修民化。此言誠然。爲君臣者。信能如此。將見聞見博而壅蔽通。凡嘉言可以補益者。無有隱伏于下矣。四門闢而羣賢進。凡懷才抱德者。無有遺棄在野矣。賢才聚于上。膏澤施于下。雖萬邦之廣。萬民之衆。無有一夫之不獲其所矣。君臣克艱之效。至于如此。然此豈易致哉。必須稽考于衆人。言有善則舍己從之。然後人樂告以善。而嘉言罔伏也。又必廣詢民瘼。有窮而無告者。一一周恤。不忍虐害。然後德澤遠被。而萬邦咸寧也。又必博求賢哲。雖困苦貧賤者。一一舉用。不至廢棄。然後多士畢集。而野無遺賢也。此三事者。惟帝堯乃爲能之也。夫舜于克艱之事。不敢自謂曰能。而必歸諸堯。則舜之克艱。于此亦可見矣。

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爲天下君。

此一節書。伯益因舜以克艱歸堯。因贊堯以勉舜也。都。歎美詞。廣。廣大也。運。運行也。眷。是眷顧之意。奄。盡也。伯益曰。美哉帝堯之德。既

廣大而無外且運行而不息有不可一端形
容者。自其德出于自然者言之謂之聖。自其
聖妙于莫測者言之謂之神。自其剛毅能斷
者言之謂之武。自其英華宣著者言之謂之
文。帝堯之德。可謂極盛而無加矣。是以皇天
眷顧其德。保佑命之。使其有四海之地。凡地
莫非其有。爲天下之君。一民莫非其臣庶。夫
堯以盛德得天如此。所謂克艱厥后者。信乎
爲堯之能事也。今帝紹堯而爲治。可不思克

艱以承天之眷命乎。天眷有德。民懷有仁。帝
堯廣運之德。乃帝堯如天之仁也。法堯者以
堯之所以治民者治民。則四海蒸若父母。而
皇天之眷佑亦無疆矣。

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此一節書禹有感于益之言。因深言天道以
終不可不克艱之意。所以責難於帝也。惠順
也。迪道也。逆反道者也。禹曰。凡人行事。能順
道理而行。天必降之以福。凡吉慶皆集於其
身。若背道理而行。天必降之以殃。凡凶禍皆
集於其身。猶之表立而影隨。聲出而響應。不
可易也。帝堯有廣運之德。斯受皇天之眷。正
所謂惠迪吉也。天人感應之理。昭昭如此。然
則君臣其可以不克艱哉。

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
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
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
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此一節書益因禹陳克艱惠迪之謨。而推廣
之以告舜也。無虞。無可憂虞之事。罔字勿字。
皆禁止之辭。逸。安逸也。淫。過也。謀。圖爲也。百
志。謂凡百謀慮。熙。光明也。咈。拂逆也。益曰。吁
嗟乎。天位至重。保守爲難。帝其戒之哉。今四
方太平。無可憂危。然亂每生於極治。而變常
發于不虞。正須常常儆戒。不可自謂治安也。
蓋承平既久。法度易至廢弛。必須修明振舉。
不可失墜。太平無事。人情易流逸樂。必須愈

加勤勵。不可遊于安逸。淫于宴樂。任用賢人。勿使小人間阻。屏斥憸邪。不可少有遲疑。凡謀為事務。心或疑而未安。切不可苟且成就。凡百志慮。必須正大光明。理順心安者。然後可以成之。至于刑賞予奪。自有公正道理。不可違背正理。而屈法徇情。以求百姓之稱譽。凡人好惡從違。皆有本然公心。不可咈百姓之公心。而任情好惡。以從一己之私欲。此八者。皆當儆戒者也。人君若能內而無怠於心。

無一念之不儆戒。外而無荒于事。無一事之不儆戒。則治道益隆。太平可保。不但中國之民服從而已。雖遠方四夷。亦莫不聞風向化稽首來朝矣。儆戒無虞。其效如此。儆戒無虞即所謂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也。古聖人持盈保泰。宵旰不遑。故能卜世卜年。懋建無窮之基業。後王德薄。晏安鴆毒。與患當前而莫之省。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此一節書。大禹因伯益陳儆戒之言。遂歎美之而告帝舜也。於。歎美詞。敘。順也。戒。曉諭也。休。美也。董。督責之意。禹曰。嗚呼美哉。伯益所陳儆戒無虞之言。帝當常常思念而不可忽哉。蓋為人君者。貴乎有德。然德非徒存諸心而已。當見之行事。使政無不善。乃為實德。而所謂政者。又在為百姓興利造福。使民無

不安。乃為善政。養民之政何如。水火金木土穀。此六者。天地自然之利。民生日用不可缺者。必須一一整理。或濟其太過。或補其不足。使六者無有不修。六者既修。於是教之明倫理。修禮義。以正其德。教之作什器。通貨財。以利其用。又教之勤生業。節用度。以厚其生。務此三者。一一區畫。各得其宜。各當其理。使無不和合。此六者與三者。總謂之九功。既能修和。則養民之政。各有成功。一　順其當然之理。

而不至錯亂矣。九功既敍。則民皆利其利而樂其樂。莫不形之于歌咏之間矣。然始勤終怠。人之常情。已成之功。能保其久而不廢乎。是故百姓有勤于九功者。當以善言戒勵。使知所勉。有怠于九功者。當以刑罰督責。使知所畏。而又恐其出于勉強。或不能久也。復勸之以九歌。即取百姓前日歌咏之言。協之律呂。播之聲音。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感動之。使百姓歡欣趨事。鼓舞不倦。則修者常修。和者常和。前日之成功。得以永久不壞。而養民之政。由成而不遺矣。此皆保治之道。帝之所當深念者也。夫養民之政。至於惟敍惟歌。即伯益所謂無虞也。而必保其治於勿壞。即伯益所謂儆戒也。禹益之言。其互相發明如此。

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

此一節書。帝舜因大禹陳說養民之功。遂應而許之也。六府即上文所云水火金木土穀

三事即正德利用厚生。乃猶汝也。帝對禹曰。汝謂政在養民。而已成之功。當保而勿壞。此言是也。但保治因我所當為。而成治實汝所由致。往時洪水為災。天地皆失其職。萬民不得其所。今水土既平。上天亦得成其生物之功。于是水火金木土穀。相資為用。六府信無一之不修。正德利用厚生。各當其理。三事信無一之不和。而養民之政成矣。不但今日之民蒙其利。萬世之後。猶將賴之。此皆汝治水經理之功。非他人所能預也。夫天下事成之甚難。而壞之甚易。功雖成。豈可不思所以保之。克艱惠迪之道。為君臣者。信當相與以圖之矣。

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皐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

此二節書。記舜命禹攝位。及禹讓皐陶之辭

也。朕德之朕，禹自謂也。古者上下皆可稱朕。邁，勇往力行之意。種，布也。降，下也。茲，皆指皐陶言。帝舜欲禪位，而群臣之功無過禹者，遂推美其功，呼而命之曰：來汝禹，我居此帝位三十有三年，過于耄而及于期，血氣已衰，倦于勤勞之事。汝當朝夕勉力不怠，以總率我之臣民。禹對曰：攝位重事，我之德薄，民不依歸，豈能當此。群臣中惟皐陶能勇往力行，以布其德。其德下及于民，民皆感戴而懷服之。

帝欲爲天下得人，當以此人爲念，不可忘也。且我之讓皐陶，豈苟然哉。我嘗思念堪此重任者，惟在于皐陶，要舍而他求，未見有過於皐陶者。亦惟在于皐陶。我顯然稱道者，惟在于皐陶。我發自本心所深信而誠服者，亦惟在于皐陶。反覆思之，終無可易。惟帝深念其功，而使之攝位，必有以副帝之任，而不孤天下之望也。夫攝位重事也，而禹之推讓皐陶諄切如此，蓋聖人之心，惟欲爲天下得人而已，豈有一毫私己之意哉。

帝曰：皐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

此一節書帝舜因禹讓皐陶，遂呼皐陶而稱美之也。干，犯。正，政令。五刑，墨劓剕宮大辟五等之刑也。五教，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五倫之教也。弼，輔也。期，望也。懋，勉也。帝舜曰：汝皐陶，惟茲臣民衆庶，無或有干犯我之政

令者，此何故哉。蓋由汝作士師之官，能明于五等之刑，以輔五品之教，而期我以至於治。其初五品不遜，或不免于用刑，非忍於殘民也，實期人人皆遷善改過，至於無刑可用耳。所以民皆感化，皆能合於中道，不至越禮犯分，罹于法網，而刑果無所施矣。凡此皆汝之功也。汝當益加懋勉，始終此心可也。民出乎教，則入乎刑；入乎教，則出乎刑。刑禁于已然，而教戢于未然。皐陶，刑官也，而曰弼教，故王者

以敎化爲首務。刑者不得已而後用之。後世日從事于科指條禁之煩。章程法令之末。而于所謂化民成俗。陶于仁壽之本計。則視爲迂濶而莫之舉。治莫古若。職此之故與。

皐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玆用不犯于有司。

此一節書皐陶因舜美其功而歸功于上也。

愆過差也。嗣。世。皆謂子孫。宥。赦免也。過者誤犯。故者故犯。不辜。謂無罪之人。不經。謂不合於常法。皐陶曰。民協于中。此豈臣之功哉。蓋由帝之德。盡善盡美。無一毫過愆。故能然耳。臣畧數之。如臨臣下。則簡靜而不至於煩苛。御衆民。則寬裕而不至於急促。罰有罪之人。則止在本身。而不及其子孫。賞有功之人。則不止本身。而且及其後世。過出無心者。其情恕之。雖大事亦從寬宥。明知故犯者。盡法治之。雖小事亦不輕恕。罪已定矣。或有可輕可重。在疑似之間者。惟從輕以處之。功已定矣。或有可輕可重。在疑似之間者。則從重以賞之。又有一等罪人。法可以殺。可以無殺。殺之則恐陷于非辜。不殺則恐失于縱舍。帝則以爲與其輕于用刑。而致枉殺無罪之人。寧可姑全其生。使我自受失刑之責。此其仁愛忠厚之至。皆所謂好生之德也。帝有此德。深入于民心。所以天下之人。無不興起於善。而自

不犯于有司也。皐陶以民之不犯。由于帝德之罔愆。而不敢以種德民懷之化自居。不敢以明刑弼敎之功自任。古大臣善則稱君類如此。

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此一節書帝舜因皐陶稱頌其德。又申言以歸美于皐陶也。俾。使也。風動。謂德敎感民。如風之動物也。帝曰。民不犯法。而上不用刑者。此我之所欲也。汝能使我如所願欲以治。敎

化流行于東西朔南之間譬如風之鼓動萬物莫不靡然順從此乃汝之休美不可得而靜也使非汝明刑弼教則我好生之念雖切亦豈能遠洽于民哉皐陶有弼教之功而不自居必歸之于上舜有好生之德而不自居必歸之于下古之君臣其相與讓善也類如此

帝曰來禹洚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

此一節書帝舜因禹以功德推皐陶故特舉禹之功德而申命之也洚水洪水也允信也滿者自足假者寬假懋盛大也嘉稱美也丕績是大功乃猶汝也曆數謂帝王相承之次序陟升也帝曰來汝禹昔者洪水汎濫乃天示儆戒於我當是時汝奏言而能踐其言試功而能有其功汝能如此則既賢于人矣常

人于成功之後未免有滿足自恕之意汝又能在邦則勤于王事在家則儉于私養自視歉然不敢滿假此亦惟汝之賢也汝惟不自矜其能而能之實不可掩天下誰與汝爭能汝惟不自伐其功而功之實不可掩天下誰與汝爭功汝之德我以爲盛大汝之丕績我以爲嘉美天之曆數當歸于汝汝終當升此大君之位以爲天下臣民之主今日揔師之命豈可得而辭哉堯之德曰允恭克讓舜之德曰溫恭允塞禹之德曰不自滿假三聖人所由先後一揆與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此一節書舜將傳位于禹而告以存心出治之本也危危殆也微微妙也帝舜曰心一而已由其發于形氣之私者言之則謂之人心此心一發若無義理以節制之便流于邪惡而不可止豈不危哉由其發于義理之正者言之則謂之道心此心纔發一爲私意所蔽未

免。又入于昏昧，豈不微哉。危微二者，間不容髮。擇之不精，則理欲混淆，中道亦淪于晦，故欲其惟精。守之不一，則理動于欲，此中未免搖奪，故欲其惟一。惟精惟一，由是危者安，微者著。自人心而收之，孰非道心。自道心而擴之，孰非中道。吾心之內，信能執此至當不易之理，而推之以運萬化，以達萬變，安有過不及之患哉。堯之告舜，但曰允執其中。今舜命禹，又推其所以而詳言之。古之聖人，將以天

下與人，先以治之之本傳之。心法者，治法之本也。故其丁寧告戒有如此。

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

此一節，書帝舜告禹以聽言處事之要也。稽，考證也。詢，咨訪也。庸，用也。帝曰：人君聽人之言，必須其言原本古人，歷歷可據，然後可以聽之。若無所稽考之言，鑿空懸說，或誤聽之，未有不淆亂國是，妨害政事者。汝當絕之而勿聽焉。人君用人之謀，必須其謀曾經咨訪

合於衆論，然後可以用之。若不詢于衆之謀，獨任己見，設誤用之，未有不拂逆人情，阻格難行者。汝當拒之而弗庸焉。此二者，聽言處事之要也。既有存心出治之本，又得聽言處事之要，內外相資，而治道備矣。

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欽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

此一節，書帝舜命禹攝位，既反覆教戒之，至

此又深微之也。位，謂君位。可願，是人心同欲之理。好，善也。戎，兵也。帝曰：君之與民，分雖相懸，道實相須。人但知君爲可畏，自我觀之，民所可愛，豈非君乎？人但知民爲可忽，自我觀之，君所可畏，豈非民乎？蓋天下百姓至衆，若無大君，則饑寒誰與賑救，爭害誰與治理，將何所仰戴乎？此君所以可愛也。人君一身最孤，若無衆民，則財用誰爲供給，役使誰爲出力，將何以守邦乎？此民所以可畏也。然則人

君居此可愛之位。治此可畏之民。可不敬哉。必兢兢業業。愼守其所居之位可也。愼位何如。蓋中道之在吾心。固至善之理。而可願欲者也。必敬修其所可願欲之理。凡存于心。發于政。務使有善而無惡。有可欲而無可惡。然後人心永戴。天位常安。苟或不然。使四海人民困苦窮極。則向時仰戴者。轉爲怨嗟。向時守邦者。轉爲離叛。人心既失。所受于天之祿亦永絶而不可復矣。夫言發于口。利害攸關。惟口生出好事。惟口興起戎兵。所係之重如此。今我命汝之言。豈容更有他說。汝當受命攝位。無復辭避也。舜曰。可畏非民。禹曰。民惟邦本。孟子曰。民爲貴。民心從違。卽天命去留。如之何不以民事爲兢兢。

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

此二節書。叙禹再辭。舜再不許。禹不獲已而受命也。枚卜。歷舉而卜之也。官占。謂掌占卜之官。蔽。決斷也。昆。解作後。依。順也。龜。謂灼龜觀兆。筮。謂揲蓍起卦。協。合也。習。解作重。毋者。禁止之詞。神宗。堯之廟號。帝。指舜也。禹曰。攝位大事。不可專主于人謀。今在廷之臣有功者多。請一一卜之于龜。從其吉者而命之可也。帝舜曰。汝禹。凡設官占卜之法。必先斷定其志所向。然後命于元龜。以驗其吉凶。今我命汝攝位之志。已先定于心。無所疑惑。詢謀于衆。亦同以爲然。是以鬼神依順。驗之龜筮。已自協從矣。又何用取群臣而枚卜之乎。且占卜之法。一得吉兆。不必再卜。今鬼神既依。龜筮協從。又何須重卜以求吉乎。禹拜而稽首。懇切遜避。帝舜曰。汝毋固辭。惟汝可以諧此元后之位也。禹既不獲辭。乃以正月一日。受攝位之命于帝堯之廟。在舜則告其終。在禹則告其始。由是總率百官。攝行庶政。一如

帝舜受終攝位之初堯舜禹之相傳一道故其事亦無不同如此觀此龜卜之法雖亦古人所重然必在定志詢謀之後故周書洪範稽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而後謀及卜筮後世舍人而問鬼舍明而求幽以致術數之流皆得妄談休咎熒惑聽聞吁抑惑甚矣

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

此一節書敘禹既攝位舜命禹伐苗及禹誓衆之辭也徂往也羣后謂諸侯誓行軍將告戒之言濟濟衆盛也肆解作故帝舜曰嗟乎汝禹方今天下皆已無虞惟是有苗之君不循教令汝當躬率六師往正其罪禹承帝命乃徵召諸侯以兵來會遂誓戒于衆曰濟濟然爾衆當皆聽我之命令今頑蠢無知有苗之君昏昧迷惑不知恭敬侮慢他人自以為賢反戾正道敗壞常德君子卻使在野小人卻使在位由是下失民心棄之而不保上失天心降之以災咎故我以爾衆士奉帝之辭以討伐其罪爾衆士務一爾之心不可少有疑貳務一爾之力不可少有退縮然後戰無不勝攻無不取而能成除暴安民之功也爾衆士可不勉哉有苗自干天誅舜之命禹徂征不得已也

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亦允若至誠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此一節書敘苗民逆命益贊禹班師及帝敷文德有苗來格之事也贊助也屆至也帝指

舜歷山、山名、在今山西蒲州。旻是仁覆憫下之意、天心憐憫下民、所以謂之旻天。慝作惡。祗、敬也。載、事也。瞽瞍、帝舜之父。齊莊、敬也。夔夔齊慄之容。允、信也。若、順也。誠者、誠能感物之意。昌言、盛德之言也。班、還也。振、即整也。誕、大也。干、是楯。羽、是羽旄、皆舞者所執。格、至也。禹征有苗、兵臨其國已三十日、而苗民違逆命令、未肯服從、是時伯益從征、乃贊助于禹曰。惟有德之人、可以上動天心。

天雖高遠、此德無遠不到。大凡盈滿者必招損傷。謙虛者定受利益。此乃天道之自然。知天道之自然、惟當謙以修德、不可自滿以役人矣。帝微賤之初、曾耕于歷山、而往于田。日日呼旻天而號泣。又呼父母而號泣。雖是帝之父母不慈、然帝之心只是自認以爲己罪、自引以爲己惡、不敢一毫歸咎父母、只是敬修爲子之事、在瞽瞍前、夔夔然莊敬戰慄、終被孝心感動、瞽瞍亦歡喜信順、化而爲慈矣。

夫人苟能盡以誠感物之道、而爲至誠、雖無形無聲之鬼神、亦將洋洋乎來格。況苗民亦人類也、豈有不可以誠感者乎。何必勤兵于遠哉。伯益勸禹之言如此、眞盛德之言也。禹即拜而受之、應之曰、然。遂班師振旅、歸于京師。帝舜亦感于益之言、大布其文命德教、不復以苗民順逆爲念。當是時、朝廷無事。惟有執干盾者、執羽旄者、相與舞于東西兩階而已。從禹班師之後、纔七十日、而有苗已回心

向化、翕然來格。伯益修德之言、至是驗矣。夫一苗民也、以兵臨之則不服、以德感之而即來。可見服遠之道、惟在內治之修。內治不修、而徒恃師武臣之力、非聖人之所貴也。觀虞廷雍容太和景象、千古而下、不猶可想見邪。

皋陶謨

皋陶謨者、史臣記皋陶所陳告于帝舜之謨議也。故以皋陶謨名篇。

曰若稽古皋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禹曰、俞、

如何皐陶曰都愼厥身修思永惇敘九族庶明
勵翼邇可遠在茲禹拜昌言曰俞

此一節書是史臣記皐陶陳謨於帝舜及與
大禹問答之辭言迪德之本在修身而漸極
推行之遠也允迪實踐也謨謂陳說道理明
謂明白詳盡弼臣救過失諧可否相濟之意
思永思慮長遠也惇厚也庶明是衆賢人勵
勉勵也翼輔佐也邇指家國遠指天下稽考
古時皐陶會陳謨于帝舜曰爲君者誠能躬
行實踐以修其德則爲臣者知其君樂于聞
善所以爲之謀者無隱匿而不明者矣知其
君樂于聞過所以弼其失者無乖忤而不諧
者矣然則人君欲臣下之盡言不可不自勉
以爲納忠之地也當時大禹同在帝前因問
皐陶曰汝言誠然然迪德之義其詳如何皐
陶曰美哉汝之問也爲君者必謹愼以修其
身一言一動皆深思遠慮務爲長久之計此
乃爲允迪厥德由是自身而推于家則九族

之親屬莫不以恩相厚以禮相序而家可齊
矣自家而推于國則羣臣之明哲者莫不勉
勵以輔佐之而國可治矣不特如此又自家
國之近可遠天下之遠使天下無不平者亦
在此修身思永推之耳豈有他哉禹遂屈已
而拜之曰汝言甚是眞爲君者之所當知也

皐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
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
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
言令色孔壬

此一節書是皐陶推廣迪德之要在知人安
民而禹深嘆兼盡之難也吁歎而未深然之
詞時是也指知人安民言帝指堯官人謂用
人遷竄徙也巧言令色孔壬謂好其言善其
色而大包藏姦惡之人皐陶曰美哉人君爲
治之道其大者有二一在于知人一在于安
民蓋人不能知則用舍失當無以任衆職而
與事功民不能安則民心離散無以固根本

而奠邦家。禹曰。嗟乎。如汝所言知人安民二
者兼舉。維帝堯之聖。猶且難之。蓋人固未易
知也。爲君者果能知人。則廓知所照。將與日
月並明。何哲如之。以是用人。必能使才稱其
職。德稱其位。豈有不宜者乎。民固未易安也。
爲君者果能安民。則恩澤所及。將與雨露同
潤。何惠如之。由是萬邦黎庶尊之則元后。愛
之則父母。豈有不懷者乎。夫人君惟不能知
人安民。常恐不善之人。得乘間而害我之治。

能哲而惠如此。將見衆賢集于朝。百姓和于
野。雖有黨惡如驩兜者。亦將改行從善。何足
憂。雖有昏迷如有苗者。亦將感化歸服。何必
遷。雖有巧好其言。令善其色。大包藏姦惡者
亦將變巧詐而爲誠實。何足畏。知人安民。功
用之大。至于如此。豈可易視之哉。禹此言蓋
欲帝舜深思其難。而求盡其道也。

皐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
載采采。禹曰。何。皐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

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
彰厥有常吉哉。

此一節書是皐陶與禹言取人之要。蓋知人
之事也。亦解作總。載解作行。采事也。采采者
謂某事某事也。栗嚴密也。愿謹厚也。亂解作
治。擾馴順也。毅果斷也。廉謂有分辨。塞篤實
也。彰著也。吉善也。皐陶曰。美哉。人固難知而
觀人有法。凡人必有德乃爲賢人。總言此德
之見諸行事者其目有九。總言其人之有德

者。必須指其所行某事某事。以爲證驗。則事
皆有據。而名實不爽。不患人之難知矣。禹曰。
九德之目何如。皐陶曰。凡人寬弘者或流于
縱弛。若寬弘而又莊栗。是一德也。柔順者或
流于頹靡。若柔順而又植立。是一德也。謹愿
者或過于鄙朴。若謹愿而又恭恪。是一德也。
有治才者或不足于敬畏。若有治才而又敬
畏。是一德也。馴擾者或失之優柔。若馴擾而
又果毅。是一德也。徑直者或過于峭厲。若徑

直而又溫和是一德也。簡易者或過于坦率。若簡易而又廉隅是一德也。剛健者或出于矯激。若剛健而又篤實是一德也。强勇者或任乎血氣。若强勇而又好義是一德也。九德之目如此。人能于此九者彰著于行事之間。且始終如一。常有而不變。斯可爲成德之吉士哉。以此觀人。則下無遁情而知人之哲得矣。

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

此一節書是臯陶言官人之效。亦知人之事也。宣。著也。浚。解作治。嚴。畏也。亮。明也。采。事也。有家。謂大夫。有邦。謂諸侯。翕。合也。施。用也。撫。順也。五辰。木火土金水。凝。成也。臯陶曰。凡人于九德。不必其盡備。而貴其有常。如九德之中。有其三者。能日宣而克廣之。使之益以著此三德之有常者也。使之爲大夫而有家。必能夙夜匪懈以治其家。而家之事無不明治矣。九德之中有其六者。能日嚴而祗敬之。使之日以謹此六德之有常者也。使之爲諸侯而有邦。必能克謹無怠以治其邦。而邦之事無不明治矣。夫德之有常者多寡不同。而皆宜于用如此。人君若能合而受之。分布用之。將見有九德者皆順出而效其才能。以任國家之事。凡大而千人之俊。小而百人之乂。皆在官使。于是百僚彼此相師。百工及時趨事。

順于五辰。以修人事。春順木之辰。夏順火之辰。秋順金之辰。冬順水之辰。土寄王于四時。又修四時之令。以順土之辰。由是一切功績皆有成效。而無復有廢墜怠弛之患矣。夫人君能知人而善用之。則賢才進而治功成如此。知人所係豈小也哉。

無敎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此一節書是臯陶言用人之本。宜端用人之

道宜盡亦知人之事也。無禁止之辭。幾事之
幾微也。曠廢也。天工。謂上天付與君臣當行
之事。皐陶曰。天子者臣下之表帥也。若先爲
逸欲。則下而有邦之諸侯亦皆效之。是敎導
之爲逸欲也。爲天子者豈可如此。必須兢兢
然戒謹業業然危懼。以假率之。所以然者何
也。蓋一日二日之間。其日至淺。而事幾之來
且至萬焉。幾者常人之所不能見及其著也
雖智者不能善其後。此所以必兢業以圖之。

不可一日而縱欲也。然天子能以一心察天
下之幾。不能以一身兼天下之務。所用庶官
必須得人。若庶官用非其才。職業必曠。爲天
子者豈可如此。所以然者何也。蓋庶官所行
之事。皆代天事。曠庶官之事。是曠天事也。此
庶官所以不可曠也。夫敦勤儉以率諸侯。端
用人之本也。擇賢能以任衆職。盡用人之道
也。知人之事其庶矣乎。
天敘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

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
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
此一節書是皐陶陳安民之謨也。敘倫敘也。
勑正也。五典。五常之道。惇厚也。秩尊卑貴賤
之品秩。庸常也。章顯也。五服。五等之服。懋勉
也。皐陶曰。人君安民之事。無非天事。天生君
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倫。卽有親義序別
信之典。此五典。乃天所次敘而不可紊。惟君
立條敎以勑正之。使民交相惇厚。天生君臣

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倫。卽有尊卑貴賤等
級之禮。此五禮。乃天所品秩而不可踰。惟君
著法式以敬用之。使民各循常度。君主此典
禮。固自寅畏恭敬。臣輔此典禮。亦當同其寅
畏協其恭敬。蓋典禮。卽民所受于天之衷。而
民不能以惇庸自和。必君臣一心。以和民之
衷。使之保合各正。然後典無不惇。禮無不庸
也。安民之在敎化者如此。夫典禮之敘秩。皆
出于天。則民之由乎典禮者。爲有德卽天所

眷命者也。人君代天賞善，有袞冕鷩冕毳冕
絺冕元冕。五等之服以章顯之，使民知勸于
德。民之悖乎典禮者，為有罪，即天所責討者
也。人君代天罰惡，用墨劓剕宮大辟五等之
刑。以懲戒之，使民知遠于罪。蓋命討乃朝廷
大政事，君主令于上，臣奉行于下，皆當勉之
又勉，常修明而無怠忽。然後服必稱德，刑必
當罪也。安民之在政治者如此。凡安民必兼
教養。臯陶不言養者，府修事和，既得其養之

後，則政教為尤重。誠能敬以敷教，合乎秩敘
之自然；勤以修政，期于命討之各當。則民咸
相安于典禮德化之中，而不至有刑辟之犯。
人主之所以修身迪德者，即在是矣。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
上下，敬哉有土。

此一節書是臯陶發明天人一理，見人君不
可不盡安民之道也。明者顯揚其善，畏者刑
威其惡。威與畏通。上是天，下是民。有土有國

之君也。臯陶曰：惇庸命討，皆出于天。所以天
道至神，其聰，則于善惡無不聞；其明，則于善
惡無不見。然天未嘗有視聽，因民之視聽以
為聰明。天道至公，善者降福以顯明之，惡者
降禍以畏懼之。然天未嘗有好惡，因民之好
惡以為明威。夫天在上，民在下，甚相懸絕，而
民心之所同然，即是天理之所必然，其通達
無間如此。然則有土之君，於惇庸命討之皆
可不敬之又敬哉。凡慶賞刑威，必允協乎民

心，斯上當乎天心，而安民之道克盡矣。臯陶
言知人，則終以兢業；言安民，則歸本于敬。要
皆原于人主之修身迪德，其旨一也。

臯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俞，乃言底可績。臯
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

此一節書是臯陶陳謨既畢，因勉帝舜力行
其言也。惠訓順理。底，致也。思曰之曰，當作日。
贊，助也。襄，成也。臯陶曰：我所言知人安民之
事，順于治理，皆人君所當然者，實可以致之

施行非徒言也。禹與皐陶有同心遂應之曰。信然汝之所言合理誠可致之于行而有成功也。皐陶自謙曰。行之有功我則未敢預知。惟思日日贊助于帝以成治功而已。皐陶不以有功自居而以輔君自許其所以勉帝舜者益切矣。夫以有虞之隆帝舜之聖而禹皐陶猶同心責難如此。使大臣皆以禹皐陶之心爲心則何君不如舜而治不若虞哉。

益稷

此一篇書是帝舜與禹皐陶論治之言。首節禹稱益稷二臣佐其成功因以名篇。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皐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曁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曁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皐陶曰。俞。師汝昌言。

此一節書是帝舜求言無已之誠。禹皐陶輔君以保治無窮之意也。孜孜者。勉力不怠之謂。墊。沉溺也。四載。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輴。山乘樏也。刊。除也。奏。進也。血食曰鮮。鳥獸魚鼈之肉也。九川。九州之川也。距。至也。濬。深也。畎澮。田間水道也。播。布也。謂布種五穀也。艱。難也。播種之初。五穀難得。故曰艱食。懋。勉也。化居者。變化其所居積之貨也。烝。衆也。米食曰粒。作乂者。興起治功也。帝舜既嘉納皐陶之謨。因呼禹來前曰。皐陶所言知人安民。眞是

盛美之言。汝亦可以昌言告我。禹見帝舜之勤于求言。拜而歎美。稱帝而進曰。君德治道皐陶之言備矣。我更何所言。惟思艱危易忘成功難保。日孜孜焉勉力于所當爲。不敢以已治已安而少怠也。皐陶遂歎而問所謂孜孜者如何。禹乃追述治水本末。以見當保治之意曰。往時洪水汎濫。勢若漫天。浩浩然包山駕陵。下民困于水災。昏迷墊溺。予承帝命治水。乃乘四載。依山而行。除木以通道路。相

度地勢之高下。審視水勢之源流。此時五穀
不登。我及益教民網罟漁獵。進衆鮮食以充
饑。先開決九州之川。各至于海。使大水有所
歸。次疏濬田間畎澮。各至于川。使小水有所
洩。此時田畝可耕。我及稷教民播種稼穡。進
衆艱食。猶兼鮮食。至于水土盡平。山林川澤
之貨利盡出。又勸勉其民。遷有于無。化其居
積。以濟匱乏。天下衆民。然後皆得粒食。因以
定貢賦。施政教。而萬邦興起治功焉。思昔日

之艱難。則今日何可不孜孜以保此萬邦烝
民哉。皐陶聞禹言而然之。又謂我君臣當師
法汝之昌言。皆勉力不怠可也。蓋禹不自恃
其成功。而詳述其前事。安不忘危之意。溢于
言表。誠使人君常以孜孜爲心。則持盈之慮
恒深。人臣常以孜孜爲心。則保泰之謀加切。
君臣交修。自可長享至治于無窮矣。

禹曰。都。帝。愼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幾
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
申命用休。

此一節書。是禹旣詳言致治之難。因告帝舜
以保治之道也。止者。心之所止。乃至善之所
在也。惟。思也。幾者。事之發。康者。事之安。弼。謂
輔弼之臣也。丕。大也。徯。待也。申。重也。休。美也。
禹先歎美。又特稱帝以發其聽曰。帝在君位。
當愼以居之也。帝舜卽然其言。禹又推所以
愼位之意曰。人心之於事物。各有至善之當
止者。但爲私欲動搖而不安。帝當時時存養

此心。順適天理。安放心之所止。以立應事之
本。事未行而將發。謂之幾。必審所發之皆善。
然後行之。事將成而可安。謂之康。必察此事
之果安。然後成之。則心之所止者。靜固安。動
亦安矣。又必使輔弼之臣。皆得盡其直言。格
心于未萌。救事于未失。而安止之功益密也。
旣謹幾康于己。又資弼直于人。由此人己交
修。表裏一致。將見事事順乎民心。一有動作
布之政令。則天下翕然丕應。若先待我志之

發矣。事事合乎天理。以之昭然受命于上帝，則天且重重眷命。用集休美之福矣。得天得民如此。而在君位，斯爲克愼者哉。要以愼位之道。一安止盡之。易象艮止，詩咏敬止，大學始于知止，皆此道也。故聖道相傳，禹爲見知首稱。人主欲久安長治，亦體舜禹之心法而已。

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兪。

此一節，書是帝舜感禹弼直之言，而反覆歎

詠臣職之重也。鄰謂左右輔弼也。臣以分言，鄰以職言。帝舜曰吁。汝謂人君安所止而謹于幾康，尤必賴輔弼之直。可見臣職之所繫甚重。布列庶位爾之臣。而臣非具官也。必有以格我之心。必有以正我之事。臣哉，其卽我之鄰哉。左右贊助謂之鄰，而鄰非泛閤也。所以格心者是賴，所以正事者是賴。鄰哉，其惟我之臣哉。此卽以弼直致望于禹之意。禹遂承之曰兪。蓋亦以臣鄰自任矣。上文禹以愼

位責難于舜，而舜卽然之。此節舜以臣鄰委重于禹，而禹卽然之。一德一心，交孚無間，所以相須有成也。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爲。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

此一節，書是帝舜詳言臣之所以爲鄰，以發

明一體之義也。華蟲是雉。宗彝是宗廟中酒尊。上畫虎雉二獸。藻是水草。粉米是白米。黼如斧形。黻如亞字。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爲六律。不言呂者，陽統陰也。宮、商、角、徵、羽爲五聲。金、石、絲、竹、匏、土、革、木爲八音。在，察也。忽，治之反也。五言者，詩歌之協于五聲者也。自上達下謂之出，自下達上謂之納。帝舜曰，君資臣以爲助，如人有元首，必資手足以運行，耳目以視聽。是臣爲我之股肱耳目也。

蓋治道以政教禮樂爲先我思民性未復欲
左右扶持斯民使人人向化而不能徧諭也
賴汝臣輔翼之以遂我教民之心我思民生
未厚欲宣布惠澤于四方使人人得所而不
能徧加也賴汝臣施爲之以遂我養民之心
禮以章服辨等威我欲觀古人所取象定上
衣下裳之制日月星辰取其照臨山取靜鎭
能取變化華蟲取其文六者繪畫于衣宗彝
取其孝藻取其潔火取其明粉米取其養黼

取其斷黻取其辨六者刺繡于裳其繪與繡
則以青黃赤白黑五采之物彰施于繒帛成
此五色作朝祭之服而我不盡能自明也賴
汝臣明視其大小尊卑之等使禮達而分定
焉聲音之道與政通我欲聞六律以定五聲
而被之八音者察其治不治于政事音和由
政事之修治音乖由政事之怠忽其察之之
法則以朝廷所出之絲綸民間所納之歌謠
凡言之叶于五聲播之樂章者爲君德民風

之驗而我不盡能自聽也賴汝臣審聽其乖
和得失之分使樂行而倫淸焉合四者言之
臣豈非我之股肱耳目乎推帝舜所屬望于
禹者見君以臣爲體則臣當以君爲心然後
能助成治功也

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

此一節書是帝舜申結上文弼直臣鄰之義
而戒勉于禹也違戾也言違戾于道也拂而
相之謂之弼言匡救其失也帝舜曰一日二

日萬幾我於政教禮樂之間豈必能事事合
理但一有違戾于道汝卽盡言救正使我得
聞而改之方是弼直之義切不可當面順從
以爲是退後却有私議以爲非此不直者之
所爲豈我所望于汝乎汝既爲我股肱耳目
之四鄰必當休戚相關精白一心敬其所以
爲鄰而無愧弼直之任是我所望于汝者蓋
戒其不可如彼而勉其當如此也夫以帝舜
之聖君安得有違而待于弼大禹之聖臣何

至不欽而有後言。猶諄切戒勉若是。其立萬世明良之極也。宜哉。

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

此一節書是帝舜既命禹盡忠直于己。而兼欲其敎忠直于人也。時。是也。指忠直而言。侯。射侯也。撻。扑也。卽扑作敎刑者是也。識。誌也。工。掌樂之官也。颺。宣揚也。格。謂改過也。承。薦

也。庸。用也。帝舜曰。忠直之道。汝固當自盡。若衆人中有頑愚而好爲讒說。不在是忠直之列者。先設射侯以明驗之。蓋射以觀德。頑讒之人。志不正。體不直。其射必不能多中。果明其爲頑讒矣。須加撻扑。使之自記于心。卯所懲戒。又書其過惡以誌于冊。使之常存羞愧速圖遷改。凡此三者之敎。總欲化其頑讒爲忠直。並生于天地間。不至終爲棄人耳。然必觀其改過與否。又當命樂官取彼所進納之

言。播于樂章。時時而宣颺之。其言和平。是能改過。則薦之用之。而並生之願遂矣。其言乖戾。是不能改。則威之以刑。彼終自外于並生。不可使與忠直者混列焉。蓋頑愚讒說傷敗善類。最足害治。然猶未忍遽絕之。必曲盡其敎之之道。至萬不能悔改。然後加以斥譴。可見聖人好生之德。如天地之無疆。而聖世所以無棄人也。

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

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

此一節書是禹因帝舜欲化頑讒。而進勉其修德以端本也。俞哉者。口然而心猶未盡然之辭也。光。德之光輝也。隅。角也。蒼生。卽黎民。黎獻者。黎民之賢者也。共。同也。時。是也。敷。同猶普同也。奏。進也。禹曰。帝欲格頑讒之言。固然。但所以廣忠直之化者。其本仍在于帝德

誠使帝德之光輝徧被天下至于海隅之遠蒼生之衆無弗照臨。將見萬邦黎民中素懷忠直之賢者。嚮仰德光。歘慕興起。共思爲帝股肱耳目之臣。惟帝是舉而用之耳。舉用之道當始進時。使之敷陳所見。而聽納其言。以觀其忠直之蘊。進而任用。則量能授官。明辨衆職。以考其所言之功。及其果有成功。能踐所言。則賜之車馬章服。以厚其有功之報。夫既修德以致賢。而又考成激勸如是。誰敢不

斥去忌賢嫉能之私。務以謙讓居心。而敢不人人自勉其忠直。敬應于上乎。是則黎獻益盡其用。而頑讒亦莫不感化矣。帝不如是以德用賢。即今任用諸臣。敷同撰慢。將日進于無功。豈但頑讒足慮哉。此可見尚威不如尚德也。蓋帝舜意在立法以化頑讒。而禹復推本君德所以端教化之源。其旨互相發明。若執爲舜用刑而禹用德。非知大聖人之心者矣。

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頟頟。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有十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皋陶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明。

此一節書是禹進戒帝舜以德之不可不修而帝舜答其意也。頟頟不休息之狀。殄絕也。

世者繼世相傳之業也。創懲也。塗山國名在今江南鳳陽府懷遠縣。呱呱泣聲。荒大也。弼輔也。薄迫也。迪蹈也。遵行之意也。即就也。禹曰。人君當勤于修德。不可如帝堯子丹朱之驕傲。蓋傲爲衆惡之本。此心肆然無忌。惟情慢佚遊是好。傲很暴虐是作。無晝無夜。頟頟然縱欲不休。行事悖理。如無水行舟。又朋比小人。而淫亂于家。不治國事。故不得繼帝堯之天下。以絕其世。我因懲戒若是之傲。初娶

塗山氏女纔及辛壬癸甲四日卽往治水。其後生子啓。呱呱而泣。我弗暇顧。惟大相度平治水土之功。水土旣平則疆域可定。乃輔帝以成甸侯綏要荒五服之制。每服五百里。東西南北相至各五千里。疆域旣定則經制可施。九州之內。分封諸國。國有州牧統之。又每州立十二諸侯爲師。使佐州牧以糾正羣后。九州之外。廹近四海。雖已設官治之。又每方立五人爲長。使統諸蕃以固衛封疆。今則內

而十二師侯牧。外而五長諸蕃。各遵行朝廷德敎者。有治功。獨苗國恃頑弗肯就工。尚爲盛治之累。帝當念之。未可謂天下治安而稍生傲心也。觀此言而禹思日孜孜之實可見。帝舜乃答其意曰。今九州四海遵行我之德敎者。是汝禹由治水而弼服建官。功有次敘故也。雖苗民頑慢。皐陶方敬承汝之功敘。方施五等之象刑。以輔德敎所未至。且用刑之助足以服人。苗民庶幾化而卽工乎。夫聖如帝舜而禹猶戒其傲。豈過爲危言哉。傲與愼反。人心操存舍亡。一念愼卽進乎舜。一念傲卽流爲朱。爲聖爲狂。祗在幾微之分。然則爲人上者。戒慆愼獨之功。顧可須臾有間哉。

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

此一節書是夔言韶樂感通之妙而復命于

帝舜也。輕敲曰戛。重敲曰擊。鳴球玉磬名。球擊能鳴。故稱鳴球。重彈曰搏。輕彈曰拊。以詠。歌詠詩章也。虞賓。丹朱也。帝堯之後。爲賓於虞。故曰虞賓。下。堂下也。鼗鼓有柄小鼓。持而搖之。旁耳自擊而成聲。柷形如方桶。以木爲之。撞之有聲。敔形如伏虎。背上有刻。劃其刻而成聲。二者皆節樂之器也。鏞。大鐘也。以間者。以堂下之樂與堂上之樂相間迭奏也。蹌蹌。行動之貌。來儀者。來舞而有容儀也。拊石

之拊輕擊也。石磬也。尹正也。庶尹者衆百官
府之長也。當時帝舜作大韶之樂夔爲典樂
之官。曰。樂作于宗廟中。在堂上者石音有鳴
球之磬。或輕戞。或重擊。絲音有琴有瑟。或重
搏。或輕拊。以合于人聲之歌詠。則見樂音和
暢。無感不通。幽而祖考之神來至以享。明而
虞賓丹朱在助祭之位。與衆諸侯以德相讓
焉。在堂下者。竹音有管。革音有鼗鼓。樂始作
擊柷以合之。樂將終。櫟敔以止之。匏音有笙

金音有鏞。或吹或擊。以與堂上衆樂更迭閒
作。則見和樂所感。無微不入。雖無知如鳥獸
亦蹌蹌然行舞焉。凡此堂上堂下之樂。總名
簫韶。以詠以閒。一周謂之一成。至九成而樂
備。則見太和洋溢。感通益神。雖靈異如鳳凰
亦來舞于庭。有容儀焉。樂之和神人。召物瑞
如此。孰非帝德所致哉。夔又曰。美哉韶樂。八
音中。石最難和。我于石磬大者重擊。小者輕
拊。石聲旣和。則八音皆和矣。由是以音之和

而動氣之和。百獸聞之。亦相率而蹈舞。是物
無不和也。以音之和。而感心之和。衆官正長
聞之。皆誠信以克諧。是人無不和也。樂之感
人動物如此。又孰非帝德所致哉。夫樂以昭
德象功。今釋夔言。幽明靈蠢。無非韶樂所感
通。可見帝舜之德。眞如天地之無不覆載。而
虞廷庶政惟和。萬國咸寧之治功。亦概可想
見其氣象矣

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

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皐陶拜手稽首颺言
曰。念哉。率作興事。愼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
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
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
兪。往欽哉。

此一節書。是虞廷君臣交相責難。以期保治
于無窮也。庸用也。勑戒勑也。幾事之微也。惟
時者無時而不戒。勑也。惟幾者無事而不戒
勑也。股肱謂臣也。元首謂君也。大言而疾曰

廢壞法度也。康積也。載成也。叢脞煩碎也。隳傾圮也。帝舜時。天下治安。猶恐君臣之間易至怠荒。用作歌以相儆戒。先述其作歌之意曰。天命可畏。今雖治定功成。禮備樂和。然而治亂安危。循環倚伏。必須常以戒勑存心。惟一時之暫。惟一事之微。無弗戒勑。庶乎天命可保也。乃歌曰。爲臣者喜于乘時而圖幾。則人君之治化興起哉。百官之事功熙廣哉。帝舜之以保治望臣者如此。皐陶拜手稽首以致敬。大聲疾言。先述其續成帝歌之意曰。帝以勑天命望之于臣。其先念之于已哉。要在統率羣臣。振作以興起職事。但宜謹守成法不滋紛更。此帝念所當欽也。又必數加省察考其成功。使之無敢欺蔽。此帝念所當欽也皐陶既述其意。乃續成其歌曰。君能明于臨下。而率作省成。以爲勑天命之倡。則臣皆盡職而忠良哉。衆事合宜而安康哉。君若不能率作省成。而下侵臣職。叢煩脞碎。則臣皆推

諉而偷惰哉。萬事廢弛而墮壞哉。皐陶之以保治望君者如此。帝拜受其言曰。明與叢脞之得失。其理信然。我爲元首。固當欽念。汝等爲股肱之任。往治其職。亦豈可以不欽哉。皐陶以欽責難于君。帝舜亦以欽責難于臣。可見祈天永命。制治保邦。不外乎一心之敬。此唐虞授受之心法。所以爲萬世法也。

日講書經解義卷之二

日講書經解義卷之三

夏書

夏是大禹有天下之號。書共四篇，紀夏家一代事蹟。禹貢作于虞時，而亦繫之夏書者，禹所以王在此也。

禹貢

禹貢一篇，史臣紀大禹平水土，定貢賦，及經理天下次第。獨以貢名篇者，水土平而貢賦定，舉其成功而言也。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此一節書，總言禹治水之要，而以三事該之也。敷，分而畫之也。隨，循也。刊，除而去之也。奠，定也。史臣曰：昔大禹治水，經理非一事，總其大畧，蓋有三焉。當時洪水橫流，氾濫于天下，山林原隰，一望瀰漫，而區域不可辨矣。禹自受命後，乃先分別土地，以爲冀兗青徐揚荊豫梁雍之九州，然後知某州最下，治之宜先；某州最高，治之宜後，可以隨地施功矣。凡水皆發源于山，只爲山徑阻塞，草木榛蕪，則道途不通，而水遂有懷襄之患。禹乃隨山而行，相其便宜，除去樹木，以通其道，然後知某水爲某山所壅，必須開鑿；某山爲某水所出，必須疏治，可以因勢利導矣。九州既分，又須各立一州之表識，以爲之紀綱，禹乃定其山之高者，川之大者，爲一州之疆界。知某處有某山，便可尋衆山之脈絡；某水在某處，便可尋衆水之脈絡，而導山導水之功，皆可舉矣。區域

辨而九州地勢之高下可知，道途通而九州水勢之緩急可知，紀綱定而九州道路往來出入之數可知。三者隨在施功，非有先後，大禹治水之畧，已具于此。

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于岳陽。覃懷厎績。至于衡漳。

此五節書，是紀禹冀州治水成功之序也。冀州，今直隸盛京山西河北之地。既者，已事之詞。載者，經始之意。壺口，山名，在今山西平陽

府吉州。梁呂梁山也。在今山西汾州府永寧
州東北界。岐狐岐山也。在今山西汾州府孝
義縣西。修因鯀功未成而復修之也。太原即
今山西太原府。岳太岳。即今山西霍州之霍
山。覃懷地名。今河南懷慶府之地。厎績猶言
成功也。衡漳水名。衡古横字。漳水有二。清漳
出山西樂平縣之沾嶺。濁漳出山西長子縣
之發鳩山。二水合流橫入于河。故總云衡漳。
史臣曰。唐虞建國。皆在冀方。則冀州乃天子

所都。宗廟社稷。百官萬民皆在于此。施功不
可少緩。故禹治水必從此始。冀在雍河之東。
河從雍州自北而東。自東而南。壺口之山。適
當南下之衝。乃先治之。以殺河勢。由壺口而
東有呂梁狐岐二山。皆河水所經。山石崇竦
壅閼爲甚。自壺口疏鑿而後。即繼治此二山。
以開其道。而是河得順流而行。而冀州無河
之患矣。自梁岐而東有太原。汾水之所出。自
太原而南有太岳。汾水之所經。縣皆治之。而

功未成。乃因其功而修之。修太原以瀦汾之
源。修岳陽以導汾之流。由是汾得順流入河
而冀州無汾之患矣。自岳陽而東有覃懷之
地。地近河。河水之所衝也。往時河水氾溢。平
地皆水。又有清漳濁漳。皆橫流入河。其間之
地致功爲難。今河汾既治。則覃懷之地。致有
平治之功。而無墊溺之患。以至于衡漳所經
凡爲平地。亦無不厎績焉。蓋水患息而土皆
奠。冀州之地。無有不平者矣。禹之施功于冀

者如此。

厥土惟白壤。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恒衛
既從。大陸既作。島夷皮服。夾右碣石入于河。

此五節書。是紀禹定冀州之田賦貢道也。柔
土曰壤。賦田賦也。錯閒雜不等之意。恒衛二
水名。恒水出今真定府曲陽縣恒岳北谷。衛
水出今真定府靈壽縣。大陸平地也。在今北
直邢臺趙州深州之境。作耕治也。碣石山名。
在今永平府之南。史臣曰。禹既平一州之水

患則必辨一州之土宜。然後可敎民稼穡而制其貢賦。冀州之土色白而不黏。性柔而無塊。雖一州未必盡然。而白壤者居多。土宜旣辨。田賦乃定。田有肥瘠之異。故賦亦有多寡之殊。通九州而言之。大約定爲九等。八州皆田之賦。先田而後賦。冀州之賦。非盡出于田。倂場圃園廛漆林所出而賦之。獨先賦而後田。以其土廣人稠。生之者衆。而又恐地力年分之不齊。故賦爲上上。錯第一等而雜出第

二等。若田則爲中中。居第五等焉。田賦旣定。尚有水小地遠。向時不暇先治者。曰恒水出恒山而東入滱水。曰衛水出恒山而東入滹沱河。今各導之使順其流。而二水有相從之勢矣。又有地高廣而近河。至難治者。曰大陸。今皆可耕治。而人得施其功矣。此二者。以其功成最遲。故紀之于最後也。冀爲甸服。其所貢皆在常賦中。更無別貢。惟越在海島者。始有皮服之貢焉。若其貢道則東西南三面距

河皆可直達。惟北方貢賦之來。諸水皆阻絕高遠。不與河通。必由北海入河。南向西轉。而碣石適當其右。轉屈之間。如挾在右腋相似。故曰夾右碣石也。入于河。卽達于帝都。而冀州之事畢矣。

濟河惟兗州。九河旣道。雷夏旣澤。灉沮會同。桑土旣蠶。是降丘宅土。

此五節。書是紀禹兗州治水成功之序也。濟是濟水。河。卽大河。兗州今直隷大名府及景

州滄州。山東東昌府及德州武定州濱州濟寧州曹州諸處皆是。九河徒駭。太史。馬頰。覆釜。胡蘇。簡。絜。鉤盤。鬲津。八條支河。並河之正派。總爲九河也。禹時在今河間府滄州一帶地方。雷夏。澤名。在今山東濮州。灉沮二水名。灉水出曹州。沮水出濮陽。降。下也。宅。居也。史臣曰。冀州帝都所在。天下歸往。不言疆界。封域自可知。其餘八州。則必取境內山之高者川之大者。標而出之。以表一州之鎭。所謂奠

高山大川是也。兗州之域，東南據濟水，西北距大河。故禹以濟河表一州之境。兗州水患，莫大于河。其次莫大于濟。河自大陸而來，兗爲下流之衝。其勢愈大，爲害愈甚。禹則當其將入海之際，疏其正派，分其支流，以爲九河，使皆入于海。由是經流行于中，支流行于外。既順其道，而河爲安瀾矣。河水未治，濟水因而橫流，入雷夏之澤，氾濫奔潰。九河治，濟水亦治。上流有歸，下流有洩，故雷夏亦能畜水

而成澤矣。水自河出爲灉，濟出爲沮。河濟治，則灉入于沮，沮承夫灉，而會同以趨于海矣。兗地卑下，較他州獨甚。雖宜桑之高土，向俱湮沒水中。今者土出于水，悉復其舊。高土之桑，亦既可蠶矣。民苦墊隘，每依丘陵以居。今者始得下丘陵而居平地矣。地利既興，民居永奠，而兗之土始無不平。禹之施功于兗者如此。

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厥貢漆絲，厥篚織文。浮于濟漯，達于河。

此因節書是紀禹定兗州之田賦貢物及貢道也。墳，土脈高起之貌。繇，蕃盛貌。條，滋長貌。貞，正也。作，耕治也。篚，竹器。織文，錦綺之屬。濟漯，二水名。漯水，河之支流。舟行水上曰浮。由此及彼曰達。史臣曰：兗州之土，其色則純黑，其性則墳起。土性既復，地利自興，故其草則繇而蕃，其木則條而長。蓋下流之地與草木

不甚相宜。繇條若此，則無難耕種之土可知，而田賦可定矣。兗之田在九州中爲中下，居第六等，而其賦則居第九等。君天下者以薄賦爲正，故不曰下下而曰貞，以見此乃貞正之道也。然聖人之愛民，正復無已。水患之後，并其賦之薄者而緩征之，必俟十三年後，乃始與他州同供賦稅焉。蓋以天道言，則氣化一紀而周；以人事言，則生聚十年而復。如是而民力始足，正供可辦。此又其至仁之心溢

于法之外者也。貢物兗地厥木惟條。漆有所生。則使貢其漆。桑土既蠶。絲有所出。則使貢其絲。若絲之織成幣帛有文采而可貴重者。則又使盛于篚而入貢。爲聖人不貴異物而器用有所必需。故因其所宜而制之貢也。若其貢道兗之濟漯二水皆可通河。故近濟者浮濟以達河。近漯者浮漯以達河。各從其便以達帝都。而兗州之事畢矣。

海岱惟青州。嵎夷既略。濰淄其道。

此三節書是紀禹青州治水成功之序也。岱泰山。在今山東濟南府泰安州。青州即今山東濟南青州登州萊州及盛京奉天府廣寧開原諸處。嵎夷今山東登州府地。即堯典所謂宅嵎夷者是。略者刱爲經界也。濰淄二水名。濰水出今山東青州府莒州箕屋山。北至萊州府昌邑縣入海。淄水出今山東濟南府萊蕪縣原山。至青州府壽光縣入濟。史臣曰。青州封域東北至大海西南至泰山。故禹以

海岱表一州之鎮。青州之東。惟嵎夷之地最遠。迫近於海。施功爲難。今水患盡去。可以正疆界。畫溝塗。高下咸就經理。遠者如此。近者可知。是土無不平者矣。青州之水。濰出琅邪。淄出原山。二水向嘗氾溢。今者濰入海而淄入濟。各循其故道。二水如此。餘水可知。是水無不平者矣。青州地雖卑下。不當衆流之衝。去海爲近。水易有歸。故其功特簡于他州如此。

厥土白墳。海濱廣斥。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鉛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篚檿絲。浮于汶。達于濟。

此四節書是紀禹定青州之田賦貢物及貢道也。地之平衍曰廣。土之鹹鹵曰斥。絺細葛也。錯雜也。畎谷也。岱畎岱山之谷。枲麻也。牧畜也。檿山桑也。汶水名。出山東萊蕪縣原山之陽。西南入濟。史臣曰。青州之土有二。其在平地之土色白而性墳。此一州所以定田賦

也。其在海濱之土則廣闊而斥鹵可以煑鹽。此一方所以備貢物也。白墳之土其田在九州中爲上下居第三等。其賦爲中上居第四等。蓋準田以爲賦適相當也。貢物鹽所以佐飲食絺葛所以供服御海物非一。所以供燕享。此貢之出于通州者也。絲枲鉛松怪石以岱畎者爲良所以供器用山桑之絲以萊夷牧地者爲善所以爲琴瑟之絃繒帛之用。此貢之出于隨地者也。若其貢道青水距河甚

遠。惟汶水出原山去濟最近而濟與河相通。故由汶西南以達濟由濟而東北以入河則帝都可達。而青州之事畢矣。

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沂其乂。蒙羽其藝。大野既豬。東原厎平。

此五節書是紀禹徐州治水成功之序也。徐州即江南徐泗宿海邳等州。及兗州府之南境。淮沂。二水名。淮水出今河南南陽府桐柏縣。沂水出今山東青州府沂水縣。蒙羽。二山名。蒙山在今山東兗州府費縣。羽山在今江南淮安府海州贛榆縣即舜殛鯀處。藝樹藝也。大野澤名。在今山東兗州府鉅野縣。豬者蓄而復流之意。東原地名。在今兗州府東平州地境。史臣曰。徐州之域。東至于海。南至于淮。北至于泰岱。故禹以海岱及淮表一州之疆。徐之水莫大于淮沂。向時二水多氾濫逆流。自禹功既施。而淮水東入于海。沂水西南入于泗。而二水皆得其治矣。蒙羽二山爲淮

沂之下流。淮沂既治。而後蒙羽之山。皆可種藝矣。至于大野之澤。乃兗之濟水分流之處。向時不免潰決。今則濟水既治。於是大野始能容受衆流。有蓄有洩。而既豬矣。東原之地又大野所環抱之處。大野既豬。而沮洳盡去。皆爲安土。而東原亦無不平矣。禹之施功于徐者如此。

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

淮夷蠙珠暨魚。厥篚玄纖縞。浮于淮泗達于河。

此四節書是紀禹定徐州之田賦貢物及貢道也。土黏曰埴。漸進長也。包叢生也。羽畎羽山之谷。夏翟雉之五色者。嶧陽嶧山之南。在今淮安府邳州。孤桐特生之桐也。泗濱泗水之旁。泗水出今兗州泗水縣陪尾山。以其四泉並發故名。南至邳州入淮。浮磬石露水濱。可作磬者。蠙蚌屬。史臣曰。徐州赤土其性黏膩而墳起。水退之後草木漸而進長包而叢生。惟其土近厚故田在九州中爲上中居第二等。而人工尚稀故賦爲中中居第五等。貢物有一州所出者。則赤土之外有五色之土可爲建社封國之用。此一州之通貢也。有隨處所產者。羽山之谷有五色文雉其羽可以爲旌旄。嶧山之陽有孤生之桐其材可以成琴瑟。泗水之旁石露若浮于水叩之其聲清越可以爲磬。淮夷之地有蠙蚌之珠可以供服飾之用。魚可以供祭祀之需。赤黑之繒曰

元。黑經白緯之繒曰纖。純白之繒曰縞。二者亦淮夷所出。命其盛諸篚而貢焉。以備章服此隨地之貢也。若其貢道從徐而北。必先浮舟于淮。由淮以入泗。自泗而上。或由灉或由濟。皆可達河。以達帝都。而徐州之事畢矣。

淮海惟揚州。彭蠡既豬。陽鳥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底定。

此五節書是紀禹揚州治水成功之序也。揚州。即今江南江西浙江福建廣東諸處。彭蠡湖名。即今江西鄱陽湖。陽鳥即鴈也。三江。謂松江婁江東江也。在今江南蘇州松江二府之地。震澤湖名。即江南蘇州府太湖。史臣曰。揚州之域。北至于淮。東南盡于海。故禹以淮海表一州之鎭。揚之澤莫大于彭蠡。匯江漢之水。跨荊揚之地。向時氾濫不能蓄洩。今既瀦而且流。無潰決之患矣。于是澤旁洲渚無不底平。而隨陽之鳥亦得安居以遂其性。此既豬之驗也。次莫大于震澤。震澤一曰具區

周遭數百里。瀦泓停蓄。三吳諸水皆納其中。
而松江婁江東江。實在下流。又受震澤之水。
以洩于海。惟先疏治三江。使其入海之路無
有壅滯。則震澤有所宣洩。自然氾溢盡去。可
以吐納衆流。而不至于震蕩矣。此旣入之于
底定。相繼而成功也。揚州雖江淮下流。而江
淮之水。已受治于徐荊。故舉二大澤。以見揚
州之水無不治。禹之施功于揚者如此。
篠簜旣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厥

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厥貢惟金三品。瑤琨
篠簜齒革羽毛惟木。鳥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
橘柚錫貢。沿于江海。達于淮泗。
此四節書是紀禹定揚州之田賦貢物與貢
道也。箭竹曰篠。大竹曰簜。敷布也。少長曰夭。
高茂曰喬。塗泥卑溼也。三品金銀銅也。瑤琨
石美而似玉者。卉服用草織成之服。貝錦名。
錫貢命而後貢也。史臣曰揚州水患旣平。植
物皆遂其生。如篠簜之竹皆敷布而生。草則

夭夭而長盛。木則喬然而高竦。但其地卑溼。
故其土皆淖而爲塗泥。其土性旣惡。故其田
亦瘠薄而難耕治。在九州中爲下下。居第九
等。而賦則以人工漸修。爲下上上錯。第七等
而閒出第六等。貢物金銀銅三品。可充國用。
石之似玉者名瑤琨。可爲禮器。篠可爲矢之
笴。簜可爲樂之管。象之齒。犀兕之革。可爲車
甲。鳥之羽。獸之毛。可爲旌旄。木可備棟宇舟
楫之用。此通州之所出也。海島之夷。以卉服

來貢。而織貝之精者。又盛于筐篚。以見其鄭
重焉。此則一方之所出。而皆爲常貢也。又有
食物用包裹者。小曰橘。大曰柚。可爲供祭祀
燕賓客之用。此則必待錫命之至而後貢焉。
蓋不欲以口腹之故而勞我百姓。故不制爲
常貢也。若其貢道。則禹時江淮未通。必順流
沿江入海。自海而入于淮。自淮而入于泗。自
泗而上。則或由灉或由濟。皆可達河。以達帝
都。而揚州之事畢矣。

荊及衡陽惟荊州。江漢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潛既道。雲土夢作乂。

此五節書。是紀禹治荊州治水成功之序也。荊山名。在今湖廣襄陽府南漳縣。衡陽。南岳衡山之南也。在今湖廣衡州府。荊州。卽今湖廣及廣西桂林平樂梧州三府。河南信陽州。廣東連州皆是。江漢二水名。俱發源于梁州。春見曰朝。夏見曰宗。諸侯見天子之名也。九江分言之則沅漸元辰溆酉澧資湘。合言之則洞庭也。卽今湖廣岳州府巴陵縣洞庭湖。孔甚也。殷正也。沱潛二水。江漢之支流。沱水在今湖廣荊州府枝江縣。潛水在今湖廣安陸府潛江縣。雲夢二澤名。雲澤在江北。卽今湖廣安陸德安二府及沔陽州諸處。夢澤在江南。卽今湖廣江夏華容諸處。史臣曰。荊州封域。其北境抵南條之荊山。其南則包乎衡山之南。故禹以荊及衡陽表一州之鎭。荊之水莫大于江漢。江水出于岷山。至大別而會于漢。漢水出于嶓冢。至大別而會于江。二水雖發源在梁。而合流實在荊。禹故因而導之。由是會同東下。雖距海尚遠。而其奔趨之勢。猶諸侯之朝見于京師。欲止而不得也。九江。一曰洞庭。乃江漢之所經。江漢治。九江之水。皆成安流。而甚得其正矣。江之別流爲沱。漢之別流爲潛。江漢治。沱潛二水皆各循其道。而無逆流之患矣。是江漢之經流與其支流。無不治也。雲夢二澤。旁近之地。向苦水患。淪沒

無涯。江漢治。雲地雖未可耕種。而已見乾土。夢地不但土見。而且可耕種。一則其害已去。一則其利漸興。是江漢相近之地。無不治也。禹之施功于荊者如此。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杶幹栝柏。礪砥砮丹。惟箘簵楛三邦厎貢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此三節書。是紀禹定荊州之田賦貢物與貢

道也。杶栝柏俱木名。杶可作弓幹。故云杶幹礪砥磨礱之石。砮石鏃也。丹丹砂也。箘簵竹名。楛木名。三邦地名。匭匣也。菁茅草名。纁幣之絳色者。璣珠之不圓者。組綬也。洛水名。逾過也。凡言逾者皆水道不通從陸而後達者也。史臣曰。荊州之土。其性塗泥與揚州同。故田亦相似。在九州中爲下中。居第八等。但其地旣廣闊而人工益修。故賦則爲上下。居第三等。荊之貢物亦略與揚同。而各以所產之

善者爲先。羽毛齒革與金銀銅三品皆以貢國用。杶可以爲弓幹。栝柏二木可以爲棟梁。礪麤砥細。可以爲磨礱之石。砮石爲矢鏃之用。丹砂資繪畫之事。箘簵楛竹木之可爲矢者。荊之三邦出焉。戎事尙精良。故三邦必致貢其有名者。菁茅供祭祀縮酒之用。祀事尙敬。故旣包而又匣之。元纁二色之幣及璣珠組綬皆朝祭服飾之需。不可輕褻。故亦以篚盛之。此一州之常貢也。至九江所出大龜爲

國家斷大疑定大策。太卜之所必用。但其物非可恒有。若偶得之。則使納錫于上。而不制爲常貢也。若其貢道。則荊州距河遠。先浮舟于江沱以達于潛漢。漢水與洛水不屬。又必舍舟登陸以至于洛。乃由洛而至冀之南河。則帝都可達。而荊州之事畢矣。

荊河惟豫州。伊洛瀍澗旣入于河。滎波旣豬。導菏澤被孟豬。

此四節書是紀禹豫州治水成功之序也。荊

卽荊州之荊山。豫州。卽今河南之開封河南南陽歸德汝寧五府及江南潁州亳州湖廣均州隨州。山東曹州。皆是。伊洛瀍澗四水名皆在今河南府境內。滎水在今河南開封府滎澤縣。波水在今河南府永寧縣。水自洛出謂之波。菏澤。在今山東兖州府曹州。孟豬澤名。在今河南歸德府虞城縣。被。謂餘波所及。史臣曰。豫州封域。西南至南條荊山。北距大河。故禹以荊河表一州之鎭。豫水之大者有

四曰伊水洛水瀍水澗水。而洛水為尤大。四水向當橫流。今則伊瀍澗三水皆入于洛與洛水合流而入于河矣。又有濟水之所溢者曰滎水。洛水之所經者曰波水。今濟入海而滎能受濟之溢。洛入河而波能安洛之流。無復奔潰之患。豫州之水無不治矣。菏澤為濟水所經孟豬乃蓄而復流之水。二澤向皆氾濫。今則菏澤既治。更導其餘波以入孟豬之澤。而孟豬亦能安然容受。豫州之澤無不治

矣。禹之施功于豫者如此。

厥土惟壤。下土墳壚。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纖纊。錫貢磬錯。浮于洛達于河。

此四節書是紀禹定豫州之田賦貢物及貢道也。土之疏散曰壤。紵苧麻也。纊細綿也。磬錯治磬之器。史臣曰。豫州之土色雜。故不名一色。而性則柔細而無塊。其低下者則性墳起而疏鬆。故豫之田在九州中為中上。居第

四等。其賦為錯上中第二等而間出第一等以其在中土人工最修故賦獨優于田也。貢物漆以備器用。枲與絺紵以備服用。纖為黑經白緯之精為禪服之用。纊為細綿。二物則以篚盛之。此一州之常貢也。至于治磬之錯乃攻玉之石。非所常用。則必待錫命而後貢也。若其貢道則豫州去冀最近。入貢之道東境徑自入河。西境則浮洛而達于河。以達帝都。而豫州之事畢矣。

華陽黑水惟梁州。岷嶓既藝。沱潛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底績。

此五節書是紀禹梁州治水成功之序也。華陽華山之南。在今陝西西安府華陰縣。黑水水名。在今陝西肅州衛。梁州即今四川貴州雲南及陝西之漢中府階州皆是。岷嶓二山名。岷山在今四川成都府茂州。嶓冢山在今陝西鞏昌府秦州。沱潛江漢別流之在梁州者。非荊州之沱潛。蔡蒙二山名。蔡山在今四

川雅州。蒙山在今四川雅州名山縣。旅祭名。和夷。地名。史臣曰。梁州封域。東境則距華山之陽。西境則據黑水。故禹以華陽黑水表一州之鎭。江漢之水。皆發源于梁。岷山。乃江水之源。嶓山乃漢水之源。二水氾濫旣去。故其地稱稍可興。二山之間。皆可種藝。而江漢之上源治矣。江之別流在梁者曰沱水。漢之別流在梁者曰潛水。今則皆加濬治。沱水西入大江。潛水西南亦入于江。各順其道。而江漢

之下流治矣。蔡蒙二山之間。沫水所經。其勢湍疾爲害。今水土旣平。于是旅祭其山。而告成功焉。二山平。凡土之高者。無不平矣。和夷地下而險遠。難于成功。今則咸加經略。可以耕種。而致有功績焉。和夷治。凡土之卑者。無不治矣。禹之施功于梁者如此。

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貍織皮。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

此四節。書是紀禹定梁州之田賦貢物及貢道也。黎。黑色也。璆。玉磬也。鏤。剛鐵也。西傾。山名。在今陝西洮州衞。因。循也。桓。潛沔渭俱水名。桓水在西傾之南。沔水在今陝西漢中府褒城縣。史臣曰。梁州之土。其色青黑。而性則甚雜。不可舉一言之。其田在九州中爲下上。居第七等。其賦爲下中三錯。本第八等。或一年而進第七等。又或一年而降第九等。共三等。蓋地方之厚薄不同。而年歲之豊惡亦異。

所以隨時制賦。不遽定爲常額也。貢物有玉磬石磬。以供作樂之用。有柔鐵剛鐵。以供制器之用。有白金以供國用。有石砮以供作矢之用。梁地之所産也。熊羆狐貍之皮。可以爲裘。其毳毛織之。可以爲罽。此服御之所需。皆常貢也。若其貢道。梁州之境。可以達河者。皆不必遵。其西南境之絶遠者。由西傾山之南循桓水而浮舟于潛。潛與沔不通。乃舍舟登陸。以逾于沔。沔與渭又不通。復跋涉而入于

渭。至渭而後可以橫絕渡河達于帝都矣。冀州在河之東。故必橫渡而始達也。而梁州之事畢矣。

黑水西河惟雍州。弱水既西。涇屬渭汭。漆沮既從。澧水攸同。

此五節書是紀禹雍州治水成功之序也。雍州。即今陝西之地。弱水在今甘州衛地。涇渭汭漆沮澧六水。在今西安鳳翔二府境。涇水在今陝西平凉府涇州地。至西安府高陵縣

入渭。汭水在今陝西平凉府涇州地。入涇水。漆水沮水在今陝西西安府耀州華原地。合流至同州朝邑縣入渭。澧水出今陝西西安府終南山。至咸陽縣入渭。史臣曰。雍州封域西境則據黑水。東境則距冀州之西河。故禹以黑水西河表一州之鎮。雍之西有弱水。力不能載一物。其性西流。禹因其性導之。使由合黎以入流沙。而雍水之異常者無不治矣。雍之諸水惟渭為大。禹既施導渭之功。汎濫悉去。諸水俱順。于是涇水西至涇州受汭水。南至高陵入渭。水共達于河。是涇水在中。上承汭。下達渭。彼此聯屬。而無散漫之憂矣。漆水沮水從華原合流至朝邑同入渭。而共達河。以小從大。而無橫流之患矣。澧水。出終南山。至咸陽入渭。而達于河。竝流同歸。而無壅滯之虞矣。如是而雍大小之水無不治矣。

荊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原隰底績。至于豬野。三危既宅。三苗丕敘。

此三節書是紀雍之水患既平。凡山林原隰以至絕遠之地無不平成也。荊岐。終南惇物。鳥鼠。俱山名。荊山在今陝西西安府富平縣。與荊州之荊不同。岐山在鳳翔府岐山縣。終南在今西安府城南。惇物在今西安府武功縣。鳥鼠在今臨洮府渭源縣。豬野。澤名。在今凉州衛姑臧城。三危。地名。在今陝西肅州衛沙州地。三苗。國名。宅。安居也。敘。有功也。史臣曰。雍之山有荊山。漆沮所經。有岐山。涇汭所

經。有終南澧水所出。有惇物澧水所經。有鳥鼠。渭水所經。皆名山也。諸水既治。諸山皆無傾襲之患。于是荊岐二山。可行旅祭。以至終南惇物鳥鼠三山。亦皆平治如荊岐。而雍之高土無不平矣。地之廣平爲原。下溼爲隰。水患既息。凡原隰之地。皆已成功。以至豬野最下之處。亦皆平治如原隰。而雍之卑土無不平矣。不特近地如此。險遠若三危。皆可安居。向時三苗之竄居此者。無不格心向化。大有功敘。觀于地之極遠。人之極惡者且然。則信乎無不平之土。無不格之人矣。禹之施功于雍者如此。

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厥貢惟球琳琅玕。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敘。

此五節書是紀禹定雍州之田賦貢物及貢道。而并見遠方之向化也。積石龍門。二山名。積石在今陝西河州衛西北。龍門在今陝西

西安府韓城縣東北。織皮所貢皮服也。崐崙析支渠搜。三國皆西方之戎。即敘就治也。史臣曰。雍之土色黃而得其正。性壤而得其常。故其田在九州中爲上上。居第一等。但以地狹而人工不修。故其賦僅列于中下。居第六等焉。貢物玉之美者曰球琳。可以爲珪璋。石之似珠者曰琅玕。可以飾冠冕。此皆雍土之所出也。若其貢道則有二。其東北境跨大河。浮舟于河水所經之積石。以至于龍門。而入冀州之西河。其西南境則或由澧涇。或由漆沮。而會于渭水之北。以入于河。則皆可以達帝都。各從其便也。雍事既畢。不獨境內皆安而已。西徼之外。凡織皮之國。如臨羌之崐崙。河關之析支。朔方之渠搜。亦皆傾心革面順服。教化無不就理。禹功所及之遠如此。故特紀于雍州之終。以見其盛云。

導岍及岐。至于荊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厎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

于海。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

上言九州之成功。此下詳言導山導水。以見九州施功之序。此二節書是紀禹導北條大河北境南境之山也。導。疏引也。岍岐荆三山屬雍州。岍山。即今陝西鳳翔府隴州吳嶽。壺口雷首太岳底柱析城王屋太行恒山碣石九山。屬冀州。雷首。即今山西平陽府蒲州首陽山。底柱在大河中流。即三門山。在今河南

陝州東四十里。析城在今山西澤州陽城縣。王屋在今河南懷慶府濟源縣。連接山西陽城垣曲二縣之境。太行在今河南懷慶府之北。連亘數州。恒山。在今山西大同府渾源州。此皆北條大河北境之山也。西傾朱圉鳥鼠太華四山。屬雍州。朱圉山。在今陝西鞏昌府伏羌縣。太華。即華山。熊耳外方桐柏陪尾四山。屬豫州。熊耳山。在今陝西西安府商州。外方山。舊傳即是中嶽嵩山。在今河南府登封

縣。桐柏在今河南南陽府桐柏縣。陪尾。在今湖廣安陸府。此皆北條大河南境之山也。史臣曰。凡水皆出于山。皆經于山。故禹濬川之功。自隨山始。山水皆發源于西北。故禹導山之功。又自雍州始。其在大河以北。則從雍之岍山東及岐山。又東至于荆山。無不施功。則其間不但河之經雍者無有壅塞。而渭水之入河。涇灃漆沮汧沔之入渭。皆有次第矣。雍功既畢。則自龍門渡河。以至冀州。自北而南。

先治壺口。以殺河勢。又南而雷首。以至太岳汾水之所經。又自南而東。底柱析城以至王屋。濟水之所出。又自東而北。太行恒山。以至碣石。無不施功。水勢至此皆合同入海。則其間不但河濟順流。而汾涑漳沁恆衛等水。皆有歸向矣。其導大河北境諸山之序如此。其在大河以南。則從雍之西傾。東歷朱圉鳥鼠又轉而之南。以至太華。無不施功。則其間凡渭桓等水。出入于諸山者。無不治矣。雍功既

畢。卽由是東至豫州。自熊耳而東歷外方桐柏。又轉而之南。以至陪尾。無不施功。則其間凡伊洛淮等水。出入于諸山者。無不治矣。其導大河南境諸山之序如此。

導嶓冢。至于荆山。內方至于大別。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此二節。書是紀禹導南條江漢北境南境之山也。嶓冢屬梁州。荆山內方大別屬荆州。內方山。卽今湖廣德安府章山。大別山在今漢陽府。此南條江漢北境之山也。岷山屬梁州。衡山敷淺原屬荆州。敷淺原有傳。卽今江西九江府德安縣博陽山。或云卽廬山。此南條江漢南境之山也。史臣曰。禹導北條之山旣畢。則南條之山。所當施功。梁州之嶓冢。漢水之所出。荆州之荆山。內方。漢水之所經。禹先從嶓冢以滌其源。至于荆山內方。以引其流。使由大別以入江。而漢之源流治矣。其導南條北境諸山之序如此。梁州之岷山。江水之

所出。荆州之衡山。九江。敷淺原。皆江水之所經。禹先從岷山。至于衡山。以通其上流。又渡過九江。至于敷淺原。以通江之下流。自此順而趨海。無有阻滯。而江之源流治矣。其導南條南境諸山之序如此。

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此二節。書是紀禹之導水。而先序極西異常之水也。合黎。山名。在今陝西行都司西北。弱水環之。流沙。地名。在今肅州衛舊城之西。其沙隨風流行。故名。餘波。旁流也。史臣曰。天地之勢。西北高而東南下。故導水亦必自西北始。弱水在雍西北。性又西流。故先順其性而導之。其正派至于合黎之山。其餘波入于流沙。而弱水治矣。黑水在雍之西。其水南流。禹導之至三危。以淸其源。入南海以靖其流。而黑水治矣。二水地旣最遠。而又皆非常之水。故特敘于導水之始。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

此一節書是紀禹導北條之大河也。華陰華山之北。大伾山名。在今直隸大名府濬縣。孟津地名。在今河南懷慶府孟縣。降水水名。即今真定府冀州枯降渠。逆河海潮迎而逆流也。史臣曰。北條之水莫大于河。河源出西域多伏流。至雍積石山始大。故導河即從此始。此時河行山峽中。為所迫束。怒而相激。四出為害。禹乃疏其險阻。通其壅滯。以至龍門。自龍門而下。山開岸闊。豁然奔放。于是自北而南。則至華山之陰。自南而東。則至冀之底柱。又東而至豫之孟津。由是又東而過洛汭。合洛之流。以至大伾之山。河至此始出險而就平地矣。由是又自東而北。流過冀之降水。以至大陸。自大陸而北。則為兗州之域。地曠土疎。河尤易決。用是播之為九。以分其力。而殺

其勢。至近海之處。則復合為逆河入海。而河始全治矣。禹之導河。大約起于雍。經于冀豫。入海于兗。有如此。當時洪水為虐。惟河獨甚。鯀竭人力障之。九載績弗成。所謂鯀陻洪水是也。禹治之。自始訖終。無別策。惟順其性以導之而已。始鑿龍門。洩其上流之怒。終播九河。洩其下流之溢。無非使水有所歸。自不奔潰橫出。為平陸之害。故其力省而功倍也。夫古之治河。惟去其害。後世用以通漕。兼資其利。時異勢殊。故治之較難。然河流雖南北不同。而順下之性未之有改。治之之策。惟有急疏其入海之路。使水得所歸。則自不為害矣。不疏其入海之路。而惟事隄塞。纔塞于此。復決于彼。費愈多。害愈甚。不法禹之智。而祖鯀之術。未見其可也。古人以民喻水。謂衆怒不可犯。水怒不可遏。啼民則民叛。壅川則川潰。豈不信哉。

嶓冢導漾。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過三澨。

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迆北會于匯。東爲中江。入于海。

此二節。書是紀禹導南條之漢水江水也。漾。漢水源也。漾水。在今陝西鞏昌府成縣。于今湖廣漢陽府漢陽縣入江。滄浪三澨。悉漢水所經之名。滄浪在今湖廣襄陽府均州。三澨一在今安陸府京山縣。其二無考。匯。會也。岷山。江水源也。沱澧。悉江水所經之名。東陵地名。即今湖廣岳州府巴陵縣。迆。邪行之意。匯即指彭蠡。史臣曰。南條之水。莫大于江漢。而江漢之水有分流。有合流。如漢之源出于梁州之嶓冢。故自此山導之。其初名漾。未名漢也。自嶓冢東流。始爲漢水。又復東流而爲滄浪之水。雖異其名。仍皆漾水也。由是而過三澨之小水。以至于大別之山。而南入于江焉。漾小而江大。至此而與江合流也。入江之後又復東流。停蓄周廻。而爲彭蠡之澤。既聚爲

彭蠡。又復東流。而爲北江。順流入海。而漢水治矣。江之源出于梁州之岷山。故自此山導之。自岷山而東流。別爲沱水。又東流出三峽而至于澧水。乃過荊之九江。而至于東陵。又東向迆邐而行。北會漢水。而同匯爲彭蠡之澤。又東流而爲中江。順流入海。而江水治矣。大約江漢之水。皆發源于梁。經流于荊。而終入海于揚也。禹之導江水漢水者如此。

導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菏。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此二節。書是紀禹導濟水與淮水也。沇水。濟水源也。陶丘。地名。在今山東兗州府定陶縣。菏。即菏澤。史臣曰。濟水性下。力勁。穿地而行。出入無常。伏見不一。故順其性而導之。其源發于王屋山。始見而爲沇水。既見之後。即伏于地。東至濟源。又見而爲濟水。自此入于河即伏于河中。復從河溢出。又見而爲滎水。既

再伏再見矣。又潛伏地中。東至陶丘北而復湧出。是三伏三見也。于是不復伏矣。乃東流而至菏澤之地。又東北流而與汶會焉。又轉而北東入于海。其水若斷若續而脉絡可尋。大約發源于豫經于豫兗而入海于青也。淮水由胎簪山至桐柏山始大。故自桐柏導之。徐有泗沂二水。淮則東流合之。又東流至于淮浦而入海焉。大約始于豫經于徐而入海于揚也。禹之導濟水淮水者如此。

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灃。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

此二節書是紀禹導渭水與洛水也。鳥鼠同穴山名。其山鳥鼠同穴而處。故以爲名。史臣曰。渭水出南谷山至鳥鼠同穴之山始大。故自此導之。由是而東流會于灃水。又會于涇水。又東而過漆水沮水。于是至華山之地而統衆水以入河矣。渭水治而雍州之水皆安流也。洛水出冢嶺山至熊耳山始大。故自此導之。由是而東北流會于澗水。又會于瀍水。又東會于伊水。乃復東北流而統衆水以入河矣。洛水治而豫州之水皆順流也。禹之導渭水洛水者如此。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

此一節書是敘禹功既終而九州四海水土無不平治也。四隩四海之內。水涯之地。九山

九州之山。刊除也。旅祭也。九川九州之川。九澤九州之澤。滌疏濬也。陂隄障也。史臣曰。大禹治水勤勞八年。山則窮其脉絡。水則順其源流。故九州之疆域雖異。而水土之平治則同。如土之卑者則爲四隩之地。向苦墊溺。難于定居。今者險阻既遠。而厎績降丘。無不可安宅矣。土之高者則爲九州之山。向苦榛薉壅塞。今者斬木通道。而既藝旅平。無不可祭告矣。如水之流者則爲九州之川。其泉源已

皆濬滌而無復有壅滯之患。水之止者則爲九州之澤。其陂障已皆堅固而無復有潰決之虞。由是四海之水。無不會同而各有所歸。九州攸同。豈虛語哉。信乎美哉禹功。而明德之遠也。

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愼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

此一節書是紀禹定九州貢賦。而著其愛民經國之實也。交正謂交相參較。三壤上中下

也。成定也。史臣曰。天下之大患既息。則天下之大利斯興。水者百貨之源。五行之首。方洪水橫流。凡水火金木土穀所謂六府者皆失其條理。今水患既去。六者俱大修治。而財用有資。貢賦可定矣。禹于是因地之宜。以制國之用。九州庶土。高下肥瘠不同。各以其名物所出交相參錯而辨正之。以致謹其財賦之出入。有通州之貢。有一方之貢。每歲之貢爲常貢。待命而貢爲錫貢。不取盈于少。不責有

于無。其定土貢者有如此。至于九州穀土。高下肥瘠。尤不可不辨。孰爲上等。孰爲中等。孰爲下等。各品節之。或應從厚。或應從薄。或應閒雜不等。隨其所定之則。而賦于中邦之內。上無過取。下無厚斂。經制既立。一成而不變。其定田賦者又如此。大抵聖人之治天下。極勞而取于民又極愼。非獨以爲愛惜物力當若此。蓋深知上下一體。國家之足。必本于百姓之足。固不盡于底正所以裕無窮于國。誠

後世爲人君者所不可不知也。

錫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

此二節書是紀禹修封建之法。而并及其敬德之心也。錫土。立國也。錫姓。立宗也。祗。敬也。台。我也。距。違也。史臣曰。水土既平。經理天下不可無人。禹乃佐天子封建諸侯。錫之土地。或百里。或數十里。使之立國。以君其民。而教事君之忠。錫之姓氏。或以地。或以官。使之立宗。以保其子孫。而敎承家之孝。所謂弼成五

服治功之盛如此。然禹未嘗有一毫自滿之心也。自言曰。治功雖已祗定。要惟敬我德以先天下。則天下自傾心從化。不能違越我之所行。蓋其不矜不伐。而惟專以德化民。又如此。此其所以開三代有道之長。而立萬世人主之則也。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緫。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此一節書是紀禹弼成五服之事。而首定甸服之制也。甸服畿內之地也。禾之莖穗全曰緫。半藁曰銍。半藁之去皮曰秸。服服輸將之事也。粟粗穀也。米細穀也。史臣曰。禹敬德以先天下。固可以必教化之行。而教化之行實自弼成五服始。五服首爲甸服在王畿之內四面皆五百里。以其供田賦之事。故謂之甸服。而其貢賦之法則于每五百里中分爲五等。百里去王畿最近。則并其稭禾與莖穗而俱納之。蓋芻秣之用。并取給也。二百里次近

則使刈禾半藁而納之。三百里又次近。則并去其半藁之皮而納之。然此三百里之民。不惟使之納緫銍秸而已。又令服勞轉輸而兼力役之征焉。自是以外四百里去王畿稍遠則去其穗而納穀。五百里尤遠則并去其穀而納米。蓋地方愈遠納賦愈從輕便。而并不使服輸將之事矣。同一甸服。而近遠稍殊。即爲之等差分別若此。聖人制國用必體民情抑何其周且至哉。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

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

此二節書是紀禹定侯服綏服之制也。侯服侯國之服也。采卿大夫之邑。男邦男爵小國也。諸侯大國次國也。綏綏安之意。揆度也。文教者安內之雅化。奮揚也。武衛者捍外之遠謨。史臣曰。甸服之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以其皆侯國之事。謂之侯服。內四面百里。逼近甸服。定爲卿大夫之采邑。又其次四面百里定

爲子男之小國所封。此外四面尚各有爲百里者三。定爲公侯伯之大國所封。采邑以供內臣之祿。男邦諸侯。以別外臣之員。小國居內。大國居外。所以安內而靖外也。其分侯服五百里爲三等如此。侯服之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以其漸遠王畿而義取撫安。謂之綏服。內三百里密邇甸侯。當以文治之。爲建庠序設師儒而揆之以仁義禮樂之敎。外二百里漸近要荒。當用武防之。爲簡車乘訓卒伍而

習之以威武奮揚之事。蓋內治不可不修。而外患亦不可不防。以其地介乎中外之間。故文敎武衛各有所獨重。所以因勢而制治也。其分綏服五百里爲二等如此。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此二節書。是紀禹定要服荒服之制也。要。要約之意。夷。追逖之人。蔡。斥逐之人。荒。荒遠之意。蠻。疎野之人。流。放棄之人。史臣曰。綏服之

外四面又各五百里。曰要服。其去王畿已遠。法制節略。稍示要約而已。內三百里。以處遠人。外二百里。以放罪人。其地絕遠。所謂寄棘之地。不與同中國者也。其分要服五百里爲二等者如此。要服之外。四面又各五百里。曰荒服。其去王畿益遠。直荒野之地。治以不治而已。內三百里。蠻人居之。外二百里。罪人所犯最重者。則用此地流之。比之于蔡又加等者也。其分荒服五百里爲二等者如此。觀大

禹五服之制。而知其居重馭輕。安內撫外。井井各有條理。古今立國規模。孰有加于此哉。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曁聲敎訖于四海。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此一節書。是總敘大禹之成功也。漸。漬也。被。覆也。曁。猶及。訖。盡也。錫。與也。史臣曰。大禹祗德之化無遠不屆。所定五服雖相距止五千里。而其風聲敎化。所及實有被于無窮者。東則漸漬而至于海。西則覆被而至于流沙。若

南北所及道里尤遠不可以地爲限四海內外罔不率俾蓋至是而禹功乃成矣于是以圭爲贄上于帝舜以告成功而復命焉圭取其黑象水色云夫當洪水橫流下民昏墊自舜命禹而地平天成萬邦作乂不獨蕩平一時之禍害實整頓萬世之乾坤此其功爲何如可見古來能命臣者莫如舜能不負君命者莫如禹君有知人之明臣有任事之忠故能成此豐功盛烈禹貢一篇治迹具在讀其書不益想見其人哉

甘誓

此一篇書是史臣記夏王啓親征有扈國誓師于甘之言因以名篇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絶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

此三節書是史臣記夏王啓誓師于甘而因載其誓詞先言討叛伐罪之意也甘地名有扈氏國之南郊也六卿是六鄉之卿古者天子六軍卿其軍將也六事之人指六卿以下凡有事于六軍之人也威暴殄也侮輕忽也夏史臣曰夏王啓繼大禹即位諸侯有扈氏不服夏王啓親率六軍征之有扈恃强抗衡遂大戰于其國之甘地夏王啓乃于將戰時召六軍之將而誓戒之夏王啓嗟歎以誓曰爾六卿及凡有事于六軍之人我今誓戒告汝以有扈氏之罪水火木金土之五行資于民生乃侯國所當節愼有扈氏暴殄輕忽之不順天時以虐下子丑寅之三正頒自王朝乃侯國所當遵守有扈氏怠慢廢棄之不奉正朔而背上以此獲罪于天天用勦絶其命今我率師討罪惟敬行天之罰而已豈敢輕于用武哉史書大戰所以深著有扈之不臣蓋諸侯守國奉王制重民用即所以敬天職也夏王啓以威侮怠棄責之可謂得討罪之正矣

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

此二節書是夏王啓誓戒將士，一以嚴車戰之節制，一以昭軍前之刑賞也。左右，車上在左在右者也。攻，治也。御，御馬也。古者天子親征，則載遷廟之主與社主以行。祖在左而社在右。賞罰即于其主前行之，示不敢專也。夏王啓曰：軍法坐作進退，合于法度，方能克敵制勝。車左主射之人，專治射于左。若不治而射法未精，是汝不敬我命于左矣。車右主擊刺之人，專治擊刺于右。若不治而擊刺未精，是汝不敬我命于右矣。車中主御馬之人，當專心求合于馳驅之法。若馳驅失節而非其正，是汝不敬我命于中矣。三者皆足以致敗，各宜戒之。且今日刑賞之典，非敢有所私徇。凡汝在六軍之人，能用我命以取勝，我即論功賞于軍中祖廟之前。不用我命以取敗，我

即論罪戮于軍中大社之前，不但戮汝身，將并戮汝妻子。功必賞，罪必刑，汝等可不恭命哉。凡臣下奉行君命，惟恭則其事治，不恭則其事不治。而人君奉天之恭，倡臣下奉命之恭者，要在刑賞至公而能斷，使激勸昭著于人心，不獨在師中為然。此夏王啓所以能敬承繼禹之道也。

五子之歌

此一篇書是史臣記夏王太康之弟五人，因太康失國作歌，以發其怨痛之意，遂錄其歌以名篇。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徯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

此三節書是夏史臣序太康失國，五子作歌之由也。太康，啓之子也。尸，如祭祀之尸，言居其位而不為其事也。御其母，侍其母也。水北

曰汭。夏史臣曰：太康繼啓爲夏王十九年，不治朝政，尸居君位，惟以縱逸豫樂之事滅棄敬承之德。黎民皆有二心，太康不知省改，乃安于遊娛，無有限度，遠出畋獵于洛水之外，至百日之久，猶弗返國。有窮國君名羿者，素蓄不臣之心，因民弗堪忍于供應，遂乘機舉兵拒阻太康于大河之南，使不得歸國。當太康出畋時，其弟五人隨侍其母渡河從之，追太康弗及，乃待于洛水之北。及聞羿叛，五子見宗廟社稷危亡不可救，母子兄弟離散不可保，皆悲痛嗟怨，推究禍亂之源，實由于太康荒棄祖訓，因述大禹之所垂戒，衍爲詩歌，寫其憂思焉。大禹河洛之功在萬世，而啓之賢又浹得民心，至太康一失德，遂不能邀祖父餘庇，可見繼世人主當兢兢業業，深以盤遊逸樂爲戒，蓋先世之功德不足恃，而創造之艱難不可不思所以保守弗墜也。

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爲人上者，奈何不敬。

此二節書是五子上述祖訓，而下復申結其義也。皇，大也。近，親之也。下，疎之也。不忍斥言太康而稱予，乃臣子引咎自責之意。三失，言所失多也。五子之歌第一章曰：我皇祖大禹有訓言，君之于民，勢分雖遠，情同一體，當時時念民之疾苦，可以情而親近之，不可自恃其尊，肆于民上，但以勢分而疎下之。蓋人君保邦之事雖非一端，獨惟民爲邦國之根本，民心愛戴而根本堅固，則邦國安寧，自無傾危之患。此民之所以可近不可下也。由皇祖之訓以觀今日，則邦之不寧者，豈非本之不固哉。人君之勢分似非小民所能勝，然我視天下之民，即愚夫愚婦皆能勝我，不必其衆多也。所以行事有失，遂足取怨于民。況以一人而積失再三，則民心之怨豈待顯明而後

見惟當于未及見時貢謀所以消弭其怨心耳今以多失之一人臨勝予之兆民凜然可危若朽索之馭六馬必至于馬駭而索絕矣民之可畏如此然則居民上者奈何逸豫而不敬乎蓋太康惟不能敬故日流于逸豫敬則能親民而民心固結不敬則必虐民而民心離怨邦國之安危惟在乎君心之敬肆五子之言可謂知本者矣

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彫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

此二節書是五子一述祖訓之所垂戒一自發其傷今懷古之歎也荒者迷亂之謂甘嗜皆好之無厭也五子之歌第二章曰我皇祖大禹之訓有言人情所不能無者要在節之以禮苟不知節而縱其情之所欲有如內為迷惑女色而作色荒外為娛遊畋獵而作禽荒沉湎旨酒而不止耽溺音樂而無厭竭財

費以高峻屋宇極華麗以彫繪牆壁人君于此六事但有其一必至政務廢弛未有不亡其國者祖訓垂戒昭然今我子孫猶不以為念而犯禽荒之戒乎五子之歌第三章曰我夏后建都冀州所由來者遠矣自陶唐帝堯始都于此一傳帝舜再傳我祖大禹三聖人授守一道奉天子民故能奠王畿以綏四方今乃逸豫以失其道而紊亂其政刑之小紀大綱陶唐以來相傳之基業遂致滅亡可勝數哉當時紀綱之亂皆由于犯禽荒之戒而堯舜禹之所守太康之所失惟在能敬與不能敬而已歌內互相發明不但見五子之怨誹而不亂亦足為萬世炯鑒矣

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

此一節書是五子述大禹之貽謀詳備而歎太康不能守也明明明而又明也百二十斤為石三十斤為鈞關通也言彼此通行而無

異也。和平也。言人情兩平而無乖也。五子之
歌第四章曰。我祖大禹。以明明之德。照臨萬
邦。萬邦愛戴以爲君。其在當日之紀綱。固已
盡善。至爲後世子孫慮久遠。而政教禮樂之
大。有彝常之典章。有中正之法則。遺傳子孫
可以遵行無弊。是治天下之本。無不備也。即
制度微小。如一秤物之器。若取其關通鈞取
其和平。王府中亦有留藏者。昭世守之法物。
是治天下之末。無不詳也。凡此本末詳備。我

祖大禹之心。正欲我子孫保守其統緒耳。今
乃逸豫盤遊而荒廢棄墜之。以致逆臣僭竊。
覆有夏之宗。絕配天之祀。豈不傷哉。大抵創
業之君。經歷世變既多。審察民情最熟。所以
爲善後計者。纖悉畢具。循之則治。悖之則亂。
信乎法祖爲帝王之要道也。

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疇
依。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弗慎厥德。雖悔可
追。

此一節書。是五子指切當日情事。而結言其
作歌之哀思也。鬱陶言哀思也。顏厚愧之見
于色也。忸怩愧之發于心也。可追言不可追
也。五子之歌第五章曰。可歎我母子流離河
上。何地而可歸乎。此予懷之所以悲也。萬姓
皆怨仇于我。衆叛親離。我將誰人是依。以圖
存乎。故哀思鬱結我心。而羞愧之狀。徵于面
而顏厚。不容自掩。發于心而忸怩。不能自解。
推原所由。惟弗能敬慎其德。以法祖保民。而

乃逸豫盤遊。釀成今日之禍敗。至于此極。雖
欲悔改前失。豈可追及乎。我且終如之何矣。
按一章及五章予字。五子之意。雖指太康。而
始終不忍斥言。上述祖訓。下察民情。中稱己
過。兄弟一體之仁。臣子引咎之義。纏綿悱惻
哀感行路。蓋其發于至性。非作而致其情也
後世三百篇中。藎臣孝子之謳。跧貞夫棄女
之浩嘆。令人讀之。歌泣並至。而屈子離騷。猶
能得此意。以寫其怨誹之懷。雖衰世之事乎。

亦聖賢發憤之所爲作也。然使上有聖明，又
何得有此哉。

胤征

此一篇書是史臣記胤侯奉夏王仲康之命征羲和而誓師之詞。故以胤征名篇，實亦書之誓體也。

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羲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胤后承王命徂征。

此一節書是夏史臣序胤侯奉王命征羲和

之由也。胤，侯，胤國之侯也。唐虞羲氏和氏，夏合爲一官。夏史臣曰：自夏王太康十九年出畋，爲羿所拒，不得歸國，居陽夏十年而崩。太康之弟仲康始卽夏王位，臨御四海，乃于諸侯中選擇胤侯爲王朝大司馬，命之總掌六軍，以收羿之兵權。當時諸侯有羲和者，附羿黨惡，敢廢其世掌天文之職，日蝕不奏聞，飲酒荒迷于私邑。仲康命胤侯征之。胤侯遂承王命，率六師往征羲和，雖未能明行天討于

羿，而翦其羽翼，亦制之以漸也。按仲康卽五子之一，義應嗣太康爲王，非藉羿之援立。史稱肇位，謹正始也。繫以四海，大一統也。命胤侯征羲和，得討罪之權。胤侯承命往征，得敵愾之義，所以終仲康之世，羿猶不得逞其逆志歟。

告于衆曰：嗟予有衆，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

此二節書是胤侯先申明大禹之訓令，以見羲和違犯之罪也。天戒，日蝕之類。遒人，宣令之官。木鐸，金口木舌，施政教時振以警衆者。徇，行示也。官，以職言。師，以道言。胤侯告于衆將士曰：嗟我六軍之衆，欲知羲和之有罪，當考聖祖之訓。蓋我夏聖祖大禹，本敬天勤民之心，而爲垂示子孫之言者，有謨訓，其言皆明切徵驗，可以定國保邦，我後世君臣所當

遵守也。謨訓有曰古先帝王平日之德政固足格天。一遇天以變異垂戒遂能增修其德省改其政。以加謹焉其時之輔弼大臣能修省其燮理之常法佐主上以回天意。下至百官亦皆勤修職業。以匡輔君德朝政無一人敢怠忽者。夫既有克謹天戒之明。而大小臣工。又共加恐懼修省。故其君內無失德清明在躬外無失政。治道光顯。而爲明明之后矣。謨訓昭示如此。猶恐人心或久而易玩每歲首孟春之月遣宣令官道人手搖木鐸傳諭于路口。凡職官有道者或遇朝廷之德政闕失卽直言以相規工百工技藝之人。如遇奇巧足以蕩上心者亦各執所司之事隨事進諫。此規諫者責難于君之恭也。其或不規不諫而緘默容身。是謂不恭。國家自有一定之刑不爾宥矣。聖祖著令又如此。則不恭猶有常刑而況廢職如羲和者哉。蓋日蝕之變。正人君所當戒謹。而羲和不奏聞則是蔑棄常

憲不可修補非特不恭之刑而已也。胤侯將正言羲和之罪。而首舉先王訓令。以明事君之大義。庶幾人臣知所取法矣。

惟時羲和顛覆厥德沈亂于酒。畔官離次。俶擾天紀遐棄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

此一節書。是胤侯聲言羲和廢職之罪。以見天討所必加也。次。位也。俶。始也。擾。亂也。辰。日月會次之名。集。和輯也。房。房宿也。瞽。樂官。無目而審于音者也。嗇夫。小臣也。政典。先王政治之典籍也。胤侯曰。聖祖之謨訓謹天戒而著令嚴不恭如此。內外大小臣工。孰不恪遵訓令各供乃職。惟是羲和。獨敢顛倒覆敗其德沈溺昏亂于酒。心志既迷。因而違畔所治之官職離去所居之位次。日月星辰。爲天行之紀。羲和世掌天文。未嘗擾亂。今失于推步

占候。始擾亂之而遠棄其所司之事。如季秋九月朔。日月交會之辰。其行度不相和輯。日被月掩。而虧蝕于房宿間。天子方謹天戒于上。率羣臣行救護禮。樂官奏鼓。嗇夫小臣庶人賤役。亦皆馳走助救日甚急。羲和專司曆象。乃尸居其官。若無聞知。是其昏迷于天象。下犯先王所必誅之條。其罪大矣。先王之政典曰。曆官職掌。凡躔度節候。俱要推算合時。或失于先時。或失于後時。罪當殺無赦。今羲和犯先王後時之誅。我所以承王命而往征也。按日蝕爲君弱臣強之象。羲和不以奏聞。直欲見王不知有天戒。而疎忽于逆臣之防。其黨惡于羿明矣。胤侯但就昏迷不及時責之。或因勢未能除羿。姑正羲和以可受之罪耳。

今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爾衆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火炎崐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汙俗咸與惟新。

此二節書是胤侯勉將士以忠勇。而又戒其濫殺也。將。行也。崐。山名。出玉。岡。山脊也。逸。過也。渠。大也。魁。帥也。渠魁。指羲和言。首惡之人也。胤侯曰。羲和擾亂天紀。昏迷天象。是天所必加之以罰者。今我率爾六軍衆士。奉行天罰。乃天子威命所臨。而王室之公事也。爾衆士各務奮其忠勇。向心竭力于王室。庶幾輔我以敬承天子之威命。使罪人不得逃其罰

焉。然將帥奉天子命而行天罰。謂之天吏。又當知天子體天之心。以好生爲德。不可過于殺戮。蓋人之有善有惡。猶山之有玉有石。火炎崐山之岡。勢必玉石俱焚。儻將帥用兵不分善惡。濫殺而有過逸之德。則酷烈甚于猛火。今我往征。但誅其首惡羲和。其餘迫脅相從之黨。非出于本心者。當原宥而不治。至于舊染汙惡之俗。非本不善者。亦皆與赦除。使之改過自新。斯則誅惡宥善。兩得其道。而無

經036-088

負王命克當天心者矣。觀脅從罔染之言，則羲和必煽誘叛黨將以助羿爲逆。亂侯若猶爲之隱忍者，殆由仲康未及加天討于羿，故僅責羲和廢職之罪而實欲誅其黨逆不臣之心也。

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衆士，懋戒哉。

此一節書是亂侯申飭軍法以勵六師之用命也。威嚴明之謂，愛姑息之謂。亂侯歎息曰。

將乃國之司命，安危存亡繫焉。行兵之際，爲將者紀律嚴明，而執法破情，有犯必誅，使威常勝其愛，則人皆畏將而不畏敵，奮勇敢戰，信能濟伐暴除殘之大事矣。若專務姑息而徇情廢法，當殺不斷，使愛常勝其威，則人皆畏敵而不畏將，觀望退縮，不待敗績，而信其無成功矣。我今不得不以威勝愛，爾六軍衆士當知我之威不可犯，愛不可恃，懋勉于同力，警戒于逸德，以共濟弼承王命之功哉。蓋拊循軍士，爲將何嘗無愛，但師出以律，自有威在必行者，決不可牽制于愛耳。知用威用愛之宜，則非獨將之馭兵，而人主馭將亦猶是矣。

日講書經解義卷之三

日講書經解義卷之四

商書

此書是商史臣記商朝君臣之言語政事共十七篇。契始封商湯因以爲有天下之號。

湯誓

此一篇書是商王湯伐夏。而誓師于亳都之詞。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

此一節書是商王湯誓師伐夏。而首言奉天討罪之意也。格來也。台我也。稱猶言舉也。商王湯曰。來爾衆多百姓皆聽我言。今興兵伐夏。非我小子敢以臣犯君。行此悖亂之舉也。蓋人君體天心以子愛其民。然後可長保天命。夏王桀虐民而慢天。其罪非一。天厭其惡命我誅殛之。故不得已而奉行天討。豈我之輕于用兵哉。夫誓師之初。先以稱亂爲懼。可見伐夏非湯之本心奉天命也。桀以慢天而亡。湯以畏天而興。非萬世炯鑒乎。

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

此一節書是商王湯申言天命所在。諭商民以伐夏之不得已也。穡事農家收穫之事。割裁也。商王湯曰。我奉天命伐夏。甚非得已。今爾衆民。但見汝在亳邑之安。乃曰。我君不體恤我衆民。舍我亳邑收穫之事。而興兵動衆

裁正有夏之罪。我亦聞汝衆論。惟于勞役如此。然夏王桀得罪于天。天既命我誅之。我畏上帝之明命。不敢不往正其罪。豈得徇爾亳衆以偷安哉。當時商邑百姓安于湯之德政。故不被桀虐。則不知桀罪。徒見往伐爲勞。然湯以應天順人之舉。猶必委曲開諭如此。聖人之信而後勞其民。於此可見矣。

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

德若茲今朕必往。

此一節書是商王湯正言夏桀暴虐之實以見伐夏救民之不可緩也遏絕也割殘也時解作是商王湯曰天命討夏卽于民心怨夏見之今汝衆民意中或曰夏王桀雖有暴虐之罪但害得夏民其如我商民何不知夏民猶之吾民也人情莫不欲逸夏王桀率爲重役以遏絕夏衆之民力人情莫不欲安夏王桀率爲嚴刑以殘割夏邑之民生所以夏衆

離心皆怠于奉上弗相和協因夏王桀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遂指日而怨曰是日何時亡乎若亡則我寧與汝皆亡蓋欲其亡之甚不復堪此重役嚴刑之困也夏王桀之惡德爲民所怨恨若此忍坐視而不救哉今我決計往伐以速慰夏民之望而已蓋民心向背卽天命之所以去留易言湯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聖人豈有私天下之意哉

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此一節書是商王湯示賞罰之明斷以肅軍心也商王湯曰伐夏之舉旣不容已爾將士庶幾同心同力輔我一人致天之罰于夏是能上順天命下救民困也我則以顯爵榮祿大賜賚于汝等爾將士無得猜疑我言旣出決不自食其言賞之必厚如此爾將士若不從我誓言觀望退縮是以天命不足畏民困

不足恤也我則不但戮汝身併戮汝妻子無有所赦罰之必重如此可不戒勉哉商王湯賞罰之令與夏王啓甘誓同可見行軍治兵之際以賞罰明斷爲主賞罰不當則恩不足勸而威不足懲欲以成功難矣故曰用賞者貴信用罰者貴必

仲虺之誥

此一篇書是商臣左相仲虺解釋商王湯伐夏之慙而因進以勸勉之詞軍旅曰誓會同

曰誥。此封衆告君兼以曉諭臣民。故亦謂之誥。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

此一節書。是商史臣序仲虺作誥之由也。武功成故曰成湯。口實。謂藉口以爲指實。商史臣曰。我商王成湯興兵討夏桀之罪。桀出奔南巢。因放置桀于此地。遂代夏而有天下。所以順天命慰人心也。乃成湯自思堯舜禹禪讓以來。今日始行放伐之事。慙愧其德不如古。且自言曰。伐夏之舉。我雖自信其不得已。但恐來世有亂臣賊子。藉以我今日之事。藉口爲指實。則開禍階于無窮。此所以深自慙也。蓋天人之運雖交會。而君臣之義無可逃。成湯之慙于往昔恐于將來。非特愼萬世之大防。亦以存天理之本心也。後之窺竊神器者。或反借禪位爲口實。何其喪心尤甚哉。

仲虺乃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玆率厥典。奉若天命。

此一節書。是仲虺作誥。以釋成湯之慙。而先推本于天立君之意也。塗。塗泥。炭。炭火也。纘。繼也。仲虺因成湯以伐夏爲慙。乃作誥以解之。歎息而言曰。天爲民而立君。非徒虛擁尊位也。惟天生斯民。有形體。即有嗜欲。使無主以治之。各逞其欲而相爭。乃至于亂。惟天不忍其亂。每于生民中。特生一資稟聰明。不蔽于欲之聖人。立爲斯民主。敷教行政。以治民之欲。而息其爭亂焉。夏桀爲民主。反行昏德。暴虐其民。陷民于塗泥炭火。既失其所以爲主矣。天念斯民之無主。乃篤生我商王。錫之以勇足有爲。智足决幾之德。使之表正萬邦之民。而纘大禹舊所服行之常道。以盡乂民之責。此天意也。今亦但率循其常道。以奉順天命而已。何慙之有。蓋典常之理出于天。大禹

所服行古今帝王所率由無非共此常理夏
之子孫不能繼成湯纘之故不言革命而言
奉若此可見天命無私仲虺非專爲釋慙亦
正告以人主責任重大也。
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
商受命用爽厥師。
此一節書是申言天命屬湯之意也。矯誣謂
造作虛辭以惑民聽。臧善也。式用也。爽是昭
明之意。師衆也。仲虺曰。有夏昏德旣塗炭其

民而獲罪于天矣。桀知民心不從。反矯託天
意。誣造虛辭。以宣布命令于下。其背亂已甚
故天用不善其所爲。乃使我商受命而爲生
民主。蓋以桀有昏德。百姓皆被其汚染。故命
我王以勇智之德爲之君師。用昭明其庶衆
使天下皆有以自新而升斯世于昭明也。天
之命我王者如此。則伐夏之舉。豈容已哉。何
慙之有。夫天下視君德爲風俗。爲人君者修
德以爽師。此所謂自新以新民。而承天之實

不外是矣。
簡賢附勢。寔繁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
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
之德。言足聽聞。
此一節書言桀之忌湯已甚。而湯之得民愈
深也。簡謂簡慢。繁謂衆多。肇始也。仲虺曰。夏
王旣已不道。而其所任用者。又皆簡慢賢哲
阿附權勢之人。同惡相濟。徒衆寔多。其不與
惡相黨比者。獨我邦耳。故我商始造邦于有

夏之間。爲桀所忌。如禾苗中之有稂莠。必遭
鋤治。穀粟中之有糠秕。必被簸揚。其深加嫉
惡如此。所以我商之衆。無小無大。皆戰戰危
懼。惟恐以無罪而受其禍。蓋彼旣恃勢以慢
賢。則賢者必爲其所忌。而欲見翦除如此也。
況我王之德。盡善盡美。但一稱述。又皆厭足
人之聽聞。而爲人所悅服。豈不尤爲桀所忌
乎。則今日之伐夏。非特奉天討。亦以從人願
也。何慙之有哉。蓋好善惡惡者。天之常理。人

之常性桀紂簡賢附勢者而惡湯反天之常拂人之性欲不亡得乎

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

此一節書是言湯德足人聽聞之實也不邇謂不親近不殖謂不聚斂懋者繁多之意仲虺曰我王之德所以足人聽聞者以其本原澄澈而用人處己無不得其當也凡聲色貨利人所同好惟王于聲色則不邇之于貨利

則不殖之蓋惟恐蠱惑心志剝削民財以自卽于慆淫入于刻薄也此非純乎天德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能之乎由是以用人于人之德行優者則崇其品秩兼之衆職以懋其官人之功勞多者則錫之土田旌之章服以懋其賞由是以處己見人有善若己有之而無所不容于己有過卽便改之而無所係吝其用舍之當舉動之宜如此若夫寬仁者人君之大德然行之不善或反受寬仁之累者

有之惟王克寬廣大中具有節制而不失于縱弛惟王克仁慈愛中兼有嚴厲而不流于姑息君德昭著實有感孚一世之理天下亦皆從而信之其臨民之善又如此此我王之德所以足人聽聞之實也而又何慙之有哉湯用人處己臨民無不各盡其道而要惟有不邇不殖之德以致此此以知君心誠萬化之原也

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

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予后后來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

此一節書是言民心之歸商非一日也仇餉言與餽餉者爲仇攸徂謂所往處徯待也蘇再生也仲虺曰我王之德能彰信兆民者于何見之昔者葛伯無道放廢不祀王使人問之對曰無以供粢盛王乃使亳邑之少壯往爲之耕老弱饋送飲食乃葛伯反殺我饋餉之童子而奪其黍肉是不以爲德而反以爲

仇也。王于是不得已而興兵伐之。蓋初征實自葛始。是時天下國君暴亂者多。王卽以此仁義之師。而幷征無道。其時四方之民。苦于其上之不德。而望我王之救之也。當王師未至。但見東面征討。則西方之人。胥怨望焉。南面征討。則北方之人。胥怨望焉。皆曰。奚爲獨後我。而不先救之也。望而不至。反出怨言。此非實有傷于中而望王之至。必不爾也。及王師既至。則見其民妻孥相慶曰。吾儕困苦待我仁君久矣。今我君來。吾儕其死而復生乎。惟其望之之深。故感之之切。而喜我王之至者又如此也。民之歸商。其來已久。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則今日之有天下。亦人心之愛戴有不容已。而又何慙之有哉。夫惟仁者無敵於天下。湯伐罪弔民。民之悅之。如時雨降。此其所以爲仁者之師乎。

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

此一節。書是仲虺以君天下之道。勗王。而先言懷諸侯之道也。仲虺曰。天命初歸之日。正人心望治之時。王得天下無慙也。惟務自盡其爲君之道而已。彼諸侯之中。有才德兼備是謂賢者。則當隆其禮遇。信任而眷佑之。不特增其爵秩已也。有積善行仁。是謂有德者。則當厚其賚予。培植而輔助之。不但安其土田已也。有委身徇國而爲忠。則當褒顯之。以揚其令名。有奉公守法而爲良。則當獎勸之以遂其所志。凡此所以善善也。因諸侯之有善。而吾所以勸善者。當如是也。有柔懦無爲而弱者。當兼幷之。而治以王官。有昏庸不明而昧者。當攻治之。而削其封地。有敗壞法紀是亂者也。當殄滅其國而取之。有荒淫無度是亡者也。當戮及其身而侮之。凡此所以惡惡也。因諸侯之有惡。而吾所以懲惡者。又當如是也。然皆何容心于其閒哉。彼弱昧亂亡本有亡之道。吾特因其亡而推之。賢德忠良

本有存之道。吾特因其存而固之耳。夫如是推仁固存。好惡一出于正。刑賞不涉于私。將見諸侯之善者益知所勸而進于善。諸侯之不善者亦知所懲。而不爲不善矣。邦國不其昌乎。王但自盡其君天下之道可也。蓋推仁固存。卽天之栽培傾覆。此聖人之公也。公非仁者不能。故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予

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

此一節書是仲虺勉湯以修德檢身之道也。懋昭大德者。亟勉以明其德之意。後昆後世子孫也。仲虺曰。人主一身爲遠近親疎之所繫屬者。以其有德也。誠使其德日新不已。自足維繫乎人心。不特近者悅服也。萬邦雖遠。而亦懷之。若志自滿假。不能自新。不但遠者携貳也。卽九族至親。而亦離之矣。今我王之

德雖足聽聞。然何可不自勉哉。必也振奮精神。以勉明其大德。求所爲中道者而建立之。以爲民之準。蓋德者我之所得。而中者民所同具也。民不能以自中。必君建之。民乃有所觀法。可使咸歸于中。而義禮者。又昭德建中之要也。故動則以義制事。萬幾當前。必裁決其可否。而使無過不及之差。靜則以禮制心。一念之萌。必愼持其逸豫。而使無偏倚之累。如是則內外合德。中道立矣。且非特可建中

于民也。卽垂諸後世。凡子孫之欲制事制心者。其家法自足相承而有餘裕矣。然是道也必學爲而後能之也。我嘗聞古人之言曰。人君能虛己下賢。求人臣之可法者而師事之。則德崇業廣。將天下之善。皆歸于己。故可以王。若驕矜自恣。謂人皆不如我。將善日益消而天下之惡。皆歸之矣。此亡道也。凡事不恥下問。而心誠好之。則萬善咸集。何等優裕。若偏愎自用。則一己之聰明所見不廣。其能幾

何故狹小也。虺述古人之言如此。王者以一身而爲中外臣民立極。作之君。亦作之師。使非虛己下賢。隆師問道。亦何以爲下民之師然則欲盡君道以垂法。其崇師道以立本哉。

嗚呼。愼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

此一節書是仲虺告湯以謹始善終之道也。仲虺作誥之終。又歎息而言曰。天下事善作者。必善其成。善終者。必善其始。未有始之不愼而能安保其終者也。今以我王始有天下若欲長享大業。垂之無窮。正宜致謹于受命之初耳。蓋福善禍淫。上天不易之道。有禮者天必篤厚而培植之。昏暴者天必厭棄而傾覆之。此所以天命靡常。惟德是視也。自今以往。惟願兢兢業業。敬天之所以福善之道。而以禮自持。畏天之所以禍淫之道。而以暴爲戒。則可以長保天之休命。而膺膺服于無疆矣。王可不自勉哉。按仲虺作誥。首言上天立君之意。而末復言天道可畏。天命不可恃。可見人君謹始善終。惟一敬承天意而已。以成湯之聖。亦有昏暴不終而棄天命者。然猶丁寧訓告至于如此。此古者君臣儆戒之義。足爲萬世法也。

湯誥

此一篇書是成湯伐夏卽位之後。告諭天下之言。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

此二節書是敘作誥之由。先言君道所係之重也。上帝謂天。衷卽中字。若順也。綏安也。猷道也。成湯旣克夏而有天下。乃還歸于亳都以退就侯國。此時諸侯皆率職來朝。則天下已歸湯矣。湯乃作誥以大告諭萬方。因與天下臣民更始焉。王曰。嗟爾萬方之衆。其明聽我一人之言。夫民之所恃以生。而使各安于

其道者。皆是天生之而后成之也。惟皇上帝當始生萬民之初。即予以至正之則。所謂衷也。民受此衷以生。但率循其自然。皆有不可易之常理。謂之恆性。獨是氣稟不齊。遂有清濁純雜之異。所以不能皆全其性之固有。而安于其道之常。故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有政刑以匡其不率。有教化以鼓其自新。夫而後愚蒙可開。知識可牖。則所以變其氣稟之異。反其降命之同。惟大君能之也。然則爲人君者。有奉天治民之責。其道顧不重哉。蓋至善之理出于天。在天爲衷。民受之爲性。后綏之爲猷。其實一也。欲盡人之性。必先自盡其性。萬世性學之源。其自成湯一言開之乎。

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

此一節書。是言桀失君道。以見其當伐也。成

湯又曰。君之于民。有綏猷之責如此。則當體上天之心以爲心矣。今夏王滅仁愛之德。而徒事殺戮之威。以敷播虐政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被其內害。如荼之苦口。毒之螫人。不可堪忍。咸稱寃于天地鬼神。以望其拯救。夫天之道。善者福之。淫者禍之。此常理也。今夏之淫虐已甚。故天特降災異。明示其罪而誅絕之。使不得復播虐于爾萬方百姓也。夫天以民爲心。天人相與。其幾甚微。其應甚捷。後世人臣。乃或謂天變不足畏。亦何言耶。

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

此一節書。言己之奉天伐罪以救民也。元聖謂伊尹。戮力。并力也。成湯又曰。夏王虐害其民。天既降災以彰厥罪。此乃天命明威之所在也。故我小子。奉將天命之顯然可畏者。不敢赦有夏之罪。而必伐之。然征伐大事。我又

何敢自專而不請命于天。遂用元牡之牲。敢昭告于皇天后土。以請夏桀當罰之罪。又恐予一人不克有濟。聿求有智有勇之大聖人與之協力同心。共誅無道。以與爾萬方百姓請更生之命于天焉。則伐夏之舉。正所以祗奉天威而爲民立命也。烏容已哉。湯爲天吏每事必請命于天。而又必求天民先覺之元聖學焉後臣。而後收戮力之效。然則師臣學可少乎。

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賁若草木。兆民允殖。

此一節書言己請命于天。而天果孚佑之也。孚。允。皆信也。僭。差也。賁。文之著也。殖。生也。成湯又曰。我既請夏桀之罪與爾衆人之命于天。天果垂憐無辜。佑爾百姓。故使罪人竄亡屈服于南巢之地。上天禍淫之命。毫不僭差民之向被其荼毒者。皆有生意。燦然若草木之敷榮。兆民自此信乎其能去虐害之苦而各遂其生養之願也。天之佑爾下民。不其信與。天以生物爲心。未有不愛下民者。人君以天之心爲心。則順天而應人矣。

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

此一節書言己受上天付託之重。惟恐不能勝也。俾。使也。輯。和也。戾。猶言罪。隕。墜也。成湯又曰。天既亡無道之桀。不可令兆民無主。乃舉綏猷之責。委畀于我一人之身。使輯和安

定爾邦家之衆。上天付託之重如此。顧我涼德。慮不足以當之。常恐得罪于天地。而有不自知之處。用是慄慄危懼。若下臨不測之險將墜于深淵者然。蓋我之責愈重。而憂愈大也。敢不敬哉。古先聖王深知爲君之難。故無日而不戒懼。湯之聖敬日躋。誠帝王心學之要也。

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

此一節書是欲羣臣交相助勉以共承天休也。造邦新造之國。侯邦惟舊商命惟新悉與更始故曰造邦。匪彝謂非法也。慆淫逸樂之意。即就也。典常也。成湯戒諭諸侯曰。今當革命之初凡我有邦悉宜更始。蓋受此綏猷之責者雖予一人而交相盡力。共底于輯寧之美者則惟爾有邦是賴也。自今伊始無或肆志而從于非法。無或縱欲而即于慆淫。其各謹爾侯度修其職業。恪守典常之道以共承天之休命可也。蓋此時諸侯不恤民而助桀者如韋顧昆吾之類湯皆已剪滅。猶恐諸侯有染舊邦汚俗者故戒之如此。而湯之兢兢業業守典以承天休。又不待言矣。

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

此一節書見湯之責己重而畏天之深也。簡閱也。成湯又諭諸侯曰。福善禍淫上天不易

之理。爾若能守典承休是爾有善我何敢隱蔽而不彰。若獲戾上下。罪在朕躬我何敢因循而自恕。蓋善與罪。一一簡在上帝之心。天雖高而聽則卑或善或惡報應昭然斷無或爽。信乎為君臣者。當各盡其道也。然天既命我為萬方之主。則我之責為尤重。必使天下之民皆不失其降衷之性以安其猷方克盡其為君之職。若爾萬方有罪是我一人不能盡綏猷輯寧之道而使斯民陷于不善我之罪不可得而辭。若我一人所為不善是我有負付託之重而獲罪于天。于爾萬方何與哉。天為民立君望之極深湯厚自刻責要亦惟體天之心盡君之道而已。

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

此一節書見成湯始終兢業之心也。時是也。指上三節所言為君為臣之理。忱者懇惻力行之意。成湯作誥之終復歎息而戒諸侯曰。天下事固創始之不易而善終之尤難。君之

與臣。各有當盡之職。不徒知之。而在能行之。今予一人。與爾有邦諸侯。庶幾能于是而忱信焉。為君者盡其受命之責。而輯寧既至。則可免獲戾之愆。為臣者勉其佐命之功。而守與既脩。則益永天休之至。其亦可以有終矣。否則為禍為福。惟天所命。又安能保其所終哉。成湯灼知性命之理。深識君師之職。既樂興亡之故。而畏天命之難諶。此復諶始終之圖。以見人事之難盡。誠聖學之淵源。帝王之

家法也。一篇之中。無非兢業之意。旨深哉。

伊訓

太甲嗣位之初。伊尹述成湯之德而誨導之。故以伊訓名篇。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

此一節書。是史臣敘伊尹作訓之由也。元祀即元年。侯甸羣后。謂侯服甸服之衆諸侯。烈祖。指成湯。史臣曰。惟太甲即位之元年十二月乙丑之日。此時方居仲壬之喪。未親祭宗廟。伊尹居冢宰之位。乃代祭于商之先王。奉嗣王敬見其祖。告以即位改元之事。維時侯服甸服之衆諸侯來朝見者。皆在其位。百官各總攝己職。以聽命于冢宰。蓋冢宰攝而告廟。又攝而臨羣臣也。伊尹以嗣王初立。欲其法祖德以紹鴻業。乃以烈祖成湯之成德。明白詳悉以告于王焉。蓋君德以謹始為要。伊

尹當太甲即位之初。即以祖德告之。此老成之碩論也。

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

此一節書。是伊尹欲王鑒夏以自警也。若。順適之意。率。循也。假。借也。有命。謂有天命者。鳴條。夏之都邑。亳。商之都邑。哉。始也。伊尹訓太

甲而先嘆息曰我商今日之天下即昔有夏之天下也王亦知夏之所以亡我之所以興乎夏之先王懋敬其德方日新而不已當時宇內協和天災不降山川鬼神莫不寧暨而安享之下至鳥獸魚鼈亦皆順適其性而得遂其生焉蓋夏先王能敬德而獲天休如此及其子孫不能率循祖德肆虐萬方天于是降災以彰其罪而假手于我有天命者以誅絕之此由其子孫不德而自速禍亡又如此

蓋夏之所以亡者由造可攻之釁于鳴條而我商之興則由先王始修德于亳都也然則天命可畏而不可慢祖德可法而不可悖永言配命自求多福亦在乎君身而已矣

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

此一節書是溯商之得天下以其有德也商王指成湯伊尹曰當夏桀造虐之時萬民塗炭天下諸侯無有能伸大義而爲民請命者惟我商王奮天錫之智勇敷著其德威於天下而興師以伐之易其荼毒斯民之虐而代以慈惠克寬之仁于是天下之人莫不信其志在救民歸往愛戴無一人之不悅服也我商之所以得天下者如此蓋商王除暴救民皆出于德義之勇故謂之聖武以見非專尚武力取天下也人君不得已而有赫怒之師能使兆民衆而懷之則庶幾乎其聖武矣

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

此一節書是伊尹以嗣德勉王而欲其謹始也嗣繼也初言即位之初伊尹曰我先王之有天下以德致之則王今日嗣先王之位正嗣先王之德也顧即位之初在王心則志慮方新而德易進在人心則觀望伊始而德易孚無在不致謹其始可也謹始之道雖非一端而莫要于孝悌然欲申孝悌之義于天下必先盡愛敬之道于一身必也盡我愛親之道于此使天下之愛其親者莫不視我以爲

法蓋我敬長之道于此。使天下之敬其長者
莫不視我以爲準。如是則愛敬立矣。愛敬既
立于此。則感孚自形于彼。始而一家。次而一
國。終而四海之人。此心同。此理亦同。將孝悌
之心。油然以生。莫不觀感而興起矣。蓋王者
必合愛合敬以成其化。王可不勉嗣厥德哉。
堯舜之道。不外孝弟。上以孝弟倡于上。臣庶
則而傚之。則民德厚。風俗同。人人親其親。長
其長。而天下平矣。孝弟者。君德之始。而卽王
道之成也。

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
克明。爲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
于有萬邦。茲惟艱哉。

此一節書。是伊尹述祖德以訓嗣王也。肇。始
也。人紀。謂三綱五常之理。咈。逆也。先民。謂前
輩有德之人。與。取也。伊尹曰。立愛立敬之實
事。在三綱五常之克修。彝倫之理。本在天壤
閒。不可泯沒。自桀以昏德而廢棄之。我先王

始起而修明焉。使此理復燦然于天下。先王
知從善者君德之要。凡臣下之來諫者。必虛
心聽受。而無有拂逆。先王知耆舊者。君德之
輔。凡先民之有德者。必屈己順從。而與之同
心。其居上也。民情無不照察。邪佞無所欺蔽。
能盡臨下之道。而克明。其爲下也。進賢至于
再三。衆難無所于避。能盡事上之道。而克忠。
取人之善。則隨才任使。而不爲求全。檢己之
身。則惟日孜孜。而常恐不及。我先王于上下

人己之閒。無不各盡其修如此。是以德日以
盛。而天與人歸。由七十里以至于有萬邦。而
業日以廣也。此其積累締造之勤。可謂難矣。
王可不嗣厥德以思其艱哉。自古人君。未有
不由艱難而得。創業與守成。總無二道。要惟
持此克艱之意。斯可矣。

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制官刑。儆于有位。曰。
敢有恆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
貨色。恆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

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

此二節書。是言先王求治人以輔後。兼立治法以儆臣也。敷。廣也。官刑。官府之刑。恒。常也。酣歌。謂酒後狂歌。巫。是歌舞以事神之人。風。風俗也。淫。過也。墨刑。鑿其額而涅以墨也。蒙士。蒙童初學之士。伊尹曰。先王之得天下甚難。其慮天下亦甚遠。不特自修人紀已也。又必廣求賢哲。布列在位。以輔佐于爾後人。使將順其美。匡救其失。庶幾保先業而不至于廢墜也。然使哲人輔之。佞人從而敗之。君德何由成乎。又制爲官刑。以儆有位。其儆戒之詞曰。凡爾有位。雖有宴樂。當節以禮。敢有卜晝卜夜。而恒舞于宮。縱酒沉湎。而酣歌于室。是正人而爲巫覡之事也。謂之巫風。雖有玩好。當適其宜。敢有貪嗜貨財。耽好女色。盤遊無度。畋獵非時。是放蕩而無檢也。謂之淫風。

尊賢。惡佞尚德。遠讒。此常理也。敢有侮慢聖人之言。拒逆忠直之諫。疏遠老成有德之士。狎比頑鈍無恥之徒。是好惡拂其常也。謂之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其足以壞人心。頹世道。不必全此而後喪亡也。爲卿士者。有一于身。則必喪其家。爲邦君者。有一于身。則必亡其國。况天子乎。若天子而犯此風愆。則在有位者。皆當盡言直諫。以匡扶其過。若隱忍坐視而不言。是食君之祿而不忠者也。則必以墨刑加之。不特儆于有位也。彼蒙童初學之士。亦皆以此訓誡之。欲其入官而知所以正諫。縱使老成凋謝。猶賴有繼起之忠良。得而用之。先王之爲後嗣慮者。其深且遠如此。吾王其可不知戒哉。古者凡爲人臣。皆有進諫之責。先王非獨勸之使言。又刑之使不得不言。此開廣聽納之良法也。

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

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此一節書。是伊尹訓太甲之終。而又以天命人事申警之也。祗敬也。洋洋廣大之意。孔甚也。伊尹終訓于王曰。嗚呼。我王其以三風十愆之訓。敬之于身而不忽。念之于心而勿忘哉。蓋此先王之訓。乃聖人之謨也。經畫于當年之心。廣大悉備。不洋洋乎。且此先王之訓皆嘉美之言也。告戒夫有位之衆。明白簡切不孔彰乎。此王之所當敬念者也。且上帝之命。去留無定。作善者則諸福咸集而降之百祥。作不善者。則諸惡畢至。而降之百殃。天道之不爽如此。是故一念之善德雖小也。勿以善小而不爲。萬邦之慶。積于此矣。小善何能致慶。而敬德之一念。即其慶也。一念之不善不德雖小也。勿以惡小而爲之。厥宗之墜。肇于此矣。小惡未必即墜。而滅德之一念。即其墜也。禍福之機。相爲倚伏如此。爲嗣王者。容可不敬念哉。按伊訓一書。反覆勸戒。丁寧周

悉。而終之以祗厥身之一言。蓋王者修德凝命。無過一敬。能敬其身。則十愆並去。而百祥自臻。然後可以嗣祖德承天休也。大臣忠愛之心。纏綿深切。此伊尹所以爲社稷臣與。

太甲上

太甲不明于德。伊尹屢訓之不聽。乃營宮于成湯陵墓。奉太甲居之。使知省改。後果悔悟處仁遷義。伊尹迎之歸亳。卒爲令主。史臣述其事及其訓戒之詞。爲書三篇。名之曰太甲而此則其上篇也。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祗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肆嗣王丕承基緒。

此二節書。是推伊尹所以作書之由。而先述祖德以告太甲也。惠順也。阿衡商之官名。阿是倚。衡是平。言天下所倚以平也。顧常目在之也。諟此也。明命上天命我顯然之理。監視

也。辟，君也。宅，居也。師，衆也。史臣曰：昔伊尹居阿衡之任，是天下之所倚以爲平。正嗣王所當順從者，乃太甲即位之初，不明于德，狎比羣小，而不惠于阿衡。于是伊尹懼而作書以告曰：天人之交，至近而非遠也。先王成湯見得上天有顯然之理，而畀之在我者，謂之明命。于是提撕省察，念念不忘，知此理隨處流行，使此心隨在有覺，常若接于目，而與有所見者然。由此以奉承天地神祇社稷宗廟，極其誠敬，而無一毫怠忽之意，故上天監視我先王之德，足以代夏而有天下，遂舉大命集于其身，使撫綏安定萬方之衆。此時我尹躬又能盡心竭力，左右輔相我先王，以安宅斯民。臣主同勞如此，故嗣王得以大承其基業，而膺此無疆之休也。伊尹述成湯之德，其要莫切于顧諟明命之一言。顧諟明命，猶詩所云不顯亦臨，無射亦保。雖一息之頃，一事之微，皆天理之周流，而無有怠忽之意乘其間

者，此所以能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而罔不祗肅也。所謂祗肅，亦惟寅敬畏于平時而已。

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王戒哉，祗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

此一節書，是又舉夏事以儆嗣王也。夏都安邑，在商亳都之西，故曰西邑夏。周，忠信而無缺之意。祖，指成湯。伊尹曰：從來君臣一體，休戚相關，未有君不君，而臣獨得以自全者。我昔見西邑之夏，其先王皆有忠信之德，誠意相孚，能享國長久而有終。故當時輔相之臣亦能與國咸休而有終。其後夏桀無道，不能有終，故其輔相者亦與之同其僇辱而不能有終。可見君安則臣亦安，君危則臣亦危也。嗣王今日其可不以夏桀爲戒哉。惟當敬爾所以爲君之道，而勉于忠信。若君而不君，則不能丕承基緒，而忝辱其祖矣。雖有臣欲盡忠匡輔，又何足恃哉。可見人君與臣相須甚

切賢臣必責難于君。賢君必以難自責。君臣皆以不終爲戒。此所以克有終也。唐虞之治。亦自君臣咨儆致之。豈獨夏先王哉。

王惟庸罔念聞。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啓迪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

此二節書。是又因太甲之不順。而再陳先德以勸之也。昧爽。天將明未明之候。丕顯。大顯其德也。日出曰旦。俊彥。有才德者。旁求。多方求之。啓迪。開發之意。越。謂顛隮。覆。敗亡也。史臣曰。伊尹作書之意。至眞切矣。乃太甲但視爲尋常。罔有念及。而若不聽聞者。于是伊尹乃言曰。王亦知先王爲善之勤。而慮後之遠乎。先王每當昧爽之時。澄神滌慮。使虛靈之體。湛然畢露。以大顯明其德。若心有所得。則汲汲然坐以待旦。畢而行之。蓋先王之心。惟恐修于己者有未至。而施于事者有未及也。又恐後世子孫溺于宴安。罔念先德。則又博求天下才德兼全之士。置之左右。以開導我

後人。使其有所依據。皆知修德勤政。以保守其先業也。然則爲後人者。正宜效法其德。而聽用其人。以紹先王基緒之隆。庶幾無忝厥祖耳。其可以縱欲敗度。隕此求賢啓迪之命。以自取覆亡哉。甚矣古帝王爲善。惟日不足。而又必樹人以爲久遠之計。人主而欲爲法乎天下。燕翼乎孫子。則亦惟修身尊賢盡之矣。

愼乃儉德。惟懷永圖。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懌。萬世有辭。

此二節書。是勉太甲愼德以率先也。永圖。謂遠慮。虞。虞人。機。弩牙也。括。箭尾著弦之處。度。射之準則。省。察也。釋。發矢也。止。當然不易之理。懌。悅也。伊尹曰。從來國家多以縱欲奢侈失之者。但知安于一時之樂。而不能爲長久之謀也。蓋縱欲之源。皆起于心。不可不謹。我王今日但當愼其儉約之德。俾事事知所收斂。而不至于放肆。所懷者皆爲永遠之圖謀。念

不在一日而在終身。志不在一時而在百世。
則不至隕厥命而覆亡可免也。然王之慎德
當如虞人之射弩然。虞人之射。既張其機矣。
猶必往察其括之合于法度。然後釋之則發
無不中。人君之處事亦猶是也。萬事莫不有
度。君所以爲度在敬汝所當止。肅恭謹斂務
求義理所在而審處之耳。然不必遠求也。若
乃祖之所行。即是其所當止。但覲當時所已
行者而率循之。無敢踰越。王能如是。則事事

合宜。動無過舉。近可以慰悦尹心。而不負先
王所託。遠可以有譽萬世。而爲守成之令主
矣。王可不自勉哉。可見守約者施博。慎儉德
懷永圖。皆守約之事。而其效至傳令名于萬
世。以視秦皇漢武侈心自放者何如哉。

王未克變。伊尹曰。玆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
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王
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

此三節書是史臣敘太甲不從尹言而尹遷
之桐宮以興起其善也。狎是狎習。弗順謂不
順理義之人。桐地名。成湯陵墓所在。徂往也。
史臣曰。伊尹之訓辭。誠懇已至。王于尹言自
宜心動。但習染既深。猶未克變。伊尹乃私計
之曰。我觀王之所爲多不義之事。習爲不善。
若天生性成者然。此必左右近習有不順義
理之人。從臾以導其爲非者。我不可使其狎
而近之。于是營宮于桐使親近先王陵墓。憸
人既遠。祖德相依。以是訓之。庶幾朝夕哀思。

善念興起。無使終身迷惑而不悟也。王既往
桐宮。居憂三年。果能自怨自艾。盡改其平日
之所爲。實有其德于身。而不至終迷矣。孟子
稱堯舜性之。湯武反之。可見性之者少。當慎
習以復性也。太甲要非生而不德。所狎之人
不順耳。遷桐之舉。使無小人在側。而如有先
王在前。則邪僻消而其習端矣。推而言之。程
頤所云接賢士大夫之時多。必能養成聖德
正謂此也。

太甲中

此伊尹奉迎太甲歸亳之後。勉以修德法祖。而史臣述其君臣往復之語。爲中篇。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

此二節書。是記太甲改過之初。而伊尹始迎歸以致慶也。胥。相也。匡。正也。史臣曰。太甲居憂于桐宮。能悔過遷善。到三年之時。服制已滿。伊尹乃于歲首十二月正朔之日。用袞冕之服。奉太甲復還歸于亳都。而作書以告曰。從來君與民。實相須爲理者也。民非君。則不能相正。而得遂其生。民固不可無君。君非民。則何以君臨四方。而奉之爲主。是君尤不可無民也。我王當不明于德之時。上下皆不能保。民幾無君。而君幾無民矣。幸賴皇天眷顧。佑我有商。使嗣王幡然悔悟。能終其德。是舉

商家之丕緒將墜者。今日自是其可久。子子孫孫。皆得以享靈長之慶矣。豈不爲萬世無窮之休美乎。方太甲未明厥德。尹惟盡人事所當爲。及克終允德。則又歸之皇天之眷佑。蓋惟盡人事。乃所以迓天休。而人事未盡。不得輒諉之于天者有如此。

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

此一節書。是太甲致敬于伊尹。而求善終之道也。底。致也。不類。猶言不肖。戾。罪也。孽。謂災。逭。逃也。師保。謂伊尹。太甲既痛改前過。乃知伊尹之忠。遂拜手稽首。而致其敬師之禮曰。予小子向者昏迷沉溺。罔識天性之本善。而不明于德。以自入于不肖。嗜好無節。壞其奉身之度。縱肆不恭。壞其修身之禮。以自速罪戾于其身。夫天欲降災。尚賴人事可以修救。

若人所為不善則孽自我而作者又安可逃
乎余往者既背師保之訓不能謹之于始尚
賴正救之力繩愆糾繆以求成就于有終哉
蓋往者雖悔無及而來者則猶可圖也從來
帝王不貴無過而貴改過太甲悔過之言添
个聖王自治之旨雖欲不謂之有商令主不
可得也
伊尹拜手稽首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
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並其有邦

厥鄰乃曰徯我后后來無罰
此二節書是伊尹告太甲以修身之道而援
先德以示之也允者誠實之謂協和也先王
指成湯無罰言免于暴虐伊尹見太甲悔過
求助乃拜手稽首而致其敬君之禮曰王今
省知不明于德而悔欲縱之為戾于厥躬是
欲使德之不明者而務明之也此其功端自
修身始必也嚴于自治使從前之積習猛力
以去之從後之遺詬畢力以精之如此則可

無敗度敗禮之事矣由是出乎身而加乎民
將誠實之德孚契于人自然人心協和無不
愛戴此惟明后為然非昏昧者所可及也然
所謂明后孰有過我先王者乎先王之德無
所不允遂無所不協若民之困窮而可憐者
尤必曲加體恤而惠之若子故當時亳邑之
民服其命令無不得其懽心且非特本國之
民如此也即其時並我邦而為鄰國者其民
苦其君之暴虐亦莫不愛戴我先王皆曰待

我君來君來其可無酷罰矣乎此惟先王之
允德協下而所以得民心也王今可不以先
王為法哉可見人君以修身為本身修則未
常要結于民而民自歸之所謂以德服人中
心悅服者此也
王懋乃德視乃烈祖無時豫怠奉先思孝接下
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朕承王之休無斁
此二節書是伊尹欲王以懋德而告以懋德
之實事也惟即思也斁厭也伊尹曰我先王

之允德協下盡惟能日新其德而遂致得民如此也王今繼承大統正當乘此怨艾之初勉修其德凡事一視烈祖之所為以為準則而無使一時有逸豫懈怠之意如是則可與烈祖之德相似矣然懋德之事何如當奉祀先祖也則思何以仰承而善繼善述以盡其孝當接見臣下也則思何以虛貌而聽言納諫以盡其恭欲遠見萬里之外當使九州之休戚利害無不周知而思明明則不蔽于淺近矣欲聽納道義之言當使百執事之謀謨獻納聞言即悟而思聰聰則不惑于憸邪矣王能于是四者身體而力行之則懋德法祖王之休也尹承王之休美益思左右匡救而不遺其力矣其何敢厭斁哉伊尹陳保終之道反覆勸勉不過法祖盡之而孝恭明聰則法祖之實也大臣愛君不以寵眷爵祿為休而以君之修德為休抑何忠誠之篤乎

太甲下

此伊尹申告太甲以修德保治而史臣敘其語為下篇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

此一節書是伊尹告太甲以君道之難也伊尹重言以告于王而歎息曰人主一身上為皇天之所式臨而明則為萬民所依幽則為鬼神所鑒誠無有一之可忽者也惟天居高在上有尊無親然敬者事天之理也人君能敬以自持凡動靜語默無一念之敢忽則天乃眷佑而親之矣民情向背初無恒情然仁者治民之理也人君能仁以保民撫綏鞠養無一夫之不被則民乃歸往而懷之矣鬼神幽隱最為難測然誠者祭鬼神之理也人君能竭誠對越使實意感孚一氣相為聯屬則鬼神自降福而來享矣可見人主居天之位一念不謹則不免于褻天慢神虐民之咎其

可以易而忽之哉。甚矣天位之難，而居天位者，不可不思其艱以盡其道也。夫人主一身而天民鬼神之心屬焉。天民鬼神之心無常而人君之爲敬爲仁爲誠，則可以有常。其權亦在人君自操之耳。

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愼厥與，惟明明后。

此一節書，是伊尹告太甲以治亂之所關，終始之宜愼也。伊尹之言曰：天位維艱，人君所

以常保此位者，亦在乎仁敬誠三者之德而已。有是德，則天佑之，民懷之，鬼神享之，而足以致治。無是德，則天之所不佑，民之所不懷，鬼神之所不享，而足以致亂。古之人有以德而致治者矣。人君之所行，能與治世之道，事事相同，誠敬以格天神，仁愛以撫民衆，則固未有不興者。古之人亦有以否德而致亂者矣。人君之所行，苟與亂世之事，有一相同，或耽于貨色，或淫于遊畋，或恣于刑戮，或蔽于

奸邪，則國未有不亡者。治亂安危，亦在乎愼所與而已。然人情謹始而怠終，誠能自踐祚之初，至歷年之久，兢兢業業，皆與治世之道相同，而不使一事苟同于亂世，則治可常保矣。此惟明哲之君，深明乎天人治亂之理，而不爲嗜慾所搖奪者，能有此也。欲保維艱之天位，尚其愼所與哉。漢唐以來，治亂興衰之故，備在史册。其興必有所以興，其亂必有所以亂。人君察其大綱，而于用人行政之間，自

相衡度，則不越已然之陳迹，而可以知無窮之治亂。正古人所謂人毋于水鑒，當于人鑒之說也。

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尚監茲哉。

此一節書，是伊尹勉太甲法湯以圖治也。懋，勉也。配，對也。監，視也。伊尹之言曰：與治同道，不必遠求。我先王成湯能朝夕懋勉，以敬修其德，純粹無私，與天合一，故足以配乎上帝。

而爲臨御萬方之主。今王所嗣者先王令善之統緒。亦惟視先王之懋敬者以爲法而可哉。蓋君德莫大于能敬。而敬莫貴于能勉。懋敬則仁與誠在其中。克配上帝則民懷而鬼神無不享矣。語其用力之始則曰懋敬。語其功化之極則曰配帝。先儒謂伊尹徹上徹下。以告太甲。誠聖學之心傳。而君德之要領與。

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

此一節書是伊尹告太甲以進德之有序也。

伊尹之言曰。先王之敬德。足以配天。觀法乎先王者豈能一蹴而至其精微之域哉。先就一言一動之間存敬畏。馴至于無時不敬無事不敬念念合乎天理而不參以一毫私欲之累。則配天之詣不難至也。若升高者然必自下而後高可漸登。若陟遐者然必自邇而後遠可漸至。此又法祖進德者所宜知也。蓋下學上達者乃聖功。而欲速躐等者非王道。謹言動之幾微則義精仁熟之本也。同生民之休戚則久道化成之基也。不希心于高遠亦不自畫于卑近。盛德大業在是矣。

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愼終于始。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

此三節書是伊尹告太甲以重民事。愼天位。謹始聽言之道也。民事農桑之事也。厥位人君之位也。逆違拂也。遜順也。伊尹之言曰。人君富有四海。享萬方之奉。而不知稼穡之

艱難。輕視民事者有之矣。不知小民終歲耕織。尚有不足于食者。終歲蠶桑。尚有不足于衣者。愼毋輕民事。而思其難可也。人君撫有成業。居九重之尊。而不察天心之向背。安視厥位者有之矣。不知一念所動。天意視爲去留。一事所施。民生視爲休戚。愼毋安厥位。而思其危可也。人情莫不欲令終。而必先愼之于其始。嗜慾之萌。禍亂其端。而後必至于橫決。政令之發。姑爲嘗試。而害已極于無窮。未

有始之不善而可以善其終者。聽言尤人主之要道。惟當求義理之正。不當徇意見之偏。如其言忠鯁激直。犯顔色觸忌諱。是逆于汝心之言也。逆耳之言。難于聽受。當虛心平氣思其言果有益于身心。果有稗于治理。是于道有合也。則不難屈己以從之。自此忠言讜論。日聞于前矣。如其言阿順從諛。貌色笑承意。有是遜于汝志之言也。諂媚之言。易于聽納。當清心體察。思其言恐卑順以取容。恐逢

迎以取悅。果其非道也。則不難正色以拒之。自是讒諂面諛不至于前矣。聽言之要道。無由于此者。人君臨御天下。察邪正。決安危。辨是非。莫大于聽言。斷之于道。則明鏡在懸妍媸立辨。善乎伊尹之言。朱子以爲治道別無說。能此則未有不治者。惟在人君虛己以聽之而已。

嗚呼。弗慮胡獲。弗爲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

此一節書。是伊尹勉太甲以慎思篤行而言其效之大也。慮。思慮也。胡。何也。一人。指君身也。元。大也。良。善也。貞。正也。伊尹之言曰。臣前所言者。皆進德保民。聽言致治之要道。誠能不徒聽其言。而實思其理。極深研幾。窮微達變。始可以得其理之當。若弗能思慮。則亦泛聽而已。何由而能得乎。誠能不徒思其理。而實爲其事。勉強力行。精明果斷。始可以望其功之成。若弗能有爲。則亦徒思而已。何由而有成乎。爲人君者。百辟奉爲儀型。萬民視爲

表帥。一身所繫至大也。能慮則理無不當。而是非邪正不能淆。能爲則功無不成。而艱鉅險阻不能惑。所存者皆先王懋敬之心。所行者皆先王懋敬之事。而一人有大善之德矣。由是而顯足以建極陳常。微足以潛移默化。百官正于朝。而在廷無佞諛。萬民正于野。而四海有同風。豈非與治同道之極功哉。蓋哲謀爲作聖之基。而行健乃君德之大。慮欲其周。爲欲其敏。保天位以懷小民。莫切于此。

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休。

此一節書是伊尹將復政于太甲。戒其變亂先王之法度。且自言成功之宜退也。伊尹之言曰。為君者有清淨寧一之德。而不自用其聰明。為臣者有恬澹廉讓之風。而不自苟于去就。然後政治以肅。而風俗以醇。蓋祖宗舊章。昭垂已久。人君但當恪守成憲。不可逞一己之臆見。聽喋喋之利口。而紊亂先王之舊政。人臣事君。雖功蓋天壤。不過自盡其職分。故臣君定辟。當毅然而有為。功成身退。宜澹然而不有。不可以己之事功已成。而貪戀寵利以居之。能如此。則朝無紛更。而有不衍不忘之美。臣無倖位。而鮮患得患失之風。邦家有不永信其休美者哉。人君之辯言亂政。大都成于寵利之臣。蓋固寵之念深。必不能犯顏敢諫于前。且從而將順逢迎于後。故人主貴難進易退之臣。而後收糾謬繩愆之益也。

咸有一德。

伊尹當太甲遷善之後。而己將告歸之時。作此書勉太甲法成湯。以純一其德也。因書中有咸有一德之語。遂以名篇。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曰。嗚呼。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

此一章書是伊尹以一德勉其君。此二節乃史臣敘伊尹作書之由。而首舉其天命難恃之說也。諶。信也。九有。九州也。史臣之言曰。太甲居桐。伊尹身攝朝政。及太甲君德既成。伊尹以所攝政務復于乃辟。己將告老歸于私邑。然其勤懇愛君之意。猶恐己去而君德未純。有小人得以間之。故以德之當勉。陳戒于君。其言曰。嗚呼。人君膺天命而有天下。勿恃天心之眷顧。畏命之維新。當思天難信而命靡常也。靡常之命不可恃。而所恃以凝命者。惟德。人君之德能純一不雜。始終無間。則為

天命之所歸而常保厥位矣。人君之德，或私蔽而欲乘，或始勤而終怠，則爲天命之所棄，而九州不可保矣。天命之維繫于德者如此。由此言之，難信者未始不可信，靡常者未始無定在，亦懋勉于德而已。德純而不雜，所以能久而不息。或作或輟，皆由私欲間雜故耳。

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啓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

此一節書，是伊尹舉夏之所以亡、商之所以興，以爲天難諶、命靡常之證也。庸德，常德也。一德，純一之德也。享，解作當。師，衆也。夏正，有夏建寅之正朔也。革，改也。伊尹之言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往事不遠，君其鑒之。昔夏王桀，席祖宗之緒而有天下，但因其徇私縱慾，弗能有此純常之德，故慢神明而不知敬，暴虐生民而不知恤，是以天心厭棄而保佑不加。于是下視萬邦之人，有能克受天命者，以啓發而開導之，求其德之純一不雜而特加眷顧，使受天命，以爲百神之主。斯時也，惟尹躬暨我先王成湯，皆能兢兢業業，有此純一不雜之德，克當上帝之心，而受其光大顯明之命。九州之衆，莫不來歸。有夏建寅之正，爰革而爲有商建丑之正矣。夫夏王有天位者也，以弗克庸德而亡；成湯未有天位者也，以咸有一德而興。豈非往事之明驗哉。觀人君之失德，莫大于慢神虐民，則知人君之修德莫大于敬天勤民。然非有純誠之德，則敬或等于具文，仁或流爲干譽。必如成湯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聖敬日躋，而後可哉。

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

此一節書，是伊尹反覆天人相與之故而言惟德之可恃也。伊尹之言曰：天之眷夏久矣，一旦轉而爲有商之命，豈天之私于我商哉。

惟我君臣。咸有一德。夙夜寅恭。彝鬲于上。而為天心之所眷佑耳。民之厭夏久矣。一旦變而為有商之民。豈我有所要求于百姓哉。惟我君臣。咸有一德。克寬克仁。彰信兆民。而為民心之所歸往耳。可見天心至微。而難于圖度。民心至渙。而難于要結。惟君臣咸有一德。自收天與人歸之效。後世假讖緯以矯誣天命。借權術以籠絡人心。亦未明于斯言耳。

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

此一節書。是伊尹決言一德咸孚之不爽也。二三。言德之雜而不純也。僭。差也。伊尹之言曰。人君之德。誠能純乎天理。而無理欲之間雜。確乎有常。而無始終之遷改。則德惟一矣。以此而格天保民。舉動之間。罔有不吉者。若未能純乎理。而不無嗜慾之雜乘。雖能持于暫。而不能必永久之弗渝。則德二三矣。由此而上拂天心。下違民願。舉動之間。罔有不凶

者。夫修之則吉。悖之則凶。吉凶之在人。未嘗少有僭差者。何哉。蓋由天心無私。惟德是視。德惟一。則為嘉祥之所集。德二三。則為災患之所萃。天未嘗有意于其間也。欲祈天而永命。舍德何以哉。蓋一德者。至純至正。不偏不雜。非獨即于匪彝。謂之二三其德。即一毫近于功利。涉于好名。即二三矣。天心之降鑒。至邇而至密。可不戒哉。

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

此一節書。是伊尹勉太甲之自新其德也。伊尹之言曰。天心鑒觀。人心繫屬。全在人君即位之初。今嗣王新服天子之命。正當震動恪恭。以自新其德。然人情不難振作于一時。而難堅固于持久。惟自始至終。純一無間。則是德乃光明純粹。而有日新之盛矣。上言一德。此言新厥德者。一德自成功而言。新德自用功而言。德必新而後能一。常使清明在躬。志

氣如神。不爲氣拘物蔽。而後可幾純一之德也。盤銘有日新之言。仲虺亦云德日新萬邦惟懷。此殆有商之家學。而伊尹亦以勉其君與。

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其難其愼。惟和惟一。

此一節書是伊尹告太甲以任人輔德之道也。官。謂庶官也。左右。謂輔弼大臣也。伊尹之言曰。君德期于日新。然或任用匪人。得以間

之。外蔽聰明。內惑心志。德未有能終者。庶官百職。各有攸司。必得賢而有德。才而有能者。以任用之。始可以無曠厥事。若左右輔弼之大臣。處大事。決大疑。論道經邦。調元贊化。必其人可以堪此任者而後用之。又不徒尋常賢才而已也。蓋人臣之道。其爲上也。則輔成君德。開導啓沃于平時。糾繆繩愆于臨事。使君德清明于上。是其職也。其爲下也。則休養生民。大臣有興利除弊之權。小臣有宣化承

流之責。使民生乂安于下。是其分也。然則人臣之繫于國也。不甚重哉。故其方用之也。未能灼知其賢才。則難于任用。而不輕授以官。愼于審察。而必詳核其實。惟恐小人得伺其間也。及其旣用之也。已灼知其賢才。則和以待之。猜忌可以盡捐。彼此可以相濟。一以任之。毁譽不得雜乘。初終無所疑貳。惟恐君子不得盡其才也。如此。則任用之道得。而君臣一德之治成矣。蓋其難其愼者。務于任人也。

惟和惟一者。逸于圖治也。未有參之以二三。疑之若衆人。而君子能行其志者。任賢勿貳。卽此旨與。

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

此一節書是伊尹告太甲以取善之道也。伊尹之言曰。天下之理。原于一本。而散爲萬殊。人君必有所師法。而後成其德。然德無常師也。凡左右庶官。以及夫典謨訓誥。下至芻蕘工瞽。苟有一言之善。一事之善。皆可主而爲

師。如是則有以盡乎一本萬殊之理。而所取者博而不窮。然善有萬端。泛而主之。又擾其雜也。故善無常主。必揆度于心。而務合乎至當不易之理。此所謂能一也。如是則有以達夫萬殊一本之妙。而所主者約而可守。由是萬善歸懷。而衡鑒不爽。君德修而政治舉矣。蓋德以事言。善以理言。一以心言。德無常師。主善為師者。精以擇之也。即虞書之所謂惟精。大舜之好問好察。隱惡揚善也。善無常主。

協于克一者。一以貫之也。即虞書之所謂惟一。大舜之執兩端而用中也。伊尹稟堯舜之道。淵源甚遠。故其告君者亦如此。非萬世取人為善之極則哉。

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

此一節書。是伊尹告太甲以一德之效也。俾。使也。綏。安也。底。定也。烝民。衆民也。伊尹之言曰。人君之德。能純一不雜。則號令詔諭之施

必能寬仁惻怛。則允篤誠。而有以感動乎天下之人心。使萬姓咸曰。大哉王言。洵天理人情之極則。萬世子孫之明訓也。因其言而知其心。又相與頌曰。一哉王心。深宮無非僻之私。君志延清明之極也。一德之感。必有如此者。且先王受天祿而富有四海。王以一德承之。自能保定孔固。措國家于磐石之安。而先王之祿。其克綏矣。烝民戴一人以為元后。王以一德臨之。自能撫綏教養。登蒼生于衽席

之上。而烝民之生。其允底矣。一德之驗。有必如此者。蓋草野之視聽不可欺。而君心之感通為甚速。王言出如絲綸。言乎有倫有要也。王度式如金玉。言乎不貳不雜也。得則萬姓頌之。失則萬姓訾之。可不慎與。

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

此一節書。是伊尹告太甲以得失之不可掩于天下後世。而為警醒之詞也。伊尹之言曰。嗚呼。人君嗣位。則為人之子孫。異日入廟。則

為人之宗祖。天子之制七廟。三昭三穆。與太
祖之廟而七。必功德隆盛者。始稱宗而爲不
遷之主。不然。親盡則祧。不得列于七廟之中。
雖孝子慈孫。不能私其祖父。然則七世之廟
不可以觀德乎。人君以一身託于臣民之上。
撫我則后。虐我則仇。民罔常懷。懷于有仁。必
善政誕敷。則愛戴而爲太平之主。不然。羣心
不固。安能傒然于萬民之上。雖赫聲濯靈。亦
不能束其異志。然則萬夫之長。不可以觀政

乎。政之得失。不能掩于當時。德之純疵。不能
掩于後世。亦可惕然深念矣。

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匹夫
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

此一節書是伊尹廣言取善之量。而欲其無
遺于百姓也。伊尹之言曰。人君欲成一德之
治。則內而百官。外而萬民。皆爲我取益之地。
勿謂百姓至愚賤也。人君非民。則孤立于上。
而何所任使。百姓非君。則渙散于下。而何所

統束。其相須也如是。故君雖神聖。而軺鐸必
懸。芻蕘不棄。皆所以集思而廣益。若自恃聰
明。謂人之識見。一無可取。是自廣以狹人也。
其可乎。蓋雖匹夫匹婦。其一得之愚。亦有足
錄者。若因其愚賤。使之不能自盡其誠。則聰
明壅而識見隘。民主亦罔與成厥功矣。匹夫
匹婦且然。況百官庶尹。爲吾之所任用。輔弼
左右。爲吾之所顧託。而使之不能盡其誠。以
入告殫其才以有爲。猶可以成治功者乎。此

篇言君德最宜純一。必也去欲存理。使本體
湛然。而又愼簡臣工。旁求俊乂。以至匹夫匹
婦。一善不遺。然後可澤被當時。譽延後世。而
成配天之業也。人君修德之要。此書盡之矣。

日講書經解義卷之四

日講書經解義卷之五

盤庚上

盤庚乃有商之君。自成湯都亳以來世有河患國都屢遷至祖乙都耿盤庚時又圮于河水。故欲遷都于殷以避之其時小民蕩析離居而世家大族安土重遷胥爲浮言以惑民聽。盤庚不驟以威不迫以刑而反覆開諭使之自悟。作誥三篇。此則其上篇也。

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率籲衆慼出矢言。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

此一章書乃盤庚以遷都之事告諭臣民也。殷今河南偃師地。適往也。率總也。籲呼也。衆慼憂慼之衆也。矢言誓言也。我王指祖乙也。宅居也。茲指耿而言。劉殺也。胥匡相救也。史臣記其事曰盤庚將遷于殷意在乂安百姓。乃百姓惑于浮言不肯往適安居之地。于是盤庚率呼衆憂慼之人。出誓言以諭之。其言

曰。我先王祖乙來都于此。蓋以此地可居重我民之生命耳。豈預知今日之水患而盡置之死地乎。民適不幸罹此災害。流離散處。不能相救以安其生。此豈人謀。良由天意。我于是以遷都之事稽之于卜。亦曰此地昏墊已甚。我亦無如之何。則耿之不可宴居而當遷也明矣。

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若顛木之有由蘖。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底綏四方。

此二節書先言不遷之害。後言能遷之利。見天命之不可違。祖業之不可棄也。服事也。五邦是五處建都之地。顛木傾仆之木也。由蘖新生之枝條也。盤庚告其臣民曰。昔我先王遇國家有大政事。莫不恪謹以奉天命。況茲遷都之事。更不敢康寧。一惟天命之是察所以不敢安居于厥邑。自成湯至于祖乙五次

遷都。于亳于囂于相于邢于耿迄無定居。蓋
知天命之所在而不敢違越也。今日耿既不
可居。而我不能承先王之故事遷都以安百
姓。則是天之斷絶我命茫然不知。况曰其能
順承先王之大業。以永保天下乎。上察天心
仰稽祖烈。則遷都之事。尙不可緩矣。誠能自
耿遷殷。譬如已顚之木而復有由蘖之生。天
心眷顧。必將永我國家之命于玆新邑。先王
一統之大業。于此紹復。而四方亦賴以永安

矣。其可狃旦夕之安。而不爲久遠之圖哉。蓋
京師爲四方之極。百姓爲王業之本。根本旣
固。則承天命光祖業綏四方。皆在于此。盤庚
惓惓言之。亦可謂能敬天威而重民依者矣

盤庚斅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
或敢伏小人之攸箴。王命衆悉至于庭。

此一節書是史臣記盤庚訓誥在位之意也。
斅敎也。常舊服者先世常行之舊事也。伏藏
匿也。箴規之語也。當日河水爲患小民苦
于昏墊。而世家大族狃安居之逸。貪饒沃之
利。胥動浮言。小民爲所惑者有之。間有能審
知利害而欲遷者。又爲世家大族所阻抑排
擊。而不能達其情于上。盤庚知其故。史言其
斅于民也。自在位者始。然亦非繩之以法。動
之以威。惟以先王舊常遷都之事。以正今日
之法度。見已之順天命者。取法乎先王。則人
臣之處職守者。亦當恪遵乎上命。其大意若
曰。小人之中。必有明于久遠之大計。而以言

箴規于上者。但爾羣臣懷目前之利。而不顧
其害。偶衆論之是而欲掩其非。伏之不使上
達耳。爾當宣暢其所欲言。不可遏抑而排擯
之也。于是命衆人咸至于庭。以聽誥辭焉。盤
庚可謂洞悉民情之隱。而能除壅蔽之患者
矣

王若曰。格汝衆。予告汝訓。汝猷黜乃心。無傲從
康。

此一節書是責羣臣之各黜其私心也。格至

也。猷謀也。盤庚誥訓之意若曰。汝臣民之衆其至于庭。予告汝以訓言。凡汝之昧于遷都之利者。皆汝之私心蔽之也。汝當謀黜其私心。無傲上之命。而有驕慢之意。無圖已之安而懷荒怠之心。則尊卑之分明而久安之計得矣。蓋人臣爲國家斷大事。定大謀。必虛明公正。意見且不得而參之。况雜以利欲之念乎。故事君者。當以克黜私心爲要。

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修。不

匿厥指。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

此一節書。是言舊臣之賢。而責今人之不然也。舊人。是世家舊臣。播告。詔令也。指。意指也。丕。大也。逸。過也。聒聒。多言之意。起信。是取信于民者。險膚。險陂膚淺之言也。盤庚告其臣曰。古我先王。凡遇國家大事。未嘗自專。亦惟謀任舊人。與之共事。其時之臣。亦能不負所任。王有號令以播告于下。舊人則能不匿其意指。上之恩澤。宣之于下。下之箴言。達之于上。王用是專信任使。而大欽敬之也。且利害之實。趨避之宜。皆告諸百姓。罔有過逸之言變亂事理以惑民聽。民心用是丕變。而忘其勞苦。先臣之賢如此。今汝內則伏小人之攸箴。外則胥動以浮言。嘵嘵利口。凡取信于百姓者。率皆險詖而非正大之議。膚淺而無久遠之慮。予弗知汝所訟言者。果何爲也。其可不以先臣爲法。而上以致君。下以感民共圖

國事于未利哉。

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觀火。予亦拙謀作乃逸。

此一節書。是責臣而并以自責之詞也。荒。廢棄也。含。藏匿也。觀火。見之甚明也。作乃逸者成其過失也。盤庚告其臣曰。予之遷殷也。意在圖存。豈勞民動衆。而自棄其愛民之德乎。惟汝不能宣布上意。使愛民之德。掩匿而不彰。傲慢成習。不畏懼余一人。故也。然我視汝

之情明若觀火但因我優柔姑息不能繩汝以法拙于為謀以養成汝之過失責豈獨在汝乎此盤庚假責己之詞以警動羣臣所謂以言語代鈇鉞詞則嚴而意則厚矣

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積德

此一節書是申言傲上從康之戒而欲其黜乃私心也綱所以繫網者條條理也紊亂也

有秋秋成也婚友者婚姻僚友也盤庚告其臣曰汝之傲上也是不明于以下從上之義夫君者臣之綱也君令則臣共若網之在綱綱舉則目張可以有條而不紊矣其可不以傲上為戒乎汝之從康也是不明于一勞永逸之計夫勞者逸之本也始勞則終逸若農夫必服勞于田畝盡力于稼穡乃有秋成之望矣其可不以從康為戒乎今汝阻撓遷都之計也內懷自私之心而外託于勞民之說此以市恩為德也惟謀久遠拯昏墊趨利避害乃為實德汝當自黜私心率民以遷以及婚姻僚友皆免沉溺之患是汝能施實德矣汝祖若父有為民圖遷之德于前汝又有為民圖遷之德于後乃敢大言曰汝有積德若苟悅愚民坐昧大計何足為德乎

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惰農自安不昬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

此一節書是申言從康之害也戎毒大害也

昬強勉之謂也盤庚告其臣曰耿為河水所圮遠邇胥受其害去危即安在此時矣乃汝憚勞不遷曾不畏其大害于遠邇百姓流離而邦國殄瘁其何有即安之日耶譬如惰農惟知自逸不強勉為勞苦之事不從事于田畝之間欲望其黍稷之登也得乎蓋思艱圖易者國家之大計先憂後樂者臣子之大分奈何習于從康而不自勉也哉

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敗禍姦宄

以自災于厥身。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相時憸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衆。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則惟汝衆自作弗靖。非予有咎。

此一節。書是反覆申言傲上之害也。吉。善也。先惡。謂倡率其惡也。奉。承受也。恫。痛也。憸民。小民也。逸口。過逸之言也。恐。恐動之也。沈。沈溺之也。靖。安也。咎。過也。盤庚告其臣曰。水災

爲患。人情正當憂疑之際。汝爲人臣。乃不能以和好之言。宣道上德。開諭百姓。反以浮言惑之。非獨貽害于民而已。惟汝自生怨毒。敗禍姦宄之刑。亦且災于汝之身矣。汝既不導民以遷。而又倡以浮言。是民之惡汝實先之。首惡之誅。必不能免。乃汝身自受其恫。雖悔亦何及哉。視彼小民。尚能明于利害。相與顧慮。而以言箴規其上。特其言之發。而汝等以過逸之口。排擊阻難之耳。夫逸口尚且足以

阻抑百姓。況予操生殺予奪之權。能制汝短長之命。而可不畏乎。人情誠有不便。則當明以告朕。共相權度其利害。汝曷弗告朕。而但以浮言相爲搧動。恐之以遷徙之勞。貽之以沉溺之患。人情爲汝所搖動。雖若難靜。而予以制命之權。猶可得而遏抑之。若火之燎于原。其勢雖盛。不可嚮邇。猶可得而撲滅之也。汝亦何所恃耶。然此皆汝等不能安靜以奉上命。自速其禍耳。豈予樂用威刑以加汝也。

奈何不以傲上爲戒哉。

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

此二節。書是感動世臣大族之言也。遲任。古賢人也。胥及逸勤者。相與同勞逸也。敢。何敢也。非罰。謂不當罰而罰。非德。謂不當賞而賞。盤庚告其臣曰。國家之有舊人也。所與同休

戚共安危。故當一德一心。以共謀同事。昔遲任有言曰。朝廷用人。必求夫世臣舊家而用之。爲其練習典故。繫屬人情。非同于器物之用。但求其新。不求其舊而已也。我今日諸臣。皆累世勳舊之裔。昔我先王。與乃祖乃父。君臣一德。無事則同享其逸。有事則共任其勞。功在社稷。由來久矣。汝爲功臣之子孫。我豈敢動用非理之罰。以加汝乎。爾祖父之勤勞我國家。世世簡在王心。豈予今日獨掩汝之善而不選其勞乎。茲予大享祀于先王之時。爾祖亦以功而配食于先王之廟。先王臨之于上。爾祖質之于旁。凡作福作災。皆先王與爾祖實式憑之。我亦何敢動用非理之恩。以加汝乎。賞罰皆不敢私。則爾諸臣亦宜感且懼矣。而可以傲上從康乎哉。

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

此一節書。是示以欲遷之志而戒勉之也。難。遷徙之艱難也。弱。輕忽之也。猷。遷都之謀也。盤庚告其臣曰。今日之事。遷都既已動衆。而人言又有異同。其事誠難。然我之諄諄告汝者。蓋審利害。計久遠。確見其當遷。如射者之志。惟期于中的。而無有他意矣。況今日老成孤幼之中。豈無明于大計。而知遷都之利者。汝勿以老成之言。爲不足聽而侮之。勿以孤幼之謀。爲不足用而少之。舍目前苟安之計。爲百年居止之謀。勉出乃力。而無躭于從康。聽我一人遷都之計。而無苟于傲上。如此則去危卽安。難者不終于難。安民定邦之志。亦庶乎其有成矣。

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臧。惟汝衆。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

此一節書。是言賞罰之嚴而深警之也。伐。猶誅也。佚罰。失所當罰也。盤庚告其臣曰。今日遷都之計。國家之安危所係。卽朝廷之賞罰

攸關無論遠近親疎之臣。儆上從康。是爾之罪矣。我則刑戮加之。置之死地而不宥。勤勞爲國。是爾之德矣。我則爵賞榮之。顯其善行而不蔽。蓋遷都則先業由玆紹復。四方由玆厎定。而爲邦之臧矣。是皆由汝衆用德之故而安能不彰厥善哉。若不遷都則百姓自此淪喪。大命自此中衰。而爲邦之不臧矣。是皆由我一人失刑之故。不能罰所當罰。而姑息養安以致此也。而安能不伐厥死哉。則今日

賞罰之典。有斷然不可已者。汝衆宜知儆矣

凡爾衆。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

此一節。書是戒飭羣臣之詞。而終以罰儆之也。致告。使之各相告也。齊。整飭也。度。法度也。盤庚告其臣曰。凡我在廷諸臣。其以我言轉相告戒。自今日以至遷都之時。各恪恭汝事而無卽于怠荒。整齊汝位。而無苟于傲慢。法度汝言。而無傷于浮動。則國計可定。而爲汝之德矣。否則罰罪之典。將及汝身。雖悔其可追乎。盤庚之遷。本以利民也。寧爲優游不忍之辭。而無刻急嚴苛之意。旣未嘗干譽以狥民。亦未嘗咈民以從欲。可謂交善矣。先儒謂反復三篇。當于包容不迫處觀其德量。于委曲訓誥處觀其恩意。于規畫細密處觀其措置。可以爲處大事斷大謀之法矣。

盤庚中

此盤庚將遷而告其民之詞。史臣述之爲中篇。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亶。其有衆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

此二節。書史臣記盤庚申告弗率之民也。作者是起而將遷之辭。誕。大也。亶。誠也。咸造。皆至也。史臣謂盤庚旣訓勉其臣。于是啓行。將涉河而南遷都于殷。此時之民。尚有惑于利害。而心懷疑貳者。盤庚不忍驅以刑罰。乃以

誥言曉諭弗率之民。出至誠以相告。蓋遷都乃爲民之實意。誠信誕孚。雖愚頑皆可感格。于是有衆咸至王庭。又戒其無得褻慢。欲其恭敬以聽上命也。盤庚乃登進其民而告之曰。凡我所以告汝衆者。當明聽之。遵信奉行。無怠棄朕命而不從也。當時風俗近古。小民皆得入見至尊。親聞誥命。上無不宜之君德。下無不達之民情。所以疾苦上聞而恩澤旁流也。

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慼。鮮以不浮于天時。

此一節書見君臣一體相關之意也。承。敬也。胥慼。同其憂也。浮者。勝之也。盤庚告其民曰。遷都之事。君爲民計安全。民亦當與君共憂患。昔我列祖當水災爲虐。無不以民之利害爲己之利害。敬謹恪恭。圖謀萬全。其時百姓亦莫不保愛其君。同其憂慼。所以上下一心。和以致福。雖遇天時爲患。皆以人力勝之。去危卽安。固非民生賴以永寧。此先世君民同德之效。汝所當取法者也。

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

此一節書又明示民以遷都之意也。虐。害也。懷。安也。古后。卽先王。咎。罪也。盤庚曰。國有疑謀。必稽諸舊聞而斷自先王。汝民不聞先王遷都之事乎。昔我殷邦河水爲災。天降大害

我先王承民之心。不敢安居。其所興作。惟視民所利益。用以遷徙。謀斷于上。而民志不疑。先王之往事如此。汝民曷不念我遷都之舉。實聞之先王。凡所以敬汝民命。而使汝遷都者。惟喜與汝遠避河水之害。而共享安居之利。亦猶先王視民利用遷之意也。豈以汝民有罪而比附于遷謫之罰哉。

予若籲懷玆新邑。亦惟汝故。以丕從厥志。

此一節書言遷都所以爲民生。正所以從民

志也。籲呼也。懷解作來。新邑指洛都也。盤庚曰。爾民之不樂遷徙將無疑我拂衆以從己之欲耶。我思趨利遠害舍危即安汝之本志固然而乃不肯遷者皆是爲浮言所搖惑耳。我所以不憚語言諄復。招呼懷來于此新邑者亦惟因汝蕩析離居之故欲貽汝安康以大從汝之志也。我從汝之志而視利以用遷汝曷不體我之心而圖遷以趨利哉。

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汝不憂朕心之攸困。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爾惟自鞠自苦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

此一節書又以不遷之害警勸庶民也。試用也。忱誠也。鞠窮也。臭敗也。屬續也。稽察也。曷瘳言不可救也。盤庚曰。邦依民以立民依邦以安。耿受河患爾民蕩析離居。今我念先王承民之意將試以汝遷徙而安定其邦國。使汝民得永賴安全我勞心籌畫亦汝之心

謂宜有孚于汝矣。汝不憂我心之所困苦乃皆大不宣布汝心而敬愼思念以汝之誠感動我一人豈先王之民所云保后胥慼者乎。將望汝協心力以勝天時爾乃惟紛紛自取窮苦。譬若乘舟汝不及時以濟必臭敗其所載之貨今日遷都正君民同心共濟之時汝從上之誠間斷不屬則亦焉能有濟乎。惟相與及于沈溺而已利害昭然如此爾民曾不稽察以早決從違但自生怨疾忿怒亦曷救于沈溺之苦哉。予不能爲汝解也。

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

此一節書承上文而言不遷之害也。誕大也。上謂天也。盤庚曰。我思先民之保后而勝天者安危之故寄而生死之計審也。汝民不爲長遠之謀以思不遷之禍是汝分明安危利災而大以憂自勸也。然或暫苦沈溺于目前庶幸安定于後日猶可說也。今但有今日而

無後日是天斷棄汝命汝復有何生理于天乎。甚矣汝之勤憂也。予承汝康汝之心其何能已哉。

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

此一節書承上文既言不遷之害而欲民之決于從遷也。穢謂惡。倚偏也。迂曲也。盤庚曰我想汝之憚于從遷由于浮言之搖惑汝之惑于浮言由于心志之疑貳今我命汝專一

乃心從我遷徙無起傲上從康之穢惡以自臭敗蓋中心有主則邪僻不能干。苟汝心不一恣浮言之人倚汝之身外導以傾邪迂汝之心內誘以紆曲則利害去就不得以自由矣。汝民可不省悟浮言之非而一心以聽予乎。

予迓續乃命于天予豈汝威用奉畜汝衆。

此一節書又發明其爲民遷都之意也。迓迎也畜養也。盤庚曰。我所以欲汝一心從遷者

豈以自利哉蓋天爲民立君君爲民立命耿圮河水有今罔後汝命垂絕我實承汝恐晏然不爲之所乎。我今以汝遷都乃以汝垂絕之命迎續于天予豈脅汝以威哉用奉養汝衆使罔後而有後無生而更生我意蓋如此汝民可不思乎。

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丕克羞爾用懷爾然。

此一節書承上文奉畜汝衆而言而又勸之

以念其先人也。羞解作養。盤庚曰。遷都之事我先世神聖之君屢有成烈當日保后胥感竭力從遷者則爾先人也。我思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人爾先人不以爲勞而勇于趨利。我今爾遷所以大克奉養爾衆用懷念爾爲先民之子孫不忍坐視其蕩析離居而然爾民乃不體我心而欣然從遷何耶。

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

此一節書。是恐民心疑貳。又舉鬼神之事以警懼之也。陳猶言久。崇。大也。高后。高祖也。盤庚曰。人君之政。莫要于安民。今耿圮水患。民之不安甚矣。我實爲君。若不爲民圖遷。是失安民之政。而久居于此也。且汝民固我高后之遺黎也。我若坐視爾等沉溺而不救。我高后成湯在天之靈。必大降罪疾于我曰。汝爲民父母。何虐害我民而不置于安全乎。則我亦將無辭以逭其責矣。我即欲不遷。能不畏

我高后哉。

汝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

此一節書。言民不從遷。將得罪于先后也。生生者。生養不窮之意。猷。謀也。幼孫。盤庚自稱。比。同事也。爽德。猶言失德。迪。道也。盤庚曰。我之遷都。固大懼獲罪于我先后。將以生汝。汝萬民乃不自求生養無窮之計。與我一人共謀同心。以從遷而趨利。則罪在汝矣。我先后必大降罪疾於汝曰。何不與我幼孫合心合力以遷。故有此起發傲上之失德。先后愛汝之心。一旦赫然易慮。自上降罰於汝。汝將何道以自免乎。予又爲汝滋懼已。

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

此一節書。言民不從遷。且并得罪于其祖父也。戕。害也。綏者。慰安之意。盤庚曰。汝民疑阻不遷。不但得罪於我先王。即爾祖父亦于汝有隱痛焉。昔我先王遷都。既勞汝祖汝父。是汝祖父實明於君臣之分誼者也。我繼先王而爲君。則汝皆爲我所畜養之民。汝若能以汝祖父之事先王者事我。即爲汝祖父之孝子順孫矣。今河水爲患。我效我先后而遷都以康汝。汝不法汝祖父而從我以遷。是即戕害生民矣。苟有戕害在汝之心。我先王念汝

祖父實有成勞必安慰汝祖父致其用罰之
意汝祖父素明大義乃斷棄汝而不救汝之
死於先王之前矣汝一不從遷雖逃祖父之
責如此可不畏哉

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
我高后曰作丕刑於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
祥

此一節書又對民而責臣也亂解作治具者
多取而兼有之也盤庚曰汝民不肯從遷實

爲浮言所惑汝亦知浮言者之誅罰皆將無
所宥乎茲我治政之臣所與共天位者不以
安民爲念惟富聚寶玉以自便其身罔汝雖
爲其浮言所惑其乃祖乃父早已摘其隱伏
相與告我高后成湯曰我子孫爲臣不忠棄
義貪利其大作刑戮于我子孫以討其罪是
諸臣祖父實啓我高后大降不祥而不赦矣
臣不罔遷乃祖乃父且加禍譴焉汝民其可
惑於浮言而不遷乎

嗚呼今予告汝不易永敬大恤無胥絕遠汝分
猷念以相從各設中於乃心

此一節書是既反覆勸誡決計遷都又嘆息
而言之也恤猶言憂猷圖謀也設安設也盤
庚曰遷都之事我亦豈敢漫然哉今我諄切
告汝無非其難之意然而必於遷者蓋利害
安危之故我心籌之已審汝當仰我之所大
憂恤者而永敬之無使上下之情相去絕遠
而誠意不相連屬也如我以安民爲謀汝當

分我之謀而相與共圖之我以憂民爲念汝
當分我之念而相與共念之同心協力期於
相濟以有成乃爲可耳然欲體我之心又必
先正汝之心蓋是非利害人心皆有極至之
理但人迂乃心而不覺耳汝今各設大中至
正之則於汝心則知遷都之議斷不容已而
浮言不復能搖汝矣

乃有不吉不迪顚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劓殄
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

此一節書又嚴號令以防乘機生變之人也。吉善也。迪道也。顛越顛倒違越也。劓割鼻之刑。遺留也。育生育也。易猶言移也。盤庚曰。刑有典常不當意為輕重。然法從權制。豈可姑息容奸。今當遷徙。正宜嚴肅。乃有不善不道之人。顛倒違越不恭上命。敢行暴亂。及暫時所遇。為姦為宄。乘機竊掠者。此非可以常例論也。我小則加之以劓刑。大則絕滅之。無有遺育。無使移其種於此新造之邑。豈淫刑

以逞哉。欲保全善類。不得不嚴創奸宄。法在必行。尚其戒哉。

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

此一節書又以利望庶民從遷之意也。盤庚曰。我被河患。汝民不能聊生矣。往哉。樂生興事在此新邑。今我將用汝以遷。為一勞永逸之計。使汝永立乃家。身享居食之樂。復傳子孫於無窮。則汝民能念先民之勞。予亦因得追先后之烈矣。勉哉。噫。元后作民父母。盤庚

之民。傲上從康。不恭上命。初未嘗休之以威利害安危反覆開導。務以誠意相為感通。照煦焉如慈親之怙幼子。真不媿元后父母矣。為人上者尚其以盤庚為法哉。

盤庚下

此盤庚既遷都而慰勞戒勉其臣民之詞。史臣述之為下篇。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眾。曰。無戲怠。懋建大命。

此一節書史臣記盤庚之遷。而述其慰勉臣民之言也。奠安定也。居者臣民之居止。位者上下之位序。史臣謂盤庚之遷都。凡以謀厥居耳。今既遷新邑。定厥邦於斯。建乃家於斯。臣民之居止皆已定矣。然國家新造之時。體統未能即肅。而臣民播遷之後。勞怨難以遽忘。盤庚乃正其上下尊卑之位。而慰安臣民遷徙之勞。且將以釋其猜貳而勸其圖新也。曰。遷國之始。正君臣上下。趨事赴功之時。荷

等敬上從康之故習。不可以不戒也。尚其無戲而各敬乃事。無怠而各勤乃事乎。然我非不念爾之勞瘁而過於督責也。蓋末命者在天。而立命則在人。必也臣盡常職。而崇功廣業。民安常業。而樂生興事。共勉力以建大命。斯民有以遂其生。國有以永其祚。而億萬世無窮之計。在於此矣。

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罔罪爾衆。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

此一節書盤庚旣戒勉之以作其氣。復開示之以釋其疑也。敷心腹腎腸。言吐露衷曲也。歷猶言盡也。百姓是庶民與百官族姓衆臣民而言。協合同也。比附和也。盤庚曰。上下之情欲其相信。今我敷布心腹腎腸。開誠吐露。盡告爾臣民以朕志。使爾等悉知前遷都之時。恐浮言之徒有倡爲事後加罪之說者。豈知我早已釋然。不復追究往事加罪於爾衆也。爾衆其各安心守分。無共懷怨怒。疑慮相協合同附和而與讒譖之言于我一人。如此則上下相信。而無猜嫌。國家共保福祚於無窮矣。

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

此一節書敘先王遷都之善也。先王指成湯。多者推廣之意。適往也。亳都依山。故云適于山。降下也。即除去之意。凶德災禍也。盤庚曰。昔我先王成湯以始祖契建都於亳。因無水

患。功在生民。其後屢遷。前功幾墜。于是將增多于前功而恢復之。故復適于高山之亳。山高土厚。用除去我國家昏墊之凶禍。而河水不能災。于以安居樂業。修政立事。而有嘉美之績于我國家。所謂厥邦安定。而四方底綏者。我先王實然矣。

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

此一節書又自敘其遷都之意也。極。解作止。

盤庚曰。我之以汝遷都。正因耿為河水所圮。爾民用不得保聚。浮蕩分析。離散居處。無有定止。乃陷于凶德。而宜急圖嘉績之時。爾民反謂我何故震動萬民以遷。若我無故而毒苦爾者。豈惟悖于先王。當亦未知天意耳。

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

此一節書是援天意以曉臣民也。亂。治也。越。及也。篤敬。謂誠篤恭敬之臣。盤庚曰。紹復先

業。予豈敢自為功哉。蓋天實啓之矣。今耿圮河水。上帝將復我高祖成湯之德。治及我國家。故啓牖我心。使我與二三篤敬忠誠體國之臣。熟審利害。决計遷殷。用敬承汝民垂絕之命。而延續之。使避害趨利。舍危就安。用長居于此新邑。民安則國治。庶幾祖德以復。而天意為無負已。

肆予沖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賁。

此一節書又歷諭臣民。以釋其疑懼之意也。沖人。盤庚自稱。弔。解作至。由。用也。靈。善也。宏者。恢擴之意。賁。大也。盤庚曰。遷都之舉。蓋嘗叅之人謀。而决諸龜卜矣。當時爾臣民中。多言不可遷者。非我沖人厭棄爾謀。而違衆以自用也。蓋謀不貴于多。而貴于善。爾臣民中有深悉利害。而建議當遷者。是謂善謀。我乃至取其善者而用之。予何容心焉。即爾衆之不肯從遷。亦非敢故違我吉卜也。想以為輕

易遷徙。固本動搖。不若聽從民便。待水患自息。而蕩析可以無虞。亦用恢宏此國家之大業耳。由今思之。我非有意于違衆。爾亦非有意於違卜。上下之情。固均可原諒也。復何嫌何疑。而有懼意哉。

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

此一節書是以安民之功專責臣下也。邦伯。統率諸侯之官。師長。衆官之長。百執事。大夫以下有執事之官。隱。猶痛也。盤庚嘆息而言

曰。今日者大事已成矣。上下之情亦通矣。新遷之民。生計未復。責在民牧。爾羣臣有任岳牧而爲諸侯之統師者。有任公卿而爲衆官之師長者。有各司一職而爲百執事者。位職尊卑。雖有不同。而安民之寄則一。今我百姓播蕩艱難。爾羣臣尚皆惻然隱痛於心哉。心誠隱痛。則所以撫恤而安全之者。自不能不盡其職矣。

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衆。

此一節書。又明示已任臣爲民之意也。懋。勉也。簡。擇也。相者。開導之意。盤庚曰。人君之務。知人爲先。人臣之職。安民爲要。予敢不先自勉哉。自今以往。我其勉力以簡擇爾愛民之臣而委任之。開道爾愛民之心而鼓舞之。爾諸臣亦實體我承民之意而念敬我衆乎。念者存諸心而不忘。敬者慎其心而不忽。苟念敬稍弛。民即有不得其所者矣。可不審哉。

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敘欽。

此一節書。是以懋簡相爾之實告羣臣也。肩。任也。敢。勇也。鞠。養育也。敘。用也。盤庚曰。從來聚斂之臣。恆至於朘民而病國。爾諸臣中有貪好貨財者。朕決不任用。以其掊克聚斂。不念敬我衆也。惟勇於敬民。以其生生爲念。凡小民利害安危之故。一身擔當。毫無顧慮。民不能自養。則毅然身爲撫恤。而必遂其養。民不能自保其居。則毅然代爲營謀。而務保其居。必如是。盡心竭力。方是能念敬我衆者。我

則錄其功而敘之。優以禮而欽之乎。懋簡之意。蓋如此。夫民之失業。由官邪也。誠人臣以黷貨爲戒。而急急惟民之求。前殷阜樂康於是乎在。而人主持此意以用人。其所以謹好惡而明取舍。又孰加於此哉。

今我旣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

此一節書。前旣明示諸臣。而因欲其善體已意也。羞。進也。若。順也。否。不順也。盤庚曰。人臣率職。非何人主愛民之志意以爲從違。今我

意在念敬我衆而不欲專利以自封。旣進告爾等以朕志。我所不肩。是不順我意者。我所敘欽。是順我意者。凡順與否。旣明明言之矣。爾等當咸喩我意。毋好貨而敢恭生生。無有不欽我之命可也。民生主德。皆于爾諸臣賴之。可不念哉。

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

此一節書文申罔有不欽之實。而戒勉其臣也。總。聚也。庸者。安民之功。盤庚曰。其乃貝玉

爾諸臣嘗有此故習矣。今必以是爲戒。其無謀聚貨寶而朘民之生以自封殖也。往哉生生。向曾不以爲念矣。今必以是爲勉。敢恭生生而安民以自爲功可也。下以厚民生。上以奉君命。斯爲念敬而罔不欽者已。

式敷民德。永肩一心。

此一節書。又望羣臣爲民之心。始終勿替也。式。敬也。敷。布也。肩。任也。盤庚曰。爾諸臣不總貨寶則民利興。生生自庸則民生遂。此爲民之大德也。但人情多勤于始而怠于終。鮮有能久而不變者。汝等當兢兢業業。以敷布爲民之德。自今至于後日。常任一心。不雜不貳。則德惠垂於無窮矣。予覩利用遷。汝能爲民導利而利于以不匱。予迓續乃命。汝能爲民立命而命賴以有永。庶幾哉予不負百姓。亦可仰告我先王矣。夫盤庚戒勉其臣民。以通上下之情。慰疑懼之意。而於天之所以愛民臣之所以奉君。獨惓惓而不已。至好貨之戒

尤反覆致意焉。蓋人臣不自利。則必急公。急公則愛國。愛國則重民命。而凡可以遂民之生者。無不勇往而力任。所謂正本清源之道蓋如此。而其詞和平。其意諄復而不厭。若盤庚眞可謂愛民之主矣。

說命上

商高宗感夢而得傅說。遂命以爲相。史臣記高宗命說之詞及說進告之語。爲書三篇。而總名之曰說命者。以見臣之得盡言于君由

君之能命其臣也。此是第一篇。

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羣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

此一節書史臣將敘高宗命說之詞。而先敘其事也。王是高宗。宅憂乃居喪也。亮陰當作諒闇。是居喪之所。王遭父小乙之喪。遵行古禮。居憂于梁闇中。三年不親政事。不發號令。

使百官俱聽命于冢宰。及大祥後。喪服已除。猶未發號施令。裁決庶務。羣臣不測其故。咸進諫于王曰。嗚呼。均是人也。獨于衆人之中。有聰明睿智。洞乎理而燭乎事者。謂之明哲。明哲之人。晰理精而處事當。實爲人之法則。今天子聰明首出。君臨萬邦。正所謂明哲作則。百官之所仰承而欽式者。王本明哲以爲言。即可以作則。而爲命使臣下知所遵奉。若祕其明哲而不言。則君既無以令于下。臣下無所法則。將何所稟承而行乎。言不言所係之重如此。王可不言以作則于下哉。

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

此一節書高宗因羣臣咸諫。作書誥諭所以不言之意也。庸。用也。賚。與也。高宗曰。諸臣疑我不言。亦知我有不敢輕言。及不必自言之故乎。我居人君之位。將表正于四方。任大責重。我恐明哲之德不類前人。無以君臨萬邦

而爲爾百官之所承式。我所以不敢輕易發言者。以此故也。然亦豈敢嘿嘿而已。惟恭敬淵默。收斂此心。思想治天下之道。湛然寧謐之中。精誠感孚儆通帝賚。夢上帝與我一賢相。將使論道輔政。以代予言。又何庸我自言。然後有所稟令耶。夫惟至誠爲能格天。高宗篤恭淵默。誠心求賢。與上天生賢之心。相合無間。故其感通如此。程頤有云。靜則自明。大明生于誠。誠生于靜。朗鑑空懸。而物來自

聡非靜之驗哉。恭默感通之妙。有自來矣。
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
惟肖。
此一節書。史臣記得賢之始也。審。詳也。築。築
墻也。傅巖。地名。在虞虢之間。今山西平陸縣。
肖。似也。高宗既夢良弼。而急欲得其人。乃追
夢中之所見。而諦審其象。繪畫成形。俾遍求
于天下。務求必得。適遇一人名說。卜居于傅
巖之野。與所圖夢中之形恰相似。夫夢寐之

間。竟以形相告。而天下之大。直按圖而得之。
君臣相遇。天作之合。豈偶然哉。
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
此一節書。史臣記任賢之重也。高宗既得傅
說。與之語。果聖人也。于是擢以不次之位。委
國授政。立以爲相。又以冢宰兼師保之職。置
諸左右。而親信之無間焉。其任用之專如此。
夫人君職在擇相。相得其人。非獨崇其體貌
已也。又必委信而親近之。而後可以収輔德

之益。記曰。相觀而善之謂摩。荀況曰。學莫便
乎近其人。高宗相說而置左右。其得此意也
夫。
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
此一節書。高宗既任傅說而命之也。納誨。進
言也。高宗曰。諸臣向以承式之故。求我下言。
我思表正之要。惟在于德。汝今在我左右。必
朝夕進納善言。啓我所未知。誘我以未行。務
俾我遷善改過。德日進于高明光大。而免于

弗類焉。庶可以表正萬邦。而無愧于明哲作
則之任已。夫人君求治。必以德爲本。相臣之
業。莫大于輔君德。高宗命相。未及他事。而首
責之以納誨輔德。眞探本之論也。
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
旱。用汝作霖雨。
此一節書。高宗託物以喻其屬望之意也。金。
謂刀劍等器。古者銅鐵之屬皆稱金。礪。磨石
也。濟。涉水也。巨川。大川也。楫。櫂也。雨三日以

往爲霖高宗曰納誨固在于汝而用汝則在于予我之于汝相須蓋甚殷已不見金之資礪以成器乎以予賦質頑鈍用汝磨礱砥礪輔我之德以歸于成者即金之必資于礪也不但已也巨川非舟楫莫能濟予欲弘濟艱難用汝扶持引掖輔我之德以成利濟之功者即濟巨川之必資于舟楫也不但已也大旱非霖雨莫能蘇予欲施膏潤物用汝承流宣化輔我之德務使膏澤洽乎黎庶即大旱

之需霖雨也予之所望于汝者如此其切所資于汝者如此其大汝可不朝夕納誨以輔予乎蓋高宗虛懷訪諫舍己從人但欲自成其德而不必德之自己成但欲濟時利物而不必功之自己立其心至虛其量至廣卒成千古令主宜哉

啓乃心沃朕心

此一節書高宗以納誨輔德之實望傅說也

啓開也沃灌溉也高宗曰德具于朕之心而誨發于汝之心爾不開汝之心而盡言無隱何以溉朕之心而聰明日益乎今朕望汝納誨輔德原非求諸言詮也必也大啓汝之心于凡修德之方致治之道披誠露膽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用以浸潤灌溉乎朕之心使我心義理浹洽融會透徹充足而饜飫焉斯汝之納誨無不盡而朕之受益爲甚深矣夫君臣之勢尊卑濶絕所相感者心耳必臣之心昭明無隱然後隨事進規可以導君于善必

君之心虛誠若渴然後其臣犯顏色觸忌諱而不忤上下一心洞達無閒予以贊成盛德豈不休哉

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

此一節書高宗既以啓心沃心望傅說又設喩以致其丁寧之意也

瞑眩飲藥而苦頭目昏悶也瘳愈也跣跣足也高宗曰朕之所以切切然望汝啓心沃心者誠以人臣必進苦口之言而後能有救過之益人君必有燭理

之明。而後能免冥行之失。今我過愆已多。汝必盡情直諫。庶可由以省改。若服藥然。不至于瞑眩。則疾必不能瘳。朕心目昧無所識知。汝必明白指示。庶可資以攸往。若跣足然。目一不視地。厥足必至于傷。然則啓心沃心以納誨輔德。顧可須臾緩哉。

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

此一節書高宗又望傅說以人事君也。乃僚

謂說之僚屬。匡正也。乃辟高宗自謂。率循也。先王商先哲王。迪者導行之意。高后指成湯也。高宗曰。予用汝爲相。凡匡主安民之道。汝實有之矣。然獨任則勞。分任則逸。今汝既總百官則卿士以下。皆爾僚屬也。彼亦執藝事君之責乎。汝必一身倡率。與大小臣工。同心合志。以救正汝君。或宅心未正。或行事乖宜。即當直言匡弼。務使我率循先王太甲太戊祖乙盤庚諸賢君繼述之道。而蹈我高后成

湯已行之迹。以安天下之兆民。使羣黎百姓無一不得其所。庶幾綏猷輯寧之化。不殊于當時。而彰信兆懷之休。復見于今日。則汝輔相之功斯大矣。可不勉哉。人君之道在法祖以安民。爲相臣者振飭百官。共扶宸極。盡必君德無忝厥祖。君澤下究于民。而後輔弼之責始不負乎。

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

此一節書高宗命說已畢。又總致其丁寧之

意也。時是也。高宗嘆息曰。納誨輔德。同心匡辟。予之屬望于汝者。亦深且切已。汝當敬承此命而無忽。苟君德未成。則是汝之輔德無有終也。兆民未安。則是汝之匡辟無有終也。汝其啓心沃心。務使作則無愧于先王。而求以終其事可也。念之哉。大要欽始易而慎終難。以慎終之意謀始。則必無苟且姑息之謀。以慎始之意圖終。則自有奮厲振起之效。無論君道與臣職。學業與治功。總皆以有終爲

主魏徵十思十漸之箴其猶有終之義也夫。

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

此一節書傅說因高宗望其進諫。而即望高宗以納諫也。繩墨線彈以正木者。疇。誰也。傅說復命于王曰。人臣進諫何難。人君受諫乃為難耳。譬之于木。不是生成便能端正。必依從大匠繩墨。用斧斤斲削之。則自歸于正。而可以為器用矣。人君亦豈能天生便是聖人

惟虛心克己。聽從臣下之諫諍。則自然動無過舉。日進無疆。而優入聖域矣。諫之當從也如此。故君不必求進言于臣。惟當求受言于己。君果能虛心從諫而克聖。則凡為臣者。孰欲仰承德意。進獻讜言。雖不命之言。猶且先意承之。况重以王命諄切。孰敢不竭盡忠悃。抒納讜猷。以敬順吾王休美之命乎。臣亦願王以聖自期。而勇于從諫可耳。古人云。泰山不擇土壤。故能成其高。滄海不擇細流。故能成其大。人主不遺芻蕘之言。故能成其聖。天下不患無敢言之臣。而人主要當有受言之實。廓度量以盡其才。勤勸賞以作其氣。則聽納日廣。資益弘多。而作聖之基在是矣。

說命中

此第二篇。乃傅說受命作相之後。與高宗推論治道之言。

惟說命總百官。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

逸豫。惟以亂民。

此一節書史臣敘傅說承命而進誨于王也。樹。立也。后王。謂天子。君公。謂諸侯。大夫師長。皆官名也。亂。解作治。傅說既受高宗之命。位居冢宰。總領百官。則凡匡主安民之責。皆屬于其身矣。于是承納誨之命。進告于王。先嘆息曰。天地之位設。而君臣之分定。尊卑上下。不容踰越。是乃天秩有禮。所謂天道也。在古昔明王。奉順天道。剏制立法。乃先區畫天下

之地建置邦國。又于邦國之中分設都邑。樹立天子爲后王以統治天下。諸侯爲君公。以分治一國。且各承以大夫師長使居都邑以爲之輔。上下有制。尊卑相維。若是者豈欲以天下奉一人。爲安逸豫樂之計也哉。良以天心仁愛斯民。不能自治。故寄其責于君。君亦不能獨治。故分其任于臣。君主治于上。臣輔治于下。惟欲使天下之民遂生復性共享樂利之休。以無負上天付託之意焉耳。豈可自圖逸豫不各思其職各盡其道以求合天心哉。

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

此一節書告高宗以法天治民之實也。憲法也。乂治也。傅說曰。人君既奉天以治民。即當法天以爲治。惟天高高在上。至虛至公。至神至靈。不肅聽而聰無不聞。不需視而明無不見。不惟政令之得失民生之休戚舉不能逃天之監。即府室屋漏之中未昭不顯之地亦

皆照察無遺焉。天之聰明如此。惟聖君以是爲法。好惡不蔽于私。賞罰皆當于理。一如天之聰無不聞。明無不見也。如此則可以表正萬邦而爲臣民作則矣。夫臣民不同而此心之公無不同。君誠至公。則臣之奉令守職而稟承于下者莫不敬順而亮天之工。民之心悅誠服而鼓舞于下者莫不從治而順天之則。聖人一憲天而公道之感通不期然而然者有如此。蓋好惡賞罰人主之大柄。令出而臣共。政行而民信。非有他故也。亦自盡其心于隱微之地而已。心清明則事之叢而至者有以察其幾。心精一則人之環而伺者無所投其隙。以純王之心行純王之政。何患不光四表而格上下哉。

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

此一節書歷舉憲天之事以告高宗也。戎兵也。衣裳命服也。傅說曰。天之聰明無所不照。

憲天聰明者亦宜無事不然如口以出號令
必斟酌當理而後臣民凜然知所遵奉。一時
守爲律令。萬世奉爲典謨。若不加檢點輕易
出言。則悖出必名悖入之羞矣。甲胄本以禦
戎。必兵戢而時動。敵加而後應。然後可以奏
威弭患息寇安民。若恃強凌弱。無故興師。則
人心危懼。反以動天下之兵矣。衣裳以命有
德。必謹之在笥。待有功而後予。則賞不僭而
人知勸。干戈以討有罪。必省諸己身。原無過

而後加誅。則罰不濫而人知懼。此四者皆出
身加民國之大政。一或不慎。便喪聰失明。顛
倒錯亂而違天道矣。王惟戒謹乎此。言勿輕
出。甲胄勿輕動。衣裳勿輕予。干戈勿輕用。與
能信此四者所關甚大。所係匪輕。而一一皆
能洞其源。燭其幾。處之無不各得其當。將由
是言出爲謨誥。兵戢爲神武。賞足以昭天命。
罰足以彰天討。事事合天。而無不休美矣。憲
天之見于行政者如此。夫所貴聰明者。炳見

幾先。而患必防諸未形。洞曉原本。而事必返
諸在己。振紀綱。愼賞罰。急其先務。持其大端
而已。聰明而善用之。庶可以憲天之聰明乎。
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
德。惟其賢。
此一節書。乃憲天聰明之見于用人者也。昵
狎也。惡德。包藏內惡之人。傅說曰。天子奉天
道建庶官。以分理天下。官得其人。則紀綱法
度事事修舉。小民皆得安居樂業而治。官非

其人。則紀綱法度事事廢弛。小民必至叛散
流離而亂。治亂之係于庶官如此。故人君用
人。不可不謹。凡六卿百職。皆其熙庶績之人。
不可任及私昵。蓋以私昵之人。未必才能辦
事。縱或有才。亦必狎恩恃寵。竊弄威權而大
工廢矣。惟當特選才能之人而用之。果其能
與職稱。即疏遠讎怨。亦任之不疑。如是則官
無曠職。而庶績咸熙矣。至于五等之爵。尊卑
雖有不同。皆所以命德而勸賢者。不可濫及

惡德。蓋以惡德之人。大奸似忠。大詐似信。苟不辨而加之以爵。勢必傾陷正人。流毒天下。惟當精選賢德之人而爵之。果其德能稱爵。即早晚寒微。亦寵之不棄。如是則爵不濫矣。而賢皆知勸矣。憲天聰明之見于用人者又如此。自古天下治亂。在人才盛衰。而人才所以盛。惟是謹好惡。明取舍。廣樹賢良。矜惜名器。其原亦在君身而已。中庸云。取人以身。仲虺之誥曰。用人惟已。誠不易之論也。

慮善以動。動惟厥時。

此一節書。乃憲天聰明之見于處事者也。慮。思慮也。善。當理也。時。時宜也。傳說曰。人君日有萬幾。一不審慎。便有過差。而遺無窮之害。故凡有舉動。不可率意直行。必熟思審處。當于理而後動。庶下可爲臣民之法守。後可爲子孫之章程。而無輕率躁妄之失矣。然善無定體。隨時而在。又必虛心裁度。務適乎事機之會。而不乖乎時措之宜。應乎天而時行。焉將見事無不善。動與天合矣。蓋君心者。禮樂刑政之所從出也。能揆度至理。以爲禮樂刑政之原。而又因時變通。如雨暘寒燠之各以時至。而類應。則君心之化裁。如四序之不爽已。憲天之要。孰有踰于一心者哉。

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

此一節書。乃憲天聰明之見于處己者也。有者。自足之意。事有成績。謂之功。肆然矜誇。謂之矜。傳說曰。德莫貴于自新。學莫患于自足。

如德有諸己。謂之善。苟或自以其善爲有餘。則驕心一起。怠心必生。德不復加進。行不復加修。而並喪其所有之善矣。如功措諸外。謂之能。苟或自以其能爲過人。則自用之意既多。用人之量必隘。智者不爲之効謀。勇者不爲之効力。而並喪其已成之功矣。是以自古聖帝明王。善蓋天下而守之以謙。能高天下而守之以敬。故功德莫與京。而比隆于天也。

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

此一節書傳說欲高宗憲天聰明思患豫防也傳說曰禍患每伏于無形儆備當存于先事若待患至而後圖之則無及矣惟乎居閒暇之時詳審于天理之公而酌行其人事之當然圖難于其易爲大于其細而事其事爲乃其有備矣有備則素定之謀足以應變于不窮弭患于不作雖有意外非常之事而亦可以無患矣然非法天以爲聰明者不能先事而圖之也可不勉哉蓋天下之患莫大乎

苟且因循不爲久遠之計誠朝廷有警惕震厲之規則天下自無叢脞廢弛之事益告舜曰儆戒無虞易之既濟曰思患豫防古聖人之不忘警惕有如此

無啓寵納侮無恥過作非

此一節書傳說欲高宗憲天聰明戒溺愛徇己之私也啓開也寵謂寵幸納受也侮謂侮慢無心失理謂之過有心背理謂之非傳說曰左右近習之人朝夕親近易以狎昵若寵

幸太過則彼將恃恩無忌而生侮慢之心是彼之侮乃我自取之也故當以此爲戒愼毋溺于所愛開寵幸之門以受人之侮也人孰無過過而能改于己何損若自以有過爲恥憚于更改而強爲遮飾則始出于無心之失終反遂成有心之非矣故當以此爲戒愼毋恥于聞過爲文飾之計以遂己之非也夫不啓寵以納侮則佞日遠而聰明不爲所蔽不恥過以作非則過日寡而聰明不爲所累此

御下檢身之道也

惟厥攸居政事惟醇

此一節書傳說欲高宗憲天聰明歸本于宅心之學也居謂心安于所止醇不雜也傳說曰人君一心乃萬化之原欲法天以爲治者當求天于吾心也惟能以義理涵養此心使方寸之中湛然虛靈寂然寧定義與心融理與心一而無一毫勉強之私則施之政事莫非義理之流通大綱備舉而至纖至悉萬目

畢張而盡善盡美。政事豈有不醇者乎。夫有純王之心，則所存者與天一矣。有純王之政，則所施者與天一矣。此尤憲天聰明根本切要之工夫也。

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

此一節，書是論憲天聰明之見于事神者也。黷褻瀆也。時解作是。煩繁多也。傅說曰，國家之祭祀，如郊廟社稷山川百神，祭有一定之時，非其時則謂之黷。本以爲敬，而不知是謂

之不敬也。至于犧牲粢盛之數，升降周旋之節，俱有一定之禮。非其禮則謂之煩。必至擾亂而不可行。以此事神，不亦難乎。知其難而戒之，則可以通于神明，而憲天之道在其中矣。夫事事皆能憲天如此，則臣豈有不欽若而民豈有不從乂者哉。

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維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

此二節，書是高宗贊美傅說之言，傅說勉高宗以躬行之實也。旨美也。服行也。良善也。忱誠信之意。先王指成湯。高宗曰，美哉汝說之言。其論上天立君之意，人君爲治之方，有關于治道，有裨于君德，我當服行。汝之所言以爲致治保邦之訓也。夫以我之寡昧，于爲君之道有所未知，若非汝以此善言開道，則我將何所聞而措之于施行乎。傅說拜而稽首言曰，天下道理，但知之不足爲難，惟實見

之施行，乃爲難事。王若不能體驗于身心，發揮于政治，雖知何益。王若于此，深加誠信，則有定志者必有定力，行之自見其不難，而允協于我先王成湯之盛德美政。是我之所言者，王不徒聽之，而實能行之矣。于斯時也，說猶有所隱匿而不言，則是上負吾君，下負所學，其咎不在于王而在我矣。夫高宗于傅說之言，不惟即見採納，又且深加獎嘆。傅說進言于高宗，不惟期君之必行，而且責已之必

言眞可以爲萬世君臣法也。

說命下

此第三篇史臣記傅說與高宗論學之言。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旣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

此一節書是高宗歷叙廢學之故。而嘆其學之無成也。甘盤。高宗之師也。遯。解作隱。宅。居也。河。是河內之地。徂。往也。亳。是亳都。顯。明也。高宗曰。傅說。汝來前。予小子昔日未卽位時曾受學于賢臣甘盤。講求脩身治天下之道。旣而先王欲我習知民艱。乃使隱居于荒野之間。後又入居于河內。又自河內往至于亳居無定所。學無專功。故其後遂荒廢舊業。于天下之理。竟未能顯然明白于心。我今將整理舊學。以求終之有成。不能不賴汝之訓迪也。

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糵。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

此一節書是高宗望傅說以訓志之功也。醴甘酒也。麴者造酒之麴。糵者造酒之米。和羹者滋味調和之羹湯。梅所以調酸。交修。左右規正之意。邁。行也。高宗曰。凡學之不明。由于志之不正。汝當獻納忠言。開陳善道。以啓發我之心志。譬如作酒醴者。必資麴與糵而後成。今我望汝涵養熏陶。以成君德。就如麴糵一般。作和羹者。必資鹽與梅而後和。今我望汝調和燮理。以贊化機。就如鹽梅一般。夫造酒者麴多則太苦。糵多則太甘。麴糵得中。乃能成酒。作羹者鹽過則鹹。梅過則酸。鹽梅得中。乃能成羹。汝欲成我之德。亦必交修于我多方以規正之。委曲以維持之。如我之氣質或偏于剛。汝則濟之以柔。我之氣質或偏于柔。汝則濟之以剛。汝切勿棄我以爲不足與言也。凡汝之言。我當篤信力行。決不至于負汝之所訓也。蓋高宗之望傅說皮懇至如此。可見古之賢君。必以下賢求言爲急務也。

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

此一節書是傅說勉高宗以反己之學也建立也獲得也傅說因高宗孳孳訪問遂稱王而告之曰人君之于臣下廣詢博訪務求多聞者是其意惟欲建立修身治天下之事業耳然資之于人者尤貴反之于己故又必學于古先王之謨訓潛心勉力終始無間然後義理有得于心而可以爲建功立事之本也

若不以古人爲成法古訓爲當遵則所行必不合于義理而能久安長治者非說之所聞也然則王可不以多聞學古爲務哉蓋傅說所謂多聞學古者正欲講求保邦致治用人行政之道實見諸施行耳非僅在語言文字之間也

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

此一節書見爲學貴有實功也遜謙遜也時敏謂無時而不敏允信也懷念也傅說曰義理無窮工夫易間必須卑遜其志不敢有一毫自足之心又必時時敏求不敢萌一毫自止之念夫虛以受人勤以勵己則其所修如泉水之來源源而不竭矣爲學之方莫要于此若能篤信而深念之眞知遜志之有益而驕心悉泯眞知時敏之有成而怠心不生則充積日盛修身治天下之道皆統會于吾身矣王可不勉哉夫遜者入學之基敏者力學

之事氣盛則理不聚虛其志所以觀理也力薄則業不大勇于任所以修業也爲學之事遜與敏爲盡之矣

惟斆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

此一節書言斆之事亦學古有獲中事也斆猶言教典常也傅說又勉之曰王之爲學固貴得之于己尤貴公之于人蓋始而自學所以明德固學也終而教人所以新民亦學也爲學之道一半在實體諸心一半在推廣諸

世。教學相須而後學可成也。然勤學教人矣
而工夫或有間斷其學亦終于無成又必一
念惓惓終如其始而常在于學無少間斷則
造詣純熟所得益深而德之日修將有不知
其然而然者矣。大抵身任君師之責則內外
不可以不修。道兼物我之公則終始豈容以
或間傅說可謂責難于君者矣。

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惟說式克欽承旁招
俊乂列于庶位。

此二節書第一節是言為學之準的。次節乃
傅說以薦賢自任而仍歸本于君德也。監視
也。先王指成湯。憲法也。愆過也。傅說又勸高
宗以法祖之道曰。人君為學不過取法乎前。
今之當法者孰有過于先王者乎。蓋我先王
以天錫智勇之資又加以昧爽丕顯之學其
于脩身治天下之理皆有典則法度以垂範
後世。吾王不必遠有所慕但當率祖攸行脩
身則法其制事制心之理。為政則法其建中

表正之規。如此則脩身以至于治天下。莫不
盡善盡美而永無過差矣。蓋德雖造于罔覺
而法必監于先王。吾王其勉之哉。然修德者
固人君之事而進賢者又大臣之職。吾王誠
能典學法祖增修其德而至于無愆則說必
能敬承美意廣詢博訪凡大而千人之俊小
而百人之乂皆為汲引分列于朝宁之間使
之同心以匡乃辟。吾王但垂拱以責成之可
耳。何患不治哉。蓋君德無愆所以端出治之

本。俊傑在位所以廣佐治之功。而要之必君
德修而後賢才爭集為之用。大臣之欲以人
事君者其亦必先引君當道乎。

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股肱
惟人。良臣惟聖。

此二節書是高宗言人心仰德之切而深望
傅說之輔己也。風風聲也。高宗歎息而歸美
于說曰。天下之所仰以為則者在于人君。而
人君之所賴以輔治者在于宰相。今四海之

內。莫不引首舉踵。嚬嚬焉仰望我之德化者。良由汝說感于夢寐之際。起于版築之間。故其風聲足以聳動乎天下也。高宗之意。蓋言台德弗類。若不足以正四方。而民皆望我以憲天法祖之治者。非朕之德可以當此。寔惟汝有以風之也。于是又責望之曰。人之一身。必手足俱備。然後可以爲人。人君若欲作聖。必是良臣輔導。然後可以爲聖。此我之所以深有望于汝也。夫高宗之于傅說。始望之爲

霖雨舟楫。繼喻之爲麴糵鹽梅。至是又倚之爲股肱。蓋引喻愈切。而屬望愈至矣。故說終能納誨輔德。以答天下之望。而爲股肱良臣也。

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

此一節書。是舉輔君作聖之人。而欲傅說媲美于阿衡也。正。解作長。先正。先世長官之稱。保衡。商時官名。先王。指成湯。作。起也。辜。罪也。佑。輔佐也。烈祖。亦指成湯。格。至也。阿衡。卽保衡。指伊尹。高宗又勉傅說曰。昔我商開國之時。有先正保衡伊尹。所謂良臣也。輔佐我先王。振興大業。嘗曰。我昔居畎畝之中。以樂堯舜之道。惟願上輔吾君爲堯舜之君。下治吾民爲堯舜之民而已。若不能使君爲堯舜之君。則心中愧恥。卽如撻之于市。不但欲致君

爲堯舜已也。若不能使民爲堯舜之民。四海之廣。兆民之衆。有一人不得其所。或啼饑號寒。或梗化不服。皆謂爲己之罪。過伊尹之志如此。故其佐佑烈祖成湯。內則輔德使大德極其懋昭。外則輔治使百姓歸于允殖。以致烈祖德業之成。直與天地同流而無間焉。此伊尹之所以輔君作聖。而稱美于有商也。今爾旣負伊尹之德。又居伊尹之任。庶幾保祐予我。俾格天之烈。再見于今。豈可使伊尹之

相業專美于前耶。夫爲臣者不志伊尹之志，不足以盡臣道。爲君者不以伊尹之志責之臣，不足以成君德。高宗傅說能交相勉如此，所以能交相成而立千古君臣之極與。

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此一節書是高宗與傅說以聖主賢臣交相期勉也。乂，治也。食，食其祿也。紹，繼也。乃辟，猶言汝君，高宗自稱之辭。綏，安也。對，承受也。揚，播告也。高宗命傅說曰：君臣相遇，自古爲難。聖主必待賢臣以弘功業，使非輔君作聖之賢，則豈虛其位，豈有與之共治。是君遇臣之難也。賢臣亦俟聖主以顯其德，使非從諫克聖之君，則寧終于隱，豈有苟食其祿。是臣遇君之難也。今我夢賚旁求，君臣相遇于千載一時。汝必感此非常之會，期立百世之功，輔我繼先王之德，以永安天下之民，則堯舜其君

民者，眞不愧阿衡之美矣。傅說聞高宗之言，遂拜手稽首曰：輔君法祖以安民，美哉天子之命乎。敢以此美命承之于己，自信吾力之能爲。又以此美命揚之于人，自諒吾言之能踐。傅說之復高宗者如此。夫天生蒸民而立之君，佐君理物而任之相。皐其君于堯舜之隆，而無一夫之不得其所，此相臣之職也。傅說之期其君者曰：學古訓，曰監成憲。君不至于先王，而其心不可以已也。傅說之自期者曰：欽承，曰對揚。不輔君以至于先王，而其心不可以已也。君臣之交相勸勉者如此，洵千古泰交之盛哉。

高宗肜日

祭之次日又祭謂之肜。商高宗常行肜祭于禰廟，其日有雊雉之異。賢臣祖己因進戒高宗，欲其修德弭災。史臣錄其語，而以高宗肜日名篇。

高宗肜日，越有雊雉。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

此二節書首一節是史臣記事之詞。次節乃
祖己將欲訓王。而私論之也。越發語辭。雊雉
鳴雉也。格正也。史臣記高宗肜祭禰廟之日。
忽有雉飛來。鳴于鼎耳之上。夫祭有常期。而
高宗數祭禰廟。是黷于祭祀之失也。雊雉之
異以譴告之。可見天心之仁愛矣。祖己感雊
雉之異。將進戒于高宗。先自商曰。凡天降災
祥。必應于事。而人事得失。皆本于心。今王黷
祭禰廟。其事固爲失矣。而推原其故。實自媚

神求福之念啓之。我今進戒。必先格王之非
心。而後正其所失之事。庶幾王心易悟。而吾
言易入也。夫高宗不務民義。而徼福祈命。此
非心也。不知敬民。而祀豐于昵。此失事也。祖
己之言。可謂得進諫之道矣。

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
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絕命。民有不若德。不聽罪。
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

此二節書言天命之不可求。天戒之不可忽
也。典猶言主。義行事合宜也。若德順理也。聽
罪服罪也。孚命。是以妖孽爲信驗。而告戒之。
台我也。祖己欲先格王心。乃勸戒于高宗曰。
天之監視下民。其禍福予奪。惟主于所行之
義與不義耳。如其義。則天降之年。必然長永。
如其不義。則天降之年。必然不永。故人之不
獲永年者。非天無故夭折其民。乃民之所行
不義。而中道自絕其命耳。然天又未嘗遽絕
之也。斯民之中。有不順乎理。而肆意妄爲。不

服其罪。而飾非拒諫者。天未嘗不以妖孽爲
信驗。以告戒之。夫天既譴告。欲其順德而聽
罪耳。乃謂妖孽特出偶然。無如我何。則亟違
上天仁愛之心矣。天豈不誅絕之哉。人黷祀
媚神。安能獲福。而天戒之臨。必當有故。非恐
懼修省。不足塞咎。祖己之言。惓惓若此。此所
謂能格心者也。

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

此一節書所以正其事之失也。司主也。胤嗣

也。豐厚也。昵親近也。祖已既格王之心。乃直
正其所失之事而歎息曰。天以斯民而付之
王。是王之職。主于敬民而已。答此而徼福于
神。豈王之所司乎。況祖宗列聖雖有親疏遠
近之不同。然無非繼天之統。為天之嗣。吾王
承其後而主其祭。只當一體孝敬。豈可專顧
私恩而獨豐于親近之禰廟乎。以人君之職
而言。則主于敬民。而徼福事神。非所當為。以
祭祀之禮而言。則祖宗皆天之嗣。而祀不可

獨豐于昵。夫不務敬民而務瀆神。一失也。不
竝隆于祖而獨豐于昵。又一失也。高宗越禮
用情。故祖已因天變而戒之如此。

西伯戡黎

文王舉兵勝黎。祖伊見周之日盛。痛殷之將
亡。遂進諫于紂。欲其懼而改省也。史臣錄其
言。以西伯戡黎名篇。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訖
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
人。惟王淫戲用自絕。

此二節。書首節史臣記事之詞。次節祖伊告
王之詞也。西伯。周文王也。受命為西方諸侯
長。故稱西伯。黎。國名。戡。勝也。祖伊。殷之賢臣。
王。指紂言。訖。絕也。格人。有識之至人也。相。助
也。史臣曰。西伯受命于殷。得專征伐。黎國無
道。舉兵伐之。此時既勝黎國。殷之賢臣有祖
伊者。見周德方隆。勢日強大。紂惡愈甚。勢必
危亡。惟恐戡黎之後。遂有伐殷之舉。乃自私

邑奔走來告于王。蓋忠君憂國之意。欲王之
改過以圖存也。祖伊進諫于王。先呼天子以
感動之。曰。國命修短。皆係于天。由今日而觀
上天既已斷絕我殷之命脉矣。何以知之。蓋
國家之興亡。其幾先見。惟至誠之人。至靈之
龜。乃能前知。今有識之至人。與占卜之元龜。
皆知凶禍必至。無敢有知其吉者。則天之絕
我殷命。昭然可見矣。然殷家基業。自祖宗列
聖相傳到今。豈不欲保佑我後世子孫。使之

長守而不墜哉。蓋由我王不法祖宗。不畏天命。惟淫亂戲侮。以自絕于天。故雖先王在天之靈。亦不得而庇佑之耳。王可不亟思改過以回天意乎。

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如台。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

此三節。書首節是備述喪亡之形。二節言民之棄殷。三節見紂之怙惡也。康。安也。虞。付度也。典。常法也。大命。乃受非常之命者。摯。至也。

祖伊曰。我王既自絕于天。故天棄我殷。種種皆是喪亡之象。如民以食爲天。今則水旱饑荒。小民無有安食。而民不聊生矣。民各有恆性。今則悖禮傷道。下民昧其本心。而天理滅亡矣。國家之常典。所當世世守之者也。今則綱紀廢弛。法度變亂。不復率由先王之舊章。而國不可以爲國矣。不有康食。天不欲遂其生也。不虞天性。天不欲復其性也。不迪率典

天不欲其治平也。于此見天之棄殷。而格人元龜之罔敢知吉者在是矣。且不但天心棄之也。今我殷邦之民。苦于虐政。亦無不欲殷之喪亡。每私相告語曰。今我等困苦至此。上天如何不降威于殷。而滅亡之乎。其有道之君。宜受非常之命者。如何不至。而救我于水火之中乎。今我王失爲君之道。斷難久居民上。將無奈我何矣。民之棄殷如此。夫人君立天人之間。而爲上下所交棄。其勢必至于危

亡。雖先王其能相之乎。祖伊之言。痛切極矣。紂乃不知悔過。而歎息曰。爾雖云民心背畔。將欲亡我。然我尊爲天子。實天生我以主萬民。獨不有命在天乎。小民亦無如我何矣。夫紂當天怒民怨之日。而爲飾非拒諫之言。此所以終于滅亡而莫可救也。

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殷之卽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

此二節。書。祖伊退而私論之詞也。反。退也。

參列也。乃猶言汝。指紂言。功事也。祖伊見紂不聽其言。遂退而歎息曰。人君必須與天合德。方可責望于天。汝今之所爲。罪惡昭著。固已參列在上。而不可掩矣。又安能責望于天而保其命耶。我見殷之喪亡。直在旦夕。不能久延矣。所以然者爲何。蓋今日所爲之事。皆天怒民怨之事。事勢至此。其能免戮于商邦乎。蓋祖伊憂國之深。故其言痛切如此。大抵亡國之君。不畏天命。不恤人言。人以爲至危。

而彼以爲至安。如夏桀言我有天下。如天之有日。紂亦言我生不有命在天。及其喪亡。有如一轍。所謂與亂同事罔不亡者此也。萬世人主。可不鑒哉。

微子

紂失其政。禍敗方興。微子痛殷之將亡。謀于箕子比干。而思盡致身之道。史臣錄其問答之詞。以微子名篇。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底遂陳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

此一節書。是言紂之失道也。父師箕子也。少師比干也。亂正之亂。解作治字。底致也。遂成功也。陳列也。恃酒行凶謂之酗。微子見紂惡之日甚。痛商祚之將亡。乃呼箕子比干而告之曰。父師少師。我殷失道。前此猶望其能改。自今觀之。無復望其或能治正四方矣。夫人君所以表正四方者。以其能修德也。昔我祖成湯。懋昭大德。以致成功。勳烈昭著于上。乃

今日我子孫。不以修德法祖爲務。惟沈湎酗酒。用亂敗其德于下。豈不有忝于烈祖乎。夫我祖之昭列于上者如彼。而子孫之亂敗于下者如此。祖宗以艱難得之。後世以逸欲亡之。可痛甚矣。

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小民方興。相爲敵讎。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喪越至于今。

此一節書。言紂喪亡之形也。草竊寇也。師

師互相倣傚也。非度非法之事也。獲得也。津涯水邊隄岸也。越解作及。微子又曰。我殷既亂敗厥德。不能治正四方。故今日四方人民無小無大。皆不務生理。不畏法度。只好草竊爲姦宄之事。無有安居樂業者矣。不但小民爲然。上而卿士。亦皆彼此倣傚。自恣于法度之外。互相容隱。凡有姦宄犯罪之人。亦不窮究。無有得其罪而治之者。是以小民益無忌憚。方且羣然而起。相敵相讐。以強凌弱。以衆

暴寡。國家法紀。于是乎蕩然矣。事勢至此。我殷家必淪于喪亡。不可復救。如徒涉大水者茫茫無有涯岸。亦終于沉溺而已。豈意我殷之盛。一旦喪亡相及。至于如此之甚乎。微子上陳烈祖之德。下述喪亡之形。言有盡而意無窮。哀痛迫切之情。至今猶令人感傷悲憤。其憂國忠君。可謂至矣。

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今爾無指告予顛隮。若之何其。

此一節書微子更端以問救亂之策也。我指紂言。耄老成之人也。遜于荒。是遯于荒野。顛隮覆墜也。其語辭。微子復呼箕子比干問救亂之策曰。大凡朝廷清明。則老成之人。得安其位。今我王發出顛狂。用舍倒置。以致吾家老成之人。皆遯避于荒野。國家若有緩急。將誰倚賴乎。今所與共圖國事者。惟父師少師而已。爾若不明示意指。告我于顛隮覆亡之時。而罔所以維持拯救之策。其將奈之何哉。

微子欲挽宗社于淪喪之時。延祖業于敗亂之日。憂危之甚。特爲更端問難之策。其情迫其詞哀已。

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乃罔畏畏。咈其耇長。舊有位人。

此下皆箕子答微子之詞。首節答沈酗于酒之語。次節答發狂耄遜之語也。微子帝乙之長子。而紂之庶兄。故稱爲王子。方興言將來未艾也。罔畏畏。乃不畏其所當畏也。咈逆也。

耆長老成之人也。箕子呼微子而答之曰。我國家昏亂。自絕于天。天毒降災害。以荒廢我殷邦。故使王不知悔禍。而益沈酗于酒。其勢方興未艾。不至于喪亡不已矣。彼夫老成耆舊。乃朝廷之典型。所當敬而畏焉者。今既沈酗于酒。心志昏迷。乃不畏其所當畏。雖老成耆舊有位之人。皆咈逆而棄逐之。使不得安其位而行其志。故老遜于荒。非見幾而自去由斥之而然耳。雖欲不亡。其可得乎。

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降監殷民。用乂讎斂。召敵讎不怠。罪合于一。多瘠罔詔。

此二節書首節答草竊姦宄之語。次節答小民相為敵讎之語也。攘。取也。犧牷牲。祭神之物也。純色謂之犧。全體謂之牷。牛羊豕總謂之牲。監。視也。乂。治也。讎斂。言科斂民財。加讎敵也。瘠。餓殍也。詔。告訴也。箕子又答微子曰。國家為治。須是有司奉法。乃能使民不犯。今

我殷民乃有攘竊神祇之犧牷牲者。夫禮莫重于祭祀。祭祀之犧牲。輒敢攘竊之。其罪大矣。為有司者乃相為容隱。將而食之。且無災禍。蔑法廢禮。至此已極。非但草竊姦宄之不治已也。夫人君之失民心。常自聚斂始。我今下視殷民。凡上所用以治之者。無復他事。惟是嚴刑峻罰。讎視其民而科斂之耳。夫上以讎斂下。下即以讎視上。下方敵讎其上。而上之所以召其敵讎者。乃竟肆然為之。無有厭

怠。其掊尅之臣。阿意順旨。同惡相濟。合而為一。故民不聊生。多饑餓疲困。而無所告訴。此天下之所以困窮。而人心之所以怨畔也。蓋直君民相為敵讎。而不獨小民互相敵讎矣。

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隮。

此一節書答淪喪顛隮之語也。興。出也。迪。道也。刻。害也。箕子又答微子曰。我商家敗德荒

政。國亂民窮。今日其有災禍矣。我爲宗室大臣。出而當此禍敗。則廢興存亡。與國共之。若商祚至于淪喪。我亦終守臣節。斷不爲他人之臣僕也。是我之自處。固宜如此。若王子一身之去就。則宗祀存亡之所關。故我告王子。惟出而遠去。乃合于道。蓋我舊日以王子既長且賢。曾勸先王立以爲嗣。而先王不從。今王必有疑忌之心。是我舊日所言無益于子。而反有害于子。王子不去。則必同受其禍。我商宗祀將隕墜而無所託矣。是王子之自處。又宜如此。我之與王子。其行不同。固不可同日而語也。箕子自言其義決不可去。而微子之義決不可不去也。微子問救亂之策。而箕子答之如此。蓋以商之喪亡。其勢不可復救。惟求存商祀于不墜。爲救亂之策耳。紂惡貫盈。天人交棄。至于淪喪顛隮若此。洵爲萬世之明戒哉。

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

此一節。書告微子以彼此去就之義。各安其分之所當盡也。靖。安也。自獻。自達其志也。行遯。遯去也。箕子答微子將終。又告以去就之義曰。人臣去就。自有至當不易之理。必合于義。而其心始安。當就者安于就之義。爲商家守節之忠臣。當去者安于去之義。爲商家存祀之孝子。爲今之計。各安于義之所當盡。以自達其志于先王而已。汝今固宜遠去。若我所處與汝不同。則有死無二。而不復有遯去之意矣。是或去或不去。皆揆諸義理而當。反諸吾心而安。質諸先王而無愧者也。予何疑哉。夫箕子答微子之問。而比干獨無所言者。比干自安于死諫之義。所以自靖自獻。一而已矣。孔子曰。殷有三仁焉。蓋三人之行不同。而皆出于義之至正。各得其心之所安。故孔子皆許之以仁也。

日講書經解義卷之五

日講書經解義卷之六

周書

周。文王國號。武王克商。因以爲有天下之號。此書凡三十一篇。記周家一代之政事。故曰周書。

泰誓上

武王伐紂。史錄其誓師之言。以其大會孟津。因以泰誓名之。泰。大也。此是上篇。乃未渡河以前之文。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

此二節。書首節見武王得人心之同。次節是喻衆以伐紂之意。且欲其聽之辭也。孟津。今河南府孟津縣。友邦。鄰接交好之國。冢君。各國嗣立之君。越。猶及也。御事。治事之人。庶士。衆士卒也。史臣敘曰。周武王即侯位之十有三年孟春之月。以商紂無道。舉兵伐之。至于孟津。天下諸侯。不期而來會者八百國。于是武王將發誓師之言。先歎息曰。今我友邦冢君。列國諸侯。共舉義兵至此。及我本國治事之卿大夫與衆士卒。凡相從軍旅者。俱宜聽我誓詞。以見伐商之意。夫武王所以呼從征之人。諄諄于聽誓者。蓋欲明其順從人心救民水火。而非好大喜功。輕于興師動衆也。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此一節。書言天立君爲民之意。以明紂之可伐也。亶者。誠實之意。元后。大君也。武王誓師曰。天地之于萬物。論其形勢。若相懸殊。然乾元資始。有父道焉。坤元資生。有母道焉。其長養愛育之心。如父母之于子。是天地乃萬物之父母也。萬物雖並生于天地之間。惟人得氣之秀。比于衆物。心爲獨靈。是人乃天地之所厚者也。人類之中。又篤生一聰明之聖人。比于衆人。最秀而最靈者。立之爲大君。以統御萬民。是君又天地之所獨厚者也。然天之

立君。豈徒尊崇富貴之哉。正欲其體乾父坤
母之心。行子育萬民之政。撫恤愛養。亦如父
母之于子。是元后又代天地而爲民父母者
也。夫天地生物。而厚于人。天地生人。而獨厚
于聖。其所以獨厚于聖者。惟欲其恩養斯民
體天地父母之心而已。然則任元后之責者
可不知所以作民父母之義乎。

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湎冒色。敢行
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

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刳剔孕婦。皇天
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

此二節書是武王數紂慢天虐民之罪也。受
商紂名。沈湎。溺于酒也。冒色。冒亂女色也。族
族屬也。世。世代也。臺上架屋謂之榭。水邊隄
障謂之陂。焚炙。燒烙也。刳剔。割剝也。文考指
文王。武王曰。天之立君。原使爲民父母。今商
王受居元后之位。乃侮慢自恣。不敬上天。肆
行無道。降災下民。試舉其大者言之。其荒淫
則沈溺于酒而不復出。冒亂于色而不知止。
其凶忍則敢行暴虐之事。無所顧忌。加罪于
人。不但誅其一身。并其族屬而刑戮之。其用
人。則不論賢否。但其心之所喜。即并其子弟
親屬悉寵任之。其所務者。惟在瓊宮瑤室。高
臺廣榭。築陂障。鑿池沼。與凡侈靡諸事。竭民
之財。窮民之力。以殘害于爾萬姓。不但此也。
又爲炮烙之刑。焚炙忠良諫諍之臣。刳剔孕
婦以觀其胎。其殘忍暴虐。至于如此。是以皇

天震怒。命我先人文考。敬將天威。往伐其罪
以救民于水火之中。所惜者文考遽崩。大功
猶未成就耳。然則上奉天心。仰成先志。征伐
之舉。豈得以自已哉。

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惟受罔
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
祀。犧牲粢盛。旣于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
其侮。

此一節書是武王追敘觀政于商。而紂怙惡

不悛也。肆字解作故字。發，武王名。悛，悔改也。
夷，蹲踞也。既，盡也。武王曰，惟文考之功未成，
故我小子發欲伐商以終其事。然猶未遽伐
之也。嗣位以來十有三年。昔嘗以爾友邦冢
君之向背觀商政之得失何如。使其改過自
新，則我亦將不復以征伐爲事矣。乃受絕無
悔悟改過之心，夷踞而居，忽慢天地神祇，不
知奉事。遺棄祖先宗廟，不行祭享。凡祭祀所
用犧牲粢盛，盡被凶惡盜賊之人攘竊而去。

其慢神如此。乃猶曰我有民社，我有天命，以
此自恃，而無有懲戒其侮慢之意。夫觀商之
政如此，則其惡終不可改，而我之兵終不容
已矣。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
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

此一節書，是武王自任君師之責，以見伐商
之不容已也。佑，助也。相，謂左右之也。寵，愛也。
綏，安也。越，猶過也。武王曰，上天佑助下民，爲

之君以長之，爲之師以教之。天之所以立爲
君師者，惟以其能助上帝之不及，以寵安四
方之民。此天所以立之也。受失君師之道，則
君師之責在我。而克相寵綏之道有不容不
盡者。有罪當討，一奉天以討之。無罪當赦，一
奉天以赦之。何敢過用其心，而擅爲好惡于
其間乎。商受之罪，正天討所不赦者。故我不
敢違天之意，縱有罪而不誅也。

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

有臣三千，惟一心。

此一節書，是即人事以明伐商有必克之理
也。度，量度也。同力度德，同德度義，此二句古
者兵志之詞也。十萬謂之億。武王曰，我聞兵
志有云，凡兩軍相對，若彼此兵力齊等，則較
量其平日孰行善而爲有德，孰行惡而爲無
德。德勝，則雖有力者亦不能與之敵矣。若彼
此德行相等，則又較量其歸時孰兵出有名
而爲義，孰兵出無名而爲不義。義勝，則雖有

德者亦不能與之敵矣夫兵家勝負之形可決如此今以商周之力較之受之臣子雖有億萬之衆然亦億萬其心雖多亦不足恃也我之臣子雖止有三千然其心却是一心其心既一以此赴敵何敵不摧乎是較其兵力已不勝我也又何論德與義哉信乎伐商之必克也可見失人心則雖强亦終爲弱得人心則雖寡亦能勝衆聯屬人心之本非修德行仁何以哉

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予小子夙夜祗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衆厎天之罰

此二節書是言天命伐商有必往之勢故稟文王之命而致天之伐也貫通也盈滿也鈞猶言同夙早也類者祭天之名以其禮與郊祀相類故謂之類宜者祭地之名祭后土以求福宜故謂之宜冢土后土也厎解作致武王曰今日伐商蓋亦事勢所不容已耳使商罪未極天心未厭則我之征伐猶爲可已今受窮兇極惡其罪已貫通盈滿矣天厭其罪命我誅之我若不順天行誅是容縱惡人抗違天命也其罪不與受鈞乎故我小子畏天之威早夜敬懼以伐商之舉天本命我文考乃先受命于文考之廟又行類禮于上帝求福宜于后土皆以伐商之事告之于是率爾有衆致天之罰于商蓋將求免夫惟鈞之罪非出于輕動也爾衆其念之哉蓋奉天伐暴聖人初無利天下之心故湯之伐桀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武王之伐紂曰予弗順天厥罪惟鈞其義一也

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

此一節書是誓師將終又致其勉勵之意也矜憐憫也弼輔佐也武王曰惟天居高聽卑常有矜憐下民之意凡民情所欲天必鑒而從之民欲平禍亂即爲之平民欲去疾苦即

爲之去。今民欲亡商如此，則天意可知。凡爾有衆，庶幾輔我一人，除其邪穢，永清四海。夫兵貴乘時，今日正天人合應之時也。苟失此時，則上拂乎天，下拂乎人，而撥亂反正無日矣。爾等可不乘時以立事哉。易稱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蓋聖人之兵，體天意，察民心，而又度時宜，不得已而後動耳。豈有利天下之心哉。

泰誓中

此泰誓中篇，乃史臣記武王伐紂既渡河，誓師之辭。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

此二節書，是記武王河朔誓師，而先警衆人之聽也。次，止也。河朔，河之北也。羣后，列國之君。徇者，拊循之意。史臣曰：武王自孟春丁巳日，命兵伐商，至于戊午日，從孟津渡河，暫駐于河北地方。是時列國諸侯之兵，亦于此畢會，聽武王號令。武王乃拊循其衆，發令以誓戒之。先嘆息曰：嗚呼，凡從我自西方而來之衆，皆當聽我之言。夫以拊循而慰之者，恩也。以軍法而誓之者，威也。孟津之誓言友邦冢君、御事、庶士，先諸侯而後西土者，明尊卑之分也。此先及西土者，立法自近始也。武王之兵，雖曰順天應人，其用兵有法，亦可見矣。

我聞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犂老，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籲天，穢德彰聞。

此一節書，是先舉古語，而後數商受之惡也。無度，無法度也。播，放也。犂字與黧黑之黧通用，是老人面上顏色。酗，是醉後發怒。無辜，謂無罪之人。籲天，告天也。武王曰：我聞古人有言，凡爲善之吉人，其心惟在于善，雖終日爲善，猶以爲未足也。凡爲惡之凶人，其心亦惟在于惡，雖終日爲惡，猶以爲未足也。今商王

受其所勉力而行者。皆不循法度之事。老成之臣所當親近者。乃放棄之。罪惡之人所當斥逐者。乃親比之。又且淫于色。酗于酒。縱肆威虐以戕害于百姓。此正所謂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也。在下之臣子見受之所爲如此。亦相與習染化而爲惡。各立朋黨。互爲仇讐。脅上權力。以相誅滅。其毒流于天下。使無罪受害之人。無處控訴。呼天告冤。故其腥穢之德。顯聞于天耳。夫天道福善禍淫。豈能容

此凶人哉。

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惟受罪浮于桀。剝喪元良。賊虐諫輔。謂己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監惟不遠。在彼夏王。天其以予乂民。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

此二節書是先即夏事以驗商受之必亡。後即天意以明伐商之必克也。浮猶言過也。剝落也。失位去國謂之喪。元良指微子。諫輔指比干。監視也。協合也。襲重也。休祥吉兆也。戎商謂加兵于商。武王曰。惟天惠愛下民。立君以長之。立師以教之。惟爲人君者居天之位治天之民。必當仰體天心。以盡君師治教之責。庶乎不負上天立己之意也。昔有夏之君桀不克順天惠民。乃恣爲淫虐。流毒于下國。于是天心厭之。乃佑命商王成湯。假手以誅之。而降黜夏命。遷于有商。今商王受之罪。比之于桀則又過之。如微子者商之元子。又有

賢良之德。彼乃遺落之。使失位而去。比干者以直諫匡救。彼乃加以殘虐之刑。至于剖心而死。天心久厭其惡。彼則自謂己有天命。君德莫大乎敬。彼則謂敬爲不足行。祭祀者朝廷大典。彼則以爲無益。暴虐者人君大惡。彼則以爲無傷。夫前人之成敗。乃後人之明鑒。商之所鑒視者。初不在遠。惟在彼夏王桀耳。今日上天之意。殆使我伐商以治民也。且我于興師之時。嘗得吉卜。又嘗得吉夢。夢與卜

合。重有休祥之應。此皆默有天意。非偶然也。

以是知伐商之兵。斷乎其必勝矣。

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此一節書。是即人事以明伐商之必克也。十萬謂之億。十億謂之兆。夷解作平。謂平常也。亂臣。能治亂之臣。周親。至親也。武王曰。用兵勝負。視其人材何如。今受所統。雖有億兆之衆。然皆尋常平等之人。且離心離德。不相聯屬。我所有撥亂反正之臣。雖止十人。然皆盡忠報主。與我一心一德。是受之衆。不如我之寡也。受所親信者。雖有同姓至親。然皆凶人醜類。同惡相濟。我之十臣。雖不盡是我之親戚。然皆是仁厚有德之人。可以經邦濟世。除暴安民。是受之親。不如我之疎也。商周之勝敗。不于此而可決也哉。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今朕必往。

此一節書。是合天人而言之。知伐商有必克之理也。武王曰。天人一理。善觀天者。驗之於民而已。今夫天。雖未嘗有目以視人。而于人之善惡。無所不見者。亦自我民之視以爲視也。雖未嘗有耳以聽人。而于人之是非。無所不聞者。亦自我民之聽以爲聽也。今天下之百姓。皆過責于我一人之身。言我不能往正商罪。救民于水火之中。民情如此。則天意可知。苟不能慰民之心。則不能順天之意。將無以成永清之功。而不免于惟鈞之罪矣。今日伐商之往。豈我所容已哉。

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

此一節書。是表已伐商之公心也。揚。奮揚也。侵。入也。疆。謂疆界。凶殘。指紂言。武王曰。我之伐商。既在所必往。則所以威武奮揚。以侵彼商受之疆界者。正以商受暴虐天下。思之故欲取彼凶殘。以拯民于水火之中。于以建永

清之烈。于以成未集之勳。而殺伐之功。因以張大焉耳。昔湯之陟黜夏命。由桀之弗克順天。湯之心。固公天下之心矣。今我之取彼凶殘。由受之罪浮于桀。則于湯之心。豈不益顯于天下乎。夫武王伐湯之子孫。覆湯之宗社。謂之湯讎可也。而曰于湯有光。蓋古之聖人。皆以公天下爲心類如此。

勗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厥角。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此一節。書是勉將士圖伐商之功也。勗。勉也。夫子。指衆將士。武王曰。勉哉爾等將士。無或以受爲不足畏。寧執心以爲非我所敵。常存戒懼之意可也。所以然者何也。今商之百姓畏受之虐。懍懍乎若崩摧其頭角然。人心危懼如此。所望者惟此一舉。而可以忽心乘之乎。嗚呼。爾等將士。其同以除暴救民爲德。同以除暴救民爲心。一戰勝商。立定其功。則庶幾民無懍懍之危。而得以久安于斯世矣。夫

武王誓師既曰我商必克。又曰寧執非敵。既曰予有亂臣。同心同德。又曰乃一德一心。聖人之重用民命臨事而懼如此。

泰誓下

此泰誓下篇。史臣記武王伐紂。既渡河。將趨商郊誓師之辭。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絕于天。結怨于民。

此二節。書是敘武王將趨商郊。巡師誓衆。而先言受之天棄民怨也。厥明。是明日。大巡。周徧巡視也。六師。六軍也。西土君子。指西方從征之將士。顯道。明顯之道。五常。五倫也。即指顯道言。史臣曰。武王既以戊午日。次于河朔。至于明日。將趨商郊。去敵甚近。乃大巡六師。按行軍壘。然後曉然發令。誓戒衆士。歎息而言曰。嗚呼。凡從我而來西方之君子。各宜知悉。上天有明白顯者之道。曰仁。曰義。曰禮。曰

智曰信此五者之道各有攸屬或以天合或以人合一倫一理截然不混其類甚爲彰明爲君者敬守此道以爲法于天下可也今商王受乃狎侮此五常之道荒棄怠惰全然不敬上則自絶于天而天棄之下則結怨于民而民畔之天怒民怨如此我安得不奉天順人以討之哉

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威殺戮毒痡四海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屛棄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上帝弗順祝降時喪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

此一節書是述紂狎侮五常自絶於天之事也斮砍斷也朝涉淸晨渡水也脛脚骨也賢人指比干痡病也姦回姦邪之人也正人指箕子婦人指妲己祝解作斷武王曰商王受於冬月見人早晨涉水疑其脛何故耐寒乃斮而觀之惡賢人比干強諫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遂剖比干之心而觀之大作刑威

任意殺戮以毒痡四海之人其所崇信者皆是姦邪小人其所放黜者乃在師保重臣先王之典章法度則屛棄之而不用正士如箕子者則拘囚之以爲奴郊社所以事天地而不行修舉宗廟所以事祖宗而不行享祀惟專作奇異之技術淫侈之巧物以媚悅所幸之婦人夫剖賢人囚正士是無君臣之義也不享宗廟是無父子之恩也放逐師保是無師友之禮也媚悅婦人是無夫婦之道也商王之悖亂天道以自絶于天如此故上天不順其所爲而斷然降是喪亡爾衆士其可不勉力不怠奉我一人以敬行天罰哉

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讎爾衆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

此一節書是言紂結怨于民而勉將士之盡力也后君也獨夫謂孤立無助之人指紂言

樹德務滋除惡務本二句亦古語也。肆發語
詞。誕大也。殄絕也。殲滅也。迪字解作蹈字。殺
敵謂之果致果謂之毅。登成也。乃辟汝君也。
武王曰。我聞古人有言曰。小民之情向背無
常。以恩撫我則愛戴之爲君上。以威虐我則
疾視之如寇讎。由此言觀之今孤立無助如
商王受者大作威虐以殘害于爾百姓是乃
爾之世讎也。寧復可爲汝君乎。我又聞古人
曰欲樹立人之德則務其滋長。欲除去人之

惡則務絕根本。今商王受。正衆惡之本。所當
急去者也。故我小子大以爾等衆士。問受之
罪務殄絕殲滅爾之世讎。爾等衆士其蹈行
果毅無有畏避無有中止。以成爾君弔民伐
罪之功可也。爾若功績衆多。則我有厚賞非
特一爵一級而已。爾若不蹈行果毅則必有
顯戮以示衆庶。爾等可不思策勵定難以自
免于罪戾哉

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
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

此一節書是述文王之德爲天人之所歸也。
西土。指岐周豐鎬之地。多方。萬方也。武王曰。
商王受之惡。天人共棄之如此。有必亡之勢
矣。爾等亦知我周有必興之理乎。嗚呼。當商
之季。惟我文考能率典以敬天。修政以仁民
其德之輝光。譬如日月之明。照臨下土。東西
朔南之遠。光無不被。而岐周豐鎬地爲至近。
故其德爲尤顯。文考之德。其所及如此。是以

人心戴之。天命歸之。惟我有周。宜其大受多
方而有天下也。夫我有文考之德爲之憑藉
天下之大。自不能舍而他適矣。爾衆之輔我
伐商也。又何疑哉。

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
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此一節書是善則稱親過則歸己。聖人之臨
事而懼也。武王曰。我文考之德既足以興邦
今日之事。惟憑藉先德而已。故我能勝受。非

我之威武足以取天下也。乃惟我文考有德無罪。故爲天所佑而庇及後人耳。若不幸而受能勝我。非我文考之有罪。不足以得天下也。乃惟我小子德薄無良。故爲天所譴而辱及前人耳。我與爾衆士其共勉之哉。泰誓中篇之末稱湯。下篇之末稱文考。蓋論萬古大義。則武王于湯任再起之責者也。論一家世德。則武王于文王任成終之責者也。遠則欲無愧于湯。近則欲無忝于文考。武王所以臨事而懼也。

牧誓

史臣記武王伐紂。兵至牧野。臨戰誓師之辭。以牧誓名篇。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

此一節書是敘武王軍于牧野。將誓師而先慰勞之也。甲子。是二月初四日。昧爽。天將明未明之時也。牧地名。在商之郊外。即今河南衛輝府城南。鉞。斧也。黃鉞。以黃金爲飾者也。逖。遠也。史臣曰。時二月四日甲子黎明之時。武王至于商郊牧野之地。乃發誓命以戒勉將士。武王左手持黃金所飾之鉞。右手持白旄以指麾軍中曰。爾等皆西土之人。我以伐暴救民之故。率爾至此。其行亦已遠矣。武王此言蓋慰衆之勞。而啓其聽誓之心也。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

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

此三節書是武王歷呼從征之人。而欲其聽之審也。友邦。相隣交好之國。冢君。各國嗣立之君。御事。執事之人。司徒。司馬。司空。爲三卿。亞。大夫也。以其爲卿之次。故謂之亞。旅。士也。以其人衆。故謂之旅。師氏。官名。掌扈從宿衛之事。千夫長。統千人之帥。百夫長。統百人之帥也。庸蜀羌髳微盧彭濮。西南夷八國名。稱。舉也。戈矛。皆鎗類。比。並列也。干。盾也。即今之

遜牌。武王曰。嗟哉我鄰國之諸侯與我本國治事之臣。司徒。司馬。司空。亞大夫。衆士。師氏之官。千夫之長。百夫之長。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八國之人。皆執汝之戈。排列汝之干。樹立汝之矛。我將發誓命以告。汝宜審聽之。夫武王伐紂。本仁義之師。而又器械嚴整。士氣精明。于誓師之時。已可以不戰而屈人矣。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

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

此二節書是引古語以聲商王之惡也。牝雞是母雞。晨報曉也。索。蕭索。婦指妲己。肆陳也。答報也。王父。祖也。母弟同母之弟。迪道也。武王誓師曰。我聞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鳴之理。若牝雞晨鳴。其家必至破敗蕭索。可見陰陽有定分。內外有定體。婦人不可以預外事。亦猶牝雞不可司晨也。今商王受。乃惑于妲己。好惡賞罰。惟其言是用。所謂牝雞司晨也。因此顛倒昏亂。棄其所當陳之祭祀。而不知報答。棄其先王所遺同祖之弟。與同母之弟。而不能以道善遇之。乃惟四方多罪逃亡之人。尊崇而長養之。親信而任使之。以是人爲大夫卿士。使脅權肆毒。加暴虐于百姓。倚勢犯法。作姦宄于商邑。牝雞晨而家索。婦言用而國亡。其理蓋有必然者矣。

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勗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勗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勗哉夫子。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戮。

此四節書是勉衆以節制之法臨陣之勇撫衆之仁也。發是武王名。愆過也。步進趨也。伐擊刺也。夫子謂衆將士。勗勉也。桓桓威武貌。虎貔熊羆四種猛獸也。迓迎擊也。奔是奔來

降者。武王曰。商王受聽用婦言。肆行無道。如此。今我小子發。興兵伐商。惟以敬行天罰而已。非得已而用之也。故今日之事。當以節制爲尚。不以多殺爲功。其進而迎敵。不過于六步七步。卽便止駐。以整齊部伍。然後復從而伐之。爾將士勉哉。無或乘勝而輕進也。其戰而殺敵。少不過于四伐五伐。多不過于六伐七伐。卽便止駐。以整齊部伍。然後復從而伐之。勉哉爾將士。無或乘怒而貪殺也。爾將士

其振桓桓之威。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以奮擊于商郊之地。不可少有退怯也。然過勇則不免于濫殺。惟當于凶殘者取之。抗拒者誅之。若有奔走來降者。勿迎而擊之。以勞役我西土之人。勉哉爾將士。其武勇是奮。而殺降是戒可也。爾將士若于我之命而有所不勉。或輕進。或貪殺。或無勇而殺降。是違號令而失紀律也。則軍有常刑。必戮及爾身。罔有攸赦矣。可不戒哉。按泰誓之辭。曰元后作民父母。曰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曰天其以予乂民。乃知聖人不得已而動衆興師。除殘去暴。凡以爲生民計也。故征伐所及。必先以安民爲首務。

武成

史臣記武王自伐商以至歸周。始終規模次第。以總敘武功之成。而以武成名篇。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厎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

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

此二節書。是史臣記武王伐商興兵之期與告神之事也。一月。是建寅之月。不曰正而曰一者。商建丑。以十二月爲正朔。故曰一月也。旁。是近。魄。是月體黑暗處。每月朔後則明生

魄死故初二日謂之旁死魄翼日明日也厎商之罪是極數商紂之罪惡有道是周家先世祖父有道德者逋逃罪犯逃避之人也萃謀略也俾解作從史臣曰惟一月建寅之月初二日壬辰旁死魄越明日癸巳武王于是日之朝步自宗周舉兵往征伐商受乃極數受之罪惡告于皇天后土及所過名山大川之神其祝辭曰惟我周家先世有道之曾孫周王發將欲與師大正有商之罪今商王受

雖居君位而無君道天物者天生之以資人用者也受則暴殄殄絕而不知愛惜衆民者邦之本也受則酷害殘虐而不知撫養天下有罪在逃之人所當誅鋤之以安良善者也受反收留之與彼為主有司莫之敢捕如魚之聚于深淵獸之聚于林藪此皆商受之罪上帝所怒不可不正者也今我小子既得仁厚有德之人為之輔佐敢敬承上帝之意為伐罪弔民之舉取彼凶殘遏絕亂謀惟時內

而華夏外而蠻貊無不相率順從我周同力伐商然兵凶戰危我小子何敢自恃惟爾天地山川之神其尚于冥冥之中輔我戰勝攻取以救濟兆民由諸水火毋使為商所勝以貽爾神羞辱可也

既戊午師渡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

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

此一節書是記武王克商之節次與大定商之規模也陳字與陣字通用休命上天休美之命也若林人衆如樹林也北敗走也杵是木杵箕子諫紂不聽佯狂為奴身被囚繫比干強諫剖心而死商容賢臣為紂所廢式謂在車上俯身憑軾以致敬也閭族居里門也鹿臺鉅橋紂藏積錢糧之所大賚普施恩澤

也。史臣曰。武王率伐商之師。于戊午日東渡孟津河。癸亥日。列陳于商郊。頓兵少息。以待天之美命。甲子日黎明之時。商受率其軍旅衆多如林。與武王會戰于牧野之地。然受兵雖多。無向前與我周師爲敵者。其前列卒徒反顚倒其戈。自攻在後之人。受之兵。遂至于大敗。奔走蹂踐。自相屠戮。血流遍野。雖木杵在地。亦因而漂起。所以武王之兵。但一被甲而天下遂已大定。無事于再擧之勞。蓋以至

仁伐至不仁。其易如此。于是改革商受所行虐政。其政皆由商先王之舊。釋太師箕子之囚。封少師比干之墓。過賢人商容之閭。則式而敬之。鹿臺之財。則散之以賙貧乏。鉅橋之粟。則發之以賑飢民。大施恩澤于四海。而萬姓之衆。無不心悅誠服。愛戴武王。願其長爲生民之主也。

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

此一節書。是記武王偃武之事也。哉字解作始字。初三日月始生明。故謂之哉生明。豐。周之舊都。華山。桃林。皆地名。服。用也。史臣曰。武王先以一月二日。自周伐商。至是四月三日月始生明之時。自商而來。歸至于豐。乃偃息威武。而修擧文德。凡所用之戰馬。皆發歸于華山之陽。任載之牛。皆牧放于桃林之野。明示天下之人。使知自今以往。與百姓同享太

平。不復興兵動衆矣。蓋是時商政暴虐。雖聖時雨之師。而人心厭亂。終苦干戈之擾。故武王汲汲于偃武修文如此。可見用兵非聖人之得已也。

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

此二節書。是記武王朝覲以嚴正始之道。祀神以告武功之成也。每月望後。則月體黑魄

復生。故謂之既生魄。庶邦冢君。四方諸侯也。百工。卿大夫也。駿。速也。豆籩。祭器。柴。燔柴祭天也。望。望祀山川也。史臣曰。當四月望後。月既生魄之時。四方諸侯及在朝百官。皆推戴武王爲天子。相率而受命于周。蓋武王至是始代商而爲天下主也。乃擇丁未之日。擧祀典于祖廟。近而邦甸。遠而侯衛。莫不速奔走執豆籩來助祭于廟。越三日庚戌。又燔柴祭天。望祀山川。蓋前者伐商。會受命于先王。祈助于神祇。至是天下已定。故次第擧行郊廟之祀。用大告武功之成。且以謝答神佑也。

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

此一節書是記武王歷敘王業之所由成。以聳動諸侯也。羣后。衆諸侯也。先王指后稷。誕大也。膺。受也。方夏。謂四方華夏之地。武王告諭諸侯。歎息而言曰。嗚呼。爾等羣后。其審聽之。昔我先王后稷。在唐虞時。能敎民稼穡。始受封爲諸侯。建邦開國于有邰之地。傳至公劉。又能篤厚前人功烈。至太王去豳居岐。始基立興王之迹。至王季能勤勞王家。至我文考文王。乃能成就其功。實已大受上天之命。以撫安方夏之民。當時大國諸侯。皆畏懼文王之威力而不敢放肆。小國諸侯。皆懷念文王之恩德而賴以存立。所謂克成厥功者如此。惜乎九年而崩。大統未集。故今日我小子之擧。不過承順先人之志。以除暴安民而已。

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

此一節書是見武王伐商之事。上承天命。下順人心也。成命。黜商之定命也。肆。解作遂。綏。安也。士女。男女也。篚。竹器。元黃。色幣也。附。歸附也。武王又曰。天心厭商命。我文考除之。雖

大統未集。固已一成而不可易矣。故我敬順上天成命。遂舉東征之師。以安定商之士女。商之士女。喜周之來。皆用篚篚之器。盛元黃之幣。迎接周師。以明我周王有弔民伐罪之德。夫商之民喜周之來。非周有求于民。而民有私于周也。蓋上天眷顧我周之休命。默有以鼓舞乎斯民。故民皆相率以歸附我大周之國。而奉幣以昭德。自不容已耳。是歸周者民。而所以使之歸者天也。至是則大統已集。而文王之志。亦于是乎成矣。我周之有天下。實由祖宗締造有素。而天命攸歸。豈我之功哉。

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此一節書。是記武王致治之本末也。垂拱。是垂衣端拱。無爲之意。史臣曰。武王克商之後。偃武修文之事。不可悉數。略舉其大者言之。

其列爵以五等。公侯伯子男是也。其分土以三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是也。其建立庶官。則惟賢者用之。而不賢者不得預也。其居位任事。則惟能者使之。而無才者不得濫也。其所最重者。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五倫之教。與夫力田足食。死喪祭祀之禮也。凡出一令。必守之以信。而始終不渝。凡行一事。必裁之以義。而動無過舉。有德者則尊顯之。不敢蔽人之德。有功者則酬報之。不敢負人之功。武王經理天下。其弘綱大要。盡善如此。故不必有所作爲。但垂衣南面。而天下自治矣。武王致治之本末如此。武王雖以征誅得天下。然治定功成之後。文德雍容。亦自有唐虞間氣象。觀史臣所記端拱。可見矣。蓋治法詳于有爲。治化享于無爲。以天下爵土官賞。予天下賢才功德。以天下同然秉彝。勵天下人心風俗。堯舜無爲之治。不恍乎若覩哉。

洪範

武王克殷訪問箕子箕子以洪範陳之洪大也範法也治天下之大法也故以洪範名篇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

此二節書是記武王訪道于箕子之詞也王是武王訪問也箕是國名子是爵陰騭者默定之意彝倫常道也史臣曰惟武王十有三祀既克商而有天下乃屈天子之尊親就箕

子而訪之蓋箕子商之賢人知古帝王治天下之道故武王以師禮尊之而不敢以臣禮待之也武王乃歎息而言曰嗚呼汝箕子惟天于冥冥之中默有以安定其民爲之輔相保合其所當居止之理天之爲民何其厚也然是居止之理具于人心爲秉彝由于人身爲人倫天佑民而作之君固以敘此彝倫之責寄之于我矣我欲敘之而不知其所以敘之汝其明以告我可也蓋武王于得天下之初他務未遑而先孜孜于訪道之誠如此商曰祀周曰年稱十有三祀者順箕子之志是以存商人之號而不廢也就而問之者重道而忘勢也推本于天之陰騭下民而求彝倫之所以敘者思無負君師之任也眞可爲萬世法矣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

此一節書是箕子陳道于周武王而先言洪範九疇所由作也陻塞也汨亂也陳列也畀與也九疇九類也斁敗也箕子因武王訪道之誠乃答言曰帝王治天下之道具在洪範九疇此九疇者其原蓋出于天我聞在昔唐帝堯時命鯀治洪水鯀逆水性作隄防以陻塞之夫水爲五行之首一行亂則五行皆亂是汨亂上帝所陳列之五行矣故上帝震怒水患未平洛書不出不與鯀洪範九疇而治

天下之大法。隱而弗彰。此常道之所以敗而失其叙也。鯀既以罪殛死。禹乃繼鯀而興。順水性以治之。至于地平天成。五行順列。由是天鑒禹之德。乃于洛水中現出神龜。背上有文。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五居于中。禹因而次第其數。條列治天下之大法。其類有九。謂之洪範九疇。垂示天下後世。燦然明備。此常道之所以叙而無違者也。今王欲知彝倫之叙。亦于此九疇求之而已。

蓋九疇之原。出于天。堯舜皆已體備之。自大禹著之爲書。使萬世人君。昭然有所法守。承天治民之道。未有外于是者也。

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此一節。書是箕子述禹所叙九疇之綱也。農厚也。言厚民生也。協合也。言合天道也。建立也。言立極也。乂治也。言治民也。明辨惑也。稽疑用卜筮以考疑也。念省驗也。徵徵應也。所徵應者非一。故曰庶徵也。嚮勸之使嚮慕也威懲之使畏懼也。極窮也。苦也。箕子曰。洛書之數。有奇偶而無文字。禹以人君治天下之大法。次第分配之。書數始于一。疇之初一。曰五行。蓋天生五行。爲斯民日用所不可缺。人君因天道而全民用。莫先乎此。故配以第一疇。書數自一而二。疇之次二。曰敬用五事。蓋

五事本五行之氣。而賦其理于生人之身者也。人君修身之要。在敬以用之。故配以第二疇。書數自二而三。疇之次三。曰農用八政。人君制制立法以厚民生。惟八政是用焉。修身斯可立政。故配以第三疇。書數自三而四。疇之次四。曰協用五紀。人君治曆明時。以合天道。惟五紀是用焉。工政必順天時。故配以第四疇。書數五居中位。乃人君中天下而立之象。疇之次五。曰建用皇極。蓋立乎大中至正

爲天下臣民標準。上以奉若天心。下以克綏民性。治天下之大法。皆于皇極統攝之。故配以第五疇。而居九數之中焉。書數有六。疇之次六。曰乂用三德。人君旣以身立敎。而治道不可偏執。必因時制宜。用此三德。以適乎治之中。而後可納天下臣民于極。此第六疇也。書數有七。疇之次七。曰明用稽疑。人君成天下之務。吾心固有先見。而決幾應變。必用卜筮。以斷天下之疑。此第七疇也。書數有八。疇

之次八。曰念用庶徵。凡人事之得失不齊。則天道之徵應亦不一。人君當因其休咎。用以省驗其行事。此第八疇也。書數終于九。疇之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人君修身建中。自斂福而免極矣。然欲使臣民向慕于爲善。必用五福以勸之。欲使臣民畏懼而不爲惡。必用六極以懲之。善惡之應。盡于此。故以第九疇終焉。斯九疇自然之序矣。所以錫禹者神。而禹所以垂示天下萬世者備矣。合而觀之。九疇之本在皇極。故不言數。而爲衆數所由該。前四疇以立其體。後四疇以行其用。人主欲敘彝倫以比隆二帝三王。其惟皇極之體立而用行乎。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此一節。書是箕子所衍五行之疇也。箕子曰。九疇之一曰五行。皆天地運行之氣。化所生也。萬物成形。莫不由微而至著。故五行之生序。亦以微著爲先後。其一曰水。天一生水。形體最微。故居一。其二曰火。地二生火。形體漸著。故居二。其三曰木。天三生木。形體充實。故居三。其四曰金。地四生金。形體堅固。故居四。其五曰土。天五生土。體質最大。故居五。其序如此。然各具一質。則各具一性。水性潤澤而又下行。曰潤下。火性炎熱。而又上升。曰炎上。

木性屈曲而又聳直曰曲直金性可順從而又可改革曰從革土性則能生物而生物之德莫盛于五穀于是播種爲稼收穫爲穡焉旣各有其性遂各有其味水惟潤下乃浸漬而爲鹹火惟炎上乃焦灼而爲苦木惟曲直則氣鬱而成酸金惟從革則氣烈而成辛土得陰陽之冲氣故稼穡性稟中和其味甘美此皆成于造化之自然而切于民生之日用者財成以制其過輔相以補其不及則在人

君故治天下之大法必以此爲首務也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故先儒言圖書相表裏八卦一五行而易言陰陽不言五行陰陽即五行也九疇一陰陽而洪範言五行不言陰陽五行即陰陽也總之一太極而已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此一節書是箕子所衍五事之疇也肅者嚴整也乂者條理也哲者智也謀者度也聖者無不通也箕子曰九疇之二爲五事人稟五行之秀氣以生故五事發見先後亦如五行之序其一曰貌初生時精之所凝有形有色而爲貌其潤澤屬水故居一其二曰言旣生後氣之所發有聲有音而爲言其發揚屬火故居二其三曰視精顯于目則遇物而能視其敷散屬木故居三其四曰聽氣藏于耳則成聲而能聽其收斂屬金故居四其五曰思

精氣聚于心則有知有識而能思其通達屬土故居五蓋生序如此五事之體旣備而德自具貌之德齋莊中正謂之恭言之德順理成章謂之從視之德無所不見謂之明聽之德無所不聞謂之聰思之德心通乎微謂之睿五事之德旣具而用自彰貌惟恭則德容可畏可象而作肅言惟從則德音有條有理而作乂視有明之德則不蔽于物理人情而作哲聽有聰之德則不惑于是非可否而作

謀。思之德惟其睿則知來藏往而肅乂哲謀
一以貫之故作聖。人君用此五者王之以敬
隨事盡理則身修而可以治人矣。抑五事以
思爲尤要焉。惟誠之于思則貌言視聽之際
皆有以省察而持循之。踐其形盡其性。乃謂
之敬用。而建極之本在是。所以聖治不外乎
聖學也。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
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此一節書是箕子所衍八政之疇也。司空掌
土。司徒掌教。司寇掌禁。賓者賓禮諸侯遠人
也。師者師旅也。箕子曰。九疇之三爲八政。其
一曰食。民賴食以生。分井授田。使之家給人
足。于政之首務也。其二曰貨。民資貨以用。通
商惠工。使之有無均濟。亦王政所先也。其三
曰祀。生養既遂。當思報本。則修祈報薦祖考
之政行焉。其四曰司空。養生事神。利在安居。
則造廬舍築場圃之政行焉。其五曰司徒。民
之逸居。不可無教。于是有惇典庸禮之政。敷
教以化民焉。其六曰司寇。教之弗率。不可廢
刑。于是有詰姦禁暴之政。明刑以弼教焉。其
七曰賓。內治畢修。外治斯舉。乃以賓禮親邦
國。而懷侯綏遠之政在是矣。其八曰師。文德
誕敷。武德益振。乃以師旅平邦國。而除殘靖
亂之政在是矣。八者雖有緩急先後。人君舉
而措之。皆所以厚民生也。故曰農用八政。要
之。治內之政六。而司寇居後。必教養兼備然
後不得已而用之也。治外之政二。而師居末。
必邇人安遠人格而後征不庭。且用兵尤非
聖人所得已也。人主立政之序昭然矣。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
曆數。

此一節書是箕子所衍五紀之疇也。紀者如
綱之有紀。爲天時之統紀也。箕子曰。九疇之
四爲五紀。蓋治曆以授人時。有所以統紀之
法。其一曰歲。天道運行。有一寒一暑之序。因

之以定四時而成一歲所以紀天運也歲無不統故居一其二曰月月麗于天有生明生魄之候因之以定晦朔而成一月所以紀月行也月統于歲故居二其三曰日日有出沒因之以定晝夜之長短日有先後因之以定甲乙之次第而日于是乎可紀矣日統于月故居三其四曰星辰星以二十八宿爲經以五星爲緯辰爲日月交會之次周天有十二辰因其經緯次舍而定之而星辰于是乎可

紀矣星辰乃日月之所經行故居四其五曰曆數月日星辰皆隨天之轉旋以成歲功者其盈縮遲疾莫不有自然之數焉因其數而制爲一定之曆于其常行則有推步之法于其變動則有占驗之法而歲月日星辰皆于是乎可紀矣是曆數所以統歲月日星辰者故居五此五者皆天所垂象以示人而推測占候定其次序之紀者則人之所以合乎天故曰協用五紀夫敬天乃勸民之本人主明于協用之道則術不違天而政不失時此治曆所以爲敍彝倫之先務與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

此一節書是箕子所衍皇極之疇也皇君也極者至極之義標準之名斂集也五福卽壽富康寧好德考終也敷布也錫與也保猶守也箕子曰九疇之五爲皇極其義維何蓋大君一身爲天下臣民表率凡綱常倫理事物

言動之間必由乎大中至正極盡其當然之道立臣民之標準使天下可法可則此所謂建其有極也夫極建而福自應天施元吉作善降祥乃斂集是五福于皇躬矣然豈自私其福哉此至極之道人人所同有人君又必以此敎化天下用皇躬之極與天下共由之卽用皇躬之福與天下共享之而敷布以錫厥庶民焉由是其時之庶民皆咸慕勸趨于皇建之極勉力爲善而自然不敢爲惡惟保

守至極之道不敢失墜而民安于下。則君身益安于上。協氣旁流淸和咸理。一似民以此福還錫之君。而使之長爲至極之標準。故曰錫汝保極。然則建用皇極尤爲九疇樞要而居中五之數也宜矣。此極卽大學至善之理。而建極者卽明德新民之止於至善。錫福保極者是皆以修身爲本也。人君其亦加意修身爲民立極使民皆同受其福哉。

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

此一節書是承上文言保極而歸本于皇之建極也。淫朋邪黨也。比德私相比附也。箕子曰皇極之理雖通于臣民。而倡率之機全係乎主上。凡天下之衆民皆循分守法無有交結淫邪之朋黨以相聚爲非。在朝有爵位之人亦皆公忠體國無有黨援比附之惡德而誣上行私者。此豈能無自而然哉。惟大君執中守正以身作極于上先爲萬民之表率百官之儀型。故臣民觀感興起而心術自端趨向自正耳。天下臣民所仰賴之重如此。信乎君之不可以不建極也。蓋淫朋比德皆非中正之道則不可與保極。孔釋觀卦之彖辭曰中正以觀天下。作極之謂也。又曰下觀而化。保極之謂也。上文言君建極則臣民保極。此又言臣民保極由君之作極。其歸本于人主者深切著明矣。

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

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

此一節書是言皇極所以敎民之法也。罹猶陷也。受之者容之而不拒也。康安和也。福指爵祿也。箕子曰君能作極于上固足以化導乎下矣。然人材不同等觀感亦不一致。非隨材而造就之何以悉納于極哉。凡庶民之中有識足謀慮者有才堪設施者有廉潔自守者皆可備朝廷之錄用。人君所當眷念不忘敎勉以成就之也。又有中人之資雖未能自

合乎至極之理亦不敢爲非而陷于過惡此等人。進之可與爲善。棄之或流爲不善。人君當容受而敎育之。不可輕于拒絶也。若此庶民感君念之受之之化。乃能勉力進修。旣見于動容而有安和之色。文發于中心而有好德之言。是其身心皆漸趨于極。人君則當錫以爵祿之福。使益知所勸焉。將見惟是庶民。感發于念受之已深。鼓舞于錫福而不倦。斯同歸惟皇之極。而信能以保極矣。皇極之造

就乎民者如此。觀箕子此言。天下無智愚賢不肖。莫不可引之于至善之極。而敎養以栽成之。爵祿以激勸之。人主可不加意乎。

無虐煢獨。而畏高明。

此一節書。是結言上文敎民。而引起下文敎臣之意也。虐。輕棄之意。煢獨。猶云孤寒也。高明。勢位尊顯者也。箕子曰。人君于天下臣民凶當有造就之法。尤不可有偏私之心。但能勉趨于極而爲善。雖庶民之微賤者。卽當念受而錫賚之。無以其煢獨爲可虐。或至忽遺也。但有稍悖于極而爲不善。雖人臣之尊顯者。卽當黜罰而懲創之。無以其高明爲足畏姑且縱恕也。夫勸善之典。不遺于煢獨。則非煢獨者可知。人何憚而不爲善。糾惡之法。不恕於高明。則非高明者可知。人何待而敢爲惡。此皇極所以爲大中至正。而能造就臣民也。三代聖王。何至有虐煢獨畏高明之事。箕子猶爲切戒者。惟此心易忽。一善或棄。卽是虐。不善偶容。卽是畏。則人主造就臣民。豈不

貴窮理而大居敬哉。

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旣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此一節書。是言皇極所以敎臣之法也。人。正人。俱指在官之人言。羞。進也。穀。善也。箕子曰。天之生人。全材少。偏材多。惟有以進之于極。則偏者亦全。人君不可不愛養而成就之。如

人臣之中有優于幹理之能者有長于措施之為者或以負俗取累或以卑位浮沉必在上者為之鼓舞振作使益進修其德行將見人樂自効上輔君以敷錫下導民以保極而邦國其昌盛矣然有所資而後勸者中人之情也凡此在官有能有為之人又必優厚其祿使無以貧窶為憂然後可責其進行而為善若祿薄而俯仰不給弗能使其和好于家則是人將以內顧累心且不免于獲罪况望

其進行而為善乎所以祿之不可不富也然富乃所以養賢非可濫及苟徒以在官之故於其無能無為而不好德者亦與之以祿則為濫用咎惡之人或貽害于邦國矣此又人君所當戒也皇極之道就乎臣者如此夫人臣之義敬事後食箕子言敎臣特詳于養專為人主體臣而發也其亦王道本人情之一端歟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此一節書是皇極之敷言所以訓臣民者也無皆禁止之辭箕子曰王者建極于上既遵就其臣民又以皇極之理衍為訓詞使臣民時時吟咏而自得之其詞曰皇極之理人人可以遵行但為私心私事所蔽隔則違而遠之矣凡爾臣民於倫理事物之間其存諸心

者無不中而偏無不平而陂惟遵王者所行之義而與時皆宜焉無徇私喜而有意為好怒而有意為惡惟遵王者所行之路而惡所當惡焉其見諸事者無偏而不中無黨而不公或自流于狹隘試觀王者之道何其蕩蕩然示人廣遠也無不公而黨無不中而偏或自淪于傾險試觀王者之道何其平平然示人坦易也無反而悖常無側而失正或自累

于邪曲。試觀王者之道。何其既正且直。示人無私也。夫王義王道王路。是爾臣民所固有之極。果能無偏陂好惡。則意念趨向。即與皇建之極。相爲會合矣。蕩蕩平平正直。是爾臣民所同有之極。果能無偏黨反側。則日用常行。即與皇建之極。相爲依歸矣。此敷言之訓。所以使天下臣民。吟咏自得。而相與保極者也。敷言全乎詩體。其詞意優游不迫。使人感發而不能自已。周禮太師敎六詩。殆自箕子此章開之。治天下者。欲正人心而躋風俗于三代。詩敎亦曷可廢乎。

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

此一節書。是贊敷言之妙也。曰。起語辭。箕子曰。王者以至極之理。敷衍爲言。而訓誥臣民既以王義王道王路。示會極之趨。又以蕩蕩平平正直。示歸極之的。反覆著明如此。其理則切于斯人彝倫之日用。而不涉高遠。是天下之常理也。其言。則爲萬世彝倫所取法。而不可移易。是天下之大訓也。夫理出于天。今敷言純乎天理。則是訓也者。卑惟人君所自爲訓乎。其實乃上帝之訓。但上帝不言。而人君代之言耳。作極於臣民者。愼無忽此言敎哉。推箕子之言。可見人主體天立極。一言一行。無不當與天爲一。凡所以鼓舞萬民。即陰騭之化工。凡所以敎治百官。即相協之深意。此皇極所由統九疇。而居中數中位。以爲敘彝倫之大本也。

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此一節書。是著敷言之效也。曰者。庶民之言箕子曰。敷言之訓。合乎天。則自感乎人矣。凡天下衆民。於皇極之敷言。莫不諷誦其辭。奉是以爲訓。因而踐履于身。率是以爲行。及夫涵濡既久。感化益深。天子建極于上。其道德固有光華。而庶民會歸于下。人欲日消。天理日著。亦近于天子之光華。蓋天子建此至極

之理庶民卽會歸此至極之理也當是之時
皇極大同于天下敷錫深洽乎民心愛戴誠
而頌聲作皆曰生我育我莫如父母今天子
敷言以訓我民雖父母教子義方亦不是過
非卽作民父母乎君我長我實惟王者今天
子敷言以訓我民凡所以勉進曲成旣無弗
至斯信爲天下王矣夫稱父母以親之稱天
下王以尊之庶民之頌聲若此而羣臣之感
化可知所爲保極于無窮而建極之功乃全

也大抵皇極一疇皆修身盡性工夫正所以
敘彝倫人主通天下爲一身合天下以成性
使臣民有未歸于極卽是建極有虧故箕子
言之特詳其爲萬世傳治道者切矣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
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
此一節書是箕子所衍三德之疇也克治也
友順也燮和也箕子曰九疇之六曰乂用三
德上者以身建極雖是一理而治世之德其

用有三一曰正直大居正而不事偏邪之術
行直道而不存私曲之意作極示人無爲而
治君德之極隆也二曰剛克政貴嚴明遏惡
止慝教先振作興廉立懦剛以法天之健君
德所致尚也三曰柔克政先寬大濟物以恩
教貴優容孏民孔易柔以法地之順亦君德
所兼資也三德之目如此然用之於治則各
因其時之所宜焉有如久道化成人心淳風
俗厚此平康之世也人君則以正直之德治

之雖有政教之修而泯乎相克之用與天下
安于保極而已若夫強梗弗順之世則威以
脅之用君之剛德克其習俗之偏于剛使有
所畏而趨于極和柔委順之世則福以予之
用君之柔德克其習俗之偏于柔使有所慕
而向于極此齊之以政也至于沈深潛退之
人則揚以進之用君之剛德克其氣禀之過
柔使知勉而企於極高亢明爽之人則抑
以退之用君之柔德克其氣禀之過剛使知

裁而就於極焉此化之以教也蓋剛柔之用
雖異而納天下民俗于皇極者固與正直有
同歸矣人君欲彝倫之敘尚兼體此三德哉
夫惟正直則無所事克至于克之爲用陽舒
陰斂其幾甚神然宜剛而剛即正直中自然
之明作宜柔而柔亦正直中自然之惇大則
是德之用有三而人主所以維持皇極總一
德之執中也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

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
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

此一節書是言主權不可下移而又切著其
戒也玉食珍美之食也側不正也頗不平也
僻不公也僭踰也忒過也箕子曰王者欲行
撫世之大德必操御世之大權使非總攬于
上而或暗移于下何以盡三德之用哉爵祿
慶賞謂之福奉天命以揚善惟君得以作之
刑罰征誅謂之威奉天討以遏惡惟君得以
作之萬方玉食之供居天位而食天祿亦惟
君得以享之凡在人臣但當奉行君之威福
貢獻君之玉食無敢有竊福市恩假威報怨
及僭用玉食者所以上下均安而國不異政
家不殊俗天下賴以長治也若臣下而敢有
作福作威玉食則紀綱陵替大夫必貽患害
于家諸侯必致凶禍于國由是大臣不法則
小臣不廉有位者邪側頗僻而不安其分上
無道揆則下無法守小民亦僭妄過忒而踰

越其常矣臣下僭上之患如此人君可不愼
操其權乎蓋權非德不立德非權不行此又
用之要旨也春秋筆削總發明此理箕子之
言所以扶皇極者豈其微哉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

此一節書是箕子所衍稽疑之疇也龜曰卜
蓍曰筮箕子曰九疇之七曰明用稽疑朝廷
凡行大事雖由于君心內斷臣民聽順而猶
未敢自用也必決其所疑于神或卜龜以觀

兆。或揲蓍以起卦。稽考天命之吉凶。以明定人事之趨避。謂之稽疑。然其要在于得人。龜蓍惟至公無私。故能紹天明命。以通鬼神之情。所用以卜筮之人。亦必至公無私。心與天通。而後能傳龜蓍之意。人君當於平日選擇其人。建立爲太卜太筮之官。使之專掌其職。遇有疑事不決之時。乃命是人。或用龜以卜。或用蓍以筮。然後趨吉避凶之理明。而天下之事功可成。此明用之大要也。蓋天意所在。

非龜蓍之神物不傳。而神物之示意。非睿智有德之人亦不能傳。人主治天下。無事不本于用賢。而况於體天地之撰。通神明之德者乎。

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

此二節書。是分列卜兆筮卦之體也。箕子曰。稽疑者。欲明卜筮之用。當先辨其灼龜觀兆。揲蓍起卦之體焉。卜之法。用火灼龜。因其所食之墨。以觀所坼之文。其兆與五行相配。有滋潤如雨者。水之兆也。有開朗如霽者。火之兆也。有蒙昧不明者。木之兆也。有布散絡驛者。金之兆也。有交錯相克者。土之兆也。五兆之體不同。而五行之理寓焉矣。筮之法。按河圖大衍之數。虛其一而不用。用蓍草四十有九。揲之三變而成一爻。十八變而成六爻。下三爻爲內卦。上三爻爲外卦。合內外二卦乃成一卦。內卦曰貞。外卦曰悔。又如六爻中有老陰老陽動而變爲別卦。所謂之卦也。初

遇本卦曰貞。後變之卦曰悔。貞者事之幹。內卦遇卦得之于先。皆有正固不移之意。悔者生乎動。外卦之卦成之于後。皆有變動不居之意。蓋値貞悔之卦體。而陰陽之動靜著焉矣。卜筮之先辨其體者如此。夫卜兆本于五行。筮卦本于陰陽。則象數無非實理之所在。曲藝術士之流。烏能心通其故乎。此箕子所以首重擇人也。

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

此一節書是合著卜兆筮卦之用也。衍，推也。忒，過也。箕子曰：卜兆筮卦之體，總而言之，則有雨霽蒙驛克貞悔之七者。分而用之，則卜用雨霽蒙驛克之五兆，占用貞悔二象。國家欲舉大事，或疑其不能無過差，則預用此卜筮推衍之，審吉凶得失之象，決趨避動靜之宜，以期人事之無過差焉。是卜筮之體雖異而稽疑之用則同也。然所謂衍忒者，推衍于未有過差之先，非遲廻顧慮于已然之後。吉

之理一定，兆卦但適如其象，亦不能有所加。若兆卦示人以凶，則當因而改過遷善，可見明用之道，仍在人主之慎以動幾而已。

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此一節書是言卜筮聽斷之要也。箕子曰：稽疑之法既立，是所擇之人以作卜筮之官，及當命卜筮時，每事必使三人共占之。如卜則三人同卜，筮則三人同筮，共觀兆卦之吉凶，以相參考其同異焉。三人皆言吉，固可行矣。

或一人言凶，二人言吉，則亦從其吉而趨之。三人皆言凶，固不可行矣。或一人言吉，二人言凶，則亦從其凶而避之。因人言之多寡，察天意之從違，庶乎舉措合宜，而過差可免。此又用卜筮時聽斷之要也。大抵天下事，專任一人，則識慮或偏；並用二人，則可否難決。三人皆素所擇建，必皆賢且智者也。又必就其中參異取同，人主公聽並觀之道，亦即此可槩見矣。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

此一節書是正言稽疑之序，而并著其應也。箕子曰：稽疑之法，固當決于卜筮，而事理之

是非可否人心原有定見。國家大事有行止可疑而未決者必先審理度勢謀于君心又博咨在朝之卿士又廣詢在野之庶民則人謀無弗至矣然而未免于有心不若神物之至公無私尤爲可信乃命卜筮之官灼龜以觀兆揲蓍以玩占質諸神謀而決其從違此稽疑之序也。若此大事君心以爲可行則順從矣及其卜之于龜有吉無凶筮之于蓍有祥無咎卿士無間言庶民無異議是謂幽明

朝野翕然大同。何所行而不宜哉近則福集君身康寧強健遠則福庇子孫遭逢吉慶。大同之應有固然者。或君心順從而龜筮皆從雖卿士庶民逆而未順然君謀合于神謀亦爲吉也。或卿士之心從而龜筮皆從雖君心民心逆而未順然臣謀合于神謀亦爲吉也。或庶民之心從而龜筮皆從雖君心臣心逆而未順然民謀合于神謀亦爲吉也。倘君心既從而龜從筮逆卿士庶民皆逆雖逆多順

少但蓍參以人而猶短龜純乎天而更長且與尊上之謀相合作內之祭祀等事亦吉。作外之征伐等事則凶。至若龜兆筮占總與人謀相違雖或君臣上下皆無所逆而神謀不順則天意可知惟靜以守常乃吉。一動而作爲必凶稽疑之應類如此。以斷天下之疑以定天下之業所貴乎人君之明用也蓋皇極之主無事非奉若天道而龜筮則紹天之明者故稽疑以神謀爲重。然必先謀及乃心則

窮理格物之學其可緩乎。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廡。一極備凶一極無凶。

此二節書是箕子所衍庶徵之畧也暘日也燠煖也五者指雨暘燠寒風也蕃廡草生豐茂也極備過多也極無過少也箕子曰九疇之八曰念用庶徵蓋以天人一理常相感通五行之氣運于在天皆應乎人事所徵驗者其衆故謂之庶徵其曰維何陰陽之氣交則

蒸潤爲雨。陰陽之氣清則開霽爲暘。陰消陽長。則氣煖而爲燠。陽消陰長。則氣冷而爲寒。陰陽之氣相噓拂。則鼓舞摩盪而爲風。雨暘燠寒風。皆有當然之節候。曰時。若此五氣之來。全備無少缺。又各以其次敘。順應節候而至。則協氣旁流。品物生殖。雖衆草之至微。亦且蕃盛廡茂矣。況其他乎。若五氣失調。節候舛錯。一或極備而傷于太多。則陰陽之氣偏勝。而萬物無以育其生。必致凶災。一或極無

而傷于太少。則陰陽之氣偏虧。而萬物無以遂其性。亦致凶災。五氣之所徵。有休有咎。如此。豈可忽而不察哉。要之五行順布。天道所以成歲功也。一氣順則五行皆順。一氣乖則五行俱乖。人主意天之道。斷無可或偏者也。

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恆雨若。曰僭。恆暘若。曰豫。恆燠若。曰急。恆寒若。曰蒙。恆風若。

此一節書。是推言庶徵之本于人事也。箕子曰。庶徵雖見于天。運莫非人身之所感召也。天有雨暘燠寒風之五氣。人有貌言視聽思之五事。故五事修于人。則天必有休美之徵。各以類應。如貌必克恭而能作肅。則貌之德修矣。貌。澤水也。雨亦水之氣。其爲休徵。則雨澤以時而順應之。如言必從理而能作乂。則言之德修矣。言。揚火也。暘亦火之氣。其爲休徵。則晴霽以時而順應之。如視無不明而能

作哲。則視之德修矣。視。散木也。燠亦木之氣。其爲休徵。則和煖以時而順應之。如聽無不聰而能作謀。則聽之德修矣。聽。收金也。寒亦金之氣。其爲休徵。則寒結以時而順應之。如思必通微。能睿而作聖。則思之德修矣。思。通上也。風亦土之氣。其爲休徵。則風至以時而順應之。五事不修于人。則天必有咎惡之徵。各以類應。貌不能作肅。失于狂而放蕩。其咎徵。則爲常雨而順應之。蓋淫潦無節。類于狂

也。言不能作乂。失于僭而差忒。其咎徵則爲常暘而順應之。蓋亢旱爲虐。類于僭也。視不能作哲。失于豫而遲疑。其咎徵則爲常燠而順應之。蓋和柔氣多。類于豫也。聽不能作謀。失于急而輕躁。其咎徵則爲常寒而順應之。蓋栗烈氣勝。類于急也。思無作聖之德。失于蒙而蔽昧。其咎徵則爲常風而順應之。蓋晦霾之氣。類于蒙也。休咎之各以類應若此。然則休咎雖驗乎天。惟在人君之愼其所感而已。蓋人君之行事。與天地相爲流通。故行有善惡。則氣各以類應。然感應之理。非謂行此一事。即有此一應。統而言之。一德修則凡德必修。一氣和則凡氣必和。固不必拘拘爲配合之說也。惟於天人之際。明其自然之理。而得其所以然之故。誠身修德。以爲格天之本。自能召和而致祥矣。

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

此一節書是承上言休咎之徵。而示君臣所以念用也。箕子曰。庶徵之於五事。天人相感應如此。治天下者何以盡其念用之實哉。凡爲君爲臣。皆當隨分隨時。觀其休咎。以省察所行之得失。王者如天運於上。統財成輔相之任。其分獨尊。猶歲之無所不統也。故庶徵休咎。惟以係一歲之利害者。省驗之焉。卿士大臣。有調燮贊襄之責。其分之統於王。猶月之統於歲也。故庶徵休咎。惟以係一月之利害者。省驗之焉。師尹衆職。有撫辰凝績之責。其分之統於卿士。猶日之統於月也。故庶徵休咎。惟以係一日之利害者。省驗之焉。蓋因休以省五事之得。而益進于交勉。因咎以省五事之失。而共惕于增修。此念用庶徵之道也。抑歲月日。相需成運。王。卿士。師尹。相資成治。其得失所關。固一體也。箕子特就尊卑分屬之。亦見人主之所統者大。而上下之責相濟也與。

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

用乎康。曰月歲時旣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

此二節書是究言休徵之效。咎徵之害也。箕子曰。天人感應之際。君臣不可不交省者。誠以休徵之應。咎徵之害。皆昭然其不爽也。有如和氣順布。大而一歲之間。小而一月一日之內。雨暘燠寒風。各以時至。無變易其常度。此休徵也。其效何如。言乎歲功。則農力齊而地利出。百穀因之成熟矣。言乎治道。則綱紀

陳而禮樂備。政治因之修明矣。賢才應運而興。俊民之伏處者。因以章顯在位矣。王者天下爲家。比戶而安居者。因以共慶乎康矣。休徵之效。其盛如此。然必由五事克修之所致也。有如乖氣漸積。小而一日一月之內。大而一歲之間。雨暘燠寒風。所至非時。旣變易其常度。此咎徵也。其害何如。以彼百穀。則皆不成熟。而饑饉洊臻矣。以彼政治。則昏亂不明而國事日非矣。當世之俊民。則隱遯而自甘

微賤矣。生民之室家。則流離而莫獲安寧矣。咎徵之害。不可勝言。蓋無非五事不修之所致也。人君果能自省。而率卿士師尹以交修又安在不可轉咎而爲休哉。夫休徵必歷歲而成。故言大以及小。則知省身之倡率自上。咎徵卽由日而積。故言小以及大。則知省身之無微可忽。其誥誡萬世君臣。可謂深切矣。

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此一節書。是言庶民之休咎。係乎上也。箕星主風。畢星主雨。箕子曰。王及卿士師尹。固皆驗于歲月日矣。至於庶民。則其象惟星。蓋庶民無職守。亦無所省驗。其休咎惟視乎上人之得失。如衆星之附于天也。凡星以氣類相感。各有所好。主風者好風。主雨者好雨。亦如庶民之寒者欲衣。饑者欲食。鰥寡孤獨者欲得其所。而好亦有不齊焉。星之在天。雖所好各異。而其氣化流行。寒暑推遷。乃驗于日月

之所經行次舍。日至牽牛。月由黑道。則行冬令。月至東井。月由赤道。則行夏令。是運于天而成歲功者。衆星之好。所由以遂也。然日之從星不可見。而月之從星可見。月行東北入於箕。則以箕星所好。扇而爲風。月行西南入于畢。則以畢星所好。蒸而爲雨。其必從之者如此。而日亦猶是矣。夫天之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而衆星其微者也。然必以日月之常行。而從星之異好。則天道不言而歲功成。王者辨名定分。莫貴乎卿士師尹。而庶民其卑者也。然必以卿士師尹之常職。而從民之異欲。則王道無爲而治化洽。誠以庶民之欲旣遂。衣食足而知禮義。斯五事無不修。休徵有協應焉耳。大學言絜矩在好惡。則人主必當從民之欲。而達朝廷之命令。察四方之幽隱。以佐從欲之治。則卿士師尹近民者之責也。雨暘順度而風雨時。百官擧職而民生遂。庶徵之義大矣哉。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此二節書是箕子所衍五福六極之疇也。富者。有廩祿也。康者身安。寧者心安也。攸好德者。所好在德也。考成也。考終命。成其善終之正命也。凶者。不善終。短折者。不壽也。箕子曰。疇之九爲福極。蓋言人之善者。天必報之以福。而惡者必報之以禍也。五福之目。一曰壽。人多年壽而後能享諸福。故先之。二曰富。財祿充贍。所以養生也。三曰康寧。體無疾厄。心無憂患也。四曰攸好德。所謂心逸日休。自求多福也。五曰考終命。德足致福。尤必善終以成其順受之正命。乃爲福之備也。此五者皆天所以福善人。君自勸以建極。而斂福于一身。勸臣民以訓行。而錫福于天下。則嚮用之道得矣。六極之目。一曰凶短折。遭凶害而夭殁。禍莫大焉。二曰疾。身所苦也。三曰憂。心常戚

也。四曰貧俯仰無賴也。五曰惡過剛則暴也。六曰弱。過柔則辱也。人君雖萬福攸同。猶必㮚㮚畏懼。思所以承福而遠極。且時時以此六極示戒其臣民。務登一世于平康。則威用之道得矣。天之報人以福極者自昭然其不爽而執此以勸懲天下。則皇極體天之責也故九疇由是全焉。且人主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民皆仁壽堯舜之福也。民皆鄙夭桀紂之極也。故九疇總一建皇極。皇極即所以敘彝倫。謂之洪範者。範亦聖人人倫之至而已。

日講書經解義卷之六

日講書經解義卷之七

旅獒

此一篇書是周太保召公奭進戒武王之詞。周武王時有西旅國貢獒犬。召公以爲不當受。作書進戒。因以旅獒名篇。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厎貢厥獒。太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

此一節書是周史臣序召公進戒之由也。厎。致也。犬知人心可使者曰獒。其高四尺。史臣曰。惟我周武王既克商而有天下。雖無意于遠拓邊境。而威德廣被。九州八方之外夷蠻諸國。最多且遠。莫不臣服。遂以開通道路。梯山航海。皆來朝貢。有西旅國。致貢其地所生之獒犬。所以表嚮化之誠敬也。太保召公奭恐因此開四方進獻之端。啓人君玩好之漸。乃作旅獒一書。言其不當受。以訓戒于周武王。其防微之意深矣。夫受獒之事甚細。即以懷遠人。似亦非所宜卻也。召公反覆推本而

究極言之。惟懼爲聖德累者。大臣愛君之深
格心之番。固非常情所易量者乎。
曰。嗚呼。明王愼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
物。惟服食器用。
此一節書。是言服遠人之本于愼德也。召公
嘆息而言曰。自古明哲之王。所以保邦安民
者。要在謹修其德。清心寡欲。一取舍好尚之
微。無所不極其愼。是故德之所感。不但中國
人民。相與樂勸于奉上。卽四方夷狄之國。亦

皆臣順而賓服。無分遠近。悉來獻其方土所
生之物。莫敢或後焉。然其所獻。惟是可製衣
服可供飲食。可備器用之物。並不敢于此外
有以奇玩異物進獻者。蓋知王者所重在德
不在物。雖獻亦却而不受。其能使遠方之傾
心嚮化。正以此也。召公言外。隱然見獒之爲
物。不可以資服食器用。聖如周武王。豈不知
此。而必特舉愼德。爲拔本塞源之論。大臣格
君心者。當知所取法。而人主亦何可不淡自

警與。
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
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人不易物。惟德其物。
此一節書。是言懷諸侯之本于愼德也。昭示
也。德之致。謂所貢方物。皆愼德之所致也。替
廢也。服。職也。時。是。庸。用也。展親。益厚其親也。
召公曰。王者于方物之獻。豈有意于自私哉。
總由愼德所致。乃以此昭示天下。頒賜于異
姓諸侯。使知率土輸誠。而藩屏王室。無廢其

服事之職。方物中有寶玉。則分賜同姓諸侯。
使知世守重器。而篤念本支。益厚其親親之
情。蓋公天下來王之物。以發天下尊王之心
也。由是諸侯受賜者。不敢輕易其物。但視爲
服食器用之需。皆惟以德視物。而異姓感昭
德之服遠。同姓戴昭德之隆恩。罔不祗承一
王之德。永永無斁矣。召公言外。又見獒之爲
物。非可頒賜以公天下。是一物之受。雖微。而
開四方進奉之門。所累于君德者無窮。故不

徒慎之一身而示天下諸侯以其慎使皆知昭德塞違之義則可以制治保邦也

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不役耳目。百度惟貞。玩人喪德。玩物喪志。

此三節書是言慎德之事。首在玩人玩物之當戒也。狎褻也。侮慢也。君子指有位而言。小人謂民也。百度百爲之節也。貞正也。上玩字。玩忽之意。下玩字玩好之意。召公曰。人君之

德所當慎非一。而恭敬體下乃其大者。惟德盛之人卑以自牧。視賢人君子。皆當尊禮親匹夫匹婦皆能勝予。不敢有一毫褻狎侮慢之念。苟其不然。狎侮君子。而虧待賢之禮。則人皆見幾而作。孰肯盡其心。狎侮小人而失臨下之體。則民皆褻慢上令。孰肯盡其力。其害豈可言乎。至于聲色玩好非禮之物。尤易溺人。又當嚴立其防。勿爲耳目所役。凡百云爲。一槩乎至正之度。而尺寸不敢踰焉。所以

然者何也。人而狎侮是玩人也。玩人則非惟失君子小人之心力而已。我而倨傲鮮腆則其恭敬之體不具可知矣。我而輕佻忽易則其寅畏之誠不存可知矣。如是而德不盡喪者未之有也。役于耳目。是玩物也。玩物則非惟百度之不貞而已。我而耽迷淫縱則其心放蕩失居可知矣。我而流連荒亡則其志一往不返可知矣。如是而志不盡喪者未之有也。喪德喪志。災患並集。然其始起于一念一

事之不及持。而其後遂至一、失而不可復制。王可不深爲之戒乎。古來稱主德者首重恭儉二端。恭則不敢慢侮于人。儉則不敢奢取于物。然所以成此二德者。又不出主敬之一念。後世人主若漢之文帝宋之仁宗其近之矣。

志以道寧。言以道接。

此一節書是言慎德之要又在乎内外交修也。寧安定也。接聽納也。召公曰。人君一心爲

萬事之原苟志一不定則必至妄動而逐物遷移所害于德豈微乎惟一約之于道志未發時以道涵養之。而非道者勿存諸心志將發時以道檢察之。而非道者勿萌諸慮則中有宰制而非僻玩好自不得乘其隙矣人君一身又爲羣議之主苟言一不察則必不妄聽。而是非交混所損于德豈細乎惟一斷之于道。其合乎道者則爲忠正之言。不以逆吾耳。而必虛己以受之。其背乎道者則爲邪僻之言。不以順我意而必正色以拒之則自處以正而憸人佞夫。自不得投其閒矣愼德之要其內外交修又如此。竊謂人主身處深宮獨居之際念慮迭乘。接物之時羣言雜進其爲道與非道一時安得而辨之必也淸心寡欲。格物窮理。親正人聞讜論。然後識見日明操守日定而從違不難立斷矣。

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

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

此一節書是又言好尚之不可不謹也。異物珍奇之物。用物日用之物。格至也。召公曰人君行事當辨其有益與無益。修德勤政此有益者也。若夫遊觀興作。悅耳目蕩心意乃無益之事。人君好此則志奪于外誘而治功隳矣惟汲汲孜孜講求利弊而無益之事槩去不爲不使妨我國計民生之務則力有專攻無弛廢而治功乃成也。人君于物當計其有用與無用服食器用。此必需者也。若夫珠玉珍寶飢不可食寒不可衣乃奇異之物。人君好此則竊中于侈靡而財用竭矣。惟敦本務實躬行節儉。而奇異之物屏去不御。不使耗我民生日用之財。則上無征求之擾。下無採辦之勞而民力乃足也。故雖犬馬物之有用者也來自他方非土性所宜。則不畜焉若珍美之禽。奇異之獸尤物之無用者也。則國中亦不令育焉夫朝廷之舉動。遠人所覘爲

向背邇人所恃爲安危者也衆能于遠物一無寶愛則好尚既端風聲所被遠人皆服聖德之無私而靡不格矣更移寶遠物之心以寶賢臣則人才進用膏澤普施邇人皆享用賢之實效而無不安矣王今視此獒有益乎無益乎異物乎用物乎其可以此爲寶而反忘賢之爲寶乎自古得士者昌失士者亡何代無賢才顧人主之能寶與否耳楚昭王不寶白珩齊威王不寶照乘之珠彼二君猶能

若是況人主撫有四海所恃以共理天下者豈不在羣策羣力哉太保之言愈進而愈切矣

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爲山九仞功虧一簣

此一節書是勉武王以愼德之實功也或猶言萬一也八尺曰仞簣竹器也召公歎息而言曰人君愼德其事不止一端其身不可少懈即一日之間從早至夜存心應事其可偶有偸惰而或忘儆惕之時乎世人嘗言大德不可踰閑小德無妨出入不知大德乃小德之積苟以爲細行忽而不矜則一事偶乖便爲終身之玷德即于是乎損譬如爲山者積累工夫已至九仞所少一簣之土乃心生玩弛不肯加益九仞之功到底虧缺山豈可得而成也哉王其鑒此則無以一獒之受爲微遂忽而不戒矣大抵人主宰制萬事止此一敬事有大小敬無大小苟戲渝一萌必至無

所不至有雖欲遏之而不得者況事變常生于不測而禍害恒伏于細微天下小大之形原無一定乎罔或不勤之戒斯爲愼德之實功與

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

此一節書終言愼德之效以勉武王也允信也迪行也茲此也召公曰王誠以明王爲法信能愼德如此則朝廷淸明政事釐舉兆民自然樂業各保其居以此昭示子孫世世觀

法遵守。則久安長治。可以永綏天祿長爲萬國王矣。是則所謹者一念而造福于天下無窮。所壞者一日而垂裕于億年靡盡。其關係何如。王可不深思臣言而加勉之哉。當武王時周道方隆。一獒之受。太保惓惓進戒。若以爲治亂之幾。全在乎此。可見興國在于憂勤不可不兢兢也。人主誠夙夜憂勤慎之又慎。發一念行一事。必求合天心順人意。則運屬承平。固是已治益治。卽或時際艱難。亦自能

傾否爲泰。保治撥亂。豈有二理哉。

金縢

周武王初定天下。遘虐厲之疾。周公恐人心易搖。欲以身代。作册書告神卜之于龜。以其書納金縢之匱中。及遭謗居東。成王感風雷之變。將卜啓匱見公請代之書。悟天變所由起。遂親迎公以歸。史臣敘其始末。因取金縢名篇。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

此三節書是史臣將敘周公之告神。而先述其始事也。豫悅也。穆敬也。戚憂也。史臣曰。武王克商方及二年。適遘疾心弗悅豫。當是時王室未盡安。人心未盡固。太公召公深憂之。同辭曰。王之一身。所係于天下甚重。今不幸被疾。爲臣子者豈能自安。此或出自天意。惟龜卜可以傳之。我二人其爲王致敬共卜。決其安否。以覲天意。周公聞此言。止之曰。祖父

之心常以子孫疾疢爲憂。今爲王穆卜。必有事乎宗廟。恐我先王因此遂懷憂慮。二公未可以戚我先王也。蓋周公愛兄之切。體國之忠。欲自盡懇款于祖父之前。以二公但卜安否。則誠意或有未盡。用朝廷卜筮之禮。禱乎宗廟。則上下喧騰。人心搖動。故托詞却之云。大臣之處變。用心有如此。

公乃自以爲功。爲三壇同墠。爲壇于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

此一節書是紀周公築壇請命三王之事也。

功事也。築土曰壇。除地曰墠。植置也。秉持也。

史臣曰周公既却二公之請乃以禱王之事爲己事而請命三王。于是築土爲三壇除地爲一墠。以宅三王之神位于三壇之南別爲一壇向北爲位以爲己對神之所植璧于壇秉珪于手以爲禮神之具乃陳迫切之詞以告太王王季文王焉。其專告三王者蓋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文王克成厥勳而

武王能纘三王之緒今遘危疾三王在天之靈必深念而默佑之。故獨于此請禱而冀安也。周公之卜與二公同而以身請代之事與二公異。內既得自盡其忠誠而外又不至驚動國人。其用意至矣。

史乃册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

此一節及以下三節書皆周公告神之詞也。

史。太史之官。册。竹版。元孫某謂武王也。丕子元子也。史臣曰周公告三王之神命太史書祝詞于册若曰惟爾太王王季文王之元孫某遇惡厲暴虐之疾勢甚危篤。然元孫代天子民乃天之元子也若爾三王是有保護元子之責于天不可令其遽死。倘果不可救則請以旦代某之身以曲全其生。蓋元子倘有不測則宗社傾危人心搖動變故有不可勝言者三王在天之靈豈得不廑其慮乎。

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

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

仁愛也。若順也。考謂祖考。祝詞曰予之所以欲代元孫之死者非無故也。予承順祖考盡其仁愛且多材幹藝能可任役使以事鬼神乃元孫不如旦材藝之多豈任鬼神役使然則在天之靈欲得一人服事左右旦實勝其任何必用元孫也哉。

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

先王亦永有依歸。

帝謂上帝也。敷布也。佑助也。下地猶言天下。祝詞曰。元孫乃受命于上帝之庭。敷布德教以佑助四方。用能根本深厚。安定爾三王之子孫于下地。使本支百世。常爲君師。四方之民罔不奉承而敬畏之。是其任大責重。當將後世咸所依賴。豈可使之遽有不幸乎。由是思之。我三王當保護元孫。使王業鞏固。以上承天意無墜失天所降之寶命。庶先王后稷

以來之宗祀亦永有所憑藉以綿遠無窮也。蓋其憂深慮遠故又太息申言之如此。

今我卽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

卽就也。爾謂三王也。屏藏也。祝詞曰。我以身請代元孫。未審爾三王之命何如。今我就元龜之吉凶卜爾命之許否。龜若得吉。是爾許我任保護之責。致元孫之安。我其以所植秉之璧珪歸俟爾保安之命。爾若不許我。而龜告其凶。則周業必墜。宗祀難保。雖欲以璧珪事神。亦不可得。我乃屏而藏之矣。爾三王不念下地之子孫。獨不念先王之宗祀乎。總觀周公請命三王之詞。忠誠懇欸。非特臣爲君。弟爲兄禱也。乃爲先王禱。爲天下禱。爲百世生靈禱耳。所以感動三王。而轉移造化。皆其一念之昭格也與。

乃卜三龜。一習吉。啟籥見書。乃并是吉。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

攸俟。能念予一人。

此二節書是言周公請命元龜。深喜得三王保安之占也。三龜。三人齊卜也。習重也。籥管鑰。體兆之體也。一人謂武王也。史臣曰。周公旣祝告于三王。乃命三人。各卜其龜。以恭攷吉凶。而三人之龜兆。莫不皆以吉告。至以管籥啟視金匱之占書。書辭之吉。與龜兆同。則保佑元孫。三王已默許之。而見乎龜矣。周公旣得吉卜。乃曰。我觀卜兆之體。王疾其無所

害我小子新受命于三王惟以久後子孫爲計而許我以保佑元孫矣我今惟俟我三王能念予元孫一人而使之安也蓋周公誠孝之心得遂所請故其詞之喜慰若此

公歸乃納册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

此一節書是敘周公告神之終事也金縢以金緘之也翼日明日瘳愈也史臣曰周公請禱畢事而歸太史乃以祝詞之册納于金縢之匱中蓋卜筮之物不敢輕褻而金緘其匱

以藏之武王于公歸之明日疾果愈與龜卜相應此三王在天保護之力而公以身請代之誠有以孚之也可見幽明之理有感斯應然惟大聖人精誠之至乃能如此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

此二節書是記周公遭流言之變避居之始事也管叔名鮮武王弟周公兄也羣弟蔡叔度霍叔處也流言傳布之言孺子成王也二公謂太公召公辟退避也史臣曰武王疾瘳之後又四年而崩時成王幼周公輔相之負扆而行天子之事管叔乃周公之兄監殷于外覬覦大位乃與羣弟蔡叔度霍叔處造無根之言流布國中曰公將謀篡而不利于孺子將以危懼成王而動搖周公也周公心不自安乃告太公召公曰王少國疑流言方起我若安處朝廷不自退避以致君臣嫌隙中

外驚疑而變生意外于人臣之義有所未盡則無以告我先王于地下矣然則我卽欲不避豈可得哉按周公受託孤之重奸人造謗則當明告于王正其罪而誅之何乃先自引退亟亟遠避嫌疑若爲一身之計者蓋大臣處艱難之會心事未白若徑情直行未免中奸徒之計而禍且不測故不得不辭以俟之待姦謀之自敗其必告太公召公者以二公在朝左輔右弼可以啟沃幼沖鎮定疑貳周

公雖去而有所寄託。管叔不得肆其奸。此忠臣愛國去位不忘君之微意也。

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

此二節書是言周公身雖在外。心仍不忘在王室也。東。謂東都。罪人。謂管蔡也。貽。與也。鴟鴞。詩之篇名。誚。讓也。史臣曰。方流言之起。成王未知罪人爲誰。未免有疑于周公。及公退避東都二年之久。乃知造謗出于管蔡。其謀危社稷之罪狀始昭著而不可掩。周公于主疑漸釋之後。乃作詩以貽王。名其篇曰鴟鴞。皆爲鳥言以自比。首章以鴟鴞之毀巢取子。比武庚之敗管蔡及王室。二章以鳥之未雨綢繆。比已之思患預防。三章以鳥之手口勞瘁。比已之勤勞王家。末章以鳥之盡瘁爲巢而遭風雨。比已之欲安王室而遭流言之禍。其情忠憤。其詞切至。成王亦受之而不敢誚讓。蓋疑雖未盡釋。而悔心已萌矣。竊嘗思之。

周公惓惓告王。非急求自白。實欲啓王一念之悟耳。從來天下之治亂。只在君心之明暗。君心一有間隔。則雖堂陛之前。尭舜之側。覘必不見。聽必不聞。况千萬里之外乎。故曰。治天下必先自去壅蔽始。

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

此二節書是敘成王得周公請命祝冊之由也。豐登曰熟。刈收曰穫。偃。仆也。弁。皮弁冠也。諸史百執事。掌卜筮之官。信。誠然。噫。嘆詞。史臣曰。周公居東二年之秋。田禾大熟。尚未收穫。天忽大雷電而加以烈風。禾盡仆倒。大樹亦皆拔起。邦國之人。兢兢震恐。王與大夫盡服皮弁。開金縢之匱。將取冊書以卜天變。偶得周公冊祝自以爲功。請代武王之說。太公召公及成王乃問當時卜筮諸史及執事之

人周公果有是事否。衆人皆對曰。信然。已而嘆息言。此實周公之詞命。而我當册祝之日恐人心動搖雖知之而不敢洩露也。此可見公之忠誠能上格天心。而未孚于其君。故天出災異以昭雪之。上帝之所以保佑忠良。啟悟人主者亦至矣。

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

此一節書是言成王見祝册而感悟周公之忠也。沖幼也。新逆親迎也。史臣曰。成王聞諸史百執事之言。乃執周公請命之册書涕泣告羣臣曰。今觀公書可知天變之所由。我君臣不必更穆卜矣。昔公事皇考時。盡忠竭力。平日。則左右夾輔。有變則請代忘身。其勤勞王家如此。予年幼沖不及悉知。致使横罹流謗退居東都。今天動風雷之威。以昭公勤勞之德。惟朕小子敢不順承天意出郊親迎以復其位。于我國家崇德報功之禮固宜如是也。蓋至是而周公之心始明。成王之疑始釋。周之社稷危而復安皆在于此。人君一念之悔悟關係豈淺鮮哉。

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

此一節書是言成王迎公歸朝。而天轉災爲祥也。國外曰郊。築起而更加培植也。史臣曰。成王既因天變感悟。乃自往迎公于郊外。天

即雨而反風。凡禾之仆者盡起而更生。太公召公又命邦人盡起大木所偃之禾築之使根本堅固。于是歲收大稔有豐年之慶焉。夫周公蒙謗。天即動威以彰之。成王知悔。天即大熟以應之。天人相與之際。捷于影響如此。合觀金縢一篇。可見爲臣之道莫大于忠。爲君之道莫大于明。然非成王之明。始雖迷而終能悟。即有周公之忠。亦無由而自白。則君明尤爲致治之急與。

大誥

武王克商封紂子武庚于殷故都以奉湯祀命三叔監之及周公輔成王三叔流言周公避位後成王感悟迎公歸國三叔懼遂以武庚叛周公奉命東征一時臣下尚有言不當伐殷者周公復傳成王之言大誥天下因以名篇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沖人嗣無疆大歷服

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

此一節書成王命周公東征先以天命正告天下以見天討之不可已也猷發語詞多邦外而諸侯衆國御事內而治事羣臣也弔恤也割害也延待也洪大也惟思也歷國家相傳歷數服五服之地迪導也成王曰猷大誥爾在外多邦之諸侯及爾在內治事之臣我周不見弔恤于天乃降凶害于我家武王遂喪不少延待大思我幼沖無知之人繼守無疆之歷服弗能明識理勢造哲以除害去暴導迪民于安康是人事之顯然者且未能盡況上天眷周之命其能窮究而格知之哉此我之不能晏然處此也蓋嘗思之帝王舉事無過上承天命下順人心叛逆之罪天討所必加似無所用其疑懼者而成王賢主周公聖相兢兢危懼惟有引躬責己常若恐天命之難保者此其所以承天而順人與

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敷賁

敷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

此一節書是言欲奉天討以繼武王之功也已語終而未終之詞敷布也賁飾也前人謂武王敷增大之意閉遏抑也成王大誥多邦意猶未已故又曰予惟小子寡昧無識未能知為君之道中心憂懼不能迪民康以保天命若涉渡淵之水莫測津涯予惟往求迪康保命之道以守其成如涉渡淵之必濟而後

止。則茲之不能已于此役者。豈無故哉。彼借亂之臣。割據版宇。乃王法所必討。今往征之。正使我國家典章法度。賁飾于前者。益敷布而修明之乎。其借亂復我版宇。使我前人所受于天之明命。益式廓而增大之。若此者。庶幾無忘武王之大功。而紹其末濟四海之烈耳。况武庚不靖。覆我王章。侵我土地。此其得罪于天。天將降威以誅之。予敢閉抑天之威用而不行討伐。失墜前人之緒乎。夫成王之

于下。既稱天以告戒之。又稱前人以聳動之。可見人君之基業。受之于天。受之于祖宗。負荷何如其重。非其赫然振作。是非可否。獨斷于上。烏能破羣疑而卒成大功也哉。

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卽命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蠢。

此一節書。又擧神道前知之事。以明天命之不可違也。寧王。謂武王。天明。天之明命。蠢。無知而動之貌。成王曰。天討之不可不奉。于何見之。昔我安寧天下之武王。遺我役人大寶龜。使之紹介上天之明命。以定吉凶。昔嘗問卜。龜卽命曰。異日東方諸侯。起而叛亂。將有大艱難之事于西土。使西土之人疲于奔命。不得安靜。是西土㒷然之時。龜兆已豫告矣。今三監倡亂。蠢然而動。卜之驗于昔日者如此。今日之卜。其有不驗乎。按此非獨聖人以神道設教。蓋國家有事。其兆必見于先。特人未之知耳。若明聖之君。其平時思患豫防。無事不爲未然計。卽一旦有變。而成筭素定。自

然百無一失。觀書此詞。則知武王之遠慮。固已周于後世矣。

殷小腆。誕敢紀其敍。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

此一節書。正言武庚當討之罪也。殷。指武庚也。小腆。言其國之小厚。誕。大也。紀。經紀也。敍。統緒。鄙。鄙邑也。成王曰。武庚以殷之末裔。特小小腆厚之國。不度德量力。乃敢大經紀其

既亡之緒。是雖天之降威于殷使之自取亡
滅。然亦彼知我國內有疵病。三叔流言民心
動搖不安。故敢曰。予將恢復舊業欲使殷如
昔之富有四海。而反欲我周如昔之鄙在西
土。以服事殷也。武庚之蠢動如此。其敢閉天
威而不討乎。此可見外患與。必乘內釁而起。
武庚之不靜。實由于三叔之不協。成王諄諄
訓戒臣下欲其同心同德。僇力共濟。可謂知
戡亂之本矣。

今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敉寧武圖
功。我有大事休。朕卜幷吉。

此一節書是言伐殷卜吉之事見天意與人
謀相符也。獻賢人。翼輔翼。于往也。敉寧撫定。
休美也。成王曰。武庚今日蠢動。而今之明日
即有我民之賢者十人。不憚征役之勞來輔
我以往撫定殷邦。繼嗣武王所圖之功。使肯
定之烈。于今再見。人心之協應如此。夫得賢
人以舉大事我固知其休美矣。及決之于卜。

則三龜又皆幷吉。其勝又何疑焉。夫前日大
艱不靜之兆既已驗之于今。則今日伐商必
克之占自可驗之于後。此朕所以決于往征
也。呼先言民獻之十夫。而後言龜卜之幷吉
豈非人心即天意。人心之所順天意豈有不
從之者乎。

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
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

此一節書舉當告臣下吉卜之詞再申言殷

之當伐也。肆故字之意。尹氏庶官之長。庶士
衆官御事治事之人也。逋亡也播遷也。謂武
庚及其羣臣也。成王曰。我之東征既謀兆于
當年。又獲吉于今日。知卜之斷不可違。故告
吾友邦君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之此舉非
敢漫然爲之。予已得吉卜矣。命明示斷不可
違。予惟以爾庶邦之衆往伐殷逋亡播遷之
臣。使武庚誅滅。兇孽剪除。以上承天意而續
前人之功也。然則予豈得已而爾等猶不能

深惟我意乎。觀成王此詞，則知丁寧告戒其臣下已非一日。而一時之羣謀猶多未協，定大事之難如此。

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違卜。

此一節書是舉羣臣不欲東征勸王違卜之詞也。反，復也。王宮謂王家，邦君室謂三叔也。小子羣臣自謂。考翼，父老之敬事者。害，何。作

曷。成王曰，我既舉吉卜以告爾有衆矣，爾庶邦君及庶士御事，乃不仰承我奉天伐叛之意，無不復于我曰，東征之事，艱難重大，未可輕舉。今民叛亂不靜，雖由武庚，亦在王之宮邦君之室，肺腑親近之臣，非由他人，豈宜遠爾動衆，遠伐。越予等小子罔無所知識，至于敬事之父老，乃老成練達之人，皆以爲不可。人謀未協，龜兆難憑，曷不違卜而聽于人乎。憾爾之不識天命如此，亦開于圖功之義乎。

用是滋咸矣。由此觀之，國家有大疑難，決非常人所能灼見。彼周之衆臣未嘗非左右親信與國同休戚者，而所言如此，是故爲人君者不可無倚任以責成功，名又不可無獨斷以立決疑事也。

肆予沖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鰥寡，哀哉。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越予沖人不卬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士御事綏予曰，無毖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

此一節書深責羣臣之避事也。允，信也。造，爲也。役，使也。卬，我也。綏，安慰也。毖，勞也。恤，憂也。成王曰，東征之舉，艱難重大，誠待爾言。肆予沖人亦何嘗不深思及此。但事勢有不得不然者，故歎息曰，信此四國蠢動，害及鰥寡，深爲可哀。天寔矜之。凡予所爲除亂安民之事，皆天所役使，有不可諉者。今日之舉，天寔以甚大者遺于吾之身，甚艱者投于吾之身，越予沖人，尚不暇自顧恤矣。若以人臣之義言

之。予爾邦君。予爾多士。及官正治事之臣。嘗
安予曰。君無勞于憂。凡我爲臣者。不可不共
矢其力。聲罪致討。成乃寧考所圖之功。如此
則能分我艱大之責。而于臣職無愧矣。何爲
昧于大義而憚征違卜耶。自古國家大患。率
居則食祿之人多。臨難則致命之人少。天下
事往往無身承而力任者。此正坐紀綱未振
耳。成王數語。不過申明人臣之大誼。而詞嚴
義正。凜然勝于斧鉞。東征之成大功也宜哉。

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寧王。興我
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
矧亦惟卜用。嗚呼。天明畏。弼我丕丕基。

此一節。書。深言卜吉之不可違。以天命諭羣
臣也。替。廢也。休。眷也。相。佑也。明畏。言天之明
命可畏。丕丕。大也。成王曰。爾羣臣勸我曷不違
卜。不知卜固不可違也。蓋卜以傳天命。予小
子方恭行天討之不遑。其敢輕替而弗遵乎。
昔天眷休我武王。由百里小邦周。興起以有

天下。時休祥薦臻。惟卜是用。所以能安享天
命。今天相佑斯民。趨吉避凶。矧亦惟卜是用。
無舉事而不卜者。夫上考于國祥。下察于人
事。悉皆用卜。而我獨可廢之乎。因又嘆息言。
天命甚明。凜乎可畏。天之意無非欲使我肅
將天威。戡定禍亂。而輔成我丕丕基。不墜今
若違卜。是違天也。可乎哉。成王反覆以天人
之理。曉譬其下。蓋至是情愈迫而望愈切矣。

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

天閟毖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肆
予大化誘我友邦君。天棐忱辭。其考我民。予曷
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天亦惟用勤毖我民。
若有疾。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

此一節。書。成王因羣臣有考翼不可征之言。
故又呼國之舊臣而戒諭之也。舊人。武王時
舊臣。省。記也。閟者。否塞不通之意。毖者。艱難
不易之意。卒。畢也。化者。通其固滯。誘者。致其
順從。棐。輔也。忱辭。誠信之詞。寧人。即與武王

共安天下之人也。成王曰。爾等舊人。皆嘗逮事武王。爾必能遠記前日之事。爾豈不知武王之經營締造若是之勤勞哉。當時之創業既如此。今四國蠢動。我之法令否塞而不行。教化壅遏而不達。天之閟毖我國家者。乃欲使我奮發有爲。以大其成功。是多難正所以興邦也。我敢不仰承天意。戡定禍亂。以完武王所圖之事乎。龜兆雖已告吉。而人謀猶恐未協。故予諄諄然大化誘我友邦君。去憚征之固滯。以導其順從。而民獻十夫。謂爲可伐。是天輔我以忱信之辭。考之民而可見矣。我其敢不思前寧人佐武王所圖以求清大定之功。而相與成其終乎。且天亦惟用此四國之亂。勤毖我民。害及鰥寡。未嘗不欲早除之。如人有疾。決當速治。不容稍緩。我其敢違天之命。坐視禍患。使前寧人佐武王所受休美之命。不自我而成就之乎。然則繼志述事。在予固有不得辭之責。而輔君討罪。在爾舊臣尤

有無可諉之義矣。竊思自古國家未有數十年無事。禍難之興。正皇天警戒人主。觀成王告舊臣之詞。則知當日朝廷之上。紀綱法度。楚然肅然。一時臣下雖欲姑息偷安。自靳其力而不可得。成王之精神。固有戡此而有餘者。殷人之叛。何能爲害哉。

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若考作室。既厎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肆予曷敢不越卬敉寧王大命。

此一節。書中言不可不終武王之功。以見已不得辭其責也。逝。往也。厎。定也。法。作室之法。堂。堂基。構。構屋也。反土曰菑。播。布種。穫。刈收也。敉。撫定也。成王曰。若昔日朕之欲東征。亦知其事之艱難。而日思之。豈好爲此累哉。特以繼述之責在我。不敢畏難自阻耳。嘗之作室。其父厎定廣狹高下之法度。則堂構可成矣。其子不肯爲之堂基。況肯爲之構屋

平。譬之耕田。其父既反土而菑。則播穫可施矣。其子乃弗肯爲之播種。况肯俟其成而刈穫之乎。爲子者之不肖如此。則其家敬事之父老。必不肯曰吾有後嗣。弗棄我之基業矣。夫我武王。戡定禍亂。立綱陳紀。即如作室之厎法。治田之既菑。厥望于後人者何如。今三監倡亂。不能誅討以終其功。則是堂與播尙不能爲。其能是構是穫而綿國祚于無窮乎。武王在天之靈。必不肯自謂有後嗣能弗棄其基業矣。故予不敢不及我身之存。剪亂安民。以撫定武王之大命者。正欲盡繼述之責而爲弗棄基之子也。爾等豈猶未知此哉。蓋天下之事大小不同。其理則一。作室者非盡力于堂構。無以奎室之成。耕田者非盡力于播穫。無以望田之入。爲國家者非振紀綱崇法度。上有道揆。下有法守。無以撥亂反治而建萬年不拔之基。有承先裕後之責者。其念茲哉。

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

此一節。責羣臣當輔己以終武功也。兄考猶言父兄。在上也。民養猶臣僕也。成王曰。今日之事。我罔不得辭其艱矣。爾羣臣獨無責乎哉。譬若父兄在上。乃有友攻伐其子。爲之臣僕者。皆當捐軀以救護之。豈可勸其攻伐而不救乎。今四國搆亂。使武王之百姓。咸受塗炭。而汝邦君御事。乃憚於征伐。阻撓天討。是猶不恤父兄之難。而視坐其子之患害也。豈爲民養之義哉。按成王譬曉臣下之詞。至爲警切。人臣能知此義。則自然視國事如家事。有身不肯卹。有難不肯避矣。然則撥亂定變。非得忘私殉國之臣。安能有濟乎哉。此成王既以艱大自責。而卽以責其臣也。

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

此一節書以今昔對言責羣臣不知天命而激勸之也。肆放也。爽明也。十人亂臣也。迪知蹈行眞知之詞。成王又嘆息言曰東征之事雖艱難重大。自我觀之爾等皆當舒放其心而無過畏也。且爾在外庶邦之君及在內御事之臣不聞伐紂之事乎。昔者紂德昏亂武王奉行天討而故智成新皆由明哲之上相爲輔佐耳。所謂明哲之士者亦惟是亂臣十人迪知上帝黜殷之命在紂有必亡之機又

迪知上天輔周之誠在武王有可興之理皆奉承國家法制不敢違法而俾于征也。當時羣臣何其明哲如此。矧今寧王旣喪是上天降禍于周邦也。四國又首倡大難。你如一家之人相逼相攻而事危勢迫已甚矣。此天命之所必討也。爾等猶以爲不可征而欲我違卜者亦不知天命之不可違矣。爾何不念大命之可畏從予一人同心戮力庶幾媲美于前十人耶。人心憤發之時卽大難將平之日。

小醜憑陵何世無有。其所以建威消萌則恃人有任事之心敢行之志耳。然朝廷不明賞罰定功罪以鼓舞天下其道無由也。今誦成王罔敢易法之言亦可想見武王當日法度嚴明人思用命之槩矣。

予末念曰。天惟喪殷若穡夫予曷敢不終朕畝天亦惟休于前寧人。

此一節書言已逆天惟休以勉勵羣臣也。穡夫農田去草之人也。成王又曰。予于東征之

舉非但日思之而已也。蓋永念之矣。夫天以紂之暴虐改命我周其于殷人一如穡夫之治田。必去其稂莠而又絕其根本而後已焉。今武庚尚存則是餘種猶在。予何敢不聲罪致討以終朕田畝之事乎。若此者上天之意豈惟集休于前寧人而已哉。蓋亦欲前寧人輔主之烈彌久而彌光耳。天意昭然謂可違卜而勿征乎。

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

卜幷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
玆。

此一節書誥戒既終。反覆申明用卜之意也。極卜盡用卜也。指定也。僭差也。成王又曰。予觀爾羣臣欲我違卜勿征。無非以此事重大之故。誠爲美意。予亦何敢盡欲用卜而不從爾勿征之言乎。然有必不可從者。凡國家所有之疆土。皆寧王受之于天。而寧人所以輔成之者也。今武庚不靖。海內騷然。將謂率循

成模。開擴前功之義何在。今日之事。卽卜人事可決。不待卜之吉不吉也。況今所卜復皆吉乎。此朕所以大以爾東征也。蓋天命討罪斷乎不爽。但卜兆所陳。定有顯然而可豫定者。爾等復何疑懼哉。按大誥一篇。首言天命當從。前業當終。以見不可不征之意。次言人心樂從。生民塗炭。以見不可不征之勢。又始終申明卜之一說。以見不必憚征之意。臨大事而能果斷。又反覆誥戒。肫誠懇惻。其所以

能承天休以成祖業。一舉而定大難者。良有以也。至于篇內肯堂肯穫之言。尤可爲守成之鑒訓哉。

微子之命

微國名。子爵也。成王既誅武庚。封微子于宋。以奉湯祀。史臣錄其誥詞。以微子之命名篇。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

此一節書是言爲商立後之意。欲美而深望

之也。元子長子也。象賢。謂後世子孫有象先聖王之賢者。則命之以主祀也。成王封微子于宋。呼而告之曰。猷。殷王元子。予嘗稽考古制。有崇德象賢之典。惟爾祖成湯。克備聖德禮當崇祀。惟汝克象爾祖之賢。故特命汝以主其祀焉。所以然者。豈徒然哉。亦惟殷之禮物所在。卽先王統緒攸關。汝承其後。凡殷先王之典章法度。車旗服色之類。汝其修舉而務存之。勿使一王之法。歷久而或湮也。至于

前代之子孫與今世之臣工不同。命爾作賓于我王家。使一王之後不至于無別也。我周之文謨武烈定一代之章程。垂萬年之令緒。其休美固無窮矣。汝能修明禮物則與周道並隆。作賓王家。則與周祚並美。于是傳之後世永久無窮。豈非予之所深願者哉。夫國運既改。殷禮亦將喪矣。擇立賢者爲嗣。而以修其禮物爲言。則所以舉其廢墜補其殘闕以承宗祀者。即所以存文獻也。其亦監于有殷之意與。

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厥命。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功加于時。德垂後裔。

此一節書是正言湯德之當崇也。齊無不敬聖無不通。廣極其大。淵極其深。成王又歎息而言曰。乃祖成湯之德。蓋無善之弗備。無美之不臻也。既齊肅而聖哲。復廣博而淵深。其盛德如此。由是以此德而凝天眷。則上天寵佑。俾大受夏命而爲天下主。以此德而莅民生。則專務寬大。凡夏政之邪虐者。悉除去之。而爲天下福。自其見于治而可大者曰功。則澤溢當時而無一方之不被。自其具于身而可久者曰德。則貽謀孔臧。而數傳猶蒙其休。湯德之盛如此。此吾之所以不能已于尊崇也。夫武庚以叛黜。微子乃嗣封。而成王初不暴白其黜殷之由。獨盛稱殷先王功德之大。入于人心而流于後裔。和平忠厚。既無忿疾之心。而亦不傷微子之意。成王之德爲不可及矣。

爾惟踐修厥猷。舊有令聞。恪愼克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不忘。上帝時歆。下民祗協。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

此一節書是正言微子之賢象湯也。猷道也歆享也。尹治也。宋在周之東。故曰東夏。成王又曰。乃祖成湯之德。即乃祖成湯之猷。固可師而可法者也。惟爾克踐履而弗違。修舉而無失。此令聞所以孔彰。非一日矣。何以見爾

踐修厥猷之寔。任見爾之事親也。小心恪愼
克盡孝道。爾之事神治人也。嚴肅恭敬克祗
其事。此乃德也。予竊嘉美之曰。是誠能篤厚
前人所行而不以盛衰存亡易念者。眞所謂
象賢也。以此德而祀上帝。自然天鑒其德而
顧歆享于上。以此德而臨下民。自然民懷
其德而祗敬協和于下。故我立爾爲上公之
位。以治此東方之民也。夫曰恪愼。曰肅恭。微
子其以敬勝者與。天子之敬足以保四海。諸

侯之敬。足以守一國。敬者德之輿也。神享之。
民依之。敬之感通者如此。
欽哉。往敷乃訓。愼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
弘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一人。世世
享德。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斁。
此一節書是戒勉之以盡職也。服命謂上公
之車服命數。蕃屛衛也。律是有所範圍之意。
毗輔也。成王又曰。爾旣爲上公而尹東夏。是
有君國子民之責矣。可不欽哉。汝往之國。亦

惟于正已正人二者加之意而已。國家之敎
訓。所以淑世。爾務敷布而告諭之。俾東夏之
民。曉然于綱常倫紀之理。朝廷之服命。皆有
一定之極規。爾務謹愼而率由之。守上公之
分。毋或有僭擬之失。此皆爾之所當敬者也。
果能敷訓愼典如是。則可以屛翰王室。而爲
衛國之忠。恢弘祖德。而盡光前之孝。儀型爾
宋之有民。而作之師。常保爾上公之爵位。而
作之君矣。且不特蕃王室已也。承猷宣化。則

足以輔予一人之所不逮。不特弘乃祖已也。
貽謀令緖。則後世猶得蒙業而安。不特律有
民已也。雖萬邦之大。亦將法爾訓民之大德。
事上之小心。而有所則效矣。不特永綏位已
也。卽我有周。亦將念爾侯職之能修。侯度之
能肅。而無所厭惡矣。爾其可不欽哉。
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
此一節書是直誓之以遣就國之詞也。成王
又嘆息而言曰。凡敷訓愼典我之所以命爾

者至矣今汝往東夏務休美爾政勉爾侯職所當爲愼爾侯職所不當爲毋廢棄我所命汝之言而弗之省也按微子之命一篇丁寧誥諭皆溫厚愷惻期望無已之辭未嘗以勝國之裔而稍有猜嫌制防之意不惟深得誥命賢者之體而三代聖主公平廣大氣象亦大可覩矣

日講書經解義卷之七

日講書經解義卷之八

康誥

武王封其同母弟康叔爲衛侯作誥以曉諭之史臣記其辭以康誥名篇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愼罰

此二節書是武王將告康叔以治國之道先歷呼之以致其儆因舉文王造周之本以爲一篇之綱領也孟長也言康叔爲諸侯之長也封康叔名武王若曰今命爾爲衛侯以分

而言則爲諸侯之長至尊也以誼而言則爲朕之弟至親也況爾小子封當年齒尚幼之時居此尊親之地可不思深儆以盡侯職哉然欲盡侯職亦不必他求也但觀乃大顯考文王而可矣蓋爲治有道不過德刑兩端德者人所共慕而感化人心之本也罰者人所同畏而防範人心之具也惟我文王爲能洞見治源俾心體澄澈無一毫之私欲欽恤民

命使出入明允無一念之縱弛是以仁義兼
濟恩威互施民懷之而入于德且畏之而不
罹于罰也文王所以造我周基業者如此夫
明德卽文王之緝熙敬止也謹罰卽文王之
視民如傷也而明德尤謹罰之本有天下國
家者所當加意也

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
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
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

邦厥民惟時敍乃寡兄勗肆汝小子封在玆東
土

此一節書是言文王造周之實而欲康叔思
所自也區夏是一區之夏修治也怙恃也冒
戴也武王又曰何以見我文考明德愼罰之
實哉昔我文王之于百姓固無在不致其仁
愛雖人所易忽如鰥寡者而文王益加惻念
毋敢或慢焉至人之有才可用者則隨材器
使而用之是用所當用而非私舉也人之有

德可敬者則尊賢樂道而敬之是敬所當敬
而非私好也其明德如此人之有罪當刑者
則以天地至公之心行之而一毫喜怒之私
不與焉是威所當威而非私惡也其愼罰如
此惟其是是非非一準于理使民曉然知所
好惡所以盛德彰顯于民而民心咸歸矣由
是始創造我區夏而撫有豐鎬之疆宇及我
一二鄰邦皆聞風向化漸幾于修治我西方
之民莫不懷德畏威怙恃如父仰戴如天其

得民又如此是以盛德馨香聞播于上帝上
帝深休美之然後上天大命文王使滅絕大
殷大受有商之命及萬邦萬民莫不各安其
分各得其所隨時而就敍焉是我周之基業
已成于文王之時其艱難蓋若斯也及汝寡
德之兄纘承前業憂勤惕厲勗勉不怠故汝
小子封得以享有爵位在此東方耳汝安可
不思開創之維艱繼述之不易而于明德愼
罰加之意乎夫康叔以介弟受封在人情或

祇爲當然固有。而不知經文王肇造之艱以
得此。此不可不念也。子孫承業勤念及祖宗
創業之難。則亦安往而得肆其心哉。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祇遹乃文考。紹
聞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
遠惟商耇成人。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
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
此以下三節。書皆申言明德之意。而此一節
書是欲康叔博學以明德也。祇遹敬述也。紹

繼也。衣者服行之意。耇成人。謂老成之人。訓
謂訓民。武王歎息呼其名而言曰。凡我所語
汝文王明德之事。汝其念之而勿忘哉。昔我
文考愛民好士之德。不惟施諸政事。而爲德
行。亦嘗發爲訓詞。而爲德言。汝固嘗聞之家
庭間矣。今汝治民。將敬述文考之緒。務取所
聞之德言。繼紹而服行之。如衣之被身。遵循
勿替可也。然此特當代耳。猶未求諸前代也。
今汝所涖之地。乃殷之舊都也。昔殷先哲王

由湯至于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其道風善
政。猶有存者。汝往之國。又當廣求殷先哲王
修身治人之道。用爲保治斯民之準則也。然
此特前代之君耳。猶未求諸前代碩輔也。若
商家伊尹傅說諸臣。所謂老成人也。其品行
德業。至今稱頌不衰。汝又當推廣而遠思之。
凡處心積慮。咸取法乎商耇成人。庶知所
以訓民乎。然此猶特近代耳。尚未別求諸上
古也。古先哲王。如堯舜禹以道相傳。其大經

大法。垂憲萬世。迄今可考也。汝當別求所聞
而率由之。用爲安保斯民之模範焉。誠能如
此。則知行兼盡。體用俱備。凡帝德王功之盛。
聖君賢相之猷。無不統會于我性之天。自然
心逸日休。綽有餘裕。明德既積于中。德輝自
彰于外。將泛應曲當。無所處而不宜。臨民出
政。隨所施而盡善。職業修舉。斯能不廢在王
之命也。汝可不盡明德之功哉。夫治道與學
問相爲表裏。博求古今之理。以會通于一心。

此政之大原所由立而千變萬化皆從此出也歟。

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

此一節書是欲康叔盡明德之功以治民也。恫痛也。瘝病也。棐輔也。忱信也。言惟誠信則輔之也。往謂之國。惠順也。懋勉也。武王又歎

息呼其名而言曰。爲人上者固與民休戚相關而如一體者也。視民之不得所。卽如疾痛之在乃身。務除去而調護之。其可不敬哉。蓋爾之一身。昭昭在上者。則有天。紛紛在下者則有民。所恃以承天而化民者。則惟乃心。雖天命靡常甚爲可畏。然以誠格之。則天必我佑。至民情好惡。雖大略可見。然小民之心。撫我則后。虐我則讎。最爲難保。汝往之國。必竭盡汝愛民之心。軫其艱難。恤其疾苦。愼勿晏然偸安好爲逸樂之事。是乃所以治民之道乎。我聞古人有言曰。上之取怨于民。不在事之大。亦不在事之小。但顧其理之順與不順行之勉與不勉何如耳。一有不順不勉。則人情拂而怨讟興矣。古人之言如此。可見爲人上者不好逸豫。而後能盡心。盡心而後能弭民之怨。弭民之怨。而後可以保民。可以保民而後可以格天。天可畏而民難保。爾其可不敬乎哉。夫君所以治民也。民不免于困苦。則

君亦不免于疾痛。今命康叔爲侯。非以富貴加其身。直以疾痛加其身矣。誠能所欲與聚所惡勿施。去其召怨之由。而盡其弭怨之道庶幾疾痛其有瘳乎。

巳。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

此一節書是言明德之極功以終之也。服事也。弘廓而大之也。應和也。武王又曰。我告汝于君民之間。益惓惓而不能已也。蓋奉天以

惠民者人君之事代君以弘化者人臣之務故汝惟小子爾職之所係蓋綦重矣惟在弘廣朝廷之德意以調和保安此殷邦之民使之各得其所化其頑梗之習而歸于德教之中此乃職也夫此殷民乃天命所眷以去留人心所視以觀化者也雖天眷我周其命維新然殷民安則天命俱安殷民危則天命與之俱危汝誠能贊襄于下取殷民而應保之則所以上助天子永保天命者亦惟此矣民

自歸周以來商俗固已少變然殷民向善則斯民莫不鼓舞徯應殷民未和又何從而觀感乎汝誠能宣力于外取殷民而應保之則所以上助天子作新斯民者亦惟此矣夫必至于保命新民而後為明德之極功也此明德之終也夫民易于因循亦不難于鼓舞作之之權要惟在上書曰黎民於變又曰四方風動堯舜之治不外于作新有如此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及厥辜時乃不可殺

此以下十二節書皆申言慎罰之意而此一節書是欲康叔原情以定罪也眚謂過誤終謂故犯不典謂不法式用也適者偶爾之謂道及厥辜自言其罪也武王又歎息呼其名而言曰刑罰乃整齊斯民之具固為治所不廢然民命攸關不可不慎也苟一念不敬則

有失出失入之事一毫不明則有冤抑莫伸之虞汝于乃罰務敬慎詳明毋或率意任情可也敬明之道當如何人之犯罪不同而其情亦異惟察其情之輕重以定罪之出入斯為得之夫人之情罪俱重者在所當殺不必言矣有所犯之罪雖小初非過誤乃怙終不悛自己甘作不法之事是用意為惡者如是之人其罪雖小其情當誅乃不可不殺所謂刑故無小殺一以警百也人之情罪俱輕者

在所當宥。又不必言矣。乃有所犯之罪雖大初非故犯。乃是過誤。出于不幸。蓋偶然陷于罪。且能輸情服罪。略無所隱。如是之人。其罪雖大。其情實可矜。是乃不可殺。所謂宥過無大。先教而後誅也。一宥一辟。此以權合經。仁義兼濟之道也。所謂敬明乃罰者如此。

王曰。嗚呼。封。有敍。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勑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

此一節書。是欲康叔愼罰以化民也。有敍。謂刑罰有次序。明者。明其輕重之等。服。服其民。勑者。戒飭之意。懋和。謂相勉而歸于和順也。武王又歎息。呼其名而言曰。刑罰之中本有一定之敍。固秩然而不紊也。第人不能深究其次序。是以輕重失宜。寃抑者多。何怪乎民之不能遷善遠罪也。汝必大明其輕重之等。使下情洞燭。法紀昭然。不徒足以制民之形而實有以畏服民之心志。則小民自然互相戒勑。勉于和順。孰敢輕犯有司之法哉。然又

必有至誠懇切之意。行于其間。夫而後民可得而化也。于去民之惡也。如疾之有于身。務除去之。又從而哀矜調護之。惟恐其不速改。則民知上之殺之者。乃所以生之也。將翻然悔悟。盡棄其平日之咎惡矣。于保民之善也。如慈母之于赤子。既珍愛之。又從而勞來輔翼之。惟恐其或陷于罪。則民知上之敎之者。乃所以成之也。將鼓舞自新。莫不安且治矣。刑之足以化民如此。此罰之不可不愼也。夫刑罰不足以服人。所以服人。在用刑罰者之心耳。不紊其輕重之防。而深致其刑期無刑之意。此刑賞所以皆歸于忠厚也。

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劓刵人。無或劓刵人。

此一節書。是戒康叔徇己之私也。武王又曰。刑罰者。天討所在。人君代天而行之。至人臣爲天子守法者也。又烏可有一毫之私。行于其間哉。如大罪有當刑者。有當殺者。雖係汝

封所定要不過奉朝廷之法以從事非汝封所得而刑之殺之也。務念死者不可復生。一以至公至虛之心處之。無或作威而濫及無辜也。又小罪或當劓而劓人之鼻。或當刵而截人之耳。雖係汝封剖決。要不過據情法所宜而施行。非汝封所得而劓之刵之也。務念斷者不可復續。一以至公至虛之心處之。無或恣意而殘民以逞也。如是則奉法而行。我無所與。庶稱法之平。而無寃民矣。汝其愼之。

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

此一節書是欲康叔以殷罰治殷民也。外事在外有司之事。臬法也。司謂有司。殷罰殷朝之罰。有倫謂有倫敘。武王又曰。制預定。則下易于遵守。法相因。則民樂于信從。此必然之勢也。今汝往治爾國。凡外而有司獄訟之事。必欲一一躬親綜理。勢有所不能。若不預取法令而詳定之。昭示屬僚。則有司將有任意出入者矣。汝務講求畫一之規。陳列而頒布之。使曉然確有所守。易以爲治。然是法也。不必別出意見。創立條欵也。但取殷罰以治殷民可矣。蓋此殷罰。乃殷先哲王之所幾經審定。而殷民素所服習者。宜取成規所遺。幷然有倫敘可行者。使有司講求而師法之。用之于訊鞫之際。俾法有所準。而民樂從。此不可不愼也。

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

此一節書是欲康叔致審于已也。要囚。獄詞

之要者。旬十日。時三月。丕蔽謂大斷也。武王又曰。刑罰之用。一成而不變。不可不盡心也。倘審慮未詳。其間少有寃抑。遽爾加之以刑。後雖知其枉而悔之。亦何濟之有。此在小事尚不可。如是况獄囚之緊要者乎。自今凡獄囚之要者。雖其罪狀昭然。供據明確。不可遂置之于法也。務必服膺而想念之。求其有無寃抑之處。求其有無可矜可疑之處。與求之五六日。而不得其可生之理。不妨遲之

十日也或求之十日而不得其可生之理又不妨遲之三月之久也夫至求之三月之久而究不得是果情眞罪當而終無可生之理也然後大奮威斷加以重典庶刑不枉而人心悅我與死者俱可無憾矣此尤罰之不可不愼者也

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乃汝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

此一節書是申明上二節之意而歷致其警也殷彝殷之常法義宜也次者遷就己私之意遜順也武王又曰用刑之道不可有一毫之偏也若有一毫之偏則有無窮之失汝于外事固陳列是法與事而有罪者斷以殷之常法矣然人之情罪各別時勢不同若但拘已往之成規而不知隨時以合宜則刑殺之不當者可勝言哉故其刑其殺又必察其義之合于時者而用之求不失先王之意可也然過于隨時將必任情而自用其不至以喜

怒爲輕重者又幾何哉故其刑其殺萬勿以朝廷之公法就汝一己之私情也愼之于未用刑之先宜如此夫不泥于古則必無執拘拘牽之失又不狥乎己則必無任情率意之愆庶刑罰盡順于義可云得其次序矣然使矜喜之心或起則怠惰之念必至而乖錯從此生矣汝惟嘗自念曰吾之刑罰未有順義之事此心時時不自安則虛明公正之體不失而審愼欽恤之念常存刑罰安有不中者哉愼之于既用刑之後又宜如此大抵殘忍鍥薄皆出于自滿之一念哀矜惻怛皆本于自歉之一心常存一未遜之心則常存一欽恤審愼之意而獄之不得其平者少矣推之凡事無不皆然聖王所以貴乎不自滿假也

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

此一節書是探用罰之本以感動康叔也武王又曰我告汝愼罰之事蓋惓惓而不能已

也用刑之道惟在存心。存心仁慈則刑罰亦出于忠厚。存心苛刻則刑罰必至于慘酷。是心者用刑之本也。我觀汝年雖少而心則慈祥愷悌，未有若汝封之存心者。是汝之心惟我能知之耳。至我不忍之心好生之德亦惟汝能知之。汝宜推廣汝之良心，深體我之用心，以此用刑，庶幾明允乎。

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暋不畏死，罔弗憝。

此一節書是特舉大惡以例用罰之當也。越，顛越也。暋謂強狠。憝，怨惡也。武王又曰：用刑之道在因人情之所惡而施之，則刑當而無不服。凡民得罪，或因他人引誘陷于罪戾，其情猶可原也。若甘自冒法，絲毫無忌憚，或刼人為寇，或奪人為攘，或在外為姦，或在內為宄，甚至殺人顛越人以取人之財貨，此殆強悍不悛不畏死亡之人也。如此之人，人情無不深惡而痛疾之，而亦聖王之所不待教而

誅之者也。而後罰加焉。斯慎之至矣。

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

此一節書是欲康叔用罰以嚴之民也。字，愛也。天顯，天倫顯然之序。鞠，養也。弔茲者，至此之謂。政人，為政之人也。民彝，民之常道。武王又呼其名而言曰：如寇攘姦宄之大惡，固大可痛恨矣。然刼奪人之財貨，猶未至滅絕人之大倫也。其罪已不容殺，況夫不孝不友之人乎。蓋孝友乃天倫之樂事，人性之自然，固油然動于中而不容自已者也。若為子者不能敬盡其事父之事，大傷其父之心，以致為父者亦不能愛惜其子，乃惡疾其子，是父子之倫幾滅也。若為弟者弗念天倫顯然之序

竟不能恭敬其兄。以致爲兄者亦不念父母鞠養其弟之哀勞。大不友愛其弟。是兄弟之倫幾滅也。夫廢棄人倫滅絕天理至于如此。較之寇攘奸宄其惡尤甚。使我爲政之人。視爲固然。不加之以罪。則人心無從勸懲。風俗何由丕變。將天所與我民之常性。不大泯滅而紊亂乎。夫此不孝不友之人。卽在文王當日亦所深惡而必刑者。汝速用文王所作之義刑。將此不孝不友之人。刑之無赦。庶足以

維人心而移風俗乎。夫刑者所以輔敎之不逮者也。敎莫大于孝弟。則五刑之屬罪亦莫大于不孝不弟。敎以勸之。而刑以防之。所以扶植倫紀者深矣。

不率大戛。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瘝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憝。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

此一節書。是欲康叔用罰以嚴之臣也。戛法也。瘝病也。武王又曰。下民以率敎爲善。人臣以守法爲忠。彼民之不孝不友。而不率敎化者。固當大置之法矣。況爲臣有敎民之責。如外庶子。職在訓人。爲風化所係。與庶官之長曰正人。爲綱紀所關。及小臣之有符節者。爲職掌所在。此與百姓又不同。宜各恪遵朝廷之敎令。宣揚上意。以勸導小民。使之改惡而向善。始克勝任而無愧。若敢輒任私意。別爲條敎而頒布之。取悅時俗。要求衆譽。將君上委任之意。全不體念。并國家官守之法。咸廢

格不用。徒知違道干譽。以病其君。動搖國是惑亂人心。是乃倡引其惡於下之人。我所深惡者。此尤不忠之甚者也。而謂刑可或已乎。蓋如此不忠之臣。卽在文王當日亦所必殺者。汝乃速用文王所作之義刑殺之無赦。庶足爲人臣誣上行私之戒乎。

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

此一節書。是欲康叔本諸身以爲臣民之表

也。放謂放棄。武王又曰。欲流之清。必先潔其源。欲影之直。必預端其表。此一定之理。夫爲人上者。非卽臣民之表與源乎。能臨馭一國之謂君。能儀型一國之謂長。今汝旣爲君長。誠能正己率屬。本孝友以齊其家。由忠義以訓其臣。則倡率有本。雖不事威虐之末。以繩其下。而下之人。有不觀感而化者哉。設使汝爲君長者。不能齊其一家之人。俾皆興仁興讓。以爲國人之模範。又不能訓其小臣外正之臣。俾各奉公守法。以爲百姓之準則。徒知倚勢作威。依法爲虐。是汝不能仰體天子委任之意。大廢君上之命。乃欲以非德爲齊治臣民之具矣。汝或如此。將何以責臣之寮厥君。而望民之從化也耶。夫刑者。不得已而用之。所以輔治。非所以爲治也。不先之以表率。而純任刑罰。是非德用乂。終不能康乂。蓋匪獨民免無恥之爲弊矣。

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

此一節書。是言裕民爲愼罰之極功。以終之也。典。謂國之常典。由。用也。裕。和順也。懌。是喜悅之意。武王又曰。立法創制。雖始于前古。至我周而後大備。要皆天討不易之定理。國之常典也。汝欲仰承王命。凡用刑之際。亦無往而不敬守國之常典。卽由此敬典以化民。慈其不率之習。興其孝友之良。俾游馴擾使從容歸于德化之中可耳。然亦不必遠求也。但取法乎文王而已。夫視民如傷。不侮鰥寡。文王之敬也。庶獄罔兼。咎惡不務。文王之忌也。汝惟思文王之敬。謹而戒愼恐懼。無一念之或怠。惟思文王之畏忌。而欽恤哀矜。無一念之或縱。由是而求裕其民。嘗自念曰。我惟求能及文王之裕民。斯已矣。如是。庶能盡君長之責。而無負王命也。予一人望汝之心。不亦快然悅懌矣乎。蓋典者。文王之良法。而敬忌者。卽文王之良心。此愼罰之終也。

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

此一節書是武王自嚴以勗康叔欲其本德用罰也爽明也惟思也迪謂引導時字解作是字康乂安治也求謂與之等適從也武王又呼其名而言曰德與罰固爲治所不容偏廢但刑禁民于已然之後德則格民于未然之先其輕重當自有辨我明思夫民非可但

恃嚴刑峻法以爲治也惟當導之以德使之羣歸于禮義相安于孝友以漸臻夫吉祥安康之地自可無事刑罰之加耳在昔殷先哲王莫不用此道以化民其德澤之感人至深遠也我今惟是遠法殷先哲王導民之德用以安治其民而期媲美于商先王爲此求今日之責也況今此殷民雖習染汚俗至其本然之常性未嘗滅息也誠導之以事親則孝之心油然以生導之以敬長則悌之心油然

而發豈有導之而不從者哉夫政者原合教化而言所以正民之不正也若徒嚴刑以驅之而不知本德以導之則法令日繁而犯者愈衆安在其爲政于國耶夫德之與刑有本末先後武王之誥康叔也先之以明德而卒又歸本于迪德所以示之本要者深矣至其一則曰文王再則曰文王而于殷先哲王亦三致意焉所以戒自用之專而示以遠稽近迹之道者又如此

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

此一節書是武王厚於責己以勗康叔也屢解作止武王又呼其名而言曰監古可以知今而治民莫如德化殷先哲王以德化民此誡我之所不可不監者也惟汝同有康乂殷民之責故我告汝以德行罰之說欲共知所

監耳。所以然者。天之所甚愛者惟民。民之所恃以安全者惟君。故爲君者。必使下民各安其生。各復其性。然後天之心始慰。君之責始盡。庶可告無罪于天。今此殷民。大不安靜。其心狠戾未能或止。雖屢經開導。究未能同歸于治。是我有負上天付託之重。而有愧君師教養之任矣。明思天其罰殛我。我亦何敢怨乎。蓋萬方有罪。在予一人。惟厥小民無知而陷於罪。不在于大。亦不在于多。即至微至纖皆上人失教之所致也。況今元惡大憝。不孝不友之俗。尚顯然彰聞于天乎。此我之所以甘受天罰而不敢怨也。則我欲監前代以德行罰之說。汝其共勉之哉。

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丕則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

此一節書。是欲康叔不用罰而用德也。蔽。斷然也。忱。誠也。顧。省也。瑕。瑕疵也。殄。棄絕也。武

王又歎息呼其名而言曰。天下事未有不成于兢業而廢于怠荒者也。汝今之國。尚其敬之哉。夫爲治之道。莫善于德化。莫不善于刑威。若但恃嚴刑以督責乎民。則民將不知所措而怨咨者衆。汝慎毋作此可怨之事也。有謂民心不古。難以德化。易以刑服。其說似是而實非。非謀之善者也。況刑者所以齊民之具。俾我爲一日之用而已。豈常用之法哉。如此等非善之謀。非常之法。汝宜屏絕之而勿用也。惟是古人之敏于德者。斷然以至誠之心。而大法則之。毋始勤而終怠。毋自安于小成。用此以安定汝之心。而端化民之本。庶不爲邪說所搖。用此以省察汝之德。而握化民之要。庶不至功力有間。且用此以弘遠汝之猷。而定化民之謀。庶不徇日前之計而忘後日之患。由是寬裕不迫。使民日漸月摩。相安於善而不自知。此德化之至耳。誠能敏德至于裕民如此。則汝德既純。我必不以汝有瑕

厭而殄絕之。庶克長保爾國矣。爾可不敬哉。德足以化刑。心足以立德。訓刑之終歸本于德。見導民之具在此不在彼也。修德之要歸本于心。見內省之實正心以修身也。唐太宗一行仁義而幾致刑措。況文王之明德而盡罰哉。

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乂民。

此一節書。是以天命警戒康叔也。惟命之命

謂天命。服命。謂受君命也。武王又歎息呼其名而言曰。今爾之爵土。雖命之自君。實命之自天也。天意難諶。去留靡常。甚可畏也。如爾所為盡善。則天必眷佑之。爾所為或不善。則天即棄絕之矣。汝其思念之而弗忘哉。毋或不念。使自我而殄絕所享之國也。凡我之所以命汝者。若明德若慎罰。亦既諄諄諭之矣。汝宜精白乃心。明汝所受于我之誥命。尊所聞而敬行之。不可卑忽我言。用以安治其民。

使皆入于德而出于刑。如此。則民獲安而君命無遷。將天命亦因之孔固矣。汝其念哉。

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

此一節書。是飭遣康叔之國。而終戒勉之也。替。廢也。武王之言曰。汝今往之藩服。將行君國子民之責矣。明德慎罰。在當日為祖德者在今日即為侯度。是即汝所當敬之典也。汝其謹守勿廢。朕之諄諄告汝者詳矣。汝其聽

之。德務其明。罰務其慎。誠如此。乃能新有殷之民。世世享有祿位。而無殄矣。按此章首言文王之明德慎罰。欲康叔之取法。繼又欲其以德行罰。終又欲其用德而不用罰。反覆訓誡。蓋德以化導之于先。而罰以整齊之于後。大學明德新民之說。實本于此。此即文武之心傳。治天下與治國。無二理也。

酒誥

武王封康叔于衛。以其為有商故都妹土之

地。其臣民化于商紂之惡酗酒敗德故武王戒勉康叔欲其變易習俗作酒誥。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

此二節書是舉文王戒飭庶邦之言以發端也妹邦地名即商之故都衛地也穆敬也毖戒也越及也元祀謂大祭祀武王曰商紂酗酒臣民化之至于成俗惟妹土尤甚今汝往

治其地當以我誥誡之辭敷布于妹邦之臣民以革其俗昔我穆穆然祗敬之文王當爲方伯而立國在西土之時懼人之沉湎貿亂于酒于是誥訓戒飭此庶邦之中凡官之長而爲庶士官之副而爲少正及治事之臣朝夕警惕之曰惟祭祀則可用此酒蓋藉以薦馨香非藉以恣晏樂天命我民始作此酒者止爲郊社宗廟之大祭饗而設此外無可用酒之時矣豈縱臣民之酣飲爲樂乎蓋內而修己外而治人莫大于勤明敬慎多飲則怠而廢事昏而喪智肆而越禮損德莫甚于此故聖王切戒之

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

此一節書是文王誥毖庶邦之言也威威罰也武王述文王之言曰飲酒而失其常必至越禮敗德而禍亂隨之是即天之降威于人矣蓋修德勵行庶人所以保身今飲酒而至

于亂其心志虧其德行天必降威以禍其身家是何莫非因酒而有此行乎奉法修職諸侯所以保國今縱飲而至于肆慾敗度天必降威而覆其邦國亦何莫非因酒而有此辜乎下而庶民上而邦君皆不可崇飲也如此

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

此一節書是舉文王誥教小子之言也小子卿大夫士之少者也有正謂有官守有事謂

有職業。彝。猶言常。將者。將持之意。武王述文王之言曰。飲酒固人所宜戒。而年少之人。血氣未定。德性未堅。尤所宜謹。蓋各有官守。各有職業。耽于酒。則瘝厥官而廢厥職。故當敬爾有官。恪恭乃職。不可以酒爲常而沉溺之也。庶邦之小子。皆當以此爲戒。惟祭祀之時旅酬獻尸。藉此以交神明。燕饗賓客。則可用之。然猶必內定心志。外攝威儀。有德以節此飲無至于醉而後可也。況可無事而彝酒乎。蓋

德將無醉者。以天理遏人欲。所謂以道心勝之也。若中無所主。未有不授其權于嗜欲者。凡事皆然。獨麴蘖之爲害乎。

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

此一節書是文王既告其有位者。而又告民使訓誡子孫也。迪。訓也。臧。善也。武王述文王之言曰。遜無乃小子之大戒。爲人父兄。有勸戒子弟之責。我百姓當謹訓小子。惟土地所

生之五穀。是愛。蓋服田力作。則其身常勞。而可以杜淫佚之漸。其心常樸。而可以絕驕侈之端。厥心自化而爲善矣。猶有荒酒而敗德者乎。爲子孫者亦當專心以聽爾祖考之常訓。蓋訓之者常。則入于耳者熟。聽之者聰。則識于心者恪。而自不能忘也。爾無以謹酒爲小德而不加勉。細行不謹。終累大德。況酒亂心志。喪失威儀。侈靡頹廢。皆從此起。爾小子于小大之德。一視之可也。蓋正人心爲善風

俗之本。而崇樸黜文。爲正人心之本。愛土物而心臧。此聖主治世之微權。化導之大務。非獨爲謹酒言也。

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

此一節書是戒妹土之民也。嗣。續也。純。猶大也。肇。解作敏。服事也。洗。潔也。腆。厚也。武王曰。民俗莫大于孝養。飲酒亦必以其時。今汝妹

土之民。為農者。東能勤其四支。繼續汝之力
以大用功于農事。服勞力。犒奔走。以事其父
兄。為商者。東能敏于貿易。牽車牛。載貨物。遠
從事于商賈。以其所得。為孝養父母之具。如
此。則為父母者。既養其甘旨之奉。而不憂于
不足。又喜其務農賈之業。而不至于為非。則
父母之慶可知矣。自此則洗以致其潔。腆以
致其豐。以用酒于父母之前。而燕樂于家庭
之內。其亦可矣。非是而躭于酒。不且貽父母

之憂乎。

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
羞耇惟君。爾乃飲食醉飽。丕惟曰爾克永觀省。
作稽中德。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
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
王家。

此一節書。是戒妹土之臣也。庶伯。庶官之長。
典。常也。羞耇。猶言養老。惟君。奉君也。丕。大也。
作。謂動作。介。助也。逸者。宴樂之意。元德。大德

也。武王曰。飲酒而失常。則天降之威。飲酒而
不亂德。則天降之福。今爾庶士之有官守者。
及庶官之長。凡此衆君子。其常聽我之教訓。
爾能盡誠致敬。大修養老奉君之禮。則勸酬
之間。無非禮節。雖飲食醉飽。亦不為過矣。又
以事之大者而言。國家典禮。莫重于祭祀。爾
能常自觀省。使念慮營為。皆合于中正之德。
則內無私累。可以交于神明。由是而行供養
饋食之禮。祼獻之餘。飲福享尸。爾亦得以酬

而飲酒宴樂矣。爾能如此。則外修典禮。內攝
身心。無荒躭沉湎崇飲曠官之失。信為王朝
奉公守法之臣。且大德無虧。天亦順之。使之
永保爵祿于王家矣。受福不亦多乎。書本戒
人之飲酒。而此若稍寬之者。蓋人能于孝養
羞耇祭祀三者。盡其誠敬。則為成德之士矣。
豈猶有酗酒之失哉。雖寬之。實所以嚴之也。

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
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

此一節書是言文王垂教之大也。棐輔也。徂往也。武王呼康叔而告之曰。上天之于人國家。必鑒視其君臣之敬怠勤惰。以爲威福。故謹酒一事所關甚鉅。昔我文王始西土之時。諄諄誥誡。凡輔佐文王于往日者。有國之邦君。有官之御事。年幼之小子。皆能謹率文王之教。不致荒躭于酒。所以職業修舉。風俗淳朴。馨香之德。格于皇天。而爲天心之眷顧。故我至于今日。代殷命而有天下。皆文王垂教

之遠也。豈今日治妹土之人。而可忘祖訓哉。

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

此一節書言商之所以興。由于君臣之不暇逸也。迪畏者畏懼而見于行也。天顯天理之顯然者。帝乙商後代之賢君。成王成其君德也。畏相敬畏輔相也。崇尚也。武王呼康叔而告之曰。爾知商先王之所以興乎。我聞在昔殷先哲王。成湯。知上天之明命爲至重。知小民爲難保。兢兢業業。時存敬畏。而見之于行事者。莫不皆然。經常其德。以治身。而不爲外誘所移。秉持其哲。以用人。而不爲小人所惑。所以貽謀盡善。代有賢君。自成湯以至于帝乙。中間賢聖之君六七作。皆能成就君德。而無隕越之愆。敬畏賢相。而無驕肆之失。一時治事諸臣。皆盡心輔弼。而以責難爲恭。不以阿順爲悅。君臣上下。一德一心。惟知畏天畏

民。不敢一毫自暇自逸。如此。況敢以飲酒爲尚哉。此商之所以興。汝當取法者也。先儒真德秀謂此節乃一篇之根本。凡人敬則不肆欲。肆欲則不敬。君臣既一于敬。則舉天下之物。皆不足以動之。此正天理人欲。相爲消長之幾也。

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祗辟。

此一節書言商之盛時其內外諸臣皆以崇飲爲戒也。服事也。外服內服外內治事之臣。侯甸男衛是四等諸侯。邦伯是諸侯之長。百僚是百官之僚屬。庶尹是衆官之正。亞是次大夫也。服服事之人。宗工尊官也。百姓百官著姓于國者。里居致仕而居田里者。湎溺而不返也。尹人百官諸侯之長即上文所謂御事。

武王曰。商先王躬行敬畏不惟其子孫及御事之臣能守其法。凡在王畿之外侯甸男衛四等諸侯及諸侯之長凡在王畿之內有百官之寮屬有庶官之正。有官之副貳。有服勞奔走之人。有宗工之尊。有著姓于國者。有退居于里者皆凜然有所畏懼莫敢沉湎于酒。不惟不敢而已。有職者勤于官無職者勤于德自不暇飲。豈僅畏而不敢縱乎。其所以不暇者維何。惟上下同心戰兢惕厲。上以助成人君之德而使之益顯下以助百官諸侯之長使之祗敬君事而不少怠耳。不暇不敢如此尚有崇飲自恣者哉。

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祗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衋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

此一節書言商之所以亡在荒耽于酒也。命

命令也。越解作於。誕大也。非彝非法也。燕安逸也。衋解作痛。無罹者不憂之意。民猶言人

武王曰。商之先世君臣敬畏如此子孫不能恪守以底于亡。我聞後嗣王紂之爲君縱酒以沉酣其身。心志迷惑號令政教不能顯然昭示于百姓凡酷刑暴政。一切結怨于民之事反敬奉而守之不少悛改朝夕之間大肆淫泆于禮法之外。以燕樂之故使體統威儀蕩然無復存者。當日之民咸知國之將亡無

不痛傷其心。紂猶不恤民怨。惟荒怠益厚于酒。逸樂日甚。不自休息。其心為酒所使。以至于忿疾強很。昏不畏死。禍延國家。雖至于滅亡。而亦無憂恤之意。全不能敬畏天命。以馨香之德昭格于天。惟有小民疾毒之氣。及庶羣酗酒腥穢之行。日聞于上帝。故天降喪亂于殷。而絕無愛恤者。惟嗣王縱酒自逸之故也。天豈有意于虐殷哉。亦殷人之荒亡沉溺。自速其罪耳。雖天心仁愛。至此不得不降威者。理之必然也。不甚可畏與。

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

此一節書。是武王自言誥誡之意。以警康叔之聽也。監。鑑視也。撫。解作安。武王呼康叔而告曰。吾言湯之所以興。紂之所以亡者。亦甚詳矣。予豈好為是多誥哉。古人有言曰。人不當監于水。而當監于人。蓋監于水。不過辨吾貌而已。若監于人。而以人之得失。正己之得失。則吾身修悖之幾。天下理亂之本。皆不越他人已然之事而知之。今紂之荒躭而自墜厥命如此。我其可不大以此為監。而改絃易轍。革其沉湎之風。作其怠荒之氣。以安撫此時之天下乎。此我之所以諄諄誥誡汝。不可不深長思也。蓋取鑒在近。其得失最為明切。故周詩曰。宜鑒于殷。又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能鑒覆轍。此其所以為興朝也與。

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

此一節書。是武王警康叔以身教先群臣也。劼者。用力之意。毖。戒謹也。獻。賢也。太史內史。皆掌法之官。百宗工。百僚大臣。服休。論道之臣。服采。辦事之臣。疇。猶匹也。圻父。司馬也。薄違。謂迫逐違命與。農父。司徒也。若保。謂順保萬

民。宏父司空也。定辟。謂正經界以定法。武王曰。飲酒之戒。固不可不以殷爲鑒矣。況汝今所撫者殷之故墟也。汝當用力於誠殷之賢臣。及鄰國侯甸男衛之諸侯。使之克愼于酒。然此猶其遠者耳。遠者恒觀法于近者。況汝之所友若太史掌六典八法八則之官。內史掌八柄之任。及賢臣百寮大臣。尤所當誠毖之者乎。然此尚其卑者耳。卑者恒取則于尊者。況汝之所事。有坐而論道之臣。有起而治

事之臣。又等而上之。有汝之疇匹。若圻父司馬之官。掌迫逐違命之政者。有農父司徒之官。掌順保萬民之政者。有宏父司空之官。掌制定疆界之政者。其可不戒毖之乎。然反身爲率下之原。正己乃治人之本。況汝一身。爲臣之所觀法。位尊則更無禁制之人。祿優則易爲逸樂之地。非剛果以制之。其安能不耽于酒哉。此汝之所當自警。以爲羣臣倡者也。蓋剛能勝慾。袪除嗜好。全資斷制之能。況剛明爲人君之大德。用人行政。所以斷然而不惑。奮然而有爲者。全賴乎此。謹酒一事。且不可不以剛制。而況其他乎。

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

此一節。書是嚴商民羣飲之罰也。佚。解作失。武王曰。崇飲之戒。固不可不愼。而作奸之罰尤不可不嚴。或有人告于汝說。殷民有無故羣飲聚衆爲奸惡者。此等怙終不悛之民。不

可寬縱。盡執拘之以歸于京師。予其殺之而無赦焉。按羣飲之罪。未必盡至于死。此殆爲奸民聚衆爲非者言也。曰予其殺者。初不必于殺也。有不輕縱之義。亦有不濫殺之仁。所以開其恐懼修省之心。而激其遷善遠惡之念。豈偏于嚴厲也哉。

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敎之。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敎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

此二節書是敎殷之諸臣也迪導也明享彰明使享爵位也蠲潔也武王曰人之蹈于非者習染有久暫被化有淺深故受過亦有輕重今殷之諸臣百工其素爲商紂導引爲惡者乃或沉湎于酒是其習俗已深化導尚淺勿殺而姑教之使之悔悟自新可也商之諸臣果能遵我教訓之辭存之于心而不忘我則顯揚之而享之以爵位若不能用我教辭則是怙終不悛我豈能復爲寬恤哉旣不能潔其舊染之汙我將律以羣飲之罪亦同于殺而不赦矣蓋有訓辭以導之于前有爵賞以勸之于中又有刑罰以驅之于後所以鼓勵振作之者不亦詳且備哉亦可以見聖人之不輕于絕人矣

王曰封汝典聽朕毖勿辯乃司民湎于酒

此一節書是終致反覆之意而欲其化導自上也典常也辯治也乃司謂有司武王呼康叔而告之曰我前言崇飲之戒詳矣幸敎貴

于能悔化行端期自上汝當常聽我之訓辭持久力行勿面從于一時而已也有司者百姓之倡在位無沉湎之風則下民有觀感之化若不能辯治有司以從違爲賞罰則民之效尤者不能止矣安能禁其湎酒之習哉此尤汝所當致警者也篇中以畏天顯小民爲商先王所以不崇飲之故可謂大哉王言矣蓋有道之世朝廷清明羣工勵翼飲酒之事不惟不敢亦不暇不敢者心有所畏也不暇者心有所事也常存不敢不暇之心則沉湎荒亡之患不戒而自遠矣

梓材

此亦武王誥康叔之書因其中有梓材二字史臣遂以名篇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

此一節書是武王誥康叔以通上下之情也上臣字指國中羣臣達謂通達其情下臣字

兼庶民及大家言。武王呼康叔而命之曰。邦君撫有一國。國之中有民。有臣。有大家。踞乎邦君之上者。又有天子。然大家之悅服最難。天子之嘉賴非易。誠能子庶民。體羣臣。以臣民之愛戴致大家之悅服。是之謂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而下無不通之情矣。又以庶民羣臣大家之愛戴致天子之嘉悅。是之謂以厥臣達王。而上無不通之情矣。蓋處乎上下之間者惟邦君。能以臣民之情達之大家。而國中無捍格之虞。能以臣民之情達之天子。而內外絕蒙蔽之隱。人情通而後治效舉。非邦君之責哉。書之所謂大家。即孟子之所謂巨室。與國家有維繫之勢。爲臣民所觀望之人。非可以形格勢禁也。感之以德而自化。服之以公而胥悅。亦在乎端君身以治之而已矣。

汝若恆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

此一節書。是武王告康叔以謹刑罰之道也。越發也。師師相師爲善之意。尹。正官之長。旅。衆大夫。敬勞恭敬勞來也。徂往也。亂在外爲姦。在內爲宄。歷人謂罪人所過知情藏匿資給者。戕謂傷人肢體。敗謂毀人生業。武王曰。刑辟之事。民命攸關。寬宥之風。倡之自上。汝若時常發令于國曰。我有交相爲師之三卿。如司徒司馬司空。與正官之長。衆大夫之旅。

咸當仰體吾好生之心。蓋民命至重。雖法有一定。而情則當矜。若不衡其情之重輕。而槩加刑戮。是虐厲殺人。予所不敢。然以言教之不若以身倡之。亦惟爲君者先敬愼刑罰。以勞來其民。則羣臣自茲以往。亦相率而敬勞矣。刑罰中有姦宄殺人者。有藏匿罪人者。是雖罪之大者。若其情可矜疑。從而宥之。則羣臣見其君之行事。主于寬厚。凡戕賊人。與毀敗人物之小罪。亦皆從而寬宥之矣。上行下

效相率而成寛大惇裕之風。猶有虐厲淫濫之刑哉。

上啓監。厥亂爲民。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

此一節書。是武王誥康叔以子惠百姓之道也。啓開也。監謂監國。乃諸侯之長。康叔孟侯。故稱監。亂治也。屬謂聯屬。合謂保合。容容畜也。效責效也。恬安也。辟謂刑辟。武王曰。天生民而立之君。樹之侯王君公。莫非爲此百姓而已。故先王之置監國也。立之君而輔之以臣。其意主于治民。而爲之謀生養安全之計。其命監之辭曰。無相與戕賊其民。無相與虐害其民。民之無告者。莫甚于鰥寡孤獨。故上人之寡弱者。當愛敬之。婦之窮獨者。當使之有所歸而聯屬之。又推而保合一國之民。率由此道。以相爲容畜。使各得其所焉。先王諄責效于有國之君。與御事之臣者。其命果

何以哉。蓋予之以民。而使之引掖扶助于生養之域。恬豫之境。而後已也。自古王者之命侯國者。皆如此。汝今爲監。其毋以刑辟爲尚。而負養民之至意哉。按康叔以衛侯爲司寇。故武王命之。多及于刑。又恐其或偏倚于刑也。故此篇惟以寛宥民辟爲言。仁愛惻怛。丁寧反覆。武王之用心至矣。

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修。爲厥疆畎。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塈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

此一節書。是武王望康叔以成終之道也。稽治也。敷菑。廣去草萊也。疆畔也。畎通水之溝。塗塈泥飾也。茨苫蓋也。梓材。梓木良材可爲器用者。雘采色之名。武王曰。國家之事。創始者難。而繼成者亦不易。今日封爾于衛。凡除殘去暴。我已爲之于前矣。若治田者然。既廣去其稂莠。有可耕之地。尤望後之人。陳列修爲。治其田畔之疆。與通水之畎。而後田功可

成也。若此。則彰善癉惡。以防範于無窮者。非汝責哉。凡建邦啓宇。我已爲之于前矣。若作室者然。既修治其墻垣。有可立之基。尤望後之人。加塗飾之功。謀覆蓋之具。而後家室可成也。若此。則培基固本。以永奠于不拔者。非汝責哉。凡立綱陳紀。我已爲之于前矣。如作器者然。既得良材。而樸以治其麤斲。以盡其巧。有可用之器。尤望後之人。加文采丹雘之飾。而後器用可成也。若此。則潤色恢弘。以永傳于無斁者。非汝責哉。汝其無忘前人之勤而成厥終焉可也。自古前王創造。必賴後王善繼善述。以光大其緒。非成康則周道不隆。非文景則漢業不光。守成之難。不必異于開創。知其難而圖之。安敢一日忘增修式廓之功哉。

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爲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

此以下。皆周臣進戒嗣王之詞。簡編錯亂誤綴于此。而此一節。書是周臣告嗣王以法先德而馭諸侯也。先王。謂文王武王。夾。解作近。享者奉承之意。兄弟。言友愛也。后。君也。式。用也。典。舊典也。集。和輯也。周臣曰。天下之勢。聯于諸侯。懷遠之道。在于愼德。今嗣王撫有大業。惟常思文王武王之于藩服。不以術馭。不以勢禁。惟勤于明德。推誠布公。以懷服天下之諸侯。使遠者常近。疏者常親。以成夾輔之勢。庶邦諸侯。咸爲明德所感。其享上也。友愛之情。篤如兄弟。朝覲聘問。奉方咸來。無敢有不王不享者。亦皆精白乃心。盡遵用文王之明德。而非有所强勉而然也。其上下相維之固如此。後之嗣王。遵行其法。以集睦諸侯。則庶邦亦懷德效順。無不敬應。如先王之時矣。中庸之所謂懷諸侯。實本于此。懷之爲言愛之而不極親之而不疑。此指臂之勢所由成。而磐石之常安也。周家卜年卜世之遠。斯道得焉耳。

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
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
此二節書是周臣告嗣王以修德寧民也。越
及也。肆猶作今。先後者勞來之意。周臣曰。民
社者受之于天。傳之于祖。所以撫綏而安定
之者則在于嗣王。皇天既厭商之虐而以中
國萬民。及其疆土之大全付于我先王。以相
傳于今日。則負荷之重。嗣王任之矣。嗣王惟
當以子惠仁愛之德。用以輯睦其民于民之

迷惑而不幸致者用德以和懌之。而使之有
涵育熏陶之樂。用德以先後之。而使之有匡
直輔翼之助。如此。則迷者從化。百姓安而疆
土以寧。用是以上慰先王受命之心。則格祖
蒸天俱在是矣。
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
保民。
此一節書是周臣所君永命之言也。已。語辭
周臣曰。無盡者臣子之心。前言用德以懷萬

邦和百姓者甚詳。惟欲王之監視于此而不
忘也。所以欲王之監此者何哉。蓋諸侯乃國
家藩屏。休戚相關。小民乃國家根本。治亂攸
係。能使藩屏常固。根本常安。則庶邦之享無
窮。皇天之眷不息。自今日至于萬年。惟我王
之子子孫孫。永保萬民。而常享天位矣。周臣
前言諸侯。所以維天下之大勢。繼言百姓。所
以固天下之大本。保邦寧命。更無他說。是即
中庸懷諸侯子庶民之義。但何以懷之。曰至

公。何以子之。曰至仁。惟至公。即所以消反側
之端。惟至仁。即所以綿曆服之久。尤萬世人
君所當監也。

召誥

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欲以為都。至成王
時。始命周公召公經理之。洛邑既成。召公因
周公之歸。作書陳戒于王。史臣因以名誥名
篇。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

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

此二節書是史臣記召公承王命而相洛也既望十六日也步步輦也周鎬京也太保即召公越若發語辭朏者初三日月始生之名史臣曰惟二月十六日後又六日乙未王下是日之朝步自周京至于豐以宅洛之事告于文王武王之廟所以承先志也于是遣太

保召公先周公而行相視洛邑召公于豐起行自三月三日丙午至五日戊申之朝至于洛邑以定都大事必稽之于卜所以驗天心于是用龜卜宅都之地卜既得吉乃經營規度何地為城郭何地為郊廟朝市而定作邑之大勢焉其君臣始事之敬也如此

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

此一節書是記召公營洛之始事也庶殷殷之衆民攻猶治也洛汭洛水之汭位社稷宗廟之位史臣曰宅洛之事召公既相卜經營于是自五日戊申之後又越三日庚戌召公乃以殷民之已遷于洛者使之攻治郊社朝廟之基于洛之汭闢荆棘平高下定廣狹又五日甲寅規模大定而基址成矣驗之于卜而天心順役之于民而民心悅此功之所以成也

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

此一節書是記周公始來相洛也達觀謂周徧觀覽營所經營也史臣曰召公經營之位既成于是甲寅之次日乙卯周公以其日之朝至于洛于召公所經營新邑之位凡郊社朝廟王城下都皆徧觀焉相其形勝審其向背蓋宅洛大事不可不致敬慎如此也

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殷庶庶殷丕

作。
此三節書是記周公營洛之事也。祭天地爲郊，祭后土爲社，書役書也，邦伯統率侯甸男服之諸侯也，丕，大也。史臣曰，周公旣來徧觀新邑，又以宅洛大事，告于天地神明，蓋新邑之郊社，已有定位，于是自乙卯又越三日丁巳，祭告于新邑之郊，其牲用牛二。蓋事尊以簡爲誠也，又越一日戊午，祭告于新邑之社，其牲用牛一，羊一，豕一。蓋事卑以豊爲貴也。

告神之禮旣畢，工作之役將興，于是以營洛之事，載之于書。凡規模之詳，備程限之月日，財用之經費，皆具焉。自戊午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以役書命殷民之衆，使知所趨，又命侯甸男服之邦伯，使之布其命于諸侯，公旣命此殷民，維時殷民咸歡欣鼓舞，大從事于工役，則一時民心之悅，又可知矣。按營洛大事也，召公之始至，七日而經營位成，周公之繼至，十日而庶殷丕作，蓋斷制不疑，足以見二公之明。趨事赴功，足以見二公之敏。自成王告豊之日至甲子，凡一月耳，而萬世之業已定。其中上觀天意，下察民心，又極其制度之周詳。此皆聖賢擧事，可爲後世法者也。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

此一節書是召公陳戒于王，言君身爲化民之本也。幣，洛邑旣成，諸侯來朝會所獻之幣帛也。錫，與也。旅，陳也。御事，左右治事之臣。史

臣記曰，營洛之事將成，周公先歸鎬京，召公欲以陳戒之詞，藉周公以達于王。是時庶邦冢君，禮有幣以獻于王，召公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復入以與周公，欲其以庶邦之幣，陳戒之詞，幷達之王也。其告周公之言曰，我之所以拜手稽首而告于王與公者，蓋洛邑初營，正殷民觀法之始，今日欲化其頑梗之習，革其怙侈之風，莫大于告戒之。然君身爲萬姓之倡，寔修爲出令之本，故誥告庶殷，必自

乃御事始也。豈徒以語言爲化導哉。稱御事者。指成王而未敢斥言耳。將開成周之治。而首陳忠愛之誠。一二語雖發端。實一篇之要領也。

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

此一節書是召公陳戒于王之詞。欲其以敬而保命也。元子。長子也。無疆。言無窮也。恤。憂

也。召公曰。靡常者天命。而有主者君心。嗚呼。今日所代者。非有殷之天命哉。殷當未墜厥緒之時。固天之元子。而撫有大國者也。元子宜爲天心之所愛。大國宜爲天眷之所鍾。乃一不修德。而皇天上帝竟改厥元子而易大國殷之命。其靡常也如此。今王受命當天心之眷顧。固有無疆之休美。念天位之艱難。亦有無疆之憂恤。總之難恃者天。而惟敬可以格之。難信者命。而惟敬可以凝之。嗚呼。曷其

奈何弗敬哉。從古保治之道。莫大于敬。蓋敬則嗜欲偏私不敢萌。起居出入不敢忽。發號施令。時存詳審之心。用人聽言。常廑壅蔽之慮。君身自無過舉。天命即以凝承。此百王之大法。而召公特揭以告成王者與。

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藏瘝在。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

此一節書是召公舉殷之所以亡。而以疾敬警成王也。遐。遠也。終。絕也。後王後民。指紂言。瘝解作病。籲。呼號也。徂。往也。懋。勉也。疾者。急速之意。召公曰。天既遠絕殷之命。使之一失而不可復返。此豈殷先王之德。無可恃者乎。自成湯以後。世有令主。其靈爽在天。宜若有能眷顧之者。但因其後王受命以來。不能敬德用賢。卒使賢智之人退藏于野。病民之人。反在上位。小民不能勝其殘虐。咸保抱其子

攜持其妻以哀慟號呼于天由而逃亡又見拘執民之可哀甚矣嗚呼天心仁愛不忍此四方之民重罹荼毒于是眷顧申命勉德之文武而使之有天下雖殷先王在天之靈其亦無如之何矣王其可不監于此而敬是以自敬其德乎勿謂世德之可恃而不加勉也前言敬德而此言疾敬蓋使之由下承擠使以聖帝賢王自期而不安于世主使以天命人心爲畏而不狃于晏安去其疑貳姑待之心作其奮發果敢之氣篇中反覆申明皆此意也

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

此一節書是召公述夏商二代之興廢以見天命之不可恃也相視也先民猶言古人從子謂順從其傅子也面鄉也格正也召公曰天命無常歸于有德以觀古人若禹之有夏天既啟迪之使有祗承之德矣又從其子而保佑之俾繼世之賢克承其道天之眷夏如此惟禹亦仰考天心敬順不違以懋厥德凡所爲凝天命以貽子孫者無所不至宜若可爲後世之憑藉矣乃其子孫不能敬德今時已墜失厥命而以商代之天命其可恃乎以觀近日若湯之有殷天既啟迪之錫以智勇之德矣又使其格正夏命而保佑之俾纘禹之服以有天下天之眷殷如此惟湯亦仰考

天心敬順不違以懋厥德凡所爲奉天命以貽子孫者無所不至宜若可爲後世之憑藉矣乃其子孫不能敬德今時已墜失厥命而以我周代之天命其可恃乎天命之去留惟在君心之敬肆人主可不修德永命而徒以祖宗積累之業爲可長享哉

今沖子嗣則無遺壽耇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

此一節書是召公欲成王任用老成以爲敬

德之助也。耇老也。矧況也。召公曰。人主纘承
天命。固在敬德。而求賢贊助。必賴老成。今王
以幼沖之年。繼嗣大位。惟彼耇者之臣。當倚
為腹心。朝夕親近。不可以其迹類迂闊遂致
疎遠。使少年新進得而間之。所以然者何也。
興亡之鑑。具備于古。吉凶之理。莫嚴于天。惟
壽耇之臣。歷年既久。聞見日博。凡古昔帝王。
嘉言懿範。可為師法者。皆能一一稽考。如出
于親炙。王能任而用之。則事有所證。而君德

益充。此其所以不可遺也。況其人智識高遠
心與天通。凡其揆度國家政事。定議發謀。皆
能一一仰稽天意。斷然不爽。王能任而用之。
則理無所惑。而君德日新。此其所以尤不可
遺也。不然。獎用新進。遺棄老成。人主左右。無
與述古訓陳天道者。何以輔成君德。永保帝
命哉。
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丕能諴于小民。今休
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碞。

此一節書。是言嗣王付託之重。宜敬德諴民
以永天命也。其。期望之辭。諴。和也。碞。險也。召
公歎息而言曰。王雖幼沖。乃上帝之元子。受
天命而主萬民。責任至重。可不勉哉。從來天
命之去留。視乎民情之向背。王其大能諴和
小民。使之歡欣鼓舞。馴擾于法制之中。優游
于禮教之內。則民情安。而天命亦固。豈不為
今日之休美矣乎。夫小民至愚而實神。撫之
則后。虐之則仇。最為碞險可畏。若以為不足

畏而輕視之。鮮有不至于失民者。王必以諴
民為急務。不敢緩于敬德。時時顧畏民之碞
險。兢兢業業。如登高臨深。庶幾國家太平之
業。垂之無窮矣。夫民猶水也。水所以載舟。亦
所以覆舟。以水為柔弱而狎而玩之者。舟必
覆。以民為愚弱而虐而用之者。國必危。召公
作誥。極言民險之可畏。而周公陳無逸之書
亦深慮民心之違怨。老成進說。動以得民為
先。此成王所以成郅隆之治也與。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時中乂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

此一節書是召公欲成王宅洛行敬德諴民之事因述周公之辭而申之以己意也服謂服行德教土中謂洛邑爲天地之中旦曰以下四語周公之辭毖愼也上下謂神祇時是也乂治也成命天之成命召公曰王欲諴民圖治當自新邑始今新邑旣成王來此定宅

繼天出治凡興禮命討皆王一身之責王當躬親總攬以服行于此土中不可徒倚臣下而自處于暇逸也此非臣一人之見卽旦亦嘗言之謂人君一身上荷皇天之付託中膺百神之憑依下繫萬民之觀望今作此大邑豈徒爲遊豫之計其將自是作君作師對越上帝以不愧于天率禰殷禮敬答神祇以不愧于神且自是宅中圖治諴和萬民以不愧于人旦之所言卽臣期望于王之意也王誠

能勉而行之則民心旣和天眷益篤將天之祐命我周者一成而不易而治隆化洽永貫新宅之邦豈不爲今日之休美耶召公將告成王以治洛之法而先引周公之言以開其端者如此

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

此一節書是召公敎成王治洛當先服殷之臣也服化也比副也介貳也召公曰王今宅

洛固以化殷爲重而化殷必自臣始殷在位御事之臣素以貴族爲民所觀望若抵冒法禁而不忌何以令民王先服化殷之御事使與我有周御事習于敎令者親近副貳朝夕共事俾之漸漬薰陶以節制其驕淫僭侈之性則自然日進于善而不能已矣蓋性本有節惟爲習染所移是以流而忘返使日與正人居聞正言見正事未有不媿悔感悟舍其舊而新是圖者此轉移風俗之大機也

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此一節書是言化臣之必本乎身也。所處所也。猶所其無逸之所。召公曰。化民必本乎臣。而君身尤臣民之所觀效。修身治人。不越一敬而已。王當以敬爲居心之所。動靜語默無時不敬。出入起居無地不敬。心主于敬而不懈。一如身安其所而不遷。庶幾君德清明可以爲百官萬民之表帥矣。若不能敬德則此心放縱而庶事日隳。欲臣民之化服。豈可得

哉。王誠不可不敬德。以爲端本之道也。蓋敬者修德之根本。不敬則心雜于人欲之僞而性日漓。敬則心納于天理之中而性可復。帝王傳心皆以敬爲要。故召公以此告王。不獨爲化服殷頑而已也。

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

此一節書是申言夏商歷年之長短。欲成王監二代以敬德也。首我字指王言。下皆召公自謂。服受也。延長也。召公曰。君心之敬肆。爲國祚之長短所係。夏殷二代。其明鑒矣。今我王不可不監視有夏。亦不可不監視有殷。夏禹受天命。歷年四百。我不知夏之先。何以歷年若是之永。及桀嗣帝位。其亡也忽焉。我不知夏之祚何以不能少延。推原其故。惟桀不

能繼禹之敬德。作威敷虐。獲罪于天。乃早墜有夏之命。此其理之可知者也。殷湯受天命歷年六百。我不知殷之先。何以歷年若是之永。及紂嗣帝位。其亡也忽焉。我不知殷之祚何以不能少延。推原其故。惟紂不能繼湯之敬德。沉湎暴虐。自絕于天。乃早墜有殷之命。此其理之可知者也。觀禹湯之所以興。則知敬德之當法。觀桀紂之所以亡。則知失德之當戒。天人之際。捷于影響。我願王宜監夏殷

正以此爾。

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王乃初服。

此一節書是承上監夏殷而言。勉成王勤初政以永命也。功。謂有功。指禹湯言。召公曰。我周天命文武受之。今王繼之。雖國祚方新。然今日所受之命。卽當日夏殷二國所受之命也。夏之子孫不能嗣而歸于殷。殷之子孫不能嗣而又歸于我周。其去其留。不可恃以爲

常如此。我謂王亦惟思二國之受命。如禹之祗德。湯之懋德。皆以大功格天。故能多歷年所。必勉强繼嗣。以其敬德爲法。乃可不墜厥命耳。况王乃新宅大邑。服行敎化之初。天命去留。所係甚重。尤當疾敬其德。以承天眷而爲有功之君也。

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

此一節書是申言初服之當謹也。哲命。謂哲

爲天所命。召公歎息而言曰。凡事謹始。方能善終。未有其始不立。而其卒能成者也。譬如生子。無不在初生年幼時。長養培護。習于爲善。然後智慮日廣。自成爲善人。蓋人心所有之明哲。雖出于天之降衷。而實由習善所致。是乃人之自貽。非他人所能增益也。爲政之道亦正如是。今王方在初服。天之意。或命王以明哲之德。或命以吉。或命以凶。或命以歷年長久。皆不可預知。所可知者。在今我初政

如何耳。若初服而能敬德。則是能自貽哲命。而吉與歷年俱操之在我矣。甚矣王之當謹始也。

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此一節書是言敬德之不可緩。而深致丁寧之辭也。召公曰。今洛邑新成。我王來居于此。正服行初政之時。天命之吉凶。歷年之長短。皆從此判。敬德之功。其可緩乎。惟王其及時

厥精急于敬德。以爲誠民之本。不可有一息怠荒之心也。蓋人君之德。爲天人之所繫屬。王其惟德是用。以禮義教化。誠和萬民。因以萬民悅服之心。祈禱于天。永綏寵命。衍國祚于長久。嗣夏殷之歷年。豈不即在此初服哉。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

此一節書是言不當用罰以治民也。淫。過也。彝。常法也。召公曰。人君承天子民。致治敷化

以德爲本。至于刑以輔治。則不得已而用之者也。惟王急于敬德。則當緩于用刑。勿以小民過用非法。頑慢弗率。遂敢于誅戮。用治而無復顧畏之意。蓋小民雖愚。從欲則易而虐使則難。惟順其性而利導之。則可以成功。順逆之機。不可不審也。

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

此一節書是言宜用德以化民也。刑者。取法之意。越。于也。顯。明也。召公曰。惟王居天下臣民之上。位爲首出之位。德亦宜有長人之德。人君之德。莫大乎好生。元者。善之長。君以德元。覆冒天下。斯德與位稱。而式化有本。小民自感發興起。皆儀刑于上之德。將非彝之民。無一非用德之民。于王之德。不益以顯著乎。所謂有功者如此。豈可敢于殄戮以自損君德哉。

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

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此一節書是言祈天永命之道。在于勤民。而其實則當君臣分任之也。其。期望之辭。丕。大也。式。用也。召公曰。我君臣夙夜勤勞。憂恤相與期望曰。我周受命。必大如有夏之歷年四百。又勿失有殷之歷年六百。則夏殷之歷數務期兼而有之。然歷年受之于天。而天心則係之于民。惟王敬德誠民。民心安。則天命自固。于以受天永命。久安長治。而國祚爲無疆

矣君臣所當勤恤孰有大于此者哉。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

此一節書是召公申明其奉幣旅王之意也。讎民殷之頑民與三監叛者百君子殷之諸臣友民周家友順之民保保守也受順受也末終也召公拜手稽首而言曰洛邑新遷殷之頑民及諸臣與我周友順之民固皆視君

德之修否以爲嚮背者也王以德爲威而可畏以德爲明而可懷予小臣敢率此臣民于王之威命明德保守而不失順受而不違使無不遵法紀而服教化是則小臣之責也至于王乃天地臣民之主尤當疾敬德與民碞終有天之成命而勿失則王之令聞亦將顯于後世傳于無窮矣此則在王而不在我我豈敢曰與有勤勞哉惟是王來洛邑必將毖祀以祈天命永久我惟恭敬奉幣于王用供王之祈天永命而已臣何勤勞之有夫人君既受成命則必思所以永命受命在今日永命在子孫老成謀國必計久遠此召公所以拳拳請王致望于祈天永命而推本于敬德諴民也民者天之心而德則君民感孚之實君天下者思祈天其可不諴民思諴民其可不疾敬德哉。

日講書經解義卷之八

洛誥

洛邑既定周公遣使復命于成王因欲告歸明農而成王懇留周公命其留治洛邑史臣記其君臣相告語之辭爲書以其皆相洛治洛之事故以洛誥名篇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此一節錯簡在康誥今改正

此一節書是史臣敘周公作洛之詞也新大邑兼王城下都而言士作事史臣曰惟周公攝政之七年三月始生魄之十六日公以殷民叛逆無常頑梗難化遷之洛邑使密邇王室比介于我有周于是始定基址作新大邑于成周之東洛邑之地而有王城下都之建焉是役也似乎勞民動衆不得民之歡心者乃在洛四方之民莫不翕然和會願效其勞力民之勤如此侯甸男邦采衛之百官又莫不鼓舞勸導宣揚民心之和俾益趨事于我周家百官之勤又如此是時周公總理其事亦不敢少自暇逸無論小大咸致其勤乃用役書大誥臣民使民知所以見事臣知所以播民爲周公之勤又如此惟周公與臣民交致其勤是以洛邑萬年之業遂成于一月之間也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

此二節書史臣記周公承成王之命宅洛請卜遣使告卜于王也復復命也子明辟指成王周公于成王以親則爲兄之子以尊則爲君故曰子明辟及者與知之意基命指營洛之初定命指洛邑告成皆言天命者重其事也胤繼也保太保名公洛邑在鎬京東故稱東土周公拜手稽首致敬而授辭于使者曰我受王之命卜都于洛今事既有定不敢不奏成于王用復命于子明辟營洛之事本以

上承天休則成始成終皆所以凝命也王自執謙退若不敢與知上天成始之基命與成終之定命凡創始善後之事舉以付之太保與我二人太保先我經營我亦不敢暇逸乃繼太保大相東土洛邑王城宜何在下都宜何在規畫布置以基吾王作民明辟之地蓋都邑既定則可以朝諸侯撫四海凡宅中圖大之業皆始于此故云基也

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伻來以圖及獻卜

此一節書是言卜洛得吉遣使獻地圖及卜兆也乙卯卽召誥之乙卯也洛師猶言京師也河朔黎水河北黎水交流之內也澗瀍二水名在今河南洛陽縣食者史先定墨于龜而灼卜之兆正食其墨也伻使也圖洛之地圖也獻卜獻其卜之兆辭也周公曰其命定命皆係于天我豈敢違衆自用而不決之于天乎惟三月乙卯之朝我至于洛師念殷民所便皆在近地因先卜河北黎水交流之處不吉于是改卜澗水之東瀍水之西以定王城朝會之地而龜兆惟洛食又卜瀍水之東審定所以處商民者而龜兆亦惟洛食夫澗瀍在洛之中瀍水居洛之偏兩地俱洛而龜兆皆食其墨則可以定王城建下都以為我王作民明辟之基也明矣茲遣使者以洛之地圖並獻所得卜兆定都之始終王庶可按圖而得繇卜而知也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伻來來視予卜休恆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

此一節書是成王授使者復周公之辭復致敬以謝告卜之誨言也匹者配答之意視示也貞猶當也成王遣使者報復周公乃尊異之以重其禮拜手稽首而言曰天之基命定

命乃天之休命也公念天之休命至重不敢
不敬用相視洛邑規畫周至將定王城下都
以安處臣民爲我周配答天休之地公于洛
宅都經營既定乃遣使來示我以卜兆之休
美而常吉者我一人豈能獨當之我與公二
人當共承其美且我據卜觀圖見公創定規
模宏遠不徒爲一時之計正欲以予萬億年
都要會據形勝以朝百辟而撫兆民敬承休
命于無窮耳其期望勸勉之意如此所以誨

我者至矣用拜手稽首謝公敎誨之言當深
思力行不負公期望之意可也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

此一節書是周公將迎成王于洛而告以宅
洛之宜也肇始也稱舉也殷盛也秩序也無
文謂祀典所不載者周公曰新都既建然祀
之典首宜舉行王爲天地神人之主始舉盛
禮于洛邑凡上下神祇咸宜周徧其爲祀典
所載者禮固當祀即祀典所不載亦禮以義

起咸次其尊卑上下之序而祭之勿少忽焉
以告成事報神賜而祈鴻休皆于是乎在王
可不首先加意乎

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今王即
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

此二節書是周公微示成王將行祀事于洛
之意于百官以待成王自敎詔之也齊者整
飭之意記紀錄也功宗功之尊顯者元首也
篤弼厚于輔君也周公曰宅洛之初必有

敎詔臣工之事非臣下所宜專者予惟整飭
百官使從王自周以適洛予但微示其意曰
吾王洛邑始至初政維新庶其有所事乎爾
等各宜精白乃心以聽吾王敎詔今王前至
洛邑論功行賞以激勵臣工即宜告詔百官
曰朝廷褒賞之典非無功者所可倖邀爾羣
臣中有宜力王家功勞顯著者則記錄之他
日舉大烝之禮雖有功均祀將以功之尊顯
者爲首爲羣臣生前既受尊寵死後將復受

光榮益當戮力竭忠。以圖報稱。王又惟勉勵
之曰。汝等既受此褒奬之命。宜感激殊恩。厚
輔王室。以圖新都久大之業。無替前功。庶天
眷益隆。而元祀可保也。

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孺子其朋。孺子其
朋。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敘弗其絶。

此二節書是周公既告王以褒賞功臣。慮其
或出于私。而復戒之也。丕大也。視示也。功載
者。記功之載籍。工。百官也。孺子指成王。朋者

比黨之意。敘次第也。周公曰。褒賞之命。必至
公無私。然後可以勸功而服衆。今王其以記
功之載籍。大示于朝廷之上。使羣工百寮皆
得共見而共知之。則褒賞之公私。自不可掩。
所以然者。汝之褒賞公。則百工咸奮忘私徇
國而亦出于公。汝之褒賞私。則百工僥倖背
公樹黨。而亦出于私。則是公私不在百工。乃
悉自汝敎導之也。褒賞之公私所係如此。孺
子其可嬖寵親故。少徇朋黨之私乎。孺子倘

少徇朋黨之私。則將來之流弊。有不可勝言
者。自是以往。當防微杜漸。無若火然。始雖燄
燄尚微。而其灼爍將次第延爇。不可撲滅矣。
徇私之害。其初甚微。其終必至于不可遏絶。
王可不思禁于未然乎。人君服衆之道。莫大
于公。而治心之學。莫嚴于幾。能至公。則光明
洞達。去偏黨之私。而紀綱有所繫而立。能審
幾則省察克治。絶未萌之欲。而德業有所恃
以成。以正朝廷。以正百官。莫不由此。周公之

告成王。戒其偏私。而防于未然。抑何詞嚴而
意切也。

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伻嚮
即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

此一節書。是周公告成王以修內治之事也。
若。順也。彝。常道也。伻。使也。嚮。謂意嚮。即。就也。
惇。厚也。有辭。謂有聲譽。周公曰。良法者。所以
成天下之治。賢臣者。所以行天下之法。此治
內之急務也。昔予爲政之時。固已順行常道

撫定國事矣。今王圖治于洛。其順行常道。而三綱五常無不修明。撫定國事。而弘綱細目。無不振舉。常如我始初爲政之時。則內治可成矣。然有治法。必賴有治人。王所任使者。惟用見在周官。往適新邑。不可參用私人。變壞治道。使百官知上意嚮所在。各就其職。精明奮作。以立治功。惇厚博大。以存國體。則無不若之彝。無不撫之事。新政畢舉。內治已成。豈特如予而已哉。萬世而下。必將稱頌我王。而

長有美辭于後世矣。要之老臣訓戒。尙重於法。尤重舊人。周公言惟以在周工。召公言無遺壽耇。此皆老成典型。可與共治天下者。苟能延訪登用。其有裨于治道非淺也。

公曰。已。汝惟沖子惟終。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

此二節書。是周公告成王以圖終前業。統馭諸侯。而馭侯即圖終之事也。百辟。諸侯也。享。朝享也。儀。禮也。物。幣也。役。用也。周公曰。治洛之事。臣既詳言之矣。然臣言有欲已而不能已者。蓋以我周基業。文王開創于前。武王纘緒于後。今王以幼沖嗣此大業。當念創造艱難。務勵精圖治。以終文武之業。庶幾萬年長治。而百辟宗周。萬民式化矣。試以馭侯言之。王者統御諸侯。當先識其向背。不先識其向背。則以僞爲誠。以佞爲忠。賞罰是非。必至顚倒。而操柄失矣。然所以識其向背。非用智而

任術也。亦惟敬而已。敬則此心常存。無偏愛之私。自然萬理洞徹。而諸侯之誠于享者。識之。諸侯之不誠于享者。亦識之矣。夫享上重在禮儀之實意。不重在幣帛之虛文。若禮儀不足。不及幣帛之有餘。雖循例而舉朝享之文。直謂之不享而已。此惟其不用志于享故也。夫諸侯者。國人所觀效也。諸侯不用志于享上。則其國人亦皆從而效之。有輕上之心。而曰上可以幣交。不必以誠享矣。人心既弛

王法益壞。政事皆差爽。僭侮而叛亂將自此始。王可不以敬存心而察之于早。治之于微乎。

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棐民彝。汝乃是不蘉。乃時惟不永哉。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

此一節書是周公告成王以教養萬民之道。亦圖終之事也。棐。輔也。蘉。勉也。篤者篤厚而

不忘。敘者先後之不紊。正父指武王。以其有匡正天下之功。故稱正父。戾。至也。周公曰。勤政化民。乃人君之急務。汝孺子當勉力不怠。頒布我之所汲汲不暇者。聽我教汝所以輔民常性之道。庶乎民皆服從而興起于教化矣。汝若于此不能勉勵。則民彝泯亂。而享國豈能永哉。蓋今之汲汲以棐民彝者予也。昔之汲汲以棐民彝者正父也。予固當率循正父以服斯民矣。汝必篤厚敘夫汝正父之道。無不如我為政之時。則人不敢廢汝之命矣。夫不蘉則時不永。篤敘則不廢命。民心逆順係于王之勉不勉如此。王往洛邑。其敬之哉。予自茲以後。其將退休田野。以講明農事而已。汝若于彼洛邑。果能盡心教養。寬裕其民。則四方之人皆愛戴歸往。無遠而不至矣。按上言統馭諸侯惟一敬。此言教養萬民亦惟一敬。敬以馭侯。可以堅屏藩翼戴之心。敬以撫民。可以萃億兆尊親之志。敬者帝王之心

法。即帝王之治法也。而其功則在于能勉。周公之言有旨哉。

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恆四方民居師。

此一節書是成王答周公教王宅洛之言也。明。顯明之也。保。保佑之也。稱。舉也。和者使不乖。恆者使可久。居師者宅其衆也。成王曰。人君修德于身。所當仰承者惟祖。昭事者惟天。俯臨者惟民。此固人君之自治而實預元

老之臣勳也。今予幼沖踐祚，賴公開明保佑之。如人君丕大顯明之德，公皆歷歷稱舉以訓誨于我焉。教以沖子惟終。此即稱人君法祖之德，使我沖子善承祖考，而覲揚文武之光烈也。戒以時惟不永。此即稱人君奉天之德，使我沖子持盈保泰，而奉答上天之休命也。教以彼裕我民。此即稱人君治民之德，使我沖子教養萬民，使之和而不乖，恆而可久，以居此衆庶于洛邑也。明保之功，不旣弘矣哉。蓋能啓迪之謂明，能維持之謂保。啓迪者雖在臣，而虛懷以受臣之啓迪者，則在君。維持者雖在臣，而黽勉以望臣之維持者，則在君。是惟人君修德于己，以爲明保之基，而後無疆曆服，可永永勿替矣。

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

此一節書是成王答周公元祀殷禮之言，亦明保之實也。宗，即上文功宗之宗。將，大也。成王曰：人君丕顯德，莫隆于報功，而莫重于祭祀。今公教以記功元祀。此即稱人君馭臣之德，使我沖子惇厚功宗之大禮。凡諸臣有功者，皆次第修舉祀典。而功之最顯者，尊爲元祀，則功無不報矣。教以肇稱殷禮。此即稱人君事神之德，使我沖子首舉祀神大典。雖祀典不載者，皆序次以祭之。則祭無不舉矣。夫上世元勳碩德，皆配太廟。天神地祇，悉列明禋。聖王一出，而羣策効功，鬼神受職，其率是道也與。

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予沖子夙夜毖祀。

此一節書是成王敘周公德教之盛，以示留公之意也。旁作，猶云旁行，言無不徧也。穆穆，深遠也。迓，迎也。衡，平也。成王曰：我公明保之功，固予之所仰賴矣。而況公德教之盛，上承先王，而下翼沖子者，更自無窮也。惟公之盛德，光輝發越于上下之間，浩乎際天而蟠地矣。勤勞施布于四海之內，皇然繼日而待旦

矣合上下四方流行充塞俾見德容穆穆然
深厚廣遠以迎迓國家之治平景福方降天
休滋至使文王武王昔日所勤勞以致化天
下者事事修舉不致迷失公之德教有可倚
賴如此我沖子更何爲哉惟夙夜以謹祭祀
而已公何可輕言去乎蓋德與教非有二文
武以緝熙無競之德而爲教周公以明光勤
施之德而爲教德至則教無不至矣而公之
德豈有外于文武之德哉信乎公能成文武
之德也

王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

此一節書是成王留周公之詞也棐輔也迪
啓也篤厚也成王曰我公既有明保之勤又
有德教之盛以功績言之所以輔助我而使
之有成啓迪我而使之有覺者可謂篤厚而
無加矣使公一去則始之棐我者旋至于廢
弛始之迪我者旋至于昏蔽而棐迪之功將
誰賴哉公當爲國家久遠之計自始至終罔
不若是其棐我罔不若是其迪我而後可也
何得遽言明農哉大抵聖主必資輔導必重
老成昔殷宗命傅說曰朝夕納誨欲其無時
不輔德也成王命周公曰罔不若時欲其無
日不棐迪也故二王命名永垂奕世所資于
老成輔導之功豈其微哉

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卽辟于周命公後四方迪
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敉公功迪將其後監我
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爲四輔

此三節書是成王付周公以治洛之責敘其
已然之績而望其未然之功也後猶後世留
後之後宗禮卽功宗之禮敉功者安定其功
之謂將大也監者視效之意亂治也成王曰
公既定洛邑矣但念鎬京乃祖宗基業根本
重地不可忘也予小子其將退而就君位于
周京矣惟此洛邑當以老成宿望治之誠莫
如我公者故特命公留後于洛以鎭撫郊甸
繫屬人心也大公之勳勞甚大當今四方開

治衛致太平。皆公德教所致。但新邑初建。未定功宗之典禮。尚未能安定公之大功。是公已然之績。尚弗及報。公固不可言去也。況公將然之功。允予所深望。公又何可言去乎。蓋公之一身。羣工所視傚。文武所式憑。小民所倚賴而保安。東土藩衛王家者也。今居洛邑。必當興建事功。恢弘治道。開大留後之業。使我士師工有所監觀取法。而勉供職業于洛也。所以望公如此者。果何爲哉。誠以今洛邑之民。乃文武所受于天者。公其大保安之。使服我之化。安我之治。則殷民安。而王畿亦安可治爲周京之四輔矣。吾之望公如此。公即不爲予小子留。亦當爲天下留。爲文武留也。可見人君以保民爲本。成王退即辟于周。欲居鎬京以保民也。四方迪亂。言公能保天下之民也。迪將其後。望公保洛邑之民也。其所以惓惓于斯民者。以民乃受于天。受于祖。任大責重。務使厚生正德。式化從風。則民安而

畿輔安。畿輔安則四方胥安矣。有天下者念之哉。

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祗歡。公無困哉。我惟無斁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

此一節書。是成王決于留公之詞也。定。止也。將者。奉行之意。斁。厭也。替。廢也。刑。謂儀刑。成王曰。我留公治洛。欲公副民之望。而慰我之心也。公其止定于洛邑。我則往歸于周京矣。蓋我公既衛迪亂之功。人皆肅敬而奉行之無敢違逆于外。且祗畏而歡悅之。無有拂戾于中。人心愛戴如此。正宜鎮撫洛邑以慰安之。何可求去以爰困我哉。且我今歸周。心切求治。其于安民之事。不敢少有厭斁也。夫肅將祗歡則人心望公如此。無斁康事則我心圖治如此。公必體衆民之心。及予一人之心終留治洛。勿廢其所以儀刑士師工者。使百官脩庶績咸熙。豈特洛邑之民安。雖四方之民亦世世享公之德矣。如必求去。則上下

何所倚賴乎。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

此一節書。是周公許成王留洛之言也。來者來洛邑也。恭者責難之謂。周公拜手稽首致敬以對曰。治洛之事。臣固當盡力。治洛之本君尤當勉圖。今王命我來此洛邑。我當仰承王命。誕保乃祖文王所受命于天之民。而教養兼至。及光顯乃烈考武王之功。而未圖治

安。吾固不敢負王之委託矣。但誕保之功。我能任之。而誕保之原。我豈能主之哉。是在王之勉于棐彝。敬于篤敘而已。我將啓廸王心益勵新政。大盡我責難之恭。王不可不亟勉以自圖也。大抵分猷分念。臣職之小者。啓心沃心。臣職之大者。公所以進弘恭之語也。然責難在臣。而自盡其難。則在君。人君念此。則夙夜基命宥密。經營有不敢須臾自懈者矣

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爲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

此一節書。是周公所以望成王者。正上文弘朕恭之實也。惇厚也。典。謂典章。殷獻民。殷之賢人。亂治也。恭先。言以恭敬倡後王之先也。周公曰。我之所以責難于王者。以我王實四方之主。不可以治洛之事。獨委之予也。王今者雖歸鎬京。當常來視事洛邑。如國之典章皆文武之所講畫也。王宜厚加遵守。使法必

監于先王。而無不舉之政。殷之賢民。皆前代之所播棄也。王宜厚加簡拔。使才弗遺于異代。而無不舉之賢。由是法度修明。賢智奮起。治功赫然。爲四方之新主。而且以此惇典惇獻之恭德。作倡于周家後王之先。則治洛之務秩然而得其要矣。自此宅中圖治。既以舊典治新邑。而耳目不驚。且以殷賢治殷民。而頑梗皆化。洛邑既治。將萬邦之大。無不底于休美。而王之治有成績矣。此予責難之恭所

不容自已者也。蓋法祖用人，乃爲治之大要。監于祖，則法度可以傳世，眷于賢，則膏澤可以及民。古大臣惓惓入告，其道皆本諸此。

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

此一節，書是周公所以自效者。正上文承保受民之實也。多子指公卿大夫、御事治事之臣。篤厚也。師衆也。孚先言以誠信倡後臣之先也。考成也。昭子指成王，猶言明辟也。親之

故曰子。周公曰，爲君者，旣守法任賢，以勵精于上，則爲臣者，敢不宣猷效力，以夾輔于下哉。我文王當日所爲求寧覲成，以勤之于前，我武王當日所爲成孚作式，以承之于後，昭然固有前烈在也。予旦仰承誕保之命，敢以公卿大夫越御事百工，共奮職業，益篤厚前人所成之功，俾永久而弗替。是故下則欲有以慰民之心，以康乂而撫順治之民，使下慰其仰望之志，而答其師。上則欲有以立臣之

極，本誠信以倡後臣之忠，使各盡其事主之道，而作周孚先。一民未化，吾王之儀刑猶未盡也，予則左右王躬，使言行政事無不可法。而昭子之刑成焉。一民未安，前人之德澤猶未殫也，予則宣布恩澤，使溥博周徧，無所不被，而文祖之德單焉。凡此皆予旦之所自盡者，然則誕保之責，予敢終辭哉。夫慰民心，立臣極，成君德，弘祖功，公之自任亦大矣。然非王以恭倡于上，則公亦罔以自效于下，信乎表率之機，不在臣而在君也。

伻來毖殷，乃命寧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

此二節，書是見周公不敢當成王來寧之命，故禋于文武，而歸功于先王也。毖者戒飭之意。寧者慰安之意。秬，黑黍。鬯，鬱金香草。以黑黍爲酒，合以鬱鬯，灌地以降神也。明，潔也。禋，敬也。宿，進爵飲酒也。明禋二句，是來寧之詞。成王命公治洛之後，已歸于周，復遣使詰誡

殷民因念周公之功。而來慰寧之錫以殊典。
周公不敢當王之寧。故欽其詞以答王。以爲
殷民不靖。必須謹飭訓誥。然後可以靜其身
心。而和其家室。王今者乃因毖殷之使。而復
命寧予。賜我以秬鬯二卣。且致詞曰。夫此秬
鬯之酒。所以明潔禋敬。以奉神而格帝者也。
我敢拜手稽首。以此休美之物。而致享于公
焉。王之禮數隆重如此。予人臣也。豈敢當此
禮。而遠進爵以飮乎。予思基新命而大簡商

之業者文王也。集大勳而成勝殷之烈者武
王也。啓之翼之。惟二后在天之靈是賴。予惟
用此以禋祀我先王。庶幾爲王迓福之祈耳。
于此見成王之勤能飭民也。敬能報功也。周
公之謙不居勞也。孝不忘本也。蓋一事而君
臣之間。數善備焉。

惠篤敘。無有遘自疾。萬年厭于乃德。殷乃引考。

此一節書。是禋文武而爲王所禱之詞也。惠
順也。遘。遇也。引考。猶長壽也。周公祝詞曰。神

之所以佑人主者。內而有心。外而有身。親而
子孫。疏而百姓。莫非福極之所係。則莫非保
佑之所及也。予竊致爲王所之矣。夫攸好德
者。福之本也。謨烈之垂。蓋百世不易者。先王
豈無所以陰誘之乎。願使王順承先業。篤之
而不遺。敘之而不紊。憲章是守。無有愆忘。而
後可爲。身其康強者。福之盛也。曾孫有慶。蓋
宗社攸賴者。先王豈無所以默佑之乎。願使
王惠迪維祺。無遘遇不祥。無自罹疾病。福祿

攸同。無復災眚。而後可爲。然不但王之一身
惠篤敘已也。使德可以厭足于王。而不能厭
足于王之子孫。則再傳而後。何以答文武而
綿國祚乎。願使萬年之後。不替祖功宗德之
詒。則合百代之福以爲福者在此矣。抑不但
王之一身無有遘自疾已也。使壽可以永王
之一人。而不能考殷之庶民。則新遷之衆何
以遂生養而延民命乎。願使殷餘之黎。長享
有幹有年之樂。則統萬姓之福以爲福者在

此矣。公之祝詞如此、蓋于祈禱之中而期以可久可大之意。于稱頌之際而陰諷以建極錫福之功。古大臣頌不忘規忠愛之心較然矣。

王伻殷、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

此一節書是見周公雖任治洛之事而仍以化服之本望王也。承殷受也。敘致條之次第也。周公旣述祈禱之辭、又叮嚀成王付治洛之事于周任之而端本澄源則仍在于王。今

者玆戒殷民、其爲條教固秩然有次第矣。然非王有以感發而興起之。則法令亦虛文耳。王必躬行實踐志氣淸明德行強固使殷之民感勤于天子之化、而聽受今日之條教。由是一代之紀綱布之方策者、子孫可守、一王之典禮見之約束者、頑梗俱消、雖至萬年之久、莫不永觀朕孺子之德、而懷服之矣。此非王伻之而孰爲伻之哉。大公以治洛之事自任、而必推本于王者、所爲君身正而遠近莫不一于正也。有天下者、其致意焉。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祼。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此三節書是史臣記祭祀冊誥等事乃周公許留之後成王特重其禮。以致付託之重也。烝祭曰歲者、歲舉之祭也。周尚赤、故用騂。逸史臣名。王賓、諸侯助祭者。殺禋、殺牲以禋祭

也。逸誥、是史逸誥周公留後之事。史臣記成王留公治洛。乃于戊辰之日。王在洛適當烝祭。以修歲事之時。將有非常之命。必舉非常之儀。乃因歲烝之祭。而行告廟之禮。文王則騂牛一焉。武王亦騂牛一焉。數用備、色尚正。于是命作冊書。惟將有史臣名逸者、卽承命爲冊祝、無有他告。惟告周公留後治洛而已。于是諸侯爲王賓者、因王殺牲禋祭其事重大。咸恭承而來助祭。王乃入太室。祼地以降

神。蓋文武所受之命，付託貴于得人，而周公任誕保之責。告祭必期盛典，故也。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命在廟中，不敢再也，即于是月，不敢後也。周公既奉成王之誥，于是師保萬民，撫化殷士，誕保文武所受之命，前後凡七年。蓋終始于王室，而身且不暇顧矣。按洛誥一篇，成王以治洛之事屬周公，而公必推本于王身。其間祀神記功之禮，君彝撫事之法，馭侯綏民之要，法祖用人之方，

莫不委曲詳盡，剴切條明。而其大要則不過曰公，曰敬，曰恭而已。蓋公則吾心虛而無偏徇之失，敬則吾心慎而無疎玩之愆，恭則吾心斂而無傲慢之氣。故能遠至邇安，懷保萬姓，成周八百年之景祚，實基于此。至若周公洛邑方成，而即以明農為志，迨成王再四請留，然後效弘恭之忠，擴誕保之烈，一心王室，始終無二。所為名高而不居，功大而不有，知進退而不失其正者，千古之君道臣道，于斯篇蓋盡善矣。

多士

成王既自洛邑歸于宗周。周公始行治洛之事，傳王命以告殷有位之士，蓋懼始遷之民不安其業，故反覆論之，使消其反側，而勸之從善也。史臣記其事，以多士名篇。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勑殷命終于帝。

此二節書是首序周公傳王命告多士之意，而次舉革命之公以告之也。三月，成王祀洛次年之三月。稱商王士者，貴之也。弔，恤也。旻天，上天之通稱。王罰，王者所奉之天討。勑，正也。成王既歸宗周，留周公治洛。惟三月，周公始行治洛之事于新邑，用傳王命，以告商王士曰：帝王之興，實由天命，非人力所能圖。爾殷家所遺之多士，每懷反側，豈不知爾殷王紂惛惡不悛，流毒四海，以此不為天所憫恤。

天于是大降災害以喪殷。惟我有周世德相仍。受天眷命。不敢不奉將天之明威。致行王者之罰。勑正殷命。以終上帝監觀求莫之事。是我周之革命非有貪于商也。乃天命之公雖欲辭之而不得也。爾多士何疑焉。

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爲。惟天明畏。

此二節書是反覆申言所以革殷命之故也。

弋。取也。畀。與也。固者保護之意。秉爲猶言秉彝。乃民之所秉持作爲者。王命又曰。肆爾多士。當殷有天下之時。我周本小國也。寧敢覬覦非常弋取殷命乎。無如栽者培之。傾者覆之。天之道也。天心願治而殷乃亂之。亂則未有不亡者。今觀天不與殷。信乎天心厭亂。無曲護以固殷之理矣。是以監觀四方輔弼我周。以撥亂反治。豈我周敢窺竊神器以求此天位哉。且我所謂天不與殷者。非無據也。驗之于民而已。民心之向背。即天命之去留。當日紂惡既稔。億兆離心。周德方隆。萬姓悅服。惟我下民之所秉爲。一出于至公而無所私如此。此民心之去殷。非即天降喪之明威。凜然可畏者乎。爾多士心懷反側。或疑我周爲弋取。非特不知天意。亦并不察民心矣。

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

民甸四方。

此二節書是即夏商之興亡。以見商周之興亡也。引逸。引之于安逸也。適。往也。降格。降之災異也。嚮。意向也。有辭。矯誣之詞也。元命。大命也。甸。治也。王命又曰。觀古所以鏡今。多士不明于我周之事。盍觀于夏商之往事乎。我聞古人有言曰。上天生人。莫不予之以可安之理。使人循理而行。亹亹而不能自已。所謂作德日休。即上帝引之于逸也。夏桀昏德喪

失良心自趨于危。而不適于逸。固已拂帝心
矣。然帝猶未遽絕也。降格災異。以示意嚮于
桀。使桀能翻然改圖。安在帝意之不可回乎。
乃桀不知省懼。弗能敬用帝命。大肆淫泆。徒
為矯誣之詞。天于是赫然震怒。弗念弗聽。遂
廢其大命。降致其罰。而夏祚終矣。夏既廢其
命。天乃命爾先祖成湯。變革夏正。旁求俊民。
分布遠近。甸治四方。以治人行治法。而紀綱
法度。莫不振舉焉。是蓋棄其不適逸者。而授

之能適逸者。往事之灼然可見如此。爾多士
寧不知之乎。

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
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

此二節。書是言商之繼湯而王者。皆能盡君
道以得天眷也。恤。勤恤也。丕。大也。乂。治也。澤。
德澤也。王命又曰。成湯既以懋德而膺天命。
克盡創業之道矣。乃商之繼世而有天下者。
自成湯至于帝乙。其間賢聖之君六七作。莫
不夙夜明德以治身。勤恤典祀以敬神。能守
成湯家法。奕世勿替。是以天心眷顧。大建其
基業。保之而不危。乂之而不亂。使國祚長安。
王業無替。其得天如此。然殷王亦不敢以天
之丕建保乂而稍有安肆。兢兢然惟恐失上
帝之心。罔不用賢輔治。利賴萬方。使德澤之
及民者。有以配天之廣大。是商之所以久安
長治。永保天命者。以其累世積德。克當天心
故也。豈天之私于有商哉。

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
王勤家。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祗。惟時上帝
不保。降若茲大喪。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
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

此四節。書是言紂不明天道。不能愛民。以至
于亡也。後嗣王。指紂言。顯。明也。天顯。天之顯
道。民祗。民之敬畏者也。蓋指福善禍淫。是非
賞罰之公道而言。王命又曰。殷先王明德恤
祀之家法。使子孫能世守之。豈至滅亡哉。今

嗣王紂昏蔽失德。大不明于天道。存心出治之本且不能知。況望其敬弘祖德。能聽念先王勤勞邦家之道而思所以保之乎。蓋其沉湎暴虐。大肆淫泆。玩忽天戒。毒害生民。于天道之顯明。民心之祗畏。直悍然而不顧之矣。夫天也。祖宗也。民也。自古帝王之所共畏也。紂不聽念于先王勤家。而大爲淫泆。則不畏祖宗。罔顧天顯。則不畏天。罔顧民祗。則不畏民。三畏旣亡。舉無忌憚。恣行兇惡。故上帝不保。降若玆大喪也。然則天所以不與紂者。豈有他哉。由其不明厥德。罔顧天顯民祗。自絶于天。而天不得而庇之耳。且天之所以降罰于不德者。亦非獨紂爲然。凡四方小邦大邦未有無罪而亡國者。則亦未有無辭以吋罪而亡人之國者。商罪貫盈。我周奉辭伐罪。忝承天命而已。豈無故而亡商哉。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有命曰割殷。告勑于帝。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

此三節書言我周奉天革命之公。見殷士之當從周也。靈善也。割斷也。勑正也。我事卽割殷之事。不貳適專一之意。周公又傳王命若曰。爾殷多士。但知革殷爲我周之事。抑知此皆帝天之事乎。天以紂不明厥德意欲誅之。而假手于我周。惟我周王大能善承天心。敬奉帝命以討有罪。蓋天雖無言而荷天眷命者。不得不代行天事。天旣命曰割殷。故我周奉而行之。撥定剪除。以告其勑正殷命之事于帝也。由是言之。我周割殷之舉。無少私意。一于從帝而無貳適。則爾殷王家自當歸于我周而不容他適矣。周不敢貳于帝。殷其可貳于周乎。蓋反覆明商之所以亡。周之所以興。皆本于天命之至公而不可違。所以潛消殷士反側之心如此。

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予亦念天卽于殷大戾。肆不正。

此二節書。述遷徙殷民之由。以消其怨望也。洪。大也。勤。勞勤也。即。就也。戾。禍也。王命又曰。爾王家既宜我適。而猶有所怨望于我者。得非以安土重遷之故耶。當殷之初亡。我周即封武庚于舊都。未嘗有遷爾之心也。及至武庚作亂。震驚王室。予其審度爾等助惡叛大爲非法。故不得已而爲遷爾之計。非我故欲動爾。乃變亂之端。實自乃邑。予我何尤乎。且我之遷爾。非但以變亂之故也。予亦念天之就殷邦以降大戾。紂滅于是。武庚又喪于是。爾之故居。習染凶惡。邪忒不正。以至屢遭天譴。爲爾等計。亦不得不遷以避凶趨吉也。爾何怨望之有焉。

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

此一節書。承上文而申言遷洛之意也。西。指洛邑。以在殷邦之西。故云。後。後命也。周公又傳王命曰。猷。告爾多士。汝等果能爲我周守法之民。雖居故土。無害也。予惟念天屢降大戾之故。是以遷居西爾。此非我一人持德不務康寧。故爲勞擾。蓋欲爾等棄舊染之習。沐維新之化。乃天命當遷。予實奉行之耳。爾其可或違越乎。苟或違越。則予之告戒已至。朕不敢再有後命。必有他罰以懲爾。是爾自取罪戾。爾無我怨也。予此見王者化導頑民。委曲開諭。不忍遽加刑罰。此仁厚之至。新天永命之道也。

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今爾其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

此二節書。舉殷革夏之事。又述商士之言。而以義折之。亦申言遷洛之意也。冊。簡冊也。典。典籍也。迪。啓迪之意。簡。簡拔也。服。列也。天邑。指商邑。尊之之詞。率。循也。王命又曰。爾多士

之心有所怨忿不平者不過以周革殷命耳。獨不知殷之先世有冊書典籍載殷革夏命之事歷然可考。我周之革殷正如是耳。爾等又何疑乎。今爾之心其亦曰。商之革夏。凡夏之士。皆啓迪簡拔使在商王之庭。而為大臣。有位列于百僚之間。而為羣臣。今周不我用也。不知天命有德。予一人之所聽用者惟德而已。故予敢求爾于天邑商。而遷之于洛者。正欲循商迪簡故事。以矜恤乎爾。使爾率德改行以為待用之地耳。則今之不爾用者非予罪也。天命當如是也。周之革命固為天討之公。而周之用人。獨不因天命之公乎。

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

此一節書舉前日遷洛之事所謂感之以恩也。奄國名。與管蔡霍四國皆從武庚叛者。降如今法降等之降。比。親比也。宗即宗周。遜。順也。周公又傳王命曰。昔者奄蔡四國倡惡作亂。朕來自奄之時據法論之。爾四國民命罪皆應死。然朕不忍窮治。姑從減等大降爾命。止于明致天罰。移爾遠居于洛。貸其當死之罪。予以生全之恩。使爾得密邇王室。親比臣事我宗周之臣子。遠離頑梗之俗漸摩遜順之風。其罰甚輕。其恩甚厚。爾多士何適猶有所怨望乎。

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

此二節書敘申命之意。而示以作洛之由宅洛之利也。土。田業也。幹。事也。止。居也。周公又傳王命曰。告爾殷多士。予惟大降爾命。不忍殺爾。故反覆以遷洛之命申告于汝。無非欲汝之曉悟而已。今朕作大邑于茲洛果何為乎。一則為鎬京僻處西陲。四方諸侯朝有賓禮之地。惟洛邑宅中圖治。故卜王城于澗瀍

之間以朝會諸侯一則爲爾多士奔走臣事于我周者方進于多遜之美而未有居處之所故作下都于瀍水之東以安集多士我作洛之意如此且方授爾以田使爾猶有日之有土任爾以事授爾以居使爾猶有日之有幹有止旣有服田力穡之資又有樂業安居之利何憂于遷徙失業而猶有反側怨望之心哉

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

此二節書示以禍福之機而期以安享之利也克敬能檢制戒懼而無反側動搖之意幹以營作言年以壽考言王命又曰爾若凡事循理而一出于敬則必爲天之所與而天且矜恤之使爾得以保全身家安享福祿矣爾若凡事悖理而出于不敬則天之所棄不但

室家莫從不得享有土田予亦將明致天罰以刑戮加于爾躬即爾身且不能自保矣禍福之機由于敬不敬者如此今爾多士若于此都邑之中絕反側動搖之情爲專一從周之計將見同井者相安相得而宅爾之邑居室者以嗣以續而繼爾之居近在爾身則經營恆業而有幹頤養性命而有年無不于茲洛焉遠在爾之小子朴而爲農者固當世享其樂利秀而爲士者又當克紹其箕裘從此以徃方興未艾實自爾今日之遷始之也爾可不敬以致福爲子孫永遠之基乎

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

此一節書總結一篇之旨而深致其丁寧也王曰下當有闕文周公傳王命于篇終又曰凡我所爲諄諄告戒反覆丁寧者無非以爾土田居止爲念欲爾敬承天命而克享遷洛之利耳其可不自求多福耶按周公作洛誥時天下已定百姓已安周之武功文德赫然

丕著矣殷之多士固不足畏然周公反覆勸諭示以天命之公告以遷洛之利不啻至再至三使殷士曉然于禍福利害之機而自消其反側不安之意由是頑民革心海內大治可見帝王治天下不在脅之以威而在感之以德不但使民不敢爲惡而務使民樂于爲善使民不敢爲惡者其法莫嚴于秦使民樂于爲善者其德莫厚于周然秦止于二世而周至于八百年有天下者可以鑒矣

無逸

逸者人君之大戒自古有國家未有不以勤而興以逸而廢者周公以成王初政恐其耽于逸樂故作是書以訓之史臣記其辭遂以無逸名篇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

此二節書是首舉君子能無逸而因推其無逸之由惟念切民依之故所以示勸也君子指人君所處所也禾如種爲稼既斂爲穡小人之依卽指稼穡言成王初政周公作書以告之曰嗚呼人主深居九重安享大業一念不謹或貽四海之憂一事不謹或致百世之患誠不可以暇逸自處也賢聖之君子知之故其宅心積慮朝乾夕惕時切憂勤凡動靜作息之閒莫不祗嚴天命顧畏民碞兢兢然惟以無逸爲所而不可暫離焉然無逸之道果何先哉蓋天下最勤苦者莫如稼穡彼農

夫自東作以至西成祁寒暑雨霑體塗足歷三時之勞勤始得一時之飽煖何艱難而不易乎君子必先知其艱難而後以此心而居崇高安逸之位則身處萬民之上心周草野之中眞知稼穡爲小人所依藉以生而所爲思其艱以圖其易者自不容于或懈矣君子所以能無逸者如此夫成王沖年嗣位聖智性成然于稼穡之艱難容有未及知者故周公陳無逸首言知小人之依蓋國本于民民

本于食有國家者。誠不可縱肆以妨民事。逸豫以奪民時。而使之失其所依也。

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

此一節書是舉小人之不能無逸者。言外規諷。所以示戒也。相。視也。小人。猶言小民。諺。俗語。誕。誕妄。昔之人。猶言先年老人。周公又曰。凡人當守成之樂。每不知創業之苦。我觀田野之小人。其父母勤勞稼穡。身受艱難。而後漸致饒裕。其子生于豢養。遂忘其所自來。乃有不知稼穡之艱難者。乃以逸樂為當然。乃習里巷之鄙語以自喜。既又肆誕妄之行以自恣。不然。則又輕侮其父母以為年老之人。不知安樂。徒自勞苦而已。夫小民出自田間。苟不知稼穡艱難。猶越理放恣如此。况人君長于深宮之中。撫有四海之大。諸臣媚子。惟知諛順以求親。公卿大夫。又隔堂陛而難近。

往往狹前人之制度。而每事更張。馴至惑心志而傷風俗。苟非深知無逸之道。其何以聞治哉。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

此一節書是言殷中宗無逸之事也。天命。即天理。自度。自檢束也。上文既言無逸之理。此下乃舉古昔無逸之君以証之。周公復嘆息曰。人主所最欲得者。莫如壽。然惟無逸。乃能致之。歷觀古人。皆有明效。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太戊。實能先知稼穡之艱難。故其處己也。莊重以嚴。謙抑以恭。欽肅以寅。戒懼以畏。凡心之存發。無不以天命之理自檢其身。而凜乎若規矩律度之不敢越。其治民也。又祗敬恐懼。常思民心之可畏。民生之難保。而不敢怠荒安寧。以少渝其檢束之心。蓋自修己以至治民。皆一于敬。所以心常安靜。身常保

攝精神完固。血氣收斂。其享國也至于七十五年之久。中宗無逸之效如此。

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曁小人。作其卽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

此一節書是言高宗無逸之事也。舊言久爲天子之時。亮陰天子居憂之所。雍和也。嘉美也。靖安也。周公又曰。殷之無逸者不特中宗

也。又有高宗武丁。當其爲太子之時。其父小乙。欲其知稼穡之艱難。乃使處于民間。爰與小人出入同事。凡閭閻之勤苦無不備知。至其作而卽位。居小乙之喪在亮陰中。恭默思道。不肯輕易發言。惟其不肯輕言。故涵養之深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一旦見之于言無不仰合天理俯協民心。雍然一于和焉。至其治民之際。則兢業于萬幾而不敢有一事之荒。危懼于一心而不敢有一念之寧。惟以治世安民爲務。使百姓生養遂。教化明。而殷之邦國蔚然嘉美于安靖之中。乃至萬邦之遠無小無大。咸被德澤。而無有怨恫之意。斯則和氣致祥由君身而見于行政。及于下民。所以天休滋至。保佑有加。其享國亦至五十有九年之久。高宗無逸之效如此。按易稱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詩紀高宗撻伐荊楚。諸侯畏服。武功大烈。爲殷宗最盛。然其大本所存惟在于敬。蓋敬以治民則民無不安。敬以治

兵則兵無不勝。一切經邦致遠之畧皆以君心爲主。君心旣正。雖有頑梗弗庭自然畏威而懷德矣。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卽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

此一節書是言祖甲之能無逸也。祖甲高宗子祖庚弟也。高宗欲廢長子庚而立甲。甲以爲非義而逃之。故曰不義惟王。周公言殷之

無逸者。又不特高宗也。其在祖甲。當高宗欲廢庚立甲之時。甲以嫡長之分不可。乃因以王位爲不義而逃之民間。與小人爲伍。習知稼穡之艱難。其後高宗崩。祖庚立。七年而沒。祖甲乃自民間作而即天子之位。爰知小人之所依在于稼穡。實能慈愛庶民。保安惠養。爲之分田制里。薄斂省刑。乃至鰥夫寡婦。極所易忽之人。而毫不敢有輕侮之意。所以太和之氣。洋溢宇宙。其享國亦至三十三年之

久。祖甲無逸之效如此。蓋天子之與百姓。勢位隔絕。自非深體下情。區區小民。豈能自達于上。故聖王設求言之鐸。懸敢諫之旌。無非欲周知民隱。以行保惠之實政。然後能使德澤弘敷。而海隅率俾也。有國家者所宜留意焉。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此一節書。是舉後王不能無逸之實。以示戒也。時稱言是指三宗而言。周公又言殷之三宗。固皆由無逸以致壽考矣。自三宗而後。所立之王。身爲帝王之裔。長于宮禁之中。生則止見安逸耳。因其生則安逸。故于百姓之稼穡艱難。一無所知。而小人祁寒暑雨。東作西成之勞。俱未及聞。惟聲色遊田耽樂之事務爲順從。于是內則伐性。外則損國。禍至無時而年壽益促。遠者或十年。或七八年。近者或

五六年。或三四年。此無他。逸欲過而元氣消。宴安久而天祿短。非天奪之算也。惟其自迫之耳。不知無逸之害如此。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

此一節書。是敘文王之祖父能開無逸之原也。抑者不驕肆之意。畏者不怠荒之意。周公又嘆息言。無逸之君。豈惟商有三宗哉。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開無逸之心傳。而垂無逸之家法。克自抑焉。而不使心逸于縱肆。克自

畏焉。而不使心逸于怠荒。蓋貴而能謙。高而能愼。其心皆出于自然。而無所勉强。此所以上配三宗之心法。而下開文王之心源也。夫人君至尊而必居之以抑。至安而必居之以畏者。抑則綴衣虎賁皆有匡弼之益。畏則出主游衍具稟明旦之幾。自創業以至守成。其存心莫不由此則興。不由此則廢。豈獨太王王季云爾哉。

文王卑服。卽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

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

此二節書。是言文王之無逸。爲能崇儉素恤孤獨。而勤政事也。卑服。服用儉約之意。康功所以安民。田功所以養民。徽懿。皆美意。鮮。猶云有生氣也。周公又言。惟我文王。接抑畏之傳。而蹈無逸之實。凡所服御。皆裁省儉約。不爲奢華靡麗之習。而一心以民功爲事。故除殘去暴。安民之功也。而文則明教化申法令。

以使之相安。分田制里。養民之功也。而文則授恒產勸農事。以使之相養。蓋其薄于爲身而厚于爲民。所以爲至德也。若其躬處崇高而愛撫百姓。文可得而言者。以言其德之柔。愈寬和而愈覺其可愛。則柔之美至矣。以言其德之恭。愈儆恪而愈見其可觀。則恭之美至矣。以如是之柔恭。以與小民相拊循。懷抱保護。不啻父母之愛其子焉。至小民中有鰥寡者。尤周給施惠。如草木之沾雨露。使之皆

有生意。文王之心在保民如此。且其勵精圖治。勤勞庶政。自日之朝。以至日之中。自日之中以至日之昃。雖在當食之時。而不遑有暇。文王豈不欲稍自逸哉。蓋以便于己者。必不便于民。故用此不暇之心。欲使萬民之衆。咸得遂其生。順其性。登于和樂之治。無一人不得其所。然後其心始慰耳。夫不崇儉素。則人主之嗜欲必生。不恤鰥寡。則下民之怨讟必積。不勤政事。則萬幾之叢脞必多。文王惟洞

見本原。故一心于無逸。而不使有耽樂之累。
誠萬世君道之極也。
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
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
此一節書。是言文王之無逸。見于戒遊佚也。
盤。盤桓不止之意。中身。猶中年。周公又言人
主遊觀。以省方田獵。以講武。固國家一定之
常制。然或託巡幸之名。借訓練之典。而以爲
逸樂。則不免有縱欲妄費之害。乃文王則不

然。省耕省斂。文王未嘗不遊也。而行必以時。
初不敢盤于遊。蒐苗獮狩。文王未嘗不田也。
而舉必以禮。初不敢盤于田。蓋惟逸遊佚節
田獵既時。是以用度省而賦斂輕。其庶邦之
民。所奉于上者。惟額內之正供。而一切無益
之物。無名之稅。皆不以橫斂于民焉。蓋既能
守己以培壽源。復能恤民以凝天眷。所以文
王受命爲西伯之日。年已四十有七。而享有
國祚之年。更歷五十。文王無逸之效亦如此。

夫天生民而立之君。明明以萬民之命託之
人主。人主誠仰體天心。無嚴刑以戕民之生。
無厚斂以破民之產。民氣既樂。天和自至。自
然壽考維祺。本支百世。千古治道之原。莫不
如此。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
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
此一節書。是勉成王法文王之無逸也。則。法
也。淫。是太過意。周公又嘆息言。我文考以無

逸之心。享無逸之效。深仁厚澤。固百世不斁
也。繼自今嗣王。可不以法祖爲要哉。蓋文王
惟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而後德
施廣遠。享國久長。嗣王必當以此爲法。則本
抑畏之心。切艱難之慮。凡觀逸遊田。雖不能
盡無。而不可太過。則文王之無淫于觀逸。而
無額外之征。則文王之無淫于遊田。而無橫
取之賦。由是經費有恆。國用常足。在文王時
爲庶邦者。在今日則東西南北。皆我士宇。務

使萬邦之民，惟正賦之供，而不致竭民力以奉一人，斯與能上配文王之無逸，而所為崇儉素恤孤獨勤政事者，亦將有以兼舉矣。

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

此一節書是欲成王之戒逸也。皇，是寬假之意。訓，法也。若，順也。則，效法之意。酗于酒德，縱酒之凶德也。周公又言，今王取法文祖，務時時儆戒，不可須臾少懈，無容自寬假曰：今日姑為是耽樂，可無害也。夫人君一身，為民于焉具瞻，上帝于此臨汝。一日之敬肆，所關者不淺。苟或耽樂，則下非民之所法，上非天之所順，其流弊將使在位之人，見我君所行，相率效尤，而丕則其過逸之愆。如昔殷受酗酒，而臣下化之，號為凶德，前車之覆，固不遠也。嗣王其以此為戒，無若殷王受之迷惑昏亂酗于酒德哉。從來人主未有不喜善名而惡惡聲者，然或一日之間，稍稍縱逸，以為偶然

如此，固無大害，殊不知此心敬肆之分，即治亂之幾所由判，誠不可不鑒而謹之也。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譸張為幻。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

此二節書是勉成王以古人聽忠言之美，而戒之以棄忠言之害也。胥，相也。惠，順也。譸張，誑誕也。幻，是變亂名實以惑觀聽之意。周公歎息而言曰：嗚呼。我嘗聞之曰：古之為人君者，德業已盛，然當時為其臣者，猶且相與訓誡而告之，非特訓告而已也，猶且相與保養而將順之，又非特保惠而已也，猶且相與悉心教誨，以規正成就之。其臣若是，則其君能受盡言可知。是以視聽思慮，無所蔽塞，好惡取予，明而不悖，故當時之民，皆循法守分，無或敢為誑誕之說，變名易實，倡為妄幻，以惑亂君心者。蓋古之人君能任賢納誨，則正論

常伸邪說無所可入此自然之理也。在于今
日。王若于古人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之事。
不能聽信。則在位之人。乃法則之。而不肯盡
忠規諫。君臣上下。必變亂先王之正法。無小
無大。莫不盡取而紛更之。上有亂政。則下不
聊生。爲民者不以上之所行爲然。其藏于心
者。必違悖而怨恨。且不以上之所行爲然。其
發于口者。必詛祝于神明。而求其喪亡。夫爲
人上者。使民心怨口詛。其國不至于危亡未

之有也。然則古人聽受忠言之事。豈可不效
法之哉。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
周文王。茲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
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
敢含怒。

此二節書。是言三宗文王迪哲之事。厚于責
己。而誠于愛民也。迪。蹈也。哲。智也。迪哲。是實
能行其所知之意。周公嘆息而言曰。嗚呼。稼
穡乃小人之依。人主患不能知。即知之。患不
能實踐其知。爲之經營措處。使人人各得其
所。自昔賢王。惟殷之中宗高宗祖甲及我周
文王。此四人。皆能實踐其知者也。其或有告
之曰。小人有怨汝者。有詈汝者。則大自敬德。
益修其身。于其所詛毀之愆。安而受之。曰。此
眞我之愆。非彼妄言也。其自修者。誠于自修。
自咎者。誠于自咎。口之所言。即其心之所發。
非止隱忍自制。含怒而不發也。三宗文王。惟

能迪哲。故其誠于責己如此。蓋人主雖有仁
心。不能行仁政。則是知人之寒。而不能衣之。
知人之饑。而不能食之。知人之禍患。而不能
拯救之。與不知者無以異也。故迪哲二字。是
無逸之綱領。所當深思而力行者也。

此厥不聽。人乃或譸張爲幻。曰。小人怨汝詈汝。
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
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

此一節書。是戒成王不聽迪哲之事。而以責

人叢怨也。此字指上文迪哲之事言。辟君也。
綽大也。叢衆也。周公又曰。三宗文王皆迪知
民依。故不暇責小民之怨詈。而益敬其德。在
王今日。若于此迪哲之事。不肯聽信。止能見
人之非。而不能自見其非。則小人衆聞。乃或
誣誕其辭。變易名實。而惑亂汝曰。小民怨汝
詈汝。汝必輕易聽信。欲加之罪矣。夫爲君之
道。貴于含容。今聞謗言而輕信如此。則是不
能長念爲君之道。不能寬大其心。反用誣誕

之言。而亂罰無罪。殺戮無辜。天下之人。受禍
不同。而同于怨。皆叢集于爲君之一身矣。蓋
爲人君者。民有怨咨。但當引爲己責。不可歸
罪于民。引爲己責。則必能修德以和民。歸罪
于民。則憤戾愈甚。而民心愈離。將至于不可
收拾矣。可不慮哉。

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

此一節書。是總承一篇而勉成王之當監于
茲也。監。視以爲法戒也。茲字通指上文言。周
公又嘆息而言曰。嗚呼。凡我所陳之言。享年
長短。國家治亂。皆係于此。汝嗣王其監之哉。
如三宗文王之聖哲。監之以爲法。可也。如後
王商受之昏暴。監之以爲戒。可也。能監之而
爲法爲戒。則君德成。而吾言爲不負矣。按無
逸篇以知小民稼穡之艱難爲綱領。以崇儉
素節逸遊聽忠諫遠讒邪守法度容誹謗爲
條目。實萬世人君致治保邦之藥石也。

日講書經解義卷之九

日講書經解義卷之十

君奭

君奭者史臣記周公留召公告老之辭也君者尊之之稱奭召公名也古人尚質相與語只稱名因篇首君奭字故以君奭名篇

周公若曰君奭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旣墜厥命我有周旣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

此二節書是首言天命以寓留召公之意也

弗弔解作不恤棐輔佑也忱誠信也昔召公欲告老而去周公留之先呼其名而告之曰君奭昔殷受無道不爲天所悶弔天降喪亡之禍于殷殷旣墜失其命我有周旣受之而代殷以有天下矣夫命可受也亦可改也我不敢知曰周家旣受此大命其基業長信于休美決可以保于無窮若天于冥冥之中棐輔周家之誠而眷佑無已耶我亦不敢知曰其後來又將失墜而終出于不祥天命之長罔不敢知天命之短亦不敢知吾等身爲大臣但當盡忠夾輔以共保天命豈可舍之而去以自遂其私乎

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

此一節書是敘許國之同推去國之害以見召公之不可去也君指召公時字解作是字越字解作于字尤怨也違背也後嗣子孫指

成王說遏絕也佚墜也前人指文武說周公又歎息告召公曰嗚呼君前日已有言曰輔王以誠小民而祈天永命是惟在我之責君之自任如此然豈惟君有是心哉我嘗思之當今之時我民罔有怨尤違背天命宜若可保矣然民罔常懷天無常親今日之眷命焉知他日之不加威罰乎故我亦不敢苟安于上帝之命而不永遠念天之威罰于民罔尤違之時也蓋天命民心去留無常實惟在人

而已。今君乃忘前日之言。翻然求去。使我後嗣子孫。大不能恭敬上天。恭敬下民。驕慢肆侈。遏絕佚墜文武光明顯著之德。當此之時君爲國大臣。固有不得辭其責者。豈可謝退老在家。便付理亂于不知乎。

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

此一節書。是言天命係于君德。召公爲君德計。無可去之理也。諶。信也。經歷。踐行不違之

意。恭明德。肅敬天敬民顯明之德也。周公又曰。天于人國。雖有眷顧之命。然欲保之于無窮。實有不易者。蓋天命去留無常。或前興而後廢。或始予而終奪。豈可據以爲誠信哉。惟人君有是明德。乃可以嗣守于弗替耳。凡繼世之君。乃有失墜厥命者。皆因無賢臣輔導。故其君孤立于上。弗能踐行其前人敬天敬民之明德。由是天心厭棄。卒蹈于喪亡之轍也。夫天命之墜。由子孫之不能明德如此。君可忘時我之初心。而急于求去哉。

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沖子。

此一節書。是自敍輔君之意。以感動召公也。旦。是周公名。正。謂正君也。迪。啓迪也。施。是付予之意。周公又曰。在于今日。我小子旦。德業聞望。不能過人。非眞有格心之術。可以匡正吾君也。所孜孜啓迪者。惟以前人光大之德付與我沖子。使其上而事天。下而治民。知所

經歷繼嗣。不至于遏佚前人之光耳。君前日與我小子同于許國。今日當與我小子同于輔君。豈可忘前日之言。而急于求去哉。

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

此一節書。是自敍所以輔君德者。正爲凝天命計也。道。爲臣之道也。寧王。是武王。延。長久也。釋。舍去也。周公又曰。天之禍福予奪。雖不可信。然以人事言。則在我有當盡之道。蓋文

王受命武王既以德而延長之矣我今惟在以武王光大之德付于沖子務衍而長之不至失墜使文王所受之命天不容舍之而他歸耳。君同此心亦同此責者而可以言矣。

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

此一節書是敘有殷六臣之功。將以勉召公之匹休也。時則有若者言當其時有如此人也。太甲太戊祖乙武丁皆是商之賢君保衡是官名。保取其安衡取其平。伊尹曾爲此官周公又曰。君奭我聞在昔殷先王成湯既受命爲天子之時其臣則有如伊尹者爲之輔佐。其德澤廣被同于天體之無不覆幬至湯孫太甲之時。其臣則有如伊尹以元老居保衡之官能保護王躬平章國事王業賴之以安至太甲之孫太戊之時。其臣則有如伊尹

之子伊陟與臣扈兩人同心夾輔使太戊圖政修德。滅祥桑之異孚格于上帝之心又有巫咸者亦能佐佑王室。而使國家平治。至太戊之孫祖乙之時則有如巫咸之子巫賢在高宗武丁之時則有如高宗舊學之師甘盤。皆能世效保乂之功克振中興之業夫殷之賢聖屢作非子即孫。而其臣勤德相傳非身則子。君當思與此六臣匹休可也

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

此一節書是敘殷六臣輔君之效也率循也有陳謂有陳列之功。陟升遐也。所是語辭。周公又曰自伊尹至于甘盤此六臣者皆能率循此爲臣之道。其陳列之功後先相望歷歷可睹。用能保乂有殷之天下使安而不危治而不亂。故當有殷舉祀禮之日凡殷先王之升遐者皆以德配祀乎天。卒能延一代之國脉而傳世十九歷祀六百也此雖由于殷先

王之世美相承。然六臣之保乂。其功均可述哉。

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乂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

此一節書。是極言六臣輔君之功也。純。是專一之意。佑。助也。實。虛實之實。恤。憂也。稱。字解作舉字。孚。信也。周公又曰。在昔殷之盛時。有六臣輔君格天。因此上天眷佑之命。純一不

雜。多生賢才。使殷家充實。而無乏才之患。在內。則百官之著姓與王人之微賤者。無不秉持其德。無偏私之蔽。明致其恤。有憂國之心。在外。則微而小臣與爲王藩屏侯甸之諸侯。況皆奔走趨事。惟此內外之臣。皆稱舉其德。用乂其君。使無過舉。故其時爲天子者。以一人而有征伐會同之事于四方。如龜之卜。如蓍之筮。天下之人。皆知其出于至公。而聽從悅服。無有不信者矣。夫天下之信服。由群賢布列于中外。而賢才之衆多。由六臣匡輔于朝廷。其在今日。君亦如彼六臣。可也。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

此一節書。是欲召公匹休六臣。而盡平格之實也。平。謂坦然無私。格。謂通徹無間。固命者。不墜之天命也。亂。字解作治字。周公又曰。君奭。凡上天壽人國家。使之綿延長久者。亦以其大臣。有至平通格于天之德故耳。如伊尹

而下六臣。能盡平格之實。故能保乂有殷。多歷年所。至于殷紂。亦嗣天位。然無平格之臣爲之維持天命。乃驟罹滅亡之威。天豈不私壽之也。夫國祚之長短。係于平格之臣之有無如此。今汝德尊望重。能爲周家永久之念。而不急于求去。則周有平格之臣。以仰承乎天眷。而天有不墜之命。以保佑乎我。將其治效亦赫然明著于我新造之邦。而身與國俱顯矣。彼殷之六臣。又豈得專美于前耶

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

此一節書是將言文武之賴于諸臣。而先言武王之受命于天也。割。災害也。申。重也。勸。勉也。寧王。是武王。周公又曰。君奭。昔者殷王受無道。爲上帝之所厭棄。降災害于殷。惟我武王有大德。克享天心。故天于冥冥之中。申重勸勉武王之德。思或啓之。行或翼之。由是德日以盛。眞足以爲神人之主。遂集此重大之

命于一身。而克商以有天下也。

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顚。有若南宮括。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敎。文王蔑德降于國人。

此二節書是言文王之興。本于五臣之輔。又反言之。以見其必然也。虢叔。閎夭。散宜生。泰顚。南宮括。皆文王之臣。迪。是導迪宣布之意。彝。常也。蔑。無也。周公又曰。我周之得天下。雖在武王。而受天命。實由文王。文王能修治燮和我周家所有之中夏。使三分有二之國。無地不服從政治。無人不涵育敎化。此豈文王獨以一身勞天下哉。亦惟當時之臣。有如虢叔。有如閎夭。有如散宜生。有如泰顚。有如南宮括。此五臣者。皆名世之賢。同心輔佐。故能使文王修和之澤。達于諸夏而無間耳。周公又曰。若虢叔等五臣。不能爲文王往來奔走。勉盡職業。于以導迪宣布所當行之常敎。則文王雖有愛民之心。而修和之澤。何由而降

及于國人乎。于此可見主治在君。宣化在臣。有君無臣。欲以致理。難矣。

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

此一節書是言五臣輔文王而成化民之功所以得天而受命者。實本于此也。迪知之迪是踐履之意。迪見之迪。是開導之意。見。音見也。冒。被冒也。周公又曰。我文王之時。有虢叔等五臣。爲之輔佐。亦惟天意在文王。純一不

二。以佑助之。故生此等秉持明德之人。其踐履至到。實知上天顯然之威命。可順而不可違。乃惟同心協力。務光昭文王之德業。開迪啓導。使其修和之德。著見于上。無所不照。覆冒于下。無所不被。以致至德馨香。升聞于皇天上帝。惟是之故。遂能克享天心。而有殷之命。自此始受之矣。

武王惟玆四人。尚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惟玆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

此一節書。是言武王之興。亦本于四臣之輔也。四人。指閎夭。散宜生泰顚南宮括。此時虢叔已卒。故止稱四人。劉字解作殺字。丕。大也。單。盡也。周公又曰。我文王既賴五臣輔佐。以誕膺天命。至武王時。虢叔雖卒。閎夭等四人尚存。又能同心協力。導迪武王。膺受天祿。其後遂與武王。大奉上天之威。盡殺其敵。此四人者。又以禍亂雖定。而德澤未敷。于是又竭力宣布。用昭顯武王之德。俾覆冒乎天下。使天下之人。大盡稱頌武王之德。此皆四臣之力也。夫以武王之聖。猶賴四臣以爲之助。四臣既輔以有祿。又輔以丕冒。不以功成而退。君何不務所以匹休四臣者哉。

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收罔勗不及。耇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

此一節書。是實勉召公匹休周之五臣四臣以輔君嗣德保業也。小子旦。是周公自謙之

稱。浮水曰游。耇造。是老成人。鳴鳥。是鳴鳳。周自文王及成王時。皆有此瑞。格。感格也。周公又曰。今王業艱難。幼沖在位。我小子旦。儻不克濟。若浮于大川。罔知津涯。豈能獨濟哉。我自今以往。與汝奭同心輔導。共濟艱難。可也。蓋嗣王幼沖。雖已即位。與未即位同。正賴賢臣。相與夾輔。汝大不可以此專責于我。而遂求去也。若汝斂迹而退。不肯勉力以助我之不及。則耇老成人之德。不下于民。在郊之鳳

將不復得聞其鳴矣。況敢言進此而有感格乎。然則汝之不可去明矣。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

此一節書。是申結上文而留召公也。肆大也。茲字指上文言。猷謀也。裕寬大之意。後人指成王。周公曰。嗚呼。我前言文武皆賴賢臣。而望君以共濟。此是懇切之言。君宜大監視于此。不可忽也。蓋我周文武誕受天命。開了緜

萬世之業。固有無疆休美。然其積累締造。亦大是艱難。我今告君。宜謀所以自處寬裕之道。為國家長久之慮。毋徒狹隘求去為也。蓋君德成就。係于賢臣。若汝迫切求去。則嗣王之德。何日開明。前王之光。將至遏佚。故我拳拳留君者。正不使後人迷惑而失道。庶幾文王艱難之業。可以保守于無窮也。君不勉為後人留。寧不為文王大業計哉。

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勗偶王。在亶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

此一節書。是述武王之顧命。以感動召公也。前人指武王。民極下民之準則也。偶配也。亶信也。乘是負載之意。周公又曰。我昔與汝奭同受前人顧命。前人敷布腹心。乃盡以付託之言命汝。使居三公之位。為下民之準則。當時顧命之言曰。嗣王以幼沖在位。汝當精白一心。勉力不怠。其輔弼嗣王也。如農夫之有

偶。在于彼此相信。推心相與。不可退託。其乘載天命也。如車之有駟。併力一心。使不至于傾覆。惟追念文王之舊德。常恐失墜。大承受此無疆之憂恤可也。武王顧命之言如此。今汝豈可委而去之也。

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肆念我天威。

此一節書。是即在己之誠。以感動召公。使之知所念而不敢求去也。允誠也。保是太保。乃

名公所居之官。大否大亂也。周公又曰。汝君奭。我今告汝以我之誠意。汝勿視爲泛常之言也。汝太保奭。其敬愼不怠。以我之言。監視殷之喪亡大亂。而大念我天威之可畏可也。蓋天命靡常。惟德是輔。殷王受無平格之臣。所以墜失天命。若嗣王無賢臣輔導。不能敬德。則喪亂之禍。又將在周矣。此汝奭所以不可去也。

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

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

此一節書。是以天命之當答。而明召公不可去也。襄。成也。戡。勝也。俊民。才俊之人。丕時。是大盛之時。周公又曰。凡我勉留汝之言語。豈是不足取信于人。而如此諄諄告汝乎。我之意惟曰。今日上輔嗣君。贊成其業。在我與汝二人而已。若汝聞我之言。而契合于心。亦將曰。在是二人。而不可一人或去也。況天命我周休美滋至。即我二人竭力圖報。猶恐不能勝任。如汝今日求去。不過以盈滿難居。欲避賢路耳。汝若以盈滿爲懼。則當能自敬德。益加寅畏。明揚俊民。布列庶位。以盡大臣之職業。以答滋至之天休。他日賢才衆而治道隆。當國家全盛之時。汝欲推讓其位。以事業付與後人。我固不敢阻汝也。今豈汝求去之時哉。

嗚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成

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此一節書。是勉召公以共圖成功。以明必留之意也。篤。厚也。棐。輔也。周公歎息而言曰。今日朝廷之上。公卿百職人固衆多。而任艱鉅竭誠悃。篤厚于輔君者。是我與汝二人。所以我國家用能集天休于新造邦。至于有今日之盛美焉。然使海宇之廣。一夫不獲。一方未順。未可謂功之成也。我與汝二人。惟當益加黽勉。共成文王修和見冒之功。不得少有息

心。使苟人光顯之德。溥丕徧覆。冒于斯民。雖海隅出日之遠地。無不率順從服。然後文王之功。可云能成。我二人篤棐之心。于是始慰。庶幾永孚于休。而非止今日之休矣。今未能至是。豈遂可以言去乎。此見大臣之輔君。仰成祖烈。永保天命。爲生民慮久遠。爲萬世開太平。功不可居。而責有難盡也。咸成不怠之言。洵爲萬世人臣法守矣。

公曰。君。予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

此一節書。是申言天命民心。以終留召公之意也。惠。順也。閔。憂也。周公稱召公而告之曰。凡予前所誥汝者。豈有不順于理。又如此言天言民。多爲告語乎。誠以大臣去留。爲天命民心所係。汝若求去。將誰與仰答天休。將誰與丕冒斯民。予惟用憂天命難以永保。及生民無所倚賴。憂深故言切。自不覺其多也。可見予言之順理。而公宜爲予留矣。觀老臣憂國之忠。所始終惓惓者。惟在乎天命民心。

則人主承天子民之際。尚其惕然于斯言哉。

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祗若茲。往敬用治。

此一節書。是因召公既留。而飭令就職之詞也。民德。謂民心之嚮順也。若。順也。周公又歎息而稱召公以告之曰。天命不外乎民心。惟汝歷練老成。能周知斯民中心向順之德。今日民無尤怨違背。亦能善其始矣。然民罔常懷。猶必當思其終。使之向順于後嗣子孫者。

常保其如今日。將見民德未孚。則天休亦未孚焉。汝其祗順此初終之語。自今往就汝職。益加敬順。用以圖治可也。蓋民心從順而誠向于上。曰德。殷六臣。周五人之秉德。即召公之知民德也。明恤迪知。總此一知。凡人主委任老臣。與夫老臣之忠君愛國。大要皆不出此。

蔡仲之命

此一篇書。是史臣記周成王封蔡仲之命詞

仲乃蔡叔之子。叔既罪放而卒。成王以仲賢、復封于蔡。此其誥命之詞也。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爲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

此一節書是周史臣敘蔡仲復封之始末也。致辟。謂加以誅戮也。管蔡霍皆國名。郭鄰。中國之外地名。周史臣曰。成王居諒闇之時。周公旦位在冢宰。統正百官。當時管叔鮮。蔡叔度。霍叔處。三人監紂子武庚于商之舊都。遂乘主少國疑。流言煽亂。傾危周公。因以動搖王室。周公東征。乃明正管叔首惡之罪。誅之于商邑。蔡叔罪次之。囚于郭鄰之地。制其出入。猶以車七乘隨之。霍叔罪又次之。降爲庶人。三年不齒錄。待其改過自新。三年之後方齒錄以復其國也。三叔皆天討所加。大義滅親也。其後蔡叔之子字仲。能常敬德。謹畏自

持。周公擢用爲卿士。及蔡叔卒。乃請命于成王。復封其國于蔡。使繼叔之後。惟賢是舉。則命德之公也。夫事在家庭。舜得遂友愛之心于象。事關宗社。周公不得遂友愛之心于三叔。至于蔡仲之賢。不以世類而棄。尤見其命德之公也。聖人義盡仁至如此。

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卽乃封。敬哉。

此一節書是周成王首言封蔡仲之意。而飭勉之也。蔡仲名胡。猷。道也。周公以王命呼其名而告之。若曰。惟爾小子胡。率循爾祖文王之德。改易爾父蔡叔之行。是能謹其爲臣爲子之道者。故我命爾爲諸侯于東方。不失舊時茅土。往就汝所封之國。其敬之哉。常存率德改行之初心可也。抑本諸心者敬。則措之身而施之家國天下者。自無弗克慎。臣子之不能守位盡職。總由一念侈肆耳。成王首以此勉蔡仲。可謂知要矣。

爾尙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邁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

此一節。書是承上文率德改行。而申勉蔡仲也。成王曰。爾前人蔡叔。謀危宗社。爾庶幾掩蓋其不忠不孝之罪愆。惟務盡忠。惟務盡孝。爾前人無可繼述。乃超邁其往迹。凡事從自身力行。必須能勤以自强。無敢或怠。用垂法下汝子孫。使之有所則傚。然亦不在他求也。

但率循乃祖文王之常敎。無若爾父蔡叔之悖違君命。則忠孝之道盡矣。蓋止忠止孝。文王之德。卽文王之彝訓也。敬愼守藩。斯爲忠。能蓋前愆。斯爲孝。忠孝固無二理。凡爲臣子者。不可不勉也。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爲善不同。同歸于治。爲惡不同。同歸于亂。爾其戒哉。

此一節。書是告蔡仲以察治亂之幾也。成王曰。爾守侯國。亦有承天治民之責。但天于人。無私親厚。惟有德之人。是佑輔之。使其長保祿位。無德。則天眷去矣。下民之心。無常定向。惟恩惠所及。乃懷服之。欲其長作君上。無惠則民情離矣。天民之感應不爽如此。所以人之爲善。如敬天法祖。親賢愛民。有德有惠之事非一端。皆能致天親民懷。而同歸于治。總無不當爲之善也。人之爲惡。如盤樂怠傲慢天虐民。不德不惠之事非一端。皆足致天怒民怨。而同歸于亂。總無一可爲之惡也。爾惟

力于從善。決于去惡。斯能修德以享天心。施惠以固民心耳。可不戒哉。按此章與伊尹誥太甲略同。諸侯保有一國。而善惡之理。感應于天民者。慄慄乎間不容髮。况于天子撫馭萬邦。不亦從此可鑒與。

愼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

此一節。書是告蔡仲以謹始之道。勉其敬戒也。成王曰。爾小子侯于東土。乃開國承家之初。創業垂統。端自今日。可不兢業惕厲。以愼

其初哉。然慎始之道，要在圖終。今當創始之時，凡所行之事，必思其終，務為久遠可繼，則詒謀既善，自能和民人，保社稷，與王室同休，而終以不困焉。苟不思其終，凡事率易而行，但圖目前便安，則詒謀不善，使子孫無所法守，危亂相尋，終必至于困窮矣。夫思終與不思終，得失相遠若此，則凡所以謹始者，其容忽乎。可見祖宗締造艱難，無事不為子孫計長久。其在後嗣子孫，有圖終之責者，尤當深

體祖宗慎初之心，而恪守成憲可也。

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

此一節書，是告蔡仲以諸侯之職，勉其敬戒也。成王曰，爾為諸侯，宜務修爾侯職。有當立之事功，則懋勉舉行，而勤以勵己。有友邦之四鄰，則加意輯睦，而信以全交。尊而王室，則效蕃屏之力，而一心以尊君。親而兄弟，則隆和好之恩，而一體以惇族。下逮小民，則生養

安全以康濟之，而無愧司牧之責。此皆侯職之所當然者，爾其敬慎以盡之可也。按五者雖忠之事，而孝實不外此。蔡叔之違王命，流言煽亂，正與五事相反。仲能盡此五者，則蓋愆之道亦盡，故詳列于命詞云。

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一人汝嘉。

此一節書，是告蔡仲以守中道，為主敬之本也。成王曰，人心所受于天地之中，是自然無

過不及之至理。凡汝行事，當率循此自然之中，勿使有過不及焉。何以率之。此中施于政事，則有先王之舊章，汝當恪守，無或妄作聰明，自逞一己之私智，而變亂其成法，所以率乎已然之中也。此中形于動靜，則有立身之法度，汝當詳審視聽，不可惑于偏邪之言，而改易其常度，所以率乎本然之中也。內不徇己之私智，外不徇人之邪說，則立身行政，無往非率自中者，予一人豈不于汝而嘉美乎。

蓋中者性之理。而具于心。堯舜禹湯文武。總一執中心法。成王冊命侯國。亦必及之。此其說。與大學絜矩之道。中庸天下大本。相爲表裏。人主所當深思潛玩也。

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

此一節書。是勑遣蔡仲就國之詞也。成王嘆息。呼蔡仲之名。而告之曰。汝往就國。當常存敬心。經理國事。凡朕所命汝者。如察治亂之幾。思謹始之道。盡當然之職。率自然之中。須一一身體力行。無敢荒廢棄墜。庶乎蓋愆于前。垂憲于後。而保有東土之封也。按冊命雖出自成王。史稱周公傳王命以告之。今玩其詞旨。皆人主久安長治之要道。則知周公所以治魯。不異于治周。而平天下在治國之理。于茲益信。

多方。

此一篇書。是史臣記周成王滅奄而歸。誥諭殷民及天下之辭。篇中有多方二字。因以名篇。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

此三節書。是史臣先序作誥之由。而述周公傳王命首諭殷民以奄爲鑒也。奄國名。宗周。鎬京也。王都爲天下所宗。故稱宗周。猷發語辭。四國指管叔蔡叔霍叔及殷國也。尹。正也。降。寬宥也。圖。謀也。寅。敬也。周史臣曰。惟周成王親政之明年。奄國再叛。成王征滅之。五月丁亥日。自奄國班師歸來。至于鎬京。諸侯皆來朝會。周公傳王命若曰。猷告爾管蔡霍殷四國。及天下多方百姓。惟爾殷侯所尹正統轄之民。助奄作叛。今奄國既滅。皆當以從逆坐誅。我惟不忍多殺。大降恩赦。宥爾殷民之命。爾等宜無不知之。勿復生二心也。且爾等亦知奄之所以亡乎。奄人大逞私意。圖謀上天之命。肆行叛亂。弗永遠敬念奉法安分。以

保有其宗祀。今一旦自取滅亡。爾等以丕爲鑒。亦知天命不可妄干矣。蓋先示以降宥之恩。而發其良心。因曉以天命之公。而破其邪心。易曰。重巽以申命。傳曰。巽順而入。必究乎下。命令之象。周公知言哉。

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慼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內亂。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

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懫日欽。劓割夏邑。

此二節書是言夏之所以失天命。使殷民因桀而知紂也。格。正也。誕。大也。慼。憂也。勸。勉也。迪。啓迪也。麗。猶依也。民之麗。謂民所依以生者也。崇。增也。甲。始也。靈。善也。旅。衆也。舒。寬裕也。叨。貪也。懫。忿懫也。劓割。戕害也。成王曰。爾殷民欲知天命。豈不聞夏殷之際乎。昔夏王桀無道。上帝未忍遽絕之。降示災異。以譴告格正于桀。桀不知恐懼修省。大肆逸樂。尚不肯出憂民之言于口。況望其有憂民之實政耶。然而日用動靜。莫非上帝所以啓迪斯人者。桀雖縱逸。未必無一念之明。苟能稍自勸勉。則天心猶可回也。乃大淫亂昏迷。即終日之暫。不能勸勉于上帝之所啓迪。況望其循乎天理。久而不違耶。桀惟殃民逆天如此。故天命去之。乃爾殷民所常聞者也。且所天之道在于愛民。桀以私意圖度帝命。謂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不能開下民衣食之源。橫征

暴斂。塞絕民所依麗之生理。又大降刑罰以增亂于夏國。推其所因。則始于內嬖妺喜惑亂其心。故不能善承其衆而同民好惡也。又無能大進賢人而敬用之。使大布寬舒之澤于其民。亦惟夏民之貪叨酷懫者日加欽禮尊用。恣其戕害于夏邑。是桀之失民心。即自失其天命而已矣。要之夏桀內惑女寵。外任小人。皆由一念昏逸所致。然則人主誠民以格天。寧有外于清心寡慾親賢遠佞者與。

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
夏。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
于多享。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
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爲。大不克開。

此二節。書是承上文言桀亡。以引起下文言
湯興也。純大也。義民。賢者也。成王曰。天厭夏
桀之無道。不可作民主矣。于是監觀四方。爲
民求主。乃眷有殷。大降顯明休美之命于成
湯。使爲生民主。致刑罰以殄滅有夏。此豈成

湯所得私意圖度哉。惟天心不與夏桀。喪身
亡國。殃禍如是其大者。乃惟由桀昏亂。屏棄
賢才。爾多方雖有賢人君子。桀不能推誠久
任。使之長享祿位。其所恭敬之多士。率皆不
義。所謂叨懫日欽。同惡相濟。大不能明達治
體。以保安享有國家之民。乃相與祭刑聚斂
以虐害其民。使民無所措手足。至于士農工
商。凡百所爲。大不能開通生路。致暴民窮所
以自速其亡。桀雖圖度天命。又何救乎。抑天

道無爲。豈眞有求之降之。且不畀之者哉。成
湯之日新日躋。即所謂顯休命也。民不得不
去桀而歸湯。桀不能挽民之去。湯亦不得不
受民之歸。皆非人謀所及。故舉而推之于天。
有國家者敬念之。

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愼厥麗
乃勸。厥民刑用勸。

此二節。書是言殷王成湯所以受天命。見其
非由妄干也。簡擇也。刑儀刑也。成王曰。夏桀

自速其亡。天旣爲民求主。不得不聽民所簡
擇而歸之。乃惟爾殷先王成湯。能以一德格
天。爲爾多方所簡擇。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
代夏桀作生民主。所謂民罔常懷。懷于有仁
也。仁者君德之所依麗。成湯顧諟明命。以存
仁心。子惠困窮。以施仁政。謹愼其所依麗者。
以倡率勸勉其民。故其民心悅誠服。亦皆以
成湯爲儀刑。傚法相率而勸勉于仁。君仁莫
不仁。感應之理固如此。天命又何私焉。

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愼罰亦克用勸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

此三節書是言殷後王之保天命與失天命皆見其不可妄干也要察也要察囚情得其辭以斷獄爾辟謂紂也成王曰成湯克盡君道以化民其詒謀者善而垂統者遠矣故自成湯以至于帝乙賢聖之君六七作世守愼厥麗之家法無不務昭明其德而本諸身者惟仁無不務謹愼其罰而達諸政者惟仁亦能用以勸勉其民使之翕然向化焉且人知明德之勸民抑知謹罰亦所以勸民乎爾殷先哲王凡于要察罪囚有多罪不可赦者必殄戮之無失出故刑一人而千萬人懼亦能用以勸勉其民相戒于爲惡有無辜可矜原者每開釋之無失入故宥一人而千萬人從亦能用以勸勉其民相率于爲善則用罰無非用德積累維持如此成湯之顯休命固宜

其子孫長享而無害矣今至于爾君紂不能明德謹罰以愼厥麗乃不能以爾全盛之多方坐享天命忽焉而亡豈可惻也夫同此多方先王以仁創之後王以仁守之其終以不仁失之愼麗之心卽天命去留之幾操存舍亡著戒深切豈直慰解殷民而已耶

嗚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閒之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

此四節書是申言夏殷自取其亡以見天命無私也釋去之也有邦指殷邦也蠲潔也烝進也周公又歎息而傳成王命若曰誥告爾多方之衆夏亡于桀非天用心以釋去有夏殷亡于紂亦非天用心以釋去有殷乃惟爾君紂恃爾多方之富盛大肆淫泆以私意圖度天命謂我生不有命在天飾非拒諫瑣屑

之言辭不一而足。安得不亡耶。乃惟夏桀。凡謀爲其國政。不聚集于享國之善事。而聚集于亡國之惡事。故天降是喪亂于夏。使殷邦代之。以有天下。非桀之自取其亡乎。乃惟爾商後王紂不能居安思危。但以荒逸之事爲安逸。凡謀爲其國政。穢惡而不蠲潔。怠惰而不烝進。天以是降喪亂于殷。又使我周代之。非紂之自取其亡乎。然則夏殷之亡。皆其自取。非天有心于去之也。昭然可見矣。此反覆

言天命至公。知去之非私去。即知眷之非妄眷。足以杜萬世奸雄之心。而爲人主者可不兢兢于時幾是勅哉。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

此一節書。是言紂自絕于天。又申上文非天庸釋有殷之意也。須待也。暇寬假之也。成王曰。凡人心通明者謂之聖。昏愚者謂之狂。惟通明之人。苟自恃其聖。而罔加省念克治。則

積漸縱肆。將反流于昏愚而爲狂。惟昏愚之人。苟自恥其狂。而遂能省念惕厲。則積漸擴充。究可進于通明而爲聖。聖狂之機。係于一念轉移如此。紂雖昏愚。亦有可以改過遷善之理。又爲殷先哲王之子孫。故天心未忍遽絕。惟以五年之久。須待而寬暇之。猶冀其一旦悔悟克念作聖。而大爲民主。然紂終不知改圖。無一善行可回天念。無一善言可感天聽。自絕于天而亡。豈天之有心于去殷乎。

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

此一節書。是推言天命未定之先。以起下文罔受天命也。開開發也。顧眷顧也。成王曰。紂既罔可念聽。不能爲民主。則自絕于天矣。天惟是求民主于爾多方。大警動以災變譴告之威。使知殷之將亡。以開發其可受眷顧于天者。起而代殷以有天下。惟爾多方之衆無有堪受眷顧之命。可作民主者。所以歸于我

周。天非有心去殷亦初何心與周。與書言反
覆于夏殷周之際。一曰時求民主。再曰求爾
多方。可見皇天無親。惟德是輔。人君嗣守天
位。惟在修德行仁。以答天心。以作民主耳。
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
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
此一節書是言周之以德受天命而懾服殷
民之貳心也。克堪能勝之謂也。典主也。式用
也。成王曰。作民主之任。天既望之紂而不能

改。求之多方而又無能堪。惟我周文王武王
仁心愛民。善承順于衆庶。而克堪用德。方行
仁政。以布德于天下。誠可典司神天。爲上帝
百神之主矣。天乃眷顧我周。歆用教誘我文
王武王之衷。若或啓之以思。若或翼之以行。
使我文武之盛德日新。用彰休美。因而簡擇
付畀以有殷之命。代爲天子。以尹正爾多方
之諸侯。非我周所敢圖度也。夫向者天命未
定。爾多方無堪受眷顧者。今天命既歸我周

而定于一。何爲反側不安耶。蓋文武之克堪。
無異成湯之慎麗。總一仁民之德。孚契上天。
即是天教也。必教之而後興。可見天命不輕
與。必假之而後亡。可見天命不輕去。人主惟
時時克念可也。
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爾曷不
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
之命。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
之命。

此二節書是申言宥罪之恩。而望殷民以遷
善之實也。忱誠信也。裕寬裕也。成王曰。今我
何敢諄復于天命興亡之故如此多言以告
汝。我惟是大降恩赦。寬宥爾管蔡霍殷四國
之民命。欲爾安靜以保全餘生耳。豈可忘宥
罪之恩。而不務遷善之實耶。爾四國之民。當
懷疑忌所以反側不安。爾何不消險詐之私
以誠信待人。去迫促之見。以寬裕處己。安集
于爾多方乎。天命簡畀歸于我周既久。爾何

不同心夾輔同力介助。以保乂我周王而安享上天之定命乎。且爾四國叛亂之罪法當瀦爾宅咎收爾田業。今爾蒙我寬宥尚得聚居爾之宅。耕治爾之田。恩至厚矣。爾何不洗心滌慮惠順我王室。以熙廣上天之新命而延福祚于無窮乎。是皆爾之所當為者。可不勉哉。孔子有言。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蓋言休戚相關也。所以民附王室。則與王室同其享。民順王室。則與王室同其熙。此古今率

土之常經。非獨為四國垂訓者矣。

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

此一節書。是歷責殷民之既往而警戒其將來也。迪。蹈也。宅。安也。不典。不法也。成王曰。爾四國民所蹈行之事。屢不安靜。自干誅滅。爾等之心。未知所以自愛其身家乎。殷紂罔可念聽天之所廢。爾等乃妄覬興復。不能大安于天命乎。我周克堪用德。天之所與。爾等乃

不肯順服。而輕屑播棄其天命乎。且爾等反覆叛亂。自作不法之事。為正人所深惡。乃猶以義不忘殷。圖見信于正人乎。是皆爾之所不當為者。可不戒哉。上文既開示以遷善之道。此又若追咎其既往者。蓋人心之懲創不深。則發憤自新之念亦不堅。以言感人。而能深入乎人心。所謂牖民孔易也。

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

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

此一節書。是承上文責殷民遷善而嚴詞以禁其反側也。至再。謂三監淮夷叛。至三。謂王即政又叛。康寧。安靜也。成王曰。爾四國民反覆叛亂。我不忍輕用殺戮。惟是善言教告之。惟是用兵征伐。討其倡亂之要囚而誅之。並不坐黨逆之誅。自東征以來。教告之語開釋之恩。蓋至再至三矣。若自今以往。乃有不聽用我降宥之命。而猶狃習叛亂。反覆不止。我

當大用刑罰殛殺之。非我周執德不安靜。乃惟爾自爲內逆。以速其罪。則降宥殊恩。豈可復望如今日乎。爾等宜勉圖遷善以自新矣。抑惕之以禍。無非誘之以善。而告誡諄復若此。讀至再至三之言。殷頑之難化。周道之忠厚。均于斯可槪見云。

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

此二節書是告殷臣以化民之責也。監謂監治殷民之官。五祀。五年也。胥伯正皆官名。臬。事也。成王歎息而言曰。猷。化民之責在長上。告爾四方多士。及殷之多士。昔爾殷士民遷于洛邑。我設官以監治之。今爾等奔走趨事。臣服于我所命監治之官。亦旣五年于玆矣。人情久而相親。事勢久而自定。奈何猶反側不安耶。越惟爾殷士受職于洛。以長治遷民者。有若胥若伯若小大衆多之正。皆與我所命監治之官。一體推誠委任。爾等宜竭力供職。以化導殷民爲事。無或疑貳偷惰而不能事其事。負我委任至意也。此與盤庚敎民由在位。召誥先服殷御事同意。蓋惟臣爲民所觀法也。而以殷士參治洛邑。則因乎人情。宜乎土俗。其亦化民之微權與。

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

此一節書是告殷臣以化民之本在于修身齊家也。成王曰。所謂爾罔不克臬者。當何如以克之。身之主在心。心不靜正。則身不和順。是不和由于自作。爾殷多士惟務省察于心。使措諸身者言動悉協其宜。而身無不和哉。家之本在身。身不和順。則家不和睦。是不睦自爾導之。爾殷多士惟務端範于身。使倣諸家者長幼各循其分。而家無不和哉。夫身和而家和。爾新邑之民由是觀感興起。欣然有恩以相愛。燦然有文以相接。而倫紀昭明自

無敢常亂俗之患。則爾始不負職任。惟能勤于化民之事者矣。尚皆勉哉。抑兩言惟和。即身修家齊之謂。克明則國治。即百姓之身家無不和也。此雖爲臣化民而言。人主之倡化于臣。亦不外此。大學之道備矣。

爾尚不忌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閱于乃邑謀介。

此一節書。是告殷臣以化民之事。在于正己用人也。成王曰。殷頑民叛亂之凶德。雖若可

畏。然由所謂身家惟和。爾邑克明者論之。則知善化之道。在于爾殷多士。勿以其難化而畏忌之。有如臨民之際。亦則以穆穆和敬之容。端居爾位。使之瞻仰觀法。潛消其悍逆悖戾之氣。又能簡閱于爾邑中。旌其孝秀。拔其賢良。以謀爲爾之介助。則民之頑者。亦將感慕奮發。革心向化矣。又何可畏忌之有哉。蓋穆穆在位。正身以端化民之本也。克閱乃邑。鼓舞以行化民之權也。孔子云。臨之以莊則敬。舉善而教不能則勸。可見化民之道。同出一揆也與。

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

此一節書。是申告殷臣。而勸之以休也。成王曰。爾殷多士。能如我所言和身睦家。正己用人。以勤于化民之事。自是居于洛邑。庶幾永保家業。竭力畋治爾胥伯正之祿田。如此奉

法循職。上天亦將畀與矜憐于爾。使之康寧獲福。我有周亦將大介助賚錫于爾。優厚之以爵賞。啓迪簡拔。入仕王朝。不但爲洛邑之胥伯正而已也。庶幾勉爾職事。以盡忠我周。雖進而服位于公卿大臣之列。亦無難至。又不但在王庭而已也。多士可不共勸與。當頑民遷洛時。即簡任殷之舊臣。以長治其舊民。未嘗進用之于朝。故又以在王庭在大僚爲言。欣動其心。使知所向慕興起。忠厚之意篤

馭之權可謂兩得之矣

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

此一節書是申告殷臣而警之以威也享奉上也多方亦當作多士探取也逖遠也成王又歎息呼殷多士而告之曰爾若不能交相勸勉忱信于我所言和身睦家正己用人之命是爾不能盡職以奉上凡洛邑之民轉相

傚傚亦惟曰上不必奉不肎信順爾之教令矣且爾既不能勤事盡職乃惟務放逸惟務頗僻大違遠我王命身不和而家不睦非但不克明于爾邑將益恣頑民之凶德則惟爾多士探取天威自貽殃禍我則奉天威以行罰使爾身家播遷離遠爾之鄉土雖欲力畋爾田尚可得哉爾多士其深戒之蓋有司之職化民即所以奉君奉君即所以得天反是

則探天之威不獨為殷士著戒殆為人臣懷二心者立萬世之大防與

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祗告爾命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

此二節書是申飭以作誥更始之意也成王曰我豈欲如此多言而諄復不能自已哉我惟敬告爾以所當勤勉之命使爾知順天命即所以安天命也成王又曰爾四國士民前日助奄為叛之罪皆已降宥今與爾更始正

遷善自新之初要在敬謹于和心以和其身家耳苟又不能敬于和猶循乖亂之舊習則自取誅滅他日無以王法為殘忍而于我怨尤也篇中丁寧告戒惓惓懇懇無非開其為善禁其為惡周家忠厚開基之意溢于言表此所以享八百年有道之長也哉

日講書經解義卷之十

日講書經解義卷之十一

立政

此一篇書是周成王初卽政。周公告以任賢圖治之道也。其要在愼擇大臣。大臣旣賢則所舉皆得其人。而政無不立矣。史臣記其語因以立政名篇。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

此一節書是周公上告成王首言用人之當謹也。休美也。恤憂也。周公將率羣臣見王。而先告之若曰。凡我諸臣。當拜手稽首致敬以告于王。蓋王旣嗣天位。爲天之子。爲天下之王矣。我諸臣當告以君道之大也。羣臣用皆進戒于王曰。人君治天下。以得人爲本務。王左右之臣。有牧民之長曰常伯。有任事之公卿曰常任。有守法之有司曰準人。是大臣之長。乃王左右之最尊者。又有掌服器之綴衣。執射御之虎賁。是近臣之長。乃王左右之最親者。皆選用所當謹也。周公因歎息而言曰。美矣此數官者。大臣位望隆重。爲天子之股肱。近臣職任親密。爲天子之心膂。何其休也。然而職尊者。有安危之寄。職親者。有習染之移。不可不審擇其人。但恐人君于尊者易肆。于親者易狎。知以不得人爲憂者。殆亦鮮哉此周公將詳言立政在於用人。而先以知恤者少。警悟成王也。人主念其休。又知所恤。則必察之明。而始無倖進。用之當。而終無易退。所謂勞於求才。逸於任賢者。不在是乎。

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

此二節書是言夏王大禹之知恤。及後王桀之不知恤也。迪行也。競強也。籲招呼也。迪知

者蹈知而非苟知忱恂者誠信而非輕信也九德即皐陶所言之九德宅者居其位也事即常任牧即常伯準即準人謀面謂謀人之面貌也義民賢人也往任謂往昔任賢之事也周公曰古之人君迪行知恤之道者惟夏王大禹當日貢賦九州玉帛萬國乃王室大强之時天眷可謂隆矣猶不敢自恃治安常招呼賢俊之士代理天工以爲尊事上帝之實當時夏之大臣亦仰承簡俊之心以

薦賢爲務凡于九德之行必蹈知而誠信之確見羣臣中某人有某德可用某德有某事可徵乃敢進言告教于其君拜手稽首稱君以告之曰凡此九德之人優于任事者使居任事之官優于牧民者使居牧民之官優于守法者使居準人之官能盡用賢之道如此乃能盡其爲君之實矣苟非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徒謀度人之面貌用以爲大順于德乃宅之以官此三宅中豈復有賢者以稱其任而尊事上帝乎夫大禹以任賢立政而造有夏之業向使夏後王世世以知恤爲心雖至今大競可也奈何桀是惡德弗作往昔先王任賢之事惟任用暴德之人是以喪亡無後我不可不鑒于有夏矣可見祖宗用賢而興子孫不用賢而亡皆由創業之君能知恤而守成之君鮮知恤也周公之惓惓進戒亦爲萬世任賢圖治者訓矣

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

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

此一節書是言商王成湯以知恤而興也陟升也丕釐大治也耿光明也嚴惟丕式敬思而大法之也周公曰自古知恤之君夏王大禹而後亦及于商王成湯由諸侯升陟爲天子知典禮命討皆原于天大加釐治而停之庸之章之用之俾上帝之光命赫然昭著于

天下。乃又能旁求賢才。相助爲理。所用以居常伯常任準人之官。爲三有宅者。實能就是位。而不曠廢其職。所稱爲有常伯常任準人之才。曰三有俊者。實能就是德。而不浮溢其名。其知之明如此。然非徒用之而已。且嚴敬思惟于心。無敢少忽。又大以爲法式。一政一事。必從而不違。實能盡其宅俊之用。使三宅之居位者。得以奏其績。三俊之儲養者。得以見其才。其任之專又如此。所以賢智奮庸。登

民風于至治。其在商邑之近而觀感者。相親相睦。用和協于其邑。其在四方之遠而向慕者。用以大爲取法。如親見其君德。而無不順治焉。夫近者察之詳。其情未易齊也。而能使協于厥邑。則純之至矣。遠者及之難。其德未易徧也。而能使丕式見德。則大之至矣。此皆由成湯廸行知恤之道。舉用當而人心服。故其治效至純至大如此。爲帝王者。可不以爲法哉。

嗚呼。其在受德暋。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之。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

此一節書。是言商後王紂以不知恤而亡也。暋強暴也。羞進也。崇尚之意也。庶習。羣小近習也。伻使也。式用也。奄盡也。周公又歎息而言曰。商之後王。能以夏桀爲戒。而世法成湯之知恤。得宅俊之賢。盡宅俊之用。將見於赫湯孫。且至今有耿光矣。奈何後王受。其德暋

暴。因放棄賢人君子。所任三事大臣。惟是進尚刑戮。以暴虐爲德之諸侯。與之共治其邦國。所列職于禁近。惟是衆醜狎習。以縱逸爲德之小人。與之共任其朝政。同惡相濟。民不堪命。是以上帝敬致其罰。而殄滅之。乃使我周有此諸夏。卽用商先王所受之天命。盡甸治天下萬民。井牧以供賦稅。什伍以供職役。一如昔日之夏亡而商興焉。我周可不鑒于有殷哉。三代而下。知恤者愈不數見。興亡之

際何可勝慨。親賢臣。遠小人。是在人主謹其
好惡取舍矣。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
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
此一節書。是言周文王武王之知恤也。周公
曰。知恤之君。夏禹商湯而後。亦及我周之文
王武王。君臣之間。以心相信。凡授位之三有
宅。就其經綸設施。與能審知其心之所存者。
皆公忠而可託。凡儲用之三有俊。就其識論

風采。灼然明見其心之所蘊者。皆素裕而足
用。非徒謀之面貌而已也。由是以此宅俊之
臣。而敬事上帝。或代天以理事。或代天以子
民。或代天以守法。則天工無或曠焉。以此宅
俊之臣。而立民長伯。或率先以治民事。或率
先以安民生。或率先以糾民慝。則民情無弗
協焉。我文王武王。所以迪行知恤之道。而纘
禹舊服。于湯有光者。大要在是矣。蓋文武之
敬事。即禹之尊帝。湯之丕釐也。其實惟是養

賢以及民。非別有敬事之法也。然非克知灼
見。而求其用人得當。難矣。人主誠有志於得
人。安可不務知人哉。
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虎賁。綴衣。趣馬。小尹。
左右攜僕。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
太史。尹伯。庶常吉士。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夷微。
盧烝。三亳阪尹。
此五節書。是承上言文武知恤。而列敘其得
人之盛也。表臣。外臣也。微盧烝。皆國名。三亳。

蒙為北亳。穀熟為南亳。偃師為西亳。周公曰。
我文王武王。知恤如此。故當時得人最盛。言
其所與圖立政治。而仰贊敬天勤民之責者。
有任人以理事。有準夫以守法。有牧夫以養
民。此三大職事。既由克知灼見。而選用得人。
則可以統率羣臣。紀綱庶務矣。言其近密侍
從之臣。有掌射御之虎賁。有掌服器之綴衣。
有掌馬之官。曰趣馬。有小官之長。曰小尹。有
左右攜持僕御之人。有內百司。若司裘司服

之屬。有庶府若內府大府之屬。此七等官亦必擇人而授。則內臣皆得其人矣。言其王畿都邑之官。有大都之伯。有小都之伯。有卜祝巫匠執技以事上之藝人。有外百司若外府外司服之屬。有太史以記事記言。有尹伯以各爲所司之正長。此六等官亦必擇人而授。則外臣皆得其人矣。自三宅以及內廷外廷凡此衆官。皆有常德之吉士。無一匪人參于其間焉。且不但在王朝者然也。言乎諸侯之

官其名位得通于天子者。司徒掌邦教。司馬掌邦政。司空掌邦土。卿之貳爲亞卿之屬爲旅。雖侯國官職尚多而數官得人則亦莫非常德吉士也。言乎王官之監于諸侯四夷者。其國。則有微有盧有烝。其地。則有南北西三亳以及夫阪險之地。皆設尹以治之。雖王官監治尚多而重地得人。則亦莫非常德吉士也。夫上自王朝。至于內外近遠官使皆得其人。非一人之聰明所能周悉。要惟慎擇三宅

大臣能舉賢以稱任使。所以得人如此之盛也。則文武之克知灼見。豈非知恤之要道哉。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

此一節書是申言文王知人之明也。常事。卽常任。司牧。卽常伯。周公曰。我周立政之得人。至武王有天下而益盛。而知恤先由于文王。文王惟知之極其真。信之極其篤。能心乎三宅之心。孚合無間。乃能立此常任常伯之官。

人與位相稱。俱是實能賢俊而有德者。是以官使皆得人而政無不立也。蓋言常事司牧。則準人及內外諸臣。可以槩見。信乎用人之當未有不本於知人之明者。然非深於居敬窮理之學者。知人亦未易言也。是所望於人主之知恤者與。

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

此二節書是申言文王任人之專也。周公曰。

文王得人之盛不但知之明用之當也且任之極其專凡于號令之庶言所當宜布法司之庶獄所當聽斷禁戒儲備之庶愼所當修舉旣選用得人卽專任而責成之文王無所兼理其職務惟視有司牧夫之各治其事有用命者則奬勵以訓之使益勸勉于勤職有違命者則戒飭以訓之使知畏俾于曠職是爲得立政之大體也由今思其罔攸兼之心惟號令出于君故庶言有不容不知者至于

庶獄庶愼文王非但不以身兼之并若無敢以心知之蓋人君于庶務有難以周知者若下侵衆職恐聽斷不無偶誤而當愼者反有所遺忽文王所以思不出其位也可見君道惟在知人而不必躬親庶務用命違命之是訓則賞罰明而人人競勸惟其罔敢知所以無不知也此智臨大君之宜非淸淨無爲之說也人主知文王之所以罔敢知何難爲虞舜之大智乎

亦越武王率惟敉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丕丕基

此一節書是申言武王之知恤與文王無異道也敉安也義德謂義德之人有撥亂反正之才者也容德謂容德之人有休休樂善之量者也周公曰罔兼罔知而克厥宅心不獨文王爲然也亦及我武王率循文王安定天下之功于文王所用義德之人始終任用而不敢改替仍用其義德以撥亂焉率循文王

撫治天下之謀于文王所用容德之人專心信從而不敢有違仍資其容德以圖治焉此不替與從之心莫非罔兼罔知之心故義德容德諸臣文王簡用于前武王委任于後相繼而效其功濟其謀我文武所以式商受命奄甸萬姓並受此大而又大之基業也則是克知灼見所貽者遠矣王欲迪行知恤之道孰有外于是者乎周公言人君之知恤特詳於文武蓋先勤成王以法祖率考之思然後

進告以立政用人。總不出文武心法。可見創守一揆。祖宗之心法治法。所當率循罔斁也。

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

此一節書是承上文以文武知恤之心法授成王也。孺子。謂成王。我。亦指成王也。立事。猶言任事。若字。即順字之義。言心之所安也。亂。治也。相。助也。受民。受于天祖之民也。周公嘆

息告成王曰。孺子嗣承丕緒。既為天下王矣。任大責重。豈可不慎。繼自今凡建立政務。當于任事之公卿。守法之準人。牧民之常伯。此三宅之官。不徒謀之貌言。要必明知其心之所安。蓋君子小人所分在誠偽之間。若徒外飾為善。未有久而不變者。必察其中心之安。果德性渾全。天理純粹。其為君子無疑矣。然後推心委任之。使得展布才猷。弘敷治理。其職任常伯者。相王治此受于天與祖之民。俾

厚生正德。各得其所。職司準人常任者。治理一切刑獄及凡禁戒儲備之務。務使調和整齊。事事合宜。如此則官舉事治。而朝廷之政日進光大矣。雖然。君子者小人所忌也。既已委任君子矣。猶必時時護持。勿使小人得行其間。如此則疑貳不生。得以終始厥猷。而國家收任賢之益。此文武立政之要也。自古帝王用人。始則患於知之不真。繼則患於信之不篤。夫衔未用之先。明選慎擇。而匪人無倖

進之階。既用之後。任專信篤。而君子無孤立之嫌。吁咈一堂。皐夔同寀。何難再見哉。

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

此一節書是承上勿有間而言也。末。終也。惟。思也。彥。美士。乂。治也。周公曰。信任賢臣。時勿有間。固為立政之要。但人主用賢。雖尊禮委任。心膂相親。而意念須臾之間。厭怠稍萌。皆間之所生也。故王雖一話一言之間。終思成德之美士。實與我共治此受于天與祖之民。

其人進退治亂攸關。思之如此。則任賢之心。

事一周密。而小人何所用其間哉。

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乂之。

此一節書是總結上文禹湯文武之知恤。而勉成王法之也。周公又嘆息告成王曰。予旦所聞禹湯文武知恤之事。皆上而事天。下而治民。至美之言。已盡告孺子王矣。然夏商之事猶爲久遠。我文武之遺範。乃人之耳目所

聽睹者。自今以往。王以文子文孫。當效前人之所行。其于一切庶獄及凡禁戒儲備之事既已委任賢臣。愼勿有所兼有所知。以致有所誤失。惟使正當其職者。殫心竭力以治之。則事無不乂。而政無不立矣。蓋人君一日萬幾。惟總其大綱。使人盡其職。則諸司之治。共成朝廷之治。而天下底於奠安。然而用或非其人。未見其能濟也。故立政之道。以知人爲先務云。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乂。

此一節書是申言禹湯文武之知恤無不同。以見帝王用人之善法也。由繹。言如治絲。引其緒而由之不窮也。周公曰。自古聖君。如夏禹商湯。及我周文王。其于立政用人之道。實先後同揆。如所立常任。牧夫。準人。三宅之官。豈徒苟且充位而已哉。其始皆遴選賢才。使居厥職。君子在位。而小人莫能厠其間。蓋克

宅之也。其既皆任專信篤。使獲展厥才猷。如治絲者紬繹端緒。引之而愈出。蓋克由繹之也。先王用人。既選賢以當其位。又由繹以盡其才。所以俾三宅之官。任事者皆能爲君代理天事。牧民者皆能爲君撫治天民。平法者皆能爲君奉行天法。而天下奏治平矣。夫國家非無才之患。有才而不能盡其用之爲患。苟以知恤之心。而法先王之成憲。賢才何憂不進。治化何憂不隆耶。

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勱相我國家。

此一節書。是再勉成王法古人之知恤。而深戒小人之不可用也。憸利口也。訓順也。勱勉勵也。周公曰。自古帝王之治天下。其所以亮工熙績。光大厥猷者。類皆用賢人以輔相之。無有欲建立政務。而用憸利小人者。何則。從來憸人。居心詐偽。遇事乖張。所存所行。皆不

順于德。苟人主不察。委以國政。則所爲悉出于謬昧。必無光大之業。昭著于天地之間。王自今以往。凡建立政務。如此憸人者。可輕信之哉。愼勿用之可也。惟善人君子。道足以正君。德足以服衆。所存所行。並無違德。誠能專心委任。使得勉力輔相我國家。則治化自日進于昌明矣。夫君子小人。所分甚微。苟衡鑒不精。則是非失眞。而邪正罔辨。鮮不爲小人所惑者。古云。知人其難。有天下者念之哉。

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

此一節書。是言刑獄尤國政所關。而委任不可不專也。周公曰。今王爲武王之文子。文王之文孫。以沖幼而居天位。旣爲天下王矣。凡所任人。當一以文武爲法。一切刑獄所關。愼勿身侵其事。以致誤失。但責任有司牧夫。使彼盡心整理。庶事有專司。而刑無不當者矣。此以見刑獄至重。民命所關。人主祈天永命

惟在欽恤之一心。故周公特舉其重而言之。蓋明察精詳。非不屬君德之美。若喜怒自專。聽斷惟意。必致賞罰失中。而民無所措。漢文欲重犯蹕之罰。而張釋之力諫其不可。其有見於此也夫。

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

此一節書。是言兵戎亦國政之大。而修飭不

可不預也。詰猶言治也。戎是戎服。兵是兵器。禹迹禹所疆理九州之地、陟越而過之也。覲見也。耿光者昭明之德。揚宣也。大烈者隆盛之業。周公曰人主纘承大業當安不忘危、治不忘亂。苟太平無事之日。武事不修。則啓兇陵棘。其何以壯國威而篤前烈乎。今王必須修治爾戎服兵器。精嚴武備。內以操戰勝攻克之威。外以杜奸邪窺伺之漸。將見王靈遠播遍及九州超越大禹所經之迹。且威加四

方。旁行天下。以至四海之外。無不畏威懷德心悅誠服矣。如此則我周之業將日以隆盛如光于四方。顯于西土。而人心悉歸。文王之耿光也。以此而昭著之益顯見而不至遏佚矣。永清四海。大定天下。而人心率俾。武王之大烈也。以此而振揚之益播宣而不至于委靡矣。是爲善繼善述而無愧于文子文孫也。從來好大喜功窮兵黷武固帝王之戒。然狃於晏安。武備日褻。卒有禍亂。張皇莫救。亦豈

廟堂之勝算哉。詰爾戎兵。雖周公不廢。老成謀國。非庸人所能窺也。

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

此一節書是並戒後王以知恤之道也。常人。有常德之人也。周公又嘆息言曰。自古帝王爲治多端。總以得人爲首務。凡我後王建立政事。其于三宅之官。須是選用常德之人。毋使憸邪小人得而間之可也。

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

王國。茲式有愼。以列用中罰。

此一節書是周公因言愼罰。而以蘇公敬獄告太史。使并書之以爲後臣之法也。蘇公名忿生。武王時諸侯也。式。用也。由獄所斷之獄。茲式。言取法于茲也。中罰。言輕重得中也。周公呼太史而告之曰。昔在武王時。蘇忿生爲司寇。凡一切刑獄。必致敬致詳。使合乎一定之法。而不敢妄爲輕重。以此培養忠厚。茂植本基。我國無疆曆服。賴以延長。蘇公之功大

矣。夫前人之行後人之範也。爾太史。其以此書之于冊。以詔來世。使嗣爲司寇者。于此取法而加謹焉。則必能以輕重條列。用其中罰。無偏輕偏重之條無失入失出之處。刑獄清而天下無冤民矣。蓋立政一篇。成王之初政也。周公卽告以知人善任之道。養賢圖治之方。而尤以兵刑二者。爲國之重務。諄諄致意焉。此成周之治。所以繼唐虞稱盛。有天下者不可不三復是書也。

周官

此一篇書。是成王訓戒百官之詞。史臣記之。以周官名篇。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羣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

此一節書。是史臣首序成王訓迪百官之由見外攘之功既舉。內治卽宜修備也。侯甸。是侯服。甸服。並男采衛。及畿內。爲六服。獨言侯甸。舉近以該遠也。弗庭。是諸侯叛逆不來朝貢者。綏安也。羣辟謂諸侯。董者督責之意。治官言凡治事之官也。史臣曰。我周王治隆一統。撫臨萬邦。乃出而巡狩于侯甸諸服之國。以考稽其政事。其違逆王命。弗貢于庭者。則征討四向。以明正其罪。然此巡之征之者。豈慢遊黷武哉。正以布德除殘。使天下安生樂業。綏我兆民耳。周德如此。惟時六服諸侯。皆相與承流宣化。上承德意。其素所忠順者。固于甸于宣。以廣一人之德化。卽間有悖逆者。

亦來享來王。以奉天子之威靈。蓋我王一巡狩征討間。而恩威遠被。外攘之功已成矣。又以朝廷者。四方之本。內治者。外治之倡。于是歸于鎬京。凡在朝治事之官。悉督責而教正之。使體統各有所遵。而不相侵越。職業各有所盡。而罔敢怠荒。庶內修既嚴。本原大治。而羣辟承德之盛。可保無窮矣。夫帝王綏定天下。因民立政。因政設官。官不舉事不治。民弗安矣。周成課吏最嚴。而其先諄諄告戒。所以

董正者無不至。此所以民安物阜。號稱上治。後之人主。於吏治清濁之源。誠不可不加之意也。

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

此一節書是成王將欲董正治官。而先述所以求治之意也。大猷大有道之世也。史臣敘成王之詞曰。盛世之所以久安長治者亦在人主審乎治亂安危之機而已。如古昔大有道之世。聖帝明王孜孜求治。其時雖法度修明。世已治而無亂矣。猶以爲治者亂所倚也。其圖維治道常在未亂之前。雖海宇寧謐。世已安而無危矣。猶以爲安者危所伏也。其保固邦家常在未危之日。故能長治久安。永無危亂之患。若待已亂已危而圖之。則無及矣。

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

此一節書是言制治保邦之在於得人也。百

揆無所不總者。四岳總其方岳者。州牧各總其州者。侯伯次州牧而總諸侯者也。成王曰。所謂大猷之世。遠則有唐虞。近則有夏商。而所以制治保邦者。亦惟建官之得其道耳。唐虞去古未遠。事簡民淳。稽考舊典。損益庶官。建爲百職。內則有百揆四岳。以總理在朝之治。外則有州牧侯伯。以總理四方之治。內外相承。體統不紊。故其時禮樂政刑。一切化理。無有一之不和。四方萬國。時雍風動。無有一之不寧。此唐虞建官之效也。至于夏商。去古少遠。而世變事繁。則建官之數不得不較唐虞爲倍。然皆觀其會通。剸其繁簡。故當時九功敘而耿命彰。政亦以和。文命敷而兆民殖。國亦以寧。此夏商建官之效也。夫帝王建官立政。繁簡不同。而制治保邦。如歸一轍者。何哉。蓋堯舜禹湯號稱明哲。其選賢任能。不惟其官之多寡。惟在得其人而已。以致和寧之效。先後同揆。然則人之係于國也。顧不重哉。

今予小子祗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

此一節書是成王先以敬勤自勉將以勵發訓迪之意也祗者敬謹之意勤者敏勉之意不逮猶言不及若順也成王以唐虞夏商得人圖治而和寧用乂尚矣今予小子纘承前緒亦惟兢兢業業敬勤于德夙夜常恐有所不及如堯舜禹湯建官任人皆治天下者之良法也予仰承而效法之惟奉順不違以訓

迪在廷之百官使各盡厥職以贊成化理而已備百官共惟予訓迪之言是聽乎盡得人固致治之要而修德又任人之本苟君德未修雖日事訓迪其爲信從無由矣成王將欲訓迪羣工而先以自勉正朝廷以正百官斯言信夫

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

此一節書是訓迪三公之職也太者無以加尚之辭師天子所師法也傅傅相也保保安也公者無私之意經經綸也燮理和調也成王曰若天下者一日萬幾豈能獨理故設官分職古有定典矣今參酌古制立太師太傅太保三者爲三公然此三公者名高位尊所職豈如百僚之細哉蓋天人之理至微惟三公日與人主講析而辯論之啓沃君心涵養君德意不進君于堯舜而不止于是推此道以經綸邦國則敎化行政事舉萬物得所而

人治有其咸寧推此道以和調陰陽則四時行五行運萬化咸序而天治臻于時若凡此皆三公之職而非百僚之所敢擬也雖然此三公者任大責重又豈可徒取其名哉必得天下之道全德備者居之然後帝王有任賢之誠而聖賢有行道之實否則寧虛其位以待非常之人而已勿輕爲授也

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

此一節書是訓迪三孤之職也。少者位次於尊之辭。孤者孤特之義。貳佐貳也。弘大也。寅敬也。亮明也。成王曰。三公旣立。于是繼立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公孤之名雖異。而職守亦未嘗少分。蓋孤者佐貳于公。以暢發其未盡之緖也。如天地之化。乃天地之妙用。卽道之發育者也。三孤則廣大擴充。務使朝廷政務協于上下。蓋卽三公之所論者。而張大其用焉。天地卽陰陽之成位者也。三孤則致愼

詳明。務使五行四時各順其則。蓋卽三公之所燮理者。而昭著其體焉。夫參贊化育。乃一人之責也。惟三孤以此輔弼于予。以昌明其政化。成就其德業。則公引于前。而孤弼于後。任匪易矣。然則居是位者。可不愼哉。

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

此一節書是訓迪天官之職也。成王曰。人臣輔相君德。公孤尚矣。下此承宣分理。則六卿又百官之倡焉。爰立冢宰。是爲天官。使掌邦國之治道。凡內外百職。皆爲統攝。而尤選賢任能。分治四海。使萬民得所。罔有不均。是冢宰之職也。

司徒掌邦敎。敷五典。擾兆民。

此一節書是訓迪地官之職也。成王曰。冢宰爲六卿之首。下此爰立司徒。是爲地官。使掌邦國之敎化。凡人倫五常。皆所敷布。于以調習安養。化導不馴。使兆民守法。罔敢踰越。是司徒之職也。

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

此一節書是訓迪春官之職也。成王曰。司徒之次。爰立宗伯。是爲春官。俾掌邦國之典禮。凡天地神人。皆所虔祀。而尤明辨等威。分晝上下。使人守典常。罔有僭亂。是宗伯之職也。

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

此一節書是訓迪夏官之職也。成王曰。宗伯之次。爰立司馬。是爲夏官。俾掌邦國之軍政。凡天子六軍。皆所統御。而尤靖亂除殘。職專

征伐。使強弱不侵。邦國得平。是司馬之職也。
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
此一節書是訓迪秋官之職也。成王曰。司馬
之次。爰立司寇。是爲秋官。俾掌邦國之法禁。
凡爲姦作慝者。悉所推詰。而尤顯著刑章。以
正暴亂。使人思畏法遠辠爲心。是司寇之職
也。
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
此一節書是訓迪冬官之職也。成王曰。司寇
之次。爰立司空。是爲冬官。俾掌邦國之土地。
凡士農工商。皆使得所。而尤順時興利。教以
耕耘。使人鮮惰遊。地無曠廢。是司空之職也。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
此一節書是總言立六卿之意也。阜。厚也。
成化成也。成王曰。六卿者。內爲屬官之主。外
爲州牧之倡。職分既殊。所掌各異。而所以任
人。行政。明禮。修刑。安民。除暴者。責斯重矣。居
斯職者。當各表率其屬。以盡其職守。下以倡

在外九州之爲牧者。亦知率屬以承流宣化
于外。則大小相維。內外相承。而政治修明。
凡所以養民者。無不至。而人各遂其生焉。兆
民以此而阜厚矣。德化廣被。凡所以教民者
無不至。而人各復其性焉。兆民以此而化成
矣。堯舜和寧之盛。禹湯用乂之休。何難再見。
而制治保邦之道。詎外是哉。甚矣六卿爲百
僚之倡。內臣爲外臣之表。而任之尤不可不
得其人也。

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
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
此一節書是因訓迪在內之臣。而又舉制馭
外臣之法也。成王曰。帝王之盛世。綱紀修明。
羣牧率化。所以遠近相承。內外統馭。何道之
由哉。惟此朝覲巡狩之典。行而不廢耳。自今
定制。每六年。凡侯甸男采衞五服之諸侯。一
朝會于京師。各述其所職。又六年再朝。通此
十二年矣。天子乃以四時巡行諸侯所守之

地。凡禮樂法度。朝廷所頒于四岳者。詳為稽考。以視其奉行。雖時諸侯亦各執玉帛來朝于方岳之下。如歲二月東巡。則東方諸侯朝于岱宗。五月南巡。則南方諸侯朝于南岳。以至八月西巡。十一月北巡。則各朝于西岳北岳之下。其巡狩所至也。卽詢察諸侯之賢否。大明其黜陟。如諸侯奉政安民。則進爵增地。大彰其陟之法以示賞。其有怠政殃民者。則貶爵削地。大彰其黜之法以示罰。賞罰昭而

勸懲著。六服諸侯。罔不承德。而兆民阜成。由此故也。後世封建不行。巡狩亦廢。天子端拱深宮。所由知四方政治之得失。閭閻之疾苦者。惟二三老成。時獻納耳。苟採聽不弘。民瘼罔達。治斯下矣。唐虞和寧之效。夏商用乂之風。何由識也。

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愼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

此一節書。是訓迪百官。使勉其職業也。攸司所司之職也。令。號令也。成王嘆息言曰。凡我有官之君子。雖尊卑之分不同。而其為職守則一。必于其職之所司。罔不敬謹。以處之。蓋內欽厥心。而心無怠荒之失。外欽厥事。而事無曠廢之尤。庶幾為有位之君子。而無愧也。然所司之當欽者不一。又當以愼令為先。凡有官君子。于發號施令之際。必揆度事宜。斟酌時勢。擇其事之可行者。詳愼以出之。務使吾令一出。而天下卽可以遵行。不可輕率忽

略。至于壅逆而不行也。蓋國家政令。關係最大。苟不詳愼。則必有阻逆難行者。夫至反而不行。不惟失上下之分。而天下之事。將散而莫治矣。雖然。令之行違。視乎出之當否。而令之當否。又視乎心之公私。苟在位之君子。存心光大。以公滅私。凡有命令。皆上合天理。下協人心。則天下之民。自罔不敬信而畏服矣。豈有反而不行者哉。信乎愼乃出令。尤所司之當欽。而有官君子。不可不知也。

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不學牆面。莅事惟煩。

此一節書。是言人臣必爲學而後能盡職也。制。裁度也。迷。錯繆也。典常。當代之法。成王曰。自古名臣之能輔君以致治者。其學必有本。而後其治悉合乎道。如堯舜禹湯之所垂訓。爲治之成法也。爾大小庶官。先宜將往代成法。學習通曉。以莅政而爲官。及至議處國家之事。即以吾所學者用之裁度庶務。則事有條理。不至迷錯矣。然天下事有宜于古而未即宜于今者。又當以本朝爲法。如我文武周公之所經畫。皆當代之典常也。爾大小庶官。尤宜于先王典常。祗遵率由。奉爲師法。切勿以喋喋利口。逞其才智。變易紛更。亂爾官守。則事有可據。而政亦不迷矣。是皆學之道。爲政所當知者也。苟積疑于心。而不酌古準今。以斷其是非。則必敗其謀爲。怠忽于心。而不

酌古準今。以致其詳慎。則必荒其政事。然所以成謀立政者。有一不從學問中出者乎。苟不能學習古法。參考時務。則事理不能通達。心地無由開明。如面牆而立。使之治事。則舉措乖違。動見煩擾。安能經理國家之務乎。信乎學問爲出治之本。服官者所當加勉也。

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

此一節書。是申戒卿士以建功立業之道也。成王曰。今戒爾等在朝之卿士。凡人于功績。莫不欲崇高也。然從來建立豐功者。必先有不安于小成。不狃于近利之志。苟委靡而不立志。則功亦卑下矣。是惟立志而後功可崇也。凡人于事業。莫不欲廣大也。然從來創成偉業者。必先有自強不息。力行不怠之勤。苟媮惰而不勤力。則業亦狹小矣。是惟勤勞而後業可廣也。有此二者。又須果決剛明。臨事能斷。然後功業有成。罔貽後日艱患。若猶豫

固滯而不能果斷則前失其成立之幾而後
開廢弛之漸雖志與勤無庸也。爾卿士念之
哉。

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僞作德
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

此一節書是申戒卿士以處富貴之道也無
載猶言不可從事也成王曰從來人臣功高
爵尊富貴並至而往往不克保其終者何哉
凡以志念易盈嗜欲易縱居富貴之中而不

得所以處之之道是以弗克保其終也。今爾
卿士所居之位既崇則雖不期乎矜驕而志
念或盈矜驕自至所享之祿既厚則雖不期
于奢侈而嗜欲或縱奢侈自至處此當何如
哉蓋制驕莫如恭也。惟恭以持己則不至于
驕制侈莫如儉也。惟儉以節用則不至于侈。
然此恭儉者豈飾于外而中不然哉恭實有
謙虛忘勢之心儉實有簡樸自安之心恭儉
皆由于實德非出于僞爲者也以實心而作

德則內外如一不必日求去其驕侈而驕侈
自鮮日見其休美以欺心而作僞則勞心耗
力雖外飾以恭儉而恭儉愈非日見其苦拙
而已何益之有哉爾卿士當思以作德自勵
而以作僞爲戒可也。

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

此一節書是申言恭儉爲人臣之要也。成王
曰從來寵辱安危之機相爲倚伏爾卿士位
高祿厚居寵榮之地當兢兢業業常以危辱

自警無所不致其敬畏也。苟不知敬畏而驕
侈漸生則位祿易傾將入于可畏之中矣可
不戒哉。

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厖舉能其官惟爾
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

此一節書是申戒卿士以薦賢之事也厖者
雜亂之意成王曰人君爲治必賴羣臣協和
而後政事可理然大臣者小臣之表率也必
爲大臣者公忠體國凡賢而有德者薦之使

之在位而其賢有可用能而有才者遜之使
之在職而其能有可𢢻將見庶官百職皆相
覩效推讓成風豈有不和者乎若大臣嫉賢
妒能而不能秉以虛公則庶官必爭而不和
政亦因之雜亂而難理矣然此固所以倡庶
官而亦大臣之職所宜盡者也使所舉之人
果能不負其官是爾之知人善任非其能乎
舉非其人有曠厥職是即市寵徇私不勝大
臣之任矣爲大臣者其愼于公私之辨哉

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以
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

此一節書是訓廸將終而復總申戒卿屬也
三事即立政所稱三事大臣也成王嘆息言
曰上自三事之卿下至大夫之屬當各敬爾
所居之官不可怠忽各治爾所莅之政不可
廢弛用以匡贊乃辟康濟兆民以成阜成之
治庶幾萬邦之廣親附愛戴而無厭斁我周
之心矣按成王以文武貽謀之善能率由成
法而光大之而處盛思危叮嚀告戒其爲天
下求治人以盡治法者至矣以故三百六十
各敬爾職而天下大治遠比堯舜和寧之盛
近躋禹湯用乂之休守成令辟寧有過哉而
其孜孜訓迪以求綏民者盡於制治未亂保
邦未危二語此君心之深慮治亂之大原而
成王知之此其治之所以不可及也或曰悉
周公之教也然則輔養君德不重賴有其人
哉

日講書經解義卷之十

日講書經解義卷之十二

君陳

周公遷殷頑民於下都親自監治之周公旣歿成王命君陳代周公此其策命之詞史錄之以君陳名篇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

此一節書是成王策命君陳之詞蓋先敘其德之美而命之也令善也尹治也東郊洛邑下都因在王城之東故曰東郊成王呼君陳而告之曰惟爾有令善之德著于孝恭故今欲畀爾以政焉蓋事親以孝子之道也事長以恭卑幼之道也爾能孝于親友于兄弟則內而修身教家者外而必能忠君體國于以施諸政事使教化大行風俗淳美爲治何難哉今東郊下都近畿之邑也命爾尹治之爾當敬盡厥職廣布人倫之化以成淳厚之風不可少有懈怠以負予命也

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愼乃司茲率厥常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

此一節書是欲君陳法周公以爲治也師教訓也保安養也率循懋勉也成王曰東郊之治不自今日始也昔我周公治茲東郊之日有師之道以教訓斯民所以戒飭者無不備有保之道以安養斯民所以撫恤者無不周是以東郊之民懷思教養之德如被生成之恩久而不忘也今命汝尹茲東郊所司者卽周公之職所臨者卽周公之民汝當謹其所司之職循其所行之常不可變易舊章更用新法蓋周公之訓布于當時者萬民方思慕不忘爾若能勉力奉率闡揚而光大之則民之懷德不異于周公之初而翕然共順治矣爾敬遵厥命可也

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

此一節書是述周公之訓以勉君陳也馨者

香之遠聞。感者通達無間之謂。欽訓是行關
道理之言。式時。取此也。成王曰。我聞周公嘗
言之矣。曰爲治有本。而感應之機必有所自。
郅隆之治。教化洋溢。百姓和樂。其協氣休聞
之所發越。如馨香之旁達而不可禦。由是郊
焉而天神格。廟焉而人鬼享。雖幽如神明亦
莫不感通而無間焉。然所以馨香而感神者
非僅于享祀之際黍稷豐備遂可云馨香也。
務在平時克明其德。俾體于身心者至精至

粹。措諸政事者盡善盡美。夫而後斯足爲馨
香可以感格神明耳。周公之訓如此。可見有
是德則有是治。有是治則有是馨香感應。是
德者致治之本。不可不務明之也。爾尚取此
周公發明夫道理之訓。而大法之。身體而力
行。終日孜孜不怠。無敢使一時之或晏逸。無
敢使一念之或戲豫。如此則德修治定。雖神
明可格。而况殷之頑民。又何足言哉。夫周公
之訓在于明德。而法公之訓在于能敬。莊敬

日強。所以進德也。人君以無逸豫之心爲心
而德有不明。神有不格者哉。
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爾
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
此一節書是欲君陳鑒恒情而僃率之也。克
見。訓能得見。克由。能循聖道也。成王又曰。吾
見常人之情。當未見聖人之時亦知向慕聖
人。若以不獲終身一見爲憾者。是其秉彛好
德之良心有然也。至既見聖人之後自安效

法聖人矣。乃究不克奮力自強而率由聖人。
是其志氣昏惰。物欲蔽錮所致也。不亦虛此
一見哉。彼常人之情大抵如此。爾昔曾與周
公同朝。亦既親見聖人矣。今繼周公之後撫
周公所治之民。倘不能由周公之訓以化民。
則與常人見聖不克由者何異。爾其以此爲
戒哉。蓋爾身居民上。實操鼓舞感動之機。其
猶風也。在下之民。惟有聽順率從而已。其猶
草也。惟風之動物也。妙于無迹。而草之從風

也亦不知其然而然。爾誠由訓以端風化之本。則下民必從訓而有草偃之勢矣。尚其勉諸。

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

此一節書是欲君陳慎政事以由訓也。圖思維展布也。艱持重謹慎之謂。廢革也。興舉也。師虞與衆共籌度也。繹尋繹而極思也。成王又曰。今爾尹茲東郊。政事多端。凡圖謀措施

之際。無論小事大事。斷不可有一毫輕忽之念。務兢兢業業。莫不以艱難之心處之。蓋一事行之而善。則百姓受無窮之福。一事行之不得其宜。則百姓受無窮之害。不可不艱難而慎重也。爾今繼周公之後。政之大體固無容更張。然時與勢殊。或由俗革。其間不無斟酌損益之事。或法久弊生。有宜廢者。或便民利俗。有宜興者。但未可遽然興之廢之也。蓋一己之意見。不可偏執。而衆人之公論實有

可採。必也出入反覆。與爾同德之衆盡心籌畫。以求至當。倘衆人之言同然一辭。以爲當興當廢矣。猶未可遽然興之廢之也。更宜謀之于心。紬繹而深思之。灼見其利弊。然後措之施行。夫既叅乎人之同。又斷于己之獨。則廢所當廢。而非變常法。興所當興。而非作聰明。所謂莫或不艱者如此。蓋圖治之道不博謀廣益則自用之病生。不折衷羣言則紛紜之患起。二者所宜深戒。此大舜所以好問好

察邇。兩端而用中也與。

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

此一節書是欲君陳盡忠順之道以由訓也。嘉美會也。措之政事曰謀。準諸理義曰猷。良者德備於一身。顯者譽昭於天下。成王又曰。人臣事君之誼莫大于進思盡忠。而人臣處己之道莫過于善則歸君。爾于稽衆繹思之

際。有切于事情而可云嘉謀者。有合于理道而可云嘉猷者。未可私之爲己有也。卽入告爾君于內。使爾君獲時聞善言焉。人臣之忠君應如此。又未可自以爲能也。爾乃將順于外曰。凡此嘉謀嘉猷。皆我君之大德。臣何能預焉。此非獻諛也。人臣之自處。又應如是也。夫旣使善言得以上聞。而克盡乃共爾位之誠。又能廣宣上之德意。而克敎無成有終之義。此眞忠亮不二之臣也。嗚呼。使人臣皆能

奉法守職。國爾忘家如此。則其德豈不純良。而其名譽有不光顯于後世者哉。此又吾之所深望于爾也。夫人臣不可無讓善之心。而人君不必有專美之意。成王此言。亦謂臣職當如是。豈謂君道當如是也哉。

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

此一節書。是實言由訓之意也。弘者。恢廓之謂。丕。是大。削。刻削也。制。謂品節詳明。成王又

呼君陳而告之曰。昔周公之訓。規模遠大。非尋常之訓。乃大訓也。體用俱備。巨細兼該。寧尚有未弘者。但爾繼前人之政。苟止以持循因襲爲心。則拘泥陳跡。未免近于狹隘。惟奮然作興。取周公之丕訓。開拓而光大之可也。今爾旣尹茲東郊。則勢固爾所有矣。然此乃朝廷之勢位。所藉以爲統馭斯民之具也。斷不可存一毫之私意。作威以暴虐其下。且法又爾所必用矣。然此乃國家之法度。所恃以

爲保全斯民之術也。斷不可執一毫之偏見。殷削以苛刻其衆。此雖爾必無之事。然亦不可不以爲戒也。今此殷民。頑梗之習雖變。向化之心未堅。則張弛之道。尤宜急講。蓋寬大固足以得衆。然一于寬則或失之縱矣。務于寬裕舒援之中。而默寓品節限制之意。乃爲寬之得也。和易固足以宜民。然遽期于和則或失之柔矣。務于從容積漸之久。而徐幾和平樂愷之治。乃爲和之當也。此今日弘訓之

急務也。
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
惟厥中。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
乃辟。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
此三節。書是言刑罰之施於有罪者。而首一
節。戒君陳之徇君。第二節。申言辟之惟中。第
三節。申言宥之惟中也。在辟。謂罹於刑。宥。赦
也。中者。輕重合宜之謂。若是順。三細。謂三事
中之小者也。成王又曰。一人之喜怒無常情。

五刑之重輕有定法。何得漫徇人主之意。而
不裁以大中至正之理哉。凡此殷民苟有犯
法而入于刑辟之內者。倘予之意以爲當辟
矣。或其情罪猶有可生之理。爾勿徇予之意
而遂誅戮之也。予之意以爲宜宥矣。或其情
罪。實有不可縱之處。爾勿徇予之意。而遂姑
容之也。惟當刑而後刑。使無辜者不至濫及
當宥而始宥。使有罪者不獲倖免。一斷以至
中之理可耳。然必如何而後可辟可宥也。其

有習于強梗。于汝之政令。悍然不肯順從。是
蔑視王章者。有甘自暴棄。于汝之教訓。藐然
不知遵循。是怙終不悛者。如此之人。而不加
之重典。何以示懲。宜置之法。則刑一人而
千萬人俱知儆戒。是用刑適所以止刑也。夫
如是乃從而刑之。所謂辟之惟中也。其或在
內爲姦。在外爲宄。狃于反側不靖。而有關于
天下安危之機。或不孝不友。毁敗綱常。而有
關于聖賢名教之大。或奢侈踰制。壞亂世俗

而有關于人心風化之原。如此之人。所犯雖
小。所係甚大。何可姑息而或宥乎。此實防微
杜漸之意。而以不宥爲宥者也。所謂宥之惟
中也。
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
濟。有容。德乃大。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
以率其或不良。
此三節。書是言教化之施於平民者。而首一
節。言待殷民之道。第二節。申言無忿疾于頑

之意。第三節中言無求備于一夫之意也。頑謂愚頑。忿疾。忿怒疾惡也。簡謂簡擇區別。修謂職業修舉。良謂行義良善。成王又曰。爲上之道。宜緩于懲惡。以彰待人之寬。更宜急于取善。以昭用人之恕。凡殷民之頑愚未化者。固不可度外置之。縱其終于爲頑。亦何可有意刻求。深惡而痛疾之也。爾須委曲勸導。俾漸入于善。則無不可化之人矣。人各有能有不能。若于一人之身。而責以全能。天下安得

有全人乎。爾須因材器使。俾各效所長。則無不可用之人矣。夫此忿疾之心。皆不能容忍之心爲之也。輕躁之念。不足以圖事。必能勉强堅忍。而克制其忿疾之心。則舉動詳審。不至激變生亂。而化民成俗之事。庶其有濟。淺狹之懷。不足以畜衆。必能寬洪包容。而克忘其忿疾之念。則此心之德。含弘光大。有天地萬物一體氣象。民亦將積漸自化。乃可云大。則亦務爲容忍以化民而已。何必忿疾于頑

乎。上之于民。不責有求全責備之意。而責有勸率化導之方。蓋殷民雖漸染商紂之汙俗。自薰陶于周公之化。其中善惡不同。有力田安居能修其職業者。亦有游手好閒不能修其職業者。爾當簡其修者。表厥宅里。亦簡其不修者。殊厥井疆。不使混淆而無別。將修者益自奮而不修者亦知愧矣。有和身睦家。而善其行義者。亦有好勇鬬狠。而不善其行義者。爾當擇其良者。舉而登進之。使不良者有

所觀感鼓舞。將良者得效用。而不良者亦知勸矣。則亦務爲簡之進之以勵民而已。又何必求備一夫乎。帝王必有容人之量。知人之明。乃可以宰制天下。驅策智勇而樂爲之用。無忿疾求備有忍有容。所謂容人之量也。修與良者簡之進之。不修不良者簡之率之。所謂知人之明也。量由於涵養。明在於致知。然非致知無以爲涵養之地也。使知有未致。以致賢否混淆。用舍不當。而曰豁達大度。寧有

濟乎。

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惟予一人膺受多福。其爾之休。終有辭于永世。

此一節書是欲君陳本諸身以端化原也。厚淳良之意。遷改也。命以令言。好以行言。典彝倫也。德者實踐之謂。變改薄爲厚也。大猷至治也。休嘉也。辭美譽也。成王又曰。天下無不可化之民。顧倡率之何如耳。惟此庶民。受天

地之氣以成形。稟健順五常之理以成性。其生本淳厖而惇厚也。但自有生以後。一爲物欲所誘。于是惇厚者或日遷而幾于澆薄。至其本性之厚。未嘗滅息也。然則轉移之機在上不在下。導民之道。以身不以言。故條教號令。上之命也。躬行實踐。上之好也。使上所命如是。而所好未必如是。則民未有不拂然違之者。苟所命在是。而所好亦在是。則民未有不忻然從之者。甚矣。好尚之宜審也。爾誠能

取五倫之常道。篤敬而力行之。務在實有諸己以爲德。由是我無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朴。罔不盡變澆薄之習。而爲淳厚之風。將見教化行而習俗美。道德一而風俗同。信乎斯民之治。其自此而日升于大道矣。夫人君不言福。以風移俗易爲福。人臣不言休。以化民成俗爲休。果能本身及民如此。則予一人得以垂拱于上。享受無疆之福。其在于爾。亦有無窮之休美。庶幾君臣相得而益彰。名

譽光顯。亦終傳誦於來世矣。爾其勗哉。按君陳一篇。始言君陳之孝友。以見其有作君作師之德。繼舉周公之訓。以見爲治之要。終言民性之厚。以見化民之原。其間風草之喻。圖政之難。入告之忠。與夫宥辟化頑。無非由訓中事。而由訓最宜棘處。則不外寬而有制。從容以和二語。蓋君陳之時。當寬和之時也。然其始曰。惟爾令德孝恭。敬哉。末復申之曰。爾克敬典在德。可見德者。致治之大本。而敬者

修德之大要也。能篤敬則德日新民可化而治可致不能篤敬其效反是。此實君天下之極則豈特尹茲東郊者所宜知也哉。

顧命

顧命一篇是成王將崩命羣臣輔佐康王之詞。及羣臣迎立康王傳授遺詔之事也。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甲子。王乃洮頮水。相被冕服。憑玉几。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

此三節書第一節是敘成王發命之由。第二節是敘愼重之意。第三節是敘聽命之臣也。洮盥手也。頮洗面也。相。相禮者。被冕服以袞冕服被王身。師氏大夫官。虎臣虎賁氏。百君百官之長。及諸御治事者史臣曰。成王襲文武之基業在位三十七年。四月十六日始生魄之日。感疾不豫。至甲子日。病勢漸增。將傳位太子。命羣臣輔佐之。于是力疾而起。猶用水盥手洗面。以致其潔。命左右扶相之人。被之冠冕朝服。以致其敬。然後憑玉几而發命焉。蓋臨羣臣不可以不敬也。是時太保奭領冢宰事。芮伯爲司徒。彤伯爲宗伯。畢公爲司馬。衛侯爲司寇。毛公爲司空。此六卿也。又宿衛之官有師氏。虎賁及百官之長。與諸治事之臣。俱以王命同召至王前聽顧命焉。蓋託後嗣傳大位所係甚鉅。不可不愼重而面命之也。

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

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肄。肄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

此三節書俱成王顧命之詞。第一節是王自敘發命之故。第二節是述文武創業之艱難。第三節是言在己守成之不易也。漸進也。幾殆也。臻至也。彌甚也。留連綿之意。嗣繼續也。審詳察也。重光。二王相重也。奠麗定民之衣食。肄習也。不違感化也。侗愚也。天威天命也。

逕欽承之意。成王嘆息而言曰。我自承先業以來不敢少自縱恣。今不幸疾已大進但幾希不絕耳。然病勢日至既彌甚而留連不可復起矣。恐一旦遂亾不得出誓言以嗣續我之志。此我所以詳審發訓以命汝羣臣也。汝羣臣尚敬聽之哉。我周之有天下實自文武肇造盡非一日矣。昔先君文王武王克明其德。由是至德所昭光輝發越。文既宣著其光于前。武復宣著其光于後。後先繼美君德之

盛無不同也。如此。故其政教之著亦無或異。衣食者民之所以為命者也。文武發政。則能定民所依使饑者得食寒者得衣。又以治民不可有養而無教。乃陳列教條使曉然于彝親之理。迪然于仁義之途。是以我周之民感其教養之深。莫不服習而無所違越。用能風聲遐播雖殷邦之遠亦肆達而無閡焉。惟其政教之遠暨如此。然後民心咸歸天心眷佑而大命始集于我周。我周之得天下盡若斯

之艱難也。速予小子繼文武之後。雖侗愚無知。然亦知天命靡常至為可畏。務夙夜祗懼敬慎以迎之。是予之敬天如此其不敢息也。至文武敬天勤民之大訓。予小子兢兢承繼而保守之。無敢昏昧逾越。是我之法祖如此其不敢忽也。然後克享天心延長世德。則守成之道又豈易言哉。

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

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

此三節書亦成王顧命之詞。第一節是欲羣臣輔元子以保天下。第二節是欲其輔元子盡為治之道。第三節是欲其輔元子端為治之本也。興是起。悟是覺。釗康王名。弘大也。艱難謂肩任之不易也。柔謂懷來之。能謂撫循之安。是寧止。勸是化導。亂治也。貢進也。非幾不善之幾微也。成王又曰。今我忽爾遘疾。實天之意。將降災于我身。殆弗能興起。且弗能

醒悟矣。繼我而爲君者非元子釗乎。以宗社之重基業之大。付之一人。可謂艱難矣。爾羣臣務明記我所命之言。用以同力一心敬慎保護元子釗。大濟乎艱難之業。守丕基于久遠而無忝祖考可也。所謂弘濟艱難者宜何如。人君爲萬民之所依賴。故地雖有遠近不同。而人君不可以遠邇異視。汝等必敬保元子。于遠方之民。則懷來而柔順之。于近地之民。則馴擾而訓習之。此御萬民之道也。人君

又爲諸侯之所則效。故國雖小大不等。而人君不可以小大異視。汝等必敬保元子。于小邦之諸侯。則撫綏輯寧以安之。使之得以自立。于大邦之諸侯。則督責開導以勸之。使之不敢自肆。此懷諸侯之道也。然柔能安勸之要。必始于一身。而修身之本。又在于一心。我嘗思之。凡人一言一動之際。皆有當然之則。必有威可畏。有儀可像。方無愧于人道。況人君之威儀。尤天下所觀瞻者。其可不治乎。然

此非他人所能代謀也。又在己時時檢點收斂。庶乎動容周旋靡不中節矣。至幾者動之微。善惡所由分。而威儀之本也。苟一念之幾微或出于邪。則吾身之威儀咸失其正。如之何其弗慎也。爾等務敬保元子釗。致謹于念慮之微。以端威儀之則。慎無冒昧進于不善之幾也。如是則內外兼治。心正身修。爲治之本端而艱難之業可濟矣。爾其無負朕命哉。

茲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太

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於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

此以下史臣敘事之詞。而此二節書。一記成王之正其終。一記康王之正其始也。還。退也。綴衣。是幄帳。俾。使也。桓毛。二臣名。呂伋。太公望之子。逆。迎也。延。引也。翼室。路寢東夾室也。恤宅宗。爲居憂宗主也。史臣曰。是時羣臣既受成王之顧命。遂俱退。先是發命之時。設幄帳于坐次。發命既畢。羣臣皆退。乃徹其幄帳

于庭中。至明日乙丑。成王遂崩。維時太保召公。總事機之重。一號令之權。于是日卽命仲桓南宮毛二近臣傳命。使齊侯呂伋以干戈二。虎賁之士百人。迎太子釗於路寢南門之外。所以顯之于衆也。引入路寢東夾室爲居憂宗主。所以示繼體有人。天位之已定也。其體統尊嚴。樞機周密。防微慮患之意至矣哉。

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

此二節書是記召公重傳命之典。備愼終之禮也。冊度。冊書法度。伯相。召公也。須。取也。史臣曰。成王崩後第三日丁卯。召公將傳顧命于康王。先命史官作冊書。以紀成王臨終之言。幷定受冊之禮儀法度。蓋傳命大典。不可不愼重而預定也。及作冊後第七日癸酉。成王旣殯。伯相召公命山虞匠人之屬。廣取材木。以供喪間雜用。蓋喪用浩繁。不可不先期而豫辦也。其持大體慮事周詳又如此。

狄設黼扆綴衣。牖間南嚮。敷重篾席。黼純。華玉仍几。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

此五節書皆是爲傳顧命陳設儀物坐位。以象成王之生存也。狄。樂吏之稱。黼扆。畫斧爲屛。篾席。桃竹枝席。黼純。以黑白雜繒爲緣也。華。彩色也。仍。因生時所設也。序。廂房也。底席。蒲席也。綴。雜彩。文貝。有文之貝也。豐席。筍席也。畫。彩色。雕。刻鏤也。西夾。西廂夾室之前。筍席。竹席也。紛。雜也。以黑色雜爲之緣也。漆。漆几也。史臣又曰。召公將傳成王之顧命。于是又命狄人。于每御座之上。俱設畫斧文之屛。且各施幄帳于其上。又于路寢牖間向南之處。設三重篾席。其席之緣則以白黑雜繒爲之。其所設之几。則仍華玉所飾者。此成王平日覲諸侯見羣臣之坐。坐之正也。于路寢西廂向東之處。則設三重蒲席。其席之緣則以雜彩爲之。其所設之几。則仍文貝所飾者。此

成王平日聽事之坐也。于路寢東廂向西之處則設三重筍席。其席之緣則以彩畫之繒爲之。其所設之几則仍雕玉所飾者。此成王平日養國老饗羣臣之坐也。又于路寢西廂夾室向南之處設三重竹席。其席之緣則以黑色之繒雜爲之。其所設之几則仍漆几。此成王平日親屬私燕之坐也。此三坐俱隨事而設者也。茲將傳成王顧命。則神之所依或在于此。或在于彼。俱不可知。是以兼設之以

爲成王靈爽之所憑藉耳。

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胤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

此一節書是陳設器物以象成王之生存也。

越及也。五重。五品之重玉。赤刀以下皆言寶玉之陳列也。赤刀。赤削之刀。大訓。帝王之訓。弘大也。琬琰。圭名。大玉出於華山。夷玉來於東土。球玉磬。河圖龍馬所負之圖。胤國名。大貝如車渠。鼖鼓長八尺。兌和垂皆古之巧工也。史臣又曰。當時所陳設者不特黼座几席已也。又命狄人列五樣之重玉。陳設各樣之寶器。其寶則赤削之刀帝王之大訓。其玉則有弘璧及琬琰之圭。此俱陳設在西序。其玉則又有華山之大玉。東夷之夷玉及天球之玉磬。其寶則又有河圖。此俱陳設在東序。又有胤國所製之舞衣。可供文舞。大貝可供服飾。鼖鼓可供音樂。制度精妙。爲文事所需。皆

寶也。則陳設在西房。又有古時兌所製之戈。和所製之弓。及垂所製之竹矢。制度精妙。爲武備所需。皆寶也。則陳設在東房。蓋此皆先王世傳之寶器。且成王素所服御。手澤尚存。故亦備設之。以象其生存耳。

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

此一節書是陳設五輅亦以象成王之生存也。大輅玉輅也。綴輅金輅也。先輅木輅也。次

輅象輅革輅也。賓階西階也。阼階東階也。面南嚮也。塾門側堂也。史臣又曰。當時所陳設者。不特寶玉器物已也。又有成王素所乘之五輅焉。其陳設之次序。則惟玉輅以祀不以封。爲最貴。故設在西階南向。金輅所以封同姓。爲次貴。故設在東階南向。木輅所以封蕃國。爲最賤。故設在左塾之前。北向與玉輅相對。象輅所以封異姓。革輅所以封四衛。俱爲次輅。故設在右塾之前。北向與金輅相對。此

五輅之序也。凡此狄人之所設。非獨盛靡文彰備物。以爲國容觀美而已也。蓋天位峻極。幄座靚深。寶玉熠燿。車輅森列。入其庭。登其堂。惻然有以感康王事死如事生之念。怵然有以起康王懼不克負荷之心。則遺大投艱之意。不已不言而傳哉。至儀物之設。俱以西爲先者。成王殯在西。所以尊先王也。

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戺。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

此一節書是陳儀衛以迎新主。爲將受顧命而設也。弁士冠。雀弁赤色弁也。綦弁以文鹿子皮爲之。惠三稜矛。畢門。路寢門。上刃。刃外嚮也。堂廉曰戺。冕大夫冠。劉鉞類。戣瞿皆戟類。銳當作鈗。亦兵器也。堂前堂也。垂階上也。側階北陛之階也。史臣又曰。是時將迎新主。傳授顧命。則儀衛不可不整肅也。太保召公

因使武士二人。戴雀色之弁。執三稜之矛。立于路寢門之內。又使武士四人。戴文鹿子皮之弁。俱執戟將刃外嚮。立于東西兩階堂稜之處。每階各立二人。如相對而夾者然。此堂下之儀衛也。又使大夫一人。戴冕執劉。立于路寢東廂堂之上。又大夫一人。戴冕執鉞。立于路寢西廂堂之上。又大夫一人。戴冕執戣。立于東廂之階上。又大夫一人。戴冕執瞿。立于西廂之階上。又大夫一人。戴冕執銳。立于

北陛之階上。此堂上之儀衛也。凡此者。一則大壯國威。以起萬國之觀瞻。一則預防不測以絶一時之覬覦。其區畫周密爲何如哉。至儀衛之陳則以東爲先者。康王居憂在東。所以敬新主也。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卽位。

此一節書是記康王之將受顧命也。麻冕黼裳皆祭服。隮升也。蟻裳黑色之裳。如蟻色然。

史臣又曰。儀物既皆陳矣。宿衛既皆備矣。于是乃迎嗣王入受顧命焉。蓋此大典攸關。非常禮可拘。故君臣皆用吉服。是時康王則戴細布之麻冕。衣黼繡之裳。由西階升堂。因未受顧命。猶以子道自居。不敢當主也。公卿大夫及諸侯亦皆戴細布之麻冕。衣蟻色之裳。從王而升。既升階之後。則康王就受命之位。羣臣各就助祭之位焉。其斟酌得宜。禮統尊嚴如此。

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隮。太史秉書。由賓階隮。御王冊命。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

此二節書是記三卿授顧命於康王也。彤纁色。介圭大圭也。同爵名。瑁天子所執之玉。以合諸侯之圭璧者。秉持也。書卽載顧命之冊。皇后大君也。末命臨終之命。卞法也。燮和也。

史臣又曰。王與卿士邦君。既升階卽位矣。是時太保太史太宗三大臣。亦皆戴細布之麻冕。衣纁色之裳。因卽位大典。故亦皆用吉服。太保爲受遺命元老。而大圭乃天子之所守。則太保奉承之。宗伯爲典禮大臣。而同爵爲祭祀之主。瑁爲朝覲之主。則上宗奉持之。二人皆由東階升堂。蓋奉先王之符寶以傳嗣王。有主道故也。太史職載筆。遺命冊書。乃其所作。則太史執之。由西階而升堂。所以尊先王之遺命也。太史于是逢以冊命進之于王。

復曰陳大義而言曰。大君成王。當疾大漸之時。親憑玉几。宣揚臨終之命。命汝嗣守文武之大訓。以君臨我周之天下。蓋居天下之大位。必守天下之大法。凡所以柔懷萬民。安勸庶邦者。務遵循先王之大法。于以調燮和順天下之臣民。使皆相安相樂而無一人不得其所。如是。將文武光明之訓。可以慰答宣揚而無負矣。先王之所以望于汝者。如此篤摯。汝可不敬承之哉。

王再拜。興。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

此一節書。是康王既受顧命而致其敬謹也。眇。小稱。而。如也。亂。治也。敬則不忽。忌則不敢。天威。上帝之明威也。史臣又曰。康王既受顧命。乃再拜以致其敬。起而答曰。開創固難。守成尤不易。民心天命所關于君身者。亦甚重矣。以眇眇然微末之小子。繼極盛之後。處臣民之上。何能居大位。守大法。致大和。如我祖父之奠安四方。以敬畏上天之明威。而無所隕越乎。此吾之所深懼也。

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饗。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受同。祭嚌。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俟。

此四節書。第一節是康王祭告成王。言已受顧命意。第二節是太保報祭成王。言已傳顧命意。第三節是因康王居憂。太保代行飲福之禮。第四節是祭畢而俟新君之正始也。宿與肅同。謂致敬而進爵也。祭是祭酒。咤是奠爵。曰饗。傳神命以饗告也。異同。佗同也。酢。報祭也。宗人。小宗伯之屬。祭。酹酒于地。嚌。飲福至齒。宅。居也。收。撤器也。廟門。路寢之門也。史臣又曰。康王既拜受顧命。乃受大宗伯所奉之同瑁焉。其受太保所承之介圭。亦可知矣。是時瑁尚未用。同則用之以祭。康王乃三次致敬進爵于神所。三次酹酒于神坐。三次奠

爵于神前。蓋每一進爵。則一祭酒。每一酹酒。則一奠爵。如此者三。告已受顧命也。宗伯乃傳神命而言曰。先王已饗之矣。此初獻之事也。康王祭畢。遂以同爵付與太保。太保受之。因係康王所奠之爵。不敢用之以祭。于是下堂。盥洗其手。以致敬潔之意。復以別同。置于璋內。奉璋以報祭。遂授同于宗人。使之代安神坐。因下拜以成禮。告已傳顧命也。是時康王以子道自處。且太保係託孤元老。王遂代

尸答拜焉。此亞獻之事也。凡祭將畢。必飲福酒以領神賜。是時康王方居喪。不可行此禮。又不可廢此禮。太保乃代王受同爵。先酹酒于地。以致其敬。然後嚌酒至齒而止。蓋亦不甘其味也。遂退居其所立之位。以同付與宗人。而下拜以謝神賜。王又代尸答拜焉。此終獻之事也。祭禮既畢。太保乃下堂。有司遂收撤祭器及所陳設儀衛器物。而助祭之諸侯。亦皆出路門。俟見新君。與之更始焉。按顧命一篇。始載成王臨終之言。其拳拳於創業守成之艱難。輯侯安民之要術。以及端本澄源之論。深切著明。可謂始終不渝。垂憲後昆者矣。中記儀衛器物之陳設。末記羣臣之授顧命於康王及康王之受顧命。其事死如事生之心。防微杜漸之意。與夫君臣父子間。相與授受之正。迄今猶可想見。洵足爲萬世法程也。

康王之誥

此一篇。皆是康王初登大位。羣臣進戒於王。及王望助羣臣之詞。故以康王之誥名篇。

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

此一節書。是康王朝見羣臣。與之正始也。應門。是內朝所在。太保卽召公。馬四疋曰乘。布陳列也。布乘黃朱者。言陳布四黃馬而朱其

敬也。賓是諸侯稱舉也。壤奠以地所出爲貢
也。義宜也。史臣曰。康王既受顧命。登大位。羣
臣皆候見新主。康王乃出廟門。立于應門之
內。蓋執瑁以朝諸侯也。是時太保召公爲西
伯。乃率領西方之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爲東
伯。乃率領東方之諸侯。入應門右。分領所屬。
叙立已定。遂皆陳布黃馬四匹而朱其鬣以
爲庭實。諸侯乃舉所奉之守圭及幣帛。致敬
而言曰。天子新即大位。羣臣禮宜朝見。我一

二臣子爲王藩衛者。敢各執壤地所出之馬
與幣。以爲贄見之儀。致詞已畢。遂相率再拜
稽首至地而致敬盡禮焉。維時康王爲繼統
之新君。宅憂之宗主。揆之于義。宜嗣前人之
德者。故亦答拜。蓋禮當如是也。

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
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羑若。
克恤西土。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
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
寡命。

此二節書是召公率羣臣進戒康王之詞。第
一節是述文武得天下之難。第二節是叙成
王守天下之難。因以勸勉之也。羑若當作厥
若。誕受羑若。言能大受天命而順承之也。新
陟王。成王新升遐也。張皇。振厲奮揚也。寡命。
言艱難寡得之基命。史臣曰。諸侯既禮見康
王畢。維時太保召公及司徒芮伯。與在朝之
臣。遂皆前進相與揖讓以定其序。復皆再拜

稽首以致其敬。乃言曰。今王貴爲天子。臣等
有所欲言。敢敬告焉。夫王所仰而承之者天
也。然天命之去就無常。甚爲可畏。在昔商之
成湯。實有聖德。乃克享天心。逮紂肆行無道。
皇天遂一旦改革大邦殷之命。天之棄殷。如
此其不少寬假也。是時惟我周之文王武王。
二聖相繼。大受天命而順承之。撫恤西土之
人。使之莫不各得其所。是以人心歸于下。天
命眷于上。我周之創業。蓋如此其艱難也。豈

偶然哉。惟我新升遐之成王。凡事莫不以創業處之。而于賞罰之際。尤加意焉。一賞一罰必合乎大公至正之理。而不少徇一己之私。是以賞必當功。賞一人而天下莫不知勸。罰必當罪。罰一人而天下莫不知懲。民志定。王業安。而文武之大功。然後底定而不至于搖動。用以施及後世之子孫。亦有盈成熙洽之休。成王之繼統。蓋亦如此。其不易也。今王嗣位。承皇天眷佑之隆。受祖宗付畀之重。尚其敬之哉。敬之維何。自我文武以來。深仁厚澤規模已定。但治安之久。易有陵遲之漸。踐祚之初。宜絶覬覦之萌。必也振飭戎備。奮揚武烈。張大六師之制。使器械嚴整。士氣鼓厲。以鎮定天下之人心。斷毋徒爲一切姑息廢弛之政。使我高祖文武不易得之天命。或墜壞而不終也。臣等之所深期于王者如此。按此述文武創業之艱難。成王守成之不易。可見嗣服圖終。防危保泰。非安享太平已也。至於

兵者非聖人所輕試。乃曰張皇六師。蓋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無備。控制中外。鎮服人心。必先於此。綢繆未雨之意。至深遠矣。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

此二節書。皆康王答羣臣之詞。第一節是言發命之由。第二節是舉文武得天下之由。以見求助羣臣諸侯之意也。丕。大也。平。謂均平。富。是富足。務者專用力於此之意。咎。咎惡也。底至。謂極其至。齊信。兼盡其誠也。康王若曰。爾衆邦侯甸男衞之諸侯。皆有所陳戒于我。我固心誌之矣。惟我一人釗。將亦有誥詞以報之焉。尚其敬聽之哉。昔我周文王武王之爲君也。有溥博均平之德。輕徭役。薄賦斂。使天下家給人足。莫不富厚有餘。以豐民之財。文武務德之廣如此。人或有罪。不得已而用

刑。則輕省而不務深刻。謹愼而不致錯誤。寧
失出毋失入。不專意求人之罪惡而務寘之
于法。文武用罰之謹又如此。其務德不務罰
之心。見之于外。則推行而底其至。而無一毫
之疎畧。存之于內則秉盡而極其誠。而無一
毫之虛僞。由是內外充實。德輝發越昭然顯
明于天下。文武具此聖德。似無更藉于羣臣
之輔者。然在當時。則又有如熊如羆之武士
與忠實不二心之賢臣。相與同心協力。保護

經理我周之邦國。惟其君仁于民。臣忠于君。
各盡其道如此。故文武用能受正大之命于
上天。上天亦因此大順文武之道。謂其可以
君臨天下。而遂付之以四方之大也。文武以
大聖之德。尚賴賢臣之力。而況我今日其有
望于諸臣之盡心匡弼也。不尤亟乎。

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
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
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

此一節書是推文武建侯之意。以致勉厲羣
臣諸侯之詞也。伯父。謂同姓諸侯。先公。謂諸
侯之祖父。鞠子者稚子之意。康王自謙也。康
王又曰。我文王武王。既得賢臣以創王業。猶
慮在後之子孫繼體守成無與共襄治平也。
乃命建侯邦。樹立屏藩。俾輔佐我在後之人。
先王爲子孫慮久遠如此。今我一二同姓之
伯父。繼爾祖父爲臣。惟爾祖父先公皆能盡
爲臣之道。以服事于我先王。用能遺爾之休。

今爾等庶幾相與顧念而不忘。安定而不攺。
以爾先公之事我先王者事予一人可也。夫
人臣之事君惟在一心。雖爾等之身俱奉職
在外。爾等之心須孜孜報國。念念常在王室。
斷不可一念或忘也。用以此心仰奉在上之
憂勤而順承毋違。無或不盡此心。以遺我鞠
子之羞。如此。則顧綏之道盡。而無愧于爾先
公矣。予一人何幸如之。予之所深望于爾諸
臣者如此。

羣公旣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

此一節書。是總記以結之也。史臣曰。太保召公等。旣皆恭聽王之報誥。遂相與揖讓而趨出焉。所以盡人臣順命之恭也。康王乃釋去袞冕。復衣喪服。蓋行吉禮已畢。仍行人子居喪之禮也。按康王之誥一篇。當嗣位之始。爲之臣者。卽進言而責難於君。爲之君者。卽報誥而責難於臣。君臣之相責難如此。可以法矣。至康王受黃朱圭幣之獻。及釋喪服而被

袞冕。諸家紛紛議論。以爲非禮。不知易世傳授。國之大事。當嚴其體統。而王侯以國爲家。雖先君之喪。猶以爲己私服也。故名公權一時之宜。而遽正君臣之分。蓋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繼世以正大統。天下之大義。通喪上下之所同。而大義天子之所獨。故不以通喪廢大義。而吉凶不可相亂。則不得不以冕服朝諸侯耳。以爲常禮。固不可。以爲非禮則少不可。孔子錄之於經。蓋權之於道。以立萬世之準云。

畢命

康王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此其冊命之詞也。故以畢命名篇。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

此一節書。是敘康王使臣以禮。幷一篇之綱領也。朏。月出初三日也。保。安。釐。理。卽寓不剛不柔之意。東郊。卽下都也。史臣曰。惟康王踐

位之十有二年。六月初三日庚午。越初五日壬申。康王于是日之早。乘步輦。從宗周啓行至于豐。豐。文王之廟在焉。乃親祭告之。蓋畢公嘗相文王。國之元老。故于文王廟命之。若文王親命者然。所以尊先王。敬大臣也。遂以洛邑下都之衆。命畢公往保釐之。夫殷民自周公君陳以來。向化雖久。而餘風尚存。必愛惜護持以保安之。寓恩意于旌別之中。而不失之姑息。且區處分別以釐正之。嚴品節于

旌别之内而不失之姑息然後能成周公君陳之政而垂周家無疆之休也康王命畢公之意大畧如此

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

此一節書是告以得殷之難欲其重休命之任而無忽也康王先歎息之以悚其聽復隆稱之以致其意而言曰父師亦念我周得殷之艱難乎自我文王武王以來二聖相繼歷有年所我文王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我武王聰明作后寵綏四方凝仁厚澤敷布于天下惟文武之相承甚久而德之所及又甚廣如是是以受有殷之天命而撫此殷民創建王業也蓋得殷之難有如此

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毖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

此一節書是告以化殷之難欲其慎保擁之

事而無怠也康王又曰惟此殷民得之固難而化之尤不易則周公之功有足述者惟周公以王室懿親累世勳舊既佐我先王文武復相我先王成王相與安定國家光大王業所謂綏定之功若何當時殷民反側無常頑梗難化周公則加意謹毖而防閑之將此頑民遷于洛邑使密近王室日聞我周之仁聲善政日親我周之仁人君子由是潛消其悍暴之習而漸化于德義之訓其毖殷之民委曲而周至如此自遷洛以至今日撫摩馴擾歷三十餘年老者盡少者壯世運久已變更然後舊染汙俗咸與維新而風俗始有轉移之機矣夫惟殷民向化四方乃翕然從風幸無可虞之事予一人得以垂拱于上而享此一日安寧之福也豈易致者哉蓋化殷民之難又如此

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

此一節書是直示以化殷民之道也道謂世

道升降言有治有亂也革改滅善也康王又曰爲治之道貴審乎時勢有時風俗淳厚人心和順此世道日升之象也有時風俗澆惡人心澆漓此世道日降之象也爲政者必觀其俗之厚薄以行其政之寬嚴務變通以合宜不可拘泥而寡當也昔周公之時殷民惡習未悛世道方降是以謹毖而遷之其治宜嚴及君陳之時殷民漸化于善世道初升是以從容以和之其治宜寬是皆因俗以施政

也至于今日世變風移善者固多而不善者亦容或有之務必寬嚴並施與起其爲善者且懲治其爲不善者庶幾殷民有所畏慕益相觀而化耳倘有職業修行義良孜孜爲善之人而不有以尊顯之大善其所爲則善者固安于自怠而惡者亦將阻于自新民又何從而勸也父師其念之哉

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

此一節書是康王言畢公德業之盛而將寄以保釐之責也懋盛大也小物細行也師師法也康王又曰國家立綱陳紀移風易俗必賴勳舊德望之大臣以表率而風勵之惟公夙具盛大之德而于言動視聽起居出入之間不敢以爲末節細行而必致其謹則其大節之不苟可知矣自文王武王成王以及朕躬凡四世皆藉公輔弼之力朝宁之上丰采端凝儀容嚴肅以倡率羣臣凡大謨大議皆

資公言爲裁定百爾羣工莫不祗敬而師法之嘉美之績已素著于先王之時矣以此盛德大業而寄以保釐成周之任予小子惟垂衣拱手以仰藉公之成功而已此今日之命所以不容已也蓋勳德元老國之倚毗古人不敢以新進而薄老成以才猷而輕德器蓋謀慮周愼則處事無輕忽之傷德望素孚則進言無嫌疑之避人君左右安可一日無此等人哉前有周召後有君陳畢公此成康之

所由盛也。

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

此一節書是以周公之事望畢公也。祗命敬以命之也。康王又歎息呼畢公而告之曰。昔周公之治成周化導殷民以基太平之業。今公之德業無愧于周公。故予告之于廟廷之以祗敬命公以周公之事。蓋非公之德不足以繼周公。非周公之事亦不敢以勞公。尚其往治成周。以盡保釐之道可也。康王于錫禮

元老之中而致其屬望之意如此。可為敬大臣之法矣。

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

此一節書言保釐之要務在美風俗而固王畿也。淑善也。慝惡也。癉病。樹立也。康王又曰。習俗者治之大本。風勵者上之大權。今成周之民有為善者當旌獎之。有為不善者當飭別之。于善人所居之宅里則大為旌表彰顯其善。以病其為惡者。使之恧愧懲艾。中有不自安之意。善者之風聲。使之卓然樹立顯于當時傳于後世。聞者莫不觀感而興起。其不率訓典者則殊異其井疆。不令與善者雜處。使之畏為惡之禍而慕為善之福。則旌別之道得而習俗美矣。王畿者天下之極。國外曰郊。郊外曰圻。其遠近疆界已經規畫者益申明之。封域之內高深險阻已設守禦者益謹

飭之。疆域不致歲久而湮。守備不因時平而懈。則王畿尊嚴而成居重馭輕之勢。四海永寧而長享太平之福矣。

政貴有恆。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

此一節書是示以為治之道戒其好異而徇俗也。辭辭令也。體要理完言簡也。靡靡隨順意。康王又曰。立綱陳紀莫大于政。然政必貴乎有恆。行之必以其誠。持之要于能久。勿朝

行而夕改。勿方擧而隨罷。則民之率履不越矣。發號施令。莫大于辭。然辭必尚夫體要。義理期于完備。詞旨歸于切實。勿泛濫而失實。勿誇多而鬪靡。則民之視聽不惑矣。凡人之作聰明。逞意見者。皆起于好異。政而好異。安能有恆。辭而好異。安能體要。此爲治之所當深戒也。况商之舊俗。君驕于上。臣諂于下。阿順爲能。從諛成風。靡靡久矣。其所尚者。惟以便佞利口爲賢。雖經累朝之化導。而習染之深。餘風未盡殄絶。公往而任保釐之責。其尚深念于此。而以有恆之政。體要之辭。盡革其舊俗而後可哉。從來風俗當極弊之後。敎化衰則人才廢。波靡久則民志瀉。有聖人出而轂成變化。譬如琴瑟不調。必改而更張之。器用窳敗。必陶鑄而更新之。以立一代之規模。而後可維持數百年之天下。周經文武成康之餘。周公君陳之後。而猶兢兢以此命畢公。風俗之難變也固如是乎。有天下者欲挽彫

敝而登淳厚。誠不可不加之意也。

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敝化奢麗。萬世同流。

此一節書。是引古人論世族之言也。蕩。驕蕩也。敝。壞也。康王又曰。凡致治莫先于風俗。而風俗先敝于大家。我聞古之人有言曰。世享祿位之家。習于逸樂。而不知稼穡之艱難。安于豢養。而不知人事之勞苦。嗜慾蒸蒸。其能以禮制心者寡矣。人心之欲無窮。而無禮義以養之。未有不蕩檢踰閑者。由是視有德之人。以爲迂闊而不足道。而侵蔑陵之。蓋福善禍淫。滿招損。謙受益者。天道也。此輩之行事。實與天道相悖。一二人倡之。擧世從而和之。敝壞風俗。所尚者惟奢侈。所好者惟美麗。此理勢之必然。而萬世一轍。未有不坐此弊者。古人論世族之言如此。則欲挽回風俗。可不先于世祿之家而致謹哉。

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淫

矜傲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

此一節書是言殷士怙侈之習當閑也。席寵藉之意。怙恃也。康王又曰。觀古人所言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今之有殷庶士正如是矣。彼其憑藉前人之榮寵。已非一日。惟怙恃其驕侈而不少遜改。不知名分爲不可越。不知防檢爲不可踰。而侈然自滅其公義。其所尚者惟以服飾之美相爲誇耀。而身之不善全不知恥。流而不返。以至于驕縱淫佚。矜高傲詐

無所不至。必將以罪惡終其身而不可救矣。蔽錮既深積習難挽。雖以周公君陳整齊化導于前。以收其放逸之心。而侈泰之念尚不無潛滋默蓄于中者。防閑之而不使其復萌誠爲甚難。可謂世變風移。而不思所以謹處之哉。按服美于人。特怙侈之一耳。而大端已可見。紊等威之辨。啓淫巧之風。長虛僞之漸。貽暴殄之愆。故康王特舉以垂戒。況宮室器用吉凶賓嘉之禮。僭越無等。有更甚於此者。

有國家者安可任其波蕩而不思所以隄防之道也與。

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

此一節書是言德義爲訓俗之本也。資資財也。永年年壽長久也。康王又曰。今茲殷士席累世之寵。挾富厚之資。無禮義以爲之閑。則嗜慾熾而鮮有不戕其生者。若資富矣。而又能恪遵教訓。則豐亨以養其身。禮義以養其

心。可以保性命之正。而永其天年矣。然所以訓之者豈有他哉。惟心之所得謂之德。心之所制謂之義。以德爲訓。則有性情之樂。而不奪于外誘之私。以義爲訓。則有節制之嚴。而不溢于繩檢之外。蓋德義乃人心之同然。天下之公理。此之謂大訓。古之教天下者。亦不過以此爲訓而已。使不以古人之訓爲訓。則言之無徵。何以致斯民之信從乎。蓋大訓者。本諸同然。而民易從。古訓者。參諸已然。而民

易信閑之之道孰過于此。
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
厥德允修。
此一節書。是言殷士所係之重。而望畢公以
中道化之也。德謂民之德也。康王呼畢公而
告之曰。嗚呼。父師。今汝所保釐者。殷之庶士
也。而抑知其係于國家者甚重哉。蓋殷士化
于德義。則首善以安。而四方無虞。邦之安。惟
茲殷士。餘風未殄。放心未閑。一失其防。則亂

自此生。邦之危。亦惟茲殷士。今日馭茲殷士
之道。在于寬嚴得中。張弛盡善。若慮其不從
而以剛制之。則必怨。慮其難制而以柔處之
則必玩。惟不偏于剛柔。而處之以中。防閑雖
密。而愛護未嘗不周。勸納雖寬。而區別未嘗
不慎。則殷士咸感德畏威。潛移默化。將厥德
允修。而我國家亦藉以有安而無危矣。
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
厥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

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予小子永膺多福。
此一節書。是望畢公以成終之道也。三后謂
周公君陳畢公也。康王又曰。從來致治之道。
謀始者難。而成終者亦不易。昔周公謹毖殷
民。遷于洛邑。是謂克慎厥始。君陳以從容寬
和。而化導之。是謂克和厥中。迄今三紀。世變
風移。公能剛柔互用。以終二公之烈。是謂克
成厥終。三公所遇之時不同。而其化殷之心
則一。當周公之時。頑梗未平。宜謹毖戒飭。當

君陳之時。反側漸安。宜從容以化。惟公之時。
放心雖閑。而餘風未殄。宜剛柔相濟。以觀其
成。亦同歸于致治之道而已。心協道同。後先
繼美。將見仁漸義摩。而道化浹洽。綱舉目張
而政事修治。四方之民。莫不沐浴休養于膏
澤之中。四夷左衽。亦皆仰藉德化。而來享來
王矣。予小子垂拱而永享有道之長。皆于公
實賴之。則今日成終之烈。豈小也哉。
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子

孫訓其成式惟乂。

此一節書是以無窮之美期畢公也。建，立也。訓，順也。成式，成法也。康王又曰，惟我成周之基，周公開之，而君陳承之，然不有公以成厥終，未可冀其無窮也。公其行保釐之政，成澤潤之功，美風俗，固人心，以永安王室，而建此無窮之基，則德業之盛，傳于後世，亦與此基爲無窮。公之子孫，有治民之責者，亦遵守成法，以致治安。譽流奕世，謀詒後昆，皆于公今日基之矣，可不盡乃責哉。

嗚呼。罔曰弗克，惟既厥心。罔曰民寡，惟慎厥事。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

此一節書是終篇戒勉之詞也。既者，竭盡之意。前政，指周公君陳而言也。康王又曰，嗚呼，致治之功，既不可畏其難，亦不可忽其易。畏其難則憚心生，忽其易則玩心生，此二者爲政之大弊也。爾今保釐東郊，勿曰任大責重，汝弗克勝，惟盡厥心以圖之，而無不可成之業。勿曰殷民寡弱，可以自恣，惟慎厥事以治之，而無不可化之民。誠能敛皇以圖功，不以難而自阻，兢業以取衆，不以賤而可輕，則治功其日茂矣。蓋此殷民遷洛，乃文王武王成王大烈之所在，而周公君陳政治之所施也。今當敬順先王之成烈，使安者益安，休美前人之政治，使顯者益顯，則保釐之責盡，而成周爲有光矣。按康王之命畢公，其大指在於區別善惡以鼓舞之，訓迪德義以化導之，挽商俗之侈靡，謹大家之驕泰，以不剛不柔調其化，以勿難勿易警其心，其於保治之道，可謂詳且盡矣。

君牙

君牙，臣名也。穆王命君牙爲大司徒，史臣錄其誥命之詞，以君牙名篇。

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心之

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纘乃舊服無忝祖考。

此三節書是述君牙先世之忠貞與今日之委任而望其克纘舊服也。太常旌旗之名。書日月於其上古時人臣有功於國家則書之於太常以紀之。亂治也。翼輔翼也。股肱心膂者一體相成之意。服事也。忝辱也。穆王之命曰。嗚呼。君牙。惟爾乃祖乃父。相繼爲王朝之臣。皆能忠而不二。貞而不撓。世守此忠貞之

心以勤勞王家之事。成功偉度。銘于旂常。此先臣之休美。爲子孫者所當取法也。我國家基業。創造于文武。紹述于成康。予今日以藐躬嗣守文武成康之遺緒。任大責重。亦思有忠貞世篤。如先王之臣者。以左右匡贊。乂安四方。得其人。則累世之遺緒有光。不得其人。則先代之丕基恐墜。所以心常憂危。若蹈虎尾而懼其將噬。若涉春冰而畏其將陷。兢兢業業。惟爾臣工是賴。今命爾以大司徒之官。以輔翼予一人。若股肱之要。心膂之親。職任匪輕。倚畀甚切。汝惟纘乃忠貞之舊服。以先臣之事先王者事予一人。無忝爾之祖考可也。以承家者輔國。豈待遠有所取法哉。按君牙爲穆王初年之書。而其後猶不免於放逸。使能常守虎尾春冰之懼。豈非有周之令主哉。

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

此一節書是告君牙以敎民之道。而勉其以身率也。式敬也。穆王曰。司徒職司邦敎。而彰敎莫大于明倫。父子君臣兄弟夫婦朋友之道。其常行而不可易者。謂之典。爾其大而布之。使民無不聞。五典中有親義序別信之理。其截然而不可越者。謂之則。爾其敬以和之。使民無不化。然此特爲敎之道耳。至于立敎之本。則在爾之身與心。與則欲其至正而無偏。爾身不先自正。求民之正難矣。蓋上之

于下。猶表之于景源之于流也。表曲而求景之直源濁而期流之清必無之事矣爾身能先自正而民敢有不正者乎。典則欲其至中而不悖然民心不能自卽于純粹無疵之地惟視爾之中以為化導爾心微有不中而望民之中也得乎。蓋敷典和則者彰敎之事。修身正心者立敎之本。司徒之責如此豈易盡哉。

夏暑雨小民惟日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

此一節書是告君牙以養民之道而勉其思艱也。咨咨嗟也。祁大也。穆王曰。敎養之職兼領于司徒未有民生未遂而敎化可興者。民生之艱莫切于衣食當夏日暑雨之時稼穡未登蓋藏寡乏民未有不怨咨其無食者當冬日大寒之時無衣無褐何以卒歲民未有不怨咨其無衣者。夫小民終歲勤動求溫飽而不可得饑寒切身怨咨無告何其生理之艱哉。惟賴上之人思其所以艱而圖其所以易艱之故有二使之不以其時民以失業而艱用之不以其節民以竭澤而艱易之故亦有二以時使之能開其衣食之源則易以薄斂之不奪其衣食之利則易不徒思之而又圖之則小民庶無怨咨之苦而家室乃寧矣。爾任司徒之責可不勉哉夫言敎則先以身率言養則重以思艱可謂識先務者矣。

嗚呼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啓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

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

此一節書是言文武謨烈之盛而勉君牙之取法也。丕大也。謨謀畫也。烈功業也。若解作順。先王謂成康。前人謂君牙之祖父也。穆王曰。嗚呼我國家累世之基成于文武由今思之。光于四方顯于西土者文王造周之謀。善繼其志善述其事者武王興周之烈其謨烈之盛不止顯承于一時而已也所以開導扶

助我後人者皆大中至正而無一事之或偏。且綱舉目張而無一美之不備。其垂裕後昆者如此。在昔先王成康已恪守而行之。爾之祖父亦嘗左右成康以對揚之矣。今爾能敬明司徒敎養之訓以輔弼予一人使得奉順成康之舊。以對揚文武光顯之命。則股肱心膂之託。無負于今。而忠貞服勞之功無慙于昔。亦可以追配爾之前人矣。穆王之命其臣。述祖德而重民事孜孜以前人之烈勉之。其

猶有三代之遺風也與。

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兹。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乂。

此一節書是申命君牙之法祖也。先正。謂君牙之祖父。式。法也。乂。治也。穆王于終篇呼君牙而命之曰。爾之乃祖乃父世篤忠貞。功載旂常。垂爲典則。爾亦惟是先正之舊典。從而法之。以盡乃職可也。盖大司徒敷五敎擾兆民。責任弘鉅。能式舊典以敎養斯民。則治。不能式舊典以敎養斯民。則亂。治亂之關。全在于此。爾亦惟率由乃祖考之行事。以正民之德。厚民之生。俾安養遂敎。化行以顯乃辟政治之美。不亦休哉。此予之所惓惓致望者也。

按。虞廷之命司徒曰。敬敷五敎在寬。此亦曰敬明乃訓。又曰式和民則。盖祗敬者表率之根本。而寬和者化導之微權。其詞雖有煩簡之不同。而垂訓之意則一。豈非古今不可易之道與。

日講書經解義卷之十二

日講書經解義卷之十三

冏命

伯冏。臣名也。穆王以伯冏爲太僕正。史臣錄其誥命之辭。因以冏命名篇。

王若曰。伯冏。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

此一節。書是穆王自言嗣位之重。思艱之切。以啓警戒之端也。宅。居也。丕后。大君也。怵惕。恐懼也。厲者。危之意。穆王首呼伯冏而告

之曰。天位惟艱。非有德者莫能任之。予自思弗能修厥德。而繼嗣前人大君之位。上承累朝之基業。下繫萬姓之安危。德薄任重。是以恐懼危厲。不能自安。中夜輿起。惟思自免其過咎。以無負前人盛大之業。則安能不于輔弼之臣。深致屬望哉。按太僕正者。其所統惟左右僕從侍御之臣。似亦無關輕重。而諄諄命之若此者。蓋暬御之人。朝夕左右。君側。其地最近。其職最親。其習染易深。其言語易入。自古英君令辟。往往以此爲小臣近侍。無足防閑。而不知便辟佞諛之人。一得側足其間。薰陶漸染。陰移主德而不知。雖有賢相直臣。爭於旣失之後。亦已晚矣。此篇卽周公綴衣虎賁必愼其人之意。誠萬世人君所當致警者也。

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祗若。萬邦

咸休。

此一節。書是言文武之聖。而猶賴僕臣之賢也。齊者。嚴肅之意。承。承順也。弼。匡正也。穆王命伯冏曰。我周君德之盛。莫隆于文武。其聰則無所不聞。其明則無所不照。且嚴肅通達。其有聖人之德如此。而一時在位小大之臣。咸懷忠良。以事其君。其得賢臣之多又如此。宜若無待于近臣之助矣。而當時給侍左右。與凡御車之臣。太僕羣僕。一切從王之職。無

一非端人正士朝夕之間。左提右挈。君有善則承順之。有不善則匡弼之。其得近侍之助又如此。所以出入之間。起居之節。無一時之不敬。發號施令。無一事之不善。君德日盛。治道日隆。下民敬而順之。萬邦之廣。同底休美也。夫以文武當日。猶資近臣之承弼。況予以薄德而嗣文武之緖乎。

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

此一節。書是自言其求助於近臣之意也。繩所以取直。糾者。驗正之意。格亦正也。穆王命伯冏曰。文武之聖哲。尚資侍御近臣。旦夕承弼。況予一人資性不美。不能自勉于善。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賢士。匡輔予之不逮。有過愆則繩之使正。有差謬則糾之使改。非僻之心萌于中而著于外。始于微而成于鉅。尤賴左右前後之士。潛移默化于平時。强諫力阻于幾微。則非僻之心無自而生。庶乎君德清明。而文武之大烈。仰承之而不墜矣。安能不于爾大正之臣是望哉。

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愼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

此三節。書是勉伯冏登進吉士也。大正卽太僕正也。羣僕。太僕之屬官。逮。及也。簡。擇也。僚謂寮屬。令。善也。便。謂順人所喜。辟。謂避人所

惡。側媚。謂邪僻諂媚之人。吉士。謂正直之士。諛。諛佞也。自聖。自以爲聖也。穆王之命曰。輔弼雖資衆正。而愼簡則在太僕。今予命汝作太僕正之官。以表率所屬羣僕侍御之臣。使之咸歸于正。各勉輔君德。以交修予之所不逮。合羣僕而承弼之。則非止一人。隨旦夕而承弼之。則非止一時。總之一言一動。必規于正。一念一事。毋納于非。此太僕正之責也。正于羣僕。莫重于簡任之始。僚屬之登進。尙其

愼之。小人巧好其言以取容。令善其色以取悅。使以逢人之所欲。確以避人之所惡。側者中蓄姦邪。媚者工于諛悅。此等人。置之左右前後。則詞色藏姦。能亂人主之視聽。逢迎貢諛。能蔽人主之聰明。內則蠱惑君心。外則撓動國事。斷然其不可也。吉士則言動光明。心術正大。此等人。簡之爲僕從屬。則羣僕罔不正矣。蓋羣僕之邪正。最關君德之臧否。僕臣正則有涵育薰陶之功。有糾謬繩愆之益。而厥后罔有不正。僕臣諛。則言動無由知其非。朝夕不得聞其過。而厥后將傲然而自以爲聖。旣傲然自聖。則必厭見正人。惟聞正言。君德之累。莫甚于此。故君德之修。視乎僕臣。而君德之不修。亦視乎僕臣。所關甚重。可不愼簡乃僚以求稱厥職哉。從來左右僕御之臣。與人君共朝夕。諂媚之徒。易暱剛直之士。雖親悃人情也。而不知千古治亂。往往由此。其始必以爲微賤小臣。可狎而不足防。應對小智

可用而不足畏。而不知浸淫積漸。爲所蔽而不覺。此章再四申警。豈非後世人君之大鑒與。

爾無昵于憸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時。瘝厥官。惟爾大弗克祗厥辟。惟予汝辜。

此二節。書是戒伯冏進用憸人也。昵。親近也。憸人。謂憸邪小人。耳目之官。卽侍御僕從也。迪。導也。瘝。曠廢也。辜。罪也。穆王之命曰。僕臣之係于君德者至重。爾爲大正。其可使小人側足于其間乎。大凡進用憸人者。由比昵憸人始。佞諛之風成。則緣引之途雜。使之充侍從耳目之官。則必以非禮之事。蠱惑君心。而不由先王之法言法行。其何以仰承先烈乎。此爾之所當深戒者也。大抵小人進用之徑有二。非以巧佞飾以貨賄。尤當力絕之。蓋吉士必不以貨進。以貨進者。必其非吉士也。若不以人材爲善。而以貨賄爲善。凡以貨進者

遂此曠而用之則自曠其大正之官矣夫以人事君敬之大者以匪人而曠官則不敬莫大乎是此予之所必罪者可不戒哉

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彝憲

此一節書是總一篇之意而終致戒勉之詞也彝憲常行之法度也穆王之命曰嗚呼敬哉汝既任大正之官專司愼簡之責其勉盡格心之功交修懋德之助必使吉士在朝匡之以正無使憸人在側導之以非永弼乃后

守先王之常典貞固不移終始勿二則先烈克紹而汝亦藉以有光矣篇中反復戒勉而終之以永弼蓋臣弼未幾而將順乘之正人甫入而憸人間之皆不可謂之永純臣之忠其君純王之修其德亦惟其極而已矣

呂刑

周穆王用呂侯為司寇命之作刑書以訓告天下史臣錄其辭因以呂刑名篇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

此一節書是史臣記作書之由也人年九十謂之耄荒忽也詰治也史臣曰昔者呂侯為大司寇承王命以訓刑蓋是時穆王享國已百年之久耄老荒忽猶以刑獄重事必加裁度定為刑書以詰治四方使當日臣民有所遵守也按此篇專訓贖刑雖本舜典金作贖刑之意然虞廷之贖止於鞭扑穆王之贖及於五刑論者以為此穆王斂財之計耳但篇中多恤民之言後世當懲其五刑并贖之非

而師其哀矜惻怛之意則不失孔子删書垂訓之旨矣

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

此一節書是言古人制刑之由也蚩尤黃帝時諸侯鴟義以鴟張跋扈為義也呂侯傳穆王之命曰刑者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我聞古有訓言鴻荒之世風俗淳厚民志敦厖無所事于刑罰黃帝之時蚩尤始開作亂之端積

漸薰染延及于良善之民，皆爲寇賊，傚鴟鴞之跋扈，而自以爲義。爲姦爲宄，奪攘人之所有，矯詐虔劉，無所不至。非用刑以懲之，則亂端何由遏絕。刑辟之興，實始于此。由此觀之，五刑之設，原爲寇賊姦宄，不當濫及于平民可知矣。

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爲劓、刵、椓、黥。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

此一節書是舉苗民之淫刑以爲戒也。苗民，舜時三苗也。靈，解作善。麗，入也。差，分別也。穆王曰，五刑自古有之，然以懲亂，非以虐民。自蚩尤爲暴，而苗民承其餘習，不用善以導其民，而惟用刑以威其衆，舉五刑而虐用之，名之曰法，以殺戮無辜之人，爰始過爲劓鼻、刵耳、椓竅、黥面之刑，而濫用之。凡犯此罰者，並坐之刑，其罪不當而有辭者，亦不加差別。苗民之淫刑流毒如此，此後世所當深戒者也。

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詛盟。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

此一節書是言苗民淫刑之惡，上聞于天也。胥，相也。漸，漸染也。庶戮，衆被刑戮之人也。監，視也。穆王曰，有苗之君播惡于上，其時之民咸起而化于惡，泯泯而昏，棼棼而亂，無復有忠信之心存于中。惟反覆變詐，從事于詛呪盟誓，以相欺僞而已。故其被虐威而陷于刑戮之衆，無所控訴，咸告無罪于上天。上天鑒視有苗之民，無有馨香之德，其發而上聞者，惟刑罰腥穢之氣。有苗淫刑之惡，上通于天如此，故天命聖主而除其惡也。

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

此一節書是言帝舜體天心以正有苗之罪也。皇帝，謂虞舜也。穆王曰，苗民淫刑以逞，下失民心，上干天怒。帝舜之心，即上天之心也。

哀矜此庶民被刑戮者皆無辜之人于是奉天以討之。大彰殺伐之威。以報有苗虐民之罪。竄其君于三危。分比其黨。以遏絕有苗之民。而不使其繼世在下國。以貽百姓之害焉。蓋天心之所惡。莫大于虐民。而帝王之行事。莫大于救民。報虐以威。見聖人之刑罰。皆不過因物付物而已。

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鰥寡無蓋。

此一節書是言帝舜之以常道正民也。重少昊之後。黎高陽之後。重即羲。黎即和也。棐輔也。蓋掩蔽之意。穆王曰。自有苗肆虐。刑戮無辜。賞善罰惡之權不行于君上。而祈福禳災之說。遂託于鬼神。于是人神雜亂。祀典混淆。矯誣妄誕之說紛然而起。舜于是首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修明祀典。辨別幽明。天子始祭天地。諸侯始祭山川。凡一切淫祀求福者。皆禁止之。于是假託鬼神降格禍福之邪說。皆息矣。當其時。有土之諸侯。及在下之百官。皆精白其心。以輔助常道。民之順是道者。則嘉與之。悖是道者。則匡直之。以慶賞刑威之典。爲輔翼常道之具。其時好惡明。賞罰當。雖鰥寡之無告。爲善則必蒙福。亦未有蔽而不得伸者。常道昭。人心正。鬼神之說自不得而惑之。此大舜止邪遏亂之原。爲千古之大智也。蓋人神者。幽明之關。實邪正之幾。而治亂之本也。孔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孔子之所謂民義。即書之所謂常道。舉凡惑世誣民之說。正之以民義而自息。明乎此。則爲大舜之明物察倫。爲千古之大智。昧乎此。則爲秦皇漢武之求仙。梁武之佞佛。爲千古之大愚。智愚之介。無多眞與妄之間而已矣。

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

此一節書是言帝舜以德化反有苗之政也。

清問。虛心下問也。有辭于苗，聲言有苗之罪也。穆王曰。有苗昏亂。民罹其毒久矣。帝舜虛心以問民之疾苦。是時雖鰥寡之至微。皆能言有苗之虐。而聲其罪。帝舜于是盡反有苗任刑之政。而以德化之。凡施之政令。凛然而不可犯者。皆以德為威。而不以刑為威。百姓莫不警然于遷善遠惡。而惟畏矣。凡彰之教化。昭然而可共覩者。皆以德為明。而不以察為明。百姓莫不曉然于為善去惡。而惟明矣。夫有苗以刑繩民而愈亂。大舜以德化民而咸從。為君者可不審所尚哉。

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

此一節書是言帝舜之任人圖治也。三后。謂伯夷。禹。稷。恤功。憂民之功也。典。禮也。折。絕也。主名山川。以九州有名山川表識。以為疆域也。農。解作厚。殷。富庶之意也。穆王曰。有苗之

虐政既革。斯民之教養宜先。舜于是乃命伯夷禹稷三臣。相與一德一心。皆以民事為憂而各成其功。民心不可不正。伯夷則降天地人之三禮。以辨名定分。折絕斯民非僻之心。使不入于刑辟。而民有風動之美矣。民居不可不奠。禹則平治水土。九州之界各有封域。以其地之名山大川為之主名。而民無昏墊之憂矣。民生不可不厚。稷則頒降播種之法于百姓。使皆得種殖嘉穀。而民有粒食之樂矣。三后各成其功。而民生以遂。民俗以淳。莫不蕃庶得所。皆帝命三后之所致也。舜之德化既隆。而得人又如此。此治道所由盛與。

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

此一節書是穆王述舜命皋陶之意也。穆王曰。舜既命三后恤功于民。旋見功成而民殷矣。宜乎民俗無不厚。民心無不正。而猶恐有不率吾之教者。是雖欲以德化民。而民終弗克祗厥德也。于是命皋陶為士。欲嗣于刑之

輕重定爲大中至正無過不及之條以檢制整齊百姓使之知善之當爲不善之可畏罔敢不遷善去惡以復其固有之德則民胥協于中而教以成矣舜之命士者然也蓋由前伯夷降典觀之是欲民之化于德而折之使不入乎刑教之本也由臯陶制刑觀之是惟恐民之入于刑而制之使反乎德教之輔也

后之外復有刑官則刑官顧不重與

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

此一節書是申言虞廷先德後刑之意也穆穆者和敬之容明明者精白之容棐彝輔其常性也穆王曰虞舜以聖人之德居天子之位當其時恭己南面有穆穆然和敬之容以君臨在上而伯夷禹稷諸臣同寅協恭有明明然精白之容以贊助在下君臣一德之盛積于中而散于外光輝照灼于四方而民之得于觀感諷諭之下罔不鼓舞振作惟其德之是勤而不忍自外于聖人之治舜之以德化民如此則用刑豈舜之心哉惟民之習俗氣禀不齊其中有必非德之所能化者故乃命臯陶爲士使明審于五刑之典或由重而之輕或由輕而之重務協于中道而率此以乂于民激發其遷善之心以輔助其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秉彝之常性則雖有必非德之所能化者而或入于刑仍是勸民以德之具而非殘民以逞之具也舜之制刑如此

則用刑又豈舜之心哉呂刑一書每先言德後言刑而刑必反覆以中爲訓誠以刑罰一有過差則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爲盛德之累不淺故用刑必合於中而後刑即所以爲德也

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

此一節書是言虞廷典獄能與天合德也訖盡也威權勢也富賄賂也元命大命也穆王

曰。典獄之官所以不得其職者有二。有惕于權勢之威為其所脅者。又其甚則有貪于貨賄之來為其所誘者。此皆由其心全無撿束。全無畏憚。不能上體天心。而草菅生人之命。其禍固已及人。而亦將自及。不克享有多福也。惟虞廷皋陶之典獄。非但得盡法于權勢之家。而不為威屈。亦惟得盡法于賄賂之人。而不為利回。其心常敬謹。而無一毫之或欺。常畏忌。而無一息之敢縱。聽斷之間。至虛至明。在躬無一不可以告人。有不必擇而後言者。其德之無私。至于如此。夫惟天德無私。能制人死生之大命。今典獄者亦無私。則為能克天德。而死生人之大命。乃不在天而在我矣。德自我克。命自我作。則雖在下。而豈不可配享于天哉。此皋陶用刑之極功。能上合天心。而民命其永賴之矣。按皋陶特理官耳。而億兆之元命繫焉。況人君操生殺予奪之大柄。則元命所繫屬。又百倍於理官。其仰體天

德者。止在于此。而其要亦無他。惟敬忌而已。故呂刑言皋陶之敬忌。而康誥言文王之敬忌。其義一也。

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

此一節書。是告四方諸侯敬刑之辭也。司政典獄。諸侯也。麗。附也。穆王曰。嗟爾四方諸侯有司政典獄之責者。今非爾實為天養民而作天牧乎。爾既作天牧。則今爾當何所監法。所監法者。非伯夷乎。惟時伯夷制為典禮。折民之入于刑。而開導之者無不至。是所謂播刑之迪者。此克作天牧爾之所當監也。其今爾何所當懲艾。所當懲艾者。非有苗乎。惟時苗民凡有獄訟。弗能察于其附麗之辭。以得其情。又罔擇有德之吉人。使斟酌于五刑之

輕重。以協于中。惟是貴者以威亂法而法不
訖于威富者以貨亂法而法不訖于貨任私
意以斷制五刑。亂虐無罪。于是腥穢發聞上
帝不蠲潔其所為而降罰于苗。舜乃奉行天
討而竄比之。苗民無所辭其罰而遂絕其世
祀矣此惟不克作天牧爾之所當懲也。夫刑
之不中。至于殄絕厥世。凡為天牧者莫不皆
然故前世酷吏。如郅都王溫舒周興來俊臣
之屬皆族誅滅而秦任法律。二世而亡。吁。可

畏哉。

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
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今爾罔不由慰日勤。爾
罔或戒不勤。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
人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
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其寧惟永。

此一節書是告同姓諸侯敬刑之辭也。格至
也非終過之當宥者。惟終故之當辟者。穆王

嘆息言曰凡吾諸侯其尚克念之哉。凡朕之
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當敬聽朕
言朕庶有至當之言以命爾也。蓋參錯訊鞫
不容有毫髮怠心是極天下之勤者莫若獄
也今爾罔不由慰日勤爾苟能日勤。即爾心
亦用以自慰也爾罔或戒不勤爾苟一有不
勤即爾悔而思戒亦已無及也且刑獄固非
恃以為治特上天欲整齊亂民俾我為一日
之用耳。其中有過之當宥即大罪而非終者

有故之當辟即小罪而惟終者。惟在夫人所
犯爾尚勿以一毫私意與乎其間以敬迎上
天之命以奉事我一人我雖欲辟爾惟勿辟。
我雖欲宥爾惟勿宥惟敬謹于五刑使或由
重而輕或由輕而重斟酌于輕重之中。以輔
成吾正直剛柔之三德則朕與有慶而兆民
實利賴之安寧之福永久而不替矣按三德
本於洪範正直之用一。而剛柔之用四聽獄
固其一端而所係甚鉅。蓋平康之世。刑罰不

用之時也。一以正直治之而已。否則或以剛克剛。以柔克柔。或以柔克剛。或以剛克柔。在敬用而時宜之。過于剛則苛刻慘急而必滋欺遁之姦。過于柔則頹惰委靡而卒開淫刑之漸。故用刑必三德全而始謂之中也。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

此一節書是并同姓異姓諸侯而戒之也。度審度也。及逮也。穆王又嘆息言曰。來。凡爾有

邦有土作天牧者。皆敬聽朕言。夫刑雖凶器然先王制刑。尙有惻怛忠厚之心而用之。皆得其當。則可以期于無刑而成從欲風動之治。非祥刑而何。今告爾以祥刑。在今爾等有安百姓之責者。何所當選擇。非理刑之人乎。蓋刑官乃人之元命繫焉。不得其人則奪于威貨。故不可以不擇也。何所當敬。畏非用刑之事乎。蓋刑者。一成而不可變。率意恣睢則悔戒無及。故不可以不敬也。又何所當審度

非獄詞之所逮及乎。蓋獄詞固不能無所連及。然株累者衆。則枉濫必多。故不可以不度也。夫必得其人。則異于罔擇吉人者矣。必敬其事。則異于匪察于獄者矣。必度其及。則異于亂虐無辜者矣。朕之告爾祥刑者如此。抑斯三者固以擇人為先。誠得其人。則必能敬刑。然而刑之酷濫莫甚於所及。蓋俗吏以苛為能。以刻疾為忠。往往窮極根株。牽蔓黨類。必至濫及平人。卽一朝縱釋。而瘐死已衆。匹

夫匹婦亦足上干天和。又不必如漢世詔獄至逮及數萬人。而後謂之冤也。用刑者可不致愼於此乎。

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

此一節書是告諸侯以聽獄之法也。兩造兩爭者皆至也。具備詞證皆在也。師衆也。五辭麗于五刑之辭也。簡核其實也。孚無可疑也。正質也。罰贖也。過誤也。穆王曰。凡民爭訟。必

有兩人。兩者俱至。文必有供詞證佐。使之一一具備。然後乃與衆獄官共聽之。恐一人之見或有偏也。聽之之法如何。兩造必有附麗于五刑之辭。是謂五辭。聽之者在簡核其實。必無有毫髮之可疑。然後質正于墨劓剕宮大辟五等之刑。而各以其罪罪之。其或質之于五刑。而辭與刑參差不應。無簡核之實迹。刑之疑者也。則質正于五等之罰。而使之出金以贖罪。其或質之于五罰。而辭與罰又參

差不應。終不能使之誠服。又罰之疑者也。則質正于五等之過誤。而直赦之。蓋聽辭必極其情。孚則刑無不當。罰無不服。而過誤者亦不至濫入于刑與罰之中矣。聽獄之法如此。庶幾無失入之害與。

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其審克之。

此一節。書是擧聽獄之弊而戒之也。疵。病也。官。威勢也。反。報德怨也。內。女謁也。貨。賄賂也。來。干請也。穆王曰。五刑五罰之疑。而遽正之于五過。本欲開釋無辜。以協于祥刑。然典獄之官。多有借此營私。徇情舞文玩法者。其疵病有五。或畏他人之權勢。而不敢爭執。一疵也。或報復己之恩怨。而不本公平。二疵也。或聽受女謁之言。三疵也。或廣開貨賄之門。四疵也。或凡有干求請囑。不能謝絕。五疵也。有此五疵。以出入人罪。或止于過。而故入之于刑罰之條。或罪不止于過。而故出之于赦免

之律。若此顛倒。任意壞法亂紀。其罪與犯人同。當即以其人之所犯罪之。不爾赦也。然則爾等可不詳審精察。務盡其聽斷之能哉。夫五過獄之最輕者。其疵病猶如此。又況五罰五刑獄之大者。則人之營求必愈甚。典獄者聽斷之權亦愈重。其疵更當何如。此尤宜深致戒者也。

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孚有衆。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

此一節書是言聽斷疑獄之法也。稽稽考也。嚴敬畏也。穆王曰。五刑之不簡者。是刑之疑者也。疑則當赦其所麗之刑。而正于五罰矣。五罰之不服者。是罰之疑者也。疑則當赦其所麗之罰。而正于五過矣。爾等當察之詳而盡其能。既不濫及無辜。亦不寬縱有罪。而後可也。然而獄之無可疑者則如何。夫其情與法相應。亦既簡核實迹。可信者衆。則可以加刑罰矣。然猶必稽其貌焉。蓋人之真情或有不能自達。而發見于形色之間者。苟察之而猶有可疑。猶當議赦以寬之也。若本無情實可以推究。則疑獄顯然。當直赦之。不必復聽之矣。夫獄之無可疑者。則不憚反覆而周詳。獄之有可疑者。則不必深文而苛刻。蓋以天之愛民。倘虐及非辜。必上干天威。爾等可不戰戰兢兢。常若上帝之監臨在上哉。

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剕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

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

此一節書是詳言贖刑之法。乃穆王本意。即所謂度作刑以詰四方也。六兩曰鍰。閱。視也。倍。二百鍰也。倍差。五百鍰也。屬。類也。比。附也。穆王曰。五刑之疑者。固有五罰以赦之。但罪有輕重。則罰有多寡。不可不審也。如墨刑疑而當赦。罰之使出銅百鍰。然必詳視核實其罪。使其罰必當也。劓刑重于墨。有疑而當赦。其罰加倍至二百鍰。亦必詳視核實其罪。使其罰必當也。剕刑又重于劓。其疑而赦者。其罰倍二百而又有差。使出五百鍰。亦必審實其罪而後罰之。宮刑又重于剕。其疑而赦者。其罰使出六百鍰。亦必審實其罪。而後罰之。至大辟之刑。五刑之極重者。或疑而應赦。其

罰至一千鍰尤不可不審實其罪而使罰與罪或有不相當也罰之多寡如此而五刑之條目則如何墨刑舊五百劓刑舊五百今各增其罰之屬爲一千墨劓罰輕不嫌增也剕刑舊五百今罰之屬仍五百剕在輕重之間不必更也宮刑舊五百大辟舊五百今減其罰之屬爲三百爲二百宮與大辟罰重不嫌減也凡此五刑之正條共有三千然法之所定有限而人之所犯無窮其有犯無正律者

則以上下刑而比附其罪如罪疑于重則以上刑比之罪疑于輕則以下刑比之惟此比罪之時律無一定姦弊滋生或有僭亂不可聽之辭必裁度可否勿致誤聽或有往昔不可行之法必斟酌時宜勿致誤用惟內察于心則不惑于僭亂之辭矣惟外合于法則自不泥于不行之法矣然則爾于比罪之時蓋尤不可不審之詳而當其能哉夫五刑之屬三千所謂律也上下比罪即今所謂例也古者律之外不預爲例人得以無例爲姦故穆王有惟察惟法之訓後世律之外多爲之例至例之外又有比例人益緣例爲姦而出入上下之間弊蓋有不可勝言者然後知古者祇有比而無例其慮審矣

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

此一節書是言刑罰當用權而不失乎經也服受刑也倫倫序也要體要也穆王曰刑罰

固有一定之律然先王立法必緣乎人情適乎世變則上下輕重之間尤有權焉蓋人固有罪在上刑而情適輕如出于過誤而爲眚災之類則其罪雖大而止使之服下刑人亦有罪在下刑而情適重如出于故犯而爲怙終之類則其罪雖小而必使之服上刑非獨用刑爲然也卽罰亦然或罪應重罰而情適輕則罰從輕或罪應輕罰而情適重則罰從重此刑罰之緣乎人情而權一人之輕重者

也。至于刑罰所以維世。尤當隨時而不可執一。惟平治之時。刑罰不可過輕過重。若世當更新之會。法度初立。人心未附。則刑罰悉從輕。世當衰亂之餘。紀綱廢弛。人心不肅。刑罰悉從重。此刑罰之通乎世變。而權一世之輕重者也。夫刑罰本以爲整齊萬民之具。而輕重之不齊。至于如此。則是齊之以不齊也。而其不齊者。仍是人情世變之固然。輕非故出。重非故入。蓋秩然有倫序而不可亂。確乎有

體要而不可易。何嘗用權而有戾乎經哉。

罰懲非死。人極于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明啓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獄成而孚。輸而孚。其刑上備。有并兩刑。

此一節書。是詳示以謹刑罰之道也。佞。口才也。良。良善也。胥占。與衆商度也。穆王曰。獄之有罰非輕也。罰以示懲。雖非致人于死。然使之由贖亦甚病矣。故聽獄必在得人。彼口才辯給之人。似乎可以折獄。然此等人。決不可任。惟得溫良和易之人。有惻怛慈愛之意。方能折獄。而輕重出入。不失乎中也。折獄之當擇人如此。至于聽斷之時。凡人之辭。苟非情實。縱極其巧飾。自有差錯。須就此推讀不及之處察之。然又不可先執己見。或始以爲不可從。或終又有可從。惟在常存哀憫之心。勿有一毫之慘刻。常存敬畏之心。勿有一毫之怠玩。而獄情自無不得矣。然又不可獨任己

見。須明啓五刑之成書。與衆共占度之。使皆庶協于中正之則。而無一寬濫。當刑者刑。當罰者罰。及加刑罰之時。又須再加審察。而竭盡其能。折獄之當盡心如此。由是獄成于下而孚于人。獄輸于上。而孚于君。然獄辭又不可遺漏。當其上奏。須備載其情辭。或一人而犯兩刑。雖從重問擬。亦必將輕罪開列。取自上裁。方見精詳謹慎之意。讞獄者之當備其辭又如此。按此節意分三截。要以擇人爲主。

非佞折獄惟良折獄實萬世擇刑官之龜鑑
也。後世酷吏。如張湯者乃佞之尤。酷易見而
佞難知也。張釋之于定國皆號稱長者。一則
無冤民。一則民自不冤。此亦惟良折獄之效。
故愼刑先在用人。
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
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淸于單辭。
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
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永畏惟罰。

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
在于天下。
此一節書是合同姓異姓諸侯而告以敬刑
也。官典獄之官。伯諸侯。族同族。姓異姓。單辭
無證之辭。府聚也。辜功猶云罪狀。庶尤百殃
也。穆王又嘆息言曰。爾等其敬愼之哉。凡我
典獄之官。牧伯之長。或同族。或異姓。皆當知
刑獄爲天下之大命。朕今言之猶且多懼。況
用之乎。朕今惟敬愼于刑。而不敢怠忽。誠以

刑爲不得已而用。先王所以敎民祗德者。是
有德惟刑。而不當以刑視刑也。夫五刑皆謂
之天刑。天非以刑虐民。而實以刑相助斯民。
爾等有代天理刑之責。是作配在下者。則聽
獄可不敬乎。夫獄辭有二。有單辭。有兩辭。其
無證者。是單辭也。單辭易于眩惑。聽之必極
其明。而無一毫之蔽。必極其淸。而無一點之
汚。則單辭之情得矣。其兩造具備者。是兩辭
也。兩辭易于偏聽。苟一失其中。而民不可治

矣。今民之治。止由典獄之官能以中正之心
聽斷兩家之辭。爾等愼勿借此兩家之辭爲
私家囊橐之計。納貨鬻獄。而失其平也。以獄
得貨。不足爲寶。實爲罪狀之府。必將報之百
殃。而豈可不永畏此天罰乎。非天不以中道
待人而偏罰之。惟人自殄絶厥命。若使天罰
不如是之極。則庶民全被虐政。豈復有令善
之政在于天下哉。是可見天之制刑。本所以
相民。而用刑一有不當。卽上逆天心。而自及

於禍故不可以不敬也。
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
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
慶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
此一節書是又并典獄諸侯之子孫而告之
也。辭譽也。五極五刑也。嘉善。師衆也。穆王又
嘆息言曰凡我所言不獨爲今日官伯族姓
發也。其嗣世子孫自今以往當何所監法。非
古之能敬五刑以教祗德能全斯民所受之

中者乎。我試言之其明聽之可也。蓋古之人。
如伯夷皋陶皆是明哲之人。一則折民惟刑。
一則明于五刑以弼五教皆有無窮之譽者
何哉。誠由其明清敬慎所罹屬于五刑者咸
得其中。當重而重宜輕而輕。故能配享在下。
而有無窮之慶也。夫五刑咸得其中非祥刑
乎。自今嗣孫繼世爲民牧勿以民爲不可教。
當知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其性本善。即有不
善而非其本然。是眞嘉師也。受之于天而撫

此嘉師其可不監于古者之祥刑以收無疆
之譽哉。呂刑一篇在上則爲罰贖之條。在下
則有奪貨之病。史臣於篇首即以耄荒發其
端以見其爲衰世之書。然篇中反復言德言
中有敬刑之意。故孔子有取焉。

文侯之命

周幽王寵褒姒。廢申后及太子宜臼。申侯乃
引西夷犬戎攻殺幽王。晉文侯與鄭武公迎
太子宜臼立之是爲平王。遷於東都。平王以

文侯爲方伯賜以秬鬯弓矢作策書命之史
錄爲篇。
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
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
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
祖懷在位。
此一節書是平王策命晉文侯而追敘其先
世之功也。晉於周爲同姓故稱父義和文侯
之字。先祖謂成康以下諸君。懷安也。平王若

曰。父義和汝知我祖文武之德乎。丕顯哉我文武相繼皆能敬慎以明其德。由是德修于身。而達于政治。光輝發越無遠弗至。昭明而上升于天。敷布而下聞于民。惟時上帝眷顧集大命于文王。是我周家之有天下。成于武王。而始自文王也。後我先祖成康守成繼體。固能嗣我文武之德。亦惟其時先正之臣。如爾祖唐叔實能左右贊助。精白一心以事其君。凡有小大謀猷皆能順從宜布以綏定國

家。故我先祖成康得安在位。而不墜文武之基業也。夫有是君斯有是臣。非成康之臣皆賢。幽厲之臣皆佞。顧君德何如耳。平王東遷之始。不能自強。而僅屬望於藩輔。此所以為春秋之世也。

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即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

此一節書是言國家多難之餘無羣臣之輔不能如先祖之安在位也。純大也。厥服厥官也。平王嘆息言曰。今予小子甚可悲憫。方嗣位之初。為天所大譴。有東遷之禍。所以然者。民為邦本。國家必有資澤及于下民。而漸濡浸潤。使民心愛戴。則外侮無自而入。今周德既衰。殄絕資澤于下民。民心已離。而外叛侵陵大禍于我國家。予之所承。既與先祖異矣。即我御事之臣。今無有老成俊傑在厥官者。是

又與先正左右厥辟者異也。予實薄劣無能其何以克濟此多難。惟賴爾在外之諸侯耳。爾諸侯有在我祖父之列者。其誰能恤我乎。又嘆息言曰。若諸侯有能恤我臣濟艱難。如先正之服事我先王。以致績于予一人。則予亦可永安在位。如先祖矣。平王追原東遷之禍。因絕資澤于下民。可謂能知禍本。有國家者。必愛恤百姓。如護元氣。庶幾諸病無自而入乎。

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汝多修扞我于艱若汝予嘉

此一節書是美文侯之功也顯祖文人皆謂唐叔會合也紹繼也平王曰我御事之臣罔有耆俊在厥服其誰恤朕躬今父義和汝獨能昭明乃顯祖唐叔之烈匡復王家是文武之道復墜于地汝今始克儀刑文武之典章用能會乃辟使收國勢于既散之餘而不至于離紹乃辟使承先緒于垂亡之日而不至

于絶豈惟予一人是賴其汝前文人唐叔實有光焉則汝之追孝于前文人者大矣且國家新造汝多所修完扞衛我于艱難之中若汝之功誠予之所嘉美者也

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

此一節書是錫命文侯而遣之就國也師衆也黑黍曰秬釀以鬯草卣中尊也彤赤也盧黑也簡者簡閱其士恤者惠恤其民平王曰父義和今王室已安汝其歸于晋國撫視汝民衆安寧汝邦家于嘉汝功今命汝以方伯之職用錫汝秬鬯之酒一尊使汝歸告祭于文人以成汝之孝又賜汝彤弓一張彤矢百枝盧弓一張盧矢百枝使汝得專征伐之權又馬四匹供汝征伐之用父往就國修舉職業于遠人則懷柔之使之慕義而來于近民

則馴習之使之被澤而悅務惠安遠近之小民無或怠荒以自安又必常簡閱爾都之士衆以數軍實常惠恤爾都之人民以固人心夫有功王室汝之德已顯矣今汝歸國又能使一方之政無不理而德威至于侯邦一國之治無不修而德教加于百姓則豈不益成就爾之顯德哉按書自此篇以下無復王者之誥命平王遷國之初王略未復此一篇中全無發憤自強之意罷遣諸侯崇德報功釋

然以爲治平無事矣。周室自此不振。而禮樂征伐遂不行於天下。詩至黍離而詩亡。書至文侯之命而書亡。春秋所以作於平王之世也。

費誓

費地名也。昔周公之子伯禽。初封爲魯侯。因淮夷徐戎作亂。率師伐之。誓師於費。記書者遂以費誓名篇。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徂茲淮夷徐戎並興。

此一節書是言出師之由也。徂往也。魯公歎息言曰。吾受天子之命爲方伯。得專征伐。今爾等諸侯從我出征。無得喧譁。靜聽我之誓命。吾今者出師非爲得已。往者淮夷叛亂。爲王室之患。今又乘我始就國封。軍旅未習。乃脅徐方之戎。一時並起。夫兩處連兵。聲勢震動。逼處我肘腋之間。吾有征討之責。豈得不帥統內之諸侯。聲伐罪之舉。以安國家而衞王室哉。此爾等所當靜聽吾之命者也。按淮夷徐戎世爲周患。奄三監同叛。載於大誥。召公平淮夷。載於江漢。徐方震驚。載於常武。自成王至宣王。俱叛服不常。當伯禽初就國。尤窺伺思逞之時。所以不得已誓師徂征。若師出無名。則爲黷武。而非孔子所以錄是書之意矣。

善敹乃甲冑。敿乃干。無敢不弔。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

此一節書是言治戎備也。敹縫完也。敿繫也。弔精至也。鍛冶。礪磨也。魯公曰。大敵在前。軍備非一。尤莫先于繕完器械。爾等諸侯今各戒飭軍士。凡甲鎧兜鍪之有斷絕者。則當敹。敹所以穿治也。干楯之有紛者。則當敿。敿所以繫持也。甲冑干楯所以衞身。必無敢有一不精至。而後不虞敵之來攻矣。及遠之具則有弓矢。當備具無缺。擊刺之具則有戈矛。當鍛鍊鑑利。又不獨戈矛。凡有鋒刃之屬。皆須磨礪。夫弓矢戈矛。所以攻人。必無敢有一

不盡善而後不患敵之難克矣吾之命飭戎備者如此夫天生五材誰能去兵故五兵之屬先王無一不欲其堅緻精良然而制勝之道則全不在此若林倒戈兵非不精也鋤耰棘矜器非素具也師出以義則瑕者堅否則堅者亦瑕矣

今惟淫舍牿牛馬杜乃擭斂乃穽無敢傷牿牿之傷汝則有常刑

此一節書是言除道路也淫大也牿閑牧也

擭機檻也斂塞也魯公曰軍行所以載楔樻供馳驅者惟牛馬是賴爾等居民當辟除道路以待軍行凡軍士經過止宿之處必須大舍牛馬作為閑牧爾民向為機檻以捕獸而有擭則須杜絕之向掘地以陷獸而為穽則當斂塞之務使牛馬閑牧無有一傷害如或觸于擭或陷于穽而有傷則汝民當有常刑不汝赦也吾之命治道路者如此觀此一節則雖師出極有名而為道路之繹騷者不少

矣先儒謂不止於擭穽凡川梁藪澤險阻弊壞有害於師旅者皆可例推其震動不寧豈細故哉萬一師出不以當是重牛馬而輕殺人也可不愼哉

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祗復之我商賚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踰垣牆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

此一節書是言嚴部伍也風者馬牛牝牡相誘因而狂走也臣妾男女賤者之稱也商度

量也魯公曰自古喪師之患未有不因節制不嚴部伍不肅而為敵所乘者今戒汝等軍士凡軍中馬牛有風逸者役使之臣妾有逃亡者失主俱不得越軍壘而逐之失主雖不得逐而人有得風馬牛逸臣妾者皆當敬還之我則商度所還之物多寡之數以賞賚汝加或越逐而失伍不復而藏匿各有常刑無赦夫失者猶不得逐也況取非其有乎得者猶不可不復也況其往而盜之者乎故汝等

必無敢爲寇盜攘奪。如有踰越垣墻。竊人之馬牛誘人之臣妾者。其所犯尤重。各有常刑無赦。吾之命嚴部伍者如此。古者師出以律。雖武事而必使知禮知義。知信。今觀此節。所戒禮義信三者具矣。以守則固。以戰必克也。然在平時敎閱爲尤亟。故古者擇將。必得說禮樂而敦詩書者。蓋得其本矣。

甲戌。我惟征徐戎。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榦。甲戌。我惟築。無

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

此一節書是言立期會具供億也。峙。儲備也。糗糧食也。國外曰郊。郊外曰遂。楨榦。築之木。芻茭供軍牛馬之用。魯公曰。吾今戒汝以用兵之期。將以甲戌之日往征徐戎。蓋淮夷爲首謀而徐戎乃脅從者。謀非素定。交非素附。於勢易破也。徐戎破則淮夷勢孤無與爲亂矣。軍行以糗糧爲亟。爾諸侯各預爲儲備。

無或不逮。以乏軍興。如有不逮。則主饋運者死。爾等諸侯旣從征。則糗糧固分當自辦。不獨我魯人供億者也。至我國有三軍。本三郊三遂之人。則各具版築之木。可爲楨爲榦者。我將卽以甲戌日修築城垣營壘。蓋且攻且築。敵方禦我之攻。勢不能擾我之築。汝等楨榦。必無有不供。如不供。則吾之所以刑汝者有不一之條。但不至于殺耳。又汝等三郊三遂之人。各備乃芻茭。以供牛馬。必須多爲儲

偫。如不多致。馬牛饑瘦。貽悞重大。其罪亦坐死。此楨榦芻茭。則我國中地近而致便。亦不以煩爾諸侯也。吾之命汝等聽無譁者止此。

按此書屢言用刑。兵刑相連而及者。故聖王愼用兵焉。又軍行最以運糗糧芻茭爲苦。千里轉輸。丁男困踣。愁怨不已。而至於逃亡。逃亡不已。而至於盜賊。秦隋之禍。皆以此也。伯禽是師蓋不得已而應者。故孔子有取焉。

昔秦穆公欲伐鄭。其臣蹇叔以爲不可。穆公不聽。後晉襄公帥師敗秦師於殽。囚其三帥。穆公悔過。誓告羣臣。史錄爲篇。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羣言之首。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

此二節書是誓告羣臣。而述能聽言之難也。訖。盡也。盤。安也。穆公集羣臣而歎息言曰。吾國之士。其靜聽吾言無譁。吾今有誓言告汝。

蓋古人之言有極切而非迂。至當而不易者。是眞羣言中之第一義。予今告汝。不可不聽也。所謂羣言之首者何。吾聞古人有言曰。凡人之情。重于責人。安于徇己。蓋盡若是其多好盤佚。不能自懲創也。殊不知人有過差。我責之非難。惟我有過差。而能受人之責。如水之流。無一毫之扞格。一毫之凝滯。是眞能克其多盤之私者。乃爲難耳。古人此言。切中人情。眞修身克己之要務。所謂羣言之首也。夫常人之過有二。有過而不知者。有知而不改者。知而不改。其病全在多盤。蓋樂因循而憚振作。溺晏安而惡勉強。雖日受人責。所謂徒以規爲瑱者。誠何益之有哉。

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

此一節書是言悔過如不及之意也。逾。過也。邁。往也。穆公曰。吾今乃知前日不能受人之責。欲悔而自改。此心常以爲憂。蓋日月易過。忽焉逾邁。是往者已不可追。獨冀望于將來。

而來者又豈可逆定。我心中常若不復有將來之日。可以容我遷善補過。此所以憂思之深也。蓋古之聖人。未有不及時修德者。大禹之惜寸陰。湯之日日新。文王之日昃不遑暇食。皆有若弗云來之意。人君能長存此心。則永無多盤之累矣。

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爲親。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

此一節書是悔既往之失。而冀將來之善也。

猷謀也。詢問也。穆公曰。朝廷之上。有老成練達之人。可與謀事者。是古之謀人也。此其人吾非不知其熟于世務。明于大體。但以其每事堅執。不肯遷就我意。我輒忌疾之。而不用其言。夫聽其言若不可用。不用之輒敗事者。古之謀人也。有新進喜事之人。未可與謀事者。是今之謀人也。此其人。吾非不知其狃于近功。趨于小利。但以其每事順從。能與吾意相合。姑且以為親信而用之。夫聽其言若可

用。用之輒敗事者。今之謀人也。然吾既往之過。雖知此。而將來之事。豈可不為鑒戒。自今以後。凡國有大事。尚當謀度詢問于老成黃髮之人。彼必每事慎重。不肯就我。我不以為忌而能受之如流。則自罔有愆尤也。按穆公言古之謀人。謂蹇叔。今之謀人。謂杞子。忌與親。實千古聽言之大戒也。違己則忌。從己則親。止坐多盤之故。蓋人惟好自便安。欲適己意。則明知其可而不為。明知其不可而姑且

諂之。忠言日拂。佞言日進。而禍中於國家。有不可勝言者矣。

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諞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

此一節書。是言改過遷善之實事也。番番。老貌。仡仡。勇貌。截截。辯給貌。諞。巧也。皇與遑通。穆公曰。吾悔既往之失。歆詢黃髮。所以番番然衰老之良士。雖旅力方剛之時已違。然而

計慮深長。可與謀國。我猶庶幾得而用之。至仡仡然武勇之夫。雖其射御無有違失。然而智慮淺短。常足以僨事。我今庶幾不欲用之。勇夫尚不可用。況截截然辯給之人。善為巧言。能搖奪君子之辭。而變易其是非。一惑其言而聽從之。其患有甚于用仡仡之勇夫者。我又何暇多用之哉。夫君子之辭理每正。諞言之理每屈。此易知也。然君子之辭必難入。諞言必可喜。此難察也。惟君心無私。而一決

之於理。則雖有巧言而不足以奪君子之正
論矣。
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
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
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
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
此一節書是言良士之有利於國家。以明欲
得良士之意也。昧昧猶默默也。介獨也。斷斷
誠一之貌。技才能也。休休平易寬洪之意。彥

俊美也。聖通明也。不啻猶言不但。職解作主。
穆公曰。我嘗默默深思國家之安危。全在大
臣之得人與否。如有一介然獨立之臣。斷斷
然誠實專一。無他技能。其心則易直寬廣休
休然如大器之能容。蓋其人全不以一己之
能為能。而惟以天下之善為善。見人之有才
技者。愛惜之若己之所有。在人之能無異于
在己之能也。見人之美善通明者。其中心喜
悅。不但如其口中之所揄揚而已。在心之好

有甚于在口之好也。此是實能容受天下之
賢才。非有強勉矯飾之意。誠得此臣而用之。
必能廣致羣賢。共圖政理。豈惟國家一時是
賴。亦以保我子孫黎民。永享治安之福。是此
一介臣者。亦大有利于國哉。吾之所以欲得
番番之良士者此也。此節書大學引之。以明
相臣之體。蓋有技非大臣之事。惟在容受衆
長。使各効之國家。且即可儲才為後世子孫
之用。是無窮之利也。故大臣之職在進賢。人

君之責在命相。
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
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此一節書是言小人之有害於國家。以明不
欲有諞言之意也。冒疾。妒忌也。殆。危也。穆公
曰。君子小人之用心。每每相反。一介臣之休
休有容者。必能登進羣賢。貽國家之利。若小
人之心則全不然。彼既無斷斷之誠。休休之
量。見人之有才者。則嫉其勝己。輒忌疾而深

惡之。或顯拒而力排。或陰傷而曲中。蓋有技者每易于自見。故惡之無所不極也。見人之美善通明者。嫉其異己。必百方而阻遏之。或使之沉于下僚。或使之淪于草野。蓋彥聖者達則可大有爲。故必欲違之。亦無所不極也。是其心窄狹險刻。實不能容人。亦必無悔悟改革之望。若此人而誤用之。必至善人屏息。奸諛盈朝。蒙蔽君心。事事隳壞。及身之禍。不克免。豈復能保我子孫黎民。則是豈不大可

危哉。吾之所以不欲用截截諞言之人者此也。此節言小人之心。眞如見其肺肝然者。先儒謂前一人似房玄齡。後一人似李林甫。可謂得之。有用人之責者。深鑒乎此。則不至爲小人所惑矣。

邦之杌隉。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

此一節書是申言國之安危在一人也。杌隉。不安也。懷安也。穆公曰。夫用一妨賢病國之大臣。而延至子孫黎民俱被其禍。是可見邦之杌隉不安。此一人壞之而有餘也。豈必小人之多乎。用一休休有容之大臣。而可使子孫黎民俱被其福。是可見邦之榮顯安寧。亦此一人與之而有餘也。豈必君子之多乎。然則自今以往乎。豈可不詢茲黃髮。而屏絕今之諞人哉。抑書以悔過終。蓋過者人所不能無。雖以成湯之聖。史猶稱其改過不吝。人君但能常加省察。自克其多盤之私。而受責如流。則過而能改。即爲無過。作聖之道。不出乎

此。此孔子所以錄是書之意也。

日講書經解義卷之十三終

古文尚書冤詞八卷

（清）毛奇齡撰

清雍正刻西河合集本

古文尚書冤詞八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奇齡有仲氏易已著錄。其學淹貫羣書。而好爲駁辨以求勝。凡他人所已言者。必力反其辭。故儀禮十七篇古無異議。惟章如愚山堂考索載樂史有五可疑之言。後儒亦無信之者。奇齡獨拾其緒論。詆爲戰國之僞書。古文尚書自吳棫朱子以來皆疑其僞。及閻若璩作古文尚書疏證。奇齡又力辨以爲眞。知孔安國傳中有安國以後地名。必不可掩。於是別遁其辭。摭隋書經籍志之文以爲梅賾所上者乃孔傳。而非古文尚書。其古文尚書本傳習人間。而賈馬諸儒未之見。其目一曰總論。二曰今文尚書。三曰古文尚書。四曰古文之冤始於朱氏。五曰古文之冤成於吳氏。案吳棫書裨傳在朱子稍前。故朱子語錄述棫說。當云始於吳氏成於朱氏。此二門殊爲顚倒。附識於此。六曰書篇題之冤。七曰書序之冤。八曰書小序之冤。九曰書詞之冤。十曰書字之冤。考隋書經籍志云。晉世祕府存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及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亡。至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其敘述偶未分明。故爲奇齡所假借。然隋志作於尚書正義之後。其時古

文方盛行。而云無有傳者。知東晉古文非指今本。且先云古文不傳。而後云始得安國之傳。知今本古文與安國傳俱出。非卽東晉之古文。奇齡安得離析其文。以就己說乎。至若璩所引馬融書序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又引鄭元所注十六篇之名爲舜典汨作九共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允征湯誥咸有一德典寶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冏命。明與古文二十五篇截然不同。奇齡不以今本不合馬鄭爲僞作古文之徵。反以馬鄭不合今本爲未見古文之徵。亦頗巧於顚倒。然考僞孔傳序末及獻者乃其傳。若其經則史云安國獻之。故藝文志著錄。賈逵嘗校理祕書。不應不見。又司馬遷爲安國弟子。劉歆嘗校七略。班固亦爲蘭臺令史。典校藝文。而遷史記儒林傳云。孔氏有古文尚書。安國以今文讀之。逸書得多十餘篇。歆移太常博士書。稱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書十六篇。班固漢書藝文志亦稱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則孔壁古文有十六篇。無二十五篇。鑿鑿顯證。安得以晉人所上之古文合之孔壁歟。且奇齡所藉口者。不過以隋志稱馬鄭所注二十九

篇乃杜林西州古文、非孔壁古文。不知杜林所傳、實孔氏之本。故馬鄭等去其無師說者十六篇、正得二十九篇。經典釋文所引、尚可覆驗。徒以脩隋志時、梅賾之書已行、故志據後出僞本、謂其不盡孔氏之書。奇齡舍史記漢書不據、而據唐人之誤說、豈長孫無忌等所見、反確於司馬遷班固劉歆乎。至杜預韋昭所引逸書、今見於古文者、萬萬無可置辨、則附會史記漢書之文、謂不立學官者、卽謂逸書。不知預注左傳、皆云文見尚書某篇、而逸書則皆無篇名。使預果見古文、何不云逸書某某篇耶。且趙岐注孟子、郭璞注爾雅、亦多稱尚書逸篇。其中見於古文者、不得以不立學官假借矣。至孟子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於有庳、岐注曰、此常常以下皆尚書逸篇之詞。爾雅、釗明也、璞注曰、逸書、釗我周王。核之古文、絕無此語、亦將以爲不立學官故謂之逸耶。又岐注九男二女、稱逸書有舜典之書、亡失其文。孟子諸所言舜事、皆堯典及逸書所載、使逸書果指古文、則古文有舜典、何以岐稱亡失其文耶。此尤舞文愈工而罅漏彌甚者矣。梅賾之書、行世已久。其文本采掇佚經、排比聯貫、故其旨不悖於聖人、斷無可廢之理。而確非孔氏之原本、則證驗多端、非一手所能終掩。近惠棟王懋竑等續加考證、其說益明、本不必再煩較論。惟奇齡才辨足以移人、又以衛經爲辭、託名甚正。使置而不錄、恐人反疑其說之有憑。故並存之、而撮論其大旨、俾知其說不過如此、庶將來可以互考焉。

西河合集序目

古文尚書冤詞 八卷

尚書廣聽錄 五卷

舜典補亡 一卷

蠡吾李塨曰先生三書擬晚出故有關逸即廣聽錄舊目十卷今卷數亦不合惟古文尚書冤詞則塨所親受其始末有可記者初先生作尚書釋疑數十條蓋慮世之疑古文者而釋之然未嘗示人也及塨南游時客有攻辨中庸大學易繫以及三禮三傳者塨見之大怖以爲苟如是則經盡亡矣急求其故則自

攻古文尚書爲僞書始因敍之先生先生乃取釋疑本增損成帙改名曰定論凡四卷已行世矣會漳浦學生有以徵海外古文請者雖其書不得上而說行人間先生聞之曰事急矣漢以經學爲門戶諸家辨訟往有行金易中書以實已說者明崇禎末國子助教請序古文勿立學而未有報也江介大家隨僞造古文以多貲賂海估使流播譯國而傳之中邦幸估者心動碎其書而投之于海今復有是請縱堯舜在上不聽其說然僕無狡猾之徒踵故智而陰行之則大事去矣遂發前所作御告之先聖之神齋宿而更爲之詞名曰冤詞蓋危之也夫事之彼冤實始于疑惟疑之不釋則一隙未彌漸至潰敗而不可復救昔者林碩疑周禮嘆助趙匡疑左氏彼猶非聖經耳若王充疑論語劉子元疑春秋李覯疑孟子歐陽修疑[illegible]則疑經[illegible]然未敢斥爲僞也向使宋人始疑[illegible]元[illegible]論者[illegible]起而辨正之則不致以投杼之嫌相成怨獄而[illegible]一吹百吹互相煽亂一曰僞衆人皆曰僞即至無[illegible]之人亦得竊人敗屨[illegible]自矜誇步屣然超足于先[illegible]之前然且大肆詬詈醜惡蹴踏勞不至滅一經以及羣經不止此其爲世道人

心之患實當何如者然則是詞可少哉挽落日而降狂瀾衛聖匡經先生功不在禹下矣塨嘗與客辨客曰人心道心[illegible]道家言氣佛氏言心吾儒祇言理耳且[illegible]二[illegible]塨曰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氣即理也孟子[illegible]仁人心也理[illegible]心[illegible]且孟子以口身耳目言性矣此人心[illegible]危也以仁義禮智言性矣[illegible]道心惟微也然氣[illegible]理御氣形色天性非[illegible]絲二也先生是塨言按[illegible]已[illegible]先生謂其中在堯典中[illegible]缺半耳[illegible]或曰此補所引書傳而雜恐不雅馴故先生[illegible]毀之其略見古文卷中

古文尚書冤詞目

卷一
總論
古文尚書　今文尚書
卷二
古文尚書
卷三
古文之冤始于朱氏
卷四
古文之冤成于吳氏
書篇題之冤
書序之冤
書小序之冤
書詞之冤
卷五
書詞之冤
卷六
書詞之冤
卷七
書詞之冤　書字之冤
卷八
書字之冤

古文尚書冤詞一

蕭山毛奇齡（字初晴　又名甡）稿
遠宗文郊兒有校

七歲受尚書即聞有今文古文之分以問經師經師勿告也崇禎十六年國子助教鄒鏞疏請分今文古文尚書而專以今文取士爲言會京師戒嚴不及報曲水社修禊事山陰張杉謂衆曰毀經之漸萌矣國家取士三百年專用朱子之書以立學謂可以衛經而經學大壞前此萬曆十二年南戸部員外唐伯元得魏正始石經大學本于科臣許仁卿家實考功郎中豐坊僞造本也疏請立學官勅令取士廢大學舊本其疏以他事與中監不合駁奏不行然事亦危原其意則以朱子改大學公然取士遂相率更竄以各行其說所謂師其事而效尤焉者近者宗伯臣姜公逢元以毛詩進講上敕勿講國風且特諭東宮講官切戒以國風進太子前者何則以其淫也夫以三百五篇皆絃歌之詩太史採之聖人刪之樂師皷餌而肄習之播之鄉人布之邦國進之宮闈與朝廟鬼神賓客實深饗熟而一旦以淫風屏經致使君臣

不得通父子不相聞譏懲厥棄一如咋聲媟語之不可親近則是何故今尚書又見背矣坐客皆吝嗟而罷其明年國亡盜賊四起予避兵山中客有能爲古今尚書說者急請教之客曰今文者伏生口授書也古文者孔子屋壁中所藏而發而獻之官府者也乃自獻之官而外無其書是以兩漢名儒皆未之見惟永嘉亂後中外古文皆不可考而東晉之初有豫章內史梅賾忽奏上古文尚書此何來者非僞書乎乃自唐人作註疏作爲改移而其書至今行之爾新安朱熹斥爲假書其註四書五經已改大學刪孝經定

詩滌風表太極圖說河圖洛書而加于大易之首所尚書則疑之因不欲註而授其意于門人蔡沈使分別今古文有無註于各篇之下而別存雜說以著其僞下是諸門弟子共祖述之而元吳澄明郝敬歸有光輩俱竊起攻辨迄無遺力吳澄作書纂言則但存今文二十八篇而刪去古文以示毀黜僞書之意今其書具在也予聞言愕之歸而不食者累日及兒疑還上寧室中所藏經與史亡切殆盡已復以僱搆發走道路無暇爲考証然漸聞開國以來其攻之者遍天下無論知不知公然皆背

以行世且有顯明代梅鷟設爲古文之書效顰喩義是正一編專刻今文經而去古文者展轉煽惑其言陋誕不可聞譏吾李塨者多學人也其尊人孝慤先生爲北方名儒塨嘗從遊于博陵顏習齋先生之門以實踐稱康熙庚午舉順天鄉試與兒子遠宗爲同年生雖上公車門忽越三十且聞樂下予傳二變四詩九聲十二管之學三日卒業縱論諸墳典易象春秋探幽抉微起予所未逮遽曰梅氏上古文晉史無有何也予曰晉史十八家有之予不見夫孔氏之疏之引之者乎曰雖然當者之予唯唯而退既而塨寫

桐鄉郭明府著與桐之學人爭古文眞僞著辨一卷予聞之甚善思竟其業値予轄喪禮未就仍舍之去編建濬浙縣學生務衍鋭以所刻奏稿一本傳流至浙中板康熙三十六年今

上北狩還上疏于門不郊外

上傾而問之以　九校行述不能隨挾疏乞通政上非倒還其疏乃持歸刻之人約諸立孝經于學官廢禮記分今文古文尚書而徵尚書於海外以定眞僞其所以徵海外書者因歐陽修作日本刀歌其末有六徐福行時書未焚尚書百篇今尚存令嚴不許通

中國舉世無人識古文謂海外當有眞古文也夫謂海外有眞古文則中國古文僞矣海外眞古文當求則中國僞古文當廢矣毁經之機至此已決因急爲考定究其根柢如官府所藏名爲中古文漢晉皆有而民間授受者則名爲外學亦自相嬗不絕故劉歆校書自中自外皆親驗其書名爲中外相應雖不立學官世多未見又令甲森嚴立學者稱爲官書不立學者卽稱爲逸書然門戶擯排不能遽廢卽有張霸僞書堂堂進獻尚得緣中祕直斥其僞至於梅賾所上係孔傳而非經文而經文在內者直紀曰永嘉亂

後猶存經文經文在外者則自都尉朝至桑欽尹敏至楊倫太保鄭沖至梅賾皆歷有授受彼我傳述並無僞學夫然後快然而號于世曰天乎天乎古文尚書今不旣復出矣乎今夫設人以文雖井里綴褐之夫畢篇連簡猶必改容而收之儻或老師宿儒稍負才望則必什襲不暇縱使其字句之間稍有疑惑亦何可輕爲謗訕遽攻詆後見于古先聖賢之冊歷二禮三代帝德王功之蹤蹟而前賢藏之後儒獻之歷代帝王爲珍祕而保護之所稱出巖屋而登天府者乎向予解經尚不敢于經文妄議一字雖屢有論辨辨傳非辨經也卽或于經文有所同異亦必以經正經同者經卽異者亦經也今乃以孔傳而妄認古經以孔傳之不僞而妄認古經之僞于秋毫幾不能解夫儒者釋經原欲衞經今乃以誤釋之故將并古經而廢之所謂衞經者安在且大學言格物矣格物者原不必窮致事理而改大學者必謂天下事物莫不有理一理不格于知有礙今物有理而不識事有究而不知經尚如此何見他物然則改大學何爲矣存僞大學之錯國風之淫古文尚書之僞後人必有稽帝王之鈔而毁其書者吾故訟古文之冤而并及

之

今文尚書

秦始皇本紀三十四年用李斯議凡天下詩書百家語悉詣守尉燒之

秦律挾書者族偶語詩書者棄市

漢帝紀孝惠四年除挾書律

史記儒林傳言尚書自濟南伏生 張晏云生名勝 衞宏云字子賤 [illegible]

又云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大兵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卽以教于齊

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山東諸大師無不涉
尚書以教矣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

漢儒林傳夏侯勝從張生受尚書

史記伏生故爲秦博士孝文帝時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于是乃詔太常使掌故朝（漢書作鼂）錯往受之

孔安國書大序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

衛宏定古文尚書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潁川異錯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illegible]）

漢藝文志經二十九卷（[illegible]）

又秦燔書禁學濟南伏生獨壁藏之漢興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之間

儒林傳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

二十九篇（堯典 皐陶謨 禹貢 甘誓 湯誓 盤庚 高宗肜日 西伯戡黎 微子 牧誓 洪範 金縢 大誥 康誥 酒誥 梓材 召誥 洛誥 多士 無逸 君奭 多方 立政 顧命 費誓 呂刑 文侯之命 秦誓）

又稱二十八篇（一之篇矣）

按伏書二十九篇至武帝時外間疑泰誓爲僞遂去

六

此篇孔氏正義云尚書遭秦而亡漢初不知篇數武帝時有太常蓼侯孔臧者安國之從兄也與安國書云時人惟聞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于是有謂泰誓非伏生書者自西漢末至東漢諸儒皆造言出處而俱不得合

劉向別錄武帝末民有得泰誓于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

馬融云泰誓後得

王肅云泰誓近得

鄭玄云民間得泰誓（古文尚書寃詞卷一）

王充論衡泰誓掘地所得

又云伏生二十八篇孝宣皇帝之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易禮尚書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後易禮尚書各益一篇而尚書二十九篇始定矣

後漢書獻帝建安十四年黃門侍郎房宏等說云宣帝泰和元年河內女子壞老屋得古文泰誓三篇

隋書伏生口授二十八篇又河內女子得泰誓一篇獻之

按此皆無據之言祗因漢世今文盛行必欲由漢其去此泰誓之故而終無實據及東漢儒者造爲河內

七

女子壞老屋得孝經易說卦傳及泰誓三篇而又不檢點天下無各經所逸同聚一處以待人之得之者見泰誓在武帝時早已盛行董仲舒對策已有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周公曰復哉復哉諸語而史遷作周本紀直云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既渡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爲烏其色赤其聲魄皆僞泰誓文豈有武帝朝久用之文而在宣帝泰和年始出之者此妄中語也且此止一篇無三篇也惟二十九篇去一篇故二十八宿若去三篇則二十六宿矣何糊塗乃爾

陸德明釋文泰誓本非伏書司馬遷以武帝之世見泰誓之出而得行因入于伏生所傳之內孔氏正義說亦同此尤荒唐矣以伏生本無之書豈可妄爲攙入而不提洪議者且伏書係孝文掌故錄入官府之書又武帝時特立五經博士以肄業之開弟子員勸以官祿即一句一字皆不敢議而謂太史令可妄攙一篇此皆無學人所言陸德明頤劣其爲此言無足怪不謂孔氏穎達亦復引之入正義內真可笑也且此本伏書原不必爲回護者伏生自作大傳乃竟用其語如云八百諸侯俱至孟津有白魚入于舟云云

是明明伏書何必曲諱馬融所此篇有曰今文泰誓都無此語直加以今文之名何等明快若王肅云古文泰誓伐紂事聚人取以爲尚書[illegible]今文泰誓觀兵時事當別錄之以爲周書此辭謂序之言然其稱之爲今文則猶一憾耳[illegible]七不

又稱二十九卷[illegible]

又稱三十一篇[illegible]

又稱三十四篇分出九篇合二十九篇不[illegible]泰誓爲三十四篇

伏氏以堯典爲唐書皐陶謨爲虞書商書爲殷書觀其作大傳說堯典爲唐傳引九共篇爲虞傳帝告篇爲殷傳可驗也[illegible]

[illegible]

孔穎達門今文尚書劉向五行傳蔡邕勸石經皆其本

漢儒林傳尚書世有歐陽氏學又有大小夏侯之學而藝文志謂自武帝訖孝宣世皆立學官乃傳贊又云孝宣之時復立大小夏侯尚書日復立則不特一

並矣
書舊祗名書什伏書出後以其爲上古之書故名尚
書見孔氏正義若春秋說題辭尚者上也上世帝王
之遺書也劉熙釋名尚上也以堯爲上始而書其時
事也斯文從之命秦書在春秋閒且非古帝王之書
者校雖通矣總是書出漢代其祀秦以前皆上古耳
若其稱今文則伏生爲秦二世博士其書皆秦時篆
隸故稱今文孔氏所傳書則周時科斗書故稱古文
馬端臨曰按漢儒林傳言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
以今文讀之唐藝文志有今文尚書十三卷註言玄

宗詔集賢學士衞包改古文從今文蓋漢之所謂古
文者科斗書今文者隸書也唐之所謂古文者隸書
今文者世所通用之俗字也

古文尚書

乃自今文起家以來由孝惠文景以訖于武帝之末
幾及百年而古文始出

漢藝文志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

家語孔襄名騰以秦法峻急藏尚書孝經論語於夫
子舊堂壁中

漢紀尹敏傳孔鮒所藏書

附書漢武帝時壞孔子宅得其末孫惠所藏之書
按史記漢書不載所藏書人而書序祇稱我先人用
藏其家書于屋壁今一稱孔鮒一稱孔騰據孔子世
家鮒係孔子八世孫爲陳涉博士弟子襄爲漢景帝
博士長沙太守卽騰也騰爲安國仲祖則家語稱子
襄者近之者附書稱末孫惠則竟無其人此必以子
襄之子名忠忠與惠字形相近而致誤者要之鮒騰
忠總安國祖也

漢志武帝末魯共王（景帝子諡 共恭同）壞孔子宅欲以廣其
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

字也共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鐘磬之音于是懼乃
止不壞

又云孔安國者（字子國孔子十一世孫）孔子後也悉得其書
書大序至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
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書之書及傳論語
孝經皆科斗文字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
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共王不上獻而歸之孔氏）

史記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
其家（漢書）

書大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

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爲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于堯典益稷合于皋陶謨盤庚三篇合爲一康王之誥合于顧命復出此篇（[illegible]）并序（書百篇之序）凡五十九篇又云承詔爲五十九篇作傳書序序所以爲作者之意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illegible]每篇有一序名爲小序[illegible]）（今作一篇安國分之名作序且篇自）

陸德明釋文古文尚書五十九篇即今所行五十八篇其一是百篇之序

隋書孔安國得古文以今文校之得二十五篇其泰誓與河內女子所獻不同安國並依古文開其篇第以隸古字寫之合成五十八篇

二十五篇（虞書大禹謨夏書五子之歌胤征商書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三篇咸有一德說命三篇周書泰誓三篇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冏命）

又稱二十九篇（以二十五篇加所分舜典益稷盤庚二篇康王之誥共五篇）又（[illegible]舜典一篇十九篇）

五十九篇（二十五篇合之伏書三十三篇百篇之序一篇爲五十九篇）（[illegible]以篇首書序分之各[illegible]五十八篇）

又稱五十八篇

又有稱四十六篇者篇即卷也百篇之序總一篇

序總又有數篇合一序者如大禹皋益三謨共一序康誥酒誥梓材三誥共一序盤庚太甲說命泰誓每三篇共一序類凡百篇得六十三序今此五十八篇共四十六序乃以一序作一卷爲四十六卷

大序凡五十八篇爲四十六卷

藝文志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

四十六卷（[illegible]書[illegible]大禹謨皋陶謨益稷共一序作一卷太甲盤庚說命泰誓每三篇共一序作一卷康誥酒誥梓材三篇共一序作一卷共去十二篇以二十八篇併[illegible]書序作十一卷共[illegible]篇名四十六卷）

顏師古註漢志四十六卷爲五十七篇引書大序云定五十八篇又引鄭玄敘贊云後又亡其一篇故五十七其所亡一篇指舜典言

又有稱十八篇者五十八篇既以一序爲一篇作四十六卷矣茲又除伏書三十三篇但以孔壁二十五篇就序分之太甲說命泰誓九篇共三序應去六篇伊尹作咸有一德以無序諸不成序當附太甲篇內與咎單作明居周公作立政同又去一篇凡二十五篇共去七篇爲十八篇

桓譚曰古文尚書舊有四十六卷爲十八篇

若又稱十六篇則以大禹謨與皋益三篇同序二十

九篇旣出皐陶則一序無兩出之例且序首曰皐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則皐陶謨可領序此當先考二十九篇始計多篇乎者泰誓一篇又當牴伏書泰誓二十九篇之數因又去二篇爲十六篇

藝文志云安國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

荀悅漢紀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尚書多十六篇

劉歆移書太常博士書十六篇

顏師古注權中書多以考見行世二十九篇之外多十六篇

十八篇（大禹謨　五子之歌　胤征　仲虺之誥　湯誥　伊訓　太甲　咸有一德　說命　泰誓　武成　旅獒　微子之命　蔡仲之命　周官　君陳　畢命　君牙　冏命）

十六篇（去大禹謨泰誓二篇餘如前）

伏書去泰誓祇二十八篇今云以考二十九篇之數餘者爲多篇則二十九篇中當補泰誓矣若大禹謨附皐陶篇內則皐陶爲二十九篇中所有之數所謂考見行世二十九篇之外得多十六篇者正此謂也若孔氏正義以十六篇爲亡篇謂張霸補二十四篇爲十六篇則張霸旣無補二十四亡篇之事誤之甚矣若賈逵鄭玄皆以十六篇爲逸書馬融云逸書十六篇絕無師說此皆不深考致誤者孔原有逸篇此非是也（[illegible]）又有稱十三卷十四卷者附經籍志古文尚書十三卷（[illegible]孔安國傳）今字尚書十四卷（[illegible]）其分古今則以古文進內府以今字爲讀傳世者分作兩書非伏定今文也若其分卷曰十三曰十四則附聘經篇所分與舊不同

古文尚書冤詞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又名甡）稿
文孫遠宗校

至于百篇之序則朱氏經義考謂周官外史達書名于四方知凡書必有序目題于方冊其曰百篇者以孔書所序有百篇也但百篇之名不始孔子墨翟曰昔周公旦朝讀書百篇楊雄曰昔之說書者序以百則百篇之名與百篇之序自古有之惟漢志云孔子纂書上斷于堯下迄于秦凡百篇而爲之序隋志亦

云孔子刪書別爲之序各陳作者所由而大序門先者孔子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下迄于周舉其弘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則直以刪書序書歸孔子然而非誣者以周書後起下逮秦誓斷非夫子以前書也若春秋說題辭云書之言信而明天地之情帝王之功凡百二十篇尚書璇璣鈐云孔子求書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迄于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以爲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爲尚書十八篇爲中候大三千一百二十篇此則漢末百兩篇之名之所始要皆荒唐不足據者惟百篇之序則其序具在此與夫子壁中書耳（謂大小序人所作者）自書序由後太常蓼侯孔臧（安國之從兄也）與安國書云舊書潛于壁室歘爾復出古訓再申然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何圖乃有百篇耶

百篇

虞書十六篇（堯典　舜典　汨作　九共九篇　大禹謨　皐陶謨　益稷）

夏書四篇（禹貢　甘誓　五子之歌　胤征）

商書四十篇（湯誓　夏社　疑至　臣扈　典寶　仲虺之誥　湯誥　明居　伊訓　肆命　徂后　太甲三篇　咸有一德　沃丁　咸乂四篇　伊陟　原命　仲丁　河亶甲　祖乙　盤庚三篇　說命三篇　高宗肜日　高宗之訓　西伯戡黎　微子）

周書四十篇（泰誓三篇　牧誓　武成　洪範　分器　旅獒　旅巢命　金縢　大誥　微子之命　歸禾　嘉禾　康誥　酒誥　梓材　召誥　洛誥　多士　無逸　君奭　成王政　將蒲姑　多方　立政　周官　賄肅慎之命　亳姑　君陳　顧命　康王之誥　畢命　君牙　冏命　蔡仲之命　費誓　呂刑　文侯之命　秦誓）

此孔傳百篇次第也若鄭康成註百篇之序其次第又不同以湯誓次臣扈後爲第四十九咸有一德次湯誥後爲第三十四蔡仲之命次費誓前爲第九十六周官次立政後爲第八十八費誓次呂刑前爲第

九十七其不同如此然當以孔傳爲正者以孔傳不立學官故鄭以臆見定之或更據他本實則古文經不如是耳

伏書不分堯舜典皐陶謨益稷顧命康王之誥則于百篇之名皆屬謬戾伏書非是也若孔傳所分以大禹皐益三謨俱屬虞書而以禹貢爲夏書之首則亦非是虞書當分在舜典及汩作九共稾飫之後而以大禹謨爲夏書之首凡春秋戰國閒引書皆如此孔傳不識耳若東漢諸儒如馬融王肅鄭玄輩不見孔傳誤以大禹皐益三謨分入虞書而考之羣書引經

其于大禹皐益三篇所引稱夏書者皆不相合因不能分剖妄稱爲虞夏書抑揚雄作法言亦云虞夏之書渾渾爾不如虞是虞夏是夏明明兩劃豈可通混皆即以羣書引經校之如左傳莊八年夏書曰皐陶邁種德德乃降僖二十四年夏書曰地平天成文七年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襄五年夏書曰成允成功二十一年夏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二十二年夏書曰念茲在茲二十六年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哀六年夏書曰允出茲在茲呂氏春秋夏書曰天子之德廣運乃神乃武乃文國語夏書曰衆非元后何戴后非民無與守邦後漢劉梁傳夏書曰念茲在茲此皆大禹篇者若左傳僖二十七年夏書曰敷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則見在益稷篇中益皐益二謨總是夏書故史記載此二謨在夏本紀中禹貢之後（史以皐益陳謨[illegible]）是二典皆虞書三謨皆夏書而總以禹謨爲之界觀虞書六篇（[illegible]）稱載之舜典之後禹謨之前亦正以兩界從此分也孫士能作書古文詞其序引子夏學書于孔子有云帝典可以觀美大禹謨禹貢可以觀事皐陶謨益稷

可以觀政洪範可以觀度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戒斯七者書之大義舉矣則古原以大禹皐益三謨俱作夏書而以禹貢敘禹謨之後皐益又敘之禹貢之後稱篇第秩然

古書四十二篇（[illegible]九共九篇[illegible]）

按史記殷本紀作太戊一篇左傳定四年祝鮀告萇弘有命以伯禽命以唐誥劉炫曰伯禽與唐誥皆命

書篇名猶春秋陳君牙之以名爲命類又漢律歷志有古文月采篇又康王十二年王命作策豐刑今亡篇之內並無諸名

又有逸書在亡書四十二篇之外有書而無名者大序所云其餘錯亂摩滅弗可復知是也

史記古文尚書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逸書十[illegible]書名亡書名十[illegible]無四十二亡書矣）

漢儒林傳逸書得十餘篇

隋經籍志尚書逸篇二卷志云又有逸書出齊梁之間考其篇目似孔壁中之殘缺者故附尚書之末

又有冊書有正攝之分陸德明釋文云典凡十五篇正典二攝十三十一篇亡餘俱有正有攝不解何義熊朋來謂百篇書者有正攝之分正者有其義而正其名攝者無其名而附其義然按其所分一往不合且其中以禹貢洪範俱爲二典之攝則不通極矣要皆不足辨耳

及安國獻書武帝命安國作傳（[illegible]）傳畢將上之而巫蠱事發（[illegible]）遂不得上自天漢末獻書至征和元年巫蠱起凡四年而古文未行安國隨卒竟不得立于學官

藝文志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立于學官

楚元王傳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

儒林傳遭巫蠱事未立于學官

荀悅漢紀武帝末孔安國家獻之會巫蠱事未列于學官

大序所謂爲五十九篇作傳旣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不復以聞

隋書安國爲五十八篇作傳會巫蠱起不得奏上

乃古文原本旣獻之官藏之書府而以隸古更寫之一冊藏之于家遂私相授受雖非官書令甲公行於布而漢史載其書記其授受亦相續不絕

史記倪寬受業孔安國

漢儒林傳安國爲諫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微子洪範金縢多古文說都尉朝授膠東庸生庸生授清河胡常少子（常）常授虢徐敖敖爲右扶風掾授王璜平陵塗惲子眞子眞授河南桑欽君長

隋書安國遂私傳其業于都尉朝朝授膠東庸生庸生授胡常謂之尚書古文之學

儒林傳世所傳百兩篇者出

百兩篇

百兩有二說一百篇之外加伏生泰誓一篇孔氏小序一篇為百兩篇一春秋說題辭謂書有二十篇尚書璇璣鈐謂孔子得書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為尚書十八篇為中候曰百兩篇

儒林傳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為數十又采左氏傳書序為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求其古文者（[illegible]）霸以能為百兩徵（古文尚書冤詞）以中書校之非是（中書中秘所藏書即孔壁古文也）遂黜其書

孔氏正義謂孔書五十八篇為四十六卷其三十三篇與鄭注同二十五篇與鄭注異但孔君所傳值巫蠱不行前漢諸儒但知孔本有五十八篇而不見孔傳遂有張霸之徒於鄭注之外偽造尚書二十四以足鄭注三十四篇之數為五十八篇其所偽增二十四篇者仍鄭注書序自舜典汨作九共以至旅獒冏命二十四篇若又稱十六篇則又以九共九篇共序除去八篇為十六篇其說繁雜按漢傳但言成帝時有百兩篇之說成帝因以百兩求張霸仰以百兩徵

七

未聞帝以二十四篇求霸以二十四篇徵也其霸所應徵之書明言分析合二十九篇作數十篇又采左氏傳并書序作首尾凡百二篇則其數明是一百有二篇而其文則大約取之書序左傳及尚書二十九篇之中何曾就鄭注多寡為之增益況偽造二十四篇祇是符五十八篇之數其于百兩何居及究其所誤則鄭注三十四篇與偽增二十四篇皆杜林漆書古文非孔古文也（見卷三）穎達不曉漆書作此不通語而世無通人解之夫以張霸西漢成帝朝人乃能偽造二十四篇以足東漢鄭康成注書不足之數則其人已在秦中而世復信之所謂舉世學學非耶（古文尚書冤詞）

八

藝文志劉向以中古文（[illegible]）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illegible]）酒誥脫簡一（[illegible]古文也）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

楚元王傳哀帝時劉歆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曰古文舊書藏于秘府伏而未發（[illegible]）傳問民間則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illegible]）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惜閔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又曰抑此三者（古文尚書冤詞）

以尚書為備皆先帝之所親論今上所考視其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外內相應（謂外而民間內而祕府考驗如一中外相應學者當猶）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illegible]）于野古文不猶愈于野乎若必黨同門妬道眞違明詔失聖意以陷于外吏之議甚為二三君子不取也其言甚切乃書入而諸儒皆切齒悵恨（[illegible]）名儒如光祿大夫龔勝惡之願乞骸骨罷而大司空師丹亦大怒奏歆改亂舊章非毀先帝所立上曰歆欲廣道術亦何以為非毀哉歆由是忤執政大臣為衆儒所訕懼誅求出

古文尚書冤詞　九

補吏為河內太守

漢傳贊云平帝時為立古文尚書傳亦云王莽時諸學皆立劉歆為國師璜惲等（古文尚書者子贛年傳受）皆貴顯乃莽廢官學仍不行

暨後漢而古文之名日盛然終不立學即民間除授受外亦罕得其書其令甲所在凡好古文者皆不敢踰越故安國註論語凡引經如佾陳泰誓湯誥皆不註為名至于小子履敢用玄牡節反不註湯誥而註曰此墨子引湯誓辭而賈逵馬融鄭玄之徒極詆古文自稱受孔學者其於逸經引古文處皆註曰逸書以逸于學官外也（[illegible]）且實有不見古文者正義謂漢儒如劉向劉歆班固賈逵馬融鄭玄六人皆不見古文亦特謂向歆校中外古文極悉而孔氏誣之以不見此仍是般贗偽鄭本之餘說若賈馬三人則所受者為杜林漆書本其不見孔壁古文斷有然者雖徐仲山曰馬融作忠經引大禹謨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非古文乎顧三人實不見古文其忠經所引偶然及之不足據也（說見後）

後漢儒林光武初尹敏字幼季初習歐陽尚書既而

古文尚書冤詞　十

受古文兼毛詩穀梁春秋（皆未立學官）而汝南周防字偉公受古文尚書撰尚書雜記三十二篇至肅宗朝有詔高才生能受古文尚書者魯國孔僖字仲和自安國以下世世傳古文不絕并郡中陳留楊倫字仲理師事司徒丁鴻習古文尚書講學大澤中弟子至千餘人陽嘉二年拜大中大夫與將軍梁商不合以病免若杜林在東漢初曾得西州古文漆書一卷其實與孔壁古文並不相合至是則同郡賈逵為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作訓解（一卷[illegible]）魏王肅（[illegible]）習古文尚書（隋經籍志十卷）註古文

[illegible]其紀綱爲大康時與孔傳同
皇甫謐傳謐從姑子外弟梁柳得古文尚書故作
帝王世紀往往載孔傳五十八篇之書
正義引晉書云此係晉史十八家舊本今皆[illegible]文志如儒林亦不分載諸[illegible]
說晉太保鄭沖以古文尚書授扶風蘇愉愉字休豫
休豫授天水梁柳字洪季即皇甫謐外弟也季授城
陽臧曹字彥始始授郡守子汝南梅賾字仲真真為
豫章內史遂于前晉奏上其書而施行焉奏上其書者奏所授
爰之孔氏傳非古文名文也說見後時亡失舜典一篇晉范甯為古文
尚書作解猶不得舜典舜典亡半篇非全亡也說見後
古文蓋二尚書竟詞

十一

乃其所上書則斷孔安國之傳非經文也隋經籍志
云後漢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同郡賈逵馬融鄭玄
為之作傳記然其所傳唯二十九篇謂古文廿九篇又雜以
今文謂今文廿九篇非孔壁本此杜林漆書非孔壁本自餘絕無師說
謂無專傳註晉世秘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illegible]
今無有傳者[illegible]及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
尚書並亡[illegible]濟南伏生之傳[illegible]唯劉
向父子所著五行傳[illegible]是其本法而又多乖戾
[illegible]至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
[illegible]

人觀之時又闕舜典一篇[illegible]
於是始知師學古文[illegible]梁陳所講有孔鄭二家
[illegible]齊代唯傳鄭義又齊不時行孔傳至隋
孔鄭並行而鄭氏甚微[illegible]自餘所存無復師
說[illegible]由是觀之是古文經文祕府舊有梅
氏所上其是孔傳故志歷敘之以為古文傳注師說
典廢之由原來詳訓古文已亡至東晉始上也是以
前敘所存特目古文尚書之經文後敘所奏則又特
目安國之傳其故為明析不使淆亂如此
至于堯典舜典原有二篇孔氏小序已第其目為百[illegible]

十二

篇之二而伏生誤合為一篇及孔壁出書時安國考
定篇次為分而出之但不知其分在何處且失篇首
一截祗以堯舜二典之序延堯典之首而其文則仍
合為一于是齊梁之際始校為文遂有疑為舜典于
者為晉書所云亡失舜典一篇隋志所云時又闕舜
典一篇是也但言者史記及諸書引經所據知舜典
仍在堯典中未全亡也所亡祇四海遏密八音以後
月正元日半篇耳然且篇首二十八字則孔傳
原有其文而梅氏所上本偶失之至南齊姚氏始上
其文乃以堯典慎徽五典以後文而冠以曰若稽古

帝舜曰重華六句遂謂愼徽以後俱屬舜典然前後
不接因有疑二十八字爲僞書者不知亦非僞也
南齊蕭鸞建武四年吳興姚方興于大航頭得孔氏
傳古文舜典一篇在愼徽五典上有曰若稽古帝舜
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
以位二十八字遂表上之會方興以罪致戮事遂寢
至隋開皇二年購募遺書復得之
此二十八字在魏王肅注古文尚書十一卷晉書荀崧
註古文舜典一卷皆有其文正義云梅賾上孔傳時
猶闕舜典二十八字世所不傳以大航本未出也多用王范
之注補之謂以本中文此序文亦云以王肅註爲孔傳
阮孝緒七錄亦有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十
二字釋文云此十二字阮氏七錄亦云是也
但釋文又云姚方興所上祇十二字更有濬哲文明
四句凡二十八字總出之王注卽王肅本則不然按隋
經籍志齊建武舜典姚方興于大航市得其書奏上
比馬鄭所注多二十八字是此二十八字在建武奏
上時一齊並出從無方興十二字王注二十字之別
此說誤據馬鄭古文尚書馬融鄭玄得杜林漆書本誤文馬融本不見古文尚書本而亦之實爲本且但錄

然且此二十八字在漢末有引用之者王延壽靈光
殿賦有云粤若稽古帝漢祖宗濬哲欽明王粲七釋
亦云濬哲文明允恭玄塞此二王君者皆在王范二
君之前則必孔傳舊本原有是文故彼此襲用之方
典之非僞固不足辨也
至沈約宋書禮志引魏明帝時高堂隆建議改朔引
尚書文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建皇授政改朔一十
五字則亦先于方興者但建皇六字與協于帝三字
濬哲文明十六字俱不通接是必此六字原在乃命
以位後仁篇中文而高堂是時以改朔引及所章取

皆不必直接重華爲何觀其文勢原自與匪可驗耳
若謂此十五字當挽之正月上日之後在璿璣玉衡
以齊七政之前改朔與齊政正可相接則不特置協
于帝三字并濬哲文明十六字于無地挽一書以歷
羣書必無是理且與史記諸書之分堯舜典大相
承謬恐未然矣
稽史記諸書皆稱放勳殂落以前爲堯典以後爲舜
典孟子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漢書王莽
傳堯典十有二州後漢張純奏宜遵唐堯之典以二
月東巡狩陳寵言唐堯著典眚災肆赦晉幽州秀才

張髭上疏引堯典文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凡稱堯
典皆在愼徽五典之後則此後半篇其爲堯典方未
已也乃自此推之至二十八載帝乃殂落之後則並
無堯典一名闌入其內此眞舜典矣祓予悉分二典
謂堯典自曰若稽古帝堯起至二十有八載帝乃殂
落止舜典從載則自月正元日起至舜生三十徵庸
陟方乃死止首尾分明而其所補闕則史記有之史
記作堯紀仰載堯典知帝堯者放勲能明馴德（文節）
乃命羲和（一節）命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四節七節五六）歲三百
六十六日（八節）舉丹朱（九節）舉共工（十節）舉鯀治水（十一節）一舉

古文尚書冤詞　卷一　十五

舜降二女（十二節）愼和五典（十三節）謀事至而言可績（三節）
（日若稽古 十四節）受終文祖（十五節）在璿璣玉衡（十六節）遂類上帝
（十七節）輯五瑞（十八節）歲二月東巡狩（十九節）五歲一巡狩
（節十）肇十二州（二十一節）定五刑（二十二節）誅四凶（二十三節）堯殂
位凡二十八年而崩（四節十）此堯典也至以舜典作舜
紀則自虞舜者重華起而窮蟬而下而瞽瞍而耕歷
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什器就時父母弟欲殺舜因岳
薦之堯乃使九男二女事之且試五典（……）治百
官（……）舉十六族賓四門流四凶入于大麓烈風
雷雨不迷（……）使攝行天子政天下歸舜此舜

典前載文也自此以後則全是舜典如云乃至文祖
（月正元日格于文祖 舜節）詢四岳（……）命十二牧（節三）咨禹（節四）
咨棄咨契咨皋陶（十五節 十六）咨垂（節八）咨益（節九）咨伯夷（節十）咨
夔咨龍（二十一節）嗟女二十有二人（節十二）三載一考績
（十四節）舜年三十以孝聞至崩于蒼梧之野（舜生至陟）
（方乃死 五十節）皆舜典文也則是二典之外當在帝乃殂落
之後月正元日之前此彰彰者但舜典前載依史記
所載則亦有試五典賓四門納大麓一段與堯典同
故伏生之合孔書之失蕭齊舜典之攙割皆職是之
故史記具在其猶[illegible]驗然耳

十六

乃自立古文學後江左儒者悉祖述其書附初流播
河朔自開皇間多集諸儒論列其爲正義者有蔡大
寶巢猗費甝顧彪劉焯劉炫等皆命世之才撰作附
代作毛詩尚書論語孝經述義各數十卷其于孔傳
最有發明至唐永徽間敕國子祭酒孔穎達及太學
博士王德韶上騎都尉蘇德融四門助教王士雄等
考辨衆儒是非爲之正義凡二十卷至開元間又命
集賢學士衛包改寫古文易以今字名今文尚書十
三卷（……今文……）

西河合集

古文尚書冤詞　二

蕭山毛奇齡又名甡字初晴稿　友渾克有遠宗都讃校

自是之後但名尚書不名古今文以今文二十八篇原在古文五十八篇內也第伏擧之學如歐陽大小夏侯三家在西晉永嘉之亂早已亡失而孔壁之學如劉陶尚書雜記三十二篇王肅古文尚書註十一卷范甯註舜典一卷皆湮沒不可復考卽杜林漆書之學馬融註十一卷鄭玄註九卷在唐初猶見之迄今無一存者唯孔傳寔然獨行顧前此正義如費甝顧彪劉焯劉炫輩多所發明亦迄無贋本一註一疏自唐歷五代訖宋並無異辭乃南渡以後忽有指爲假書者

古文之冤始于朱氏

朱熹曰某嘗疑孔安國書是假書

又曰孔書至東晉方出前此諸儒皆未之見可疑之甚（後之疑孔書人皆以此有口實數十家茲不更援）

朱氏欲註尚書見孔疏有兩漢諸儒皆不見語又有梅仲眞爲豫章內史遂于前晉上其書語因不復深考且並不究所由來竟以臆見斷之曰此必假書僉之不註而以註屬之門人蔡沈并授以意于從前不分今古文者今特爲分之且雖爲之說以著其僞凡諸門弟子爭相傳播而元明以來又苦無通儒善讀書者爲之剖斷其在古學則鹵莽殘略但抄竊詞句而其在今學則名爲通經而實無一經可通且過遵朱氏寧得罪先聖賢必不敢一字道朱氏之謬加之入明至今立學取士皆用其所註書雖孔子復出無如之何致使腐劣之徒旁搜曲引吹毛索瘢鍛鍊成獄古經之冤至此極矣要其說則皆自東晉方出諸儒不見兩大節始

夫古文何嘗自東晉出也不幸古文遭厄夫子刪之夫子之家藏之壁伏生今文立學幾及百年而後出于壁乃出甫四年而又頓遭巫蠱之禍不惟不立學卽安國傳文亦不敢再上然且武帝遽崩安國又卒先聖先王之書幾幾一綫亦可慘矣然而古文經文歷有方所其在官書則科斗原文見藏秘府而在私學則安國所寫隸本親授都尉朝以傳至桑欽授受分明並無斷絕是以劉向取內府古文以校博士今文之學劉歆復取內府古文以校膠東所傳古文之

學徒此徵驗名為中外相應閒有張霸上僞書愚相繆亂猶得發內府古文以斥其非是何曾有無何之文可以公然相竄易者越至東京則孔僖為安國之孫世世守之而丁鴻楊倫且集弟子千人于大澤中建習之至魏晉之閒則有王肅皇甫謐外由鄭冲蘇愉梁柳臧曹一一相授以逮至梅賾未嘗有頃刻之閒廢棄之隙也乃古文藏內府者則永嘉亂後其書尚在而特以無傳之故梅賾乃上孔氏傳以補尚書諸傳之闕是梅氏所上者安國之傳非古文之經也安國之傳東晉始行古文之經非東晉始出也故

唐宗晉書不載梅賾上書事以為不關本經不足輕重而舊晉史及隋經籍志則各為載入然猶恐誤認孔傳為古文乃先曰晉世祕府所存有古文經文然後曰至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此其明白為何如者乃不學之徒妄云梅賾上古文以致一訛再訛頓成此千古不白之寃獄噫乎諸書具在何不明啟其書一讀之也

至諸儒不見則亦有說按徐仲山傳是齋尚書日記有云舊謂漢魏儒者皆不見古文故趙岐註孟子鄭康成註禮記韋昭註國語杜預註左傳其于引古文

尚書所有之文皆註曰逸書以是為古文作僞之據此皆不學入所言漢功令敍厥其所極重者莫如學官凡古學今學必立學官以主之射策勸祿皆在此學且此者雖諸之逸以逸于學官外逸今文立學稱簡書古文不立學但稱逸書此如唐制書學[illegible]其令下[illegible]者名官書有賜名野書故[illegible]述遺曰孔安國尚書自[illegible]以來不立于學官故左傳所引杜氏皆註為逸書以是也況古文與今文之出時最晚及當由[illegible]不[illegible]事務不及在學其私相授受僅得安國親為藏之于家一本[illegible]可除授受之外[illegible]能他及又況

寫經用竹簡木冊未易傳遠而民間以煩重之故又難于更寫然且門戶擠排在博士甲乙高下惟恐有他經相壓以致綦易故有遺金中祕使陰易其書以證已學者觀劉歆甫移博士請立古文而諸儒切齒恨如仇讎其至師丹龔勝為國重臣且有乞骸骨以去者而劉歆卒是竟不得復齒于衆此其間興廢之幾離古文咨前亦孰肯滯而問之然而何足怪者傳者[illegible]不[illegible][illegible]自不見也

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義其於諸儒不見古文者祇賤六人謂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及賈逵馬融鄭玄耳于謂此六人者皆反

不在不見之數二劉校中外之學班氏詳述而志之
何爲不見若謂劉歆作三統曆其所引泰誓與古文
不合則著書持論何所拘限杜欽議郊禮以明堂爲
興廟之作不必不見王舜太僕議祀典以孝武爲齊
襄復九世之讎不必不見左傳也若賈馬鄭三人則
原本孔學雖賈逵父賈徽曾受書塗惲是古文正派
而其說與馬鄭則皆受杜林漆書之學雖名爲古
文而實與孔壁古文不同一是漆書一是壁經也正
義稱鄭氏極尊孔學而賤伏學其爲書贊于孔學則
云我師棘下生安國而于伏學則云疾此蔽冒疑

古文尚書寃詞　五

敢未悛其意嚮去取非不分明而學實有異所謂不
見古文者學在彼則不見在此耳
後漢書杜林字伯山扶風茂陵人光武徵拜侍御史
林前于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以示東海衛宏
濟南徐巡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遂絕何意遂能
傳之雖不合時務然願諸生無悔所學
後漢儒林傳扶風杜林得古文尚書同郡賈逵爲之
作訓馬融作傳鄭玄作註解
按杜林東漢初人賈馬鄭三人但得其書而爲之傳
述非親受業也是時或不得眞古文未見似而誤容

亦有之然斷不得以之亂孔氏之學觀林自言不合
時務且恐諸生悔所學而儒林載林以東漢初人而
直列之東漢末諸儒之後亦明別之爲非孔學耳
漆書五十八篇（堯典　舜典　大禹謨　皐陶謨　益稷　禹貢　甘誓　五子之歌　胤征　汨作　九共九篇　湯誓　典寶　湯誥　咸有一德　伊訓　肆命　原命　太甲三篇　盤庚三篇　高宗肜日　西伯戡黎　微子　泰誓三篇　牧誓　武成　旅獒　金縢　大誥　康誥　酒誥　梓材　召誥　洛誥　多士　君奭　多方　立政　顧命　康王之誥　冏命　費誓　呂刑　文侯之命　秦誓）
此漆書本也其篇目次第俱依正義所載鄭註但正
義謂鄭氏所分以盤庚中下二篇康王之誥一篇泰

古文尚書寃詞　六

誓三篇共六篇合伏書二十九篇而去僞泰誓一篇
爲三十四篇正義所云鄭註三十三篇與孔傳同者
是也以舜典一篇益稷一篇汨作一篇九共九篇典
寶肆命原命三篇共十五篇合孔書十二篇而去仲
虺之誥太甲三篇說命三篇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冏
官君陳畢命君牙十三篇爲二十四篇正義所云二
十五篇增多鄭註者此也獨予謂必不然者既註古
文則必不復分古今使各爲畛限且但註今文而古
文仍闕何以爲古文之註又且宋梁陳隋孔鄭並行
若鄭註止半則豈有師行古文而鄭註獨容半部之

理竊謂鄭氏注漆書時原自完備故孔鄭並行雖稱有殘錯不大懸絕而隋代儒臣猶得見鄭注九卷識之經籍延至唐初嘗有墨守今文者又去其半而穎達未之知也且穎達誤認鄭氏所注名爲古文而並不曉杜氏有漆書鄭氏所注是杜氏漆書之本因妄疑此二十四篇鄭注無有而篇目存亡又與孔傳全不合是必張霸上僞書時於鄭注之外僞造此二十四篇以足鄭注所闕之數而不知西漢張霸必不能預造僞書以補東漢鄭注之所闕且霸所上者百兩篇也詎百兩而二十四篇也乎

泰誓三篇不可解伏生僞泰誓一篇既去之矣此有三篇則似乎孔壁所傳之本乃馬融作書序疏伏生泰誓爲非是而又以春秋國語禮記所引泰誓凡孔壁所有者俱未之見爲恨則漆書泰誓仍非孔壁所傳本豈即河內女子三篇耶抑更有他本耶王應麟謂馬氏尚書註本之杜林漆書故不惟與古文異與今文亦異則自來亦有知其謬者蓋東漢在光武時惟尹敏始受古文而其後遂有周防丁鴻諸學遞相嬗受杜林與尹敏同時而不入古文之列在漢史已疑之矣見書籍沿沒須有確據且必合數書而並證之始爲可信今云得之西州此與僞泰誓之曰後得曰民間得曰壁內所得曰民有得泰誓者曰河內女子伐老屋得有何足據蔡元定謂自然悶得之猶山隱者程頤謂未濟三陽失位得之成都箍桶匠皆笑話也嗟乎尚書不幸原有竊發如伏壁泰誓張霸百兩篇漆書五十八篇之明明可疑而任取不識認賊作子反婚掾羅織以冤誣此孔壁所出之聖經亦獨何哉

漆書亡書四十二篇（汨作　九共九篇　咸乂四篇　槀飫　汝方　明居　伊陟　原命　仲丁　河亶甲　帝告　夏社　徂后　釐沃　疑至　沃丁　典寶　太甲三篇　汝鳩　臣扈　祖乙　高宗之訓　亳姑　嘉禾　蔡仲之命　分器　成王政　旅巢命　將蒲姑　畢命　君陳　周官　微子之命　肆命　歸禾　息慎之命　君牙）

此馬鄭所註書序有篇亡書之目即漆書本也據正義謂鄭註舜典有入麓伐木語註五子之歌云避亂于洛汭註胤征云胤征臣名此不見古文者于謂不此不見古文亦不見書序若見書序則胤征序明云羲和湎淫廢時亂日之豈有解作臣名之理意必漆書祇有篇名而無序其云註書序者目睹之語也但胤征諸序史記有之豈鄭並不見史記耶

朱氏經義考云漆書古文雖不詳其篇數而馬鄭所

註賓侯是書陸氏釋文采馬氏註甚多然惟今文及小序有註而孔氏二十五篇無一語馬又曰東漢爲古文尚書不一有胡常所授有蓋豫所傳有杜林所得不盡本于安國而孔氏正義謬稱孔所傳者賈逵馬融等亦粗疎矣

按胡常字少子原傳孔學見儒林傳若杜林書則宋王應麟亦云馬氏尚書註本于杜林而孔穎達全然不知且復柔合張霸僞書與孔書林書合作轇轕此無理之極者相傳孔穎達作正義因梁費甝疏而增廣之又唐書儒學傳稱穎達與顏師古司馬才章王恭王琰撰五經義訓百餘篇名曰義贊詔改爲正義雖包貫諸家然不無謬戾馬嘉運曾駁正其失至永徽中于志寧張行成高季輔復就加增損爲然則其書之醇駁不足信不止此耳

宋又曰書凡易讀者皆古文難讀者皆今文（此論出自吳棫云增多之書皆文從字順非若伏生之書詰曲聱牙云云然棫說不過如此自朱氏指出且謬爲篤論世遂堅信之）

又曰（充語作攀）漢儒以伏書爲今文而謂安國之書爲古文以今考之則今文多艱澀而古文反平易何故或以爲今文自伏生女子口授晁錯時失之則先秦古書所引之文皆已如此恐其未必然也或以爲記錄之實語難工潤色之雅詞易好故訓誥誓命有難易之不同此爲近之

書體無難易之分惟典謨渾穆顧命麗和訓誥通暢誓誡嚴激每以體製分平險蓋廟堂之上高文典冊自與宗師告衆者不同故有訓盤庚大誥義直意曲樸鍊與琢斲兼而有之且亦時代升降質使之然左傳簡整而國策悍曼大小雅至東後周其詞反險奥歷落與前迥異是以禹誓甘誓尚有坦緩至商周加之以桀縱之氣韓愈所云周誥殷盤詰曲聱牙專指商周言非無謂也今不分體製不辨時代單以古文今文較量難易且謂今文艱澀而古文平易是豈古文中無盤庚大誥多士多方耶抑豈今文自盤庚大誥諸篇外並無堯典皐謨洪範無逸所云平易者參其間耶大二十八篇中有難有易則在十八篇中亦有難有易不必難者屬今文易者屬古文也且此難易者非伏孔兩家故爲之也乃欲借難易以見眞僞遂謂此艱澀者或是伏生女子口授失之將謂此盤庚大誥諸篇是伏生女子口授時改文換何有脫落差誤故艱澀耶此孩孺之言也伏生存壁中原本竹

冊偽然王又先教之辨稱之間又教張生又教陳陽
生然後老而教謚錯非無本之言可以洵口銜失也
老翁少女縱或多謬豈有古文書出參訂考覈不更
正者若謂紀實之言難工潤色之詞易好則總欲免
誣古文謂今文是真是紀實故難工古文是假是潤
色故易好則不惟無妄之免不足置辨且未聞古來
書評有以今文之詞為不工古文之詞為工好者若
然則但論工拙已耳何關難易且此非偽者之詞也
儒者讀經當論理不當論文即欲論文亦當論其文
之近于理者而難易工拙總可勿論故孔穎達曰古

文經雖興始得行然其詞富而備其義弘而雅故復
而不厭久而愈亮江左學者咸悉祖焉其說甚善明
陳第屈悔為攻古文之急為之作辨雖第亦寡學自
坐謬誤不足以灑免然其說有云大書之所以貴真
以其得也足以立極也所以惡其偽者以其失也不
是以乖訓也今自天子公卿大夫士庶人服習古文
而皆黎然有裨于治理乃不求其精而反苛責之罹
疏跡之間不亦過乎又曰二十五篇其旨與其文
卑而高近而彌遠幽通鬼神明合禮樂故味道之上
足則愛愛則玩由繹而浸淫諷咏而服習擬議以身

化哉以政定事功而成聖垂矣孰是書也而可以偽
疑之乎此真偽者之言
張杉曰二典三謨極文從字順文侯之命秦誓皆春
秋時書其古質樸與較有過于典謨者但平心誦讀
皆自得之人苟疑竊鐵則語言動止無往而不似竊
鐵及知其不然而向之絕類竊鐵者今無一相類讀
書亦猶是矣文體何嘗疑為古則古疑為今則今向
惟疑古文為偽耳苟知其不偽請再讀之其竊鐵與
否當與向所讀時有大異者
朱又曰豈有數百年壁中之物不訛損一字者豈見云夫千年古書易脫乃出宅字書略無訛誤文勢略無齟齬不亦大可疑乎

又曰書凡易讀者皆古文伏生所傳皆難讀夫伏
生口授如何偏記其所難而易者全不能記也亦蔡云朱生指文章論乃偏得其艱澀而安置考定于科斗古書錯亂磨滅之餘反專得其所易則有不之疑老
孔壁出書距始皇焚書時雖及百年而簡漆不易損
公然究其事未可知此固不足為真偽辨者但其所
訛損之數在諸書已明言之其正書所損則遠志則
云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簡若干字脫若干字是
也其古逸者所損則書序明云其餘錯亂殘滅殆復

可知是也是訛損脫誤閒識其明已與不知而反符古人以無隙之隙古人不受也且論語孝經與序同出同是百年壁中之物論語不能損世未嘗疑何獨至書而疑之

如謂今文難讀則伏壁所藏曾不止此散失之餘偶得此數原非擇其難者而讀之如曰記其難而忘其易則必所讀者多篇而所記者止此數則可云記此忘彼今伏生于二十九篇之外未聞有讀之而忘之者也且堯典皋謨豈非難讀何以讀之而公然不忘則非易者偏忘而難者偏記亦可知矣且伏生何必

記耶夫此二十九篇者非竟亡其書而心記之口誦之也據史記儒林傳明云伏壁所藏書僅求得二十九篇而其餘亡失伏生即以此二十九篇教授于齊魯之間則此二十九篇有壁本矣既有壁本則依本教授何必強記見伏生無口授事在史漢傳志並無此說惟安國大序有云伏生年九十口以傳授然後有口授二字而其後衛宏定書古文序則又云伏生老不能正言使其女傳言教錯而齊人語與潁川各異錯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則又增伏女傳言一事于是作僞書者亦祇口授二字于

經籍志中則是口授二字出自孔序朱氏既疑孔書是僞書孔序是僞序而口授二字偏信僞傳序之所言而以此相難則竊賊言以詰賊有不推口而胡廣者乎又况所謂口授所謂傳言者非口念其書而傳誦之也謂說書也古凡授書必說書如倪寬初見武帝說尚書帝曰吾初以尚書爲樸學勿好及聞寬說乃從寬問一篇此說書之謂也故伏生之孫以尚書徵乃不能明定而能謂不能說也故衛宏記傳言事則明云齊語與潁川殊異伏女所說錯祇得以其意略爲屬讀蓋說書有數端必解其篇義釋其字

諸指示其存何屬讀而是時錯以言語不明祇得記屬讀而不記其他則是所謂口授所謂傳言在漢人已明明言之而世無學人惟知以記難忘易勦成口實陋之陋矣且吾更有說于此夫伏所授者今文也今文者以所授之書字言也如曰口授則爲如其口中之字爲科斗爲篆隸而可指之爲今文也乎何許昧乃爾

朱又曰尚書孔安國序非西漢文章先漢文字重厚今大序格致極輕是魏晉間人作（此大序）

又曰小序決非孔門之舊伏生時無此文且其文

其弱亦不是先漢文字只似後漢末人此小序

書大序眞仿與古文全不關涉惟小序則古文中本有之書此不可不辨者但大序亦斷非僞作於漢魏晉間人所得爲按漢志上斷唐虞下訖于秦諸誥皆用序言而正義疏科斗書引鄭玄注科斗書爲証則科斗二字僅見大序既有漢注則非魏晉所得作可知也至于小序則漢志明云孔子刪書百篇而爲之序即賈馬鄭三人亦皆云小序孔子所作今雖不定爲孔子然與書同出孔壁則眞正舊本非復後人可僞爲者況經義考云周官外史達書名于四方既達

書名則自當有序述作者之意此同古文百篇一并見也今盤言非先漢文字文體甚弱只是後漢末人所爲此必曾見馬鄭二人有書序注而二人皆東漢末人故以爲言而不知司馬遷作史記時已曾收其文入夏殷周三本紀中遷正是先漢人且其文亦不甚弱伏生時雖無此然遷曾問詁安國家則恰從孔門得之村父穿鑿興處處失眼故吾謂吳棫蔡沈與潘郝敬輩專以文體平險詞旨厚薄定時代先後此眞盲人瞎馬之論大不足道祗史記亦尋常書何以都不一觀多此饒舌爲可嘆耳今考史記本紀有五

子之歌胤征湯征女鳩女方典寶湯誥沃丁高宗肜日高宗之訓歸禾嘉禾召誥洛誥多士多方周官賄息愼之命諸篇皆與孔書序無更改者請識文體者一再讀之

古文尚書冤詞 四

蕭山毛奇齡又字大可晚晴稿

文姚芮有遠宗姬璜校

至元人吳澄而張大其說古文之冤俱于朱氏而成于吳澄其作書纂言一書直斥去古文不錄而僅錄今文以為尚書止于此數則毀經矣然其說則仍襲前人餘唾率淺薄膚陋無足當拄口者迄明而愚妄尤甚今彼妄言之姑妄聽之者其同時附和言語雷同者概不暇辨省詞費云

古文之冤成于吳氏

吳澄曰書增多二十五篇晉梅賾所奏上者所謂古文書也

梅賾無奏上古文書事 說見前

蓋晁錯所受伏生書以隸寫之者當世通行之字故曰今文孔壁所藏皆科斗書故曰古文

伏生今文即篆隸書也孔氏古文則科斗書也秦自李斯作篆隸後盡廢古文凡經籍竹簡皆以今文更寫之伏生曾為秦二世博士其所受皆秦書故伏壁所藏名為今文實秦字非今字也至唐開元間玄宗救集賢學士衛包將安國所寫隸古一本改寫俗字仰玄宗作所云楷體字亦名今文故唐藝文志有今文尚書十三卷註云衛包所寫今字則是漢時之古文科斗書也今文者篆隸也唐後之古文篆隸也今文者今字也今謂以隸寫之即當世通行之字則以唐之今文作漢今文矣此不特不識經并不識字矣

據漢藝文志尚書經二十九篇古經十六卷

藝文志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經二十九篇並無此文此澄誤據者

但孔壁真古文書不傳

不傳則安國獻之官府者何物寫藏之家者何物授之都尉朝以至桑欽者何物劉歆校之中古與驗之民間何物且不知何時不傳何故不傳也且不傳二字出自何書何據請一一說之

有張霸偽作舜典汨作等二十四篇目為古文書

然霸書雖在而辭義蕪鄙不足取重于世

張霸以百兩徵並無偽作二十四篇之事此因杜林漆書有舜典汨作二十四篇在鄭注外孔穎達不識杜林漆書又誤認張霸偽作此以補鄭注所不足故有此說此實穎達大誤者予前已辨之又辨之矣

妄人穢唾含之如飴不顧厚乎至若羈書在當時即
已黜之雖用大中大夫言姑存之終顯黜之矣乃云
羈書雖在豈遂曾見之耶抑否耶
及梅賾二十五篇之書出則凡傳記所引書語諸
家指爲逸書者收拾無遺而其文率依于理凡張
覇僞書遂絕世遂以爲眞孔壁所藏矣
二十五篇不出自梅賾也若云傳記所引書收拾無
遺則非書收拾傳記傳記自引書也
唐初諸儒從而爲之疏義自此漢世大小夏侯歐
陽氏所傳尚書止有二十九篇者廢不復行惟此

孔傳五十八篇孤行于世伏氏書旣與梅賾所增
混淆誰復能辨
大小夏侯與歐陽氏所傳尚書在西晉永嘉之亂即
已亡失並不自唐人爲疏義後始廢而不行也況孔
十八篇旣行則二十八篇自在其中不惟不廢絕又
何曾混淆耶

書篇題之寃

歸有光曰昔班固志藝文有云尚書二十九篇古
經十六卷則以古文爲漢世僞書故別稱爲經不
使相混蓋當時儒者之愼重如此而唐之諸臣不
能深考猥以晚晉雜亂之書定爲義疏而漢魏專
門之學遂以廢絕
初聞有光說大驚及檢漢志知有光所據即吳澄說
據之說非漢志也漢志云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即
安國書也經二十九篇則今文也班固當時未嘗有
愼重分別之意必欲分別則孔書是尚書伏書是經
當分別伏書而有光反言之不欲吹毛而適以吹瘢
此等學問何若爲此唐虞三代之書不比漢志數行
可錯讀也況古文四十六卷非十六卷也

書序之寃

金履祥曰朱子疑安國大序非西漢文字履祥疑
屋壁中絲竹之音此東漢讖緯涉怪家言
王柏曰序欲貽耀孔壁之奇造爲科斗書旣曰科
斗書廢無能知者則安國焉知之
漢景十三王傳初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
廣其宮聞鐘磬琴瑟之聲遂不敢壞藝文志共王往
入其宅聞鼓琴瑟鐘磬之音則此在西漢不有之若
科斗之書鄭玄曾註云書初出屋壁皆周時象形文
字今所謂科斗書者以形言之爲科斗若指體即周
之古文也而正義又以鄭知此者正謂周時秦世所

有在漢代猶當知之則是科斗雖久廢他人或不知
豈有安國儒家亦不知者書序爲昭明所題梁人不
識文選每遇選中文必疑爲齊梁人僞作如疑李陵
書子夏序類以爲安國此篇必非漢文而不知漢人
之詆之者早已如此雖欲曲爲吹求之其可得乎
或曰序云承詔作傳傳畢會國有巫蠱事不復以
聞此則僞也何也以安國未嘗遭巫蠱事也按漢
武帝紀征和元年巫蠱起而史記一書則終之太
初之年其自序有云述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是
也乃史記世家已云安國爲今皇帝博士至臨淮

太守早卒則在太初年已無安國其人矣乃自太
初至征和相去八年中間越天漢太始二號而後
巫蠱起而謂安國遭巫蠱事信乎此非僞乎
安國遭巫蠱事非大序私言漢志安國獻之遭巫蠱
事未列于學官儒林傳遭巫蠱事未立于學官荀悅
漢紀安國家獻之會巫蠱事未立于學官劉歆移太
常博士天漢之後安國獻之遭巫蠱倉猝之難未及
施行皆書安國爲五十八篇作傳會巫蠱事起不得
奏上其云遭巫蠱事諸書皆然此非安國一人可妄
誕也若史記則何嘗終太初年耶即論太初以後天

漢太始其救李陵作史記方成未已凡列傳年表其
記天漢太始事歷歷可指即征和巫蠱事亦在在有
之鄗商傳子侯終根立爲太常坐法國除即巫蠱事
也衛將軍驃騎傳後將軍公孫賀坐子敬聲與陽石
公主奸爲巫蠱族滅無後將軍公孫敖坐妻爲巫蠱
族將軍韓悅掘蠱太子宮衛太子殺之將軍趙破奴
坐巫蠱族何奴傳貳師聞其家以巫蠱族滅因并衆
降何奴非巫蠱事乎
或曰此褚先生所增文也吳中陳仁錫刻史記凡
列傳遇巫蠱事皆註曰褚先生所續若年表至太

初以後則直刪之而未之附加
此則焚書矣大欲攻古文而鬭孔序已屬波及而
乃鬭孔序不已竟致改史記以實已說則凡書俱危
矣宋鄭樵曰秦人焚經而經存漢人解經而經亡予
向極惡此語如是將必焚經而不解經然後可今儀
然焚之矣夫褚先生非漫然增史記也猶爲元成間
人其所增補者大抵史公自序中有其目而無其書
如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諸傳偶可擬附則增
之然前無增續一二句者且諸列傳中其及巫蠱事
皆連綴之文前後一片未能割方幅而綴當中也又

況班氏漢書往往依史記原文因而抄之而司馬貞顏師古孟康徐廣諸儒卽又註之史漢體例無班氏抄褚文諸儒註褚傳者今前所引皆班氏所抄褚儒所註之明文也又况史記今書多征和事雖無巫蠱字而其事實在巫蠱之後如公孫敖以因杅將軍擊匈奴至余吾水上在天漢四年則其距太初改元已八年矣又亡名五六歲而後發覺則正在征和二年之後並破奴與太子安國入漢徐廣則註云以太初二年入匈奴天漢元年亡歸時已越太始四年之後則雖無巫蠱事亦征和年矣又况將相名臣年表

删去征和而建元以來年表則仍有龍頷侯韓說事係征和三年而删者不識爲然幸免則雖删改亦又何益蓋學貴精細不貴鹵莽惟精細故拾得梅賾上書一語不得輕信惟不鹵莽則雖明見得史記終太初一語是史公所自序者而亦必求其不必然自序不又曰于是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自黃帝始乎太麟止者元狩之號也武帝于元朔之末因獲白麟故改號元狩其距太初改元越十有八年是時其父談尚未死也史公于元鼎之末始代父職越五年而當太初之元始作史記故其自序有兩時一是元狩謂

西狩獲麟夫子受端門之命遂作春秋今將作史記以附于獲麟之末故曰終麟止此一時也一是太初謂是年改元當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為改建明堂諸神受記之日故太史令作曆始于是年而其作史記亦始于是年瑞應之符以此為識故曰終太初此又一時也而實則史記之作在天漢後自序又曰又七年而遭李陵之禍幽于縲紲乃始喟然云云而班氏作司馬遷傳復改七年為十年以為史記多訛十作七如律書七寸為十寸七分為十分類是以七年計之當天漢三年以十年計之則當在征和之前太

始之後而總以陵降為之斷故荀悅漢紀又云天漢三年李陵降匈奴司馬遷據春秋諸書以作史記接其後事迄于天漢其記陵降之年者以陵降而後作記其所接其後事者謂接上古以來之事而終于是年則凡迄于太初迄于麟止迄于天漢皆指黃帝以來之後事而言非謂史記自此終也夫謂史記爲迄于太初者自序也謂史記爲終于麟止者亦自序也謂太初之後又七年而遭患難而始發憤作史記者亦自序也使執一說以相難則即自序一篇已各有門戶水火之爭何况漢紀自此諸書多焚毀矣惟其

不然史記不必終太初安國雖早卒不必不死于征和之後讀經讀史兩俱無憾矣從來毀尚書者自朱吳以後歷元迄明皆信口聒聒惟此為讀書人所盲而一舉不勝即思易他文以實已說則又無賴強辯所不為矣故此一節雖祇攻書序而實刻于攻古文者之用心好學者當慎思之

書小序之冤（見二卷末）

書詞之冤

梅鷟曰大禹謨偽書也春秋莊八年魯莊公引夏書曰皐陶邁種德此書詞也德乃降三字乃莊公自言杜預註此甚明今乃速襲其文而以為莊之語為書詞此非偽乎

或曰左傳降音杭與古文音絳迥然不同

古文不立學故趙岐杜預輩皆不見古文前既以此為古文偽案已辨之矣今並實不見古文不知德乃降是書文而誤以逸書二字註之邁種德之下此正不見之據而說者復以此為古文偽案則兩端矣按左傳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公子慶父請伐齊師莊公曰我實不德夏書曰皐陶邁種德德乃降姑務修德以待時乎遂引師還則明是以郕降之故故引書之稱降者以解之使祇邁種德三字則與郕降何與而引其語且德足降物引書甫畢終從以修德進意故曰如務未有進作已語而復加如務以起其意者至若降之音絳與降之音杭總作下解如城降曰城下下心曰降心詩我心則降國語王降狄師皆是孔傳以降解下與釋音說文皆同正惟德足以下人故黎民懷之書詞左傳何與焉

荀子解蔽篇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明稱道經而以人為書非偽何也況人心三句論語無之註者所加也

正正古尚書經之尊稱也古以為帝典王謨其稱按之語實出自軒黃以來相傳之大道故稱道經此如易通卦驗云燧人在伏羲前實刻道經以開三皇五帝之書故孔氏書序亦有云三墳為大道五典為常道皆以道名可驗也荀子原以人心二句歸之舜之諭詞故曰舜之治天下不以事詔而萬物成言不以事物告人下也故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而註者曰此虞書語此與論語所云舜亦命禹正同蓋道經之名創自燧人詎謂軒轅作乎若謂允執其中論語祇此文上加三句便是行偽則惟精惟一允

執厥中在馬融作忠經時即引其文非東晉梅氏所能假也

況人心四句蟬聯而下並非逐句掇造者何則惟精惟一句在荀子無其文也乃荀子雖不引書文而直引書意以爲之解如云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幾惟明君子而後知之倕作弓浮游作矢而羿精乎射奚仲作車乘杜作乘馬而造父精乎御自古及今未有兩而能精者也此正明取精一義而由繹其旨一則精兩則不精惟精惟一從人心二句而一氣訓釋在荀子必不逆知後世人必有僞造精一語者而先爲此懸空之解在僞造書文者亦必不求合荀子之意故作此精一語以由實其說蓋荀子惟解經故可引經文亦可論經意若僞造書者謂其掇人成語則有之謂自造成語以合人意旨則萬無此事何則我造僞尚書不造眞荀子也人稍有知能領會此意則亦可捫朕舌矣。

汝惟不矜四句亦荀子有之而不著所出何以知爲尚書即況凡舜所命皆本荀子非抄荀子即若汝惟不矜四句不惟荀子即老子亦有之此亦本經文而習爲常語不必定註曰某書曰者即無稽之言二語亦然此如春秋叔向謂子產曰昔先王議事以制雖用刑官文而只作已語晉徐邈與范甯書曰君子之心誰毀誰譽雖直引論語文而不標所自一若已之自言之者古人引經類如此若謂舜所命皆多出荀子遂謂僞書抄荀子則大不然荀子遵聖言可歷引之若作僞者叢蹙在一處則人得蹤跡之矣獻子誠曾思刺乎民而自爲掩耳之計可乎

故論語堯曰篇近亦有據之爲僞案者謂掇拾斷簡且多易何則不知此篇文體率散撮各經以成章原非引書故文不順序亦無接次凡五章皆然不止者舜爲然矣先仲氏曰論語堯曰篇非引經體故其所引者皆係孔書而安國作論語註並不註一篇者于其下如咨爾舜章不註大禹謨予小子履章不註湯誥雖有周親章不註泰誓所重民食章不註武成何則非引經也

况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孔傳之解全非後人所能僞者孔傳云能念困窮則長有天祿此即前輩陶甄宗不發困窮之謂也且孔傳爲此說而包咸註論語即襲之謂天祿長終汝身蓋東漢以前並無解永終爲永絕者漢書武帝立子齊王閎策曰允執其中天祿

永終獻帝禪位于魏冊曰允執其中天祿永終伸班
彪作王命論亦曰福祚流于無窮天祿其永終矣至
三國魏志始有山陽公深識天祿永終之運禪位于
魏而自此晉宋策文則遂有大祚其窮天祿永終之
語是孔傳此解全非三國以後人所能窺見而謂東
晉人僞爲之乎

或曰國策趙武靈王立周紹爲王子傅引書云去
邪勿疑任賢勿貳今倒見何也

此引古恒有之坊記引詩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穧後
漢崔琦外戚箴引書惟家之索牝雞之晨

古文尚書冤詞　十三

左傳文七年晉郤缺引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
成勸之以九歌使勿壞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
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
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義而行之謂之德禮
詳其文則引夏書祇四句以使勿壞止下皆釋書
詞也今乃以左氏釋書之詞而迺襲之作書文可
乎且又有得禮一名何無文也

此則疑者之陋矣夫果欲作僞則自聽文理皆有在
其釋詞都不解而徑襲之作古文者大抵左氏引經
釋經多有此等如宣十二年邲之戰知莊子曰周易
有之在師之臨曰師出以律否臧凶順成爲臧逆爲
否衆散爲弱川壅爲澤（臨坤上兌下）有律以如己曰律不
行之謂臨則正以師臨二卦之詞解師初爻與郤缺
引書正同然而否在臧後律又在否後未爲不順律
否臧澤臨俱易文所有而祇衆散爲弱語則弱之一
名並非易文然而未嘗以闕漏而疑僞易也此可觀
矣

況水火金木諸句斷當屬之大禹口中而不得爲釋
書詞者洪範不云天乃錫禹洪範九疇乎當禹治水
時天錫禹洪範而箕子傳而演之故五行之說雖見

古文尚書冤詞　十四

于五帝德而經文無有惟洪範首演五行曰水火木
金土而大禹即以水火金木土進之帝前此一似正
其本洪範以陳謨之事故曰天錫洪範禹則之以成
九類而前儒亦云水火金木土穀者即初一五行也
正德利用厚生者即農用八政又用三德也戒之用
休董之用威者即嚮用五福威用六極也九功惟敘
九敘惟歌勸之以九歌者即天錫九疇以九爲次禹
成九類亦以九爲則也是水火金木九功九歌諸句
斷是夏書斷是大禹謨亦斷是大禹陳謨時口中之
語讀書至此當惕然動心自愧無學而猶犬狂吠不

辨形聲亦安用矣又楚詞啟棘賓商九辨九歌竟以
九歌爲夏禹世禪之樂名故史記舜本紀云禹與九
招之樂鳳皇來翔亦謂禹紀舜功德爲舜作樂而皆
本之于九功九歌蓋九招即九韶亦即九歌也誰謂
九歌非禹謨乎

或曰殷人作誓而民始畔禹在虞廷安得有誓師
之事且聞舜竄三苗矣未聞大禹亦征苗也

大禹征苗在吳起對魏武侯早已言之若誓師則墨
子引書明載其事且名曰禹誓即其誓詞亦與古文
不大遠有曰濟濟有衆咸聽朕言蠢茲有苗用天之

罰此亦宜盡人所得見者乃獨此一節攻者甚衆在
元明間多有之今則梅鷟羅喩義皆紛紛矣蠡吾李
塨有與桐鄉錢甲辨詞并載于此

甲謂有苗已竄三危禹安得而又征之且三危爲
燉煌地非七旬所可得徂至者况旣已來格何爲
呂刑又言遏絶之耶是烏有也

李塨曰三苗雖一國而君民不同竄三危者乃竄其
君未嘗累國人而盡竄之體天子不滅國當必更立
一君于其地奈其君叛逆如故則又征之故其誓詞
曰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此非其民所得爲者是舜竄
一君禹又征一君不相涉也且謂禹無征苗事者謨
也史記吳起對魏武侯云昔三苗左洞庭右彭蠡德
義不修而禹滅之此彰彰者甲但知苗之來格當在
燉煌而不知仍在本國蓋有三危之苗有本國之苗
禹貢云三苗丕敘此三危之苗也三危宅而三苗敘
即燉煌也此舜所竄者也蔡傳云苗頑弗即工此本
國之苗也三危方敘績而本國無功此即禹所征者
也故舜與黜陟分北三苗亦惟三危與三苗考績不
同故在禹治水之後旣黜陟而分北之而至此不率
則又征之此明驗矣若呂刑苗民則直是唐初帝堯

之事國語云三苗復九黎之惡堯興誅之而正義亦
曰此滅苗民在堯初興時至堯末年則又有竄苗之
事是唐虞之際凡三誅苗堯則遏絶之殺其身翦其
嗣不滅其國舜則竄徙之而不殺其身禹則帥征之
來之而並不竄徙以漸而化則以漸而輕世但攻古
文辨征苗事而不知堯舜與禹其三世治苗有如是
者是今文尚書曾未夢見而欲攻古文此妄也

大禹謨若干章每章必有諸書引用之文吳澄所云
傳記所引收拾無遺者此眞聖謨洋洋嘉言孔彰也
汴宋人多鮮格言世有集唐人詩爲珍秘者即于文

集字猶相傳至今古文總作僞而聖謨嘉言會粹一處則亦不可沬矣明閩人陳第有古文引書證一編雖不無遺漏然亦有可紀者如此除前卷證夏書條及前條有左傳卻缺引書稱莊公引書滅武仲引書仲虺引書孔子引書齊子引書呂氏春秋引書襄五年引書國語內史過引書後漢劉梁傳引書國策趙武靈王引書墨子引書外尚有左傳引書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孟子引書曰洚水儆予又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又曰祗載見瞽瞍夔夔齋栗瞽瞍亦允若荀子引書維予從欲而治類

右大禹謨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大可又名甡 字初晴 稿

遠宗經濱 文輝克有 校

古文尚書冤詞 五

郝敬曰五歌伯仲漢魏不及十三國風欲凌商周雅頌而上之意淺辭浮其亦難矣

郝敬歸有光胸臆最陋祗拾得孔書疑漢魏間人所作一語遂謂伯仲漢魏不知此五歌有四歌為左傳國語全引之文至第三歌竟無一語豈左傳國語皆漢魏間書乎抑此二書皆意淺辭浮者乎有光謂文辭格致古今迥別不知其何以別之也左傳襄四年魏絳引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其稱夏訓者以首章曰皇祖有訓又章曰訓有之也成十六年單襄公引書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國語知伯國引夏書有之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國語越王告范蠡諫閒爲曰出則禽荒入則酒荒哀公六年孔子引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底滅亡國語周景王二十一年將鑄大錢單穆公引夏書有之曰關石和鈞王府則有或謂孔子引書有帥彼天常一句而作僞者以不

簡熙失之

左傳引書例原有增一句者襄十一年魏絳引書曰居安思危思乃有備有備無患增居安思危一句隱六年陳五父引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增惡之易也一句則引文增損傳例有然不足怪也若謂古文脫一句則亦何礙此正可破朱氏壁藏百年不能損一字之嫌故徐仲山日記曰師彼天常係古文脫簡詳文義必有此句始上下通貫且二三章皆六句四五章皆八句不得此章獨少一句則以此當脫損之一證曰不然

或謂第五章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二句襲孟子鬱陶思君爾忸怩爲文

此古舜典文非孟子文也孟子所引是古舜典中文而尚書亡其前截故史記作舜本紀卽引孟子文以補舜典之所闕自九男二女完廩浚井以至舜避丹之子節節有之故孟子曰鬱陶思君而史記曰我思舜正鬱陶此眞古舜典原文觀宋玉作九辯亦有曰豈不鬱陶而思君兮此時宋玉必不讀孟子可知也然則五子此文或襲舜典苟非舜典則必孟子與史記同襲五子本有明明五章又傳與國語所引其書而反斥而襲孟子者

鬱陶必有思五子總有之無所思也且爾雅云鬱陶喜也喜則更難通矣况既已鬱陶何復忸怩耶據云太康遠畋于洛表表者外也又云五子御母俟太康于洛汭汭者內也則隔一洛矣隔則當思而且相隔者十旬越一百日不當思耶然且羣臣百姓各起相讎逐有距于洛北大河而不使歸者則鬱陶劇思君見忸怩其懸百姓此永上宇懷之悲萬姓讎予二語而申嘆之一思一懸章法固然情理亦確學未有差也若謂鬱陶作喜解見爾雅則孟子喜而思

君史記思君而喜俱不可通本謂爾雅釋經文何悟經文釋爾雅失其指矣况禮記喜斯陶其陶是喜鬱陶不然故王逸註鬱陶曰憤念蓄積此實漢註之可驗者曹植詩鬱陶思君未敢言加未敢言三字正是蓄積而謝靈運詩嚶鳴已悅豫幽居猶鬱陶亦謂鬱陶猶未可悅豫也奚得便以喜字釋之

歟何可無韻僞也

五子述祖訓以爲歌原可無韻况其韻錚然首章用古押法餘皆類法也首章皇祖有訓與本固邦寧押猶烈文詩四方其訓之與百辟其刑之押同一能勝

予與不見是圖押猶臣工爲來爭爽亦與如何新畬
押同寮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與上予圖押猶韓非子
功名篇技若車事若馬淡孤兒行父母在時乘堅車
駕駟馬押同爲人上者奈何不敬押猶詩頍弁爲
施于松上與中心怲怲押非了若聲之行辨與形之
有影押同此後皆用李登聲類押法仰通行韻也惟
第四章王府則有與覆宗絕祀押仍用古押猶詩有
馭爲自今以始歲其有與君子有穀詒孫子押同
右五子之歌
亂征陳氏引書證襄二十一年祁奚引書曰聖有謨

訓明徵定保襄十四年師曠引夏書曰遒人以木鐸
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昭十七年太史引
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荀子引
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昭二十三年
公子光曰吾聞之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
戌日昭十七年夏六月日有食之祝史請用幣季
平子曰唯正月朔日食伐鼓用幣其餘則否太史
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于是乎百
官降物君不舉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
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

也當夏四月謂之孟夏今亂征曰乃季秋月朔辰
勿集于房則季秋者夏之九月也而太史以之證
夏四月之日食非僞乎
此夏周異禮而太史解說之詞也夏禮日食每月皆
鼓幣而周禮唯正月鼓幣餘月則否正月者夏之四
月也四月方在夏陽氣正盛日過春分而猶未夏至
名爲正月此月有災則陽大弱矣故唯此月日食則
奏鼓用幣而他月則否今六月鼓幣不了不悟周之
六月即夏之四月因以爲疑而太史解之曰所云正
月即此六月也是時日過分而未至日食有災當用

鼓幣故引夏書而曰此月朔之謂謂此此月朔皆用
幣之謂也日當夏四月謂之孟夏者謂周唯正月用
幣而六月亦用者以爲六月當夏之四月雖名爲季
夏而實是孟夏故用之也此正分解夏周用幣之異
何嘗以秋七月證夏四月而蔑古不解妄生論議按
隋顧彪云夏禮異于周禮而正義亦云先代尚質用
幣無等周禮極文故有用不用之別此在前儒已辨
之而猶爲訟家何也
甲謂羲和爲曆官當在京師何勞師動衆而征之
李塨曰國語堯有重黎之後使典天地以至于夏商

名曰羲和是唐虞至三代世職不絕雖屬王官而自
有國邑故經稱酒荒于厥邑而孔傳謂舍其職官還
其私邑故胤侯於其私邑往討之是書詞本明讀者
過慮也且王官采地俱有甲兵春秋昭廿二年王室
之亂凡在朝卿士彼此交殺如云鄩肸之敗郊要餞
之甲焦瑕溫原之師皆采邑名也王國采邑自有田
賦出甲兵者胤侯征羲和猶之晉人之圍郊鄩勞師
與否彼又何足以知之

棐麥得曰荀子引仲虺曰諸侯能自得師者王得
友者霸得疑者存今尚書闕此句

古文尚書冤詞　卷五　六

此荀子與文非尚書闕文也惠記引論語曰仁者安
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強仁多畏罪一句不必論語有
闕也新序引古語亦曰擇友者霸盍古語多何原不
必盡引見從來引經多有增損皆闕續傳引孟子孤
臣孽子其操心也危慮患也深故多善功徐邈與范
甯書如有所舉其所試如有所毀必有著明
或曰春秋襄十四年中行獻子引仲虺有言曰亡
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及三十年
子皮引仲虺之志曰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
存國之利也今偽書曰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是明
抄左氏亡者侮之二語而強楱之作對待文者
左傳引經各不同宣十二年隨武子曰兼弱攻昧武
之善經也又曰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則兼
弱攻昧取亂侮亡其為對待文俱有之矣或曰兼弱
攻昧祇言武之善經不必爲仲虺之語則子皮曰仲
虺之志可曰仰仲虺語乎且取亂侮亡不止四字而
亡者侮之亂者取之皆指作仲虺之語今取亂侮亡
仍是兼弱而侮謂兼弱攻昧非仲虺語乎
孟子引書曰葛伯仇餉又引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

古文尚書冤詞　卷五　七

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又引書
曰徯我后后來其蘇見引書篇
有引論語予小子履篇攻湯誥者謂誥詞與論語
不合又舊註稱湯誓不是湯誥此偽爲者
論語堯曰篇與誥詞不合則以論語此章非引書
已見前禹謨篇矣若謂舊註稱湯誓不是湯誥則論
語尚未見之何平叔集解正孔安國所註語也安國
親註古文豈有不知湯誥之非湯誓而註之如此祇
因湯誥脩脫脫湯誓故墨子引予小子履節爲

湯誓而國語內史過引予一人有罪無以萬夫萬夫有罪在予一人諸何亦稱湯誓此在始皇未焚書之前孔子未删書之際或誥或誓早有是稱而墨子所引又適與論語相合故安國遂誤曰墨子引湯誓其詞如此非謂古無湯誥只有湯誓而稱誓便得眞稱誥僞爲僞也蓋誥誓二體原屬一類雖馬融有軍旅曰誓會同曰誥之分而盤庚非軍旅亦稱矢言征殷并令同亦稱大誥故傳有稱多士多方以誓兼誥戒紹武成以誥兼訓此皆書名十例所擬定者是誥誓其稱原屬舊例必謂此是誓不是誥則尙書有兩湯

結古文尚書寃詞

誓乎古文湯誓與則今文湯誓反僞矣況舊有兩泰誓馬融辨之必以諸書所引者爲據今論語所引與墨子國語所引今文湯誓未有也本欲以論語引書歸之湯誓謂可以攻古文而不知于今文湯誓有大礙者蓋亦不其心而總之可矣又墨子今本稱爲湯說此則傳寫之訛者論語註定無誤耳

國語單襄公引先王之令有之曰天道賞善而罰淫凡我造國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此文武之令也而以入湯誥可乎

按此引湯誥文而雜天道賞善一語于其上所云先

八

王者非指文武指夏殷先王而言如前文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此先王之所以不用財賄而廣施德于天下者也指夏先王同故北宮先王則必以周字別之如曆先王之教也周制有之曰云云是棄先王之法制者也周之秩官有之曰云云凡先王俱稱指前代言

亡湯

漢律曆志有伊訓篇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言雖有成湯太丁外丙之服以冬至越茀祀先王于方明以配上帝是朔旦冬至之歲也據此是伊訓原有誕資有牧一句而古文遺此何也

結古文尚書寃詞

此一句非書文也漢志據三代時氣以驗律曆因引伊訓文而雜此一句此句或古語或古禮文先引之以證伊尹祀先王之義而復以越茀配享重稱解之此史官據經作志之例非引書體也伊尹太甲元年是前王旣崩太甲改元之歲其云成湯太丁外丙者服以不知何人或成湯或太丁外丙不可考也但改元之制商周不同宋人不曉商制又不曉三正改元之必改月數因以十有二月乙丑誤解作商正建丑

九

以十二月為歲首而月數不改故仍稱十二月而加
元祀于其上是此乙丑朔必歲首改元之朔日而漢
註不然周制踰年改元商制不踰年改元前月王崩
即此月改元而商正建丑又必改夏之十一月為商
十二月是此十二月原非歲首而稱元祀者踰月改
元非歲首改元也特元祀之說安國註尚書與班固
作漢志皆相符合而祠見之解各有不同孔註以祠
于先王與祗見厥祖皆是改元奠殯一如周康王三
宿三咤獻爲柩前之祭而班氏分作兩事以爲祀于
先王是冬至越茀之禮祗見厥祖是奠殯即位之禮

哉然分行故以祠于先王于祔方明一禮而自爲條
之以証已朔旦冬至之說而蔡沈註尚書胡安國解
春秋皆不得知無怪經學之日晦也蓋冬至在十一
月中斷不得在十二月而此祠先王在乙丑朔則必
朔旦冬至將郊祀方明而以先王配之班氏考律曆
則此乙丑冬至在十一月節而不在月中此實律曆
歲差一大關鍵故特增誕資一句以爲祠先王者冬
至之祭見厥祖者即位之奠下文有本闕王祗見厥祖句冬至稱
先王即位稱祖冬至以祀祀稱祠即位奠殯其稱見
冬至之祭伊尹代之故稱伊尹即位之奠必太甲躬

親之故稱奉嗣王其兩相分別書文秩然可考也誠
誕資一句世俱莫解而漢志有註亦復周章不明方
明者上帝之位以木爲之方四尺而畫上下四方大
方采色于其上以其正方故謂之方明者神也有牧
有養也上帝以養民爲事猶禮夏祭養馬神稱先牧
也誕資者以先王配祭而大助之禮所謂郊契祖冥
是也其又曰冬至越茀者禮天子諸侯有喪在未葬
以前惟宗廟不祭而郊社之禮皆可以行不以王事
廢天事也今太甲丁初喪未當主祭使伊尹攝政代
主謂之越茀越茀者國君嚮車有引紼以防災變而

今乃合此而行祭事是越之也茀與紼通禮云設撥
是也然則誕資一句是引文冬至越茀是解文明可
據矣或曰禮重如此焉知此句非古文所脫而必爲
解之曰解之者爲班氏解也改元即位人人知之雖
冬至月朔則班氏獨據之以驗律曆故或雜增他文
緒作解說若古文脫簡則朱氏方以不脫簡爲古文
寃脫此一句正足釋寃何疑之有況惟脫此句信具
非僞若果僞書抄襲漢志則何難全抄其文何故反
遺此一句以啓人參差之惑此雖愚人不然也
賈誼君道篇引靈臺詩而曰文王之時德及鳥獸

洽于魚鱉咸若依樂音皆順所樂也今伊訓曰暨鳥獸魚鱉咸若所若何事豈非襲賈誼文而闕失之乎

夫襲賈誼文而不知咸若之下尚有二字此不知賈誼文者既知賈誼文而故遺二字以示別出此逍于賈誼文者若謂襲其文而闕失之則攏文抄取有何忙迫而鹵莽如是況欲假聖經大非易事何至襲賈生文而闕文漏字遂致如此則直愚人之腹矣從來文字非除前人每略而後人每詳如論語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只一格字至緇衣引之即曰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論語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只一樂字至仲尼弟子列傳然後曰貧而樂道富而好禮則是前文略而後文詳經傳皆然今此咸若猶是矣若謂賈生時無孔書則賈生傳超秦前之書皆能覽記且亦見古文之古世早能傳誦如此此與伏生秦誓未出而婁敬說高祖早已用秦誓語正同

李塨曰時若予上下草木鳥獸正咸若之解賈生稱二字發矣

甲謂孟子舜卒鳴條爲東夷之人此當在今山東而伊訓曰造攻自鳴條則桀都安邑在今山西與鳴條何涉

李塨曰史記稱桀敗奔于鳴條則鳴條造攻不止書詞若孟子稱東夷也然一鳴條正義謂陳留平丘縣有鳴條亭此在東鳴條也舜所卒也蒲州安邑縣有鳴條陌此在西鳴條也桀所誅也一東一西不必牽合獨孟子爲孟子解則桀都安邑舜亦都安邑舜卒不當在東夷其稱東夷者以職國分東西指爲言闕西爲西夷東爲東如曰東方六國者是舜卒安邑亦可稱東見別有地也夷裔也今俗名邊猶言東邊也

古天子諸侯皆只五廟呂覽五世之廟可以觀怪是也今太甲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非僞耶

按後漢質帝時韋元成論廟祀之數有云殷五廟周七廟之興時用其說立廟而劉歆非之其後馬鄭之徒又祖元成說而魏王肅作聖證論又非之此實韋鄭紬而劉王宣者予已作廟制折衷二卷辨之詳矣今謂七世之廟可以觀德是僞太甲文且謂天子無七廟斯荀子亦有天下者事七世穀梁曰天子七廟王制曰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皆不可通矣見說語尚書他本亦有之新唐書藝文志有尚書逸

篇三卷爲晉徐邈註中有云堯予不肖舜使居丹淵
爲諸侯又云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此非正雅可
僞爲者若呂覽又云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萬夫之長
可以生謀則又襲尚書舊文而別爲言其云五世指
諸侯耳豈指天子耶（非止是見所據折安 但云夏商廟商六廟本）
咸有一德是告成湯文非告太甲文也
史殷本紀以伊尹作咸有一德與咎單作明居敘法
相似誤列之湯崩之前而杜林漆書遂以咸有一德
接湯誥後謂伊尹告湯之文致謝古文者謂告太甲
抑是僞書不知湯不名履廟號天乙其稱成湯者謚
也馬融所云稱謚近之是也故史記謚法則錄有除
虐去殘曰湯是舊註中假以告湯則湯尚未崩焉得
有尹躬暨湯咸稱其謚之理者謂湯不是謚則而呼
其名尤爲無狀此皆不學人所言者
一德是較數猶各擅一長爾就純一之德
純一之德正是較數易有四德仁義禮智洪範有三
德正直剛柔周禮有六德智仁聖義中和皐陶謨有
九德寬柔愿亂擾直簡剛彊中庸有三德一德三德
皆知仁勇一德者誠也誠即純一之謂益天既眷求
一德則我自當以一德應之此與一德一心在定厥

功正同大傳云與天地合其德此咸有之所尚云上
也罔極二三其德此一德之解也若云各擅一長則
咸有一德矣奚害哉
孟子引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大學引
太甲顧諟天之明命緇衣引尹告曰惟尹躬先見于
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坊記引書云無辟厥辟
忝厥祖荀子引書從命而不拂微諫而不倦爲上則
明爲下則遜緇衣引太甲曰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若
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公孫丑引伊尹曰予不狎
于不順表記引太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生后非
民無以辟四方昭公十年子羽引書曰欲敗度縱敗
禮孟子引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又
引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樂記引書曰一有元良
萬國以貞緇衣引尹告曰惟尹躬及湯咸有一德書引
辭
右分見太甲咸有一德

古文尚書寃詞六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又初晴稿　文趙克有遠宗姪蕭校

史記夏殷周本紀多載尚書篇目其在殷本紀則無不載者乃太甲三篇盤庚三篇皆載之而獨無說命三篇何也

不讀國語乎國語楚靈王虐白公子張諫曰昔殷武丁能聳其德至於神明以入于河自河徂亳於是乎三年黙以思道卿士患之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無所稟令也武丁於是作書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類茲故不言如是而又使以象夢求四方之賢聖得傅說以來升以為公而使朝夕規諫曰若金用女作礪若津水用女作舟若大旱用女作霖雨啟乃心沃朕心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視地厥足用傷又曰必交修余無余棄也此說命全篇文也史記無其名而國語有其文亦可已矣

或曰此必古文抄國語故詞語參錯多求合

夫以春秋楚人上引商事本有在前無其文而可公然遂一篇者謂古文襲國語已篇無此若文王參易則以已意述舊文自當明白抄變其詞如史遷自敘殷事以作本紀其于高宗肜日則亦引書武丁祭也然不全用其文曰王勿憂先修政事祖己乃訓王曰惟天監下典厥義云云夫高宗肜日今文書也然其參變有若此是豈今文亦偽書乎人少見多怪國策燕王謝樂閒書引論語柳下惠事曰昔者柳下惠吏于孫三黜而不去或謂之曰可以去柳下惠曰苟與人之異惡往而不黜乎猶且黜乎寧于故國耳此並非論語原文然而不謂論語襲國策者以戰國人引春秋事其文不始自戰國以春秋人引殷商事其文不始自春秋彼襲此非此襲彼也若其文詞之參變則抄詞何也

即謂傅說得之夢中不可信即史記謂以立語相之亦非考言明試之法兄君奭篇數商賢臣不及說是說無可揚也此書偽也

李塨曰此國語早有之國語在周時未出孔壁之前即云昔殷武丁能聳其德至于神明使以象夢求四方之賢聖得傅說以來升之為公此與古帝王迴幽微冥之事故曰神明曰賢聖小儒胥劣何足以知之若謂考言明試必拘貢格則謂子亦云傅說舉于版

樂之間豈嘗時服樂聞曾明試耶至妄謂傳說不見
君奭以爲無可揚則孟子論存心于周推周公論見
知于周又推太公望散宜生而不及周公古人若嘗
拘拘乎征夫罪大惡極誣聖言不已并誣聖人甲謂
賢臣不及說而不知說乃聖人史殷本紀武丁夜夢
得聖人名曰說而地理志亦以傅巖名聖人猶甲有
耶不識聖人宜其舉聖言而侮之也

緇衣引悅命有云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
祭祀是謂不敬禮煩則亂事神則難今孔書無民
立而正事五字以純而作黷于豈非以民立何類

解故不能攙入耶
民立而後可正事本非難解若果難解則必有誤誤
則必有簡策錯出之事不責引經者有錯出而責其
不能攙入謬矣緇衣引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
淸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
爲正卒勞百姓今按詩文祇誰能三句是節南山詩
他皆無有也作節南山詩者何以不能攙入耶且純
而祭祀是謂不敬何謂耶

緇衣引武丁作書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類茲
故不言又引書若金用汝作礪若津水用汝作舟若

大旱用汝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若藥不瞑眩厥疾
不瘳若跣不視地厥足用傷孟子引書曰若藥不瞑
眩厥疾不瘳緇衣引悅命曰惟口起羞惟甲胄起兵
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國語白公引書必交修
毋予棄也學記引悅命曰敬遜務時敏厥修乃來又
引悅命曰敎學半文王世子引悅命曰念終始典于
學 引書證右代詩二篇、

或謂漢儒林傳謂司馬遷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
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多古文說今考史記五帝

夏殷周本紀及魯周公燕召公世家皆不出伏生
二十八篇之外所云安國二十五篇者無片語也
若湯誥載其詞與古文絕不同惟泰誓有今殷王
紂用其婦人之言自絕于天乃爲淫聲用變亂正
聲怡悅婦人蔡仲之命有以車七乘其子曰胡率
德馴善辟以爲魯卿士言之于成王封之于蔡
諸語然亦僅矣是必安國之古文原止此數今所
傳者非是耶

如是則凡史漢以下及魏晉六朝諸書凡云古文五
十九篇五十八篇與增多二十五篇二十四篇者其

書皆可廢矣且古文今文非同是此本而以今古文
書法相分辨也謂別有古文若干篇也若猶是今文
耳則于古文何稱焉見果止此數則必于今文外別
無一篇然後可今僞有二篇卽不能限此數矣蓋古
文多篇而史記祇引其二者則以史遷好古文之切
就安國家問而不得其本因偶于作史時祇得此二
篇而急爲採入以略見大意非有他也嘗考史漢二
書知今文出于漢初自孝惠四年除挾書之律伏生
卽以其書教授齊魯間至孝文時又令鼂錯往受而
立于學官則其書已顯然行世者四十八年而後至

武帝是史遷之取其書以入史記非一日矣若古文
之出則遲至武帝三十八年太初之後漢志所云武
帝末得古文尚書而劉歆移太常博士則云古文尚
書在天漢之後獻之則其距今文出時已八十六年
在史遷作史記時並無其書何則史記作于太初元
年越四年而後改元天漢見于天漢後則并非元年
明矣乃旣獻古文越太始四年而卽遇征和巫蠱之
變則以四年之間將古文原本獻之官府祇以竹簡
史寫一本藏之于家而此一本者又嘗藉之以作傳
又見天漢太始正值遷毀陵禍之際縲絏受辱發憤

不暇雖極與安國相好問其大略然僞牘煩宜必不
能得其所爲之一本而更寫之斷可知也惟小序不
多劫于傳世則急採入之且竊取其所聞之泰誓湯
誥諸篇而仿彿引之其好古文而必不可得爲何如
者此則前賢之用心非好學深思者不能言也
若云堯典微子洪範金縢多古文說則亦有故伏并
二典而合之而史記分堯典于堯紀又分堯典之半
于舜紀則用孔說矣若今文洪範頗涉變怪流之爲
劉向五行之學大不雅馴而史記祇就其本文次第
敷衍似用孔說至金縢大傳及夏侯歐陽之學皆謂

周公之死成王欲葬成周而風雷變興名承上書所
云成王葬公以變禮而當天心張爲災異疏所云昔
周公薨不如法天乃動威而史記不然旣知古文金
縢與今文異而不得其本先于周公避居時作一發
策迎公之事以從古文又于周公葬後別敘一發策
賜祝祀之事以不從今文則其用孔說而不用伏說
爲彰彰者惜其不得古文本不多載耳
漢書引泰誓云流神者殃及一世又云立功立事
惟以永年此數語泰誓無有則雖收拾諸經傳而
仍有闕佚何則一人爲僞則耳目不及周也

若據泰誓所佚語何止此數按劉向說苑臣術篇引泰誓曰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于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此所以勸善而絀惡也此在漢武元朔元年有司奏議舉廉孝亦述此五語與說苑同而今書亦無之蓋泰誓其多或佚壁泰誓或河內女子泰誓彼所闕者我何能一一收拾之此固不足為古文難也若康誥今文也然僖三十三年臼季薦冀缺引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今並無其文何也又昭二十年齊侯將飲酒徧賜大夫苑何忌辭曰與于

賞者必及于其罰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此又無其文是說康誥僞書乎不特此也伏生作大傳自引盤庚曰若德明哉引酒誥王曰封惟曰若圭璧今盤庚酒誥並無此也不特此也漢書王莽傳引書文曰言之不從是謂不艾白虎通德論引尚書文曰咨四岳曰爺汝衆或有一人王者又云不施予一人又云必正賞罰以定厥功又云太社惟松東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許愼說文引書文圛圛升雲半有半無洪水浩浩在夏后之嗣師乃搯來戚忌忌容中之冗食餼有爪而不放以賊以相陵懱

祖甲返孜夜無斐斐巧言我有藏于西則今文古文並無之人皆不讀書坐井窺天以村塾之陋見妄議聖經鮮有不為程頤之改大學歐陽修之毀易繫者仲長統昌言譌引孟子云矯枉過直後漢書鄭鋼傳譌引孟子云正枉者必過其直讀孟子者不以孟子無此文而疑其僞經解曰易曰君子愼始差若毫釐謬以千里讀易者亦不以易失此句而議其闕佚乃身實庸劣而反譏聖人之經疎于收拾則其耳目為何如者請自思之

孟子引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

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襄三十二年穆叔引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昭元年子羽引泰誓國語單襄公引泰誓俱同昭七年史朝曰筮襲于夢武王所用也國語單襄公引泰誓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昭二十四年萇弘引泰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滅宣叔曰太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論語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孟子引泰誓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又引泰誓曰我武維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荀子引泰誓曰

獨夫受罪予兼愛篇引泰誓曰文王若日若月乍照光于四方于西土坊記引泰誓曰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右證引書泰誓三篇

邾敬云武成無次第先儒費解釋訂正殊不悟其爲贋也

武成篇文敘事多而王言少然述詞述敘參錯盡變並是古法原未嘗有一毫淚處惟孔疏引左傳荀偃禱河有云無作神羞其官臣偃無敢復濟惟爾有神裁之蒯聵禱祖云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謂二傳文于無作神羞下皆更有餘詞以申已意此必以書文爲藍本者在書文似不應竟住而無餘語此亦偶然致疑之言且此詞斯祇原是結語不必復有所增益而蔡沈誤本朱氏意竟爲移易名曰考定武成然其下無作神羞下仍接旣戊午師渡孟津一節則于孔疏致疑之意全然不合何必移易且其間有大謬者原文告諸侯詞有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今商王受無道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諸何益于告諸侯時歷敘興師禱神之

意以張大其事也朱氏以爲禱神告諸侯兩事兩詞不宜合一遂于底商以下分作兩節而不知左傳引經原是一串禱神之詞皆于告諸侯見之如昭七年傳芋尹無宇曰昔先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則明屬一詞不可分易且李氏易解引漢後諸儒註旣濟卦有云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丁未祀于周廟此等引書皆在孔傳未行之前者其下丁未祀廟直接生明又安得以魄一節間于生明之節之下夫日不識寶商彝周鼎誤指報類猶當例別其商古見從而刻之斷之千年神器壞于一旦而無良之人尚謂之爲贋鼎豈非竟哉

或曰書例以干支紀日必先有月以領之如召誥惟二月旣望越六日乙未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類今武成曰旣戊午師逾今作渡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並不著月則知是何月之戊午癸亥且召誥丙午至戊申稱越三日則逋不并數武成丁未祀于周廟越三日庚戌則離本日數矣此得非偶爲之故不合例耶

古史文有不同有以月領干支者有不以月領干支

者有連本日起數者有不連本月起數者孔氏正義明云史官不同故立文各異是也是以洛誥乙卯戊辰俱不領月而樂志十二律相生之法自黃鐘至林鐘劉向連本數謂之隔七而班固雖本數仍謂之隔八見武成月日干支明見舊經泰誓序見有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之文泰誓中篇又曰惟戊午王次于河朔而外傳則云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是戊午在一月癸亥在二月公然可知若漢初有今文泰誓出于伏壁又有武成逸篇不知出于何所鄭康成云武成逸篇至建武年始亡者其文多見漢律歷志中然亦曰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若翼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紂又曰惟四月既旁生魄粵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其月日干支亦正相合則壬辰癸巳丁未庚戌無論差數雖或越三越四不過朔三望四之小殊何所分別見此等攻訐又明見舊疏早有解釋者若謂作偽瞭昧不合書例則畢命亦偽書也其曰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則連本日數與書例合豈有明于彼而獨昧此此可省矣

孟子何其血之流杵也本問血流漂杵也

國策武安君與韓魏戰于伊闕有流血漂鹵語此本武成血流漂杵語而習用之古有不引經而習用其語者此類是也若孟子何其血之流杵也則引經而反不用其語此又一例故嘗讀表記謂不厲而威不言而信亦習用其語非引經者子曰事君三違而不出境人雖曰不要吾不信也此則引經而反不用其語者使必以原詞核之則此亦偽論語矣舊註孟子作或作尚書也與國策語同據此則益信國策用書詞耳

甲謂古人田賦出兵丘何出乘武王之馬牛皆取之民間今乃釋馬放牛不復還民而驅之山林是以繫紂之事誣武王也

李塨曰古田賦出兵之法雖無明文然聞考諸禮則牛馬原有在官不還民者大抵田制惟都鄙乘邑賦兵則出車出甲并出牛馬若鄉遂公邑諸地則但家出一人而車甲馬牛總自官給如周禮司兵有授兵之法謂出兵時官授兵器也有受兵輸之法謂旋軍時以兵器輸還之官也馬牛亦然故馬質之職凡受馬于有司必書其齒毛與其馬價而牛人掌養官牛凡軍旅行役必共其牽兵車之載任器者所謂公器與公牛也不讀詩乎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此公牛

也騆騆牧馬在坰之野此即公牧之令馬也是馬牛官物原不還民即放而棄之亦並非紂之事兆歸之與放祇是休養不過仍還畜牧以示服長未嘗驅而棄之也且此非晉人可僞造也歸馬放牛在詩覽諸書俱有之若樂記則全襲其文如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放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此全襲武成原文而爲之詞樂記雖出自漢世然必非東晉人僞作而誣武王斷可識矣周制旣不曉周禮禮記又不讀遂欲起而侮聖人之言所謂辟聵之夫偏談聲色哀哉

古文尚書冤詞　卷六　十三

甲謂據中庸周公始追王太王王季而武成于代紂之後仰稱爲太王王季文王此非僞書欺瞞乎

李塨曰追王之典武王爲之追王而遂上下則周公制禮爲之大傳曰武王旣事牧野而退柴于上帝所于社遂率天下諸侯駿奔走執豆籩追王太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則是牧野歸後仰告武成而行追王之典其所云柴于上帝駿奔走執豆籩正武成中駿奔執豆柴望大告武成之原文也是追王之典武王爲之不然漢儒尚知王太公豈有武王定天下而不識尊親事反出漢高下者惟喪祭之禮由追王而推凡諸侯大夫士上下通達以祭以葬則周公實爲之中庸明文矣人第讀中庸而不讀大傳固不識武王之有追王若讀史記則文王亦曾改正朔易制度追尊古公爲太王公季爲王季吾雖不信然甲豈知之

襄三十一年北宮文子曰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昭七年無宇曰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孟子引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又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

古文尚書冤詞　卷六　十四

旅獒

書序馬融鄭玄皆以旅獒爲旅豪謂酋豪也西戎無君名但稱其主曰酋豪國人遵其酋豪獻見于君而改作獒犬得乎

此正是獒犬爾雅註獒西方犬名郎曰獒與豪通字然酋豪君長也國人可言一君長來周乎且外國不一但曰豪此何國豪也按汲冢周書王會解巢捜以鼴犬句戎以狡犬則外國原有貢犬之事又竹書紀年

于周武十三年書巢伯來賓與君奭與伯來朝芮伯
作旅巢命正同則一是貢犬一是芮長來朝兩者並
列殊爲有據若謂旅巢伯命旅字作陳字解旅獒亦
當解作陳獒不必國名則明曰西旅無西陳之說左
傳蔡蔡叔一句兩字尚可兩解兄兩篇兩字乎且旅
巢伯命者陳命耳若芮家則何以陳之

國語仲尼在陳有隼集陳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其
長尺有咫陳惠公使問仲尼仲尼曰此肅愼氏之矢
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八蠻使各以其方賄來
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愼氏貢楛矢石砮其長尺有

咫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古者分同姓以珍
玉展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故分
陳以肅愼氏之貢君若使有司求諸故府其可得也
使求果得之此正襲旅獒篇文而爲詞者則旅獒非
僞書矣且肅愼貢矢烏獲而入尚不足怪貢犬何怪
焉

國語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八蠻僖五年宮之奇
引周書民不易物惟德繄物

[illegible]

微子之命則斷是僞書名詩曰有王雖小元子哉

顧命用微仲元子劍元子者太子也微子紂庶兄
而曰殷王元子非僞而何

史微子世家云微子開者帝乙之首子首子元子也
古元首通稱左傳狄人歸先軫之元孟子勇士不忘
喪其元首即元也是以微子父師若曰王子孔傳直
云微子是帝乙元子故稱王子則元子只是首子長
子之稱與稱王子通同蓋微子本紂母兄與他長庶
稱別按呂氏春秋仲冬紀云紂之母生微子啟與仲
衍其時猶尚爲妾也及改爲妻後始生紂故紂
父欲立微子啟爲太子而太史據法爭之曰有妻之

子則不可立妾之子因立紂鄭康成所云微子啟爲
紂同母兄是也是紂與微子原無適庶祇有長幼故
當時原以元子稱之此非後人可僞作者不觀左傳
乎哀九年宋公伐鄭晉欲救鄭而筮之遇泰之需曰
宋方吉不可與也微子啟帝乙之元子也若帝乙之
元子而有吉我安得吉則微子本稱元子見三代稱
名並無一定曲禮備載天子王后之所稱自君天下
曰天子以下並無元子之稱即名諸侯元子亦但作
大子僅曰人爲人所子無非意擬之詞見尚書類明
[illegible]今四成語許今文也金縢稱武王爲元孫正義詞

武王于太王當稱曾孫今曰元孫是長孫之稱然而
武不爲長檀弓謂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並非長
孫而康誥稱衆叔爲孟侯夫康叔叔也叔則何以爲
孟玆孔氏謂孟侯者諸侯之長如方伯之謂然而康
叔年幼未能長衆且據春秋衛靈公與晉爭長又未
嘗有五侯九伯衛實征之之語至無可解說鄭氏遂
造爲曲釋謂古者太子十八爲孟侯周公因以此呼
成王則以臣呼君爲侯大無禮矣是以金縢是有丕
子之責于天孔傳作大子之責史記作負子之責大
誥寧王遺我大寶龜漢儒謂是文王宋儒皆謂是武

王凡經文名稱有何一定而獨于古文疑之

甲謂微子之命僞也周史封微子于宋當名宋公
之命

又杜撰矣凡封有新舊旣有舊封則躍當新封而亦
稱舊號箕子只稱箕周公只稱周是也不讀康誥乎
康叔初封康與微子初封微同乃康叔封衛不稱衛
誥而謂微子當稱宋吾不解也豈康誥僞書耶

又謂命詞有與國成休語周旣有天下何得稱國
今器曰此不特易有開國承家詩有王國克生禮有
制國用建國學作今文亦有之大誥知我國有疵立
政國則罔有立政用儉人金縢我國家禮亦宜之

右微子之命

祁敬云後儒誤解金縢以我之勿辟爲刑辟謂公
致辟管叔遂作僞命夫流言何傷成王怒公公避
則已何至甘心殺一兄因一弟貶一弟此情理所
必無金縢大誥歷歷可據也俗儒信聖人不如信
僞書乃至謬大謂義可滅親兄可殺弟可誅則是
書爲日實周公爲戎首矣予不可以不辨

若然則不特祭仲之命是僞書即周公誅管蔡事亦
僞事矣按春秋定四年祝鮀曰管蔡啟商基間王室

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上蔡放）以車七乘徒七十
人若史周本紀則云周公奉成王命伐誅武庚管叔
放蔡叔以微子代殷後收殷餘民其在管蔡世家亦
曰周公殺管叔而放蔡叔遷之與車十乘徒七十人
從而分殷餘民爲二是金縢勿辟雖作孔傳者誤解
刑辟然而管叔未嘗不辟也其大義滅親在周公爲
戎首則有之若以之爲僞書曰實則全未也夫大聖
行事當滅親當殺兄了因不知吾亦不足與子言矣
若下蔡仲之命則在傳明月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
公舉之以爲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

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世家亦云其子曰胡胡乃改行率德馴善周公聞之以爲卿士言于成王而復封于蔡是在周成王時即命邪然則何代是東晉後僞謀解金縢如作僞命人著不自知然亦當自量如此胸腹作左傳史記未嘗窺見而反呼人爲鄙夫爲俗儒不知誰俗誰鄙也噫顛哉僖五年宮之奇引周公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襄二十五年大叔文子引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

羅喩義謂太師太傅太保非三公也然則何官曰此太子三公也賈誼新書保傅篇曰昔者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置三少曰少保少傅少師皆上大夫也是與太子燕居者也其文甚明但其文則以保爲首殷有人主已長而須保者乎蓋初本官保後遂入衛故殷有保衡周有保奭書曰在成湯時則有若伊尹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一曰阿衡阿猶保也然則傅之世所太師詩之尹氏太師人猶是矣儒者聞有其官不能徵其人則曰官不必備設有其官而可不備又設有旣具而曰

無官者乎

此名周官但列周之在朝長官以立訓諭周禮一書則就其官而推類而備載之故亦名周官蓋周禮六卿與周官同而獨無公孤因有疑周官爲僞者實則三公三孤俱無所職掌且不必備官但以六卿兼爲之如召公以太保領冢宰畢公以太師領司馬一如後世宰相兼六卿類故周禮六官以前雖不列公孤而其名儼然如典命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與士等三公孤卿大夫之位是明有三公三孤在六官上也蓋公孤之名其來已久記曰虞夏商周皆有師保

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且皆是天子之官王制天子有三公九卿傳曰古者天子有三公每一公三卿佐之今乃謂太師太傅太保不是三公夫不是三公則是何物豈可食者乎然且但見賈誼文遂謂此是太子官不是天子官又但見君奭有保衡諸遂謂伊尹以保太甲故稱保不知賈誼此文全襲文王世子及家語凡三王教世子立太傅少傅以養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喩而德成也此言太子亦有此官爾今乃以太子有此而反謂天子無之則詩云尹氏太師維周之氐不聞曰維太子之

氏也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不聞曰太子是毗也故詩
价人惟藩太師惟垣則以三公為旂旝常式太師皇
父暨我六師則以三公領戎旅無非天子所行事學
究見白金稱為束修乞見是王精指為臣給孫之米
不知度支倉庾之所用不止是也即伊尹保衡亦何
嘗是太甲師保之稱商頌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商
王湯也國語白公子張謂高宗得傅說以來升以為
公故書曰惟說命正百官又曰爰立作相是以冢宰
兼三公也然傅說不曾教太子微子以箕子為父師
比干為少師史記稱其子比干為太師少師家語比

干官則少師然而箕子比干何曾作太子之官史記
師尚父姜姓在伐紂時大戴禮武王踐祚召師尚父
而問焉是武王初有天下即以太公為太師此時未
能立太子官也故召公為太保命作二伯領西方諸
侯畢公繼周公為太師即命之治東郊並與太子無
涉若謂官之次第以太保為首此但見賈誼文保在
前爾文王世子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
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大戴禮天子
不論先聖王之德太師之任也不厚于德不強于行
太傅之任也進退無度升降揖讓無容太保之任也

皆以太師太傅太保為先後次第曰推而三孤亦然
即或有時太保在前如顧命敘太保召公在太師畢
公上有時太傅在前文王世子少傅奉太傅之教而
後以出入師保總之總是命服尊卑同在一等而以
當事為先後並非定例至謂官不必備為儒者不能
微人之故世必無有官不備之理則吾不知其所謂
微人者何說若以官不必備為無理則文王世子見
云設四輔及三公官不必備惟其人語使能也漢表
引記曰三公無官言有其人然後充之已少所見而
謂世必無脈背之馬可乎

又謂三公即立政之常伯常任準人也按白虎通
有司馬主兵司徒主民司空主土之言因知常伯
即司徒常任即司空準人即司馬所云三事者三
公也古者公卿只一等王臣公公臣大夫即不言卿
君一位卿一位即不言公凡三公九卿六卿皆漢
儒之言古無是稱且六卿是軍制非國制也牧誓
司徒司馬司空祇是三卿即魯三家三卿季孫司
徒叔孫司馬孟孫司空皆無冢宰宗伯二名即虞
氏九官禹司空棄稷司馬也契司徒也亦無冢宰
宗伯然則冢宰非官也宗伯亦非官也

立政諸官名多不可考惟常伯常任準人三官舊儒紛紛皆不足據若以司徒司馬司空當之則尤無理立政分序率官原有司徒司馬司空三名別列文內何可相混舊有謂準人近于庶獄而人即非之曰如此則常伯常任當是庶言庶慎乎若以爲司馬司攻者接踵矣若公卿與等則孟子明有六等五等之分即周禮亦有九服九命之別甚至易通卦驗亦曰君有五期輔有三名以公卿大夫列作三等其或言公不言卿言卿不言公祇是互詞猶稱歲爲春秋非無夏冬稱日爲朝非無昏也今謂三公九卿六卿皆漢

儒之言則凡公侯伯子稱天子三公周禮考工稱九卿之朝九卿之治皆不由自漢誼即王制天子命三公九卿元士皆入學月令天子親帥三公九卿以迎春于東郊並非東晉僞書也見大戴千乘乃名六卿則天子六卿本由伏今文而又謂六卿亦具三官且必爲軍旅所用并在朝之官則六卿並不限于三祇以六者之中其三者吏功民用則又另稱之如洪範以三八政特稱司徒司空司寇類故漢公卿表專以司馬主兵司徒主民司空主土爲天地人三名而白虎通因之此即東漢三公之所始而在下軍旅則亦

以錄軼尺籍三者頗重與冢宰統邦治宗伯專主禮儀者稍有不同故兵制用人又以三官直師中之長而實則天子六軍則六卿齊將之諸侯三軍則三卿齊將之屯山師命將皆用命卿故公穀註春秋直以三軍爲三卿二軍爲二卿並以官名軍可驗也彼第知三官爲三事而不知六卿之名有曰嗟六事之人則六官矣且六官並列隨所取用太皞五鳩于六官之外有司寇而多司事洪範八政于三官之外皆司寇而反去司馬殷宗九卿于六官三官外又皆左右師司城而獨無司空若唐虞九官則賈公彥謂天

官爲稷地官爲司徒秋官爲士此堯時事至舜則命伯夷爲秩宗即春官也垂爲共工即冬官也又曰堯初人官爲稷至試舜天官之任謂之百揆即冢宰也是九卿六卿皆三代習用之官其必非漢儒妄言而限于軍制已可見矣如謂稷是司馬吾不知所據如謂唐虞無冢宰宗伯則百揆秩宗所掌何事恐舍此二官定無所屬若謂冢宰非官宗伯亦非官則此二者是何物豈可食者乎

何謂冢宰非官也一見于詩曰鞫哉庶正疚哉冢宰庶正非官知冢宰非官也一見于荀子曰本政

教云云冢宰之事也論禮樂云云辟公之事也全道德云云天王之事也天王辟公非官知冢宰非官也傳曰百官總己以聽于冢宰謂國有大故推首位一人主之猶冢子冢婦云爾冢與大不同大與少對凡官多有之冢與介對一人而已猶後世宰執之類非有是官也故曰冢宰非官也若宗伯之名見于春秋夏父弗忌爲宗伯實是宗人如宗人釁夏獻其禮類猶曰宗司云爾故曰宗伯亦非官也

如是則可笑之甚吾向以二者爲食物爾今曰宰執曰宗司則猶是人也寔漢詩疏止虛名與冢宰對待曰虛名不對實銜若下文趣馬師氏膳夫左右則皆銜矣猶曰實銜與冢宰非對文爾若十月詩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冢宰仲允膳夫棸子內史蹶維趣馬楀維師氏則冢宰直與司徒膳夫內史趣馬師氏五實銜對文矣若謂冢宰與辟公天子對文便不是官則尤爲可笑孟子天子與公卿大夫士皆對列作一位辟公與卿大夫士亦皆對列作一位欲公卿大夫士皆非官乎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大夫濟濟士蹌蹌大夫士亦官也然則曰公卿大夫士仍虛名者頗

命王麻冕黼裳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則太保太史皆以實銜與王與邦君相對此非今文乎人皆不讀書不自揣量論語與書皆有百官總己以聽于冢宰內則有后王命冢宰降德于衆兆民王制有司會以歲之成質于天子冢宰齋戒受質周禮有乃立天官冢宰使率其屬而掌邦治乃立春官宗伯使率其屬而掌邦禮則使不宜置喙乃又謂百官總已以聽冢宰只是宰執是宰稱虛稱則王制冢宰制國用量入爲出明明穀祿出入實有職掌此非宰相事也若謂冢不是大則爾雅云冢大也馬融曰冢宰大宰也鄭氏訓變冢言大者以進退異名爾至謂宗伯只是宗人宗司之稱則左傳文二年夏父弗忌爲宗伯而國語曰夏父弗忌爲宗韋昭注宗者宗伯也然當時別有宗官司事之臣名宗祝故宗伯欲躋僖公而宗有司爭之曰非昭穆也宗伯曰我爲宗伯何常之有而宗有司又爭之是宗伯與宗司明明兩人作一名而以兩人爲一人可乎若哀公欲以變爲夫人使宗人釁夏獻其禮公曰汝爲宗司則此宗人即宗司正宗官司事之臣故國語師亥曰男女之饗不及宗臣宗室之謀不過宗人正以宗

臣是宗伯宗人是宗司故兩稱之雖宗伯亦有時稱宗人如曾子問大宰大宗稱昆又云宰宗人從一者對言之則大宰大宗與宰夫宗人高卑截然若通言之則大宰大宗有時可兼稱宰與宗人而宰夫宗人無時得稱太宰與宗伯者是以康王之誥上宗曰饗是宗伯授宗人同是宗司分稱了了乃欲以宗人宗司妄當宗伯固已不通不讀書矣且斷斷曰宗伯非官將宗人宗有司都非官耶何也

蕭山毛奇齡 字大可 又號齋 稿

文輝克有 䗪宗姪濬 較

古文尚書冤詞 七

論語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今無孝乎字何也

君陳篇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此本孝恭句兄弟又句有政又句言惟爾能孝亦惟爾孝故能友兄弟以施有政其所以命尹東郊上繼周公之職者爲此故也舊謂君陳本周公子故以孝命之文極明順惟論語引書則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多孝乎二字而以惟孝二字連孝乎讀如云孝乎惟孝蓋言孝之極稱猶漢語曰肆乎其肆謂肆之至也按論語引書有四無不改其詞篡其句易其讀者如說命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勿言論語改作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以四句作兩句而以諒陰屬高宗爲何三年屬不言爲何湯誥爾有善朕勿敢蔽罪當朕躬不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論語改作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以五句作三句而以罪赦自爲句增帝臣二字而連蔽帝簡心合作一句武成重民五教惟

食喪祭論語改作所重民食喪祭以兩句作一句而
去五教二字而自爲何此皆改何改讀之顯然者故
包咸在東漢末明見馬融鄭玄有古文註本而以孝
乎惟孝作何讀何晏在西晉亦明見王肅有古文註
本而以包註孝乎惟孝引作集解故潘岳閑居賦夏
侯湛昆弟誥陶潛孝傳贊正值梅氏上孔傳之際無
不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即唐王利貞幽州石浮圖
頌亦曰孝乎惟孝忠爲令德宋張齊賢在真宗朝奏
議作曾子贊亦曰孝乎惟孝曾子稱焉此豈古文尚
書猶未之見而相竊不改必以此作誥何乎亦曰此

古文尚書寃詞 卷七 二

所引者係論語引書而非古文君陳之原文也自後
儒作集註誤以孝乎作句致書云以下忽自作孝乎
一讀而後接以書詞引古者無此體矣徐仲山曰論
語引經惟一詩云如切如磋二書云孝乎高宗餘皆不標所自
其引詩如巧笑倩兮不忮不求相維辟公思無邪唐
棣之華深則厲誠不以富類引易如不恒其德君子
思不出其位類引書如堯曰予小子履雖有周親而
重民食喪祭予有亂臣十人類
　緇衣引君陳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今曰庶言
同則繹是增出二字矣

天下無庶言同而可斷何者然引古偏有之王充論
衡引論語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漢藝文志
引論語子曰所重民食後漢獨行傳引論語孔子曰
不得中庸必也狂狷乎漢文三王傳引多方曰至于
再三有不用我降爾命此皆明明有下何在而截而
不引一如後人輕薄作欲後語者然則非此增出實
彼短少耳
僖五年宮之奇引周書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緇衣
引君陳曰未見聖若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坊
記引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于內女乃順

古文尚書寃詞 卷七 三

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后之德於乎是惟良顯哉
國語寗辰引書有之曰必有忍也若能有濟也
右君陳
緇衣引君牙曰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
亦惟曰怨孟子引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
烈佑啟我後人咸以正無缺
右君牙
書字之寃
馬鄭受漆書其所註書篇與今文同而字體稍與
今文異如今文夏侯之學以宅嵎夷爲宅嵎鐵克明

德爲克明俊德類馬鄭無是也但馬鄭同受漆書而其註書與註書序凡字畫解義雜見孔氏正義及陸氏釋文者不惟兩家各異即鄭氏一家而正義與釋文又異是豈兩家有兩書耶抑一家一書而前後又各異耶抑亦傳述者之過耶予嘗謂書畫難校俗儒多訛錯傳寫便變而好事者又必故爲改造以示新異如易箕子之明夷趙賓作荄滋之明夷而明夷左殷京房故以夷作腴王肅故以股作般至春秋公伐邾取訾婁則公穀兩家有謂伐邾婁者有謂取漆閭者此固大不足輕重無與經學而世復有取字畫以相質難因姑取漆書之學其賈馬鄭三家各殊異者一審辨之見賈逵後

古文尚書冤詞　卷七　四

正義載鄭玄註小序舜典云入麓伐木五子之歌避亂于洛汭胤征云胤征臣名賈引胤征云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咸有一德作伊陟臣扈曰典寶引伊訓云載孚在亳又曰征是三朡旅獒云獒讀曰豪謂西戎之長

釋文載馬融鄭玄註書小序旅獒作豪伊陟贊于巫咸巫男巫也金縢武王有疾下有不豫二字成王政作和將蒲姑作薄姑王俾榮伯俾作辨賄肅慎之命肅作息康王既尸天子此句上更有成王崩三字下王錫晉文侯王上無平字錫作賜東郊不開作不闢

此惟旅獒作旅豪馬鄭相同餘俱無同者且正義此註稱爲可疑按入于大麓在古文始入舜典中若今文則並無以入麓作舜典之事且此時蕭齊二十八字又未曾出也若註胤征爲臣名則尤不解序明云羲和湎淫胤往征之而註之者謂胤與征總是臣名是非康成病狂即孔穎達病狂也且康成曾定百篇之次以甘誓胤征入虞夏書二十篇中今乃以昭我

古文尚書冤詞　卷七　五

周王爲胤征之文則周書矣以周書當夏書在康成必不病狂至此况篚厥玄黃昭我周王以四字作句此雖古文武成文也穎達謂鄭氏不見古文又謂鄭氏所註書並無武成出三十四篇之外則在孟子所引書祇有綏我周王見休之句以昭爲綏凡多見休二字與古文武成大不相合鄭氏安得而引其句乎

王應麟曰馬氏尚書註本于杜林漆書故多與今文異如至于北岳如西嶽作如初天敘有典有作五天明畏作威稷播奏庶艱食艱作根云根生之食謂百穀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會作繪作

卜有三載載作年䆃兆條鬲兆作𤣩沿于江海沿作均黎波旣豬波作播云衆播澤名導岍及岐岍作閔天用勦絕其命勦作巢誕告用亶作單川又朁欽朁作㮚云數也白晴作淸云潔也兆廷克奔廷作𢌿云禁也無虐煢獨作亡侮煢獨我之弗辟作避謂避居東都信懿作懿云猶億也大誥爾多邦作大誥繇爾多邦降割作害酒誥王若曰作成王若曰皇天旣付中國民付作附非我小國敢弋殷命弋作翼大淫泆有辭泆作佾云過也蔑恭貢畏嚴作儼文王卑服卑作俾云使也譸張爲幻譸

作㑮其終出于不祥終作衆云克也我道惟寧王德延道作廸有若南宫括宫作宭廸簡在王廷廸作攸云所也爾罔不克臬作剌王不懌作釋云疾不解也在後之侗作洞共也用貢作劭贛云贈也王崩作成王崩延安民立政曰成四人恭并恭作騏云靑黑色三咤作詫折民惟刑折作悊云智也王曰吁作于惟來作惟求云有求請賕也亿亿身大作詫詫云無所省錄之貌譌言作偽云少也辭約但明大便佞之人盖其書唐初尚存此陸氏釋文采之

康誥曰北海鄭玄註尚書以顧命康王執玥古月似同從誤作同旣不能定復訓爲杯酒之酒杯成王疾困憑几洮類爲濯以爲澣衣成事洮字旋更作濯以從其非又古大篆卯也當當爲柳古柳卯同字而以爲昧分北三苗北古別字又訓北猶別也若此之類誠可怪也

王應麟曰鄭康成書註閒見于疏義如作服十二章州十二師孔註皆所不及　又曰康成註禹貢九河曰齊桓公塞之同爲一按春秋緯寶乾圖云移河爲界在齊呂塡閼八流以自廣鄭蓋據此文

又曰康成云祖乙居耿後奢侈踰禮土地迫近山川嘗圮焉至陽甲立盤庚爲之臣乃謀徙居湯舊都上篇是盤庚爲臣時事中篇下篇是盤庚爲君時事正義以爲謬妄書神傳云鄭大儒必有所據而言

馬鄭同學雖無一字相合即疏解亦無合處不此之疑而疑經一則成見重一則朱氏之言信從者深也又王應麟云烏獸蹌蹌馬融註以爲筍簴七經小傳用其說然鄭氏又無此言

或謂許愼作說文其序云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

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據此則其
所引書惟孔氏古文可知已乃考之說文則僅有
二十八篇中字而增多之篇無一字相及惟若藥
不瞑眩一句屬悅命文然孟子亦有之得非愼所
引者孟子耶是今之古文在當時無其書也
若竟無其書則直二十八篇耳何以曰書孔氏耶若
別有其書而非今本則必別有所引在今本之外何
以又無此也不知此正賈逵漆書之本也東漢和帝
時上命賈逵修理舊文而逵本之應于是許愼采史
籀李斯揚雄之書博訪通人而以賈逵爲指歸乃考

古文尚書冤詞

八

之于逵作說文解字若干卷至安帝十五年始奏上
之則是愼所本者正賈逵之學也賈逵學杜林安以
漆書爲孔壁舊本目稱孔氏古文爲之作訓而愼實
祖之且東漢以後其以古文書法嬗名者衞宏也宏
學于杜林受漆書古文極嘗謂于人曰林流離兵亂
恆恐斯經將絕何意東海衞子宏濟南徐生復能
傳之是宏受漆書較逵更親而愼作說文則多取宏
說以爲之本故說文序曰愼又學孝經孔氏古文說
其書皆建武時給事中議郎衞宏所校皆口授官無
其說則正以漆書古文亦官未立學但私相傳授以

至于愼是愼所祖述一宏一逵皆杜林之本雖冒稱
孔氏實漆書非壁經也夫馬鄭訓尚書猶不能有孔
壁舊本愼亦安得而有之但賈馬鄭三人同受林學
馬與鄭所注兩家各異已見前說今賈與馬鄭益復
大異說文中字並無一字與馬鄭二註相合何以解
之

說文 假(格)于上下 宅堣(嵎)夷 平豑(秩)東作 鳥獸
毴(毛) 稘(朞)三百有六旬 共工方(方)逑(鳩)孱(僝)
功 有能俾乂(乂) 𥨍(竄)三苗于三危 五品不愻(遜) 教
育(胄)子 剛而塞 𢇍 璪(藻)火𥹖(粉)米 逋

古文尚書冤詞

九

以記之 無若丹朱(朱)奡(傲) 堋(朋)淫于家 隨山栞(刊)
木艸木蘄(漸)苞(包) 瑤琨筱(篠)簜 惟箘簵(簬)枯(楛) 天
用剿(勦)絕其命 若顛木之有𣎵(由)枿(蘗) 王譒(播)告
之㑊 今汝懖懖 予亦炪 謀 西伯既𢦟 𥟂
大命不摯 我興受其退(敗) 勖哉夫子 尚𧻠𧻠
寶玄黃于匪 彝倫攸斁(斁) 無有作𡚸(好) 七
卟 疑 庶草緐無 王有疾不悆 我之不𨐨
哉生霸 凡民罔不憝 至于孀婦惟
其敗 丹雘 其不能誠于小民 㪿 朕不暇貽
武王惟 亦惟有夏氏 之民叨懫 常敀

作常任其在受德忞胥爾尚不甚忌于凶德爍灼
見三有俊心勿以論諭人一人是我鉞鋭三記嘯
用劓殲殷丁斥一惟緒覡有稽報以應說尤時乃餓
尋糴戳蹙丫斥諭言斷斷陟猶那之阢杌隉
賈氏添書又與馬鄭不無一字但合惟大用勦絕其
命與我之弗俾二句同有換字而賈氏作剿絕作不
辯馬氏作巢絕作弗避又必無同處即使有意分別
亦不至如此之甚則彼此狂吠無一當矣然且二十
八篇孔書析作三十三篇不過分舜典益稷盤庚中
下康王之誥五篇爲三十有三孔穎達謂鄭氏所註

三十四篇不分舜典益稷而析多泰誓三篇爲三十
有四則三家所註俱宜有泰誓矣乃馬融疑泰誓
即伏書一篇而並無三篇之泰誓爲之校註卽合二
家所註字又並無一字涉及則是校言註詞祇如股
經而其自爲說儼如沙蟲鬼蜮之不可形聲誣妄至
此雖欲不加以非聖之誅得乎
至明崇禎末有羅敦仁喻義父子僞造今文尚書古
本竊取史記與字集作臨本而雜篇他篇字以組入
之乃以大字寫今文詞之尚書以小字雙行寫古文
序之不使爲經其意則猶之吳澄例古文……好

殺過之名曰尚書是正二十卷乃鑿朱吳之失闢小
序不勝反以小序分冠之伏書二十八篇之首又不
言所據何書一若伏書自有者且曰書百篇尼父所
作則直宗孔書矣夫百篇之序出自孔壁人人知之
諸書皆能言之故當時安國之兒太常蓼侯孔臧者
雖家藏百篇尚不得知口世但知二十八篇爲二十八
宿何圖有百篇耶則自伏生二十八篇出後幾及百
年至天漢之末始知書有百篇而史遷好古于其初
出急取之以入史記故小序之闕朱吳以不讀史記
失之而此則讀史記而不讀闕然而同爲例支尊

小序則在朱吳後凡攻古文者並不敢稱小序與伏
書同出如金縢所載黃鐘成王柏熊則來諸猶必曰伏
二十八篇合泰誓爲二十九篇孔五十八篇合百篇
之序爲五十九篇今於此說亦亂之則引據俱絕矣
又且以今文二字爲誣錯所得名夫誣錯未曾爲書
也孔穎達古文安國以今文爲之此明見史記漢書然
仍稱古文何則以後爲非所據也錯不曾爲書仍爲
亦妄稱稱今文濫爐撰造漫無義理其陋已甚然且
指古文爲百兩爲斷書又忽指之爲東晉所出則操
必兩端刺人者先無其矣其書例有正傳正字正術

三則而傳與術並無正法祗將正字一例就其所衍者略為附辨如左

古文堯典以禺鐵作嵎夷柳谷作暘谷伏物作朔易鄙德作否德不怡作弗嗣璇璣作旋機贊作贊北岳如初作如西禮兆十有二州作肇十有二州惟刑之謐作惟刑之恤祖儀作且儀稺子作胄子五十載陟下增方乃死三字

孔氏正義云今文夏侯之學以嵎夷為嵎鐵昧谷為柳谷嵎鐵不知何解若以昧谷為柳谷此卻今文不通處柳谷卯谷也古柳卯同字其地當在東方卯位而以西方之昧谷當之此伏氏誤也羅氏不識今文既以嵎鐵為禺銕而又以作昧谷為作暘谷夫暘谷即湯谷在東極之地淮南所云日出于湯谷者改昧作暘改西作東其于柳谷則近矣然而非今文字也虞仲翔三國人其駁鄭君則云大傳卯讀作柳而以為昧谷徐廣注史記亦云昧谷一作柳谷日入處地名此真正今文之証本欲稽今文以攷古文而于今文本字全然不識可乎

若以朔易為伏物以否德為鄙德以弗嗣為不怡以惟刑之恤為謐以且儀為祖儀胄子為稺子皆據史記文但史記不全是今文惟孫讓于德不懌則史記云古文作不嗣今文作不怡惟刑之靜哉則徐廣云古文作恤今文作謐黎民始饑則徐廣云古文作阻饑今文作祖饑徐皆非今文也史記注原有云史公博採雜記而為此史但廣據異聞不必皆尚書原文也豈可就其所改字而盡稱之

若以至于北岳如西禮作如初此漆書古文也尚見馬鄭作漆書古文註其說如此而稱作今文亂矣至于五十載陟據其自解有云按竹書紀年書法只宜作五十載陟則欲攷晉後所出之孔傳而乃取晉後所出偽書之書法以刪改古經豈有此理若謂傳以方乃死為陟之証則以陟訓死猶為非義方乃何解為觀引韓愈說謂陟方猶言升遐書曰惟新陟王是也則以陟方為義而訓以乃死似頗明順然猶多此一訓甚欲刪去三字則直焚書矣胥謂鄭玄讀此舜生三十句徵用三十句在位五十載句未聞以陟字句者縱今文多難讀亦不必如此

若傳引夏書曰勸之以九歌使勿壞九功之德皆可歌也此大禹謨竊文而顧氏謂此是逸書汨作九共稾飫諸篇之文九共者九功也九成之樂也

鮚文 尚書甄詞 十二

鮚文 尚書甄詞 十三

仰韶樂也遂倣束晳補亡申培詩說例作解題三首謂之韶樂而以諸經所引大禹謨文實于其中

汨作美治民功興也汨治也作興也

九共大將九成之歌也

舒饫燕享樂歌也饗勞也饫私也饗于公立饫

說曰舊說舜能繼堯之道也樂章宜以堯發端今以論語引書堯曰咨爾舜節當汨作樂歌之文與文王曰咨同以左傳引書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當舒饫樂歌之文與將賞為之加膳加膳則饫賜將刑為之不舉不舉則徹樂同係凡大禹謨中皋陶邁種德地平天成念茲在茲成允成功等語無所專屬仕歸之九共篇中惟觀者自擇焉

右古文之尚書辨前

此真喪心病狂矣欲滅聖經而指為偽書乃自造偽字偽經偽造經以侮嫚聖言有王者起不誅何待豈乎謂為作偽以至于此且此種行遷在前似有為之者觀洪邁曰孔安國強解汨作明始而今并九共稿饫皆訂之而實以文何其無忌憚也則在前似有為之而破碎觸者今復踏此則不止無忌憚矣彼徒知左傳所引有九功九歌諸語遂妄以九共當九歌謂傳是為韶九成之樂而不知左傳所引者夏書也夏

書正是禹謨史記以皋陶謨益稷繼入夏本紀中則禹貢之後正謂禹謨是夏書首篇而皋益繼之故左傳國語凡在禹謨皋益中文則皆稱夏書是九功九歌其為禹謨無疑也繼曰九功九歌俾大將九成之樂亦仍是禹謨而斷非汨作九共等逸篇之文何則史作舜本紀有云四海之內咸戴帝舜之功于是禹乃興九招之樂致異物鳳皇來翔是韶雖舜樂而實為大禹所作徒以歌舜之功德而歸之于舜是以楚辭有啟棘賓商九辨九歌語而王逸註云啟能修明禹業重列其宮商之音則是九招之樂明作自禹故

古文書之尚書辨前

九功九歌禹謨載之大禹又明明言之則與史記楚詞所云恰恰相合人第知舜有韶樂而不知實作之于禹此亦證古文禹謨者一大快事如此解經方能破腐妄之見發前人所未發乃僅以九共二字聲音相近遂妄以汨作舒饫聯爾當之則其所劣杜撰為何如者且其所謂倣申培詩說例作篇題三首則尤無理彼劇迹朱氏故恥引毛詩小序以為證而偏引申培詩說夫申培授魯詩未聞有所謂詩說也在前史志藝文者並未嘗有此書名至明嘉靖間歷陵郭中存家忽出子貢詩傳申培詩說二書以為得之黃

文淵祕閣石本實則考功豐坊僞爲之予向有駁義一書略斥之矣今引此自據使知之而引之耶則以僞辨僞此妖言耳道之同黨可拚案也使不知而引之則近代僞書尚不能辨而欲辨唐虞三代之僞書能乎且是人胸臆全未讀書欲作僞今文則亦嘗見夫今文讀之今文大傳其在虞傳中有九共篇引書曰予辯下土使民不不使民無傲在殷傳中有帝告篇引書曰施章乃服明上下則九共逸篇在今文有其書矣乃舉守今文者全不之知反據古文之夏書而割綴成篇不亦悖乎

古文尚書寃詞八

蕭山毛奇齡 字大可 又名甡 稿
文煒克有 選宗姪讀 較

古文皋陶謨栞木作刋木無傲作無教天敍五典作有典五庸作有庸明威作明畏根食作艱食繪作會藻火黹絲作藻火粉米黹改忽作在治忽帝日無若丹朱傲爲曰娶于塗山刪帝曰爲曰四字隨山栞木此說文也說見前無傲逸欲有國天敍五典天明威暨稷播奏庶根食鮮食山龍華蟲作繪此滌書古文也說見前若漢火黹黹則但竄說文黹字而又連改漢儒字者豈賈馬鄭三家本即伏氏書耶史記以皋益二謨俱入夏本紀有云來始滑以出納五言索隱謂來者采也始者治也滑者忽也古文作在治忽今文作采政忽此因而竄改之似矣若帝曰無若丹朱傲爲曰予辛壬娶塗山癸甲生啟遂竄之增帝曰爲曰四字而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啟呱呱而泣則仍舊文而不知今文原本是辛壬娶于塗山癸甲啟呱呱而泣故史記襲之索隱云此今文脫簡太史因取其言而不稽其本意故如此說[illegible]娶

癸甲生子之語不經之甚期欲僞造今文亦須分字
壬癸甲四字屬禹句之首不當第增四字而僞文尚
如故也若僞撰史記則予創若時一句亦獨爲言如
王充論衡引此文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禹曰
予娶若時辛壬癸甲開呱呱而泣以若時何作爲言
可驗也本欲造今文以攻古文乃今文亦不能造不
惟古文遭厄今文亦遭厄哀哉
今文將帝曰禹曰亦未必是原本此必後人以小人
之腹揣度聖經謂大舜之聖禹必不當以丹朱爲規
戒且非臣進君之儀不知周公戒成王亦曰無若殷

古文尚書冤詞　二

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要心傲愎原自不同君臣
之間故亦有此且周公貢戒成王禹則汎汎陳戒而
言垂在已回以予創若時示之言已以此爲鑒也今
增此四字則予創若時屬上屬下兩俱有礙且在
禹曰中示上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一氣遙寄渠然
無跡若作帝語則似懸爲之規已而以此報戒大非
處兒門啡景象且禹非不肯亦不當專出此數語故
作調戀也宋元儒者動以已腹揣聖心過作不合者
輒使改然仍無一通處聖經從此壞爛矣此加四字
實後儒改經之濫觴不可不辨

古文禹貢深作列鳥夷作鳥夷入于海作入于河
沇州作兗州十有三年作十有三載既都作既豬
赤墳作赤埴漸苞作漸包均于作沿于滎播作滎
波孟豬作孟豬汶嶓作岷嶓都野作豬野道作導
汧作岍汶山作岷山瀁作漾稍作積
深木竊說文見尚鳥夷竊史記夾右碣石入于河此今
古俱同者故謂曰尚書如此則入于海係史記文非
今文也濟河惟沇州作十有三年大野既都古文也作凡都豬
皆史記然皆非今文若草木漸苞則說文古文也見詞
均于江海滎播既都雖史記有之而馬氏皆訛以爲

古文尚書冤詞　三

潑皆古文之文惟被孟豬與滎播則索隱註作今
文而仍不然若汶嶓既藝至于都野道岍汶山之
陽嶓冢道漾皆史記皆非今文若其以赤埴爲赤墳
則可笑之甚皆成公綏作天地賦有海岱赤墳華梁
青黎語遂以海岱徐州之赤埴改作赤墳則豈知此
非成公綏所改而妄誕若此至以納秸爲納稍則以
韓愈詩有郊告饑豳稭稭讀作秸字書引以爲貢
納秸之証遂竊改之似此肺肝亦苦矣
古文盤庚栝作櫱悊作憸弇作掩鞠作鞫敗憂胥
腸作敗心腹腎腸不乃告乃祖乃父作丕乃告我

高后
若顚木之有由枿相時愳民俱竊訛文但訛文明以爲古文之字如此且明証曰今文尚書作憸民今反曰今文作愳古文作憸是認賊作子也予不掩爾善爾惟自鞠自苦則今古文俱無作鞠與介者此竊爾雅鞠窮也弇蓋也遂改二字因自解曰鞠作釋解並無作窮字解者則詩降此鞠訩鄭箋作窮窮解何取至于告我高后敗告乃祖乃父乃祖乃父則亂道之甚世無乃祖乃父告乃祖乃父者僞書至此直杜撰無術矣若書小序與古文同出孔壁古文之真即書小序是一

與証何則書小序採入史記凡本紀世家篇篇有之此非東晉梅賾所得僞并非西漢成帝朝張霸所得僞也乃宋元發難草昧鹵莽朱吳二君皆黜小序爲魏晉人作及明而稍有讀書者謂史記有之則前說盡敗因改說爲大序僞而小序不僞且妄稱小序與伏書並出并將小序移冠之今文各篇之首以爲得計予前已辨之屢矣至此篇首公然大書小序曰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皆考殷本紀稱盤庚既遷亳遵成湯之德及崩弟小辛立而殷道復衰百姓乃思盤庚而作此三篇索隱云此直引

小序曰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今云小辛之時百姓思之而作盤庚由不見古文故也夫史記不見古文則誠有之然非不見小序也即偶用他說不用小序然並非不見之故即曰不見亦不見小序與古文何涉乃以不用小序之故而曰不見以不見小序之故而即曰不見古文是明明以不序信古文幷小序即古文而乃以小序強坐之今文之首通乎不通乎况尚書初出除今古二尚書外别無他說小辛之民作盤庚此必是今文之說如伏生大傳以金縢爲蔡周公事夏侯歐陽多有此等而近

人無學欲造僞今文而不知今文之本說有如是也若古文僞說則漆書有之鄭氏註古文謂盤庚弟陽甲時謀徙湯舊都上篇陽甲時作中下二篇盤庚立後作此皆鄭說之畔經者故太史公紀五帝曰其言不雅馴大抵不離古文者近是專以古文尚書爲可信而王充論衡有六六典不傳猶之古文尚書在氏存佚之不與其取古文如此是以伏氏之學在晉永嘉後即已亡滅而孔學後起歷千百年而倍顯毛詩左氏孔傳皆立學最晚而所傳獨永所謂簸之揚之糠秕在前非與

古文西伯戡耆一作飢作戡黎𢧁作擊　微子旅遯
作耄遯稠歛作讎歛自清作自靖　牧誓弗禦作
勿迓黃戊作黃鉞
史殷本紀西伯伐飢國滅之徐廣注云飢一作𨙸又
作耆惟尚書作黎則當從黎矣今乃作𨙸以示異耶
耆字作今文將小序書文俱改之而注一作𨙸乎其
下乃以黎字專坐之古文之字耶今文非尚書乎大
命不擊王左杖黃鉞說文作不𤕌黃戊見前用乂讎歛
自靖弗迓克奔馬氏漆書注作稠歛自清弗禦見前而
此通篇之乞兒作賊不顧是否贏路傷一假槐貫而

一欲竊至吾家耆遜于荒則但以射義耄期作旄期
孟子耄兒作旄倪遂竊改旄字則此字皆可改矣何
必此
古文洪範以極鮌作殛鯀羞用作敬用叶作協艾
作乂畏作威顉作睍恪作𢡊悊作哲無侮作無虐
頗作陂讀若褻古義字皆音𣨼正與頗叶唐明皇
以今音爲乂諸改頗爲陂也蒙作蒙圉作驛陽作
暘與作燠舒作豫霧作蒙卜五占之用無之字衍
貣作衍忒
說文殛鯀于羽山或作極此鯀則殛死以同是殛鯀

遯改極字然仍是說文也若羞用五事叶用五紀艾
用三德畏用六極恩曰睿明作悊艾時暘若悊時奧
若舒恒奧若霧恒風若皆漢書五行志所改洪範之
字毋侮鰥寡而畏高明曰蒙曰驛古之用二衍貣曰
暘曰奧皆史記微子世家所改洪範之字然史記漢
書並不注定此是今文且如行貣蓋用諸字反有證
曰尚書貣本作忒蓋本作敬者則明是兩史私改之
字而一進竊入可笑之甚至貌曰恭並無作貌字者
惟說文引漢刑法志人有天地之貌或从豹省聲則
此係後世字非尚書字也若字書引古文尚書兩壽

字圉克注字地氣上天氣不下也圉者雲半有半無
也則引尚書文而變其字不必尚書字如此也兆既
稱古文尚可曰此今文字乎
若無偏無陂與遵王之義押韻之本韻三聲此明皇
所改者也無偏無頗與遵王之義押韻之通韻三聲
此書原文也要之皆無礙者蓋三聲者平上去也古
人三聲皆通押而祗無入聲如尚書歌股肱起元首
喜百工熙此本韻三聲也元首叢脞股肱惰萬事墮
此通韻三聲也推之他書無不然者如野有蔓草
之零露漙清揚婉適我願孔子曳杖歌之泰山其頹

梁木其壞哲人其萎虞舜之南薰解愠鵲巢之穿墉
速訟皆是故古之以頗押義正尚書歌之元首叢脞
韻也猶詩之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易之與爾靡之其
子和之也明皇之以陂押義正尚書歌之股肱喜哉
韻也猶詩之悅懌女美美人之貽易之不可試也固
有之也若謂義字古讀作俄此與械不通之論而朱
氏誤襲之今又襲之古韻從此亡矣夫義之押歌等
韻者以支微齊佳灰歌麻尤皆通韻也若但以易之
失其義也與信如何也而仰謂讀俄則破斧之又缺
我錡與四國是吪押錡當讀科左傳絲詞爲錡爲尖

與爲嚴改姬押姬當讀倚已爲不通至荀子成相篇
論臣過反其施與末韻愚而上同國必禍押則施之
轉聲必不能變而爲收世切之字而施韻絕矣乎向
謂韻不得轉叶者以轉叶無字不可叶念如無說詩
巨鼎來來尚可叢務若江夏黃童天下無雙則雙當
讀施中切有是字乎無字而可以叶可以念乎施其
讀尸來只讀豪雙只讀儀義只讀與義與陂押則爲
商齒縮舌微部之末聲其與頗押則爲縮舌居中角
部之通聲所謂韻也韻也者收聲者也收同則其聲
均矣故曰五音不同聲而同均又謂之五均說見予

古今編韻卷中

古文金縢弗悖作弗豫不（音負）子作丕子親迎作新
逆謐作噫筑作築
說文丕有疢不念念與悖同故改作悖用漆書也史
記魯世家是有負子之責于天古不字有負音鄭氏
亦曰不古讀作負然字義不同索隱謂三王負上天
之責故曰負茲可以不字當之且此亦明証曰尚書
作不史記作負茲可改從負字若惟朕小子其親迎
則直取蔡沈註中俗字改聖經矣古凡迎字皆作逆
如易之二騂會逆春秋之逆女逆婦類皆有尚書直

出一迎字者縱或他經有之尚書無是也信噫作信
謐亦馬融漆書字皆不必有義者若築之改筑以爾
雅筑拾也疏引金縢見木所偃盡起而築之爲証因
改之然並非今文字
古文大誥大誥猷爾多邦古文作猷大誥爾多邦
降害作降割矧肯構下有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
矧肯穫一十二字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猷是語辭大誥多邦迪文作
句自是明順馬氏漆書註作大誥猷爾多邦本是馬
誤而此又竊之且據王莽作誥亦迪字在誥字下謂

猷道也按習義傳莽作大誥云大誥道諸侯王三公
列侯于汝卿大夫元士御事此道字具作爾誥解經
應傍有以大道告諸侯語然未必即以道字易猷字
也見此是書側後多士篇亦有王若曰猷告爾多士
多方篇亦有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皆以猷字自
作何有明証矣若天降割于我家俾竊馬氏漆書註
作降害而于厥篇一段十二字則竟删之此襲宋儒
說有云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弗承若考作
室既底法一段遂删此以就其說雖毀聖經犯天誅
而不顧殊不知莽作大誥並襲二段有云予思若考

作室厥子堂而構之厥父菑厥子播而穫之是時古
文未立學不見于世莽此所襲正今文也是今文有
誥何矣羅君既知莽有大誥何不取誥文全觀之
古文康誥周公乃洪大誥治周公下有咸勤二字

非眚作非告

咸勤者以上有四方民與侯甸男邦釆衛百工等皆
慰勞之故曰咸勤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言非過誤
乃故犯也故下反之曰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言此
非故犯乃過誤也此去咸勤二字以非眚作非省而
惟眚則又如字不知何訛且何解作眚至此吾不知

之矣總是史識無文而漆書說文又略竊白晰則直
為撰造而不知删所不可删也按伏生大傳其引經
文有異者在大誥民獻有十夫作民儀有十夫康誥
惟乃不顯考文王克明德作克明俊德此真今文也
今大誥不識民儀凡康誥又不識克明俊德但思造
金縢所不知何者是金從拾九條何為乎

古文洛誥公無困我作公無困哉

漢書兩引公無困我皆以哉字作我字故此竊其說

古文多士殷翼殷命作敢弋殷命大淫屑有辭作

大淫泆有辭不廸作不啻　無逸嚴恭作嚴恭寅

服作卑服惟政之恭作惟正之供　君奭廸見冒

作廸見冒

多士弗我小國敢翼殷命大淫屑有辭無逸嚴恭寅
畏文王卑服皆竊說文及漆書註同上惟政之恭則竊
國語左史倚相引周書曰文王至于日中昃不皇暇
食惠于小民惟政之恭語不知政與正恭與供古通
見字無逸本文原並無供賦惟正之說天下未有供
賦而可以不正者為貢厥賦貢但謂賦在第九正與
九賦相當非如後儒說以薄為正也且供字何曾有
貢賦解乎唐將沈僩供億剖料獲其所須而供之郎

供給之供非貢獻也若貢賦與盤遊何于盤文王用庶邦惟以正道供待之故成王用爲民亦惟以正道供待之本文固如是也國語但易字而不易義故祗是正供字而以正道恭敬爲解釋名正作政詩靖共作靖恭無所不可惟蔡誥誤解耳若君奭迪見冒聞無迪見昜之說惟康王之誥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漆書詁作昜貢于非幾前見此卽儉竊彼以改此其狡猶乃爾

古文多方勸于帝之攸作勸于帝之迪大罰極之作大罰殛之附不克則作附不克臬　立政惡人作儉人

多方勸于帝之攸君奭爾附不克則俱竊漆書詁前見若多方我乃其大罰殛之殛作極立政其勿以儉人儉作想此卽前洪範極則極死盤庚相時想民以字同而又移及之前見

古文顧命以不釋作不懌騏弁作綦弁三咤作三

此分王出在應門之外以下作康王之誥

王不釋四人騏弁三祭三咤皆漆書詁前見若今文不分康王之誥以伏生不符作書序不知顧命與康王之誥之存亡序也今儼然擬竊古文之小序而冠之今文之首明有兩序而合而不分則將何說以解之若漆書分爲不分舜典益稷而獨分康王之誥然杜林無學又誤分下若曰以下別爲一篇而以王出在應門之內至無壞我高祖寡命仍作顧命則于實王壞黃諸大誤俱失之矣始知後人作僞卽一分爲閒而錯亂無當已若此况欲舉今書而盡僞之乎

古文呂刑鴟義作鴟義臏宮劓割頭庶剠七字作劓刵椓黥四字於我作俾我王曰于作王曰吁惟求作惟來

附不冠賊鴟義義與誼字通董仲舒傳摩民以誼卽義也有謂古文尚書遵王之義不是誼字唐元宗改作義字故此亦稱竊其說謂今文是誼字而古文改之其脈所之竊亦可見矣惟爰始滛爲臏宮劓割頭庶剠是孔疏引今文說此爲有據若王曰于與惟內惟貨惟來皆漆書詁前見然大是不通惟來者于請也若改作惟求則賕也卽物賄也與惟貨何別焉

古文費誓敿乃穫作杜乃穫

說文敿字徐註引書杜乃穫爲解謂敿與杜通然非謂書是敿字也

古文秦誓偏言作諞言無他伎作無他技

惟截截善諞言馬氏潛書証也猶見無他技拔俊刻字
此以史遷魋傳有無能俊能諸因衞及之
凡此者皆據予所見聞而略為解之如此或曰古文
雖冤然亦既纔之矣曷不以釋冤為名而猶然冤之
曰吾既釋乎哉且人孰肯以我之所釋者而直為釋
之吾將釋他人勿釋也則不如仍冤之以待夫人之
能釋之者也蓋攻者之意深矣當大朱氏之攻古文
以其偽耳今亦知不偽而說有不勝則必作偽以攻
其不偽其事則猶是朱氏事也而意實相反嘗遊入
湖西客有陳上善者能言古文事云其鄉人在兩浙

曾以二十八篇叢書之路客達海外名為古文以為
孔壁未原止于此其客受其書而投之于海據此則
歐陽日本刀歌世必有借此以成其偽者而索其說
之久敗漏也朱氏經義考載周顯德中新羅國獻別
本孝經即鄭元註者其他經與中國同崇文總目云
咸平中日本僧奝然以鄭康成所註孝經來獻並不
言有尚書古文又鄭麟趾高麗史云宣宗八年即宋
之元祐六年李資義使宋還奏云帝聞吾國書籍多
好本館伴寫所求書目錄授之首開百篇尚書答云
無有也是高麗尚未有何況日本然則海外之必無

是書決矣趙宋質書亡而偽書興入明尤甚易緯九
宮陳搏先天皆舉而升之羲文之首以致關朗易傳
劉牧鉤隱爭相造偽而在明則有經大學贛本詩傳
公然隊石鏤板以雜之羣經之中經之偽促偽存者
不過一綫見書尤易于為偽自伏生有偽泰誓而中
閒河內女子東萊張霸三篇百篇相繼而起至東京
杜林則直造為漆書一本命名古文諸如漢初之偽
武成偽冏命見于漢志者所在都有則自今伊始料
必有海外尚書顯行中國狀
當宁以尊聖經者吾故于羅氏偽書之後闢其邪繆
并誌此以示憂患焉

詩序不分卷

（宋）朱熹辨說

清內府鈔本

詩序二卷（內府藏本）

案詩序之說紛如聚訟。以爲大序子夏作、小序子夏毛公合作者、鄭元詩譜也。以爲子夏所序詩卽今毛詩序者、王肅家語注也。以爲衞宏受學謝曼卿、作詩序者、後漢書儒林傳也。以爲子夏所創、毛公及衞宏又加潤益者、隋書經籍志也。以爲子夏不序詩者、韓愈也。以爲子夏惟裁初句、以下出於毛公者、成伯璵也。以爲詩人所自製者、王安石也。以小序爲國史之舊文、以大序爲孔子作者、明道程子也。以首句卽爲孔子所題者、王得臣也。以爲毛傳初行尙未有序、其後門人互相傳授、各記其師說者、曹粹中也。以爲村野妄人所作、昌言排擊而不顧者、則倡之者鄭樵王質、和之者朱子也。然樵所作詩辨妄一出、周孚卽作非鄭樵詩辨妄一卷、摘其四十二事攻之。質所作詩總聞、亦不甚行於世。朱子同時如呂祖謙陳傅良葉適、皆以同志之交、各持異議。黃震篤信朱學、而所作日鈔、亦申序說。馬端臨作經籍考、於他書無所考辨、惟詩序一事、反覆攻詰至數千言。自元明以至今日、越數百年、儒者尙各分左右袒也。豈非說經之家第一爭詬之端乎。考鄭元之釋南陔曰、子夏序詩、篇義各編、遭戰國至秦而南陔六詩亡、毛公作傳、各引其序冠之篇首、故詩雖亡而義猶在也。程大昌考古編亦曰、今六序兩語之下、明言有義無辭、知其爲秦火之後見序而不見詩者所爲。朱鶴齡毛詩通義序、又舉宛丘篇序首句與毛傳異辭、其說皆足爲小序首句原在毛前之明證。邱光庭兼明書舉鄭風出其東門篇、謂毛傳與序不符。曹粹中放齋詩說亦舉召南羔羊曹風鳲鳩衞風君子偕老三篇、謂傳意序意不相應、序若出於毛、安得自相違戾。其說尤足爲續申之語出於毛後之明證。觀蔡邕本治魯詩、而所作獨斷、載周頌三十一篇之序、皆祗有首二句、與毛序文有詳略、而大旨略同。蓋子夏五傳至孫卿、孫卿授毛亨、毛亨授毛萇、是毛詩距孫卿再傳。申培師浮邱伯、浮邱伯師孫卿、是魯詩距孫卿亦再傳。故二家之序大同小異、其爲孫卿以來遞相授受者可知。其所授受祗首二句、而以下出於各家之演說、亦可知也。且唐書藝文志稱韓詩卜商序韓嬰注二十二卷、是韓詩亦有序、其序亦稱出子夏矣。而韓詩遺說之傳於今者

往往與毛迥異，豈非傳其學者遞有增改之故哉。今參考諸說，定序首二語爲毛萇以前經師所傳。以下續申之詞爲毛萇以下弟子所附。仍録冠詩部之首，明淵源之有自。併録朱子之辨說，著門戶所由分。蓋數百年朋黨之爭，兹其發端矣。隋志有顧歡毛詩集解敘義一卷、雷次宗毛詩序義二卷、劉炫毛詩集小序一卷、劉瓛毛詩序義疏一卷。案序敘二字互見，蓋史之駁文，今仍其舊。唐志則作卜商詩序二卷。今以朱子所辨，其文較繁，仍析爲二卷。若其得失，則諸家之論詳矣，各具本書，兹不復贅焉。

朱氏辨說 詩序之作說者不同或以為孔子或以為子夏或以為國史皆無明文可考唯從漢書儒林傳以為衛宏作毛詩序今傳於世則序乃宏作明矣然鄭氏又以為諸序本自合為一編毛公始分以寘諸篇之首則是毛公之前其傳已久宏特增廣而潤色之耳故近世諸儒多以序之首句為毛公所分而其下推說云云者為後人所益理或有之但今考其首句則已有不得詩人之本意而肆為妄說者矣況沿襲云云之誤哉然計其初猶必自謂出於臆度之私非經本文故且自為一編別附經後又以尚有齊魯韓氏之說並傳於世故讀者亦有以知其出於後人之手不盡信也及至毛公引以入經乃不綴篇後而超冠篇端不為注文而直作經字不為疑辭而遂為決辭其後三家之傳又絕而毛說孤行則其牴牾之迹無復可見故此序者遂若詩人先所命題而詩文反為因序以作於是讀者轉相尊信無敢擬議至於有所不通則必為之委曲遷就穿鑿而附合之寧使經之本文繚戾破碎不成文理而終不忍明以小序為出於漢儒也愚之病此久矣然猶以其所從來也遠其間容或真有傳授證驗而不可廢者故既頒其說於經中而復并為一編以還其舊因以論其得失云

大序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 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 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 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 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 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

雅作矣 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 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 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說見綱領

小序

國風

周南

關雎后妃之德也（后妃文王之妃大姒也天子之妃曰后近世諸儒多辨文王未嘗稱王則大姒亦未嘗稱后序者蓋追稱之亦未害也但其詩雖若專美大姒而實以深見文王之德序者徒見其詞而不察其意遂壹以后妃爲主而不復知有文王是固已失之矣至於化行國中三分天下亦皆以爲后妃之所致則是禮樂征伐皆出於婦人之手而文王者徒擁虛器以爲寄生之君也其失甚矣惟南豐曾氏之言曰先王之政必自內始故其閨門之治所以施之家人者必爲之師傅保姆之助詩書圖史之戒珩璜琚瑀之節威儀動作之度其教之者有此具然古之君子未嘗不以身化也故家人之義歸於反身二南之業本於文王豈自外至哉世皆知文王之所以興能得內助而不知其所以然者蓋本於文王之躬化故內則后妃有關雎之行外則有二南之美與之相成其推而及遠則商辛之昏俗江漢之小國兔罝之野人莫不好善而不自知此所謂身修故國家天下治者也竊謂此說庶幾得之）風之始也（所謂關雎之亂以爲風始是也蓋謂國風篇章之始亦風化之所由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說見二南總論邦國謂諸侯之國明非獨天子用之也）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承上文解風字之義以象言則曰風以事言則曰教）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說見二南卷首關雎麟趾言化者化之所自出也鵲巢騶虞言德者被化而成德也以其被化而後成德故又曰先王之所以教先王即文王也舊說以爲太王王季誤矣程子曰周南召南如乾坤乾統坤坤承乾也）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王者之道始於家終於天下而二南正家之事也王者之化必至於法度彰禮樂著雅頌之聲作然後可以言成然無其始則亦何所因而立哉基者堂宇之所因而立者也程子曰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其爲是歟）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按論語孔子嘗言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蓋淫者樂之過傷者哀之過獨爲是詩者得其性情之正是以哀樂中節而不至於過耳而序者乃析哀樂淫傷各爲一事而不相須則已失其旨矣至以傷爲傷善之心則又大失其旨而全無文理也或曰先儒多以周道衰詩人本諸衽席而關雎作故揚雄以周康之時關雎作爲傷始亂杜欽亦曰佩玉晏鳴關雎歎之說者以爲古者后夫人雞鳴佩玉去君所周康后不然故詩人歎而傷之此魯詩說也與毛異矣但以哀而不傷之意推之恐其有此理也曰此不可知矣但儀禮以關雎爲鄉樂又爲房中之樂則是周公制作之時已有此詩矣若如魯說則儀禮不得爲周公之書儀禮不爲周公之書則周之盛時乃無鄉射燕飲房中之樂而必有待乎後世之刺詩也其不然也明矣且爲人子孫乃無故而播其先祖之失於天下如此而尚可以爲風化之首乎）

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

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

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此詩之序首尾皆是但其所謂在父母家者一句為未安蓋若謂未嫁之時即詩中不應遽以歸寧父母為言况未嫁之時自當服勤女功不足稱述以為盛美若謂歸寧之時即詩中先言刈葛而後言歸寧亦不相合且不當為之於平居之日而暫為之於歸寧之時亦豈所謂庸行之謹哉序之淺拙大率類此

卷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此詩之序首句得之餘皆傳會之鑿說后妃雖知臣下之勤勞而憂之然曰嗟我懷人則其言親暱非后妃之所得施於使臣者矣且首章之

我獨為后妃而後章之我皆為使臣首尾衡決不相承應亦非文字之體也

樛木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妒之心焉此序稍平後不注者放此

螽斯后妃子孫眾多也言若螽斯不妒忌則子孫眾多也螽斯聚處和一而卵育蕃多故以為不妒忌則子孫眾多之比序者不達此詩之體故遂以不妒忌者歸之螽斯其亦誤矣

桃夭后妃之所致也不妒忌則男女以正婚姻以時國無鰥民也序首句非是其所謂男女以正婚姻以時國無鰥民者得之蓋此以下諸詩皆言文王風化之盛由家及國之事而序者失之皆以為后妃之所致既非所以

正男女之位而於此詩又專以為不妒忌之功則其意愈狹而說愈疎矣

兔罝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眾多也此序首句非是而所謂莫不好德賢人眾多者得之

芣苢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

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此詩以篇內有漢之廣矣一句得名而序者謬誤乃以德廣所及為言失之遠矣然其下文復得詩意而所謂文王之化者尤可以正前篇之誤先儒蓋謂序非出於一人之手者此其一驗但首句未必是下文未必非耳蘇氏乃例取首句而去其下文則於此類兩失之矣

汝墳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

麟之趾關雎之應也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之時二字可刪

召南

鵲巢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鳲鳩乃可以配焉文王之時關雎之化行於閨門之內而諸侯蒙化以成德者其道亦始於家人故其夫人之德如是而詩人美

之也不言所美之人者世遠而不可知也後皆放此

采蘩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矣

艸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此恐亦是夫人之詩而未見以禮自防之意

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共祭祀矣

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於南國

行露召伯聽訟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彊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

羔羊鵲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此序得之但德如羔羊一句為衍說耳

殷其靁勸以義也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遑寧處其室家能閔其勤勞勸以義也按此詩無勸以義之意

摽有梅男女及時也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時也此序末句未安

小星惠及下也夫人無妒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於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

江有汜美媵也勤而無怨嫡能悔過也文王之時江沱之閒有嫡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而無怨嫡亦自悔也詩中未見勤勞無怨之意

野有死麕惡無禮也天下大亂彊暴相陵遂成淫風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也此序得之但所謂無禮者言淫亂之非禮耳不謂無聘幣之禮也

何彼襛矣美王姬也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也此詩時世不可知其說已見本篇但序云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說者多笑

其陋然此但讀為兩句之失耳若讀此十字合為一句而對下文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為義則序者之意亦自明白蓋曰王姬雖嫁於諸侯然其車服制度與他國之夫人不同所以甚言其貴盛之極而猶不敢挾貴以驕其夫家也但立文不善終費詞說耳鄭氏曰下王后一等謂車乘厭翟勒面績總服則褕翟然則口口公侯夫人翟茀者其翟車貝面組總有握口也與

騶虞鵲巢之應也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此序得詩之大旨然語意亦不分明楊氏曰二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蓋一體也王者諸侯之風相須以為治諸侯所以代其終也故召南之

終至於仁如騶虞然後王道成焉夫王道成非諸侯之事也然非諸侯有騶虞之德亦何以見王道之成哉歐陽公曰賈誼新書曰騶者文王之囿名虞者囿之司獸也陳氏曰禮記射義云天子以騶虞為節樂官備也則其為虞官明矣獵以虞為主其實歎文王之仁而不斥言也此與舊說不同今存於此

邶

柏舟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詩之文意事類可以思而得其時世名氏則不可以強而推故凡小序唯詩文明白直指其事如甘棠定中南山株林之屬若證驗的切見於書史如載馳碩人清人黃鳥之類決為可無疑者其次則詞旨大概可知必為某事而不可知其的為某時某人者尚多有之若為

小序者姑以其意推尋探索依約而言則雖有所不知亦不害其為不自欺雖有未當人亦當恕其所不及今乃不然不知其時者必強以為某王某公之時不知其人者必強以為某甲某乙之事於是傳會書史依託名謚鑿空妄語以誑後人其所以然者特以恥其有所不知而惟恐人之不見信而已且如柏舟不知其出於婦人而以為男子不知其不得於夫而以為不遇於君此則失矣然有所不及而不自欺則亦未至於大害理也今乃斷然以為衛頃公之時則其故為欺罔以誤後人之罪不可揜矣蓋其偶見此詩冠於三衛變風之首是以求之春秋之前而史記所書莊桓以上衛之諸君事皆無可考者謚亦無甚惡者獨頃公有賂王請命之事其謚又為甄心動懼之名如漢諸侯王必其嘗以罪謫然後加以此謚以是意其必有棄賢用佞之失而遂以此詩予之若將以衒其多知而必於取信不知將有明者從旁觀之則適所以

暴其真不知而啟其深不信也凡小序之失以此推之什得八九矣又其為說必使詩無一篇不為美刺時君國政而作固已不切於情性之自然而又拘於時世之先後其或書傳所載當此一時偶無賢君美謚則雖有辭之美者亦例以為陳古而刺今是使讀者疑於當時之人絕無善則稱君過則稱己之意而一不得志則扼腕切齒嘻笑冷語以懟其上者所在而成章是其輕躁險薄尤有害於溫柔敦厚之教故予不可以不辯

綠衣衛莊姜傷己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詩也此詩下至終風四篇序皆以為莊姜之詩今姑從之然唯燕燕一篇詩文略可據耳

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遠送于南一句可為送戴媯之驗

日月衛莊姜傷己也遭州吁之難傷己不見答於

先君以至困窮之詩也此詩序以為莊姜之作今未有以見其不然但謂遭州吁之難而作則未然耳蓋詩言寧不我顧猶有望之之意又言德音無良亦非所宜施於前人者明是莊公在時所作其篇次亦當在燕燕之前也

終風衛莊姜傷己也遭州吁之暴見侮慢而不能正也詳味此詩有夫婦之情無母子之意若果莊姜之詩則亦當在莊公之世而列於燕燕之前序說誤矣

擊鼓怨州吁也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春秋隱公四年宋衛陳蔡伐鄭正州吁自立之時也序蓋據詩文平陳與宋而引此為說恐或然也然傳記魯衆仲

之言曰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
也夫州吁弑其君而虐用其民於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按州吁篡弑之賊此
序但識其勇而無禮因為淺陋而衆仲之言亦止於此蓋君臣之義不明於天下久矣春秋其
得不作乎
凱風美孝子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
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
心而成其志爾以孟子之說證之序說亦是但此乃七子自責之辭非美七子
之作也
雄雉刺衛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大夫

久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序所謂大夫久役男
女怨曠者得之但未有以見其為宣公之時與淫亂不恤國事之意耳未此詩亦婦人作非國
人之所為也
匏有苦葉刺衛宣公也公與夫人竝為淫亂未有以見
其為刺宣公夫人之詩
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於新昏而棄
其舊室夫婦離絕國俗傷敗焉亦未有以見化其上之意
式微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詩中無黎侯字未詳是否下篇
同

旄丘責衛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於衛衛不
能脩方伯連率之職黎之臣子以責於衛也序見
詩有伯兮二字而以為責衛伯之詞誤矣陳氏曰說者以此為宣公之詩然宣公之後百餘年
衛穆公之時晉滅赤狄潞氏數之以其奪黎民地然則此其穆公之詩乎不可得而知也
簡兮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於伶官皆可以承
事王者也此序略得詩意而詞不足以達之
泉水衛女思歸也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
得故作是詩以自見也
北門刺仕不得志也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爾

北風刺虐也衛國竝為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攜
持而去焉衛以淫亂亡國未聞其有威虐之政如序所云者此恐非是
靜女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此序全然不似詩意
新臺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要
之國人惡之而作是詩也
二子乘舟思伋壽也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為死國
人傷而思之作是詩也二詩說已各見本篇
鄘
柏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

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此事無所見於他書序者或有所傳今姑從之

牆有茨衛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乎君母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

君子偕老刺衛夫人也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故陳人君之德服飾之盛宜與君子偕老也公子頑事見春秋傳但此詩所以作亦未可考鶉之奔奔放此

桑中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于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於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

此詩乃淫奔者所自作序之首句以為刺奔誤矣其下云云者乃復得之樂記之說已略見本篇矣而或者以為刺詩之體固有鋪陳其事不加一辭而閔惜懲創之意自見於言外者此類是也豈必譙讓質責然後為刺也哉此說不然夫詩之為刺固有不加一辭而意自見者清人猗嗟之屬是已然嘗試玩之則其賦之之人猶在所賦之外而詞意之間猶有賓主之分也豈有將欲刺人之惡乃反自為彼人之言以陷其身於所刺之中而不自知也哉其必不然也明矣又況此等之人安於為惡其於此等之詩計其平日固已自其口出而無慚矣又何待吾之鋪陳而後始知其所為之如此亦豈畏吾之閔惜而遂幡然遂有懲創之心耶以是為刺不惟無益殆恐不免於鼓之舞之而反以勸其惡也或者又曰詩三百篇皆雅樂也祭祀朝聘之所用也桑間濮上之音鄭衛之樂也世俗之所用也雅鄭不同部其來尚矣且夫子答顏淵之問於鄭聲亟欲放而絕之豈其刪詩乃錄淫奔者之詞而使之合奏於雅樂之中乎亦不然也雅者二雅是也鄭者緇衣以下二十一篇是也衛者邶鄘衛三十九篇是也桑間衛之一篇桑中之篇是也二南雅頌祭祀朝聘之所用也鄭衛桑濮里巷狹邪之所歌也夫子之於鄭衛蓋深絕其聲於樂以為法而嚴立其詞於詩以為戒如聖人固不語亂而春秋所記無非亂臣賊子之事蓋不如是無以見當時風俗事變之實而垂監戒於後世故不得已而存之所謂道並行而不相悖者也今不察此乃欲為之諱其鄭衛桑濮之實而文之以雅樂之名又欲從而奏之宗廟之中朝廷之上則未知其將以薦之何等之鬼神用之何等之賓客而於聖人為邦之法又豈不為陽守而陰叛之耶其亦誤矣曰然則大序所謂止乎禮義夫子所謂思無邪者又何謂耶曰大序指柏舟綠衣泉水竹竿之屬而言以為多出於此耳非謂篇篇皆然而桑中之類

亦止乎禮義也夫子之言正為其有邪正美惡之雜故特言此以明其皆可以懲惡勸善而使人得其性情之正耳非以桑中之類亦以無邪之思作之也曰荀卿所謂詩者中聲之所止太史公亦謂三百篇者夫子皆弦歌之以求合於韶武之音何耶曰荀卿之言固為正經而發若史遷之說則恐亦未足為據也豈有哇淫之曲而可以強合於韶武之音也耶

鶉之奔奔刺衛宣姜也衛人以為宣姜鶉鵲之不若也見上

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也衛為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說之國家

殷富焉

蝃蝀止奔也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恥國人不齒也

相鼠刺無禮也衛文公能正其羣臣而刺在位承先君之化無禮儀也

干旄美好善也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定之方中一篇經文明白故序得以不誤蝃蝀以下亦因其在此而以為文公之詩耳他未有考也

載馳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也衛懿公為狄人所滅國人分散露於漕邑許穆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也此亦經明白而序不誤者又有春秋傳可證

衛

淇奧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詩也此序疑得之

考槃刺莊公也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此為美賢者窮處而能安其樂之詩文意甚明然詩文未有見棄於君之意則亦不得為刺莊公矣序蓋失之而未有害於義也至於鄭氏遂有誓不忘君之惡誓不過君之朝誓不告君以善之說則其害義又有甚焉於是程子易其訓詁以為陳其不能忘君之意陳其不得過君之朝陳其不得告君以善則其意忠厚而和平矣然未知鄭氏之失生於序文之誤若但直据詩詞則與其君初不相涉也

碩人閔莊姜也莊公惑於嬖妾使驕上僭莊姜賢而不答終以無子國人閔而憂之此序據春秋傳得之

氓刺時也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別遂相奔誘華落色衰復相棄背或乃困而自悔喪其妃耦故序其事以風焉美反正刺淫泆也此非刺詩宣公未有考故序其事以下亦未是其曰美反正者尤無理

竹竿衛女思歸也適異國而不見答思而能以禮者也未見不見答之意

芄蘭刺惠公也驕而無禮大夫刺之此詩不可考當闕

河廣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

伯兮刺時也言君子行役為王前驅過時而不反焉舊說以詩有為王前驅之文遂以此為春秋所書從王伐鄭之事然詩又言自伯之東則鄭在衛西不得為此行矣序言為王前驅蓋用詩文然似未識其文意也

有狐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耦焉古者國

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以育人民也男女失時之句未安其曰殺禮多昏者周禮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十曰多昏者是也序者之意蓋曰衛於此時不能舉此之政耳然亦非詩之正意也長樂劉氏曰夫婦之禮雖不可不謹於其始然民有細微貧弱者或困於凶荒必待禮而後昏則男女之失時者多無室家之養聖人傷之寧邦典之曲達而不忍其婚嫁之時也故有荒政多昏之禮所以使之相依以為生而又以育人民也詩不云乎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苟無子育兆庶之心其能若此哉此則周禮之意也

木瓜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于漕齊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欲

厚報之而作是詩也說見本篇

王

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詩也

君子于役刺平王也君子行役無期度大夫思其危難以風焉此國人行役而室家念之之辭序說誤矣其曰刺平王亦未有考

君子陽陽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為祿仕全身遠害而已說同上篇

揚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

中谷有蓷閔周也夫婦日以衰薄凶年饑饉室家相棄爾

兎爰閔周也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構怨連禍王師傷敗君子不樂其生焉君子不樂其生一句得之餘皆衍說其指桓王蓋據春秋傳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祭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之事然未有以見此詩之為是而作也

葛藟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序說未有

據詩意亦不類說已見本篇

采葛懼讒也此淫奔之詩其篇與大車相屬其事與采唐采葑采麥相似其詞與鄭子衿正同序說誤矣

大車刺周大夫也禮義陵遲男女淫奔故陳古以刺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焉非刺大夫之詩乃畏大夫之詩

丘中有麻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而作是詩也此亦淫奔者之詞其篇上屬大車而語意不莊非望賢之意序亦誤矣

鄭

緇衣美武公也父子並爲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此本有據今姑從之

將仲子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事見春秋傳然莆田鄭氏謂此實淫奔之詩無與於莊公叔段之事序蓋失之而說者又從而巧爲之說以實其事誤益甚矣今從其說

叔于田刺莊公也叔處于京繕甲治兵以出于田國人說而歸之國人之心貳於叔而歌其田狩適野之事初非以刺莊公亦非

說其出于田而後歸之也或曰段以國君貴弟受封大邑有人民兵甲之衆不得出居閭巷下雜民伍此詩恐其民閒男女相說之詞耳

大叔于田刺莊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衆也此詩與上篇意同非刺莊公也下兩句得之

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狄于竟陳其師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也按此序蓋本春秋傳而以他說廣之未詳所據孔氏正義又據序文而以是詩爲公子素之作然則進之當作之進今文誤也

羔裘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序以變風不應有美故以此爲言古以刺今之詩今詳詩意恐未必然且當時鄭之大夫如子皮子産之徒豈無可以當此詩者但今不可考耳

遵大路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焉此亦淫亂之詩序說誤矣

女曰雞鳴刺不說德也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好色也此亦未有以見其陳古刺今之意

有女同車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于齊太子忽

嘗有功于齊齊侯請妻之齊女賢而不取卒以無大國之助至于見逐故國人刺之據春秋傳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忽辭人問其故忽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曰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爲其後北戎侵齊鄭伯使忽帥師救之敗戎師齊侯又請妻之忽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遂辭諸鄭伯祭仲謂忽曰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忽又不聽及即位遂爲祭仲所逐此序文所據以爲說者也然以今考之此詩未必爲忽而作序者但見孟姜二字遂指以爲齊女而附之於忽耳假如其說則忽之辭昏未爲不正而可刺至其失國則又特以勢孤援寡不能自定亦未有可刺之罪也序乃以爲國人作詩以刺之其亦誤矣後之讀者又襲其誤必欲鍛鍊羅織文致其罪而不肯赦徒欲以

徇說詩者之繆而不知其失是非之正害義理之公以亂聖經之本指而壞學者之心術故予不可以不辨

山有扶蘇刺忽也所美非美然此下四詩及揚之水皆男女戲謔之詞序之者不得其說而例以為刺忽殊無情理

蘀兮刺忽也君弱臣强不倡而和也見上

狡童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昭公嘗為鄭國之君而不幸失國非有大惡使其民疾之如寇讎也況方刺其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則是公猶在位也豈可忘其君臣之分而遽以狡童目之耶且昭公之為人柔懦踈闊不可謂狡卽位之時年已壯大不可謂童以是名之殊不相似而序於山有扶蘇所謂狡童者方指

昭公之所美至於此篇則遂移以指公之身焉則其舛又甚而非詩之本旨明矣大抵序者之於鄭詩凡不得其說者則舉而歸之於忽文義一失而其害於義理有不可勝言者一則使昭公無辜而被謗二則使詩人脫其淫謔之實罪而麗於訕上悖理之虛惡三則厚誣聖人刪述之意以為實賤昭公之守正而深與詩人之無禮於其君凡此皆非小失而後之說者猶或主之其論愈精其害愈甚學者不可以不察也

褰裳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已也此序之失蓋本於子大叔韓宣子之言而不察其斷章取義之意耳

丰刺亂也昏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隨此淫奔之詩序說誤矣

東門之墠刺亂也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此序得之

風雨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序意甚美然考詩之詞輕佻狎暱非思賢之意也

子衿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脩焉疑同上篇蓋其詞意儇薄施之學校尤不相似也

揚之水閔無臣也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而作是詩也此男女要結之詞序說誤矣

出其東門閔亂也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

民人思保其室家焉五爭事見春秋傳然非此之謂也此乃惡淫奔者之詞序誤

野有蔓草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東萊呂氏曰君之澤不下流迺講師見零露之語從而附益之

溱洧刺亂也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莫之能救焉鄭俗淫亂乃其風氣習流傳已久不為兵革不息男女相棄而後然也

齊

雞鳴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

夜警戒相成之道焉 此序得之但哀公未有所考豈亦以諡惡而得之歟

還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遂成風俗習於田獵謂之賢閑於馳逐謂之好焉 同上

著刺時也時不親迎也

東方之日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 此男女淫奔者所自作非有刺也其曰君臣失道者尤無所謂

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掌其職焉 夏官挈壺氏下士六人挈縣挈之名壺盛水器蓋置壺浮箭以為晝夜之節也漏刻不明固可以見其無政然所以興居無節號令不時則未必皆挈壺氏之罪也

南山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惡作詩而去之 此序據春秋經傳為文說見本篇

甫田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 未見其為襄公之詩

盧令刺荒也襄公好田獵畢弋而不修民事百姓苦之故陳古以風焉 義與還同序說非是

敝笱刺文姜也齊人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為二國患焉 桓當作莊

載驅齊人刺襄公也無禮義故盛其車服疾驅於通道大都與文姜淫播其惡於萬民焉 此亦刺文姜之詩

猗嗟刺魯莊公也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然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人以為齊侯之子焉 此序得之

魏

葛屨刺褊也魏地陿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褊急而無德以將之

汾沮洳刺儉也其君儉以能勤刺不得禮也 此未必為其君而作崔靈恩集注其君作君子義雖稍通然未必序者之本意也

園有桃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嗇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 國小而迫日以侵削者得之餘非是

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國迫而數侵削役乎大國父母兄弟離散而作是詩也

十畝之閒刺時也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國削則其民隨之序文殊無理其說已見本篇矣

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爾此詩專美君子之不素餐序言刺貪失其旨矣

碩鼠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於民不修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此亦託於碩鼠以刺其有司之辭未必直以碩鼠比其君也

唐

蟋蟀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欲其及時以禮自娛樂也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河東地瘠民貧風俗勤儉乃其風土氣習有以使之至今猶然則在三代之時可知矣序所謂儉不中禮固當有之但所謂刺僖公者蓋特以諡得之而所謂欲其及時以禮自娛樂者又與詩意正相反耳況古今風俗之變常必由儉以入奢而其變之漸又必由上以及下今謂君之儉反過於初而民之俗猶知用禮則尤恐其無是理也獨其憂深思遠有堯之遺風者爲得之然其所以不謂之晉而謂之唐者又初不爲此也

山有樞刺晉昭公也不能修道以正其國有財不能用有鍾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洒埽政荒民散將以危亡四鄰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國人作詩以刺之也此詩蓋以答蟋蟀之意而寬其憂非臣子所得施於君父者序說大誤

揚之水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彊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詩文明白序說不誤

椒聊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之盛彊能修其政知其蕃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此詩未見其必爲沃而作也

綢繆刺晉亂也國亂則昏姻不得其時焉此但爲昏姻者相得而喜之詞未必爲刺晉國之亂也

杕杜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弟將爲沃所并爾此乃人無兄弟而自歎之詞未必如序之說也

羔裘刺時也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詩中未見此意況曲沃實晉之同姓其服屬又未遠乎

鴇羽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征役不得養其父母而作是詩也序意得之但其時世則未可知耳

無衣美晉武公也武公始并晉國其大夫爲之請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詩也序以史記爲文詳見本篇但此詩若非武公自作以述其賂王請命之意則詩人所作以著其事而陰刺之耳序乃以爲美之失其

(責矣且武公弑君篡國大逆不道乃王法之所必誅而不赦者雖曰尚知王命之重而能請之以自安是亦釁人於白晝大都之中而自知其罪之甚重則分薄賦餌貪吏以求私有其重寶而免於刑戮是乃猾賊之尤耳以是爲美吾恐其獎姦誨盜而非所以爲敎也小序之陋固多然其鼓倒慢逆亂倫悖理未有如此之甚者故予特深揭之以正人心以誅賊黨意庶幾乎大序所謂正得失者而因以自附於春秋之義云)

有杕之杜刺晉武公也武公寡特兼其宗族而不求賢以自輔焉(此序全非詩意)

葛生刺晉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矣

采苓刺晉獻公也獻公好聽讒焉(獻公固喜攻戰而好讒佞然未見此二詩之果作於其時也)

秦

車鄰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未見其必爲秦仲之詩大率秦風唯黃鳥渭陽爲有據其他諸詩皆不可考)

駟驖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焉

小戎美襄公也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彊而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閔其君子焉(此詩時世未必然而義則得之說見本篇)

蒹葭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此詩未詳所謂然序說之鑿則必不然矣)

終南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爲諸侯受顯服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以戒勸之

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也(此序最爲有據)

晨風刺康公也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此婦人念其君子之辭序說誤矣)

無衣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用兵而不與民同欲焉(序意與詩情不協說已見本篇矣)

渭陽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麗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爲太子贈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及其即位思而作是詩也(此序得之但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兩句若爲康公之辭者其情哀矣然無所繫屬不成文理蓋此以下又別一手所爲也及其即位而作是詩蓋本但見首句云康公而下云時爲太子故生此說其淺暗拘滯大率如此)

權輿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終也

陳

宛丘刺幽公也淫荒昏亂游蕩無度焉（陳國小無事實幽公但以謚惡故得游蕩無度之詩未敢信也）

東門之枌疾亂也幽公淫荒風化之所行男女棄其舊業亟會於道路歌舞於市井爾（同上）

衡門誘僖公也愿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其君也（僖者小心畏忌之名故以為愿無立志而配以此詩不知其為賢者自樂而無求之意也）

東門之池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子也（此淫奔之詩序說蓋誤）

詩序　二十九

東門之楊刺時也昏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女猶有不至者也（同上）

墓門刺陳佗也陳佗無良師傅以至於不義惡加於萬民焉（陳國君臣事無可紀獨陳佗以亂賊被討見書於春秋故以無良之詩與之序之作大抵類此不知其信然否也）

防有鵲巢憂讒賊也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此非刺其君之詩）

月出刺好色也在位不好德而說美色焉（此不得為刺詩）

株林刺靈公也淫乎夏姬驅馳而往朝夕不休息焉（陳風獨此篇為有據）

澤陂刺時也言靈公君臣淫於其國男女相說憂思感傷焉

檜

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絜其衣服逍遙遊燕而不能自強於政治故作是詩也

素冠刺不能三年也

詩序　三十

隰有萇楚疾恣也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慾者也（此序之誤說見本篇）

匪風思周道也國小政亂憂及禍難而思周道焉（詩言周道但謂適周之路如四牡所謂周道逶遲耳序言思周道者蓋不達此意也）

曹

蜉蝣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而任小人將無所依焉（曹昭公未有考）

候人刺近小人也共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焉（此詩但以三百赤芾合於左氏所記晉侯入曹之事序遂以為共公未知然否）

鳲鳩刺不壹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壹也此美詩非刺詩

下泉思治也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憂而思明王賢伯也曹無他事可考序因候人而遂以為共公然此乃天下之大勢非共公之罪也

豳

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董氏曰先儒以七月為周公居東而作考其詩則陳后稷公劉所以治其國者方風諭而成其德故是未居東也至于鴟鴞則居東而作其在

言可知矣

鴟鴞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為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焉此序以金縢為文最為有據

東山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也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於人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也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其唯東山乎此周公勞歸士之詞非大夫美之而作也

破斧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惡四國焉此歸士美周公之詞非大夫惡四國之詩也且詩所謂四國猶言斬伐四國耳序說以為管蔡商奄尤無理也

伐柯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

九罭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二詩東人喜周公之至而願其留之詞序說皆非

狼跋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

小雅

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

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序得詩意但未盡其用耳其說已見本篇

四牡勞使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則說矣首句同上然其下云云者語疎而義鄙矣

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也首句同上然詩所謂華者艸木之華非光華也

常棣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序得之但與魚麗之序相矛盾以詩意考之蓋此得而彼失也國語富辰之言以為周文公之詩亦其明驗但春秋傳為富辰之言又以為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此詩二書

之言皆出當時且其時去召穆公又未遠不知其說何故如此枉預以作詩爲作樂而發此詩恐亦非是

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

天保下報上也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焉 序之得失與鹿鳴相似

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遣戍役以守衛中

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也 此未必文王之詩以天子之命者衍說也

出車勞還率也 同上詩所謂天子所謂王命皆周王耳

杕杜勞還役也 同上

魚麗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故美萬物盛多可以告於神明矣 此篇以下時世次第序說之失已見本篇其內外始終之說蓋一節之可取云

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 此笙詩也譜序篇次名義及其所用已見本篇

白華孝子之絜白也 同上此序尤無理

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有其義而亡其辭 同上然所謂有其義者非真有所謂亡其辭者乃本無也

南有嘉魚樂與賢也太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 序得詩意而不明其用其曰太平之君子者本無謂而說者又以專指成王皆失之矣

南山有臺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爲邦家立太平之基矣 序首句誤詳見本篇

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 見南陔

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 見上

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有其義而亡其辭 見上

蓼蕭澤及四海也 序不知此爲燕諸侯之詩但見零露之云即以爲澤及四海其失與野有蔓草同臆說淺妄類如此云

湛露天子燕諸侯也

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

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 此序全失詩意

六月宣王北伐也 此句得之 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

杜廢則君臣缺矣皇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常棣廢則兄弟缺矣伐木廢則朋友缺矣天保廢則福祿缺矣采薇廢則征伐缺矣出車廢則功力缺矣杕杜廢則師衆缺矣魚麗廢則法度缺矣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則廉恥缺矣華黍廢則蓄積缺矣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南有嘉魚廢則賢者不安下不得其所矣崇丘廢則萬物不遂矣南山有臺廢則為國之基隊矣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蓼蕭廢則恩澤乖矣湛露廢則萬國離矣彤弓廢則諸夏衰矣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魚麗以下篇次為毛公所移而此序自南陔以下八篇尚仍儀禮次第猶以鄭譜標分魚麗為文武時詩故進移此序魚麗一句自華黍之下而升於南陔之上此一節與小序同出一手其得失無足議者但欲證毛公所移篇次之失與鄭氏獨移魚麗一句之私故論參此云）

采芑宣王南征也

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竟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

吉日美宣王田也能慎微接下無不自盡以奉其上焉（序慎微以下非詩本意）

鴻鴈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至于矜寡無不得其所焉（此以下時世多不可考）

庭燎美宣王也因以箴之

沔水規宣王也

鶴鳴誨宣王也

祈父刺宣王也

白駒大夫刺宣王也

黃鳥刺宣王也

我行其野刺宣王也

斯干宣王考室也

無羊宣王考牧也

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家父見本篇）

正月大夫刺幽王也

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

雨無正大夫刺幽王也雨自上下者也眾多如雨而非所以為政也此序尤無義理歐陽公劉氏說已見本篇

小旻大夫刺幽王也

小宛大夫刺幽王也此詩不為刺王而作但兄弟遭亂畏禍而相戒之辭耳

小弁刺幽王也太子之傅作焉此詩明白為放子之作無疑但未有以見其必為宜臼耳序又以為宜臼之傅尤不知其所據也

巧言刺幽王也大夫傷於讒故作是詩也

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暴公為卿士而譖蘇公焉故蘇公作是詩而絕之鄭氏曰暴蘇皆畿內國名世本云暴辛公作塤

蘇成公作篪譙周古史考云古有塤篪尚矣周幽王時二公特善其事耳今按書有司寇蘇公春秋傳有蘇忿生戰國及漢時有人姓暴則固恐有此二人矣但此詩中只有暴字而無公字及蘇公字不知序何所據而得此事也世本說尤紕繆譙周又從而傳會之不知適所以章其謬耳

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

谷風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

蓼莪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

大東刺亂也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是詩以告病焉譚大夫未有考不知何據恐或有傳耳

四月大夫刺幽王也在位貪殘下國構禍怨亂並興焉

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己勞於從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

無將大車大夫悔將小人也此序之誤由不識興體而誤以為比也

小明大夫悔仕於亂世也

鼓鍾刺幽王也此詩文不明故序不敢質其事但隨例為刺幽王耳實皆未可知也

楚茨刺幽王也政煩賦重田萊多荒饑饉降喪民卒流亡祭祀不饗故君子思古焉自此篇至車舝凡十篇似

出一手詞氣和平稱述詳雅無風刺之意序以其在變雅中故皆以為傷今思古之作詩固有如此者然不應十篇相屬而絕無一言以見其為衰世之意也竊恐正雅之篇有錯脫在此者耳序皆失之

信南山刺幽王也不能修成王之業疆理天下以奉禹功故君子思古焉皆述古者事神之福序專以為成王則陋矣

甫田刺幽王也君子傷今而思古焉此序專以自古有年一句生說而不察其下文今適南畝以下亦未嘗不有年也

大田刺幽王也言矜寡不能自存焉此序專以寡婦之利一句生說

瞻彼洛矣刺幽王也思古明王能爵命諸侯賞善罰惡焉此序以命服為賞善六師為罰惡然非詩之本意也

裳裳者華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祿小人在位則讒諂並進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焉此序只用似之二字生說

桑扈刺幽王也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此序只用彼交匪敖一句生說

鴛鴦刺幽王也思古明王交於萬物有道自奉養有節焉此序穿鑿尤為無理

頍弁諸公刺幽王也暴戾無親不能宴樂同姓親睦九族孤危將亡故作是詩也序見詩言死喪無日便謂孤危將亡不知古人勸人燕樂多為此言如逝者其耋它人是保之類且漢魏以來樂府猶多如此如少壯幾時人生幾何之類是也

車舝大夫刺幽王也褒姒嫉妒無道並進讒巧敗國德澤不加於人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故作是詩也以上十篇並已見是篇

青蠅大夫刺幽王也

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媟近小人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沈湎淫泆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韓詩說見本篇此序誤矣

魚藻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樂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此詩序與楚茨等篇相類

采菽刺幽王也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數徵會之而無信義君子見微而思古焉同上

角弓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故作是詩也

菀柳刺幽王也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諸侯皆不

欲朝言王者之不可朝事也

都人士周人刺衣服無常也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傷今不復見古人也此序蓋用緇衣之誤

采綠刺怨曠也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此詩怨曠者所自作非人刺之亦非怨曠者有所刺於上也

黍苗刺幽王也不能膏潤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焉此宣王時美召穆公之詩非刺幽王也

隰桑刺幽王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盡

心以事之此亦非刺詩疑與上篇皆脫簡在此也
白華周人刺幽后也幽王取申女以為后又得褒
姒而黜申后故下國化之以妾為妻以孽代宗
而王弗能治周人為之作是詩也此事有據序蓋得之但幽后字恐當為申后刺幽王也下國化之以下皆衍說耳又漢書注引此序幽字下有王廢申三字疑非詩意然亦可補序文之缺
緜蠻微臣刺亂也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不肯
飲食教載之故作是詩也此詩未有刺大臣之意蓋方道其心之所欲耳若如序者之言則褊狹之甚無復溫柔敦厚之意

瓠葉大夫刺幽王也上棄禮而不能行雖有牲牢
饔餼不肯用也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焉
序說非是
漸漸之石下國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荊舒不至乃
命將率東征役久病於外故作是詩也序得詩意但不知果為何時耳
苕之華大夫閔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中
國師旅並起因之以饑饉君子閔周室之將亡
傷己逢之故作是詩也

何草不黃下國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背叛用
兵不息視民如禽獸君子憂之故作是詩也

大雅

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受命受天命也作周造周室也文王之德上當天心下為天下所歸三分天下而有其二則已受命而作周矣武王繼之遂有天下亦率文王之功而已然漢儒惑於讖緯始有赤雀丹書之說又謂文王因此遂稱王而改元殊不知所謂天之所以為天者理而已矣理之所在衆人之心而已矣衆人之心是亦向背者出於一而無一毫私意雜於其間則是理之自然而天之所以為天者不外是矣今天下之心既以文王為歸則天命將安往哉書所謂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所謂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

我民明畏皆指此爾豈必赤雀丹書而稱王改元哉稱王改元之說歐陽公蘇氏游氏辯之已詳去此而論則此序本亦得詩之大旨而於其曲折之意有所未盡已論於本篇矣
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此詩言王季大任文王大姒武王皆有明德而天命之非必如序說也
緜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
棫樸文王能官人也序誤
旱麓受祖也周之先祖世脩后稷公劉之業大王
王季申以百福干祿焉序大誤其曰百福干祿者尤不成文理
思齊文王所以聖也

皇矣美周也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世修德莫若文王

靈臺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昆蟲焉文王作靈臺之時民之歸附也久矣非至此而始附也其曰有靈德者亦非命名之本意

下武繼文也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下字恐誤說見本篇

文王有聲繼伐也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也鄭譜之誤說見本篇

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

行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耇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此詩章句本甚分明但以說者不知比興之體音韻之節遂不復得全詩之本意而碎讀之逐句自生意義不暇尋繹血脈照管前後但見勿踐行葦便謂仁及草木但見戚戚兄弟便謂親睦九族但見黃耇台背便謂養老但見以祈黃耇便謂乞言但見介爾景福便謂成其福祿隨文生意無復倫理諸序之中此失尤甚覽者詳之

既醉太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序之失如上篇蓋亦爲孟子斷章所誤爾

鳧鷖守成也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也同上

假樂嘉成王也假本嘉字然非爲嘉成王也

公劉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將涖政戒以民事美公劉之厚於民而獻是詩也召康公名奭成王即位年幼周公攝政七年而歸政焉於是成王始將涖政而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師以相之然此詩未有以見其爲康公之作意其傳授或有自來耳後篇召穆公凡伯仍叔放此

泂酌召康公戒成王也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也

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求賢用吉士本序無大失然語意未殊用詩文而言固爲不知然亦未必分爲兩事後之說者既誤認豈弟君子爲賢人遂分賢人吉士爲兩等獨失之矣夫泂酌之豈弟君子方爲成王而此詩遂爲所美之賢人何哉

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

板凡伯刺厲王也

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故作是詩也蘇氏曰蕩之名篇以首句有蕩蕩上帝耳序說云云非詩之本意也

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 此詩之序有得有失蓋其本例以爲非美非刺則詩無所爲而作又見此詩之次適出於宣王之前故直以爲刺厲王之詩又以國語有左史之言故又以爲亦以自警以詩考之則其曰刺厲王者失之而曰自警者得之也夫曰刺厲王之所以爲失者史記衛武公卽位於宣王之三十六年不與厲王同時一也詩以小子目其君而爾汝之無人臣之禮與其所謂敬威儀愼出話者自相背戾二也厲王無道貪虐爲甚詩不以此爲其首章而但以威儀詞令爲諄切之戒緩急失宜三也詩詞倨慢雖仁厚之君有所不能容者厲王之暴何以堪之四也或以史記之年不合而以爲追刺者則詩所謂聽用我謀庶無大悔非所以望於旣往之人五也曰自警之所以爲得者國語左史之言一也詩曰謹爾侯度二也又曰曰喪厥國三也又曰亦聿旣耄四也詩意所指與淇澳所美賓筵所悔

相表裏五也二說之得失其佐驗明白如此必去其失而取其得然後此詩之義明今序者乃欲合而一之則其失者固已失之而其得者亦未足爲全得也然此猶自其詩之外而言之也若但卽其詩之本文而各以其一說反覆讀之則其訓義之顯晦疏密意味之厚薄淺深可以不待考證而判然於胸中矣此又讀詩之簡要直訣學者不可以不知也

桑柔芮伯刺厲王也 序與春秋傳合

雲漢仍叔美宣王也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烖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天下喜於王化復行百姓見憂故作是詩也 此序有理

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侯褒賚申伯焉 此尹吉甫送申伯之詩因可以見宣王中興之業耳非專爲美宣王而作也下三篇放此

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 同上

韓奕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錫命諸侯 同上其曰尹吉甫者未有據下二篇同其曰能錫命諸侯則尤淺陋無理矣旣爲天子錫命諸侯自其常事春秋戰國之時猶有能行之者亦何足爲美哉

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 吉甫見上文說得之

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爲

戒然 召穆公見上所解名篇之意未知其果然否然於理亦通

瞻卬凡伯刺幽王大壞也 凡伯見上

召旻凡伯刺幽王大壞也旻閔也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也 凡伯見上旻閔以下不成文理

周頌

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旣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

維天之命太平告文王也 詩中未見告太平之意

維清奏象舞也 詩中未見奏象舞之意

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 詩中未見即政之意

天作祀先王先公也

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 此詩詳考經文而以國語證之其為康王以後祀成王之詩無疑而毛鄭舊說定以頌為成王之時周公所作敘凡頌中有成王及成康字者則皆曲為之說以附己意其迂滯辭澀不成文理甚不難見而古今諸儒無有覺其謬者獨歐陽公著時世論以斥之其辨明矣然讀者狃於舊聞亦未遽肯深信也小序又以此詩篇首有昊天二字遂定以為郊祀天地之詩諸儒往往亦襲其誤殊不知其首言天命者止於一句次言文武受之者亦止一句至於成王以下然後詳說不敢康寧緝熙安靖之意乃至五句而擴已則其不為祀天地而為祀成王無可疑者又況古昔聖人制為祭祀之禮必以象類致祀天於南祭地於北而其壇壝崇卑器幣之屬亦各不同若曰合祭天地於圜丘則古者未嘗有此瀆亂龐雜之禮若曰一詩而兩用如所稱冬薦魚春獻鮪者則此詩專言天而不及地若祭澤中方丘奏之則於義何所取乎序說之云反覆推之皆有不通其謬無可疑者故今特上採國語宗歐陽以定其說庶幾有以不失此詩之本指耳或曰國語所謂始與德讓中於信寬終於固龢故曰成者其語成字不為王誦之證而韋昭之注大略亦如毛鄭之說矣此又何耶曰叔向盡言成王之所以為成以是三者正猶子思所謂文王之所以為文班固所稱尊號曰昭不亦宜乎者耳韋昭何以知其必指文武以是成其王道而不為王誦之證乎盡矣為說本出毛鄭而不悟其非者今欲一洗千古之謬而不先於以頌而證誤則亦將何時而已耶或者又曰蘇氏最為不信小序而於此詩無異詞且又以為周公制作所定後王不容復有改易成王非創業之主不應得以基命稱之此又何耶曰蘇氏之不信小序固未嘗見其不可信之實也患於漢庾之篤己嘗論之不足推以為據也夫周公制作亦及其當時之事而止耳若乃後王之廟所奏之樂自當隨時附益若商之玄鳥作於武丁孫子之世漢之廟樂亦隨時商更定焉皇有周之後王乃獨不得褒頌其先王之功德而必以攺周公為嫌耶基者未必達之於始亦承之於下之謂也如曰邦家之基皇必謂大王王季之臣乎以是為說亦不得而通矣況其所以為此實未能忘北郊集議之餘念今固不得而取也

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

時邁巡守祭告柴望也

執競祀武王也 此詩并及成康則序說誤矣其說已具於昊天有成命之篇蘇氏以周之奄有四方不自成康之時因從小序之說此亦以辭害意之失皇矣之詩於王季事中蓋已有此句矣又豈可以其太姜而別為之說耶詩人之言或先或後要不失為周有天下之意耳

思文后稷配天也

臣工諸侯助祭遣於廟也 誤序

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也 誤序

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

豐年秋冬報也 誤序

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也

潛季冬薦魚春獻鮪也

雝禘太祖也祭法周人禘嚳又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及太祖之廟而七周之太祖即后稷也禘嚳於后稷之廟而以后稷配之所謂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者也祭法又曰周祖文王而春秋家說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於廟亦謂之吉禘是祖一號而二廟禘一名而二祭也今此序云禘太祖則宜爲禘嚳於后稷之廟矣而其詩之詞無及於嚳稷者若以爲后吉禘于文王則與序已不協而詩又亦無此意恐序之誤也此詩但爲武王祭文王而徹祖之詩而彼通用於他廟耳

載見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序以載訓始故云始見恐未必然也

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

武奏大武也

閔予小子嗣王朝于廟也

訪落嗣王謀于廟也

敬之羣臣進戒嗣王也

小毖嗣王求助也此四篇一時之詩序但各以其意爲說不能究其本末也

載芟春籍田而祈社稷也

良耜秋報社稷也兩篇未見其有祈報之異

絲衣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序誤高子尤誤

酌告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詩中無酌字未見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之意

桓講武類禡也桓武志也

賚大封於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

般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此三篇說見本篇

魯頌

駉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牧于坰野魯人尊之於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此序事實皆無可考詩中亦未見務農重穀之意序說鑿矣

有駜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此但燕飲之詩未見君臣有道之意

泮水頌僖公能修泮宮也此亦燕飲其事臣之詩落成其能修之意

閟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此詩言莊公之子又言新廟奕奕則爲僖公修廟之詩明矣但詩所謂復周公之宇者祝其能復周公之土宇耳非謂其已修周公之屋宇也序文首句之誤如此而蘇氏信之何哉

商頌

那祀成湯也微子至于戴公其閒禮樂廢壞有正考甫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大師以那爲首序以國語爲文

烈祖祀中宗也詳此詩未見其為祀中宗而末言湯孫則亦祭成湯之詩耳序但不欲述為重出又以中宗商之賢君不欲遺之耳

玄鳥祀高宗也詩有武丁孫子之句故序得以為据雖未必然然必是高宗以後之詩矣

長發大禘也說見本篇

殷武祀高宗也

詩有四家毛詩最後出而獨傳何也曰豈惟毛詩始漢世之春秋公穀為盛至後漢而左氏始立而後之盛行者獨左氏焉禮家之學

五傳弟子分曹教授蓋小戴最為後出而今之言禮者惟小戴為衆所宗此無他六經始出諸儒講習未精且未有他書以證其是非故雜偽之說可入趙賓之易張霸之書是也歷時既久諸儒議論既精而又古人簡書時出於山崖屋壁之間可以為證而學者遂得即之以考同異而長短精粗見矣長者出而短者廢自然之理也六經自秦火後獨詩以諷誦相傳韓詩既出於人之諷詠而齊魯與

燕語音不同訓詁亦異故其學往往多乖獨毛之出也自以源流得於子夏而其書貫穿先秦古書其釋鴟鴞也與金縢合釋北山烝民也與孟子合釋昊天有成命與國語合釋碩人清人黃鳥皇矣與左傳合而序由庚等六章與儀禮合蓋當毛氏時左氏未出孟子國語儀禮未甚行而學者亦未能信也惟河間獻王博見異書深知其精迨至晉宋諸書盛行肄業者衆而人始翕然知其說近正且

左氏等書漢初諸儒皆未見而毛說先與之合不謂之源流子夏可乎唐人有云齊詩亡於魏魯詩亡於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今韓氏章句已不存矣而齊詩猶有見者然唐人既謂之亡則書之真偽未可知也　世人疑詩序非衛宏所為此殊不然使宏鑿空為之乎雖孔子亦不能使宏誦師說為之則雖宏有餘矣且宏之序有專取諸書之文而為之者有雜取諸書所說而重複互見者有委曲

究轉附經而成其書者不可不論也詩有六義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其文全出於周官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其文全出於禮記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為詩以遺王其文全出於金縢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狄於竟陳其師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其文全出於左傳微子至於戴公其間禮樂

廢壞其文全出於國語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其文全出於公孫尼子則詩序之作實在數書既傳之後明矣此吾所謂專取諸書所言也載馳之詩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矣又曰衛懿公為狄人所滅緇衣之詩既曰繹賓尸矣又曰靈星之詩此蓋衆說並傳衛氏得善辭美意併錄而不忍棄之此吾所謂雜取諸書之說而重複互見矣騶虞之詩先言人倫既正朝廷既治

天下純被文王之化而後繼之以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行葦之詩先言周家忠厚仁及草木然後繼之以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耇養老乞言此又吾所謂委曲宛轉附經而成其義也即三者而觀之序果非宏之所作乎漢世文章未有引詩序者惟黃初四年有共公遠君子近小人之說蓋魏後於漢宏之詩序至此始行也　世以詩序為孔子作初無據口耳之傳也惟隋經籍志以為子夏

作先儒相承云毛公及衛宏潤益之今定為孔子作固不可若孔子授子夏而傳之是亦書經孔子所取亦何傷乎大抵古書未有無序者皆槩之於篇末蓋以總其凡也今書有序孔安國以為孔子作自安國始遷之逐篇之首亦有序卦彖象文辭王輔嗣遷之逐卦之中至太史公自序揚子雲法言皆其遺法況詩皆記其先王之政與列國之事非見其序蓋有全篇莫知所主意者孔子雖聖人人

事之實亦安能臆斷於數百載之下猶之春
秋必約魯史而後可為鄭忽與晉文公出入
晉鄭不以告魯史所不得書則孔子不能強
筆而削之也而謂衛宏能之可乎所謂衛宏
從謝曼卿受學而作者范曄之言爾據史毛
公趙人與河間王同時三傳而為徐敖和無
謝曼卿者獨東漢賈逵傳言文徵學毛詩於
謝曼卿至顯宗令撰齊魯韓詩與毛氏同異
蓋漢自中興後毛詩始見鄭康成與衛宏略

先後豈有不知而以宏之言為孔子者此理
尤甚明吾謂古者凡有是詩則有是序如今
之題目者故太師陳之則可以觀風俗道人
采之則可以知訓戒學者誦之則可以興可
以觀可以羣可以怨其藏在有司孔子刪詩
既取其辭因以其序命子夏之徒為之則於
理為近矣石林葉氏
魯齊韓毛師讀其義亦不同以魯齊韓之義
尚可見者較之獨毛詩率與經傳合關雎正

風之首三家者乃以為刺餘可知矣是則毛
詩之義最得其真也東萊呂氏
詩書之序自史傳不能明其為何人所作而
先儒多疑之至朱文公之解經則依古經文
析而二之而備論其得失而於詩國風諸篇
之序詆斥尤多以愚觀之書序可廢而詩序
不可廢就詩而論之雅頌之序可廢而十五
國風之序不可廢何也書直陳其事而已序
者後人之作藉令其深得經意亦不過能發

明其所已言之事而已不作可也詩則異於
書矣然雅頌之作其辭易知其意易明故讀
文王者深味文王在上以下之七章則文王
受命作周之語贅矣讀清廟者深味於穆清
廟之一章則祀文王之語贅矣蓋作者之意
已明則序者之辭可略而敷衍附會之間一
語稍煩則祇見其贅疣而已至於讀國風諸
篇而後知詩之不可無序而序之有功於詩
也蓋風之為體比興之辭多於序述風諭之

意深於指斥蓋有反覆詠歎聯章累句而無一言叙作之之意者而序者乃一言以蔽之曰為某事也苟非具傳授之有源探索之無舛則孰能臆料當時指意之所歸以示千載乎而文公深詆之且於桑中溱洧諸篇辨析尤至以為安有刺人之惡而自為彼人之辭以陷於所刺之地而不自知者哉其意蓋謂詩之辭如彼而序之說如此則以詩求詩可也烏有捨明白可見之詩辭而必欲曲從臆

度難信之序說乎其說固善矣然愚以為必若此則詩之難讀者多矣豈直鄭衛諸篇哉夫芣苢之序以婦人樂有子為后妃之美也而其詩語不過形容采掇芣苢之情狀而已黍離之序以為閔周室宮廟之顛覆也而其詩語不過慨歎禾黍之苗穗而已此詩之不言所作之意而賴序以明者也若捨序以求之則其所以采掇者為何事而慨歎者為何說乎叔于田之二詩序以為刺鄭莊公也而

其詩語則鄭人愛叔段之辭耳揚之水椒聊二詩序以為刺晉昭公也而其詩語則晉人愛桓叔之辭耳此詩之序其事以諷初不言刺之之意而賴序以明者也若捨序以求之則知四詩也非子雲美新之賦則袁宏九錫之文耳是豈可以訓而夫子不删之乎鴇羽陟岵之詩見於變風序以為征役者不堪命而作也四牡采薇之詩見於正雅序以為勞使臣遣戍役而作也而深味四詩之辭則歎

行役之勞苦敘飢渴之情狀憂孝養之不遂悼歸休之無期其辭語一耳此詩之辭同意異而賴序以明者也若捨序以求之則文王之臣民亦怨其上而四牡采薇不得為正雅矣即是數端而觀之則知序之不可廢序不可廢則桑中溱洧何嫌其為刺奔乎蓋嘗論之均一勞苦之詞也出於敘情閔勞者之口則為正雅而出於困役傷財者之口則為變風也均一淫泆之詞也出於奔者之口則可

刪而出於刺奔者之口則可錄也均一愛惑之辭也出於愛叔段桓叔者之口則可刪而出於刺鄭莊晉昭者之口則可錄也大采葛黍離之不言所謂叔于田揚之水之反辭以諷四牡采薇之辭同變風文公胡不觀索詩辭别自為說而卒如序者之舊說求作詩之意於詩辭之外矣何獨於鄭衛諸篇而必以為奔者所自作而使聖經為錄淫辭之具乎且夫子嘗刪詩矣其所取於關雎者謂其樂

而不淫耳則夫詩之可刪孰有大於淫者今以文公詩傳考之其指以為男女淫泆奔誘而自作詩以敘其事者凡二十有四如桑中東門之墠溱洧東方之日東門之池東門之楊月出則序以為刺淫而文公以為淫者所自作也如靜女木瓜采葛丘中有麻將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車山有扶蘇蘀兮狡童褰裳丰風雨子衿揚之水出其東門野有蔓草則序本別指它事而文公亦以為淫者所自作

也夫以淫昏不檢之人發而為放蕩無恥之辭而其詩篇之繁多如此夫子猶存之則不知所刪何等一篇也文公謂序者之於詩不得其說則一舉而歸之刺其君恐亦謂文公之於詩不得其說則一舉而歸之淫謔如靜女木瓜以下諸篇是也文公又以為序者之意必以為詩無一篇不為刺時君國政而作輕浮險薄有害於溫柔敦厚之教恐謂古者庶人謗商旅議亦王政之所許況變風變雅

之世實無可美者而禮義消亡淫風大行亦不可謂非其君之過縱使譏訕之辭太過如狡童諸篇之刺忽亦不害其為愛君憂國不能自已之意今必欲使其避諷訕之名而自處於淫謔之地則夫身為淫亂而復自作詩以贊之正孟子所謂無羞惡之心者不可以人類目之其罪浮於訕上矣反得為溫柔敦厚乎或曰文公之說謂春秋所記無非亂臣賊子之事蓋不如是無以見當時事變之實

而無鑒於後世故不得已而存之所謂並行而不相悖也愚以為未然夫春秋史也詩文詞也史所以紀事世之有治不能無亂則固不容存禹湯而廢桀紂錄文武而棄幽厲也至於文辭則其淫哇不經者直爲削之而已而夫子猶存之則必其意不出於此而序者之說是也夫後之詞人墨客跌蕩於禮法之外如秦少游晏叔原輩作爲樂府備狭邪妖冶之趣其詞采非不艷麗可喜也而醇儒莊士深序之口不道其詞家不蓄其書懼其爲正心誠意之累也而詩中若是者二十有四篇夫子錄之於經又煩儒先爲之訓釋使後學誦其文推其義則通書西銘必與小山詞選之屬兼看並讀而後可以爲學也或又曰文公又嘗云此等之人安於爲惡其於此等之詩計其平日固已自其口出而無慚矣又何待吾之鋪陳而後始知其如此亦復長吾之閔惜而遂惕然遽有懲創之心耶愚又以

爲不然夫羞惡之心人皆有之而況淫泆之行所謂不可對人言者市井小人至不才也今有與之語者能道其宣淫之狀指其行淫之地則未有不面頸發赤且慙且諱者未聞其揚言於人曰我能姦我善淫也且夫人之爲惡也禁之使不得爲不若愧之而使之自知其不可爲此鋪張揄揚之中所以爲閔惜懲創之至也夫子謂宰我曰汝安則爲之夫豈真以居喪食稻衣錦爲是乎萬石君謂子慶曰內史貴人坐車中自如固當夫豈真以不下車爲是乎而二人既聞是言也卒爲之羞愧改行有甚於被譏讓者蓋以非爲是而使之求吾言外之意則自反而不勝其愧悔矣此詩之訓也或曰序者之序詩與文公之釋詩俱非得於作詩之人親傳面命也序求詩意於辭之外文公求詩意於辭之中而子何以定其是非乎曰愚非敢苟同序說而妄議先儒也蓋嘗以孔子孟子之所以說詩者

讀詩而後知序說之不繆而文公之說多可疑也孔子之說曰誦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孟子之說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夫經非所以誨淫也而戒其無邪辭所以達意也而戒其害意何也噫聖賢之慮遠矣夫詩發乎情者也而情之所發其辭不能無過故其於男女夫婦之間多憂思感傷之意而君臣上下之際不能無怨懟激發之辭十五國風為詩百

五十有七篇而其為婦人而作者男女相悅之辭幾及其半雖以二南之詩如關雎桃夭諸篇為正風之首然其所反覆詠歎者不過情慾燕私之事耳漢儒蓋以關雎為刺詩矣此皆繇於無邪之訓而以辭害意之過也而况衛鄘之末流乎故其怨曠之悲遇合之喜雖有人心者所不能免而其志切其辭哀習其讀而不知其旨易以動盪人之邪情泆志而况以鋪張揄揚之辭而序淫泆流蕩之行

乎然詩人之意則非以為是而勸之也蓋知詩人之意者莫如孔孟慮學者讀詩而不得其意者亦莫如孔孟是以有無邪之訓焉則以其辭之不能不鄰乎邪也使篇篇如文王大明則奚邪之可閑乎是以有害意之戒焉則以其辭之不能不戾其意也使章章如清廟臣工則奚意之難明乎以是觀之則知刺奔果出於作詩者之本意而夫子所不刪者其詩決非淫泆之人所自賦也夫子曰思無

邪如序者之說則雖詩辭之邪者亦必以正視之如桑中之刺奔溱洧之刺亂之類是也如文公之說則雖詩辭之正者亦必以邪視之如不以木瓜為美齊桓公不以采葛為懼讒不以遵大路風雨為思君子不以褰裳為思見正不以子衿為刺學校廢不以揚之水為閔無臣而俱指為淫奔謔浪要約贈答之辭是也且此諸篇者雖疑其辭之欠莊重然首尾無一字及婦人而謂之淫邪者乎或又

曰文公嘗言雅者二雅是也鄭者緇衣以下二十一篇是也衛者邶鄘衛三十九篇是也桑間衛之一篇桑中是也二南雅頌祭祀朝聘之所用也鄭衛桑濮里巷狹邪之所作也夫子於鄭衛盖深絶其聲於樂以為法而嚴立其詞於詩以為戒今乃欲為之諱其鄭衛桑濮之實而文以雅樂之名又欲從而奏之宗廟之中朝廷之上則未知其將以薦之於何等之鬼神用之於何等之賓客乎愚又以

為未然夫左傳言季札來聘請觀周樂而所歌者邶鄘衛鄭皆在焉則諸詩固雅樂矣使其為里巷狹邪所用則周樂安得有之而魯之樂工亦安能歌異國淫邪之詩乎然愚之所論不過求其文意之指歸而知其得於情性之正耳至於被之絃歌合之音樂則儀禮左傳所載古人歌詩合樂之意盖有不可曉者夫關雎鵲巢閨門之事后妃夫人之詩也而鄉飲酒燕禮歌之采蘋采蘩夫人大夫妻

能主祭之詩也而射禮歌之肆夏繁遏渠宗廟配天之詩也而天子享元侯歌之文王大明緜文王興周之詩也而兩君相見歌之以是觀之其歌詩之用與詩人作詩之本意盖有判然不相合者不可强通也則烏知鄭衛諸詩不可用之於燕享之際乎左傳載列國聘享賦詩固多斷章取義然其大不倫者亦以來譏誚如鄭伯有賦鶉之奔奔楚令尹子圍賦大明及穆叔不拜肆夏甯武子不拜彤

弓之類是也然鄭伯如晉子展賦將仲子鄭伯享趙孟子大叔賦野有蔓草鄭六卿餞韓宣子子齹賦野有蔓草子大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蘀兮此六詩皆文公所斥以為淫奔之人所作也然所賦皆見善於叔向趙武韓起不聞被譏乃知鄭衛之詩未嘗不施之於燕享而此六詩之旨意訓詁當如序者之説不當如文公之説也或曰序者之辭固有鄙淺附會居然可見

者先儒疵議之非一人矣而子信之何耶曰愚之所謂不可廢者謂詩之所不言而賴序以明者耳至詩之所已言則序語雖工不讀可也況其鄙淺附會者乎蓋作序之人或以為孔子或以為子夏或以為國史皆無明文可攷然鄭氏謂毛公始以冠諸詩之首則自漢以前經師傳授其去作詩之時蓋未甚遠也千載而下學者所當遵守體認以求詩人之意而得其庶幾固不當因其一語之贅疵

片辭之淺陋而欲一切廢之鑿空探索而為之訓釋也姑以近代詞人之作譬之如所謂皇帝二載初閏八月初吉如所謂吾聞京城南茲惟草山園則辭意明白無俟序說者也放翁之詩曰城上危樓畫角哀沈園非復舊池臺傷心池下春波綠曾是驚鴻照影來夢斷香銷四十年沈園老柳不吹綿此身行作稽山土猶弔遺蹤一悵然其題曰沈園而已誠齋之詩曰飽喜飢嗔笑殺儂鳳凰未必勝

狙公雖逃暮四朝三外猶在桐花竹實中其題曰無題而已是三詩者不言所謂人莫能知其所以作之意也劉後村詩話釋之曰放翁幼婚某氏頗倦於學蔡君督過之竟至仳離某氏別適某官一日通家於沈園目成而已晚年游園感而賦之誠齋既里居累章乞休致不得命再予祠有感而賦以為雖脫吏責尚縻閑廩不若相忘於物外也然後三詩之意始明夫後村之說即三詩之序也後村

之於楊陸二公相去不百年得於長老之所誦說口耳之所習聞筆之簡冊可以質諸二公而不繆也倘後乎此千百載說者必欲外後村之意而別為之說則雖其體認之精辨析之巧亦終於臆說而已或曰文公之於詩序於其見於經傳信而有證者則從之如碩人載馳清人鴟鴞之類是也其可疑者則未嘗盡斷以臆說而固有引他書以證其謬者矣曰是則然矣然愚之所以不能不疑者則

以其惡序之意太過而所引援指摘似亦未能盡出於公平而足以當人心也夫關雎韓詩以為衰周之刺詩賓之初筵韓詩以為衛武公飲酒悔過之詩皆與毛序反者也而韓詩說關雎則違夫子不淫不傷之訓是決不可從者也初筵之詩夫子未有論說也則詆毛而從韓夫一韓詩也初筵之序可信而關雎之序獨不可信乎鄘柏舟毛序以為仁人不遇而作文公以為婦人之作而引列女傳

為證非聽說矣然列女傳出於劉向向上封事論恭顯傾陷正人引是詩憂心悄悄愠于羣小之語而繼之曰小人成羣亦足愠也則正毛序之意矣夫一劉向也列女傳之說可信而封事之說獨不可信乎此愚所以疑文公惡序之意太過而引援指摘似為未當此類是也夫本之以孔孟說詩之旨參之以詩中諸序之例而後究極夫古今詩人所以諷詠之意則詩序之不可廢也審矣愚豈好為

異論哉　或曰夫子何以刪詩昔太史公曰古詩本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複取其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孔氏曰案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則孔子所錄不容十分去九馬遷所言未可信也朱文公曰三百五篇其間亦未必皆可施於禮義但存其實以為鑒戒耳之三說者何所折衷愚曰若如文公之說則詩元未嘗刪矣今何以有諸逸詩乎蓋文公每指序以言詩則變風諸篇祇

見其理短而詞哇愚於前篇已論之矣但以經傳所引逸詩攷之則其辭明而理正蓋未見其劣於三百五篇也而何以刪之三百五篇之中如誚其君以碩鼠狡童如欲刺人之惡而自為彼人之辭以陷於所刺之地殆幾不可訓矣而何以錄之蓋嘗深味聖人之言而得聖人所以著作之意也昔夫子之言曰述而不作又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又曰多聞闕疑異時嘗舉史闕文之語而

歎世道之不古存夏五郭公之書而不欲遽
正前史之缺誤然則聖人之意益可見矣蓋
詩之見錄者必其序說之明白而旨意之可
考者也其軼而不錄者必其序說之無傳旨
意之難考而不欲臆說者也或曰今三百五
篇之序世以為衛宏毛公所作耳如子所言
則已出於夫子之前乎曰其說雖自毛衛諸
公而傳其旨意則自有此詩而已有之矣鴟
鴞之序見於尚書碩人載馳清人之序見於

左傳所紀皆與作詩者同時非後人之臆說
也若序說之意不出於當時作詩者之口則
鴟鴞諸章初不言成王疑周公之意清人終
篇亦不見鄭伯惡高克之迹後人讀之當不
能曉其為何語矣蓋嘗妄為之說曰作詩之
人可考其意可尋則夫子錄之殆述而不作
之意也其人不可考其意不可尋則夫子刪
之殆多聞闕疑之意也是以於其可知者雖
比興深遠詞旨迂晦者亦所不廢如茉苢鴟

鳴蒹葭之類是也於其所不可知者雖直陳
其事文義明白者亦不果錄如翹翹車乘招
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之類是也於其
可知者雖詞意流泆不能不類於狹邪者亦
所不刪如桑中溱洧野有蔓草出其東門之
類是也於其所不可知者雖詞意莊重一出
於理義者亦不果錄如周道挺挺我心扃扃
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之類是也然則其所
可知者何則三百五篇之序意是也其所不

可知者何則諸逸詩之不以序行於世者是
也歐陽公詩譜補亡後序曰後之學者因迹
前世之所傳而較其得失或有之矣若使徒
抱焚餘殘脫之經倀倀於去聖千百年之
後不見先儒中間之說而欲特立一家之論
果有能哉此說得之蓋自其必以為出於衛
宏毛公輩之口而先以不經之臆說視之於
是以特立之已見與之較短量長於辭語工
拙之間則祇見其齟齬而不合疎繆而無當

耳夫使序詩之意果不出於作詩之初而皆
為後人臆度之說則比興諷詠之詞其所為
微婉幽深者殆類東方朔聲耋兒高之隱語
蔡邕黃絹幼婦之瘦詞使後人各出其智以
為猜料之工拙恐非聖經誨人之意也或曰
諸小序之說固有舛馳鄙淺而不可解者盡
信之可乎愚曰序非一人之言也或出於國
史之采錄或出於講師之傳授如渭陽之首
尾異說緇衣之兩義並存則其舛馳固有之

擇善而從之可矣至如其辭語之鄙淺則序
所以釋經非作文也祖其意足矣辭不必詭
也夫以夫子之聖猶不肯雜取諸逸詩之可
傳者與三百五篇之有序者並行而後之君
子乃欲盡廢序以言詩此愚所以未敢深以
為然故復摭述而不作多聞闕疑之言以明
孔子刪詩之意且見古序之尤不可廢也鄱
陽馬氏
毛公者有大毛公小毛公按後漢儒林傳稱

毛萇傳詩而孔氏正義據鄭譜云魯人大毛
公為詁訓傳於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
小毛公為博士則未知萇者大毛公歟小毛
公歟鄭氏曰箋者按正義云鄭於諸經皆謂
之注獨此言箋者字林云箋表也識也鄭達
毛學表明毛言記識其事故稱為箋又按後
漢傳注引張華博物志鄭注毛詩曰箋不解
此意或云毛公曾為北海相鄭是郡人故以
為敬雖未必由此然漢魏間達上之辭皆謂

之箋則其為敬明矣其間與毛異義者甚多
王肅蓋嘗述毛非鄭云陳氏跋

詩集傳二十卷

（宋）蘇轍撰

宋淳熙七年蘇詡筠州公使庫刻本

詩集傳二十卷（內府藏本）

宋蘇轍撰。其說以詩之小序反復繁重。類非一人之詞。疑為毛公之學。衛宏之所集錄。因惟存其發端一言。而以下餘文悉從删汰。案禮記曰。騶虞者。樂官備也。貍首者。樂會時也。采蘋者。樂循法也。是足見古人言詩。率以一語括其旨。小序之體實肇於斯。王應麟韓詩考所載。如關雎。刺時也。芣苢。傷夫有惡疾也。漢廣。悅人也。汝墳。辭家也。蝃蝀。刺奔女也。黍離。伯封作也。賓之初筵。衛武公飲酒悔過也。劉安世元城語錄亦曰。少年嘗記讀韓詩。（案崇文總目。韓詩北宋尚存。范處義逸齋詩補傳謂韓詩世罕有之。此語不可信。蓋偶未考。）有雨無極篇序云。正大夫刺幽王也。首云雨無其極。傷我稼穡云云。是韓詩序亦括以一語也。又蔡邕書石經悉本魯詩。所作獨斷載周頌序三十一章。大致皆與毛詩同。而但有其首句。是魯詩序亦括以一語也。轍取小序首句為毛公之學。不為無見。史傳言詩序者以後漢書為近古。而儒林傳稱謝曼卿善毛詩。乃為其訓。衛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轍以為衛宏所集錄。亦不為無徵。唐成伯璵作毛詩指說。雖亦以小序為出子夏。然其言曰。眾篇之小序。子夏惟裁初句耳。葛覃。后妃之本也。鴻鴈。美宣王也。如此之類是也。其下皆大毛公自以詩中之意而繫其詞云云。然則惟取序首。伯璵已先言之。不自轍創矣。厥後王得臣。程大昌。李樗。皆以轍說為祖。良有由也。轍自序又曰。獨採其可者見於今傳。其尤不可者皆明著其失。則轍於毛氏之學亦不激不隨。務持其平者。而朱翌猗覺寮雜記乃曰。蘇子由解詩不用詩序。亦未識轍之本志矣。

詩集傳卷第一

周南關雎

文王之風謂之周南召南何也文王之治周也所以為其國者屬之周公所以交於諸侯者屬之召公詩曰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言其治外也故凡詩言周之内治由内而及外者謂之周公之詩其言諸侯被周之澤而漸於善者謂之召公之詩其風皆出於文王而有内外之異内得之深外得之淺故召南之詩不如周南之深周南稱后妃而召南稱夫人召南有召公之詩而周南無周公之詩夫文王受命稱王則大姒固稱后妃而諸侯之妻固稱夫人周公在内近於文王雖有德而不見則其詩不作召公在外遠於文王功業明著則詩作於下此理之最明者也然則謂之周召者蓋因其職而名之也謂之南者文王在西而化行於南方以其及之者言之也東北則紂之所在文王之初所不能及也毛詩之叙曰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也故繫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然則二南皆出於先王其深淺厚薄二公無與而强以名之可乎

國風

孔子編詩列十五國先後之次二南之為首正風也邶鄘衛王鄭齊魏唐之相次亡之先後也秦之列於八國之後後是八國而亡也陳之後秦將亡之國也檜曹之後陳已亡之國也豳之列於十四國之後非十四國之類也嘗試考其世次而論其亡之先後亡者詩之所先而先亡者詩之所後也魏唐晉也諸侯之亡者莫先於晉周安王之十六年而田氏滅齊二十六年而韓魏趙滅晉齊之亡也先晉十年而齊詩先晉何也晉之失國自定公始自定公以來者韓魏趙之晉也齊之失國自平公始自平公以來者田氏之齊也定公之立先平公三十年矣孔子自其失國之君而以為亡焉故諸侯之先亡者晉其次齊也鄭之亡也當安王之子烈王之元年則齊晉之亡也久矣周之亡也盡於烈王之曾孫王赧之五十九年則鄭之亡也亦久矣衛之亡也當秦始皇帝之二十七年則周之亡

也亦久矣後亡者常先秦最後亡而列於八國
之後以爲非特後之而又兼是八國而有之也
春秋書諸侯之會王之大夫必列於上王之世
子必列於後秦之所以後於八國者猶王世子
之後諸侯也蓋以爲異焉耳陳之亡也當周敬
王之四十一年孔子卒之歲而陳亡然則孔子
之編詩也陳將亡矣知其將亡而不以列於未
亡之國蓋以亡國視焉此陳之所以後秦也檜
之亡也當周幽王之世鄭桓公滅之曹之亡也
當周敬王之三十三年宋景公滅之檜先而曹
後因其亡之先後而爲之先後焉以爲已亡矣
無所事先而知其後亡也此檜之所以後陳而
曹之所以後檜也嗚呼數十百年之間國之存
亡孔子預知之讀其詩聽其聲觀其國之厚薄
三者具而以斷焉是故可以先焉而無疑也良
醫之視人也察其脉而知其人之終身疾痛壽
夭之數其不知者以爲妄言也其知之者以爲
猶視其面顔也夫國之有詩猶人之有脉也其
長短緩急之候於是焉在矣邶鄘者衛之所滅
也魏者晉之所滅也檜者鄭之所滅也檜詩不

爲鄭而邶鄘爲衛魏爲晉何也邶鄘魏之詩作
於既滅其詩之所爲作者衛晉也是以列邶鄘
魏於前而以衛晉終之雖主衛晉而其風不同
故邶鄘魏不可没也邶鄘之詩學者以爲衛矣
何也叙以衛也而魏詩不爲晉何也叙不以晉
也雖不以晉亦不以魏然則是不舉其國耳凡
叙之不舉其國者文之所不及也以其不及而
廢其爲晉則學者之陋矣汾沮洳之三章而三
稱晉官焉非晉而何季子觀樂於魯至於歌魏
曰渢渢乎大而婉儉而易行以德輔此則盟主
也夫亡國之詩而季子言之若此乎蓋以爲晉
矣非亡國之詩也至於檜風檜之未亡而作矣
豳之非十四國之類何也此周公與周大夫之
所作也蓋以爲豳耳非豳人之詩也非豳人之
詩而言豳之風故繫之豳雖繫之豳而非豳人
之詩故不列於諸國而處之其下此風之特異
者也以其特異而列之亦理之當然也季子之
觀樂也既歌齊而繼之以豳秦魏唐何也曰孔
子之未編詩也太師次之以豳爲秦之有也而
繫之秦以秦晉之强相若也而不能決其長短

意天下之諸侯將師於此二國至孔子而後定
蓋非太師之所能知也

關雎后妃之德也

孔子之叙書也舉其所為作書之故其贊易也發其可以推易之端未嘗詳言之也非不能詳以為詳之則隘是以常舉其略以待學者自推之故其言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夫唯不詳故學者有以推而自得之今毛詩之叙何其詳之甚也世傳以為出於子夏予竊疑之子夏嘗言詩於仲尼仲尼稱之故後世之

為詩者附之要之豈必子夏為之其亦出於孔子或弟子之知詩者歟然其誠出於孔氏也則不若是詳矣孔子刪詩而取三百五篇今其亡者六焉亡詩之叙未嘗詳也詩之亡者經師不得見矣雖欲詳之而無由其存者將以解之故從而附益之以自信其說是以其言時有反覆煩重類非一人之詞者凡此皆毛氏之學而衛宏之所集錄也東漢儒林傳曰衛宏從謝曼卿受學作毛詩叙善得風雅之旨于今傳於世隋經籍志曰先儒相承謂毛詩叙子夏所創毛公

及衛敬仲又加潤益古說本如此故予存其一言而已曰是詩言是事也而盡去其餘獨采其可者見於今傳其尤不可者皆明著其失以為此孔氏之舊也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關關和聲也雎鳩王雎鳥之摯者也物之摯者不淫水中可居者曰洲在河之洲言未用也逑匹也言女子在家有和德而無淫僻之行可以配君子也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

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荇接余也左右助也流求也服事也后妃將取荇菜以共宗廟必有助而求之者是以寤寐不忘以求淑女將與共事也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鍾鼓樂之

芼擇也求得而采采得而芼先後之叙也凡詩之叙類此窈窕淑女不可得也苟其得之則將友之以琴瑟樂之以鍾鼓琴瑟在堂鍾鼓在廷以此待之庶其肯從我也此求之至也

關雎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葛覃后妃之本也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

葛者婦人之所有事也方葛之盛時黃鳥出於谷而集于木鳴喈喈矣詠歌其所有事而又及其所聞見言其樂從事於此也覃延也萋萋茂盛貌也黃鳥摶黍也灌木藂木也喈喈和聲也或曰黃鳥之集于灌木猶婦人有嫁于君子之道也言女子在家習爲婦功既成則可以適人矣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濩爲絺爲綌服之無斁

莫莫成就貌也濩煑之也精曰絺麤曰綌斁厭也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汙我私薄澣我衣害澣害否歸寧父母

言辭也春秋傳曰言歸于好師女師也婦人謂嫁曰歸言其告教於師氏也則告之以適人之道矣薄亦辭也汙煩擱之也澣濯之也私燕服也衣禮服也此女師所以告之之言也害澣害否者言常自絜清以事君子也常自絜清以事君子則可以歸寧父母矣

葛覃三章章六句

卷耳后妃之志也

婦人知勉其君子求賢以自助有其志可耳若夫求賢審官則君子之事也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

采采不已之辭也卷耳苓耳也頃筐欹筐也卷耳易得之物頃筐易盈之器而不盈焉則志不在卷耳也今將求賢寘之列位而志不在亦不可得也

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

崔嵬土山之戴石者也虺隤病也姑且也將陟險而馬病不求良馬以任之徒酌酒以自慰不以爲深憂也則終不免矣譬如爲國之難知小人之不足任而不求賢以自助亦無以濟也

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

此章意不盡申殷勤也凡詩之重複類此山脊曰岡玄馬病則黃兕觥角爵所以爲罰也

陟彼砠矣我馬瘏矣我僕痡矣云何吁矣

石山戴土曰砠瘏痡皆病也馬病而不知擇至於人又病也則無及矣亦吁嗟而已

卷耳四章章四句

樛木后妃逮下也

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

木下曲曰樛木以樛故葛藟得纍之而上后妃以逮下故衆妾得叙進於君子室家既和故其君子無所憂患而能安履其福祿苟其不和雖有福祿而不能安也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

荒奄也將大也

南有樛木葛藟縈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縈旋也成就也

樛木三章章四句

螽斯后妃子孫衆多也

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

螽斯蚣蝑也不妬而多子一生八十一子詵詵衆多也振振仁厚也言后妃子孫衆多如螽斯也

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

薨薨群飛聲也繩繩戒慎也

螽斯羽揖揖兮宜爾子孫蟄蟄兮

揖揖會聚也蟄蟄和集也

螽斯三章章四句

桃夭后妃之所致也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夭夭少壯也灼灼盛也婦人甚少而盛不以色驕其君子而以宜其室家此后妃之德所致也

桃之夭夭有蕡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

蕡大貌也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始言其華中言其實終言其葉言其容德皆盛也

桃夭三章章四句

兎罝后妃之化也

肅肅兎罝椓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肅肅敬也兎罝兎罟也丁丁椓杙聲也干盾也罝兎之人野之鄙人也野之鄙人禮之所不及也禮之所不及者其心無所不易人而無所不

易則其於妻妾也無所復敬矣今婦人能以禮
自將敬而不可慢故其夫雖罝兎之鄙人而猶
知敬之夫人知敬其妻妾則無所不敬是以至
於椓杙而猶肅肅也赳赳有力之貌也罝兎之
人則赳赳之武夫也世未嘗患無武夫獨患其
不知敬而不可近今武而知敬故可以為公侯
干城也桃夭言后妃能使婦人不以色驕其夫
而兎罝言其能使婦人以禮克君子之慢故桃
夭曰致而兎罝曰化夫致者可以直致而化者
其功遠矣

肅肅兎罝施于中逵赳赳武夫公侯好仇
仇匹也
肅肅兎罝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丁丁人之所聞也中逵人之所見也中林聞見
之所不及也非人之所聞見而猶肅肅則其敬
也至矣
兎罝三章章四句
芣苢后妃之美也
采采芣苢薄言有之
芣苢馬舄馬舄車前也宜懷任焉室家和平故
婦人皆樂有子是以采之不厭也有藏也
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
掇拾也捋取也
采采芣苢薄言袺之采采芣苢薄言襭之
袺執衽也襭扱衽也
芣苢三章章四句
漢廣德廣所及也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
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潛行曰泳方泭也思辭也文王之化行於南國

雖江漢之游女皆有廉絜之行不可犯以非禮
譬如喬木不可就以休息江漢不可得而方泳
也
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
此知女子之不可犯而思以禮道之之辭也楚
薪之尤翹翹者也取薪之尤翹翹者以言欲取
女之尤高絜者也然猶不敢斥言取之故曰於
是子之嫁也我當秣其馬以示有意焉耳
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翹翹錯
薪言刈其蔞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漢之廣矣不可

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蔞草之尤翹翹者也
漢廣三章章八句
汝墳道化行也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惄如調飢
墳大防也枚曰條幹曰枚惄飢意也調朝也是
時紂猶在上君子久役于外故婦人遵汝而伐
薪勞苦而念其君子也
遵彼汝墳伐其條肄既見君子不我遐棄
斬而復生曰肄

魴魚赬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
魚勞則尾赤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事紂周
德雖廣而紂之虐如將焚焉民之被其害者如
魚之勞於水也然而有文王以為之父母可以
無久病矣雖婦人而知文王之可歸此所謂道
化行也
汝墳三章章四句
麟之趾關雎之應也
麟之趾振振公子吁嗟麟兮
麟仁獸也其於仁也非有意為之其資之也天
矣關雎之時人君與其后妃皆賢故其生子無
不賢者夫公子之賢非其身則為之父母之所
以資之者遠矣是以信厚振振而不自知猶麟
之於仁也毛詩之叙曰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
犯非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夫
關雎之化行則公子信厚公子之信厚如麟之
仁此所謂應矣未甞言其時也捨麟之德而言
其時過矣
麟之定振振公姓吁嗟麟兮
定題也

麟之角振振公族吁嗟麟兮
麟之趾三章章三句
召南鵲巢　國風
鵲巢夫人之德也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
鳩性拙不能自為巢而居鵲之成巢國君積行
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如鳩之託
鵲巢非有德誰能安之毛詩之叙以鳩為鳲鳩
言夫人如鳲鳩之均一乃可以配焉說雖無害
而鳩非鳲鳩也百兩百乘也御迎也諸侯之子

嫁於諸侯送迎皆百乘
維鵲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
方據也將送也
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鵲巢三章章四句
采蘩夫人不失職也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蘩皤蒿也沼池也沚渚也公侯之夫人執蘩菜
以助祭
于以采蘩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

宮廟也
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
被首飾也僮僮竦敬也祁祁舒遲也公事也其
在宗廟之事則竦敬其還歸則舒遲言各獲其
宜也
采蘩三章章四句
草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
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
草蟲常羊也阜螽蠜也二者皆螳類覯以禮遇

也草蟲鳴則阜螽躍而從之婦人之於君子猶
二物之相從其性然矣然其未見也常自憂不
當君子故每以禮自防至於既見而後心降也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見
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
蕨鼈也陟南山而采蕨豈有不得者乎然而常
憂不得也婦人之從君子亦豈有不見禮者乎
然而常憂不見禮也憂不見禮而後乃見禮矣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
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

薇山菜也夷平也
草蟲三章章七句
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于以盛
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錡及釜于以奠之宗室
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
蘋大蓱也藻聚藻也方曰筐圓曰筥湘烹也錡
釜屬也宗室大宗之廟也此所謂教成之祭也
記曰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
既毀教于宗室教成之祭牲用魚芼用蘋藻奠

於牖下何也户牖之間也昏禮納采問名納吉
納徵請期主人皆莚於廟中户西西上右几以
爲女子外成者也祭禮主婦設羹今使季女設
焉所以成其婦禮也幼而習之旣嫁而奉祭祀
則終身行之此所謂能循法度也

采蘋三章章四句

甘棠美召伯也

甘棠言美召伯江有汜言美媵何彼襛矣言美
王姬魚麗言美萬物盛多皇矣言美周或言正
詩不言美因各爲此五詩之說夫五詩言美則
正詩未甞不言美矣未甞不言而爲不言之說

此皆近世之浮說也

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

蔽芾小貌也甘棠杜也茇草舍也召公巡行邦
國重煩勞百姓蔽棠而舍國人思之而愛其棠
不忍伐也召公之爲二伯武王之世矣而詩稱
召伯思者之辭也

蔽芾甘棠勿翦勿敗召伯所憩蔽芾甘棠勿翦勿
拜召伯所說

拜拔也說舍也

甘棠三章章三句

行露召伯聽訟也

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誰謂雀無角何以
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
不足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
速我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

厭浥濕意也行道也速召也二南當文王與紂
之世淫風之被天下如露之濡物召南之女被
文王之化能以禮自保故其稱曰行者未甞不
欲夙夜也謂道之多露是以不敢女子未甞不
欲從人也謂世之多強暴是以不可女子之所

以自保如此然猶不免強暴之獄故其自辨曰
謂雀之無角信矣今而穿屋則雀有角矣謂鼠
之無牙信矣今而穿墉則鼠有牙矣謂強暴之
無室家之道信矣今而召我以獄則強暴亦有
室家之道矣雖召我獄然而知其室家之道不
足而終不之從者召公明於聽訟也

行露三章一章三句二章章六句

羔羊鵲巢之功致也

毛詩之叙曰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

儉正直德如羔羊夫君子之愛其人則樂道其
車服是以詩言羔羊之皮而已非言其德也言
其德則過矣
羔羊之皮素絲五紽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古者大夫羔裘以居素絲以英裘紽組絲以飾
縫也皆婦人所爲實功也委蛇自得之貌也言
召南之大夫服其羔裘自公而退食於私家無
所不自得也夫君子能治其外而内無良妻妾
以和其室家雖欲委蛇而不可得也此所以爲
鵲巢之功致也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委蛇委蛇自公退食羔羊之
縫素絲五總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緎總皆縫飾也
羔羊三章章四句
殷其靁勸以義也
殷其靁在南山之陽何斯違斯莫敢或遑振振君
子歸哉歸哉
靁聲隱然在南山之陽耳然而不可得見召南
之君子遠行從政其室家思一見之而不可得
如是靁也故曰何哉吾君子去此而從事於四
方不敢安也既而知其義不得歸也則曰振振
君子歸哉歸哉言不可歸也
殷其靁在南山之側何斯違斯莫敢遑息振振君
子歸哉歸哉殷其靁在南山之下何斯違斯莫或
遑處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殷其靁三章章六句
摽有梅男女及時也
摽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摽有梅其
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摽有梅頃筐塈之求
我庶士迨其謂之

摽落也塈取也盛極則落者梅也女子之盛時
猶是梅也方其七存也迨其吉而後嫁焉可也
及其三也及今焉嫁之可也失今則過矣及其
既盡頃筐而取之也謂之娶則嫁之矣七而擇
其吉三而及其今盡而聽其謂此所以各及其
時也凡詩每章有先後深淺之異如此詩及中
谷有蓷晉無衣之類固自有說若樛木螽斯之
類皆意不盡申殷勤而已欲强求其說則迂雜
而不當矣
摽有梅三章章四句

小星惠及下也
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
嘒微貌也三心也五噣也正月噣在東方三月心在東方命禮命也諸妾從夫人以次敘進御於君所猶小星之從心噣也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云者妾自謂卑賤不敢與夫人齒之辭也
嘒彼小星維參與昴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寔命不猶

裯帳也猶若也
小星二章章五句
江有汜美媵也
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
決復入為汜江則有汜適則有媵而之子之不我以何哉其後則必悔矣蓋不敢怨而疾其悔耳夫不敢怨者悔之之道也故小星欲求衆妾之不敢齒我而不以貴賤臨之蓋使之得進御於君而妾不敢與我齒矣江有汜欲求適之悔過而不以怨言犯之蓋事之不失而適自悔矣此則善原人情也
江有渚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
水岐成渚處止也
江有沱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
書曰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嘯歌以言其不怒也
江有汜三章章五句
野有死麕惡無禮也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
誘道也野有死麕有欲用之猶以白茅包之而後行今有女於此思以春適人亦必得吉士以

禮道之而後可疾時不然也古者昏禮以歲之際自冬及春皆其時也孫卿子曰霜降逆女冰泮殺內
林有樸樕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有女如玉
樸樕小木也將取樸樕死鹿以為用猶知以白茅純束而取之況於有女如玉而可不以禮成之哉
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帨兮無使尨也吠
脫脫舒遲也帨佩巾也尨狗也奔走失節則佩帨動非禮相陵則狗吠

野有死麕三章二章章四句一章三句

何彼襛矣美王姬也

漢儒之言詩者曰王道衰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仁義陵遲鹿鳴刺焉而近世學者又因此詩稱平王齊侯則遂以二南爲東周之詩無疑矣予讀儀禮觀其燕饗之樂風雅之正詩無不咸在蓋關雎鹿鳴之作也久矣非復衰世之詩也夫平王者周之先王豈文王與譬如商人謂湯武王蓋亦當時一號也至於齊侯則武王之世太公望得稱齊侯矣且周頌之言成康猶不得爲成康子孫之詩而此詩獨不得爲文王之詩

哉

何彼襛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

襛猶戎戎也唐棣栘也王姬之美盛若是華也肅敬也雝和也人之見王姬之車者則相告曰曷不肅雝乎此王姬之車也人之見其車者猶知肅雝則王姬之敬也至矣

何彼襛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其釣維何維絲伊緡齊侯之子平王之孫

魚之深釣而得之者由絲緡也王姬之貴娶而得之者由禮也

何彼襛矣三章章四句

騶虞鵲巢之應也

彼茁者葭一發五豝吁嗟乎騶虞

茁出也葭蘆也豕牝曰豝人君雖有恭儉之志而室家不聽則殆不行今召南之夫人能順其君子無所不敬雖葭之微於其生也而有不傷之意焉故能使物無不蕃者於君之射也一發而虞人翼五豝以待之此蕃之至也然猶不敢盡取之一發而已故曰吁嗟乎騶虞騶虞仁獸

言仁如騶虞也此所以爲鵲巢之應矣

彼茁者蓬一發五豵吁嗟乎騶虞

豕生三日曰豵

騶虞二章章三句

詩集傳卷第一

詩集傳卷第二

邶柏舟　　國風

邶鄘衛本紂之畿內其地在禹貢冀州太行之東北逾衡漳東及兗州桑土之野武王克商以封紂子武庚使管叔蔡叔霍叔監之謂之三監及成王幼三監與武庚叛周公伐而誅之悲商人之思舊而好亂也於是改封微子於宋以奉商後而以其餘民封康叔於衛以邶鄘封他諸侯其後衛人并邶鄘而有之頃公之世變風既作而邶鄘衛皆自有詩各以其地名之

柏舟言仁而不遇也

毛詩之叙曰此衛頃公之詩也變風之作而至於漢其間遠矣儒者之傳詩容有不知其世者矣然猶欲必知焉故從而加之其出於毛氏者其傳之也其出於鄭氏者其意之也傳之猶可信也意之疏矣是以獨載毛氏之說不敢傳疑也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微我無酒以敖以遊

有仁人而不用譬猶以柏爲舟而不以載使與衆物皆汎於流而已

我心匪鑒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茹入也逢迎也鑒之於人美惡無所不受惟擇其可而後受故雖兄弟而有不據也愬不仁必於仁人今愬之於不仁此愬所以爲迎其怒也蓋朝無善人矣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

石雖堅尚可轉席雖平尚可卷言我心之堅平過於石席也棣棣富而閑習也選擇也小人之

惡君子曰何爲斯踽踽涼涼然君子不以其故自改也此所謂不可轉與不可卷也

憂心悄悄慍于群小覯閔既多受侮不少靜言思之寤辟有摽

閔病也辟拊心也摽舉手貌也

日居月諸胡迭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澣衣靜言思之不能奮飛

月當微耳日則否豈有日月更代而微者歟君子與小人常迭相勝然而小人而不得其志者

常也君子而不遂如日而微耳是以憂之不去於心如衣垢之不澣不忘濯也憂患既深思奮飛以避之而不能矣

柏舟五章章六句

緑衣衛莊姜傷已也

緑兮衣兮緑衣黄裏心之憂矣曷維其已

緑間色黄正色以緑爲衣而黄爲裏言妾上僭而夫人失位也莊姜齊女美而無子莊公之嬖人生子州吁母嬖而州吁驕故云

緑兮衣兮緑衣黄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緑兮絲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無訧兮

訧過也治絲而緑之者汝也緑非所以爲衣既已緑之而又以爲衣此則我之所訧也古之人爲是上下之分所以使人無所訧耳

絺兮綌兮淒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以緑爲衣惑者不知其不可也若夫絺綌之薄而以禦風其弊立見矣譬如小人而重任之涉患難而後知其不可也古之人所以爲是君子小人之辨者誠得我心之所憂也

緑衣四章章四句

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

莊姜無子陳女戴嬀生完莊姜以爲己子莊公薨完立而州吁弑之戴嬀於是大歸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燕燕鳦也春則來秋則去知有所避也燕將飛而差池其羽猶戴嬀之將别而不忍也禮婦人送迎不出門遠送至野情之所不能已也

燕燕于飛頡之頏之之子于歸遠于將之瞻望弗及佇立以泣

將送也頡頏左右顧也

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瞻望弗及實勞我心

陳在衛南

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終温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勗寡人

仲戴嬀字也任大也塞瘞也淵深也

燕燕四章章六句

日月衛莊姜傷己也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胡能

有定寧不我顧
莊姜賢妃也莊公惑於嬖妾而不禮焉及乎立
而不能終故其自傷曰君夫人日月也奈何捨
我而逝不復其故處乎雖然捨我而能有所定
尚可也苟爲無定何用不顧我哉石碏之諫莊
公曰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爲亂
莊公不從故及於禍此胡能有定之謂歟
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胡能
有定寧不我報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人兮
德音無良胡能有定俾也可忘

日始月盛皆出於東方俾也可忘徒使我可忘
之而已
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
定報我不述
畜養也呼父母而訴所怨也述循也
日月四章章六句
終風衛莊姜傷己也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謔浪笑敖中心是悼
終風終日之風也風霾曀雷皆以喻州吁之昏
暴也

終風且霾惠然肯來莫往莫來悠悠我思
霾雨土也州吁往來皆不可常莊姜雖思之無
益也
終風且曀不日有曀寤言不寐願言則嚔
曀陰也古有又通嚔或作嚏跲也寤而思之則
不寐願往從之則若有跲制而止之者言不欲
往耳
曀曀其陰虺虺其靁寤言不寐願言則懷
懷安也安於其所不欲往也
終風四章章四句

擊鼓怨州吁也
擊鼓其鏜踊躍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
漕衛邑也南行伐鄭也莊公之世鄭人伐衛州
吁既立將脩先君之怨於鄭而宋公子馮在鄭
鄭人將納之故使告於宋與陳蔡共伐之是時
民有爲土功於國者有城漕者我獨南行伐鄭
去國遠役爲最苦也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
孫子仲者公孫文仲伐鄭之帥也
爰居爰處爰喪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民將征行與其室家訣別曰是行也將於何居處於何喪其馬乎若求我與馬當求之於林之下蓋預爲敗計也軍行必依山林求之林下庶幾得之

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契闊勤苦也成說歷數之也然猶庶幾獲免於死亡故曰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于嗟闊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闊遠也洵信也不務活其民而貪遠略故曰于嗟闊兮不我活兮告之以誠言而不吾用故曰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擊鼓五章章四句

凱風美孝子也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勞

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子欲止之而不忍言也故深自責而已凱風南風也棘難長之木也風之吹棘心而至於夭夭也勞矣母之於子其勞如是風也而不能使留焉則子之過也

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棘薪言其成也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

浚衛地其下有寒泉泉在浚下而浚蒙其澤我曾此泉之不若也

睍睆黃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睍睆好貌也鳥猶能好其音以說人而我獨不能說吾母哉

凱風四章章四句

雄雉刺衛宣公也

毛詩之叙曰宣公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大夫久役男女怨曠夫此詩言宣公好用兵如雄雉之勇於鬭故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以爲軍旅數起大夫久役是矣以爲并刺其淫亂怨曠則此詩之所不言也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我之懷矣自貽伊阻

雄雉勇於鬭飛而鼓其翼泄泄然不顧也宣公之時大夫久於征役以公爲猶雄耳故自咎其懷於衛曰我之懷矣自貽伊阻

雄雉于飛下上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

展誠也思得信厚之君以事之而不可得故勞

也
聘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
征役既久思歸而不得之辭也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忮害也宣公好害而多求國人苦之故告其君
子曰吾不知孰爲德行苟不忮害不貪求斯可
矣何用不之善哉
雄雉四章章四句
匏有苦葉刺衛宣公也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

春秋傳曰苦匏不材於人供濟而已特苦匏而
涉深濟未有不溺者也而況於無匏乎有人焉
曰深則吾厲淺則吾揭無不渡也則亦不畏不
義不忌非禮之人也宣公烝於夷姜而納伋之
妻昏亂甚矣故云
有瀰濟盈有鷕雉鳴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
鷕雉聲也軌軾前也飛曰雌雄走曰牝牡有瀰
濟盈而視之以不濡軌有鷕雉鳴而反求其牡
衆之所謂不可而不顧之辭也
雝雝鳴鴈旭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

雝雝鴈之和聲也納采用鴈旭日始旦大昕之
時也自納采至請期用昕親迎用昏冰之未泮
昏姻之時也宣公淫昏而國人化之故此章爲
陳昏禮之正也
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卬須我友
卬我也人皆輕涉而操舟者獨招招然不肯從
言衛人相率爲亂而其君子猶待禮而後行不
得其偶不行也
匏有苦葉四章章四句
谷風刺夫婦失道也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葑采
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
谷風東風也風行於陰雨而不廢其和夫婦黽
俛同心憂樂共之而何怒之有葑須也菲芴也
人不以其下之不善而弃其上之可食譬如婦
人德音不違而足矣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畿誰謂荼
苦其甘如薺宴爾新昏如兄如弟
畿門内也荼苦菜也行道而有所違者其行遲
遲而不忍去今君子之弃我曾不如是行道之

人也其送我止於餞而已故其心苦之而不知荼之苦也

涇以渭濁湜湜其沚宴爾新昏不我屑以

湜湜水見底也沚小渚也屑絜也涇水入渭渭清而涇濁涇以渭故人謂之濁耳然其沚湜湜然上下如一婦人自言修絜如此奈何以新昏之故而遂不吾絜也

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遑卹我後

梁笱皆所設以取魚逝人之梁而發人之笱因人之成功之謂也新昏因舊室之成業不知其成之難則將輕用之我雖見弃猶憂其後之不

繼也故告而止之既而曰我躬且不容何暇卹我後哉知告之無益之辭也閱容也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亡黽勉求之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此章言其深淺有無無所避者民之有喪猶將匍匐救之況於事君子而有不盡乎

不我能慉反以我爲讎既阻我德賈用不售昔育恐育鞠及爾顚覆既生既育比予于毒

慉養也夫婦之親而至爲仇讎故雖平生之德義皆蔽而不售育生也鞠窮也昔者生於恐懼鞠窮之中及爾顚覆而不顧今亦既生育矣而比予于毒毒者人之所弃惡也

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宴爾新昏以我御窮有洸有潰既詒我肄不念昔者伊予來塈

旨美也蓄聚也洸洸武也潰潰怒也詒遺也肄勞也塈息也蓄美菜者所以御冬月之無也今君子亦以我御窮而已及其富樂則不我以不念昔者由我而獲此安息也

谷風八章章八句

式微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

黎今黎陽也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爲乎中露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爲乎泥中

式試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不能納而不歸其臣尤之故曰君子之所以觀其人者於其微耳是以試之於微而不可則止今君之寓於衛久矣而衛不吾勸其不吾納者可見矣而胡爲不自歸乎衛人非君之故之爲而胡爲久於其地乎中露泥中言其暴露而無覆藉之

者也

式微二章章四句

旄丘責衛伯也

衛侯爵時爲州伯故稱伯歟孔氏之叙詩也自爲一書故式微旄丘之叙相因之辭也而毛氏之叙旄丘則又曰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黎之臣子以責於衛其言與前相復非一人之辭明矣

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叔兮伯兮何多日也

前高曰旄丘誕闊也叔兮伯兮同姓之國也旄丘之葛其節雖其闊也然而無以其闊節而謂患不相及苟斷其一節而百節廢矣譬如諸侯雖異國而相爲蔽苟黎亡則衛及矣奈何久而不救哉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夫豈無故而久處於衛哉以爲與衛同患勢之所當救也

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

蒙戎亂貌也久留於衛裘已弊矣非吾車不能渡河以告東方之諸侯也以爲東方諸侯無與

我同患者耳是以止於衛而不去蓋是時衛猶在河北黎衛壤土相接故狄之爲患黎與衛共之

瑣兮尾兮流離之子叔兮伯兮褎如充耳

瑣小也尾末也流離梟也其子長大則食其母狄之虐始於黎衛人以狄之微而不忌譬如流離之養其子不知其將爲己患也然告之而不聽褎褎然如或充其耳其後衛人遂有狄難

旄丘四章章四句

簡兮刺不用賢也

毛詩之叙曰衛之賢者仕於伶官皆可以承事王者夫此詩言賢者不見用而思愬之天子故曰云誰之思西方美人知周之不足愬故曰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毛氏既以西方美人爲周而又以彼美人爲衛之賢者曰所謂西方之人者言其宜在王室也可乎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碩人俁俁公庭萬舞

簡擇也萬舞干舞也方且萬舞而勤於擇人言其盡心於舞而不知其他也日中而舞未止言

無度也在前上處居舞者之前列也俁俁壯大
貌也俁俁之碩人非所宜舞於中庭也
有力如虎執轡如組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赫如渥
赭公言錫爵
組織組也織組者總紕於此而成文於彼善御
者執轡於上而馬馳於下如織組也言有力而
善御者可以禦侮矣而使之執籥秉翟赫如渥
赭猶大夫之容也而錫之以一爵記曰祭有畀
煇胞翟閽寺者惠下之道也恩不過一散
山有榛隰有苓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

方之人兮
榛栗屬苓大苦也山則宜有榛也隰則宜有苓
也傷碩人之不當其處也賢者仕於諸侯而不
得志則思愬之天子西方周之所在也周衰而
天子不能正諸侯雖復知其賢亦將無如之何
矣故曰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言其不能及遠
也

簡兮三章章六句

泉水衛女思歸也
凡詩皆繫於所作之國故木瓜雖美齊桓而在
衛猗嗟雖刺魯莊而在齊泉水載馳竹竿皆異
國之詩而在衛者以其聲衛聲歟記曰鄭音好
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促數煩志齊音傲
辟喬志蓋諸國之音未有同者衛國之女思衛
而作詩其爲衛音也固宜猶莊舄之病而越吟
人情之所必然也
毖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懷于衛靡日不思孌彼諸
姬聊與之謀
毖流貌也淇衛水也孌好貌也泉水出於他國
而流于淇女子嫁于異國父母終思歸寧而不

得是以思衛之諸姬將見而與之謀也夫思歸
情之所當然也不歸法之不得已也聖人不以
不得已之法而廢其當然之情故閔而錄之也
出宿于泲飲餞于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問我
諸姑遂及伯姊
始有事於道者祖而舍軷因飲酒於其側曰餞
禮畢遂行宿於近郊泲禰所由適衛之道也書
曰導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春秋傳衛
及狄戰敗于滎澤故濟水及衛衛女思歸而不
獲故言其所由以歸之道以致其思之至也既

言其所由以歸之道則又言其可以歸之義曰
婦人有出嫁之道遠於其宗故禮緣人情使得
歸寧因以問其姑姊令曷爲不得哉

出宿于干飲餞于言載脂載舝還車言邁遄臻
于衛不瑕有害

干言亦所由適衛之地也脂脂車也舝設舝也
還車還旋其車而試之也遄疾也害何也言其
至衛非有瑕疵也而曷爲不許哉

我思肥泉兹之永歎思須與漕我心悠悠駕言出
遊以寫我憂

所出同所歸異曰肥泉蓋以自況也須漕皆衛
邑也知其不可是以出遊以寫其憂而已

泉水四章章六句

北門刺仕不得志也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終窶且貧莫知我艱已焉哉
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君子仕於亂世如出自北門背明而向陰也仕
而不見用者君也而歸之天知命者之辭也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讁
我巳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適之也埤厚也天子之政令既以適我國之政
事復并以厚益我巳事而反則其處者爭求其
瑕疵而譴謫之言勞而不免於罪也謂之室人
者在內而不事事也

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遺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
我巳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敦敦迫也

北門三章章七句

北風刺虐也

北風其涼雨雪其雱惠而好我攜手同行其虛其
邪既亟只且

邪讀如徐北風而又雨雪其虐甚矣故其民苦
之而相告曰苟有惠而好我者與汝攜手同行
而從之昔之虛徐者今亦並爲急刻之行矣尚
曷爲不行哉

北風其喈雨雪其霏惠而好我攜手同歸其虛其
邪既亟只且

喈疾貌霏甚貌

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其虛其
邪既亟只且

未有赤而非狐黑而非烏者言其君臣爲惡如一也

北風三章章六句

靜女刺時也

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蹰

衛君内無賢妃之助故衛之君子思得靜一之女既有美色又能待我以禮者而進之於君思而不可得是以踟蹰而求之城隅言高而不可踰也

靜女其孌貽我彤管彤管有煒說懌女美

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以記過失且以次叙群妾之進御者煒赤貌也樂其有法而後說其美也

自牧歸荑洵美且異匪女之爲美美人之貽

牧田官也荑茅之始生者蓋言宮中無復斯人矣故願得幽閒處子而進之君也苟有以是女進者吾非此女之美乃美其人之遺我者耳蓋求之至也

靜女三章章四句

新臺刺衛宣公也

新臺有泚河水瀰瀰燕婉之求籧篨不鮮

宣公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要之國人疾之而難言之故識其臺之所在而已燕婉謂伋也籧篨不能俯者天下之惡疾所以深惡宣公也泚鮮明貌也燕安也婉順也鮮善也

新臺有洒河水浼浼燕婉之求籧篨不殄

洒高峻也殄絶也猶言病而不死者也

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將適世子而得宣公猶網魚而得鴻所得非所求也戚施不能仰者也

新臺三章章四句

二子乘舟思伋壽也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

宣公納伋之妻生壽及朔朔與其母愬伋於公公使之於齊使盜先待於莘壽以告伋伋曰君命也不可以去壽竊其節而先往盜殺之伋至曰乃我也又殺之自衛適齊必涉河國人傷其往而不返汎汎然徒見其景欲往救之而不可得是以思之養養然憂而不知所定也

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願言思子不瑕有害

言二子若避害而去於義非有瑕疵也而曷為不去哉夫宣公將害伋伋不忍去而死之尚可也而壽之死獨何哉無救於兄而重父之過君子以為非義也

二子乘舟二章章四句

詩集傳卷第二

詩集傳卷第三

鄘柏舟　　國風

柏舟共姜自誓也

衛釐公之世子共伯餘立未逾年而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故誓而不許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它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中河舟之所當在也婦人之在夫家猶舟之在河也髧者髮至眉子事父母之飾也儀匹也之至也矢誓也天父也

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髧彼兩髦實維我特之死矢靡慝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特匹也慝邪也

柏舟二章章七句

牆有茨衛人刺其上也

牆有茨不可埽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

茨蒺藜也冓成也衛宣公卒惠公幼其庶兄頑烝於宣姜衛人疾之而莫能去譬如蒺藜之生於牆欲埽去之恐其傷牆也

牆有茨不可襄也中冓之言不可詳也所可詳也
言之長也
襄除也
牆有茨不可束也中冓之言不可讀也所可讀也
言之辱也
牆有茨三章章六句
君子偕老刺衛夫人也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是
宜子之不淑云如之何
副者后夫人之首飾編髮爲之笄衡笄也珈笄

飾也象服者象物以爲服蓋褕翟闕翟也書曰
予欲觀古人之象君子偕老乃可以有副
笄六珈委委佗佗綏而有禮如山河之崇深乃
可以有象服今宣姜之不善將如是服何哉
玼兮玼兮其之翟也鬒髮如雲不屑髢也玉之瑱
也象之揥也揚且之晳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
也
玼鮮盛貌也翟褕翟闕翟也鬒黑也屑絜也髢
髲也瑱塞耳也揥所以摘髮也揚眉上廣也晳
白也以是盛服尊女使如天帝然者非以女有

德可以配君子故耶嗟今無以受之也
瑳兮瑳兮其之展也蒙彼縐絺是紲袢也子之清
揚揚且之顏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
瑳鮮白貌也展衣夫人以禮見君及賓客之盛
服也絺之靡者爲縐袢讀如絆暑服則加紲袢
以自斂飭清視清明也顏額角豐滿也展誠也
媛美女也如是人者可以爲邦之媛矣而不爲
也
君子偕老三章一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
八句

桑中刺奔也
爰采唐矣沬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
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唐蒙絲也託采唐以相誘也書曰明大命于沬
邦蓋紂都朝歌以北是也
爰采麥矣沬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弋矣期我乎
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爰采葑矣沬
之東矣云誰之思美孟庸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
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姜弋庸皆著姓也刺無禮則稱孟言雖長而忘

禮也美有禮則稱季曰有齊季女言雖幼而知
好禮也

桑中三章章七句

鶉之奔奔刺衛宣姜也

鶉之奔奔鵲之彊彊人之無良我以爲兄
奔奔彊彊皆有常匹相隨之貌言宣姜鶉鵲之
不若也兄則頑也
鵲之彊彊鶉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爲君
君小君也

鶉之奔奔二章章四句

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也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樹之榛
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
懿公爲狄所滅戴公渡河東徙以廬于漕一年
而卒齊桓公城楚丘以封文公文公大布之衣
大帛之冠始建城市而營宮室百姓說之而作此
詩定營室也營室中則十月中也於時可以營
宮室矣楚宮楚丘宮也揆之以日揆日之出入
以知東西也椅梓屬也爰曰也種此六木於宮
者曰後可以伐琴瑟也種木者求用於十年之
後其不求近功凡類此矣
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降觀于
桑卜云其吉終然允臧
堂亦衛邑也景山大山也京高丘也文公之將
徙於楚丘也升虛而望其高有陵阜可以屛蔽
其國降觀其下有桑土可以居民從而卜之而
得吉卜其終皆然信善可居也
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于桑田匪直也
人秉心塞淵騋牝三千
靈善也倌人主駕者也文公勤於民事雨既止
見星而駕以行舍於桑田矣是以民說而稱之

曰不直哉是人也其心充實而淵深則宜其有
騋牝三千也言富强之業必深厚者爲之非輕
揚淺薄者之所能致耳馬七尺曰騋春秋傳文
公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而此言三
千者蓋其可用者三百乘而其牝牡則三千也
世之學者曰衛武衛文鄭武秦襄之風宣王之
雅皆美之之詩也然猶不免爲變詩何也曰王
澤之薄也久矣非是人之所能復也昔周之興
也積仁行義凡數百年其種之也深而蓄之也

厚矣至於文武風俗純備是以其詩發而爲正詩自成康以來周室不競至幽厲而大壞其敗亦數百年其畜之也亦厚矣是以其詩不復其舊而謂之變夫自其正而至于變其敗之也甚難其間必有幽厲大亂之君爲之而後能自其變而復于正其反之也亦難亦必有后稷公劉文武積累之勤而後能今夫五人者其善之積未若其變之厚矣是以不免於變老者之所以爲老爲其積衰也因其一日之安而以爲壯也可乎其所由來者遠矣

定之方中三章章七句

蝃蝀止奔也

毛詩之叙曰衛文公之詩也

蝃蝀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蝃蝀虹也蝃蝀之雨暴雨也不待陰陽和而雨矣猶女子之不待父母媒妁而行者也是以國人莫不惡之指之猶且不敢而況爲之乎故告之曰女子生而當行適人矣何患於不嫁而爲是非禮也

朝隮于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

隮升也崇終也朝有升氣于西終其朝而雨至矣何苦不俟而爲彼蝃蝀之暴雨也譬之女子之生至於成人則自當行矣何至汲汲於非禮也

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

人苟知事之有命也則不爲不義安而俟之矣

蝃蝀三章章四句

相鼠刺無禮也

毛詩之叙曰文公之詩也文公能正其羣臣故刺在位而無禮者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爲

相視也視鼠之所以爲鼠者豈以其無皮故邪亦有皮而無禮耳人之所以爲人者豈以其面亦以其禮也苟無禮則亦鼠矣

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

止容止也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相鼠三章章四句

干旄美好善也

毛詩之叙曰衛文公之詩也

子子干旄在浚之郊素絲紕之良馬四之彼姝者子何以畀之

九旗皆注旄於干首古者招庶人以旃招士以旂招大夫以旌干旄所以招之也素絲良馬所以贈之也紕縫也四數也既有以招之又有以贈之故人思有以畀之也

子子干旟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彼姝者子何以予之

鳥隼曰旟組縫組也

子子干旌在浚之城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彼姝者

子何以告之

注旄而不設旒縿曰旌祝屬也

干旄三章章六句

載馳許穆夫人作也

列國之詩皆以世爲先後非如十五國風無先後大小之次固當以世爲斷今載馳之一章曰言至于漕戴公之詩也而列於文公之下王之兎爰桓王之詩也而列於平王之上鄭之清人文公之詩也而列於莊昭之間皆非孔氏之舊也蓋傳者失之矣

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涉我心則憂

衛侯許穆夫人之兄戴公也大夫許大夫之弔衛者也草行曰跋水行曰涉夫人將歸親唁其兄雖大夫之往而不足以解憂也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

禮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歸寧父母沒則使大夫歸寧於兄弟而夫人不行故許穆夫人思歸唁其兄而許人以禮不許夫人以爲禮施於無故而欲歸寧者耳今衛國亡矣弃其社稷宗廟而

盧於漕思歸唁之而猶以此不許故曰不能旋反言其執一而不知變也夫將欲止之必有已之之道今無以已之而欲其止是以其心不肯遠忘衛也然要之夫人終亦不行則知禮之不可越故也蓋爲此詩以致其忠愛而已

既不我嘉不能旋濟視爾不臧我思不閟

閟閉也

陟彼阿丘言采其蝱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許人尤之衆穉且狂

偏高曰阿丘蝱貝母也行道也阿丘之物爲不

少矣獨采其蝱而已然人無有尤之者以人各
有所取也今我之懷衛亦各有道矣要以不為
不善則已而獨以是禮不許我何哉故曰其尤
我者皆衆不更事之人也不然則往者耳
我行其野芃芃其麥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大夫君
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極至也夫人思歸行衛之野而覩其麥之有無
問其控告于大國誰因者誰至者許人雖尤之
而其心不已故告其君子曰無我有尤雖竭爾
思慮以為我謀衛不如使我一往親見之也

載馳五章一章六句二章章四句一章六
句一章八句
或言四章一章三章章六句二章四章
章八句以春秋傳叔孫豹賦載馳之四
章義取控于大邦非今之四章故也

衛淇奧　國風

淇奧美武公之德也
瞻彼淇奧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
磨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奧隈也猗猗盛也匪斐通有文之貌也瑟矜莊
也僩寬大也赫明也咺著也諼忘也淇之澤深
矣然不可得而見所可見者其隈之綠竹也今
淇上多竹君子平居所以自修者亦至矣如切
如瑳如琢如磨日夜去惡遷善以求全其性然
亦不可得而見也徒見其見於外者瑟然僩然
赫然咺然人之見之者皆不忍忘也是以知其
積諸內者厚也子貢問於孔子曰貧而無諂富
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
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
謂歟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

來者孔子告之以貧而樂富而好禮而子貢知
其自切瑳琢磨得之此所謂告諸往而知來者
如衛武公所謂富而好禮者歟記曰富潤屋德
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詩云瞻彼淇
奧綠竹猗猗
瞻彼淇奧綠竹青青有匪君子充耳琇瑩會弁如
星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充耳瑱也琇瑩美石也弁皮弁也會弁之縫中
也蓋飾之以玉
瞻彼淇奧綠竹如簀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

璧寬兮綽兮猗重較兮善戲謔兮不爲虐兮
簀積也金錫圭璧言其旣成也綽緩也較兩輢
上出軾者重較卿士之車也
淇奧三章章九句
考槃刺莊公也
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考槃在
阿碩人之薖獨寐寤歌永矢弗過考槃在陸碩人
之軸獨寐寤宿永矢弗告
考成也槃樂也澗也阿也陸也皆非人之所樂
也今而成樂於是必有所甚惡而不得已也寬

也薖也軸也皆磐桓不行從容自廣之謂也弗
諼旣往之戒不可忘也弗過不可復往也弗告
不可復諫也皆自誓以不仕之辭也
考槃三章章四句
碩人閔莊姜也
碩人頎頎衣錦褧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
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
此章言莊姜親戚之盛也頎頎長貌也國君夫
人嫁以翟衣衣錦者在塗之服也褧禪也衣錦
而尚之以褧惡其文之太著也莊姜齊世子得

臣之妹也邢周公之後也譚近齊後爲齊桓公
所滅妻之姊妹曰姨姊妹之夫曰私
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
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此章言其容貌之好也蝤蠐蝎也犀瓠瓣也螓
蜻蜻也額廣而方倩口輔好也盼白黑明也
碩人敖敖說于農郊四牡有驕朱幩鑣鑣翟茀以
朝大夫夙退無使君勞
此章言其車服之美也敖敖長貌也幩馬纏鑣
扇汗也人君以朱纏鑣盛貌也茀車之後幃也

以翟羽爲之禮君聽朝於路寢夫人聽內事於
正寢大夫退然後罷夫人始至故爲之夙退也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罛濊濊鱣鮪發發葭菼
揭揭庶姜孽孽庶士有朅
此章言齊之強也河在齊之西北罛魚罟也菼
薍也庶姜同姓也庶士異姓也孽孽衆也朅
壯貌也是詩言有如此人者而君不荅則君可
責而夫人可閔也
碩人四章章七句
氓刺時也

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送子涉淇
至于頓丘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將子無怒秋以爲期
此詩前二章皆男女相從之辭後四章皆女見
弃而自悔之辭布幣也貿買也託買絲而就之
謀爲淫亂也頓丘一成之丘也
乘彼垝垣以望復關不見復關泣涕漣漣既見復關
載笑載言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賄遷
垝毀也復關氓之所在也體卦兆之體也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吁嗟鳩兮無食桑葚吁嗟女
兮無與士耽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

說也桑之落矣其黃而隕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淇
水湯湯漸車帷裳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
二三其德
桑之未落也其葉沃沃然爲若可依者也鳩食
其葚甚美而不能去則將依焉不知其將黃而
隕男子之始相得也意厚而財豐亦若可久者
婦人喜而從之不知其三歲食貧而至於相弃
也帷裳童容也婦人之車所以障者漸車帷裳
言其不顧艱難而從之也
三歲爲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

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其笑矣靜言思之躬自
悼矣
靡室勞矣言不以室家之勞爲勞也言既遂矣
至于暴矣言昏姻既成而遇之以暴也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隰則有泮總角之
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
焉哉
始也將與女偕老今老而反使我怨淇猶有岸
隰猶有畔何女心之不可知也反覆也不思復
其舊言也

氓六章章十句
竹竿衛女思歸也
此詩叙與泉水叙同皆父母終不得歸寧者也
毛氏不知泉源淇水檜楫松舟之喻以爲此夫
婦不相能之辭故叙此詩爲適異國而不見荅
思而能以禮者失之矣
籊籊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
籊籊長而殺也籊籊之竿而可以釣于淇猶言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言其近爾淇近則衛近矣
非不欲歸也不可得歸也蓋亦父母終而不得

歸寧者也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
思歸而不可得則以自解曰女子生而有遠父母兄弟之道矣譬如泉源淇水之不得相入也
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佩玉之儺
瑳巧笑貌也儺行有度也知女子之爲必遠父母兄弟也則自修飾以順事君子俾無尤焉以慰父母兄弟而已
淇水滺滺檜楫松舟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柏葉松身曰檜二木之相爲舟楫也不自從其類而從非其類物則固有然者何獨女子也所以深自解也
竹竿四章章四句
芄蘭刺惠公也
芄蘭之支童子佩觿雖則佩觿能不我知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芄蘭萑也雖有支然不得所依則莫延於地而不能起童子雖佩觿然不能如我之多知也觿所以解結成人之佩也人君治成人之事故雖童子而佩觿容容刀也遂璲通佩玉也帶紳也悸悸有節度之貌也言德不足以稱其服也
芄蘭之葉童子佩韘雖則佩韘能不我甲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韘決也能射御則佩決甲狎也
芄蘭二章章六句
河廣宋襄公母作也
宋桓公之夫人衛文公之妹也生襄公而出思之而義不得往故作此詩以自解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跂予望之
杭渡也河廣矣宋遠矣以爲一葦可度而跂可見所以緩説其思宋之心也蓋曰雖在衛猶在宋耳
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刀小舟也崇朝行崇朝也
河廣二章章四句
伯兮刺時也
伯兮朅兮邦之桀兮伯也執殳爲王前驅
君子上從王事不得休息婦人思之而作是詩
伯其字也朅武貌也殳長丈二而無刃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爲容

婦人夫不在無容飾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

君子當至而不至猶欲雨而得日也思之而不得見是以甘心於首疾

焉得諼草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痗

諼草令人忘憂背北堂也痗病也

伯兮四章章四句

有狐刺時也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綏綏匹行貌衛之男女失時喪其配偶婦人自傷不若狐也

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心之憂矣之子無帶

厲深也

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

有狐三章章四句

木瓜美齊桓公也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桓公城楚丘以封衛遺之車馬器服衛以復安衛人德之故曰雖投我以木瓜我將報之以瓊琚瓊琚之於木瓜重矣然猶不敢以為報也永以與之為歡好而已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瑶匪報也永以為好也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木瓜三章章四句

詩集傳卷第三

詩集傳卷第四

王黍離　　國風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周公營之既成祀其先王而還居西都以爲宗周近於西戎周衰子孫不能及遠而文武之德未衰於天下其勢必有遷者洛陽遠於戎狄而其旁國無當興者唯是可以復立故城以待之而時以會東諸侯焉其後十一世幽王失道申侯與犬戎攻而滅之晉文侯鄭武公立其太子宜臼是爲平王遂徙居東都其地在禹貢豫州太華外方之間北得河陽漸冀州之南自平王東遷而變風遂作其風及其境內而不能被天下與諸侯比然其王號未替故不曰周黍離而曰王黍離云

黍離閔宗周也

宗周鎬京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平王東遷而宗周爲墟宗廟宮室盡爲禾黍過者閔之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詩靡靡猶遲遲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行者見黍稷之茂而及其穗且實盖行役之久也

黍離三章章十句

君子于役刺平王也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于塒日之夕矣牛羊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鑿牆以棲雞曰塒君子行役而無至期曾雞與牛羊之不若奈何勿思哉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雞棲于桀日之夕矣牛羊下括君子于役苟無飢渴

佸會也雞棲于杙曰桀括至也

君子于役二章章八句

君子陽陽閔周也

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其樂只且

陽陽自得也簧笙也人君有房中之樂此賤事

耳然君子居之又且相招而樂之則以賤爲樂矣君子以賤爲樂則其貴者不可居也雖有貴位而君子不居則周不可輔矣此所以爲閔周矣

君子陶陶左執翿右招我由敖其樂只且

陶陶和樂也翿纛也舞者之所持也敖舞者之位也

君子陽陽二章章四句

揚之水刺平王也

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揚之水非自流之水也水不能自流而或揚之雖束薪之易流有不流矣水之能自流者物斯從之安在其揚之哉周之盛也諸侯聽役於王室無敢違命及其衰也雖令而不至平王未能使諸侯宗周而強使戍申焉宜諸侯之不從也其曰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周之戍者怨諸侯之不戍之辭也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久戍而不得代之辭也申平王之母家在陳鄭之南而近楚是以戍之

揚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揚之水不流束蒲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蒲蒲柳也申甫許皆諸姜也

揚之水三章章六句

中谷有蓷閔周也

中谷有蓷暵其乾矣有女仳離嘅其嘆矣嘅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中谷有蓷暵其脩矣有女仳離條其歗矣條其歗矣遇人之不淑矣中谷有蓷暵其濕矣有女仳離啜其泣矣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蓷鵻也暵燥也仳別也脩長也草長遠地則易枯中谷之蓷旱之所難及也今也既先燥其生於乾者又燥其生而長者及其甚也則雖其生於濕者亦不免也旱及於濕則盡矣譬如周人風俗衰薄其始也人之艱難者弃其妻耳其後人之不善者弃之矣及其既甚至有無故而弃之者故其以艱難而見弃者則嘆之嘆之者知其不得已也以不善而見弃者則條條然而歗歗者怨之深矣及其無故而見弃也則泣而已泣者窮之甚也

中谷有蓷三章章六句

兎爰閔周也

毛詩之叙曰桓王之詩也

有兎爰爰雉罹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爲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尚寐無吪

爰爰緩也吪動也兎狡而難取雉介而易執世亂則輕狡之人肆而耿介之士常被其禍其曰尚寐無吪寧死而不欲見之之辭也或曰羅所以取兎也兎則免矣而雉則罹之天下之禍首亂者之報也首亂者則逝矣而爲之繼者受之

非其所爲而反受其禍是以寐而不欲動也

有兎爰爰雉罹于罦我生之初尚無造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尚寐無覺

罦覆車也造亦爲也

有兎爰爰雉罹于罿我生之初尚無庸我生之後逢此百凶尚寐無聰

罿罬也庸用也

兎爰三章章七句

葛藟王族刺平王也

或曰刺桓王

緜緜葛藟在河之滸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莫我顧

緜緜長也水厓曰滸王謂同姓曰叔父葛藟生於河上得河之潤以爲長猶王族之託王以爲盛也王今弃遠兄弟而謂他人父彼非王族亦安肯顧王哉

緜緜葛藟在河之涘終遠兄弟謂他人母謂他人母亦莫我有

涘厓也謂其夫父者其妻則母也

緜緜葛藟在河之漘終遠兄弟謂他人昆謂他人昆亦莫我聞

夷上洒下漘聞與聞吾事也

葛藟三章章六句

采葛懼讒也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

朝有讒人則下不敢有所爲采葛所以爲絺綌采蕭所以供祭祀采艾所以攻疾病耳雖事之無疑者猶不敢行畏往而有讒之者是以一日不見君而如三月之久也

采葛三章章三句

大車刺周大夫也

大車檻檻毳衣如菼豈不爾思畏子不敢

大車諸侯之車也檻檻車聲也毳衣子男之衣也毳衣之屬衣績而裳繡其青者如菼天子之大夫有以子男入而爲之者古者大夫巡行邦國以聽男女之訟其聽之也明而止之有道民聞其車聲而見其衣服則畏而不敢矣非待刑之而後已也蓋傷今不能矣

大車哼哼毳衣如璊豈不爾思畏子不奔

哼哼重遲貌也璊赬也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

穀生也生則有内外之別而死則同穴夫婦之正也古之聽男女之訟者非獨使淫奔者止也乃使其夫婦相與以禮久要而無相弃也

大車三章章四句

丘中有麻思賢也

毛詩之叙曰莊王之詩也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將其來施施

子嗟當時賢者留其氏也隱居於丘陵之間而殖麻麥果實以爲生者子嗟也民思其賢而庶其肯徐來從之故曰將其來施施施施徐也

丘中有麥彼留子國彼留子國將其來食

毛公曰子國子嗟父也將其來食庶幾肯來從我食也

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彼留之子貽我佩玖

庶幾肯來遺我以善也

丘中有麻三章章四句

鄭緇衣　國風

鄭桓公友宣王之母弟食采於鄭爲幽王司徒

甚得周衆與東土之人是時王室多故公懼及於難問於史伯吾何所可以逃死史伯曰其濟洛河潁之間乎是其子男之國虢鄶爲大虢叔恃勢鄶仲恃險皆有驕侈怠慢之心加之以貪冒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孥與賄焉不敢不許周亂而獘是驕而貪必將背君君若以成周之衆奉辭伐罪無不克矣若克二邑鄔弊補丹依疇歷華君之土也若前華後河右洛左濟主芣騩而食溱洧脩典刑以守之可以少固公從之幽王十一年爲犬戎所殺桓公死之其子武公復

爲周司徒而變風始作鄭者其所食采地今華
之鄭是也及既得虢鄶施舊號於新邑則今鄭是
也

緇衣美武公也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
子之粲兮

武公爲平王卿士緇衣其聽朝之正服也諸侯
入爲卿士皆受館於王室民之愛武公不知厭
也故曰子之緇衣敝欤予將爲子改爲之子適
子之館欤苟還也予將授子以粲粲飧也愛之
無厭之辭也

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
子之粲兮緇衣之蓆兮敝予又改作兮適子之館
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蓆大也

緇衣三章章四句

將仲子刺莊公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
父母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武公夫人姜氏生莊公及共叔段愛段爲請於
莊公而封之京祭仲諫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
也公不聽曰多行不義必自斃既而太叔命西
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又諫公曰不義不暱厚
將崩及太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以襲鄭
夫人將啓之則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
伐京而逐之由是觀之莊公非畏父母之言者
也欲必致叔于死耳夫叔之未襲鄭也有罪而
未至于死是以諫而不聽諫而不聽非愛之也
未得所以殺之也未得所以殺之而不禁而曰
畏我父母君子知其不誠也故因其言而記之
夫因其言而記之者以示得其情也然毛氏不
知其說其叙此詩以爲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
叔失道而公弗禁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
致大亂莊公豈不忍者哉將請也仲子祭仲也
杞柳屬也異姓而干公族以謀兄弟譬如踰里
而折杞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
諸兄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將仲子兮無
踰我園無折我樹檀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仲可
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檀強忍之末也

將仲子三章章八句

叔于田刺莊公也

叔于田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

叔共叔段也叔之出田也民皆從之至於巷無居者夫豈誠無居者乎莫如叔之信美而又仁者是以從之者衆也言叔之爲人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衆然詩人作叔于田大叔于田之詩非以惡段而以刺莊公者言莊公力能禁之而不禁俟其亂而加之以大戮也

叔于狩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

叔適野巷無服馬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

叔于田三章章五句

大叔于田刺莊公也

二詩皆曰叔于田故此加大以別之非謂段爲大叔也然不知者又加大于首章失之矣

大叔于田乘乘馬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叔在藪火烈具舉襢裼暴虎獻于公所將叔無狃戒其傷女

內曰服外曰驂驂服之和如舞者之中節御之善也用火宵田也暴徒手搏之也狃習也

叔于田乘乘黃兩服上襄兩驂鴈行叔在藪火烈具揚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抑磬控忌抑縱送忌

襄駕也上駕馬之最良也鴈行言與服馬相次也騁馬曰磬止馬曰控捨拔曰縱覆鐇曰送忌辭也

叔于田乘乘鴇兩服齊首兩驂如手叔在藪火烈具阜叔馬慢忌叔發罕忌抑釋掤忌抑鬯弓忌

驪白雜毛曰鴇如手言如左右手之相助也掤所以覆矢也鬯弢弓也田事將畢則馬行遲發矢希既畢則覆矢而弢弓矣

大叔于田三章章十句

清人刺文公也

清人在彭駟介旁旁二矛重英河上乎翱翔

文公之十三年狄入衛使高克將兵而禦狄于境高克之爲人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欲遠之不能於是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爲之賦是詩清鄭邑也彭鄭郊也高克之師皆清人也駟介馬之被甲者也一車而二矛備折毀也英矛飾也翱翔於河上非所以禦狄也以禦狄爲名而逐高克也以君而逐大夫不能

而假與師爲以爲大無政刑矣故春秋書之曰
鄭弃其師
清人在消駟介麃麃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遥
消亦鄭郊也喬高也
清人在軸駟介陶陶左旋右抽中軍作好
軸亦鄭郊也將車御者在左戎右在右中軍上
將也言御者還旋其車而戎右抽刃以與其將
習爲容好而已
清人三章章四句
羔裘刺朝也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其之子舍命不渝
緇衣羔裘諸侯之朝服也侯君也舍施也其裘
光澤如濡其人信直而有君德其民稱之曰是
出令而不變者言德之稱其服傷今不然也
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禮維君用純故諸臣之羔裘以豹飾袪袖
羔裘晏兮三英粲兮彼其之子邦之彥兮
晏鮮盛貌也大國三卿英者才過人也粲衆也
羔裘三章章四句
遵大路思君子也

毛詩之叙曰莊公之詩也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袪兮無我惡兮不寁故也
摻擥也袪袂也寁速也故舊也君子去之而欲
留之故須見之道路擥其袂而告之曰無我惡
而去我君雖失德然而不速去者舊臣之宜也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無我䰽兮不寁好也
䰽醜通好舊好也
遵大路二章章四句
女曰雞鳴刺不説德也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將翱將
翔弋鳧與鴈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
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靜好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
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
報之
夫婦相戒以夙興婦人勉其君子曰雞旣鳴明
星見矣可以起從外事弋取鳧鴈歸以爲肴相
與飲酒偕老而不厭且非特如此而已苟子有
所招來而與之友者吾將爲子雜佩以贈之言
不留色而好德也明星啓明也弋繳射也加中
也史曰以弱弓微繳加諸鳧鴈之上宜和其所

宜也雜佩衡璜琚瑀衡牙之類問遺也

女曰雞鳴三章章六句

有女同車刺忽也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將翱將翔佩玉瓊琚彼美孟姜洵美且都

太子忽嘗有功於齊齊侯請妻之齊女賢而不取卒以無大國之援至於見逐故國人稱同車之禮齊女之美以刺之禮親迎則同車舜木槿也都閑也

有女同行顏如舜英將翱將翔佩玉將將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行道也

有女同車二章章六句

山有扶蘇刺忽也

毛詩之叙以爲所美非美故其言扶蘇荷華也曰此高下大小各得其宜云尔然而扶蘇非大木也鄭氏知其不可故易之曰此小人在上而君子在下之謂也然而喬松非惡木而游龍非美草則又曰此大臣無恩而小臣放恣之謂也夫使說者勞而不得皆叙惑之也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

扶蘇扶胥小木也荷扶渠也其華菡萏子都世之美好者也狂狂猶也夫苟高而爲扶蘇之槁不若下而爲荷華之盛也忽之爲人自絜而好名非有爲國之慮也莊公多内寵而忽辭昏於齊失大國之援終以見逐譬如扶蘇之生於山其居非不高矣而枝葉不足以自芘不如荷華之生於隰得其澤以滋大故君子以爲絜而害於國乃所謂狂耳

山有橋松隰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

上竦無枝曰橋游放縱也龍紅草也充美也狡壯狡也忽之爲人可謂狡童矣未可謂成人也

山有扶蘇二章章四句

蘀兮刺忽也

毛詩之叙以爲君弱臣強不倡而和故曰君倡而臣和猶風起而蘀應也夫蘀兮蘀兮風其吹女此憂懼之辭而非唱和之意也

蘀兮蘀兮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

蘀落也木槁則其蘀懼風風至而隕矣譬如人君不能自立於國其附之者亦不可以久也故

懼而相告曰叔兮伯兮子苟倡也子將和女葢

有異志矣

蘀兮蘀兮風其漂女叔兮伯兮倡予要女

要成也

蘀兮二章章四句

狡童刺忽也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

賢者欲與之圖事而忽不與故憂之不遑食也

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食祿也

狡童二章章四句

褰裳思見正也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

狂也且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

狂童之狂也且

鄭世子忽立未逾年厲公逐之而自立四年祭

仲逐厲公而召忽二年高渠彌殺之而立子亹

一年齊人殺子亹及高渠彌祭仲又立子儀厲

公之出奔復入居鄭櫟子儀十四年厲公入鄭

凡鄭亂二十餘年四公子爭立至厲公復入而

後鄭少安故鄭人思大國之正己曰子苟惠而

思正吾亂褰裳而可以涉溱洧矣鄭無難入者

子苟不我思豈無他人乎吾恐他人之先子也

狂童之狂也甚矣不可緩也溱洧鄭之二水狂

童忽也鄭之亂忽實啓之

褰裳二章章五句

丰刺亂也

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

丰豐也巷門外道也君子親迎而婦人有以異

志不從者既而所與爲異不終故追念其君子

云尒

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悔予不將兮

昌盛也將送也

衣錦褧衣裳錦褧裳叔兮伯兮駕予與行

錦衣庶人嫁者之服也伯叔君子之字也或曰

錦之爲貴而褧之爲尚將濟其欲者必由禮而

後可也

裳錦褧裳衣錦褧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

丰四章二章章三句二章章四句

東門之墠刺亂也

東門之墠茹藘在阪其室則邇其人甚遠
除地曰墠茹藘茅蒐也除地以爲墠則茹藘在阪不在墠矣女子絜己以居於室其室雖近而其人不可犯以非義如墠之遠茹藘也
東門之栗有踐家室豈不爾思子不我即
栗女摯也徒取栗以爲禮而可以行室家之道矣非不尓思也子不由禮故不可得也東門鄭之爲亂者之所在也故墠栗皆曰東門又曰出其東門有女如雲
東門之墠二章章四句

風雨思君子也
風雨凄凄雞鳴喈喈既見君子云胡不夷
風且雨凄凄然雞猶守時而鳴喈喈然譬如君子雖居亂世而不改其度也夷說也
風雨瀟瀟雞鳴膠膠既見君子云胡不瘳
瘳愈也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風雨三章章四句
子衿刺學校廢也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
青衿學子之所服也禮父母在則衣純以青嗣續也學校不修則有去者有留者而莫之禁故留者念其去者而責之曰我雖不往見子子豈爲不傳聲問我乎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
青佩之組綬也
挑兮達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挑達往來相見貌去學而游於城闕往來無所爲耳而不來見我使我思之一日而若三月也
子衿三章章四句

揚之水閔無臣也
毛詩之叙曰忽之詩也
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兄弟維予與女無信人之言人實迋女
揚水以求其能流雖束薪而有不能載矣譬如失衆之君雖其私暱爲之盡力以求與之而衆不與終不可得也是以稱其私相告敎之言以譏之終鮮兄弟維予與女失衆之辭也無信人之言人實迋女失衆而多疑之辭也夫苟以人言爲舉不可信則人將誰復親之者此所謂小

人之愛人知愛之而不知所以愛之也
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無信人之
言人實不信
揚之水二章章六句
出其東門閔亂也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衣綦
巾聊樂我員
鄭國男女相棄有出其東門而見婦人如雲衆
而無所從者曰此非我所思安得縞衣綦巾聊
以樂我哉縞衣白衣男子之服也綦巾蒼巾女

子之服也思室家之樂而不可得鰥寡相見之
辭也
出其闉闍有女如荼雖則如荼匪我思且縞衣茹
藘聊可與娛
闉曲城也闍城臺也荼茅秀也茹藘所以染也
出其東門二章章六句
野有蔓草思遇時也
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
遇適我願兮
鄭人困於亂政感蔓草之得零露以生而自傷

不及也故思得君子以被其膏澤思之而不可
得故深思之曰苟有是人也必婉然清揚美人
也鄭無是人矣然猶庶幾邂逅而見之以適其
願邂逅不期而遇也故鄭伯享趙文子於垂隴
子太叔賦野有蔓草文子曰吾子之惠也意取
此矣或曰有美一人婦人之謂也然則彼姝者
子何以畀之亦婦人也哉毛氏由此故叙以男
女失時思不期而會信如此說則趙文子將不
受雖與伯有同譏可也
野有蔓草零露瀼瀼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

遇與子偕臧
野有蔓草二章章六句
溱洧刺亂也
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蕑兮女曰觀乎士
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
其相謔贈之以勺藥
渙渙冰釋而水盛也蕑蘭也訏大也勺藥香草
也
溱與洧瀏其清矣士與女殷其盈矣女曰觀乎士
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

其將謔贈之以勺藥
瀏深也
溱洧二章章十句

詩集傳卷第四

詩集傳卷第五

齊雞鳴　國風

齊古爽鳩氏之虛武王以封太公望國於營丘而爲諸侯伯其地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在禹貢青州岱山之陰濰淄之野太公姜姓本四岳之後既封於齊通工商之業便魚鹽之利民多歸之故齊爲大國其後五世至哀公而變風作

雞鳴思賢妃也
毛詩之叙曰哀公之詩也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

夫人不忘夙興故以蠅聲爲雞鳴以月出爲東方之明

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

旦明而百蟲作方是時也子豈不欲與子同夢歟然羣臣之會於朝者亦欲散朝而歸治其家事是以爲之早作庶其無以我故惡子也

雞鳴三章章四句

還刺荒也

毛詩之叙曰哀公之詩也

子之還兮遭我乎峱之間兮並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儇兮

還捷也峱山名也獸三歲曰肩儇利也言齊人好田至以還儇相譽而不知恥之則荒之甚也

子之茂兮遭我乎峱之道兮並驅從兩牡兮揖我謂我好兮子之昌兮遭我乎峱之陽兮並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臧兮

還三章章四句

著刺時也

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乎而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瓊瑩乎而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尚之以瓊英乎而

門屏之間曰著禮壻親迎受婦於堂以出揖之於庭又揖之於著於時婦人遂見君子故識其充耳之飾充耳瑱也所以縣之者曰紞素青黃三者紞之色也尚飾也瓊華瓊瑩瓊英三者皆美石似玉者所以爲瑱也言此者刺時不親迎也

著三章章三句

東方之日刺衰也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即兮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闥兮在我闥兮履我發兮

日升於東月盛於東其明無所不至國有明君則民之視之譬如日月常在其室家無敢欺之者行則起而從之矣及其衰也明不及民而民慢之行而無有從之者此所以爲刺衰也履行也即從也發起也

東方之日二章章五句

東方未明刺無節也

毛詩之叙曰朝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掌其職夫雖衰亂之世蚤莫不易挈壺之職雖或失之而天時猶在何至於未明而顛倒衣裳哉毛氏因東方未明不能辰夜而信以爲然其說亦已陋矣

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

爲政必有節及其節而爲之則用力少而事舉苟爲無節緩急皆所以害政也夫東方未明起而顛倒其衣裳可謂急矣然猶有以爲緩而自

公召之者夫起者已遽而至於顛倒矣而猶有
遲之者則政將何以堪之故必將有受其害者
然則東方未明尚可以徐服其服而無至於顛
倒也
東方未晞顛倒裳衣倒之顛之自公令之折柳樊
圃狂夫瞿瞿不能辰夜不夙則莫
夫苟不知爲政之節則或失之蚤或失之莫常
不能及事之會矣以爲尚蚤者爲之常緩以爲
已晚者爲之常遽緩者不意事之已至而遽者
不知事之未及故其所以備患者常出於倉卒

而不精故曰折柳樊圃狂夫瞿瞿爲藩以禦狂
夫豈不知柳之不可用哉無其備而不得已也
此無節之過也瞿瞿狂貌也
東方未明三章章四句
南山刺襄公也
南山崔崔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曰歸
止曷又懷止
南山齊南山也綏綏行求匹之貌也人君之尊
如南山之崔崔襄公之行如雄狐之綏綏求其
以人君而爲此行也蕩平也齊子魯桓夫人文

姜也襄公之妹而通於襄公婦人謂嫁曰歸懷
思也
葛屨五兩冠緌雙止魯道有蕩齊子庸止既曰庸
止曷又從止
葛屨五兩則屨其於下矣冠緌雙止則緌其於
上矣言文姜有匹於魯而襄公有偶於齊曷爲
又相從哉
蓺麻如之何衡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既
曰告止曷又鞠止
蓺樹也蓺麻者必衡從其田而後種之娶妻如

娶妻必告父母成禮而後取之取之如此其重
而魯桓曷爲不禁使得窮極其邪行哉鞠窮也
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
曰得止曷又極止
南山四章章六句
甫田大夫刺襄公也
無田甫田維莠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
甫大也襄公無禮義而求大功不脩德而求諸
侯故告之曰無田甫田田甫田而力不給則莠
盛矣無思遠人思遠人而德不及則心勞矣田

甫田則必自其小者始小者之有餘而甫田可
啓矣思遠人則必自其近者始近者之旣服而
遠人自至矣
無田甫田維莠桀桀無思遠人勞心怛怛婉兮孌
兮總角丱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
夫欲得諸侯而求之則失諸侯之道也莊子曰
君自是爲之則殆不成夫總角之童而至於突
然弁也豈其求之哉其道則有所必至也君子
之得諸侯亦未嘗求之矣苟修其身而治其政
令諸侯不來而將安往故夫諸侯之來非求之
也不得已而受之也不得已而受之故其來也

無憂而其旣來也不去此求之至也
甫田三章章四句
盧令刺荒也
毛詩之叙曰襄公之詩也
盧令令其人美且仁
盧田犬也令令纓環聲也時人以田獵相尚故
聞其纓環之聲而美之曰此仁人也猶還曰揖
我謂我儇兮耳
盧重環其人美且鬈

重環子母環也鬈好貌也
盧重鋂其人美且偲
鋂一環貫二也偲才也
盧令三章章二句
敝笱刺文姜也
敝笱在梁其魚魴鰥齊子歸止其從如雲
鰥大魚也笱非所以執魴鰥而又敝矣宜其魚
之不制也文姜之歸于魯其從者之盛如雲則
亦魯桓之所不能制也
敝笱在梁其魚魴鱮齊子歸止其從如雨

鱮似魴而弱鱗如雨多也
敝笱在梁其魚唯唯齊子歸止其從如水
唯唯出入不制也如水亦多也
敝笱三章章四句
載驅齊人刺襄公也
載驅薄薄簟茀朱鞹魯道有蕩齊子發夕
薄薄疾驅聲也簟方文席也茀車蔽也諸侯
之路車有朱革之質而羽飾襄公疾驅其車以
會文姜文姜夕發於魯而往會之莫知愧也
四驪濟濟垂轡濔濔魯道有蕩齊子豈弟

濟濟美貌也濔濔衆貌也豈弟樂易也
汶水湯湯行人彭彭魯道有蕩齊子翱翔
湯湯大貌也彭彭衆貌也言公與文姜會於通道衆人之中而無所愧也
汶水滔滔行人儦儦魯道有蕩齊子遊遨
載驅四章章四句
猗嗟刺魯莊公也
猗嗟昌兮頎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蹌兮射則臧兮
猗嗟嘆辭也昌盛也頎長也抑美也揚秀發也

揚眉之美也蹌趨之巧也齊人傷魯莊公徒有威儀技藝之好而不能止其母之亂也
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展我甥兮
目上爲名目下爲清正所射於侯中者也展誠也姊妹之子曰甥
猗嗟孌兮清揚婉兮舞則選兮射則貫兮四矢反兮以禦亂兮
選精也貫習也四矢乘矢也反復其故處也君子之於射也將安用之亦以禦亂焉耳今莊公徒以爲技而已
猗嗟三章章六句

魏葛屨　國風

魏本姬姓之國晉獻公滅之以封大夫畢萬其地南枕河曲北涉汾水舜禹之都在焉其民猶有虞夏之遺風習於儉約而晉自僖公以來變風既作及魏爲獻公所并其人作詩以譏刺晉事如邶鄘之詩其實皆衛之得失故孔子之編詩列之唐詩之上亦如邶鄘衛之次然毛氏之叙魏詩則曰魏地陿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

嗇褊急國迫而數侵削役乎大國民無所居蓋猶以爲故魏詩而不知其爲晉詩也
葛屨刺褊也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摻摻女手可以縫裳要之襋之好人服之
糾糾疏貌也夏葛屨冬皮屨摻摻猶纖纖也女子既嫁三月廟見然後稱婦裳服之賤也君子之爲國致隆而極廣焉故其降也猶可以不陷今葛屨而以履霜及其暑也將安用矣婦之未廟見也而使之縫裳及其成爲婦也將安使之

矣故曰要之襋之好人服之襋領也要領衣之
貴也衣之貴者而使是好人治之猶有降也奈
何遂使之縫裳乎
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揥維是褊心是以爲
刺
提提安諦也宛辟貌也讓而辟者必左不敢當
尊也女子始嫁而治其威儀其修如此而可以
賤事使之歟然褊者以爲爲是無益故爲其益
者而至於縫裳也惟君子則不然懼其不容降
矣

葛屨二章一章六句一章五句
汾沮洳刺儉也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
異乎公路
汾水出於晉其流及魏沮洳漸潤也莫酸迷也
涉汾而采莫其儉信美矣然而非法非公路之
所宜爲也
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
異乎公行彼汾一曲言采其藚彼其之子美如玉
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藚水舃也公路公行公族皆晉官也春秋傳曰
晉成公立始宦卿之適以爲公族其餘子亦爲
餘子其庶子爲公行趙盾請以括爲公族而盾
爲旄車旄車戎車之倅也盾庶子也而爲旄車
則旄車公行也然則公路公行一也以其主君
之路車謂之公路以其主兵車之行列謂之公
行耳
汾沮洳三章章六句
園有桃刺時也
園有桃其實之殽心之憂矣我歌且謠不知我者

謂我士也驕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
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園有桃則食桃非其園之所有則不食矣然則
不耕者不可以食粟不織者不可以衣帛仁人
君子不得坐而治民矣此孟子所謂許行之道
魏人則有治此說者也夫必耕而後食小人之
所謂難也而有人焉且力行之尚有非之者哉
維君子憂其不可而歌謠以告人而人且有謂
之驕而詩之者曰彼人是矣子獨謂何乎世皆
以夫人爲是而莫知其非者則將舉而從之此

君子之所憂也故曰心之憂矣其誰知之人之
不知其非也蓋亦喜其可喜而未思其不可也
思之則其不可者見矣故曰其誰知之蓋亦勿
思

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不知我者
謂我士也罔極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
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棘棗也聊以行國行告人以不可也極中也

園有桃二章章十二句

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
上慎旃哉猶來無止

山無草木曰岵孝子登高以望其父而不見則
思其將行之戒以自慰猶尚也尚可以復來無
止死也

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
上慎旃哉猶來無棄

山有草木曰屺

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
上慎旃哉猶來無死

必偕必與同役者偕無獨行也

陟岵三章章六句

十畝之間刺時也

毛詩之叙曰其國削小民無所居夫國削則民
逝矣未有地亡而民存者也且雖小國豈有一
夫十畝而尚可以爲民者哉

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

此君子不樂仕於其朝之詩也曰雖有十畝之
田桑者閑閑其可樂也行與子歸居之夫有十
畝之田其所以爲樂者亦鮮矣而可以易仕之
樂則仕之不可樂也甚矣

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與子逝兮

泄泄閑貌也

十畝之間二章章三句

伐檀刺貪也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猗不稼
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
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坎坎伐檀聲也檀性堅忍宜爲車耳伐檀而寘其
之河上河非用車之處雖使河水清且漣而猶

不見用君子之仕於亂世其難合也如檀之於
河至於小人則不然不稼不穡而取禾三百廛
不狩不獵而縣貆於庭矣君子不得其君不仕
小人未可以取而取之矣種之曰稼斂之曰穡
百畝曰廛貉子曰貆

坎坎伐輻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猗不稼
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
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水平則流直獸三歲曰特

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漘兮河水清且淪猗不稼
不穡胡取禾三百囷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
鶉兮彼君子兮不素飧兮

淪竭也

伐檀三章章九句

碩鼠刺重斂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
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碩大也重斂以自封猶鼠之食人以自養也貫
事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
去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碩鼠碩鼠無
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女適彼樂郊
樂郊樂郊誰之永號

勞勞來也欲適樂郊而不可得故曰誰為樂郊
可長號而求之者哉

碩鼠三章章八句

詩集傳卷第五

詩集傳卷第六

唐蟋蟀　　國風

唐者帝堯之舊都成王以封母弟叔虞謂之唐侯南有晉水至子燮改爲晉侯其地在禹貢太行恒山之西太原太岳之野晉侯燮之曾孫成侯始徙居曲沃其孫穆侯又徙於絳僖公之世變風既作其詩憂深思遠猶有堯之遺俗故雖晉詩而謂之唐以爲此堯之舊而非晉德之所及也

蟋蟀刺晉僖公也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太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

蟋蟀蛩也歲寒則蛩入於堂聿遂也除去也此詩君臣相告語之辭也僖公儉而不中禮故告之曰蟋蟀在堂歲其遂莫矣而君不樂日月捨女去矣君曰無乃已太康與吾念吾職之所居者是以不皇樂也曰不然君子之不爲樂懼其荒耳苟樂而不荒斯可矣君子之於樂也瞿瞿而不違禮耳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無已太康職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蹶蹶

既思其職又思其職之外蹶蹶敏也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慆無已太康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歲晚則入居於室而役車止慆過也休休樂也

蟋蟀三章章八句

山有樞刺晉昭公也

山有樞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

樞荎也婁亦曳也愉樂也人君有衣服車馬鍾鼓飲食而不能用譬如山木之不采終亦腐敗摧毀歸於無用而已

山有栲隰有杻子有廷內弗洒弗埽子有鍾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

栲山樗也杻檍也考擊也保安也

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永引也

山有樞三章章八句

揚之水刺晉昭公也

揚之水白石鑿鑿素衣朱襮從子于沃既見君子
云何不樂

昭公始封桓叔于曲沃沃盛強昭公微弱雖欲去之而不可得矣譬如揚水以求其能流雖物之易流者有不能流矣而況於石乎祗以益其鑿鑿耳鑿鑿絜也民知昭公之不振也故將具諸侯之衣以從桓叔于沃素衣中衣也襮繡領也諸侯之中衣緣以丹朱領以黼繡

揚之水白石皓皓素衣朱繡從子于鵠既見君子
云何其憂

皓皓白也繡繡領也鵠沃之邑也

揚之水白石粼粼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粼粼清澈也命桓叔之政命也聞而不敢以告人爲之隱也桓叔將以傾晉而民爲之隱欲其成矣

揚之水三章二章章六句一章章四句

椒聊刺晉昭公也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椒聊且
遠條且

椒之性芬烈而能奪物者也今其實蕃衍而盈升則其近之者未有不見奪者也桓叔篤碩廣大無有與敵者以桓叔之德而傾晉猶以椒之芬而奪物也故曰椒聊且遠條且言信如椒之遠芬也條長也

椒聊之實蕃衍盈匊彼其之子碩大且篤椒聊且
遠條且

兩手曰匊

椒聊二章章六句

綢繆刺晉亂也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
兮如此良人何

綢繆猶纏綿也合異姓以爲昏姻譬如錯取衆薪而束之耳薪之爲物束之則合而釋之則解是以綢繆固之而後可以望其合也三星參也古者昏禮於歲之隙昏而參見於東方則十月也於是昏禮始行矣夫昏姻之難自其納采問名綢繆不已時至而後親迎民之爲之也勞矣故其成也則曰今夕何夕見此良人今夕何夕云者幸之之辭也然而居於亂世室家不能相保既已成昏而懼其失之也則曰子兮子兮如

此良人何子兮子兮云者有所懃之之辭也
綢繆束芻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見此邂逅子兮子
兮如此邂逅何
叅在東南則十月之後也
綢繆束楚三星在戶今夕何夕見此粲者子兮子
兮如此粲者何
叅直於戶則正月也三女曰粲大夫一妻二妾
綢繆三章章六句
杕杜刺時也
有杕之杜其葉湑湑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

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
杕特貌也杜赤棠也湑湑盛也踽踽無所親也
晉君遠其兄弟而親異姓譬如杕杜條幹不足
以相扶特盛其葉耳君子欲告之而懼其不信
故告其所與行之人使爲之佽比其兄弟必告
其所與行者庶其無疑之也
有杕之杜其葉菁菁獨行睘睘豈無他人不如我
同姓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
杕杜二章章九句
羔裘刺時也

羔裘豹袪自我人居居豈無他人維子之故
君之處於民上猶豹袪之在羔裘耳豹雖甚貴
而以羔爲本君雖甚尊而由有民以安其居舍
羔則豹無所施而無民則君無所託矣今奈何
不吾卹乎且吾之所以不去非無他人也特以
故舊念子耳子豈反謂我不能去而苦我哉
羔裘豹褎自我人究究豈無他人維子之好
究久也君之所以能久於此者由有民也好舊
好也
羔裘二章章四句

鴇羽刺時也
毛詩之叙曰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征
役而作此詩
肅肅鴇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
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
肅肅羽聲也苞稹也栩杼也鴇似鴈性不木止
猶人之不安於征役也盬不攻致也怙恃也
肅肅鴇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父
母何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肅肅鴇行集于苞桑
王事靡盬不能蓺稻粱父母何嘗悠悠蒼天曷其

有常

行列也

鴇羽三章章七句

無衣美晉武公也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

禮侯伯七命冕服七章諸侯不命於天子則不成為君周衰諸侯有不俟王命者武公始并晉國獨能請命于周故曰以晉之力豈不足以為是七章之衣乎然而不如子之賜我安且吉也

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

天子之卿六命車旗衣服以六為節不敢必當侯伯故後稱其次也燠煖也

無衣二章章三句

有杕之杜刺晉武公也

有杕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噬肯適我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噬逝通杜之生於道左行者之所頼休息也而特生寡蔭人是以無往就之者譬如國君士之所頼事也而無恩於人彼君子則亦舍我而逝耳尚誰肯適我哉苟誠好之曷不試飲食之庶其肯從我乎

有杕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兮噬肯來遊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周曲也

有杕之杜二章章六句

葛生刺晉獻公也

葛生蒙楚蘞蔓于野予美亡此誰與獨處

獻公好戰攻君子征役不反故婦人多怨曠者婦人之託君子譬如葛之蒙楚蘞之被野耳今予所美亡矣將誰與哉亦獨處而已

葛生蒙棘蘞蔓于域予美亡此誰與獨息

域塋域也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

旦朝也物存而夫亡是以感物而思之也

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于其居

夏之日冬之夜思者於是劇矣思之而不可得則曰不可生得而見之矣要之百歲之後歸于其居而已居墳墓也思之深而無異心此唐風之厚也

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

葛生五章章四句

采苓刺晉獻公也

采苓采苓首陽之巓人之爲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苓大苦也首陽雷首也夷齊居其陽故謂之首陽采苓者皆曰吾於首陽取之首陽則信有苓矣而采者未必然也事蓋有似而非者獻公好聽讒言不究其實而輒從之申生之死不究其實之故也故敎之曰人之爲此言以告也苟亦勿信姑置之而徐究其實事苟不然則人之爲言者將何得焉無得而爲之者世無有也然則不禁讒而讒自止矣

采苦采苦首陽之下人之爲言苟亦無與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苦荼也

采葑采葑首陽之東人之爲言苟亦無從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采苓三章章八句

秦車鄰　國風

唐虞之際皐陶之子曰伯翳佐禹治水有功舜

命爲虞官掌上下草木鳥獸賜姓曰嬴夏商之閒子孫或在中國或在夷狄商之衰也中潏居於西戎以保西垂其六世孫大雒大雒適子成庶子非子非子事周孝王養馬汧渭之閒馬大蕃息孝王分大雒之國爲附庸邑之秦至曾孫秦仲而犬戎滅大雒之族宣王乃以秦仲爲大夫以誅西戎而秦之變風始作其後平王東遷而秦仲之孫襄公興兵救周平王賜之岐豐之田列爲諸侯遂有西周畿内之地在禹貢荆岐終南惇物之野二十九世而并諸侯有天下故孔子叙詩列之八國之後由此故也

車鄰美秦仲也

有車鄰鄰有馬白顚未見君子寺人之令

秦自非子始封至曾孫秦仲始有車馬侍御禮樂之好鄰鄰衆車聲也白顚的顙也寺人内小臣也士之將見秦仲也則使寺人傳告之凡此皆人君之常禮而秦之先君皆所未有也

阪有漆隰有栗旣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不樂逝者其耋

人君之有禮樂猶阪之有漆隰之有栗也苟不

與人用之則亦爲無用之物而已故士之既見秦仲也秦仲則與之並坐而鼓瑟曰今者不與子樂之吾恐逝者耋至老而不能用矣

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簧今者不樂逝者其亡

車鄰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六句

駟驖美襄公也

駟驖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從公于狩

驖驪也阜大也襄公脩其車馬乘四驪以出田其馬碩大而馴服御者以手執其轡而已無所用巧也於是時也襄公之臣能以道媚于國者寔從公狩言其常與賢者共樂也

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拔則獲

時是也辰時也禮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鹿豕群獸故虞人翼獸以待公射必以其時於是公謂御者左之以射其左其射也舍拔而獲獸矣拔箭也

遊于北園四馬既閑輶車鸞鑣載獫歇驕

襄公之所以能使車馬調適射中而獲多者於其平居遊於北園也則既閑習之矣四馬乘馬也輶車輕車也所以驅獸所謂驅逆之車也置鸞於鑣異於乘車也載始也獫歇驕田犬也長喙獫短喙歇驕始之者始達其搏噬也凡此皆游於北園之所習也

駟驖三章章四句

小戎美襄公也

小戎俴收五楘梁輈

兵車在前啓行者元戎其次小戎俴淺也收軫也兵車之比乘車則前後淺五五束之也楘歷録也梁輈也輈轅也轅上曲句輈謂之梁輈一輈而以革束之者五束有歷録之文也

游環脅驅陰靷鋈續

游環靳環也游於服馬之背而貫驂之外轡以禁其出故春秋傳曰如驂之有靳脅驅以革爲之首屬於軛尾屬於軫著服馬之外脅以止驂之入陰揜軌也在軾前輈上靷環附焉靷驂之所引也續續靷也綴鋈於其端鋈以白金沃鋈也

文茵暢轂駕我騏馵

茵車褥也以虎皮爲之謂之文茵暢轂長轂也

青黑曰騏左足白曰馵
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
秦之西垂以板爲屋襄公變征西戎而民樂爲之用故矜其車馬而不厭雖婦人念其君子而亦無怨也
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駵是中騧驪是驂
赤馬黑鬣曰駵黃馬黑喙曰騧
龍盾之合鋈以觼軜
龍盾畫龍於盾也合而載之以爲車蔽觼在軾前所以緊驂之內轡者以白金沃之軜驂之內轡納於觼者也驂之外轡則御者執之

言念君子溫其在邑方何爲期胡然我念之
君子於何爲還期乎何我念之深也
俴駟孔群厹矛鋈錞蒙伐有苑
以薄金介馬曰俴駟孔群言其和也厹三隅矛也錞其鐏也蒙雜也伐盾也畫雜羽於盾苑然有文也
虎韔鏤膺交韔二弓竹閉緄縢
虎韔以虎皮飾弓室也鏤膺以刻金飾馬帶也交二弓於韔備折毀也閉檠也緄繩也縢約也弛弓則以竹爲檠以繩約之於弓偎以備損傷
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良人秩秩德音
厭厭安也秩秩有序也

小戎三章章十句

蒹葭刺襄公也
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洄從之道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蒹蒹也葭蘆也蒹葭之方盛也蒼蒼其彊勁而不適於用至於白露凝戾爲霜然後堅成可施於用矣襄公興於西戎知以耕戰富國彊兵而

不知以禮義終成之非不蒼然盛也而君子以爲未成故告之曰有賢者於是不遠也在水之一方耳胡不求與爲治哉雖不以其道求之也則道阻且長不可得而見矣如以其道求之則宛然在水之中耳逆流而上曰遡洄順流而涉曰遡游
蒹葭淒淒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湄遡洄從之道阻且躋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坻
水草之交曰湄躋升也坻小渚也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遡洄從

之道阻且右遡游從之宛在水中沚

涘厓也右出其右也小渚曰沚

蒹葭三章章八句

終南戒襄公也

此詩美襄公耳未見所以爲戒者豈以壽考不忘爲戒之歟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顏如渥丹其君也哉

終南周南山也條槄也梅柟也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記曰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渥丹赤

而澤也襄公旣爲諸侯受服于周其人尊而悅之故曰終南則有草木以自衣被而成其深君子則有服章以自嚴飾而成其尊顏如渥丹其君也哉嚴憚之辭也

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黻衣繡裳佩玉將將壽考不忘

紀基也堂亦基也終南有畢道其旁如堂之牆青黑爲黻五色備爲繡君子之佩玉非以爲容好而已將使壽考而不忘禮也

終南二章章六句

黃鳥哀三良也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特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穆公以子車氏之三子爲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爲賦此詩言臣之託君猶黃鳥之止于木交交其和鳴令三子獨不得其死曾鳥之不若也人百其身者欲以百人贖其一身也然三良之死穆公之命也康公從其言而不改其亦異於魏顆矣故黃鳥之詩交譏之也

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維此仲行百夫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黃鳥三章章十二句

晨風刺康公也

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鴥疾飛貌也晨風鸇也賢者之欲仕於大國猶

晨風之欲止於北林故其未獲見也欽欽而憂
君柰何獨忘我而不顧乎
山有苞櫟隰有六駁未見君子憂心靡樂如何如
何忘我實多
櫟柞櫟也駁榆梓也其皮青白如駁言六未詳
賢者之仕於大國非特自爲也以爲山則有櫟
隰則有駁可以大國而獨無其人乎故也
山有苞棣隰有樹檖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
何忘我實多
棣唐棣也檖赤羅也

晨風三章章六句
無衣刺用兵也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脩我戈矛與子同
仇
古者君與民同其甘苦非謂其無衣也然有是
袍也願與之同之故於王之興師也民皆自脩
其戈矛而與之同仇矣傷今無恩於民而用其
死也秦本周地故其民猶思周之盛時而稱先
王焉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脩我矛戟與子偕
作
澤褻衣近垢汙者也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脩我甲兵與子偕
行
無衣三章章五句
渭陽康公念母也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我送舅
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玉佩
母之兄弟曰舅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而文公
之姊也文公遭驪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
之納文公而康公送之渭陽傷母之不及見而
作是詩也

渭陽二章章四句
權輿刺康公也
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吁嗟乎不承權
輿
穆公好賢居之以大屋渠渠其深廣至於康公
而遇之薄矣食之無餘者故曰不承權輿權輿
始也
於我乎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飽吁嗟乎不承

權輿

權輿二章章五句

詩集傳卷第六

[seal]

詩集傳卷第七

陳宛丘　　國風

陳太皡伏羲氏之墟今淮陽郡是也昔帝舜之胄有虞閼父爲武王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與神明之後封其子嬀滿於陳都於宛丘之側妻以元女大姬其封域在禹貢豫州之東其地廣平無名山大川西望外方東不及孟豬大姬婦人尊貴好祭祀巫覡歌舞之事其民化之五世至幽公淫荒遊蕩無度國人刺之而陳之變風始作焉原其風出於大姬蓋列國之風皆有所

自起方周之盛時王澤充塞其善者篤於善不善者以禮自將亦不至於惡其後周德既衰諸侯各因其舊俗而增之善者因善以入於惡而不善者日以益甚故晉以堯之遺風爲儉不中禮陳以大姬之餘俗爲遊蕩無度亦理勢然也

宛丘刺幽公也

子之湯兮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兮而無望兮

湯蕩也外高中下宛丘幽公遊蕩無度信有情矣然而無威儀以爲民望

坎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羽

坎鼓聲也値持也白鷺之羽可以爲舞者之翳
坎其擊缶宛丘之道無冬無夏値其鷺翿
缶盎屬

宛丘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枌疾亂也
東門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
東門宛丘爲亂者之所期會也枌白揄也栩杼
也子仲陳大夫氏也婆娑舞也
穀旦于差南方之原不績其麻市也婆娑
穀善也差擇也爲亂者相告以良日相差擇而

推南方原氏之女原與子仲陳大夫之著也今
而猶然則其民可知矣
穀旦于逝越以鬷邁視爾如荍貽我握椒
逝往也越於也鬷麻縷也荍芘芣也小草而多
華男女既相告以相差擇今則又相告而往矣
於是遂以其麻行往會之於其會也相詭以荍
一而相遺以椒相與爲淫蕩而莫知恥也

東門之枌三章章四句

衡門誘僖公也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豈其食
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姜豈其食魚必河
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
衡門橫木爲門也棲遲遊息也泌泉水也夫棲
遲必大至樂飢必飲食食魚必魴鯉取妻必姜
子此四者誰不欲之然人未嘗必此四者而後
可以爲必此四者而後可則終身有不獲者故
從其所有而爲之及其至也雖天下之美無加
焉不然雖有天下之至美而常挾不足之心以
待之則終亦不爲而已矣僖公自謂小國無意
於爲治故陳此以誘之

衡門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池刺時也
東門之池可以漚麻彼美淑姬可與晤歌
漚柔也晤遇也陳君荒淫無度而國人化之皆
不可告語故其君子思得淑女以化之於內婦
人之於君子日夜處而無間庶可以漸革其暴
如池之漚麻漸漬而不自知也
東門之池可以漚紵彼美淑姬可與晤語
紵麻屬
東門之池可以漚菅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菅茅也

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楊刺時也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昏以爲期明星煌煌

牂牂盛極貌也昏禮以歲之隙楊葉牂牂則春夏之交也時旣已晚矣幸其成禮而昏以爲期至於明星煌煌而又不至是以怨之也

東門之楊其葉肺肺昏以爲期明星晢晢

肺肺亦盛極也

東門之楊二章章四句

墓門刺陳佗也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

陳佗陳文公之子而桓公之弟也桓公疾病佗殺其太子免而代之桓公之世陳人知佗之不臣矣而桓公不去以及於亂是以國人追咎桓公以爲桓公之智不能及其後故以墓門刺焉夫墓門而生棘亦以斧析之則已不然吾恐女死而棘盛以害女墓也斯析也夫陳佗也佗之不良國人莫不知之者知而不之去昔者誰爲此乎蓋歸咎桓公也然毛氏不知墓門之爲桓公而以爲陳佗故以斧鴞皆爲佗之師傅其序此詩亦曰佗無良師傅以至於不義惡加於萬民失之矣

墓門有梅有鴞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之訊予不顧顚倒思予

梅楳也鴞惡聲鳥也萃集也墓門有梅而鴞則集之梅雖善將得全乎桓公之没也雖有太子免以爲後而佗在焉求太子之無危不可得矣訊告也告之而不予顧至於顚沛而後念吾言

矣夫顚沛而後念其言則已晚矣

墓門二章章六句

防有鵲巢憂讒賊也

毛詩之序曰宣公之詩也

防有鵲巢邛有旨苕誰侜予美心焉忉忉

防邛皆丘陵也苕草也防有鵲巢衆鳥皆得居之邛有旨苕衆人皆得采之朝有讒人而君不明則君子不保其祿位譬如鵲巢旨苕恐爲人所奪耳侜張誑也予之所美謂君也

中唐有甓邛有旨鷊誰侜予美心焉惕惕

唐堂塗也甓令適也鷊綬草也唐之有甓衆人
所得踐履也邛之有鷊亦衆人所得共采也

防有鵲巢二章章四句

月出刺好色也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糾兮勞心悄兮月出皓兮佼人懰兮舒懮受兮勞心慅兮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夭紹兮勞心慘兮

婦人之美盛如月出之光僚懰皆好也燎明也舒遲也窈糾懮受夭紹皆舒之姿也悄慅慘皆憂也思而不見則憂矣

月出三章章四句

株林刺靈公也

胡爲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

靈公與其大夫孔寧儀行甫淫於夏徵舒之母朝夕而往夏氏之邑故其民相與語曰君胡爲乎株林乎將以從夏南耳非徒適株林也將以從夏南耳株林夏氏邑子南徵舒字也

駕我乘馬說于株野乘我乘駒朝食于株

株林二章章四句

澤陂刺時也

毛詩之叙曰靈公之詩也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爲涕泗滂沱

陂澤障也婦人之色如蒲荷之美思而不見故憂傷涕泗也自目曰涕自鼻曰泗

彼澤之陂有蒲與蕳有美一人碩大且卷寤寐無爲中心悁悁

蕳蘭也卷好也悁悁猶悒悒也

彼澤之陂有蒲菡萏有美一人碩大且儼寤寐無爲輾轉伏枕

詩止於陳靈何也古之說者曰王澤竭而詩不作是不然矣子以爲陳靈之後天下未嘗無詩而仲尼有所不取也蓋亦嘗原詩之所爲作者乎詩之所爲作者發於思慮之不能自已而無與乎王澤之存亡也是以當其盛時其人親被王澤之純其心和樂而不流於是焉發而爲詩則其詩無有不善則今之正詩是也及其衰也有所憂愁憤怒不得其平淫泆放蕩不合於禮者矣而猶知復反於正故其爲詩也亂而不蕩則今之變詩是也及其大亡也怨君而思叛越

禮而忘反則其詩遠義而無所歸嚮由是觀之天下未嘗一日無詩而仲尼有所不取也故曰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先王之澤尚存而民之邪心未勝則猶取焉以爲變詩及其邪心大行而禮義日遠則詩淫而無度不可復取故詩止於陳靈而非天下之無詩也有詩而不可以訓焉耳故曰陳靈之後天下未嘗無詩由此言之也

澤陂三章章六句

檜羔裘　國風

檜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北滎波之南居溱洧之間祝融氏八姓唯妘姓檜實處其地周衰爲鄭桓公所滅其世次微滅不傳故其作詩之世不可得而推也

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

羔裘逍遙狐裘以朝豈不爾思勞心忉忉

緇衣羔裘諸侯之朝服也錦衣狐裘其所以朝天子之服也檜君好盛服故以其朝服燕而以其朝天子之服朝夫君之爲是也則過矣然而非大惡也而大夫以是去之何哉孔子之去魯爲女樂故也而曰膰肉不至蓋諱其大惡而以微罪行檜大夫之羔裘則孔子之膰肉也歟此所謂以道去其君也

羔裘翱翔狐裘在堂豈不爾思我心憂傷羔裘如膏日出有曜豈不爾思中心是悼

如膏言光澤也

羔裘三章章四句

素冠刺不能三年也

庶見素冠兮棘人欒欒兮勞心慱慱兮

庶幸也喪禮既祥祭而縞冠素紕棘急也君子之居喪皇皇若無所容者此所謂棘人也欒欒

瘠貌也慱慱憂勞也憂不見是人也

庶見素衣兮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

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朝服緇衣素裳素衣者素裳也聊與子同歸去者願見有禮之人與之同歸也

庶見素韠兮我心蘊結兮聊與子如一兮

禮韠從裳色故韠亦以素記曰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弦衎衎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也夫子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年

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弦切切而哀作而曰
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夫子曰君子也子路曰何
爲皆君子也夫子曰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
於禮閔子哀未盡能自割以禮夫三年之喪賢
者之所輕而不敢過不肖者之所難而不敢不
勉此所謂如一也
素冠三章章三句
隰有萇楚疾恣也
隰有萇楚猗儺其枝夭之沃沃樂子之無知
萇楚銚弋也蔓而不纍其枝猗儺而已以諭君

子有欲而不留欲也夭少也沃沃柔和也君子
幸其少而柔和不樂其有知而恣也
隰有萇楚猗儺其華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家隰有
萇楚猗儺其實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室
隰有萇楚三章章四句
匪風思周道也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
周道既喪諸侯爲票疾之政非風也而其至發
發非車也而其行偈偈是以顧瞻周道而怛然
傷之也

匪風飄兮匪車嘌兮顧瞻周道中心弔兮
迴風爲飄嘌嘌無節度也
誰能亨魚溉之釜鬵誰將西歸懷之好音
鬵釜屬亨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善亨魚者亦
慎其釜鬵而安以待其熟耳周之先王其所以治
民者亦猶是也安用票疾之政爲哉誠有能後
爲周家之安靖民皆以好音歸之矣西周所在
也
匪風三章章四句
曹蜉蝣　國風

曹今之濟陰郡武王以封叔振鐸其地在禹貢
兗州陶丘之北雷夏荷澤之野昔堯嘗遊成陽
死而葬焉舜漁雷澤其民化之其遺俗重厚多
君子務稼穡薄衣食以致畜積介於魯衛之間
又寡於患難末時富而無教乃更驕侈十一世
昭公立而變風遂作
蜉蝣刺奢也
毛詩之叙曰昭公之詩也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處
蜉蝣渠略也朝生而夕死方其生也不知慮死

而自好其羽翼曹君危亡之不卹而楚楚然絜其衣服如蜉蝣也是以君子悲其淺陋而知其不能慮遠憂其國以及其身曰我將於何歸處乎

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心之憂矣於我歸息蜉蝣掘閱麻衣如雪心之憂矣於我歸說

掘閱掘地解閱也麻衣深衣也諸侯朝則朝服夕則深衣

蜉蝣三章章四句

候人刺近小人也

毛詩之序曰共公之詩也

彼候人兮何戈與祋彼其之子三百赤芾

候人掌道路送迎賓客而爲之衛故何戈與祋夫候人則知何戈與祋而已而君寵之至使之服赤芾者三百人何哉祋殳也芾韠也一命緼芾黝珩再命赤芾黝珩三命赤芾葱珩大夫以上赤芾乘軒晉文公入曹數之以乘軒者三百人卽此歟

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

鵜洿澤當在水中求食而已今乃處魚梁之上曾不濡翼而得魚以爲食譬如小人當何戈而役耳今乃處朝廷而服赤芾

維鵜在梁不濡其咮彼其之子不遂其媾

咮喙也遂達也與小人爲婚媾未有達者也

薈兮蔚兮南山朝隮婉兮孌兮季女斯飢

薈蔚雲興貌也小人朋黨相援並進於朝如南山之升雲薈蔚而上莫之能止君子守道困窮於下如幼弱之女雖有飢寒之患而婉孌自保不妄從人季女者無求於人而人之所當求也

候人四章章四句

鳲鳩刺不壹也

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鳲鳩鶻鵃也鳲鳩之哺其子朝從上下莫從下上平均如一君子之於人其均一亦如是也儀其見於外者有外爲一而心不然者矣君子之一也非獨外爲之其中亦信然也故曰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鳲鳩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絲其弁伊騏

騏或作琪琪弁之結飾以玉爲之帶伊絲矣而弁不琪則爲充於下而不充於上上下有一不充則爲不一矣君子之行無不充足者故周旋反覆視之而無不如一譬如絲帶而充之以琪弁耳夫無一不然者一之至也德未充而求其能一不可得也既已充矣而求其有一不然亦不可得也

鳲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鳲鳩在桑其子在榛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鳲鳩則在桑而已其子則不可常也以其愛之則宜其無所不從然以爲從其在梅則失其在棘從其在棘則失其在榛是以居一以俟之而無不及者此得一之要也

鳲鳩四章章六句

下泉思治也

毛詩之序曰共公之詩也

冽彼下泉浸彼苞稂愾我寤歎念彼周京

冽寒也下泉泉之下流者也苞本也稂童粱也稂非溉草得水則病民之苦於虐政猶稂之得下泉也愾歎聲也

冽彼下泉浸彼苞蕭愾我寤歎念彼京周

蕭蒿也

冽彼下泉浸彼苞蓍愾我寤歎念彼京師芃芃黍苗陰雨膏之四國有王郇伯勞之

芃芃盛也稂蕭蓍黍皆非溉草而下泉陰雨皆水也然稂蕭蓍以病而黍苗以盛則下泉無度而雨有節也國之有王事皆非民之所樂也然得君子以勞來之則民不至於病矣郇伯文王之子郇侯爲州伯也

下泉四章章四句

詩集傳卷第七

詩集傳卷第八

豳七月　國風

豳邠之栒邑也昔公劉自邰出居於豳脩后稷之業勤邺愛民民咸歸之周之王迹實始於此故周公遭二叔之難而作七月之詩言后稷公劉勤勞民事致王業之艱難文武受命功未及究而没成王尚幼恐其不能承以墜先公之功是以周公當國而終成之故七月者道周公之所以當國而不辭也周公之所以當國而不辭者重王業之艱難也然是詩則言豳公而已不及於周公故謂之豳而以周公之詩附之夫豳公之詩一國之風也周公之詩一人之事也以爲皆非天下之政是故得爲風而不得爲雅也昔之言詩者以爲此詩作於周公之遭變故謂之豳之變風夫言正變者必原其時原其時則得其實衛武衛文鄭武秦襄之詩一時之正也而不得爲正何者其正未足以復變也周公成王之際而有一不善是亦一時之變焉耳孰謂一時之變而足以敗其數百年之正也哉

七月陳王業也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

此詩言月者夏正也言日者周正也火大火也大火寒暑之候也春秋傳曰火星中而寒暑退流下也火流而將寒九月而寒至可以授冬衣矣至於十一月風至而觱發十二月寒盛而栗烈苟其無衣與無褐也則何以卒歲乎故九月不可以不授衣九月不可以不授衣則其慮衣也不可以不早矣褐毛也

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

豳土晚寒正月始脩耒耜而二月舉足以耕於其耕也丁壯無不適野故饁者其婦子也於是田畯來而喜之不譴矣饁饋也田畯田大夫也

此章陳衣食之始餘章終之也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

倉庚離黃也懿筐深筐也微行小逕也柔桑穉桑也蠶之始生宜之知九月之將授衣故於春日之陽而倉庚之鳴也女子行求柔桑以事蠶

矣
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蘩白蒿也所以生蠶祁祁衆也古者昏禮於歲
之交故女子之處者怨慕悲傷思以是時歸於
公子
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
揚猗彼女桑
薍爲萑葭爲葦隋銎斧方銎斨枝落而采之曰
條取葉存條曰猗猗長也葉盡則條猗猗其長
也少枝長條曰女桑知火流之將寒故八月則

采萑葦以備來歲之曲至於蠶盛之月則桑無
所不取其遠條揚起不可手致者伐取之少枝
長條不可枝落者猗取之於是而桑事畢矣
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
裳
鵙伯勞也五月陰氣至則鳴幽地晚寒故鳥物
之候或從其氣焉績治麻也至是絲事畢而麻
事起矣玄黑而有赤也朱深纁也陽明也
四月秀葽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蘀
不榮而實曰秀葽未詳蜩螗也穫禾也隕墜

也蘀落也四者物成而將寒之候
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爲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
纘武功言私其豵獻豜于公
于貉往搏貉也十一月鳥獸氄毛其皮可取於
是擇其狐狸以與公子爲裘至於十二月則君
與民皆田以繼武事凡言公子猶言君子也從
其貴者言之耳豕一歲曰豵三歲曰豜大獸公
之小獸私之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
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

斯螽蚣蝑也莎雞天雞也蟋蟀暑則在野寒則
依人故自七月漸近至於十月而入於牀下言
此三物者著寒之有漸非卒來也
穹窒熏鼠塞向墐戶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
處
穹窮也窒塞也向牖也墐塗也改歲十一月周
正也十月蟋蟀入伏於牀下知大寒之將至於
是相告以葺其室廬窮窒隙穴塞牖塗戶以
禦寒之入蓋民之所以備寒者至此而後畢
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穫

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
春夏食去歲之蓄至於六月始有果實成而可
食鬱棣屬也薁蘡薁也剝擊也春酒凍醪也冬
釀而夏熟介助也養老者必有酒以助養其氣
夏不可以釀故爲此酒以繼之
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農
夫
壺瓠也叔拾也苴麻子也樗惡木也
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嗟
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

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春夏爲圃秋冬爲場故須築以待納禾稼先種
後熟曰重後種先熟曰穋同聚也綯絞也乘登
也農事既畢故相告以入都邑治宮室並取茅
而夜索之以綴補屋之弊漏并及其私室曰將
復始播來歲之穀不暇治屋矣
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
獻羔祭韭
古者藏冰發冰以節陽氣之盛陽氣之在天地
譬猶火之著於物也故常有以解之十二月陽

氣蘊伏錮而未發其盛在下則納冰於地中故
曰日在北陸而藏冰至於二月四陽作蟄蟲起
陽始用事則亦始啓冰而廟薦之故曰仲春獻
羔開冰先薦寢廟至於四月陽氣畢達陰氣將
絕則冰於是大發食肉之祿老疾喪浴冰無不
及故曰火出而畢賦人之若大冬也血氣收縮
陽處其內於是厚衣而寒食及其居大夏也血
氣發越陽散於外於是薄衣而溫食不然盛者
將過而爲癘藏冰發冰亦猶是也申豐有言其
藏之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

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
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
凄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災霜雹癘疾不
降民不夭札今藏川池之冰棄而不用風不越
而殺雷不發而震雹之爲災誰能禦之此之謂
也
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
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滌掃也於是場功畢國君因其閑暇而勞饗其
群臣朋友

七月八章章十一句

鴟鴞周公救亂也

鴟鴞鴟鴞旣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
閔斯

周公東伐二叔旣克而成王未信故爲此詩以
遺王鴟鴞惡鳥也鳥之有巢者呼而告之曰旣
取我子矣無復毀我室周之先王勤勞以造周
如鳥之爲巢苟取其子而又毀其室是重傷之
也管蔡旣已出周公矣王又不信而誅周公周
公誅而王業壞矣恩愛也鬻稚子稚子也先王之

愛其室家與其勤之者至矣庶幾稚子之閔之
而已稚子謂成王也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户今女下民或
敢侮予

桑土桑根也爲國者如鳥之爲巢及天之未雨
而徹桑之根以綢繆其牖户矣今女下民乃敢
侮予將敗我成業哉

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瘏曰予未
有室家

拮据撠挶也荼萑苕也租亦蓄也瘏病也以手
捋荼則至於拮据以口蓄租則至於卒瘏予之
所以勤勞病瘁而不辭者曰予未有室家故也
柰何旣成而將或毀之哉

予羽譙譙予尾翛翛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
音嘵嘵

譙譙殺也翛翛敝也翹翹危也嘵嘵急也爲室
之勞至於羽殺尾敝室成而風雨漂搖之則其
音得無急乎

鴟鴞四章章五句

東山周公東征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

慆慆久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而作此
詩言士之從者旣久於外及其歸也則又遇雨
士於此尤苦故於四章每言之

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蜎蜎者
蠋烝在桑野敦彼獨宿亦在車下

勿物通枚一也蠋桑蟲也烝塵也東征之士皆
西人也方其在東未嘗不曰歸耳而未可以歸
故其心念西而悲其室家於是爲之制其裳衣
而使往遺之於其往也戒之使物色其士行求

而人人與之曰彼蠋也則可以久在桑野吾君子豈亦蠋哉而亦敦然獨宿於車下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臝之實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户町畽鹿場熠燿宵行不可畏也伊可懷也

果臝栝樓也伊威委黍也蠨蛸長踦也町畽鹿迹也熠燿螢火也家無人則五物至矣非足畏也所以令人憂思耳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婦歎于室洒埽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

栗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

垤蟻冢也瓜苦瓜之苦者也鸛好水將雨則長鳴而喜婦人念其君子既歸而又遇雨故歎既而知其將至也則洒埽穹窒以待之瓜之苦者人所不取敦然著於栗薪而不去婦人之從君子當如是也是以自我不見于今三年而不辭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駁其馬親結其縭九十其儀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

此章歸士與其室家相説好追道其始昏之辭也倉庚飛而熠燿其羽譬如婦人之嫁而盛其禮也馬黃白曰皇駵白曰駁女之嫁也母戒之施衿結帨九十言多儀也

東山四章章十二句

破斧美周公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

皇匡也將大也斧破而斨存尚有以為用也斧破而斨缺則盡矣管蔡流言以危周公周公危

而成王安尚可也周公危而成王無與為其國則成王亦危矣故曰周公之東征亦四方是為非以救其身也使周公嫌於救其身潔身而退以避二叔之難則其亂將及於四方如是而周公亦清矣然而未免於小也雖不嫌於自救哀人之不治以誅管蔡而後可以為大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錡周公東征四國是吪哀我人斯亦孔之嘉

錡鑿屬吪化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銶周公東征四國是遒哀我人

斯亦孔之休
銶木屬遒固也
破斧三章章六句
伐柯美周公也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
伐柯而不用斧取妻而不用媒豈可得哉今成王欲治國弃周公而不召亦不可得也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覯之子籩豆有踐
用斧以伐柯非謂其能伐之而已以爲執柯以伐柯其則不遠也治國而用周公亦豈以其能治之而已哉以爲使周公在上而天下化之可以不勞而治焉耳故人之見周公者亦見其籩豆有踐而已非有以異於人也惟其所過者化所存者神爲不可及耳踐行列貌也
伐柯二章章四句
九罭美周公也
九罭之魚鱒魴我覯之子袞衣繡裳
罭罟囊也九罭言其大也鱒魴大魚也袞衣繡裳上公服也求大魚者必大網見周公者不可不以上公之服也

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信處
渚鴻之所當在也信再宿也周公居東周人思復召之而恐東人之欲留公也故告之曰周公之在周譬如鴻之於渚亦其所當在也昔也公歸而無所是以於女信處今復其所矣豈復於女長處哉
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
鴻飛而遵陸不得已也周公之在東亦猶是矣非其所願居也苟其得已則義當復西耳不復者不復其舊也
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東人安於周公不欲其復西故曰使公居是以有袞衣可也無以公歸而使我悲也言周公之於天下無有不欲已得而親事之者也
九罭四章章三句
狼跋美周公也
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
跋躐也疐跲也公孫周公周公豳公孫也碩大也膚美也赤舄履之盛也老狼有胡其進也如將躐其胡其退也如將跲其尾然而胡尾未嘗

能爲狼累也周公之輔成王亦多故矣二叔流
言以病其外成王不信以憂其内人之視周公
如視狼然前憂其跋胡而後憂其疐尾也然周
公居之從容自得而二患皆釋人徒見其履赤
舄几几然安且閑而不知其解患釋難之方也
狼疐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
周公既出而作七月未還而作鴟鴞既還而作
東山故豳風著此三詩以目周公出入之次而
後列周人美公之詩此豳詩之所以爲先後也
狼跋二章章四句

詩集傳卷第八

詩集傳卷第九

鹿鳴之什　　小雅

小雅之所以爲小大雅之所以爲大何也小雅
言政事之得失而大雅言道德之存亡政事雖
大形也道無小不可以形盡也蓋其所謂小者
謂其可得而知量盡於所知而無餘也其所謂
大者謂其不可得而知沛然其無涯者也故雖
爵命諸侯征伐四國事之大者而在小雅行葦
言燕兄弟耆老靈臺言樂鹿魚鼈蕩刺飲酒
號呼韓奕歌韓侯取妻皆事之小者而在大雅

夫政之得失利害止於其事而道德之存亡所
指雖小而其所及者大矣毛詩之敘曰雅者正
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以二雅爲
皆政也而有小大之異蓋未之思歟
鹿鳴燕羣臣嘉賓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
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苹藾蕭也筐篚屬所以行幣帛也周忠信也鹿
食於野無所畏忌則悠然自得而鳴呦呦矣我
有嘉賓而禮樂以燕之從容以盡其歡使其自

得如鹿之食苹則夫思以忠信之道示我矣忠信者可以其願得之而不可強取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恌君子是則是傚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

視觀也恌輕也敖遊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芩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且湛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芩草也湛樂之久也

鹿鳴三章章八句

四牡勞使臣之來也

皇皇者華以遣使臣四牡以勞其來以事言之當先遣後勞今先勞而後遣何也鹿鳴之三常施於禮樂不獨用於勞遣故燕禮鄉飮酒歌焉意者以其聲爲先後歟

四牡騑騑周道倭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

騑騑行不止也倭遲歷遠之貌也王事無不堅固者是以不獲歸而傷悲也

四牡騑騑嘽嘽駱馬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啓處

嘽嘽喘息也白馬黑鬣曰駱啓跪也處居也

翩翩者鵻載飛載下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鵻夫不夫不祝鳩孝鳥也春秋傳曰祝鳩氏司徒也謂其孝故尔是以孝子不獲養而稱焉鵻之飛也則亦下而集于栩不若使者之久行不返不獲養父母也將養也

翩翩者鵻載飛載止集于苞杞王事靡盬不遑將母

杞枸檵也

駕彼四駱載驟駸駸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諗

駸駸驟貌也諗告也使者未嘗不懷歸也故君爲作此歌於其來而告之以其欲養父母之意獨言將母因四章之文也

四牡五章章五句

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駪駪征夫每懷靡及

皇皇煌煌也高平曰原下濕曰隰駪駪衆也煌煌之華生於原隰而不知原隰之異維其所在而無不煌煌者臣奉君命以出而每懷不及事

之憂不忘咨訪不以遠近嶮易易其心亦如華
之無不煌煌也
我馬維駒六轡如濡載馳載驅周爰咨諏
周忠信也爰於也訪問於善爲咨咨事爲諏
我馬維騏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
咨難爲謀
我馬維駱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
咨禮爲度
我馬維駰六轡既均載馳載驅周爰咨詢
陰白雜毛曰駰咨親爲詢

皇皇者華五章章四句
常棣燕兄弟也
春秋外傳曰周文公之詩也蓋傷管蔡之失道
而作之以親兄弟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常棣棣也鄂其承華者也未有華盛於上而鄂
不韡韡者也兄弟之相爲益亦猶此矣故曰凡
今之人莫如兄弟以爲小人好以親爲怨而樂
從其疏也故此詩每陳朋友之不足恃者以足之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裒矣兄弟求矣

兄弟之相懷不見於其平居而見於死喪之威
令使人失其常居而聚於原隰之間則他人相
舍而兄弟相求矣裒聚也
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況也永嘆
脊令渠雝也飛則鳴行則搖不能自舍人之急
難相救不舍斯須如脊令者唯兄弟也雖有良
朋其甚者不過爲之長嘆息而已況甚也
兄弟鬩于牆外禦其務每有良朋烝也無戎
鬩狠也務當作侮烝塵也兄弟雖內鬩而不廢
禦外侮使朋友而相怨也其能久者無爲戎以

害己則善矣尚可望其禦侮哉
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人居平安之世不知兄弟之可恃而以至親相
責望則兄弟常多過失易以生怨故有以朋友
爲賢於兄弟者夫觀人於平安則不能得其實
其必試之於患難而後得之
儐爾籩豆飲酒之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
儐陳也飫饜也孺屬也患世之疏遠其兄弟故
敎之陳其籩豆飲酒至飫使兄弟具來以觀其
樂否苟樂也則其疏之者過矣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

妻子以好相合耳及其和也如鼓瑟琴況於兄弟之以天屬也哉特患不親之耳苟其親之其樂豈特妻子而已翕合也

宜爾室家樂爾妻帑是究是圖亶其然乎

帑子也究深也亶信也小人思慮不能及遠常以爲兄弟之於我無所損益不知兄弟之相親亦所以宜其室家而樂其妻帑者患其淺陋而不信故使之深思而遠圖之以信其然否

常棣八章章四句

伐木燕朋友故舊也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丁丁伐木聲也嚶嚶兩鳥鳴也事之甚小而須友者伐木也物之無知而不忘其群者鳥也鳥出於谷而升於木以木爲安而不獨有也故嚶然而鳴以求其友況於事之大於伐木而人之有知也哉是以先王不遺朋友故舊以爲非特有人助也鬼神亦將祐之以和平矣

伐木許許釃酒有藇既有肥羜以速諸父寧適不來微我弗顧

許許柿貌也以筐曰釃以藪曰湑藇釃酒貌也羜未成羊也速召也伐木至小矣而猶須友故君子於其閒暇而酒食以燕樂之所以求其歡心也

於粲洒埽陳饋八簋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

粲鮮明也天子八簋

伐木于阪釃酒有衍籩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餱以愆

衍多也民之失德也有以乾餱相譴謫故君子於其朋友故舊無所愛者

有酒湑我無酒酤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迨我暇矣飲此湑矣

湑茜之也酤買也有則湑之無則酤之不以有無爲辭也奏之以鼓重之以舞盡其有以樂之也及我之暇而飲我以湑道主人之厚也

伐木六章章六句

天保下報上也

人君以鹿鳴之五詩宴其羣臣天保者豈以荅是五詩於其燕也皆用之歟其言皆臣下所以頌其君者然古禮廢矣不可得而知也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俾爾多益以莫不庶

保安也單盡也除開也天之安吾君亦甚固矣使之無不厚者是以無福不開予之使之多受增益是以無物不蕃庶者

天保定爾俾爾戩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維日不足

戩福也穀祿也將使之安有福祿故開其心智使之無所不宜以能受之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如是然後可以長有其福而日且不足矣此所謂何福不除也

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

興作也言萬物無不作而盛者此所謂以莫不庶也

吉蠲爲饎是用孝享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

吉善也蠲絜也饎酒食也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公先公也君先君也卜予也尸嘏主人之辭也蓋言非獨天助之先祖亦莫不予也

神之弔矣詒爾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爲爾德

神報之以福民無爲而飲食百官象之而爲其德言無有不順也弔至也質成也黎衆也百姓百官也

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

天地神人無有不順則其所以願之者如此恒常也騫虧也木落則無繼落而有承者惟松柏也

天保六章章六句

采薇遣戍役也

采薇出車杕杜此三詩皆言文王爲西伯以紂之命而伐玁狁故其詩曰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天子謂紂也然此詩之作則非文王之世矣故其詩曰王命南仲往城于方王謂文王也文王未王而稱王後世之所追誦也而毛氏以王爲

紂故叙以爲文王之世歌此詩以遣勞之夫紂得命文王而不得命南仲故王得爲文王而不得爲紂王不得爲紂則此詩非文王之世之詩明矣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止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啓處玁狁之故

文王爲西伯以天子之命西伐昆夷北伐玁狁將遣戍役而戒其期曰薇可采而行故於其行而督之曰薇亦作矣可以行矣旣告之以其行又告之以其歸曰歲莫而後反凡所以使民久役於外弃其室家而不遑啓處者皆玁狁之故也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飢載渴我戍未定靡使歸聘

行者內憂歸期之遠而外爲飢渴之所困亦甚病矣然戍者未定則無以使之歸聘天子是以若是急也

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事靡盬不遑啓處憂心孔疚我行不來

始言薇作次言薇柔終言薇剛言時日已晚不

可復留也歲之陽十月也不來不反也兵行故有不反之憂

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戎車既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

爾華盛貌說文作薾常常棣也君子將帥也其車陳於道路如華之盛而其馬業業然壯也豈以是安於遠戍使汝不速反乎亦庶乎一月而三捷以求速歸耳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四牡翼翼象弭魚服豈不日戒玁狁孔棘

騤騤強也腓辟也象弭以象骨飾弓末也魚服以魚獸之皮爲矢服也棘急也將帥之車非獨君子之所依亦小人之所恃以辟患難也且將帥之在軍畏愼翼翼躬服弓矢相戒以玁狁甚急豈獨暇豫哉其勞苦憂患亦與士卒共之耳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此章深言其往返之勤苦所以深慰之也

采薇六章章八句

出車勞還率也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召彼僕夫謂之載矣王事多難維其棘矣

牧郊也其將北伐也出車於郊而告之曰有至自天子所而使我出征者召僕夫而使之載王事多難不可緩也

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旐矣建彼旄矣彼旟旐斯胡不斾斾憂心悄悄僕夫況瘁

龜蛇曰旐鳥隼曰旟旄干旄也斾斾揚也況甚也君子勇於從事維恐旟旐之不斾斾與僕夫之甚瘁不如其志也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

王謂文王也是時文王未王而稱王者後世之追誦也南仲文王之屬也方朔方也彭彭壯盛也交龍為旂央央明盛也襄除也文王命南仲往城朔方曰天子以是命我今使南仲為將以往庶乎玁狁之患於是而除有以報天子矣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王事多難不遑啓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

文王之伐玁狁也采薇而行采蘩而歸今曰黍稷方華則六月矣雨雪載塗則十月矣蓋既城朔方六月而出兵十月而還止於朔方來年春而歸也簡書戒命也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

草蟲鳴而阜螽躍婦人之念君子亦猶是矣方其未見也以不見為憂耳及其既見而後知喜其成功也故其終也則矜之曰赫赫南仲薄伐西戎然則既伐玁狁又伐西戎也

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蘩祁祁執訊

獲醜薄言還歸赫赫南仲玁狁于夷

卉草也訊問也醜衆也夷平也

出車六章章八句

杕杜勞還役也

兵之出也有遣役而無遣率蓋為軍中之禮也軍中上下同事故遣役而遂遣率及其還也率役分勞蓋為國中之禮也國中貴賤異數故勞率而後勞役禮曰賜君子小人不同日此之謂也

有杕之杜有睆其實王事靡盬繼嗣我日

睆實貌也君子行役則婦人獨任其家事如特生之杜而負有睆之實言弱而不能勝也奈何王事曰夜不已使君子久而不反乎

日月陽止女心傷止征夫遑止

遑暇也春而出征至於十月歸期及矣而猶不至故女心傷悲曰吾君子亦暇矣乎曷爲不時至哉

有杕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

山之草木非一也而獨采其杞則山嘗有餘矣今王事靡盬非獨以病行者也又以憂其父母曾山木之不若也

檀車幝幝四牡痯痯征夫不遠

檀車以檀爲車也幝幝敝貌也痯痯罷貌也

匪載匪來憂心孔疚期逝不至而多爲恤卜筮偕止會言近止征夫邇止

君子不載不來使我憂心甚病歸期逝矣而不時至徒多爲相恤之言而巳於是卜之筮之而同曰近矣征夫邇矣言其家念之至也

杕杜四章章七句

魚麗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

魚麗于罶鱨鯊君子有酒旨且多

麗歷也罶曲梁也所謂寡婦之笱也鱨揚也鯊鮀也寡婦之笱而獲鱨鯊施者小而得者大也古之仁人交萬物有道取之有時用之有節則草木鳥獸蕃殖無有求而不得君子於是及其閑暇而爲酒醴以燕樂之其酒既旨且多言無所不備也

魚麗于罶魴鱧君子有酒多且旨

鱧鮦也

魚麗于罶鰋鯉君子有酒旨且有

鰋鮎也

物其多矣維其嘉矣物其旨矣維其偕矣物其有矣維其時矣

偕齊也多則患其不嘉旨則患其不齊有則患其不時今多而能嘉旨而能齊有而能時言曲全也

魚麗六章三章章四句三章章二句

詩集傳卷第九

詩集傳卷第十

南陔之什　　小雅

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

白華孝子之絜白也

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

此三詩皆亡其辭古者鄉飲酒燕禮皆用之孔子編詩蓋亦取焉歷戰國及秦亡之而獨存其義毛公傳詩附之鹿鳴之什遂推改什首予以爲非古於是復爲南陔之什則小雅之什皆復孔子之舊

南有嘉魚樂與賢也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

烝塵也罩罩篧也罩罩非一辭也魚之在水至深遠矣然人未嘗以深遠爲辭而不求雖不可得猶久伺而多罩之是以魚無有不得也苟君子之求賢心誠好之而不倦如是人之於魚則亦豈有不可得者哉

南有嘉魚烝然汕汕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衎

汕樔也樔橑罟也衎樂也

南有樛木甘瓠纍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

魚非有求於人而人則取之以爲賢者亦如是而吾則強求之歟非也瓜蔓於地是豈可強使從人哉然其遇樛木也未嘗不纍之而上物之相從物之性也豈有賢者而不願從人者哉獨患不之求耳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翩翩者鵻烝然來思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

父子之相親物無不然者故夫不之鳥常懷其親來而不去君子之事君如子之養父母義有不可已者故曰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蓋孔子歷聘於諸侯老而不厭

乃所謂烝然來思者惟莫之用是以終舍而去古之君子於士之至也則酒食以燕樂之故士可得而留也又復也思辭也旣燕矣而猶未厭安之也

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

南山有臺樂得賢也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

臺夫須也萊草也國之有賢人猶山之有草木以自覆蓋也君子之長育人才如山之長育草

木多而不厭外則能爲邦家之基内則身享壽
考之報矣且非獨如此而已至於德音洽於衆
聽餘慶及其後人亦未有不由此也故終篇歷
言之
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
子萬壽無疆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
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南山有栲北山有杻樂
只君子遐不眉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
栲山樗也杻檍也
南山有枸北山有楰樂只君子遐不黃耇樂只君

子保艾爾後
枸枳枸也楰鼠梓也
南山有臺五章章六句

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
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
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
三詩皆亡鄉飲酒燕禮亦用焉燕禮升歌鹿鳴
下管新宫射禮諸侯以貍首爲節新宫貍首皆
正詩而詞義不見或者孔子删之歟不然後世
亡之也

以蕭澤及四海也
蓼彼蕭斯零露湑兮既見君子我心寫兮燕笑語
兮是以有譽處兮
蓼長大貌也蕭蒿也譽豫通凡詩之譽皆言
樂也諸侯來朝其衆且賤如蕭蒿然王者推恩
以接之無所不及如零露之於蕭然故其既見
天子也莫不思盡其心之所有以告之天子又
中之以燕禮於其燕也極其笑語之樂而無間
諸侯是以樂處於是也
蓼彼蕭斯零露瀼瀼既見君子爲龍爲光其德

不爽壽考不忘
瀼瀼多貌龍寵也
蓼彼蕭斯零露泥泥既見君子孔燕豈弟宜兄宜
弟令德壽豈
泥泥濡貌兄弟同姓諸侯也
蓼彼蕭斯零露濃濃既見君子鞗革沖沖和鸞雝
雝萬福攸同
鞗轡也革轡首也沖沖垂貌也在軾曰和在衡
曰鸞諸侯燕見天子天子必乘車迎之於門故

太

蓼蕭四章章六句

湛露天子燕諸侯也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厭厭夜飲不醉無歸

湛湛凝也晞乾也厭厭久也天子燕諸侯而飲之酒如露之凝於物無不濡足者飲酒至夜非醉而不出如露之得日而後乾也

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

宗同姓也考成也古者族人侍飲于宗子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渫宗也天子之飲諸侯亦然故在同姓則成之異姓則辭之

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

露之在草也如將不勝其在木也則能任之矣將言其飲不醉故以豐草言之將言其醉而不亂故以杞棘言之顯允君子莫不令德言醉而不亂也

其桐其椅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

桐椅雖實繁而枝不拔君子雖飲酒至夜將之以禮禮終而莫不令儀如桐椅之不爲實所困也

湛露四章章四句

彤弓之什　小雅

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

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既設一朝饗之

春秋傳曰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覺報燕凡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彤弓朱弓也弨弛貌也大飲賓曰饗貺其賜之也行之以饗禮一朝饗之言并舉之以大禮也

彤弓弨兮受言載之我有嘉賓中心喜之鐘鼓既設一朝右之

載載以歸也右助也

彤弓弨兮受言櫜之我有嘉賓中心好之鐘鼓既設一朝醻之

櫜韜也醻報也

彤弓三章章六句

菁菁者莪樂育材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

菁菁盛貌也莪羅蒿也阿大陵也君子之長育人材如阿之長莪菁菁然盛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沚既見君子我心則喜菁菁者
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
古者貨貝二貝爲朋百朋言其所以祿士之多也
汎汎楊舟載沉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君子之於人無所不養譬如楊舟之於物浮沉
無不載也二雅之正其詩之先後周之盛時蓋
已定之矣仲尼無所升降也故儀禮之歌詩其
次與今詩合小雅上述文武下及成王然其詩
之次皆非其世之先後周公既定禮樂自鹿鳴
至於杕杜九篇皆以施於燕勞以其事爲次故

常棣雖周公閔管蔡之詩而列於四非復以世
爲先後也今將辯之則其言伐玁狁而戍者爲
文王之詩其言天下治安爵命諸侯澤及四海
者爲武成之詩其餘則有不可得而詳者矣且
其言文王事紂之際猶有追稱王者然則武成
之世所以追誦文王而非文王之世所自作也
菁菁者莪四章章四句
六月宣王北伐也
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玁狁孔
熾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

棲棲不安也常服韎韋也于曰也宣王承衰亂
之後玁狁內侵命尹吉甫伐之六月方暑而不
遑安飭其車馬載其戎服而告其衆曰玁狁甚
熾我是以急於出兵且又有王命不可緩也
比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
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
周官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軍事物馬而
頒之毛齊其色也物齊其力也既比其物而又
四驪言馬有餘也閑習也則法也馬既齊矣服
既成矣則於是出征古者師行日三十里

四牡脩廣其大有顒薄伐玁狁以奏膚公有嚴有
翼共武之服共武之服以定王國
顒大貌也膚大也公功也嚴莊也翼敬也言將
帥之德也服事也
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織文鳥
章白旆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啓行
匪茹非其所當入也整居言無憚也焦穫周之
藪也郭璞曰扶風池陽瓠中是也鎬鎬京也方
未詳涇陽涇之北也織文徽識之文也鳥章革
鳥之章也旆繼旐者也夏曰鉤車先正也商曰

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皆所以啓突敵
陣之前行也
戎車既安如輊如軒四牡既佶既佶且閑薄伐玁
狁至于太原文武吉甫萬邦爲憲
後視之如輊前視之如軒車之調也佶壯健也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
友炰鼈膾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
來歸曰鎬歸其采邑也吉甫既還燕其朋友而
張仲在焉張仲賢人也言其所與無非賢者侯
維也

六月六章章八句

采芑宣王南征也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方叔涖止其車三
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
有奭簟茀魚服鉤膺鞗革
芑菜也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涖
臨也師衆也干扞也奭赤貌也金路亦飾鉤膺
樊纓也將采芑者於何取之其必於新田菑畝
而後得之方其治田也則勞而及其采芑也則
佚故宣王之南征則亦使方叔治其軍而後用
之方叔之治軍也陳其車馬而試其衆以扞敵
之法又親以身率之士之從之者皆知愛之是
以美其車馬之飾而無厭也其車三千爲二十
二萬五千人以荆蠻強盛不得不尓耶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涖止其車三
千旂旐央央方叔率止約軝錯衡八鸞瑲瑲服其
命服朱芾斯皇有瑲葱珩
中鄉民居在焉故其田尤治軝長轂也約之以
華錯衡文衡也三命赤芾葱珩
鴥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車三
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鉦人伐鼓陳師鞠旅顯允
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

戾至也爰於也鉦所以止鼓所以進也鞠告也
淵淵闐闐鼓聲也振旅治兵之終也隼之飛而
至天甚迅疾矣然必集於其所當止而後可用
言士雖勇而不教則不知戰之節亦不可用也
故方叔命其鉦人擊鼓以誓之士之聞其鼓聲
者無不服其明信也意者方叔之南征先治其
兵既衆且治而蠻荆遂服故詩人詳其治兵而
略其出兵首章之車非即戎之車二章之服非

卭戎之服三章之陳師未戰而振旅至於卒章
而後言其遇敵故三章皆治兵也
蠢爾蠻荆大邦爲讐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
止執訊獲醜戎車嘽嘽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
方叔征伐玁狁蠻荆來威
猶謀也嘽嘽衆也焞焞盛也方叔則嘗征伐玁
狁而克之矣況於蠻荆安有不來服而畏之者
乎
采芑四章章十二句

車攻宣王復古也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駕言徂東
攻堅也同齊也宗廟齊毛戎事齊力田獵齊足
所謂同也龐龐充實也東東都也宣王內脩政
事車既堅馬既齊則往東都田獵以治兵焉
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
甫大也田者大芟草以爲防所謂甫草也
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建旐設旄搏獸于敖
苗狩皆田之通名也敖鄭山也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舃會同有繹
於是諸侯來朝王因與之出田赤芾金舃諸侯

之服也金黃朱色也繹陳也
決拾既佽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
決鉤弦也拾遂也佽手指比也調彊弱等也言
射事修備也射夫既同言無不善射也柴或作
𢷾積也言諸侯亦助之舉積禽也
四黃既駕兩驂不猗
猗倚也言御者之良也
不失其馳舍矢如破
言射者之良也不善射者爲之詭遇則獲不然
則不能使御者不失其馳而舍矢如破然後爲
善射也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
兵之出徒聞其馬鳴蕭蕭徒見其旆旌悠悠言
不譁也不驚驚也不盈盈也驚猶警戒也
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允信也展誠也我必聲之然後人聞之我則不聲
而人則聞之必其實有餘也故曰信哉其君子
矣誠哉其大成矣
車攻八章章四句
吉日美宣王田也

吉日維戊既伯既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
阜從其群醜
伯馬祖天駟也古者將用馬力則禱於其祖從
從禽也醜類也
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獸之所同麀鹿麌麌漆沮之
從天子之所
差擇也外事用剛日故禱以戊擇以庚同聚也
鹿牝曰麀麌麌多也漆沮在渭北所謂洛水也
言自其上驅獸而至天子之所也
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儦儦俟俟或群或友悉率左

右以燕天子
言禽獸之多且擾也祁大也趨則儦儦行則俟
俟三爲群二爲友率驅也燕樂也
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豝殪此大兕以御賓
客且以酌醴
壹發而死曰殪燕而酌醴所以厚賓也
吉日四章章六句
鴻鴈美宣王也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爰及矜
人哀此鰥寡

鴻鴈背陰向陽如民之去危從安厲王之後人
民離散譬如鴻鴈之飛四方無所不往徙聞其
羽聲肅肅未知所止也及宣王遣使勞來安集
之雖鰥寡無不寧息矜人人之可憐者也
鴻鴈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雖則劬
勞其究安宅
使者所至招來流民使反其都邑築其墻垣而
安處之然後民知所止如鴻鴈之集于澤也故
其民雖勞而不怨曰其終將安宅矣
鴻鴈于飛哀鳴嗸嗸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

人謂我宣驕
民復其故居勞而未定如鴻鴈之嗸嗸也輿發
補敗不能自靖不知者以爲宣驕耳
鴻鴈三章章六句
庭燎美宣王也
宣王不忘夙興而問夜之蚤晚足以爲無過矣
非所當譏也毛氏猶謂雞人不脩其官故敘曰
因以箴之過矣
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
央久也庭燎大燭也宣王將視朝不安於寢而

問夜之早晚曰夜如何矣則對曰夜未央庭燎
光朝者至而聞其鸞聲矣
夜如何其夜未艾庭燎晣晣君子至止鸞聲噦噦
艾將盡也晣晣明也噦噦徐也
夜如何其夜鄉晨庭燎有煇君子至止言觀其旂
夜聞其鸞聲而已晨則見其旂矣至此然後可
以視朝
庭燎三章章五句
沔水規宣王也
沔彼流水朝宗于海鴥彼飛隼載飛載止嗟我兄

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
沔水流滿也水流猶有所朝宗而隼飛猶有所
止諸侯獨奈何肆行不顧曾無所畏忌哉故告
於兄弟之國與其友邦之君曰爾莫肯念救吾
亂亂豈有無父母而能生者哉君臣之不可廢
猶父子之不可去也
沔彼流水其流湯湯鴥彼飛隼載飛載揚念彼不
蹟載起載行心之憂矣不可弭忘
湯湯無所入也飛揚無所止也不蹟不循道也
弭止也

鴥彼飛隼率彼中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我友敬
矣讒言其興
厲王之亂而諸侯恣行不可禁止宣王將復繩
之而君子懼其不以漸治久亂而不以漸亂之
激也故告之曰隼舍其飛而循中陵斯已甚矣
民猶將爲訛言以誣之不可不懲況今諸侯亦
欲敬矣特畏讒言之興是以不至至而有讒恐
不能自免耳
沔水三章二章章八句一章六句
鶴鳴誨宣王也

鶴鳴于九皐聲聞于野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樂彼
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蘀它山之石可以爲錯
皐澤也蘀落也爰曰也鶴鳴于深澤而聲聞于
野魚潛于淵而時出於渚言物無隱而不見也
人之樂之於園者謂其上有檀而下有蘀言大
者之無所不容也它山之石以爲無用矣猶可
以爲錯而攻玉言世未有無用之物也求賢者
亦猶是耳
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樂彼
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穀楮也

鶴鳴二章章九句

詩集傳卷第十

詩集傳卷第十一

祈父之什　小雅

祈父刺宣王也

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

祈父司馬掌封圻之兵甲作圻父宣王之末敗於姜氏之戎爪牙之士為是怨之辭恤憂也

祈父予王之爪士胡轉予于恤靡所厎止祈父亶不聰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饔

亶誠也尸主也饔熟食也言憂兵敗身沒不得還守祭祀而使母獨主祭也

祈父三章章四句

白駒大夫刺宣王也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縶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於焉逍遙

宣王之世賢者有不得其志而去者君子思之曰白駒人之所願乘也苟其肯食於我場我將縶維而留之今賢者既已仕矣而莫或留之何哉故於其去也猶欲其於是逍遙逍遙不事事也雖逍遙猶愈於去耳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縶之維之以永今夕所謂伊

人於焉嘉客
客亦非執事者也
皎皎白駒賁然來思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愼爾優
遊勉爾遁思
黃白曰賁旣去矣而猶欲其復來故告之曰子
苟來也將待爾以公侯其爲樂顧豈少哉曷亦
愼爾優遊而勉爾遁以來從我乎愼戒也勉強
也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無金玉
爾音而有遐心

來而莫之顧則去而入於空谷甘於生芻人之
望之如玉之絜也君子於是知其不肯少留而
猶欲聞其音聲故告之曰無貴爾音而有遠去
之心愛之至也
白駒四章章六句
黃鳥刺宣王也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
穀言旋言歸復我邦族
集木而啄粟者鳥之性也士之願仕於朝而食
於祿亦猶是矣今而却之彼亦有去而已矣夫

去非士之患也使天下之士從此而逝則人主
之患也
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粱此邦之人不可與
明言旋言歸復我諸兄黃鳥黃鳥無集于栩無啄
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處言旋言歸復我諸父
黃鳥三章章七句
我行其野刺宣王也
我行其野蔽芾其樗昏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
畜復我邦家
此詩甥舅之諸侯求入爲王卿士而不獲者之

所作也故曰行於野而不庇雖蔽芾之樗猶可
以息於其下而況其非樗也哉人君之用人苟
有益於國將無適而不取今王獨弃其昏姻之
人而不用何也則亦歸復吾國而已
我行其野言采其蓫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我
畜言歸斯復我行其野言采其葍不思舊姻求爾
新特成不以富亦祇以異
蓫葍皆惡菜也特匹也大臣君之匹也成當作
誠宣王弃其姻舊而求新特夫苟可用豈必新
之是而舊之非歟雖然如是而獲富可也誠不

以富則亦祇以爲異而已

我行其野三章章六句

斯干宣王考室也

考成也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

干澗也猶圖也澗流秩秩窮之而益深南山幽幽入之而益遠既言宮室之盛如此則又言其下之固如竹之苞其上之密如松之茂宣王與其兄弟居之又皆相好而無相圖者是以居之而安也

似續妣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爰笑爰語

似肖也爰於也厲王之亂而宮室敗壞宣王謀所以續其先妣先祖者故築其宮室將於是居處於是笑語焉

約之閣閣椓之橐橐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君子攸芋

約縮版也閣閣上下相乘也椓椓杵也橐橐杵聲也芋大也亦作吁君子於是居焉所以爲尊且大也

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翬斯飛君子攸躋

此章言其堂也其嚴正如人之跂而翼翼其恭也其廉隅如矢之急而直也其峻起如鳥之驚而革也其軒翔如翬之飛而矯其翼也君子於此升而聽朝焉躋升也白雉五色曰翬

殖殖其庭有覺其楹噲噲其正噦噦其冥君子攸寧

此章言其室也殖殖乎其庭廡之高也有覺乎其楹之直也噲噲乎其正晝之明也噦噦乎其夜冥之深廣也君子於此休息而安身焉噲噲猶快快也噦噦猶曉晦也

下莞上簟乃安斯寢乃寢乃興乃占我夢吉夢維何維熊維羆維虺維蛇

莞蒲也簟竹也寢既成設莞簟而寢於其中起而又占其夢此所以知其國家脩治閒暇之極也

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

熊羆毛物陽之祥也虺蛇鱗物陰之祥也

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其泣喤
喤朱芾斯皇室家君王
寢之於牀尊之也衣之以裳下之飾也弄之以
璋尚其德也喤喤大聲也天子朱芾諸侯黃
朱子之生於是室者非君則王也是以皆將服
朱芾煌煌然矣
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之瓦無非無
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罹
寢之於地卑之也裼褓也即用其所衣而無加
也韓詩作禘弄之以瓦賤而無飾也儀善也有
非非婦人也有善非婦人也唯酒食是議而無
遺父母憂則可矣罹憂也
斯干九章四章章七句五章章五句
無羊宣王考牧也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爾
羊來思其角濈濈爾牛來思其耳濕濕
羊以三百爲羣其羣尚多也得爲無羊乎牛之
犉者九十非犉者尚多也得爲無牛乎黃牛黑
脣曰犉聚其角而息濈濈然呞而動其耳濕濕
然

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爾牧來思何蓑何
笠或負其餱三十維物爾牲則具
訛動也何揭也蓑所以禦雨笠所以禦暑物類
也異毛色者三十故牲無不有
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爾羊來思矜矜兢
兢不騫不崩麾之以肱畢來既升
牧人有餘力則取其薪蒸合其牝牡而牧事盡
矣矜矜兢兢堅強也騫虧也崩羣疾也肱臂也
升升牢也使來則畢來使升則既升言其擾也
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旐維旟矣大人占之衆維魚
矣實維豐年旐維旟矣室家溱溱
牧人有事于陸耳今又捕魚于水水陸皆有獲
焉此所以爲豐年也龜蛇曰旐鳥隼曰旟龜蛇
陰物也鳥隼陽物也陰陽備故爲室家溱溱
溱衆也宣王之小雅皆以政事之大小爲先後
故首之以征伐田獵次之以官人又次之以宮
室畜牧而美刺不與也
無羊四章章八句
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
家父周大夫也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惔不敢戲談國旣卒斬何用不監

節高峻貌也師太師也尹尹氏也惔燔也卒滅也斬絶也監視也民之視尹氏如視南山言無不見也見之者皆爲之憂心如燔特畏其威而不敢言然尹氏卒不知國之將亡至於滅絶而猶不察也

節彼南山有實其猗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瘥喪亂弘多民言無嘉憯莫懲嗟

山之實草木是也薦重也瘥病也憯曾也山之生物其氣平均如一凡生於其上者無不猗猗其長也尹氏秉國之均而不平其心則人之榮瘁勞佚有大相絶者矣是以神怒而重之以喪亂人怨而謗讟其上然尹氏曾不懲創咨嗟求所以自改也

尹氏大師維周之氐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

氐本也毗輔也弔愍也空窮也師衆也尹氏居高任重而不享天心苟昊天之所不愍則尹氏宜有罪矣而曷爲又窮我衆人哉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已無小人殆瑣瑣姻亞則無膴仕

仕察也罔欺也夷平也已止也殆危也膴厚也不身蹈之而欲民之信之民不女信也不知而不問不審而不察欲以欺之曰吾則能之君子亦不可欺也曷不試平爾心而止爾不善無使爲小人之所危乎凡姻婭之人而必皆膴仕則小人進矣

昊天不傭降此鞠訩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君子如屆俾民心闋君子如夷惡怒是違

傭常也鞠盈也訩訟也惠順也屆止也闋息也違遠也以爲昊天不常而降此謗訟歟非也君子如止其爭心則爲訟者之心闋矣以爲昊天不順而降此乖戾歟非也君子苟平其心則惡怒者遠矣

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酲誰秉國成不自爲政卒勞百姓

病酒曰酲成平也天不之恤故亂未有所止禍患之生與歲月增長君子憂之曰誰秉國成者而不務人人自治其政皆轉以相付其卒使民

為之愛其勞弊而後已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
畜馬者求其行也今雖有四牡徒好其項領而不為用非不能行也曰我觀四方蹙蹙褊小無所施吾騁矣蓋言小人在上雖有賢者而莫能容無有為之用者也
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既夷既懌如相醻矣
茂勉也相視也方其勉於為惡也如將相賊者視其矛矣及其解也如相與醻酢者小人喜怒之不可期如此是以君子不忍立於其側也

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怨其正
昊天不平尹氏之德故使王不獲安然尹氏猶不自懲乃反怨人之正己者言其爲惡無有已也
家父作誦以究王訩式訛爾心以畜萬邦
究窮也訛化也畜養也家父作此詩窮王之所以致天下之謗訟者曰由尹氏不平之故故使之改其心以含養天下以觀其治否
節南山十章六章章八句四章章四句
正月大夫刺幽王也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憂心京京哀我小心癙憂以痒
正月夏之四月也將大也京京憂不去也癙痒皆病也四月純陽用事而繁霜降大夫憂之以為此王聽用訛言之罰也訛言之害大矣然衆不以為憂也獨我憂之而已
父母生我胡俾我瘉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好言自口莠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侮
瘉病也莠不實也小人傾詐外為美言以欺世內為偽言以害君子反覆無愧使我憂心愈愈日以益甚而反以侮我曰何至是

憂心惸惸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并其臣僕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
惸惸獨憂也祿福也幽王刑殺無辜而并及其臣僕君子知人之不堪命故告之曰王視烏之所止者誰之屋欲有以飲食而無畢弋之患烏之所止也奈何以刑御民使無所指手足哉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既克有定靡人不勝有皇上帝伊誰云憎
侯維也中林之木莫不摧毀而維薪蒸在焉其

殘之也甚矣幽王播其虐於天下大家出族散爲卑隸亦猶是也民方在危殆之中視天夢夢若無能爲者不知此天理之未定故也蓋天地之間陰陽相盪高下相傾大小相使此治亂禍福之所從生也方其未定何所不至及其既定人未有不爲天所勝者申包胥曰人衆則勝天天定亦能勝人而老子以爲天網恢恢踈而不失不然天豈有所憎而禍之耶適當其未定故耳

謂山蓋卑爲岡爲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

老訊之占夢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

人謂山之卑者爲岡陵而已意其不能有所險阻然岡陵未嘗不爲難也譬如訛言之人豈可以爲無害而莫之懲乎然王曾不以是爲懲老成之人徒召而訊之以占夢曰予既聖矣安所復問得失烏之雌雄形色無辨人莫能知之幽王君臣皆自謂聖人譬如烏之雌雄也或曰以山爲卑而爲岡陵於其上譬如譏人以人罪爲未足而又加之也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維號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爲虺蜴

局曲也蹐重足也倫道也脊理也蜴蜥蜴也君子之處於世小心畏慎未嘗敢肆天雖高不敢不局地雖厚不敢不蹐畏其傷之也夫爲此言則過矣然亦有倫理非妄言也哀今之人胡敢爲虺蜴之行曾無所畏哉

瞻彼阪田有菀其特天之扤我如不我克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

扤動也仇仇偶也君子化於亂世而困於羣小譬如特苗之生於阪田風雨動之如恐不勝者

故尤之曰方其求我以爲法也如恐失我耳及與之終日相執仇仇相偶曾不力用我也書曰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

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然厲矣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烕之

正政通厲惡也毀國也姒姓也幽王之嬖后也烕亦滅也

終其永懷又窘陰雨其車既載乃弃爾輔載輸爾載將伯助予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屢顧爾僕不輸爾載終踰絕險曾是不意

輔所以助輻者也輸墮也員益也幽王日爲淫虐譬如行險而不知止者君子永思其終知其又將有大難故曰又窘陰雨幽王不虞難之將至而棄賢臣焉故曰乃棄爾輔君子求助於未危故難不至苟其載之既墮而後號伯以助子則無及矣故教之以無棄其輔益其輻顧其僕以求不墮其載告之而不信故又曰終踰絶險曾是不意

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炤憂心慘慘念國之爲虐

君子立於衰亂之朝譬如魚之在沼非其所樂雖欲潛伏而無以自藏矣

彼有旨酒又有嘉肴洽比其鄰昏姻孔云念我獨兮憂心慇慇

云旋也慇慇痛也小人以利相求故其鄰比昏姻相與膠固爲一而君子子然無朋也

佌佌彼有屋蔌蔌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夭是椓哿矣富人哀此惸獨

佌佌小也蔌蔌陋也哿可也佌佌者有屋蔌蔌者有祿小人得志之謂也民方無福故天之夭椓並出而椓喪之富人猶可勝也惸獨甚矣

正月十三章八章章八句五章章六句

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

小雅無厲王之詩鄭氏以爲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皆厲王之詩也毛公作詁訓傳而遷其第因改之耳其言此詩所以非幽王者曰師尹皇父不得並政褒姒黜妻不得僭寵番與鄭桓不得同位此其所挾以爲厲王者也使幽王之世師尹皇甫番與鄭桓先後在事褒姒以色居位謂之豔妻其誰曰不可且漢之諸儒異師相攻甚於仇讎苟毛公誠改詩第則他師將不肯信而韓詩之次與毛詩合此足以明其非厲王也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日食天變之大者也然正陽之月古尤忌之夏之四月爲純陽故謂之正月十月爲純陰故謂之陽月純陽而食陽弱之甚也純陰而食陰壯之甚也交日月之交會也交當朔則日食然亦有交而不食者交而食陽微而陰乘之也交而

不食陽盛而陰不能掩也故君子醜之天變既
見君子知國之將亡國亡則民首被其患是以
哀之也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
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行道也
爗爗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
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
令善也山頂曰冢崒崔嵬也
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維宰仲允膳夫聚子內
史蹶維趣馬楀維師氏豔妻煽方處
皇父家伯仲允皆字番聚蹶楀皆氏豔妻褒姒
也煽熾也七八者皆褒姒之黨故及其熾而並
處於位然六人各有常官而皇父秉權尤職故
以卿士目之周禮有太宰小宰宰夫家伯維宰
未詳何等也
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爲我作不卽我謀徹我牆
屋田卒汙萊曰予不戕禮則然矣
時是也下荒則汙上荒則萊戕殘也皇父不知
爲政然未嘗自謂我不是也作而害民民怨之

矣然猶曰予未嘗殘民禮則當然矣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亶侯多藏不憖遺
一老俾守我王擇有車馬以居徂向
向皇父邑也亶信也侯維也憖強也皇父自謂
聖矣然其建國而擇三卿信維多藏之人耳以
卿士出封而周之老與其富民無不從者言憖
而且貪也民富者乃有車馬耳
黽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囂囂下民之
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
囂囂衆也噂聚也沓重複也職專也競力也無
罪猶且見讒而況敢告勞乎故曰下民之孽非
天之所爲也噂噂沓沓多言以相說而背相憎
專力爲此者人也而豈天哉
悠悠我里亦孔之痗四方有羨我獨居憂民莫不
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我不敢傚我友自逸
里居也痗病也羨餘也徹通也天命之不通我
知之矣然而不敢効其友之自逸所謂知其不
可而爲之者也
十月之交八章章八句
雨無正大夫刺幽王也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昊天疾威弗慮弗圖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

駿長也舍置也淪陷也胥相也鋪徧也幽王之亂民之無罪而被禍災者無所歸咎曰天實爲之天之生物浩然其若無窮者奈何不長其德既已生之而又降喪亂饑饉以斬伐之哉豈天怒之迅烈曾弗之慮而弗之圖乎彼有罪者則既伏其辜矣置而勿疑可也若此無罪而使之相與陷溺無不徧焉何也此其所以爲雨無正

也雨之至也不擇善惡而雨焉幽王之世民之受禍者如受雨之無不被也夫雨豈皆有所正雨哉此所以爲雨無正也而毛氏不達故序以爲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爲政此則是詩之所不及也

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庶曰式臧覆出爲惡

周宗姬姓之宗也正大夫大夫之爲官長者也三事大夫三公也戾定也勩勞也幽王暴虐無親宗族破滅大夫離散獨三公諸侯在耳而亦無肯勤王者君子庶幾王以是懼而爲善然反益爲惡而不知已

如何昊天辟言不信如彼行邁則靡所臻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

辟法也幽王曰益不悛君子呼天而告之曰奈何哉法度之言王終莫肯信者如人恣行而忘反我不知其所至矣既已憂之則又告其羣臣使皆敬其身庶幾輔之者衆王猶可得免耳

戎成不退飢成不遂曾我暬御憯憯日瘁凡百君

子莫肯用訊聽言則荅譖言則退

戎兵也遂進也易曰不能退不能遂暬御侍御也幽王陵虐天下君子知其將有兵難故憂之曰苟兵難既成王雖欲退而休之不可得矣兵連而不解民且不能役則又將有飢患飢患既成王雖欲進而攘之亦不可得矣此勢之所不免而禍之必至者也然獨其侍御之臣憂之耳羣臣莫以告王者徒告之以道聽之言而求其荅之譖愬之言而求其退之耳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

如流俾躬處休
言之忠者世之所謂不能言也哿可也常可人
意者佞人之言也此世所謂能言也
維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
可使怨及朋友
于往也人皆曰往仕耳曾不知仕之急且危也
何者幽王之世直道者王之所謂不可使而枉
道者王之所謂可使也直道者得罪于君而枉
道者見怨於友此仕之所以難也
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鼠思泣血無言不
疾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
仕之多患也故君子有去者有居者居者不忍
王之無臣與己之無徒也則告之使復遷於王
都去者不聽而以無家辭之居者於是憂思泣
血患其出言而舉皆疾之無與和之者故詰之
曰昔爾之去也誰為爾作室者而今以是辭我哉
雨無正七章二章章十句二章章八句三
章章六句

詩集傳卷第十一

詩集傳卷第十二

小旻之什　　小雅

小旻大夫刺幽王也
小旻小宛小弁小明四詩皆以小名篇所以別
其為小雅也其在小雅者謂之小故其在大雅
者謂之召旻大明獨宛弁闕焉意者孔子刪之
矣雖去其大而其小者猶謂之小蓋即用其舊
也
旻天疾威敷于下土謀猶回遹何日斯沮謀臧不
從不臧覆用我視謀猶亦孔之邛
敷布也回邪也遹辟也沮止也邛病也言天禍
迅烈遍於下矣而王之邪謀終莫之改也
潝潝訿訿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
臧則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底
潝潝言相和也訿訿言相詆也底至也伊于胡
底未有所定也
我龜既厭不我告猶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
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
卜筮數故龜瀆而不告謀者多無斷而行之者
故其功不成故曰謀之在多斷之在獨盈庭皆

言尚誰敢指其是非者哉譬如欲行而不先為
行邁之謀隨人而妄行是以終不得其道
哀哉為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
維邇言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
程法也經常也潰遂也築室于道而與行道之
人謀之人心不同而皆聽焉是以不能遂成也
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
艾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
止定也政淫則民德無所定膴大也肅艾哲謀
聖五者書之五事也雖世亂民辟猶有賢者在

三百卅八 詩十二 二 良

焉若能用之愚者可賴以皆濟也苟廢而不用
而使愚者壅之於上則相與皆敗無能為矣譬
如泉水苟疏而流之則淤腐者從之而行苟不
疏其源而瀦畜之雖其流者亦相與附溺腐敗
而已矣
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
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徒搏曰暴虎徒涉曰馮河小人智慮不能及遠
暴虎馮河之患近在目前則知避之喪國亡家
之禍遠在歲月而不知憂也故曰戰戰兢兢如

臨深淵如履薄冰臨淵恐墜而履冰恐陷善為
國者常如是矣
小旻六章三章章八句三章章七句
小宛大夫刺幽王也
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
寐有懷二人
宛小貌也翰羽也戾至也明發旦也二人文武
也宛然鳴鳩而求戾天難矣小人而責其繼文
武之功亦難矣是故君子憂傷而念其先王有
懷文武哀其業之將墜也

二百廿八 詩十二 三 良

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昏不知一醉日富各敬爾
儀天命不又
齊正也克勝也彼昏斥幽王也又復也天命之
去人不復反也
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教誨爾
子式穀似之
菽藿也螟蛉桑蟲也蜾蠃蒲盧也菽生中原
民無有不獲采者螟蛉之子蜾蠃負之以為己
子無難也今王豈以天下之衆為王有邪亦將
有取而教誨之者矣

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
寐無忝爾所生
題視也脊令飛鳴不能自舍君子之勤於事不
舍日月者以自況也故告王以夙夜勉強庶幾
不忝其父祖
交交桑扈率場啄粟哀我塡寡宜岸宜獄握粟出
卜自何能穀
桑扈竊脂也率循也塡盡也岸亦獄也卜予也
或曰卜之言試也君子之不爲不義出於其性
猶竊脂之不食粟雖欲食而不可得也特以其

居於亂世而塡盡寡弱無以行賂則其陷於岸
獄也固宜曷不握粟而往試之彼桑扈何自能
食穀哉
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
兢如履薄冰
此君子遭亂憂懼之辭也
小宛六章章六句
小弁刺幽王也
毛詩之序曰太子之傅作焉
弁彼鸒斯歸飛提提民莫不穀我獨于罹何辜于

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
弁樂也鸒卑居卑居雅烏也雅烏小而好羣提
提羣貌也穀養也罹憂也幽王娶于申生太子
宜咎又愛褒姒生子伯服立以爲后而放宜咎
將殺之鳥猶不失其類民猶莫不相養而太子
獨不容於王曾彼之不若是以號天而訴之也
踧踧周道鞫爲茂草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
歎維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
踧踧平易也岐周之道道之平者也鞫窮也夫
婦之相安父子之相愛亦天下之所共由今獨

廢而不行故其憂之深也惄思也疢病也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于
毛不離于裏天之生我我辰安在
屬離皆附也辰日月所會也桑梓久而不變見
父母之所植猶不敢不敬況於父母之無不瞻
依也哉然父母之不我愛豈我獨無所離屬乎
不然我生之辰不善哉何不祥至是也
菀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漼者淵萑葦淠淠譬彼
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
蜩蟬也嘒嘒聲也漼深貌也淠淠多也柳茂則

多蝉淵深則多萑葦言物之大者無所不容而王
獨不容其子使漂然如無櫱之舟不知其所極
也
鹿斯之奔維足伎伎雉之朝雊尚求其雌譬彼壞
木疾用無枝心之憂矣寧莫之知
伎伎舒也雊鳴也鹿走而留其羣雉鳴而求其
雌物無不有恩於其親者親之不可去非獨以
其愛亦以其助也今王獨弃后而逐太子兀然
如壞木之無枝而曾莫之顧何也
相彼投兎尚或先之行有死人尚或墐之君子秉

心維其忍之心之憂矣涕既隕之
相視也投掩也先先發者而覺之也行道也墐
瘞也君子幽王也
君子信讒如或醻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掎
矣析薪杝矣舍彼有罪予之佗矣
太子失愛於幽王有讒之者則受而行之不復
徐究如獻酬之無不受也伐木者掎其顛析薪
者隨其理猶不欲其摧敗今王之遇太子曾伐
木析薪之不若太子無罪而妄加之也佗加也
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無

逝我梁無發我笱我躬不閲遑恤我後
浚深也由從也山高矣而人猶登之泉深矣而
人猶入之今王輕用讒言豈謂人莫獲知之歟
將有屬耳于垣而聽之者矣既以此告王又恐
褒姒伯服之害其成業故告之以無敗梁笱猶
谷風之義也
小弁八章章八句
巧言刺幽王也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無罪無辜亂如此憮昊天已
威予慎無罪昊天泰憮予慎無辜

憮大也已泰皆甚也慎謹也君子困於讒人故
訴之於天曰天之於人曰父母然今我無罪而
遭此大亂何也政已甚虐矣亂已甚大矣予無
罪而天不弔何也
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如
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
僭不信也涵容也祉福也遄疾也沮止也小人
爲讒於其君必以漸入之其始也進而嘗之君
容之而不拒知言之無忌於是復進既而君信
之然後亂成君子以爲不幸而至此矣若人君

一日覺悟大有所誅賞如楚莊齊威之事則亂
猶庶幾可止也小毖之頌曰予其懲而毖後患
莫予荓蜂自求辛螫成王周公之亂比下人悟
亦嘗有所誅戮也哉
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孔
甘亂是用餤匪其止共維王之邛
春秋之際君臣相疑則盟讒人搆其君臣利在
不究其實君遂從之而徒以盟誓相要此亂之
所以日長也盜者伏而伺之之謂也讒人之誣
君子曰吾能得其隱衆莫知也而君遂信之此
小人之所以遂行也餤進也讒人之言必有以
悅人者人君而味於甘言此小人之所以獲進
也止職也邛病也言小人不守其位維為讒以
病王也
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
心予忖度之躍躍毚兎遇犬獲之
奕奕大也秩秩有叙也莫定也毚狡兎也奕奕
寢廟天下之正君也秩秩大猷天下之達道也
君天下之正君行天下之達道他人之心可得
而度也雖有毚兎行於隱伏將有為我獲之而

至者苟守吾正則天下之情畢見於前矣安用
旁窺而竊伺之以讒人為己耳目哉
荏染柔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數之蛇蛇碩
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
木之可揉者君子樹之言之可行者君子數之
往可行也來不可行也君子不用也來可行也
往不可行也君子不由也今小人蛇蛇然徐為
大言徒出於其口而已中無有也巧言如簧顏
雖甚厚其中未必不愧也
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為亂階既微且
尰爾勇伊何為猶將多爾居徒幾何
時有是人也水草之交曰麋拳力也骭瘍為微
腫足為尰猶謀也將大也其謀既大且多其徒
幾何而能然哉
巧言六章章八句
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逝我梁不入我門伊誰云
從維暴之云
艱險也梁橋也暴公為卿士而譖蘇公蘇公之
友有與俱譖之者從之以過蘇公而不入見故

并譏之此詩主言何人而曰刺暴公者譖出於
暴公而何人與焉以暴公爲不足刺而刺何人
則亦所以刺暴公也
二人從行誰爲此禍胡逝我梁不入唁我始者不
如今云不我可
始謂我可而今謂我不可也
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不愧于
人不畏于天
陳堂塗也
彼何人斯其爲飄風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

梁祇攪我心
飄風暴風言其去之速也
爾之安行亦不遑舍爾之亟行遑脂爾車壹者之
來云何其盱
盱病也安行則當止舍速行則不暇脂車矣反
覆究之而不得其情故曰一來見我於女何病
哉
爾還而入我心易也還而不入否難知也壹者之
來俾我祇也
易悅也祇安也

伯氏吹壎仲氏吹篪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出此三
物以詛爾斯
土曰壎竹曰篪與女義如兄弟和如壎篪勢相
次比如物之在貫女豈誠不我知而譖我哉苟
誠不我知也則出犬豕雞三物以詛之可也
爲鬼爲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
歌以極反側
蜮短狐也靦姑也姡醜也鬼蜮皆能陰害人而
不可見今與女相視無窮奈何爲此禍哉
何人斯八章章六句

巷伯刺幽王也
巷伯寺人也
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大甚
萋斐文相錯也貝錦錦之貝文者也譖人之構
君子其所以集成其罪者猶織者縷縷相錯以
成爲錦也
哆兮侈兮成是南箕彼譖人者誰適與謀
哆侈皆張也南箕箕也因其有是形而命之
耳譖人之誣君子亦必因其近似而遂名之斯
人自謂辟嫌之不審也

緝緝翩翩謀欲譖人愼爾言也謂爾不信
緝緝翩翩多言貌也君子相告以愼言恐讒人誣之以不信也
捷捷幡幡謀欲譖言豈不爾受旣其爾遷
捷捷幡幡亦多言貌也遷改也與讒人處苟與之誠言夫豈不受哉旣而改之以告人耳
驕人好好勞人草草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人
好好樂也草草憂也
彼譖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

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楊園之道猗于畝丘寺人孟子作爲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
楊園園名也畝丘丘名也猗加也作起也將之楊園其道必從畝丘以言讒人欲譖大臣亦自小臣始是以孟子起爲此詩以告君子使皆聽之以自防也
巷伯七章四章章四句一章五句一章八句一章六句
谷風刺幽王也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維予與女將安將樂女轉棄予
風雨之相須猶朋友之相濟幽王之世天下俗薄朋友窮達相棄故以刺焉
習習谷風維風及頹將恐將懼寘予于懷將安將樂棄予如遺
頹風之焚輪者風薄相扶而上亦猶朋友之相將也
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忘我大德思我小怨
習習之風草木之所以生也崔嵬之山草木之

所以養也然不能使草不死木不萎者天地之功猶有所不足奈何忘我大德而獨思我小怨哉
谷風三章章六句
蓼莪刺幽王也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蓼蓼長大貌莪羅蒿也羅蒿可食而蒿不可食采莪者將以食之譬如生子者將賴其養也幽王之世孝子行役而遭喪哀其父母生己之勞而養不終如采莪者之得蒿也

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

蔚牡菣也

缾之罄矣維罍之恥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

缾小而罍大使缾至於罄者罍之恥也使民至於窮而無告者亦上之恥也鮮善也人皆以生爲善孝子之不得終養者以爲不如死也

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

恤憂也入而不見則若無所至也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鞠養也腹厚也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虐政之病人如大寒之視南山而聞飄風烈烈律律其可惡也發發弗弗其可疾也穀養也卒終也

蓼莪六章四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大東刺亂也

毛詩之序曰譚大夫之所作也

有饛簋飧有捄棘匕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睠言顧之潸焉出涕

饛滿也飧熟食也捄長也棘匕所以載鼎實也幽王不恤諸侯賦役繁重下國困竭君子思先王之世諸侯富足其簋之飧饛然其鼎之匕捄然當是時也周之所以取於諸侯者平均正直凡今之君子猶及行之小人猶及見之至於幽王而遂不然是以顧之而出涕也

小東大東杼柚其空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公子行彼周行既往既來使我心疚

糾糾疏貌也佻佻獨行也既盡也自周視諸侯皆東也小大皆取於東東人之杼柚空矣然周人猶莫之恤曰猶有葛屨則可使履霜矣猶有公子則可使行於周道矣公子國之貴也於是則盡竭其所有以往盡輸之以來而中心病之也

有洌氿泉無浸穫薪契契寤歎哀我憚人薪是穫薪尚可載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

洌寒也側出曰氿泉穫艾也契契憂苦也憚亦作癉勞也薪已艾矣而復浸之則腐民已勞矣而復事之則病故已艾則庶其載而畜之已勞

則庶其息而安之
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
來勞來也言勞佚之不平也
舟人之子熊羆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試
舟人水居而服熊羆之裘所服非其所有也私人無籍於王室而試百官所事非其所職也言紀綱敗壞無不失其舊也
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鞙鞙佩璲不以其長
有辭於其酒者有不得其漿者然其所存未必賢也故曰雖則佩玉盛服而非其長過人也鞙

鞙佩玉貌也璲瑞也
維天有漢監亦有光跂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睆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啓明西有長庚有捄天畢載施之行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維南有箕載翕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
君子告窮而不敢正言故爲隱焉而使自祭之其言王雖在上而無能明者則曰維天有漢監亦有光監視也言東人空其杼軸而輸之王王曾無以報之則曰跂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跂隅貌也襄駕也自旦至莫七辰辰一移此所謂七駕也人之織也其緯往而復反此所謂報章也星之駕也西而不東此所謂不成報章也言東人盡其車牛以輸其職貢勞弊於道路則曰睆彼牽牛不以服箱以爲維是獲免耳睆明也牽牛河鼓也服駕也箱兩較間也言王之百役皆取於東則曰東有啓明西有長庚啓明長庚皆太白也言東人飲食旣竭雖有其器而無所用之則曰有捄天畢載施之行畢所以掩捕鳥獸也言其器雖在而皆已破弊

則曰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言徒有其器而無其實則曰維南有箕載翕其舌翕合也有箕而合其舌無所揚也言東人勞苦而爲之西人暇豫而取之則曰維北有斗西柄之揭斗雖北之有也而西實揭其柄柄者所操以取也

大東七章章八句

四月大夫刺幽王也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
徂往也四月始夏而六月暑遂往矣言周之治

世未幾而亂作也是以君子自傷生於亂世曰先祖非人哉而忍生我於是此所謂窮則反本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先祖匪人胡寧忍予一也皆無所歸怨之辭也其實以爲非其罪也
秋日淒淒百卉具腓亂離瘼矣爰其適歸冬日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腓瘼皆病也夏既徂矣則秋風至而百草病先王既没民被幽王之患有亂離之病矣而未知其終所適歸者故繼之曰冬日烈烈飄風發發言其末必至是也
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廢爲殘賊莫知其尤
梅栗有實之木也人以其有實也朝夕取焉是以廢爲殘賊而莫知其所以獲罪言幽王暴而剝下下無字民也
相彼泉水載清載濁我日構禍曷云能穀滔滔江漢南國之紀盡瘁以仕寧莫我有
一泉之水無以紀之則清濁不可常矣幽王失道諸侯放恣天下治亂莫能相一亦猶是也夫欲治是也必先自治今我尚日構亂而安能善彼哉是以思得王者以紀諸侯如江漢之紀衆水使天下國有所宗而人有所賴盡瘁以仕而上有有之者
匪鶉匪鳶翰飛戾天匪鱣匪鮪潛逃于淵山有蕨薇隰有杞桋君子作歌維以告哀
鶉鵰也桋或作荑幽王之亂天下逃散非鶉非鳶而高飛非鱣非鮪而深潛故大夫有退而食蕨薇甘杞荑以免於禍者作此詩以告其哀憐天下之志非以爲其身也
四月八章章四句

詩集傳卷第十二

詩集傳卷第十三

北山之什　小雅

北山大夫刺幽王也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從事王事靡盬憂我父母

此說與杕杜同偕偕強壯貌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

賢過人也

四牡彭彭王事傍傍嘉我未老鮮我方將旅力方剛經營四方

嘉鮮皆善也將壯也

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偃息在牀或不已于行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或棲遲偃仰或王事鞅掌

鞅掌失容也

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議或靡事不爲

北山六章三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無將大車大夫悔將小人也

無將大車祇自塵兮無思百憂祇自疷兮

大車牛車也疷病也將大車則塵汙之思百憂則病及之譬如任小人者患及其身亦不可逃也

無將大車維塵冥冥無思百憂不出于熲

熲光也

無將大車維塵雝兮無思百憂祇自重兮

雝蔽也重累也

無將大車三章章四句

小明大夫悔仕於亂世也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我征徂西至于艽野二月初吉載離寒暑心之憂矣其毒大苦念彼共人涕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

大夫行役久勞而不息故稱天之無不照臨言臣下無實勞而不察者也艽地名也初吉朔日也行始於二月而載離寒暑則冬矣是以思有共德之人而事之

昔我往矣日月方除曷云其還歲聿云莫念我獨兮我事孔庶心之憂矣憚我不暇念彼共人睠睠懷顧豈不懷歸畏此譴怒

除除陳生新也憚勞也
昔我往矣日月方奥曷云其還政事愈蹙歲聿云
莫采蕭穫菽心之憂矣自詒伊戚念彼共人興言
出宿豈不懷歸畏此反覆
奥煖也出宿不安寢也
嗟爾君子無恒安處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
之式穀以女
穀善也有久勞於外則必有久安於內者矣故
告之使無以安處爲常靖共其位而與正直庶
乎神之聽之而以女爲善也

嗟爾君子無恒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
之介爾景福
小明五章三章章十二句二章章六句
鼓鐘刺幽王也
鼓鐘將將淮水湯湯憂心且傷淑人君子懷允不
忘
幽王作樂於淮上而人疾之故思古之君子焉
鼓鐘喈喈淮水湝湝憂心且悲淑人君子其德不
回鼓鐘伐鼛淮有三洲憂心且妯淑人君子其德
不猶

始言湯湯水盛也中言湝湝水流也終言三洲
水落而洲見也言幽王之久於淮上也鼛大鼓
也妯動也不猶不若也不若幽王也
鼓鐘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籥不
僭
欽欽鐘聲也將作樂則鼓鐘所謂金奏也琴瑟
在堂笙磬在下同音言其和也雅二雅也南二
南也幽王之世風有二南而已故播此二詩於
籥言幽王之不德豈其樂非古歟樂則是矣而
人則非也

鼓鐘四章章五句
楚茨刺幽王也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爲我蓺黍稷我黍與
與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以爲酒食以享
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
抽除也與與翼翼蕃也露積曰庾十萬曰億妥
安也侑勸也介助也楚茨傷今而思古之詩也
故稱古之人去其茨棘以蓺黍稷以實倉廩以
爲酒食以享先祖於其享也主人拜尸而安之
祝勸尸而食之所以事之無不至者故於餘章

詳言之凡詳言之者皆思而不得見之辭也
濟濟蹌蹌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亨或肆或
將祝祭于祊祀事孔明先祖是皇神保是饗孝孫
有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濟濟蹌蹌言有容也剝解之也亨飪之也肆陳
其骨體於俎也將奉持而進之也祊門內也孝
子不知神之所在故使祝博求之門內其生所
以待賓客也於是先祖大而安饗之報之以介
福皇大也保安也介大也
執爨踖踖爲俎孔碩或燔或炙君婦莫莫爲豆孔

庶爲賓爲客獻醻交錯禮儀卒度笑語卒獲神保
是格報以介福萬壽攸酢
爨饔爨廩爨也踖踖言有容也俎從獻之俎也
其實燔肉而肝炙君婦王后也莫莫清靜而敬
至也豆內羞庶羞也庶多也多爲之者以爲非
特以享也將以祭終而燕尸賓爲故及其燕也
獻醻交錯而無不徧行禮至卒而無非度笑語
至卒而無不得言和而不亂也古者於旅也語
酢報也
我孔熯矣式禮莫愆工祝致告徂賚孝孫苾芬孝

祀神嗜飲食卜爾百福如幾如式既齊既稷既匡
既敕永錫爾極時萬時億
熯竭也禮行既久筋力竭矣而式禮莫愆敬之
至也善其事曰工苾苾芬芬香也卜予也幾期
也春秋傳曰易幾而哭式法也齊整也稷疾也
匡正也敕戒也極中也於是祭將畢祝致神意
以嘏主人曰爾飲食芳絜故報爾以福祿使其
來如幾其多如法爾禮容莊敬故報爾以中和
應萬物而不質言各隨其事而報之以其類也
禮儀既備鐘鼓既戒孝孫徂位工祝致告神具醉

止皇尸載起鼓鐘送尸神保聿歸諸宰君婦廢徹
不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
於是禮備作鐘鼓以戒在位主人就位於堂下
西面祝致主人之意告尸以利成尸遂起奏肆
夏以送之諸宰徹饌后徹豆籩既畢歸賓客之
俎而燕同姓所以尊賓客而親兄弟也
樂具入奏以綏後祿爾殽既將莫怨具慶既醉既
飽小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孔惠孔時維其
盡之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後祿祭之餘福也將行也惠順也替廢也引長

也祭畢而燕於寢則祭樂皆入以安其餘福殺
羞既行兄弟無有怨者皆慶於君曰神乃歆嗜
飲食將使君壽考既順且時兼盡而有之矣子
孫尚能勿替而長行之
楚茨六章章十二句
信南山刺幽王也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
理南東其畝
甸治也畇畇墾闢貌也曾孫成王也疆畫經界
也理分土宜也禹治洪水而成王聚闢汙萊至

幽王之世其迹皆在而王弗治故君子思古焉
上天同雲雨雪雰雰益之以霢霂既優既渥既霑
既足生我百穀
霢霂小雨也言仁人在上則冬有積雪春而繼
之以雨故百穀無不遂也
疆埸翼翼黍稷彧彧曾孫之穡以為酒食畀我尸
賓壽考萬年
埸畔也翼翼脩治也彧彧茂盛也斂稅曰穡畀
予也
中田有廬疆埸有瓜是剝是菹獻之皇祖曾孫壽
考受天之祜
田中為廬以便田事疆埸種瓜以盡地利瓜成
剝削淹漬為菹而獻之所以盡四時之異物也
祭以清酒從以騂牡享于祖考執其鸞刀以啓其
毛取其血膋
清玄酒也酒鬱鬯五齊三酒也牲用騂牡周尚
赤也祭禮以鬱鬯降神然後迎牲而獻之以告
肥也鸞刀刀之有鸞者也毛以告純也血以告
殺也取膟膋燔燎以報陽也
是烝是享苾苾芬芬祀事孔明先祖是皇報以介

福萬壽無疆
烝進也
信南山六章章六句
甫田刺幽王也
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
年今適南畝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
髦士
倬明也甫大也歲取十千井田一成之數也九
夫為井井稅一夫為田百畝井十為通通稅十
夫為田千畝通十為成成方十里其稅百夫為

田萬畝此所謂十千也耘除草也耔雝本也薿
薿盛也介助也烝進也髦俊也一成之田而歲
取萬畝以爲國用又將取其陳積以時發斂以
助農夫之乏困此自古有年之法不可廢者也
是以親適南畝而視其耘耔助其勤力止其怠
惰進其髦俊庶幾有年以遵古之成法所謂進
其髦俊者如漢寵力田之類歟
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之
慶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
穀我士女

齊六穀也明絜也犧純色也秋成而祭社及四
方報其功也周官仲秋獮田以祀方慶賜也農
夫之慶既蜡而息農夫也御迎也田祖先嗇也
孟春既郊而始耕則祭之所以祈甘雨也周官
祈年于田祖吹豳雅擊土鼓穀養也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攘其左
右嘗其旨否禾易長畝終善且有曾孫不怒農夫
克敏
攘取也禾易禾生樂易也長畝竟畝也敏疾也
成王之勞農也農夫以其婦子饋於南畝於是

田畯至而喜之取其左右之饋而嘗之以知其
旨否民知成王之勤於農事則盡力於禾其生
竟畝如一庶幾終善且有於是成王無所譴者
曰農夫敏矣
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曾孫之庾如坻如京乃求千
斯倉乃求萬斯箱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報以介福
萬壽無疆
茨言其多也梁言其積也古之稅法近者納總
遠者納粟米稼既積乃求千倉以處之萬車以
載之黍稷稻粱言無所不有也

甫田四章章十句
大田刺幽王也
大田多稼既種既戒既備乃事以我覃耜俶載南
畝播厥百穀既庭且碩曾孫是若
稼種也覃利也俶始也載事也庭直也若順也
田大而種多故於今歲之冬具來歲之種戒來
歲之事凡既備矣然後事之取其利耜而始有
事於南畝既耕而播之其耕之也勤而種之也
時故其生者皆直而大以順成王之所欲
既方既皁既堅既好不稂不莠去其螟螣及其蟊

賊無害我田穉田祖有神秉畀炎火
方孚而始房也卑實而未成也旣堅則成矣旣
好則美矣稂童粱也莠似苗者也食心曰螟食
葉曰螣食根曰蟊食節曰賊穉幼苗也仁人在
上則虫蝗不作民以爲田祖投之火耳
有渰萋萋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彼有不
穫穉此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
利
渰雲興貌也萋萋雲行貌也祁祁徐也時雨旣
降民急其上先憂公田而後其私及其成也田
有餘穀力不能盡故以其餘爲鰥寡之利穧鋪
而未束者也秉把也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來方禋
祀以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成王之來視其穫也則遂禋祀四方以報其成
功騂黑南北之牲也蓋略言之耳
大田四章二章章八句二章章九句
瞻彼洛矣刺幽王也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如茨韎韐有
奭以作六師

洛漆沮也泱泱深廣也茨蒺梨也韎韐士之韠
也蓋染之以茅蒐奭赤貌也洛之水泱泱其無
窮使洛愛其水無所澤萬物於洛無加也而物
失其利洛維不愛其水故無損於洛而物蒙其
益王者之有爵命猶洛之有水也古之王者以
其無窮惠天下之諸侯以結其驩心故諸侯之
除喪而未命也服其士服以朝於王王遂命之
使將六師焉傷今幽王愛其無窮以失天下之
諸侯也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鞞琫有珌君子萬
年保其家室
鞞容刀也琫上飾珌下飾也此其所以錫諸侯
也諸侯有王者之命乃能安其室家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旣同君子萬
年保其家邦
福祿旣同言與諸侯共之也
瞻彼洛矣三章章六句
裳裳者華刺幽王也
毛詩之序曰古之仕者世祿小人在位則讒諂
並進棄賢者之類絶功臣之世原其所以爲是

說者不過以詩之乘其四駱爲守其先人之祿
位是以似之爲嗣其先祖其說蓋勞苦而不明
如此至於小人讒諂則是詩之所無有是以知
其爲曲說而不可信也
裳裳者華其葉湑兮我覯之子我心寫兮我心寫
兮是以有譽處兮
裳裳猶堂堂也湑盛貌也君子內脩其身充滿
而發於外人望見其容貌而知其君矣譬如堂
堂之華而附之以湑然之葉無有不善者也今
幽王積其不義其發於外者儳然小人爾是以

君子思見賢君以寫其憂然後樂處其朝也
裳裳者華芸其黃矣我覯之子維其有章矣維其
有章矣是以有慶矣
黃色之上也芸黃之盛也有章有文也君子之
有文粲然如華之盛也
裳裳者華或黃或白我覯之子乘其四駱乘其四
駱六轡沃若
華之不黃也則亦白而已君子之不處也則亦
行而已處亦君子也行亦君子也故曰乘其四
駱六轡沃若言亦不失盛也傷今幽王之不善
無所往而非不義也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維其有
之是以似之
君子左而宜其左右而有其右有者有諸中也
中誠有之則其發於容貌者睟然其似之矣
裳裳者華四章章六句

詩集傳卷第十三

詩集傳卷第十四

桑扈之什　　小雅

桑扈刺幽王也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胥受天之祜

鶯有文貌也胥辭也幽王直情而逕行無復禮文法度故思古之君子樂循禮義以受天福夫苟樂之則其為之也安安則如固有之譬如桑扈之羽鶯然有文而不自知亦非其強之也

交交桑扈有鶯其領君子樂胥萬邦之屏

領頸也屏蔽也樂循禮義則足以屏萬邦矣

之屏之翰百辟為憲不戢不難受福不那

翰幹也戢斂也那多也王者屏翰四方而為諸侯法苟不以禮自戢難而求肆情焉則亦不足以受多福矣

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敖萬福來求

兕觥罰爵也旨酒之和柔而兕觥之設所以常自戢難也

桑扈四章章四句

鴛鴦刺幽王也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祿宜之鴛鴦在梁戢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遐福乘馬在廄摧之秣之君子萬年福祿艾之乘馬在廄秣之摧之君子萬年福祿綏之

鴛鴦匹鳥也方其止而取之則盡之矣故於其飛而取之惟俟其飛而後取故其在梁者戢翼而安也馬之在牧者無所用之則委之以摧其在廄者將用其力則加之以秣言君子之於物將用其死則不忍絕其類將用其力則不敢薄其養此天下所以願其萬年而享福祿也摧莝通秣粟也艾老也言以福祿終其身也

鴛鴦四章章四句

頍弁諸公刺幽王也

有頍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既旨爾殽既嘉豈伊異人兄弟匪他蔦與女蘿施于松柏未見君子憂心奕奕既見君子庶幾說懌

頍弁貌也蔦寄生也女蘿兔絲也奕奕憂不定也彼所謂弁者實何物哉徒以人加之首而貴之耳今王豈謂我自貴而忽兄弟哉爾有旨酒嘉殽曷不與兄弟樂之也兄弟之於王譬如蔦與女蘿之託松柏耳不見則憂見則庶幾王樂

之王奈何獨不顧哉

有頍者弁實維何期爾酒旣旨爾殽旣時豈伊異人兄弟具來蔦與女蘿施于松上未見君子憂心怲怲旣見君子庶幾有臧

怲怲憂盛滿也

有頍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旣旨爾殽旣阜豈伊異人兄弟甥舅如彼雨雪先集維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樂酒今夕君子維宴

雪將降而霰先之故不宴者誅滅之先也君子以是知死之無日相見之無幾無所復賴而相告曰苟今夕有酒也君子維以相宴而已不知其它矣知不可得免之辭也

頍弁三章章十二句

車舝大夫刺幽王也

間關車之舝兮思孌季女逝兮匪飢匪渴德音來括雖無好友式燕且喜

間關設舝也幽王嬖褒姒以亂政小人並進故君子思具車以迎賢女雖飢渴而不顧庶幾內有賢妃德音之士來會於朝雖無好友以事王姑以奉王燕喜之樂猶愈於小人也

依彼平林有集維鷮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式燕且譽好爾無射

依茂貌也鷮雉也辰時也林平而無嶮則雉集之王者內無援后其心樂易則令德之士將來教之因以奉其燕樂好之終身而無厭

雖無旨酒式飮庶幾雖無嘉殽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

恐賢女之不可必得故曰雖無旨酒嘉殽姑飮食焉可也雖無德以配王姑歌舞以樂之猶愈於褒姒之在側也

陟彼高岡析其柞薪析其柞薪其葉湑兮鮮我覯爾我心寫兮

鮮善也陟高岡而析柞薪爲其葉之蔽也褒姒之蔽王猶柞薪耳今誠去之使我復見王焉則吾憂心庶幾寫矣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四牡騑騑六轡如琴覯爾新昏以慰我心

景大也褒姒之在王側君子無復得進者今誠去褒姒使我見王如仰高山景行得行焉則吾將具四牡調六轡以爲王聘賢女而致之以慰

我心然則褒姒苟在雖有賢女而莫敢逆也
車舝五章章六句
青蠅大夫刺幽王也
營營青蠅止于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
營營往來貌也青蠅能變亂白黑故以比讒人焉樊藩也止之於藩欲其遠也
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營營青蠅止于榛讒人罔極搆我二人
榛棘皆所以爲藩也
青蠅三章章四句
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籩豆有楚殽核維旅酒既和旨飲酒孔偕鐘鼓既設舉醻逸逸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發彼有的以祈爾爵
楚楚脩絜也殽豆實也核加籩桃梅之屬也旅陳也偕齊也逸逸往來次序也大侯君侯也的質也先王將祭必大射以擇士將射必先行燕禮既安賓然後設縣以避射既旅然後張侯又弓比其射夫而耦之既耦然後拾發求勝以爵其不勝

籥舞笙鼓樂既和奏烝衎烈祖以洽百禮百禮既至有壬有林湯爾純嘏子孫其湛其湛曰樂各奏爾能賓載手仇室人入又酌彼康爵以奏爾時
烝進也衎樂也洽合也百禮九州諸侯所獻以助祭者所謂庭實旅百也壬任也謂臣之任事者卿大夫是也林君也湛樂也載則也手取也仇敵也室人宗室也又復也康安也此章言既射而祭既祭而燕於寢矣其祭也先作樂以求諸陽故東籥而舞舞者與笙鼓和應以進樂其祖考以合 凡其百禮其以禮至者非其諸侯則其卿大夫也於是神則嘏之以福使其子孫無不湛樂者祭既畢歸賓客之爼而留兄弟曰將燕樂於寢故祭樂皆入各奏其能以樂之其燕也以異姓爲賓膳宰爲主人膳宰賓之敵也賓取其敵以與宗室皆入於寢而又燕於是酌以安之而薦之以時物
賓之初筵溫溫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止威儀幡幡舍其坐遷屢舞僊僊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曰既醉止威儀怭怭是曰既醉不知其秩
上二章言先王之正禮故此章言幽王之燕方

其未醉也其禮猶在爾及其旣醉則不可知也
反反顧禮也幡幡輕數也抑抑慎密也怭怭媟
嫚也
賓旣醉止載號載呶亂我籩豆屢舞僛僛是曰旣
醉不知其郵側弁之俄屢舞傞傞旣醉而出並受
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
此章申言其亂而終誨之也僛僛不正也郵過
也傞傞不止也
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旣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
臧不醉反恥式勿從謂無俾大怠匪言勿言匪由

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羖三爵不識矧敢多又
幽王與其下相尚以酒至有以不醉爲恥而強
使醉者故告之曰夫飲酒則必有醉者有否者
爲醉者之不善也是以旣爲之監復爲之史以
伺察之而乃反以不醉爲恥哉盍亦勿從而謂
之使皆醉而益怠焉可也故告其醉者使慎其
言語告其不醉者使勿從醉者之言羖未有童
者也俾出童羖深戒之也苟人知所以自戒則
雖三爵而有不敢者況又其多哉
賓之初筵五章章十四句

魚藻刺幽王也
魚在在藻有頒其首王在在鎬豈樂飲酒
魚何在亦在藻耳其所依者至薄也然其首頒
然而大自以爲安不知人得而取之也今王亦
在鎬耳寡思無助天下將有圖之者而飲酒自
樂恬於危亡之禍亦如是魚也毛氏因在鎬之
言故序此詩爲思武王以在藻頒首爲魚得其
性蓋不識魚在在藻之有危意也
魚在在藻有莘其尾王在在鎬飲酒樂豈
莘長貌也
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其居

那安也
魚藻三章章四句
采菽刺幽王也
采菽采菽筐之筥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
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袞及黼
采菽以爲薄物至微而用至薄矣然猶設筐筥
以待之而況諸侯乎故先王於其來也錫之以
車馬重之以衣服不敢忽也玄袞玄衣而袞龍
也黼白黑雜也

觱沸檻泉言采其芹君子來朝言觀其旂其旂淠淠鸞聲嘒嘒載驂載駟君子所屆

觱沸泉始涌也檻泉正出也觱沸之清泉吾將采其芹君子之來朝吾將觀其旂從視其旂之淠淠而徐也其鸞之嘒嘒而和也吾以是知其有禮矣是以駕而往迎之於其所至言無所不禮也駕者既服而三之曰驂四之曰駟

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彼交匪紓天子所予樂只君子天子命之樂只君子福祿申之

赤芾蔽膝也邪幅偪也所以自偪束也紓緩也君子之所以自敕而交於人者如此則天子從而予之矣是以錫之命而申之以福祿

維柞之枝其葉蓬蓬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平平左右亦是率從

殿鎮也平平辯治也從由也柞之枝其葉尚無不蓬蓬者而況於天子殿邦之諸侯而可以無福祿乎諸侯而有福祿然後能辯治以左右王室矣故曰亦是率從

汎汎楊舟紼纚維之樂只君子天子葵之樂只君子福祿膍之優哉游哉亦是戾矣

紼絳也纚緌也葵揆也膍厚也楊舟汎汎而無所定紼纚可以維而止之天下之諸侯撫之則懷棄之則去亦如舟之無定耳古之明王揆其所欲而厚之以福祿則無不至者今幽王安於佚樂而忽遺之則是亦戾王而已無復懷者矣

采菽五章章八句

角弓父兄刺幽王也

騂騂角弓翩其反矣兄弟昏姻無胥遠矣

弓之張也騂騂其調利撓之而體節皆應及其弛也翩然而反節自爲處其勢無以相及譬之如兄弟昏姻親之則合而疏之則離是以告之使無相遠也

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傚矣

上之所爲下必有甚者故此詩言幽王之世王族怨望相病亦無有善者

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爲瘉

綽綽寬也裕饒也瘉病也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於已斯亡

民之相怨也以一方而已未嘗以自反也受爵而不讓者知尤之矣而至於已則忘其非此所

謂一方也
老馬反爲駒不顧其後如食宜饇如酌孔取
饇飽也孔空也老馬必備其駒必強老馬不自
謂老而任駒之任後將不勝而不顧譬如小人
而任賢者之事不畏其後之不克也故告之曰
譬如食者必以其宜爲飽之節譬如酌者必以
其空爲取之節食而不以其腹之所宜止則病
酌而不以其空之所容止則溢受爵而不以其
量者亦猶是也
毋教猱升木如塗塗附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

猱猨屬也附木桴也猱之升木不教而能矣塗
之塗附不力而堅矣王族之屬王不強而親矣
特患徽猷之不立無以來之耳
雨雪瀌瀌見晛曰消莫肯下遺式居婁驕
晛日氣也遺予也雨雪之瀌瀌盛也見日而消
矣王族之相怨毒王苟有意綏之亦釋然解矣
今王曾莫予之居於其上而屢驕焉而何以化
彼哉
雨雪浮浮見晛曰流如蠻如髦我是用憂
蠻南蠻也髦西夷也言王之視王族如蠻髦之

不相及也
角弓八章章四句
菀柳刺幽王也
有菀者柳不尚息焉上帝甚蹈無自暱焉俾予靖
之後予極焉
菀茂也蹈動也暱近也靖治也極誅也君子之
願庇於王譬如行道之人無不庶幾息於茂柳
者徒以幽王暴虐神所不予天意動矣故相戒
以無自暱近曰今雖使我爲治後將誅我不可
知也

有菀者柳不尚愒焉上帝甚蹈無自瘵焉俾予靖
之後予邁焉
愒息也瘵病也邁行也行則放也
有鳥高飛亦傅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予靖
之居以凶矜
鳥之高飛亦傅于天則止今王之心不知其所
至曾飛鳥之不若也曷爲使我治之而居我以
凶危之地哉矜危也
菀柳三章章六句
詩集傳卷第十四

詩集傳卷第十五

都人士之什　小雅

都人士周人刺衣服無常也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

都美也都人士士之有美人之行者也周忠信也

彼都人士臺笠緇撮彼君子女綢直如髮我不見兮我心不說

臺夫須也其皮可以爲笠緇撮緇布冠也君子女女之有君子之行者也髮之爲物踈密如一而本末無異有常之至也

彼都人士充耳琇實彼君子女謂之尹吉我不見兮我心苑結

充耳瑱也琇美石也實塞也吉姞也春秋傳曰姞吉人也尹氏姞氏周室昏姻之舊姓也人之見是女者皆以爲尹姞之女言其知禮也苑積也

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髮如蠆我不見兮言從之邁

厲帶之垂者也蠆螫蟲也其尾上卷

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旟我不見兮云何盱矣

旟揚也盱病也帶由其自餘而垂之髮由其自揚而卷之言古之爲容者亦從其自然而非強之也

都人士五章章六句

采綠刺怨曠也

終朝采綠不盈一匊予髮曲局薄言歸沐

綠王芻也局卷也王芻易得之菜終朝采之而不盈匊意不在所采也婦人夫不在無容飾故曰予髮曲局矣庶幾君子之歸而沐之言其知怨思而已不知義也

終朝采藍不盈一襜五日爲期六日不詹

藍染草也衣之前蔽曰襜詹至也五日爲期六日不至而怨之言非所當怨也

之子于狩言韔其弓之子于釣言綸之繩

綸釣繳也田漁君子之所有事而婦人不與也今也狩則欲爲之韔弓釣則欲爲之綸繩言無斁也

其釣維何維魴及鱮維魴及鱮薄言觀者

此章言其悅之無已故詠歌其釣之所獲於其獲也又將從而觀之

采綠四章章四句

黍苗刺幽王也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之

宣王國申伯于謝使召公往營之召公之勞行者猶陰雨之膏黍苗哀今不能而思之也

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

召公之營謝民有負任者有輓輦者有將車者有牽傍牛者凡行者皆集於謝則召公告之以歸矣言不久役也

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處

五百人為旅五旅為師春秋傳曰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天子之卿視諸侯

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則寧

土治曰平水治曰清

黍苗五章章四句

隰桑刺幽王也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既見君子其樂如何

君子之在下譬如桑之生於隰其長阿然其盛難然見者無不悅之故曰既見君子其樂如何

隰桑有阿其葉有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沃柔也

隰桑有阿其葉有幽既見君子德音孔膠

幽黑色也膠固也

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苟吾心誠愛之君子豈遠我而不告哉苟吾心誠藏之何日而忘之哉吾之所以忘之心不藏也君子之所以不告吾不愛也

隰桑四章章四句

白華周人刺幽后也

幽后褒姒也

白華菅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

白華野菅也已漚則為菅取白華而漚之又以束白茅焉言表裏無不絜也今申后之脩如此幽王遠之而近褒姒使獨居焉何哉

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天步艱難之子不猶

天步王者之所履也猶圖也菅茅之為絜也至

矣其生也白雲露之其所受以爲質可知也已有人如此而王獨弃之曾不圖天步之艱難非此人莫與共之也

滮池北流浸彼稻田嘯歌傷懷念彼碩人

滮流貌也豐鎬之間其水北流水之性未有不流於東南者也水流於東南則其所及者遠逆流而北則其所能浸者稻田而已不及遠矣王者推其親親之恩自王后始其下將無不蒙澤者今反其常而愛褒姒故恩止於一人而下無所賴矣是以君子嘯歌傷懷而念碩人碩人申后也

樵彼桑薪卬烘于煁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桑薪薪之善者也卬我也烘燎也煁烓竈所以炤也薪之善者當以爲爨而反以爲炤譬如申后之賢不獲偶王而弃於外也

鼓鍾于宮聲聞于外念子懆懆視我邁邁

鼓鍾于宮外未有不聞者幽王內有嫡庶之亂而求外之不聞難矣君子之念王慘慘其憂而王視之邁邁其不顧言無悛心也

有鶖在梁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鶖禿鶖也鶖鶴皆以魚爲食然鶴之於鶖清濁則有間矣今鶖在梁而鶴在林鶖則飽而鶴則飢矣幽王進褒姒而黜申后譬之如養鶖而弃鶴也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其德

鳥之雄者右掩左其雌左掩右言陰陽之相下物無不然王曾是之不若也

有扁斯石履之卑兮之子之遠俾我疧兮

扁卑貌也疧病也石之施於履者乘石也石之扁然下者可施於履之卑而不可施於貴譬如

人之賤者可以爲妾而不可以爲后言物各有所施之不可攺也

白華八章章四句

緜蠻微臣刺亂也

緜蠻黃鳥止于丘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緜蠻小鳥貌也黃鳥之止於丘飛行飲食無不託焉而丘未嘗有厭微臣附於公卿出使於外柰何曾不飲食教載之哉

緜蠻黃鳥止于丘隅豈敢憚行畏不能趨飲之食

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緜蠻黃鳥止于
丘側豈敢憚行畏不能極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
彼後車謂之載之
極至也
緜蠻三章章八句
瓠葉大夫刺幽王也
幡幡瓠葉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
古之君子不以菲薄廢禮雖瓠葉之微猶將采
而亨之以為飲酒之葅傷今幽王雖有牲牢饔
餼而不肯用也

有兔斯首炮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
有兔斯首言一兔也獻主人酌賓也
有兔斯首炮之炙之君子有酒酌言酢之
酢賓酌主人也
有兔斯首燔之炮之君子有酒酌言酬之
酬主人既卒酢爵復酌賓也
瓠葉四章章四句
漸漸之石下國刺幽王也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武人東
征不皇朝矣

漸漸高峻也幽王之亂下國背叛王將以力征
服之而不得故告之曰漸漸之石而欲以力平
之乎吾見其高而已不可平也山川之悠遠而
欲以行盡之乎吾見其勞而已不可盡也今諸
侯背叛而欲以武人征之吾亦見其益亂而已
不暇使之朝也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
來之遠人可以德懷而不可以力勝武人非所
以來之也
漸漸之石維其卒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矣武人東
征不皇出矣

卒崔嵬也沒盡也出出之於亂也
有豕白蹢烝涉波矣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武人東
征不皇他矣
蹢蹄也豕四蹢白曰駭白蹢豕之尤躁疾者也
烝進也畢噣也豕之性好水而畢之性好雨豕
馴則居陸駭則涉水故豕之進而涉波人之過
也畢得月則雨月不至則否故畢之至於滂沱
月之過也譬之諸侯好亂而王又以武臨之是
以懼而深謀阻兵以自救勢之相激其亂遂連
而不解故曰武人東征不遑他矣夫使武人征

之而尚何暇及其他哉蓋亦知誅之而已此亂
之所以益甚也

漸漸之石三章章六句

苕之華大夫閔時也

苕之華芸其黃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

苕陵苕也其華紫赤而繁將落則黃言周室之
衰如是華也

苕之華其葉青青知我如此不如無生

言華已盡矣徒見其葉耳

牂羊墳首三星在罶人可以食鮮可以飽

牂羊牝羊也墳大也罶曲梁也曲梁寡婦之笱
也牂羊墳首言無是道也三星在罶言不能久
也人可以食鮮可以飽言無暇及飽也

苕之華三章章四句

何草不黃下國刺幽王也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經營四方

歲暮草黃矣而行者不息言久役也

何草不玄何人不矜哀我征夫獨爲匪民

草黃極則玄久役而弃其室家曰矜

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有芃者
狐率彼幽草有棧之車行彼周道

芃小貌也棧車役車也車之行道如狐之循草
無有止期也

何草不黃四章章四句

詩集傳卷第十五

詩集傳卷第十六

文王之什　大雅

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

文王在位五十年其始也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其政行於西南而不及於東北其後虞芮質成於周文王伐黎而戡之東北咸集詩曰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文王於是受命稱王九年而崩書曰誕膺天命維九年大統未集此所謂受命作周也然學者或言武王克商而稱王文王之世紂猶在上則王號無所施之予以為不然文王之治西南諸侯之大者也故猶可以事人及其行於四方則天子之事也雖欲復為諸侯而不可得矣是以即其實而稱王紂雖未服而天下去之其所以為王之實亦亡矣故文王之得此名也以其有此實也紂之失此名也以其無此實也空名雖存而衆不予其存無損於周之稱王而其亡不為益矣是以文王之世置而不問至於武王紂日長惡不悛於是與諸侯觀政於商以為紂將改歟則固將釋之釋之非復以周事之矣存之而已若其不改則將伐之伐之非以成周之王也為不忍民之久於塗炭而已不然豈文王獨能事紂而武王不能哉從世俗之說必將有一人受其非者此不可不辯也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文王之在民上其德上昭于天蓋周之有國數百千歲矣至是始受命以有天下君子曰周之德豈不顯而帝命豈不是哉文王行事常若升降在帝左右者蓋聖人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與天如一故也詩於天人之際多以陟降言之

亹亹文王令聞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

亹亹勉也哉載也侯維也文王維不專利而布陳之以與人人思載之是以立於天下者未有非其子孫也文王之子孫適為天子而庶為諸侯其祚無不百世者是何故也凡周之士雖其不顯者猶莫不世而況其顯者乎士猶且獲世而況文王之子孫乎此所謂陳錫載周也厲王

之世榮夷公以專利爲卿士芮良夫諫曰夫利百物之所生而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大雅曰陳錫載周是不布利而懼難乎故能載周以至于今此之謂也

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皇大也楨幹也士之不顯者猶且翼翼不忘敬也而況其顯者乎言士未有不可用者也是以文王思大獲多士以爲周之幹言無所不容也無所不容此文王之所以安也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

穆穆美也緝和也熙光也假大也麗數也不億不啻億也天命文王使有商之子孫商之子孫衆矣而維服于周言其德無所不懷雖商人亦無有與之較者也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厥作祼將常服黼冔王之藎臣無念爾祖

膚美也敏疾也祼灌鬯也將行也京周京也冔殷冠也夏曰收周曰冕藎進也殷人之來助祭於周者尚皆服其冔其臣周也新矣然而文王無不受者言其德廣大無所忌閒也故以告於成王曰王之進臣可無念爾祖哉

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

聿述也配順也駿大也既告之使修文王之德順天命以求多福則又告之以殷之未失衆也其君皆能配天及其末世維違天以敗故曰宜鑒于殷駿命不易言天命之難保也

命之不易無遏爾躬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上天

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遏絶也義善也有又通虞度也知命之不易故告之使無自遏絶於天亦明善問度商之所以興廢以順天命蓋天之所欲載者非有聲音臭味可推而知也惟儀刑文王則萬邦信之萬邦信之則天載之矣

文王七章章八句

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

人君之德其見於下者甚明其發於上者其著
故天意之去就難信也此之所謂不可易者天
子也今紂居天位而又殷之適然以其不義故
使其政令不浹於四方天之難信也如是
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乃及王
季維德之行
摯國任姓之中女自商之畿內而歸於王季行
婦道於周京言文王之賢其所從來者遠自其
父母而已然矣
大任有身生此文王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
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大任仲任也懷來也方國四方來附之國也
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
陽在渭之涘
載成也天既集大命于周於文王之始成人也
則為作配於洽渭之間洽渭之間太姒父母國
在焉馮翊洽陽是也
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定厥
祥親迎于渭造舟為梁不顯其光
俔磬也文禮也昏禮既問名則卜之卜而吉則
納幣以定之造舟為梁浮梁也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纘女維莘長子維
行篤生武王保右命爾燮伐大商
天既命文王于周京則以有莘之長女大姒適
之以纘大任之業其德積厚遂生武王天復保
佑而命之使燮和伐商之事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上帝臨
女無貳爾心
矢陳也牧野商郊也紂陳其衆以拒武王然其
衆雖武王是爲無不欲武王興者曰上帝臨女
矣無疑不克紂也
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騵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
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
騵馬白腹曰騵師尚父太公望也涼佐也肆縱
也春秋傳曰使勇而無剛者肆之會於清明之
朝而克紂蓋書所謂甲子昧爽也
大明八章四章章六句四章章八句
緜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
緜緜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復陶
穴未有室家

緜緜不絶皃也瓜瓞瓜近本之實也瓜之近本
者常小於其故土居也沮漆豳之二水也齊詩
上作杜漢扶風有杜陽杜水南入渭言國於杜
與漆沮之間也古公亶父太王也復復於土上
也穴鑿地也其狀皆如陶然周自不窋奔於戎
狄後世國於漆沮之上子孫蕃替如瓜之瓞歲
以益小至於大王其始猶處於復穴無室家之
盛及遷於岐周而後大興焉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
女聿來胥宇

大王居豳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犬馬而不獲
免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
地也吾聞之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
三子何患無君去之踰梁山邑乎岐山之下豳
人之從者如歸市朝早也朝發於豳循水而至
岐下及其妃大姜皆來相宅言其妃亦賢人也

周原膴膴堇荼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
時築室于茲

膴膴美也堇藿也荼苦也契刻也卜者必刻龜
而灼之府是也

廼慰廼止廼左廼右廼疆廼理廼宣廼畝自西徂
東周爰執事

慰安也左右東西列之也疆畫經界也理分土
宜也宣道溝洫也畝度廣狹也自西徂東氏之
來自豳者也爰於也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以
載作廟翼翼

司空掌營國邑司徒掌徒役之事繩宮室之所
取直也縮束也載上下相承也始建國者宗廟
爲先廐庫爲次居室爲後

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百堵皆
興鼛鼓弗勝

捄虆也陾陾衆也度投也薨薨聲也登登用力
也削屢重復削治也鼛大鼓也築墻者捊聚壤
土盛之以虆投諸版中而築之既成而削之其
聲馮馮然堅也五版爲堵鼛鼓以止衆而不
能上言勸事也

廼立皐門皐門有伉廼立應門應門將將廼立冢
土戎醜攸行

諸侯之宮外門曰皐門朝門曰應門寢門曰路

門天子加之以庫雉冢土大社也戎大也醜衆也起大衆必先有事于社而後出謂之宜

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柞棫拔矣行道兌矣混夷駾矣維其喙矣

殄絶也慍怒也隕隊也問聘問也柞櫟也棫白桵也駾突也喙喘也古公之從於岐周其心豈忘混夷之怨哉徒以國家未定人民未集故不敢失聘問之禮姑與之爲無憾而及其閑暇以脩其政令要吾所植柞棫拔而生枝行道兌而成蹊凡所以爲國者既已繕完則夫混夷將不較而自服苟猶欲犇突我者則維以自困而已不能害我矣

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

大王肇基王迹至於文王其始猶國於岐山之下其地甚狹故孟子言文王方百里起其後既克密須而國於岐渭之間既克崇然後涉渭作都於豐豐在京兆長安而崇在鄠其地既廣其所服從之國亦衆三分天下而有其二然其政猶行於西南而已未能及於東北其後虞芮之

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皆朝周而質焉入其境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斑白提挈入其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二國之君愧焉乃以其所爭爲閒田而去虞在陝之平陸芮在同之馮翊平陸有閒原焉則虞芮之所讓也虞芮之訟既平其傍聞之相帥而歸周者四十餘國東北既集文王於是受命稱王質正也成獄成也蹶動也虞芮欲質其成而文王有以動之使其禮義廉恥之心油然而生君子曰文王之所以能至於此者何哉予以爲其臣無所不具其臣無所不具者文王之盛德也率下親上曰疏附相道前後曰先後喻德宣譽曰奔奏武臣折衝曰禦侮

緜九章章六句

棫樸文王能官人也

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

芃芃盛貌也棫小木也樸枹生也槱積也小木而枹生以爲無所用材之矣然猶可以爲薪而積之而況其大者乎文王之官人小大無所遺弃亦猶是也故其在朝也其左右翼然趣之言

官備也

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

半圭曰璋諸臣所奉也峩峩盛壯也髦俊也文王之朝奉璋者皆士之俊也

淠彼涇舟烝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

淠舟行貌也烝衆也能浮而載物者舟也故舟載而已不復事行也使衆人楫之而行淠然矣能得人而官之者文王也故文王官人而已不復爲也六師與之而其所至者遠矣

倬彼雲漢爲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

天之蒼蒼豈自有章哉則亦有雲漢以爲之章耳文王老矣無所復爲矣然豈不能遠作人使爲我章哉遐遠也不覩之謂遠鼓之舞之之謂作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追亦琢也相質也文王用人而不爲徒脩其身以御之故外則追琢其章內則金玉其相以爲之綱紀而已綱所以張也紀所以理也綱之紀之而綱乃可取然綱紀不自取也

棫樸五章章四句

旱麓受祖也

瞻彼旱麓榛楛濟濟豈弟君子干祿豈弟

旱山名也麓山足也榛栗屬也楛荊屬也濟濟衆多也山作雲雨以澤萬物而麓之草木亦被焉譬之如周之先祖其所以利人者廣故其子孫亦受其福以樂易求福其報未有不樂易者也

瑟彼玉瓚黃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祿攸降

瑟鮮絜貌也玉瓚宗廟所用灌也黃流秬鬯也言其祭也雖得樂易君子以奉之而神降之以福祿矣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

道在我而物無不咸得其性鳶以之飛於上魚以之躍於下而況於人乎或曰天之高也以爲不可及矣然鳶則至焉淵之深也以爲不可入矣然魚則躍焉夫鳶魚之能至此也必有道矣豈可以我之不能不信哉君子推其誠心以御萬物雖幽明上下無不能格小人不能知而或疑之何以異不信鳶魚之能飛躍哉記曰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

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

清酒既載騂牡既備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載載於器也

瑟彼柞棫民所燎矣豈弟君子神所勞矣

燎謂燎燎所以除草也木茍柞棫則民斯燎之矣君子樂易則神斯勞之矣皆不求而可以自

得之謂也

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

莫莫盛貌也君子之託於民上如葛藟之施于條枚非以巧得之蓋民之所樂奉耳

旱麓六章章四句

思齊文王所以聖也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

媚愛也京室周室也能以禮齊其家者文王之母大任也能以德媚其國者周室之婦太姜也

大王始遷於周故大姜稱周室之婦周家比世皆有賢妃而大姒又能繼其德音無妬忌之行以母百男此文王所以能全其聖也

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惠順也宗尊也恫痛也寡妻猶言寡小君也文王上順其先公推其心以事天地百神而無有怨痛下治其室家推其道以御宗族邦國而無有不順言文王之治遠自其近者始而皆一道也

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

雝雝和也肅肅敬也顯揚也戎假皆大也烈業也瑕遠也文王之在宮也雝雝其和其在廟也肅肅其敬雖士之不揚陋於威儀者莫不臨省之士之無射短於技藝者莫不保任之言文王之用人不求備使士皆獲盡其力故其戎疾無有不殄而大業無有不瑕者也

不聞亦式不諫亦入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

式用也內無所聞知而外不能以告人此士之不學者也然猶獲入而用之故士皆勉於進雖然競作於下成人者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亦不自厭弃也然後文王因其學以取其後而用之是以下無弃人也古之人猶言昔之人也書曰昔之人無聞知謂老者也

思齊四章章六句

皇矣美周也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

皇大也莫定也二國夏商也四國四方之國也耆老也廓大也帝觀四方求民之所歸定夏商之政不獲天心天乃究度四方將擇其可者與之然猶須假而養之至其老而不變惜其惡之寖大乃眷然西顧見周德之可依而與居焉言天非私周也

作之屏之其菑其翳脩之平之其灌其栵啓之辟之其檉其椐攘之剔之其檿其柘帝遷明德串夷載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

木立死曰菑自斃曰翳灌叢生也栵栭也檉河柳也椐樻也檿山桑也串習也夷平也大王之徙於岐周也伐山刋木而居之帝依其明德而遷焉四方之民習其道路夷其險阻而歸之來者載路而不絕蓋天之祐之也久矣自立其賢妃大姜以配之而其受命既固矣

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兌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

兌易直也對配也人君國之配也大王居周而天祐之至於草木無不省視之者既立之國又與之以賢君故大伯以王季之兄而讓於王季王季因其心而友之厚周之慶而光施於大伯以至於子孫覆有天下

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

春秋傳曰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貊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曰比凡王

季之行雖文王之聖從後視之而無所悔是以
其福能施於子孫也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密人
不恭敢拒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
按徂旅以篤于周祜以對于天下
畔援猶偃蹇也帝謂文王無爲偃蹇不進已至
而不取亦無歆慕好先未至而欲得是二者皆
將失之何也退者將以要致之進者將以先取
之要之者不知事之已至而先之者不知事之
未及故莫若安以俟之也夫惟安以俟之故未

及而不求已至而不疑譬如相與皆涉要必我
先登于岸易曰介如石不終日故文王之於密
也赫然征之而無留焉由此道也密密須也姞
姓之國在安定陰密阮共周之二邑也徂往也
按止也旅師也對答也伐密所以荅天下之望
周也
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
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
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
京大阜也矢陳也鮮善也將側也方嚮也密人

之兵依山而居阮陟其岡而居焉文王之人見
者莫不怒之曰安得陳於我陵而飲於我泉哉
此皆我有也於是拒之入阮而止不及共矣此
所謂以按徂旅也文王既克密須於是相其高
原而徙都焉所謂程邑也其地或曰漢扶風安陵
周之程邑也及其克崇則徙居於豐
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
識不知順帝之則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
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
大聲以色外爲之而內無有也長夏以革爲之

於窮約而忘之於盛大也文王之德不以識識
不以智知漠然無心而與天爲徒故無內外之
異無窮達之變此天之所以歸之也於是命之
克崇自是以有天下焉凡言帝謂文王以意推
天也仇怨也鉤援鉤梯也臨衝臨車衝車也
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是
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衝茀茀崇墉仡仡是
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
閑閑茀茀動搖也言言仡仡崩阤也訊問也馘
獲也連連安安徐也天子將出征類于上帝宜

于社造于禰禡于所征之地致者致其社稷羣
神也附者附其先祖爲之立後也肆縱也忽滅
也

皇矣八章章十二句

靈臺民始附也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
文王克崇而都豐豐鎬之間民始附之於是作
靈臺焉靈之言善也孟子曰文王以民力爲臺
爲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
沼經度之也營表之也攻作也

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
言不擾也
麀鹿濯濯白鳥翯翯王在靈沼於牣魚躍
濯濯娛游也翯翯肥澤也牣充也文王之囿雖
麋鹿魚鼈無不得其所者
虡業維樅賁鼓維鏞於論鼓鐘於樂辟雍
植者曰虡橫者曰栒栒上之板曰業業上之刻
曰崇牙樅峻峙也賁大鼓也鏞大鐘也論講也
因民之樂而講求鐘鼓之度以作辟雍之樂也
莊子曰文王有辟雍之樂

於論鼓鐘於樂辟雍鼉鼓逢逢矇瞍奏公
鼉魚屬也逢逢和也矇瞍瞽也公事也

靈臺五章章四句

下武繼文也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
武迹也先王既沒而其迹在下不絕者維周然
耳三后大王王季文王也王武王也京鎬京也
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
作起也起而求其先世之德以繼之也孚信也
三后之世王迹既兆其孚見矣及武王配天之

命而後成也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媚茲一
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
侯維也服事也武王既成王業天下咸法則之
其所法者其孝也故人思所以媚之者維順其
德以應之然則武王之孝能嗣其先王之事者
豈不明哉
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
昭明也許所也繩約也武王昭其孝於來世使
約其祖武而行故能久荷天祿而不替也

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四方皆來賀之不遠有佐之者乎
下武六章章四句
文王有聲繼伐也
繼文者言繼其文德繼伐者又兼言其武功也
文王有聲遹駿有聲遹求厥寧遹觀厥成文王烝
哉
遹述也駿大也烝君也文王之所以有聲者能
述大其先人之聲耳凡求其所以安觀其所以
成無非述之者此文王之所以爲君也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
哉築城伊淢作豐伊匹匪棘其欲遹追來孝王后
烝哉
匹偶也來勤也方十里曰成成閒有淢廣深八
尺文王城豐大小適與成偶非以急成其欲乃
以述追其先君之勤孝而已自其克崇作豐而
王業成故以王后名之
王公伊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王后烝
哉
文王君臣相與洗濯脩絜其政故天下莫敢侮

此則豐之垣也四方諸侯相率而歸周無有不
順此則文王之翰也
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皇王烝
哉
豐水入渭東注于河豐水之所以東注者禹之
功也四方之所以歸周者武王維君也皇大也
武王之於文王則王業益大矣故稱皇王焉
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烝
哉
鎬京武王之所都在長安鎬水之上辟廱天子
之學也舉其大則自鎬京舉其小則自辟廱其
外無不服者
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
哉
考稽也
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
烝哉
芑草也仕事也燕安也翼敬也水之於物無所
事矣然猶以其澤生芑而況於武王未嘗不事
哉故遺其子孫之謀以安後世之敬者此詩言

文王者先曰文王後曰王后其言武王者先曰皇王後曰武王蓋文王老而稱王武王即位而稱王故也文武則其正號矣

文王有聲八章章五句

詩集傳卷第十六

詩集傳卷第十七

生民之什　大雅

生民尊祖也

周公制禮推尊后稷以配天故爲此詩言其所以尊之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

禋敬也弗祓也武迹也敏拇也介覺也震娠也夙肅也后稷之母姜氏之女曰嫄爲帝嚳元妃稷之生也姜嫄禋祀郊禖以祓去無子之疾見大人迹焉而履其拇歆然感之若有覺其止之者於是有身肅戒不御而生后稷蓋此詩言后稷之生甚明無可疑者然毛氏獨不信曰履帝武者從高辛行也余竊非之以履帝武爲從高辛行歟至於牛羊字之飛鳥覆之何哉要之物之異於常物者其取天地之氣弘多故其生也或異虎豹之生異於犬羊蛟龗之生異於魚鼈物固有然者神人之生而有以異於人何足怪哉雖近世猶有然者然學者以其不可推而莫

之信夫事之不可推者何獨此以耳目之陋而不信萬物之變物之變無窮而耳目之見有限以有限待無窮則其為說也勞而世不服古之聖人不然苟誠有之不以所見疑所不見故河圖洛書稷契之生皆見於詩易不以為怪其說蓋廣如此使後世復有聖人無是固不可少之而有是亦不足怪此聖人之意也

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不坼不副無菑無害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

誕大也彌終也達羊子也后稷姜嫄之元子也既終其月而生其生也如達之易赫然其異於人此豈上帝不安之哉然姜嫄乃又以其由禋祀之故居然無疾而生子是以不安而弃之

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

寘置也腓辟也字愛也覆蓋也翼藉也呱泣聲也於是知有天異往取之矣

實覃實訏厥聲載路誕實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蓺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穟穟麻麥幪幪瓜瓞唪唪

覃長也訏大也岐岐嶷嶷峻茂也言后稷之生其體實長且大其聲則載於路矣及其始匍匐以就食也其形則已岐嶷矣及其稍壯遂知樹蓺五穀言出於其性也荏菽大豆也旆旆長也役行列也穟穟苗好也幪幪茂盛也唪唪多實也

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茀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實苞實種實褎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即有邰家室

相助也茀荒也黃茂嘉穀也方極畝也苞茂也種生不雜也褎長也發發管也秀華也穎垂穎也栗不秕也后稷之為稷官也穡稼穡常若有助之者雖茀穢豐草之地皆能以生嘉穀故堯封之於邰使即其母之家而居之邰姜嫄父母國也在今武功

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穈維芑恒之秬秠是穫是畝恒之穈芑是任是負以歸肇祀

秬黑黍也秠一稃二米也穈赤苗也芑白苗也恒徧也任擔也肇始也后稷既封而獲嘉種曰天實降此於是徧種之既成穫而棲之於畝負

任以歸而始祭天焉
誕我祀如何或舂或揄或簸或蹂釋之叟叟烝之浮浮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以軷載燔載烈以興嗣歲
揄抒臼也蹂揉執之也釋淅米也叟叟聲也浮浮氣也既治其米以待祭祀於是謀祭之日思祭之備及其將祭則取蕭草與祭牲之脂爇之於行神之位馨香既聞取羝羊之體以祭神又燔烈其肉以爲尸羞然後犯軷而往郊所以興來歲繼往歲也此所謂孟春祈穀于上帝
卬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卬我也木曰豆瓦曰登豆薦菹醢登薦大羹亶信也時是也言非獨其芳臭信能至是也自后稷始祭天而無罪悔以至于今是以天饗之也古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此禮之不可易者也然后稷堯之諸侯周公周之諸侯也而皆得祭天此何禮也洚水之後民方阻飢后稷教之播種於是民獲粒食天實佑之而錫之嘉種詩曰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穈維芑又曰貽我來牟帝命率育及周公遭流言之變成王疑之天大雷電以風禾偃木拔及成王啓金縢之書知其以周公故也將逆周公爲之出郊而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蓋二公之德上昭于天天之所以佑之者如此故堯與成王因天之意而使之祭天非私許之也不然二公之世賢者多矣而皆不得祭天蓋天命之所不及故也
生民八章四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行葦忠厚也
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
敦聚貌也行道也苞本也體幹也泥泥弱貌也道上之葦其爲物也微矣仁人君子猶於是何求哉然謂其方且欲生也故禁牛羊使勿踐之而況於人乎故王者內則親睦九族外則尊事黃耇凡以無逆其性而非有所望之也此所謂忠厚也
戚戚兄弟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
戚戚相親也爾近也肆陳也少者肆筵而已老者加之以几
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或獻或酢洗爵奠斝

緝續也御侍御也斝亦爵也兄弟之老者旣陳之筵又設之以重席旣授之几又有相代而侍之者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洗爵而酬賓則賓受而奠之不舉也

醓醢以薦或燔或炙嘉殽脾臄或歌或咢

醓醢之多汁者也薦禮非菹則醓醢燔肉也炙肝也臄函也脾函所以爲加也歌者比於琴瑟徒擊鼓曰咢

敦弓既堅四鍭既鈞舍矢既均序賓以賢

敦弓畫弓也鍭矢也鈞參亭也均四隅均也賢射中多也此將養老而以射擇其賓也

敦弓既句既挾四鍭四鍭如樹序賓以不侮

句彀通射禮搢三挾一旣挾四鍭則徧釋矣不侮敬也

曾孫維主酒醴維醹酌以大斗以祈黃耇

曾孫謂成王也醹厚也大斗其長三尺祈告也酒醴旣備則以告於黃耇而養之

黃耇台背以引以翼壽考維祺以介景福

台鮐也大老則背有鮐文引導之也翼其左右之也祺吉也

行葦八章章四句

既醉太平也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

周自文武至於成王而天下平無所復事故君子作此詩言王與羣臣祭畢而燕於寢旅酬至無筭爵醉之以酒而飽之以德臣之所以願其君者反復而不厭此所謂太平也

既醉以酒爾殽既將君子萬年介爾昭明

將行也昭明顯著於天下也

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俶公尸嘉告

融和也俶始也昭明而能和高則而能終終而復始福無窮也尸以是無窮之福嘏於成王王者以卿爲尸天子之卿有以諸侯爲之故曰公尸

其告維何籩豆靜嘉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尸之所以嘏主人者以其籩豆靜嘉君臣相敕以無違禮故也朋友王之友臣也攝撿也

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君子之事神其禮無不時者故神錫之以孝子孝之施於人無窮故又能錫其類

其類維何室家之壼君子萬年永錫祚胤
壼廣也能錫其類則室家之廣皆將化之則其胤嗣無不賢者矣
其胤維何天被爾祿君子萬年景命有僕其僕維何釐爾女士釐爾女士從以孫子
僕附也釐予也天之所以附之者予之以女子而有士君子之行者也予之以女士而其子孫無不賢者矣
既醉八章章四句
鳧鷖守成也

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爾殽既馨公尸燕飲福祿來成
守成者守先王之成法而無所損益之謂也故此詩言祭畢而燕尸絜其酒食而將之以敬不失其故而已尸之在廟也其容安詳鳧鷖之為物也愿而進其貌似焉鳧鷖皆水鳥也涇水名也
鳧鷖在沙公尸來燕來宜爾酒既多爾殽既嘉公尸燕飲福祿來為
為助也

鳧鷖在渚公尸來燕來處爾酒既湑爾殽伊脯公尸燕飲福祿來下鳧鷖在潨公尸來燕來宗既燕于宗福祿來降公尸燕飲福祿來崇
潨水會也來宗來尊也崇重也
鳧鷖在亹公尸來止熏熏旨酒欣欣燔炙芬芬公尸燕飲無有後艱
亹山絕水也熏熏和說也欣欣樂也芬芬香也
鳧鷖五章章六句
假樂嘉成王也
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右命

之自天申之
假嘉也春秋傳作嘉樂申重也言天之於成王反覆申重而不厭是以保右而命之也
干祿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成王干祿而得百福故其子孫之蕃至于千億適為天子庶為諸侯無不穆穆皇皇以遵成王之法者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羣匹受福無疆四方之綱

無所不容故無怨無所不矜故無惡從衆之欲
而已不自爲是以能受無疆之福爲四方之綱
之綱之紀燕及朋友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于
位民之攸塈
燕安也塈息也成王綱紀四方而臣下賴之以
安故百辟卿士思所以媚之者曰維不解于位
不解于位故民獲休息也
假樂四章章六句
公劉召康公戒成王也
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埸迺疆迺積迺倉迺裹餱糧

于槖于囊思輯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
行
后稷始封於邰傳子不窋而失其官竄於戎狄
之間再世不顯其孫公劉復脩后稷之業始居
於豳故召公稱之以教成王言公劉之在西戎
也不康其居外則治其疆埸內則積其倉廩內
外綏寧則裹其餱糧思以輯和其民而光其先
祖於是用兵於四方以啓敵之行陣而豳國於
是始正篤厚也戚斧也揚鉞也
篤公劉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順乃宣而無永嘆

陟則在巘復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鞞琫容
刀
胥相也宣導也舟奉也公劉之相其田原也其
民則已繁庶矣公劉又能順其所欲而後導之
以事故其民勞而不怨公劉則與之陟巘而降
原民滋愛之於是相與進其玉瑤容刀之佩以
帶之愛之至也
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迺陟南岡迺覯于京
京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
溥廣也京大陵也直言曰言論難曰語公劉之

營京邑也審矣自下觀之則往百泉而望廣原
自上觀之則陟南岡而覯京師審其可處矣則
經畫以定之曰此可以居居民此可以廬賓旅
此可以施教令此可以議政事蓋自遠而至此
而始有朝廷邑居之正焉
篤公劉于京斯依蹌蹌濟濟俾筵俾几既登乃依
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之宗
之
公劉依京以營邑宮室既成其士蹌蹌其大夫
濟濟皆會於朝公劉則命設几筵而饗之賓登

席依几乃造其群牧搏豕而享之以為飲酒之
殽殽用豕酌用匏新國殺禮也
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迺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
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為糧度其夕陽豳居允
荒
宮室既成則治其田原既廣且長矣於是考之
以日景參之以高岡以相其陰陽寒煖之宜水
泉灌漑之利辨其土宜以授野人古者大國三
軍以其餘卒為羨自周之遷而其民未集丁夫
適滿三軍之數而無羨卒故曰其軍三單度其

原隰之田以徹法頒之一夫百畝則三單之民
適皆給足於是又度其山西之田以廣之而豳
人之居於此益大什一而稅曰徹山西曰夕陽
允信也荒大也
篤公劉于豳斯館涉渭為亂取厲取鍛止基乃理
爰衆爰有夾其皇澗遡其過澗止旅乃密芮鞫之
即
宮室既成田野既治則營其邑居其營邑也將
有其備物有其處至於厲鍛之微皆有所取之
亂絕流也厲鍛石之可以治斤斧者也基邑之

所在也言其始為之基也則已順其理矣故其
成而居之則益衆而益有其居有夾澗者有遡
澗者皇過二澗名也旅衆也其後所居之衆益
密乃後即其澗之芮鞫而居之水之內曰芮其
外曰鞫或曰芮水出吳山西北東入涇芮鞫芮
水之外也此詩言公劉之在豳其迹不甚微其功
甚勤所以深戒成王使不忘敬也
公劉六章章十句
泂酌召康公戒成王也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餴饎豈弟君子民之

父母
泂遠也行潦流潦也餴餾也饎酒食也流潦水
之薄也然尚挹而注之則可以餴饎言物無不
可用者是以君子之於人未嘗有所弃猶父母
之無弃子也或曰雖行潦汙賤之水苟挹之於
彼而注之於此則遂可以餴饎孟子曰雖有惡
人齊戒沐浴則可以事上帝此所以為戒成王
也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罍豈弟君子民之
攸歸

罍所以盛酒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溉豈弟君子民之
攸塈
塈息也
泂酌三章章五句
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
音
卷曲也風之爲物無所不入未有能禦之者維
曲阿卷然當道則風自其南而去無自入之矣

小人之能得其君亦如風然雖欲多方以拒之
然其入也有道維得樂易之君子而與之游彼
見其容貌聞其聲音而自去矣子夏曰舜有天
下選於衆舉皐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
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伴奐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
似先公酋矣
伴奐縱弛之意也彌終也似肖也酋就也人君
伴奐優游無所事者維得樂易君子以終成其
性則能肖先君而就其業矣性之於人莫不固

有之也然不得賢者則不能自成
爾土宇昄章亦孔之厚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
百神爾主矣
昄大也章著也人君土宇大而且著其厚甚矣
維得君子以成其性而後山川神祇咸主之也
爾受命長矣茀祿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
純嘏爾常矣
茀多也嘏福也人君受命既長百祿既康維得
君子以成其性而後能常享此福也
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爲

則
在前則有馮在側則有翼孝著於內德施於外
以此引翼其君而爲四方則維豈弟君子爲能
當之耳
顒顒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爲綱
顒顒卬卬高明也如圭如璋純絜也遠之則有
令聞近之則有令望亦維豈弟君子爲能當之
鳳皇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
君子使媚于天子
翽翽羽聲也藹藹衆多也鳳皇之飛而能集於

其所止者衆羽之力也然而用羽者鳳也不得
其用羽者則亦安能至哉王之吉士亦衆矣然
必有君子以使之而後能媚天子也
鳳皇于飛翽翽其羽亦傅于天藹藹王多吉人維
君子命媚于庶人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
于彼朝陽菶菶萋萋雝雝喈喈君子之車既庶且
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矢詩不多維以遂歌
山東曰朝陽鳳之性非梧桐不捿非竹實不食
故鳳皇鳴于高岡將欲得而畜之則植梧桐於
朝陽以待之使梧桐之盛至於菶菶萋萋也則

鳳皇鳴於其上雝雝喈喈矣維君子亦然其德
有以絶於衆人而衆人待之則將不至故其所
以載之者車必庶而多馬必閑而馳以此待之
庶曰苟至焉成王之朝蓋有是人而王不知歟
故召公爲此詩其所陳者不多也維告以遂用
之而已
卷阿十章六章章五句四章章六句
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詭
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柔遠能邇以定

我王
汔幾也中國京師也詭隨者不顧是非而妄從
人也人未有無故而妄從人者維無良之人將
悅其君而竊其權以爲寇虐則爲之故無縱詭
隨則無良之人肅無良之人肅則寇虐無畏之
人上然後柔遠能邇而王室定矣
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爲民逑無縱詭
隨以謹惛怓式遏寇虐無俾民憂無棄爾勞以爲
王休
逑聚也惛怓亂也爾勞勞績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無縱詭
隨以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敬慎威儀以近
有德民亦勞止汔可小愒惠此中國俾民憂泄無
縱詭隨以謹醜厲式遏寇虐無俾正敗戎雖小子
而式弘大
愒息也泄去也厲惡也戎女也王雖小子自遏
然用事於天下甚大不可不愼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安惠此中國國無有殘無縱詭
隨以謹繾綣式遏寇虐無俾正反王欲玉女是用
大諫

繾綣小人之固結其君者也王欲玉女欲使王德純備如玉也

民勞五章章十句

板凡伯刺厲王也

凡伯周公之後爲王卿士

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出話不然爲猶不遠靡聖管管不實於亶猶之未遠是用大諫

板板反覆不定也癉病也管管無所不事也亶誠也天之禍福反覆不定厲王一失其德而民皆不安告之以話言則不信聽其自爲謀則不遠自非聖人而欲無所不事不自實於其所誠能而止君子知其將敗而幸其謀之未遠故作此詩以大諫之

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無然泄泄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

難艱難也蹶震動也憲憲猶軒軒也泄泄猶沓沓也輯和也莫定也厲王恭虐恣行故告之曰天今方爲艱難以震動周室無爲是軒軒而不顧沓沓而不已是不能以服民祗以速亂而已民之不順非有異志也畏亡之無厭而求以自免耳苟無欲害之之心而出好言爲民今治而定矣

我雖異事及爾同寮我即爾謀聽我囂囂我言維服勿以爲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君子欲諫王則又以告其寮之信於王者庶幾王信之而其言易入囂囂行不顧也服服行也

天之方虐無然謔謔老夫灌灌小子蹻蹻匪我言耄爾用憂謔多將熇熇不可救藥

謔謔戲侮也灌灌款誠也蹻蹻驕貌也熇熇熾盛也言天方將爲虐以敗王安得以爲戲而不信哉老者知其不可而盡其款誠以告之少者不信而驕之故曰非我老耄而妄言乃女以憂爲戲耳夫憂未至而救之猶可爲也苟俟其益多則如火之盛不可復救矣

天之方懠無爲夸毗威儀卒迷善人載尸

懠怒也夸大也毗附也小人之於人不以大言夸之則以諛言毗之或夸或毗而威儀迷亂則雖善人將相從尸其禍矣

民之方殿屎則莫我敢葵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

殿屎亦作唸吚呻吟也葵揆也民方愁苦呻吟

莫測其所欲方世之喪亂困竭又曾無以惠之
者變之興也何日之有

天之牖民如壎如箎如璋如圭如取如攜攜無曰
益牖民孔易民之多辟無自立辟

聖人之導民如暗者之願明而爲之牖焉導其
天也是以託之於天壎箎以言其和也圭璋以
言其合也攜取以言其易也然其導之也攜之
而已不求多於民是以其導之也甚易今厲王
求之已甚民尚安肯從王哉方世之治也天下
咸聽其上而有一不從故刑足以勝之今天下

皆不順雖有刑辟尚何從立之哉故於次章教
之使懷來其羣臣

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屛大宗維翰懷德維
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

价大也大人衆所服也大師大衆也大邦大諸
侯也大宗強族也宗子同姓也此五者皆王之
屛蔽以德懷之則合否則離散無以自安矣人
皆曰無俾城壞城之壞也則知畏之五者之蔽
有甚於城而莫知畏其壞也所謂小人務知小
者近者而已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天曰
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

王往也旦明也天之明也人未有行而不從者
柰何不畏也

板八章章八句

詩集傳卷第十七

詩集傳卷第十八

蕩之什　大雅

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

蕩之所以爲蕩由詩有蕩蕩上帝也毛詩之序以爲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則其所以名篇非其詩之意矣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烝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蕩蕩廣大貌也天之廣大下民之所君也今民被厲王之禍咸謂天迅烈無恩而多淫辟之命何者天之生民其命不可復信莫不有初而無終者言生之於治而終之於亂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曾是強禦曾是掊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天降滔德女興是力

召公知厲王之將亡故爲此詩稱文王所以咨嗟商紂蓋傷周室將有此禍也強禦強梁捍禦不可告教之人也掊克掊斂克深少恩之人也朝廷之在位服事者皆是人也滔漫也力任也天降是人以妖孽天下女又興而任之何哉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強禦多懟流言以對寇攘式內侯作侯祝靡屆靡究

凡秉義以事女者女則以爲強禦多怨之人凡民怨讟流傳之言有以告者女則以爲寇攘於內至於小人詐僞無實唯以祝詛相要女則不復窮極其情僞而遂受之何也作或作詛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炰烋于中國斂怨以爲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

炰烋氣健貌也無背無側前後左右無良臣也陪陪貳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湎爾以酒不義從式既愆爾止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

湎沉湎也止容止也人之沉湎非天使然也凡百不義皆將從是起故既愆爾止則無所不至矣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小大近喪人尚乎由行內奰于中國覃及鬼方

蜩蟬也螗蝘也奰怒也飲酒號呼之聲如蜩螗沸羹之亂君臣以是危於喪亡而人猶從之亂止於京師而鬼方皆被其禍言惡之遠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

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文王曰咨
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
先撥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顛仆也沛拔也揭發也大木之拔非枝葉之患
所能爲也其本實先自撥矣譬如商周之衰典
刑未廢諸侯未畔四夷未起而其君不義以自
絶於天下莫可救也言商之鑒在夏則周之鑒
在商明矣
蕩八章章八句
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

宣王十六年衛武公即位年九十有五而作此
詩蓋追刺厲王以自警也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
愚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
抑抑審也隅廉也戾罪也天下有道則賢者可
外占而知內譬如宮室內有繩直則外有廉隅
至於亂世賢者不容則毀其威儀佯愚以辟禍
故曰庶人之愚亦其職耳譬如疾病雖欲免而
不得哲人之愚非其質然也畏罪故耳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訏謨
定命遠猶辰告敬慎威儀維民之則
競强也訓馴也覺直也訏大也辰時也爲國者
得人則强失人則弱循道者民之所順而背理
者民之所叛也故人君必先任賢臣內秉直德
以服天下然後先事而大謀以定政命遠圖而
時告之政事既修又能敬其威儀以爲民則則
所以爲國者略備矣
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于酒女雖
湛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
今厲王作起迷亂之人而任之以政又顛覆其

德荒湛于酒不念先王之典刑而尚何以爲國
哉
肆皇天弗尚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夙興夜寐灑
埽廷內維民之章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
用逷蠻方
天不尚厲王之行君子憂之恐其如一泉之流
相陷以就亡喝故教之使修其政事以自救戒
備也戎兵也作起也逷遠也
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愼爾出話敬爾威
儀無不柔嘉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

為也
質戒也溪度天子所以御諸侯之度也天子苟
内失其人民而外慢其諸侯則將有不虞之禍
起夫怨不在大言語之不愼威儀之不敬與人
失和而禍之所從起也
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無言
不讎無德不報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
民靡不承
捫持也逝發也君子告王使無輕從人之言無
曰苟如是而已雖無有持吾舌者然而言不可
以妄發何者言行之出未有不反報之者也苟
能惠其朋友以至於庶民則民思戴其子孫繩
繩而不絶矣
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顔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尚不
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覯神之格思不可度
思矧可射思
言視王所與友者皆求所以和柔王顔而已莫
敢正言化王者左右無正人焉吾以是知其有
咎不遠矣苟以爲不信曷不視其在爾室者尚
且不愧于屋漏況其遠者乎人之不愧于屋漏

也曰莫予見者耳神之至也尚不可得而知之
矧可得而厭之哉言人雖莫見而神鑒之也西
北隅曰屋漏格至也
辟爾爲德俾臧俾嘉淑愼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
賊鮮不爲則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彼童而角實虹
小子
辟法也虹潰也人君苟修其德而愼其容止無
僭僞殘賊之行則民鮮不以爲法矣譬如投之
以桃而報之以李不可誣也今王無其實而欲
求民之法之則亦譬如童牛而求有角之用人
誰信汝哉徒自潰亂而已
荏染柔木言緡之絲温温恭人維德之基其維哲
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民各
有心
緡被也木柔矣而被之以絲則可以爲弓不柔
者雖被之不從也故維温恭之人然後可以入
德告之以話言則順之彼愚者反謂我欺之耳
人心之不同如此此君子所以憂憤而無如之
何也
於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

之言提其耳借曰未知亦既抱子民之靡盈誰夙
知而莫成
王不知善惡而告之者亦至矣苟以爲尚少而
未知歟則亦旣抱子非少矣靡盈不足也人之
才性有所未足獨患不知苟其蚤知則蚤成之
矣豈有蚤知而晚成之者哉言王之不能有成
由不知也
昊天孔昭我生靡樂視爾夢夢我心慘慘誨爾諄
諄聽我藐藐匪用爲教覆用爲虐借曰未知亦聿
旣耄

詩十八 七 彤

夢夢昏亂也諄諄款誠也藐藐不入也君子之
諫王王非以爲教之也以爲虐之耳
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天方艱
難曰喪厥國取譬不遠昊天不忒回遹其德俾民
大棘
舊久也止辭也天方艱難周室曰吾將喪其國
譬如夏商其類不遠天豈復有差忒不然者哉
然王曾不悟益爲邪僻之行使民至於困急而
無告也
抑十二章三章章八句九章章十句

桑柔芮伯刺厲王也
芮伯爲王卿士字良夫
菀彼桑柔其下侯旬捋采其劉瘼此下民不殄心
憂倉兄填兮倬彼昊天寧不我矜
菀茂也旬徧也劉殘也殄絕也倉悲也兄滋也
填久也桑之爲物其葉最盛然及其采之也一
朝而盡無黃落之漸故詩人取以爲比言周之
盛也如柔桑之茂其陰無所不徧至於厲王肆
行暴虐以敗其成業則王室忽焉凋弊如桑之
旣采民失其蔭而受其病故君子憂之不絕於

詩十八 八

心悲之益久而不已號天而訴之也
四牡騤騤旟旐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民靡有
黎具禍以燼於乎有哀國步斯頻
厲王之亂天下征役不息故其民見其車馬旌
旗而厭苦之夷平也泯滅也黎衆也具俱也燼
灰燼也國步國之動也頻數也畜大物者惡數
動之故以國步斯頻爲哀也
國步蔑資天不我將靡所止疑云徂何往君子實
維秉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爲梗
將養也疑定也競彊也動而無所資天不吾養

矣而王尚不求所止定欲行而安往哉故曰王
則實然其秉心無強是以不能有所定者夫惟
強而能立然後可與止亂而起廢
憂心慇慇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僤怒自西徂
東靡所定處多我覯痻孔棘我圉
此章行役者之怨也僤厚也痻病也多矣我之
遇病也急矣我之捍禦也
為謀為毖亂況斯削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
執熱逝不以濯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毖慎也王豈不為謀且慎哉然而不得其道

所以長亂而自削耳故告之以其所當憂誨之
以敘爵曰誰能執熱而不濯者賢者之能已亂
猶濯之能解熱耳今王之所任者其何能善哉
則相與入於陷溺而已
如彼遡風亦孔之僾民有肅心荓云不逮好是稼
穡力民代食稼穡維寶代食維好
遡鄉也僾唈也肅進也荓使也君子視厲王之
亂悶然如遡風之人唈而不息雖有欲進之心
皆曰世亂矣非吾所能及也於是退而稼穡盡
其筋力與民同事以代祿食而已當是時也仕

進之憂甚於稼穡之勞故曰稼穡維寶代食維
好言雖勞而無患也
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蟊賊稼穡卒痒哀恫中
國具贅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蒼
立王王之所恃以立者也痒病也恫痛也贅屬
也荒空也言天下無有不罹其禍而至於空匱
者也旅衆也言羣臣無肯并力以念天禍者也
維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猶考慎其相維彼不
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
惠順也民人所瞻言無所隱伏也既持其心又

博謀於衆而考之於其輔相此所以無不順也
今則不然自獨俾臧自謂賢也自有肺腸自用
其心也此民之所以不順也
瞻彼中林甡甡其鹿朋友已譖不胥以穀人亦有
言進退維谷
甡甡衆也朋友相譖不能相善曾鹿之不如是
以進退無不陷焉者
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
能胡斯畏忌
聖人明於成敗所視而言者百里無遠而不察

愚人不知禍之將至則反狂以善雖然彼未必
不知也乃以畏王而不敢言耳
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
亂寧爲荼毒
迪進也厲王之於賢者未嘗求而進之至於殘
忍之人則顧念重復而不能已上之所好下之
所趨也故民貪於昏亂安爲荼毒之行以求
合王意
大風有隧有空大谷維此良人作爲式穀維彼不
順征以中垢

三二三　詩十八　十一

隧道也大風之起必有所從來者有空大谷則
風之所從起也厲王之不善民之所從惡也征
行也垢穢也言善人之作也以用其善小人之
行也以播其穢皆發其中之所有於外也
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
良覆俾我悖
風之起也有道類之敗也有自貪人在上則類
之所由敗也聽言道聽之言也誦言先王之言
也悖逆也由王不用善反使天下皆爲逆德也
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既
之陰女反予來赫
君子既責其君則又責其僚友曰我豈不知爾
所爲哉爾自謂莫吾禁者譬如飛鳥誰能執
之然時亦有弋而獲之者憂其獲也覆庇而告
之奈何反以言赫我哉
民之罔極職涼善背爲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回
遹職競用力
民之不可測知職汲信用反覆之人也上之害
民如恐不勝故民日以邪僻由上用力而競之
也

三二四　詩十八　十二

民之未戾職盜爲寇涼曰不可覆背善詈雖曰匪
予既作爾歌
戾定也民之未定職上有盜賊之臣爲之寇也
女苟信以爲是不可則又曷爲反背詈我哉爾
雖曰是非我所爲既作爾歌矣不可救也
桑柔十六章八章章八句八章章六句
雲漢仍叔美宣王也
仍叔周大夫也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
喪亂饑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

寧莫我聽
雲漢水之精也昭明也回轉也宣王遭旱而憐
夜仰河漢以觀雨之候而不得曰今之人何罪
而罹此禍靡神不舉而莫吾聽也禮國有凶荒
則索鬼神而祭之
旱既大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
瘞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寧丁
我躬
蘊結也隆盛也蟲蟲熱也殄絕也郊天地也宮
宗廟也上祭天下祭地奠其禮瘞其物宣王憂

旱百神無所不尊然后稷不能救上帝不復饗
窮而無告故曰與其耗斁下土寧使我躬當之
無使人人被其患也
旱既大甚則不可推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
民靡有孑遺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
于摧
推還也言王欲以身當之而不能也兢兢恐也
業業危也恐懼之甚如雷霆下於其上也天將
不復使我有遺餘胡爲尚不相畏哉先祖之業
將於是摧落矣

旱既大甚則不可沮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
止靡瞻靡顧羣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
忍予
沮止也旱既不止民咸曰我無所庇死不遠矣
然曾莫有瞻顧之者羣公先正先王之臣也庶
官之長曰正
旱既大甚滌滌山川旱魃爲虐如惔如焚我心憚
暑憂心如熏羣公先正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寧俾
我遯
旱甚則山川草木皆盡如滌去也魃旱神也憚

畏也宣王所以祈旱者至矣而莫之荅故曰苟
吾之不善不當天心則寧使我遯去以避賢者
無以我故苦此羣民也
旱既大甚黽勉畏去胡寧瘨我以旱憯不知其故
祈年孔夙方社不莫昊天上帝則不我虞敬恭明
神宜無悔怒
始以旱故欲遯去以避賢者既又以爲棄位以
避憂患非人主之義故黽勉不去以求濟斯難
畏不敢也瘨病也方社祭社及四方也虞度也
悔恨也

旱既大甚散無友紀鞫哉庶正疚哉冢宰趣馬師
氏膳夫左右靡人不周無不能止瞻卬昊天云如
何里
旱既甚國用空竭無以紀綱羣臣朋友故歷告
之曰鞫矣孜矣然而尚相戒以無所不賙無以
不能而止宣王遭旱始欲以身當之而不得中
欲以身逃之而不敢故於其終仰而訴之於天
曰將使我如何若哉里居也
瞻卬昊天有嘒其星大夫君子昭假無贏大命近
止無弃爾成何求爲我以戾庶正瞻卬昊天曷惠

其寧
昭明也假至也宣王卬以候雨而見星焉故告
其羣臣曰明矣至矣爾之無私贏矣然民之死
亡不遠無有不賙以弃爾之成功且我亦何求
爲哉將以定爾庶正而已未有民不寧而庶官
定者也於是又卬而愬天曰曷不惠而寧之哉
雲漢八章章十句
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
尹吉甫周之卿士
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

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
山大而高曰崧駿大也唐虞之間姜氏實爲四
嶽掌嶽之祀嶽神享之下祐其子孫於周亦許
申甫皆其後也在穆王之世其賢者曰甫侯宣
王之世曰申伯實能弁翰周室蔽其患難而宣
其德澤於天下
亹亹申伯王纘之事于邑于謝南土是式王命召
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其功
纘繼也謝周之南土也南陽有申城申伯國也
召伯召公虎也登成也

王命召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命召
伯徹申伯土田王命傅御遷其私人
庸城也徹定其稅也傅御傅王治事之臣也私
人家臣也
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俶其城寢廟既成既成藐
藐王錫申伯四牡蹻蹻鉤膺濯濯
俶作也藐藐深貌也蹻蹻壯貌也濯濯光明貌
也
王遣申伯路車乘馬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錫爾介
圭以作爾寶往近王舅南土是保

圭尺二寸謂之介非諸侯之圭故賜以爲寶近
辭也讀如彼已之子之已
申伯信邁王餞于郿申伯還南謝于誠歸王命召
伯徹申伯土疆以峙其粻式遄其行
王在岐周故餞之於郿謝于誠歸誠歸于謝也
召伯之營謝也則已峙其餱粻使廬市有止宿
之委積故能使申伯無留行也
申伯番番既入于謝徒御嘽嘽周邦咸喜戎有良
翰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
番番勇武貌也申伯既入于謝周人皆曰汝有

良翰蔽矣文武是憲言其文武皆足法也
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萬邦聞于四國吉甫作
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揉順也肆極也
崧高八章章八句
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天監有
周昭假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
人生而耳目心志莫不固有此所謂有物也人
莫不有是物是物莫不有知故耳則能聽目則

能視心則能慮物用其能則知可否此所謂有
則也故民能秉常則莫不好德維其失常乃有
不善天之監周也其明實至於下將保安宣王
乃生仲山甫以佐之允宣王之所以能全其性
而無失其常者皆仲山甫之功也詩曰豈弟君
子俾爾彌爾性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
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
力勉也若順也賦布也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纘戎祖考王躬是保出納

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
戎女也發發而應之也
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既
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人亦有言
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
吐不侮矜寡不畏強禦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
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袞職
有闕維仲山甫補之
輶輕也儀匹也愛惜也袞職王職也上有過失
下莫敢言而獨能補之此以見其能舉德也

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四牡
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
王命仲山甫城齊祖祭而行其馬業業而健其
徒捷捷而敏猶常恐不及事也東方則齊也
四牡騤騤八鸞喈喈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吉甫
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此詩言仲山甫其始曰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
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此與
漢胡廣道戒何異其終曰人亦有言柔則茹之
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
鰥寡不畏強禦此與漢汲黯朱雲何異胡趙柔
而陷於佞汲朱剛而近於狂如仲山甫內剛外
柔非佞非狂然後可以為王者之佐當天下之
事矣烏乎非斯人吾誰與歸
烝民八章章八句
韓奕尹吉甫美宣王也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王親命
之纘戎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解虔共爾位朕命
不易榦不庭方以佐戎辟
奕奕大也梁山韓之鎮也禹貢所謂治梁及岐
者在今同之韓城甸治也禹之治水也九州之
鎮山無所不甸雖梁山亦禹之所甸也韓武之
穆也將言韓侯故先叙其國曰梁山之下有倬
然之道此韓侯之所從朝周以受命者也戎女
也不庭不來庭也辟君也
四牡奕奕孔脩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
王王錫韓侯淑旂綏章簟茀錯衡玄袞赤舄鉤
膺鏤錫鞹鞃淺幭鞗革金厄
脩長也張大也介圭韓所貢也諸侯秋見天子
曰覲淑善也交龍為旂綏大綏也眉上曰錫刻
金飾之曰鏤錫鞹革也鞃式中也淺虎皮也幭
覆式也鞗革轡首也以金為小鐶而纏搤之
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餞之清酒百壺其殽維
何炰鱉鮮魚其蔌維何維筍及蒲其贈維何乘馬
路車籩豆有且侯氏燕胥
既覲而反國必祖者尊其所往去則如始行焉
屠地名也顯父周之卿士也王寵韓侯故使顯
父餞之蔌菜殽也筍竹萌也蒲蒲蒻也且多貌
也侯氏諸侯之與餞者也胥辭也
韓侯取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蹶之

里百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娣從之祁祁
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
汾王厲王也厲王流于彘晉霍邑是也在汾水
之上時人以目王焉猶言莒郊公黎比公也蹶
父周之卿士姞姓也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
諸娣諸媵也
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為韓姞相攸莫如韓樂孔樂
韓土川澤訏訏魴鱮甫甫麀鹿噳噳有熊有羆有
貓有虎慶既令居韓姞燕譽
蹶父以王事行於四方為其子相善處而嫁之
莫如韓之樂者訏訏大也甫甫大也噳噳衆也貓似
虎而淺毛慶善也蹶父以此善韓而使韓姞居
焉譽樂也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
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以其伯實墉實壑實
畝實籍獻其貔皮赤豹黃羆
溥大也燕樂也王以韓侯之先因是百蠻而長
之故錫之以追人貊人受之以北方之國使復
為之伯為韓侯於是命諸侯各修其城池治其
田畝正其稅法以時貢其所有於王墉城也壑

池也籍稅也
韓奕六章章十二句
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
車既設我旟匪安匪舒淮夷來鋪
浮浮水盛貌也滔滔順流貌也淮夷夷之在淮
上者也鋪病也宣王自周而南出於江漢之間
命召公率兵循江而下以伐淮夷行者皆莫敢
安徐曰吾之來也維淮夷是求是病言用命也
江漢湯湯武夫洸洸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
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
洸洸武貌也淮夷既平遂經營其旁國以告於
王
江漢之滸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疚匪
棘王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
極中也王命召公闢四方之侵地而治其疆界
非以病之非以急之也使來於王國取中焉耳
召公於是疆理其地至南海而止
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
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

旬徧也宣布也肇開也敏疾也公事也南方既
平王命召公來歸於周以徧治四方而布行其
政曰昔文武受命維召康公實爲之幹女實肖
召公之德開敏於戎事我是用賜汝以福
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錫山土田于周受
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
釐賜也秬鬯黑黍酒也卣尊也九命則賜圭瓚
秬鬯以祭文人其先祖之有文德者也既錫之
禮命又廣其封邑使受命於岐周用其祖召康
公受封之禮焉岐周有先王之廟且召康公所

從受封也
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明明天
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對荅也考成也矢施也王命召公用召祖命故
虎之荅王亦爲召康公所以對成王命之辭内
天子萬壽以下召康公之遺意也
江漢六章章八句
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
武不可常也宣王之征徐方王猶允塞而徐方
既來兵不勞而民不病則可常也然六月歌尹

吉甫采芑歌方叔而在小雅崧高歌申伯烝民
歌仲山甫韓奕歌韓侯江漢歌召虎常武歌皇
父而在大雅槩言之則七詩若無以異精言之
則在小雅者皆征伐政事而已在大雅者皆君
臣同德有不知其所以然而致者此其所以異
也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
師以脩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
宣王命其卿士皇父南征徐方皇父以卿士而
兼大師其大祖南仲則文王之所使伐玁狁者

也蓋稱其世功以褒大之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
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
尹氏尹吉甫也蓋以卿士兼内史故使之策命
程伯休父程伯休父於是始爲司馬故於兵之
出也使之左右陳其行列而戒令之曰往循淮
之上而視徐土無久留處其地以恩苦其民使
其三有事之臣復就其業
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繹
騷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

舒徐也保安也作行也紹急也繹徧也騷動也
王之南征也人望其赫赫業業之威而畏之曰
有嚴哉天子也然王則徐而安行不急不緩而
徐方之人莫不震動如雷霆作於其上不遑安
矣

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闞如虓虎鋪敦淮
濆仍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

師行至於淮上則遂布其師旅敦集其陳以待
之既戰則多執醜虜王師之所在截然無侵略
者

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
流緜緜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

苞本也緜緜靚也翼翼敬也不測不可測知也
不克不可克勝也濯大也淮上諸侯既已服從
於是始征徐國

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
平徐方來庭徐方不回王曰還歸

猶道也王將大征徐國兵未及之徒以王道充
塞而徐人來服矣來庭來王庭也回違也

常武六章章八句

瞻卬凡伯刺幽王大壞也

瞻卬昊天則不我惠孔塡不寧降此大厲邦靡有
定士民其瘵蟊賊蟊疾靡有夷屆罪罟不收靡
有夷瘳

塡久也瘵病也夷平也屆極也瘳愈也國有所
定則民受其福無所定則受其病於是有小人
為之蟊賊刑罰為之罔罟凡此皆民之所以病也

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宜無
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之哲夫成城哲婦
傾城懿厥哲婦為梟為鴟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
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寺

寺寺人也言王不用教誨之言維婦寺是聽也

鞫人忮忒譖始竟背豈曰不極伊胡為慝如賈三
倍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

鞫窮也忮害也忒變也婦人以其忮忒窮人始
妄譖之而終不然亦不自謂不中也曰是何用
為慝哉商賈之利雖三倍君子豈有知之者哉
婦人而弃其蠶織以與公事譬如君子而知商
賈衆之所共怪也

天何以刺何神不富舍爾介狄維予胥忌不弔不

祥威儀不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刺責也介大也弔閔也天何用責王神何用不富王哉凡以王信用婦人之故王曾不悟將有夷狄之大患舍之不忌而忌君子之正王者夫天之降不祥庶幾王懼而自修今王遇災而不弔不愼其威儀君子知其不可復輔於是有逃亡以避禍者天既禍之人又去之求國之不殄瘁不可得也
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天之降罔維其幾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
天降罔以執有罪如罔之執禽獸也優多於前也幾近也
觱沸檻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寧自今矣不自我先不自我後藐藐昊天無不克鞏無忝皇祖式救爾後
泉之涌也其源深矣幽王之敗其所從來者亦久矣非今日而然也故君子懼而相戒曰天之藐然遠而難信也無有不自戒敕以求鞏固者庶幾上不忝父祖下不危子孫尔
瞻卬七章三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召旻凡伯刺幽王大壞也
因其首章稱旻天卒章稱召公故謂之召旻以别小旻而已毛氏之叙曰旻閔也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蓋亦衍説矣
旻天疾威天篤降喪瘨我饑饉民卒流亡我居圉卒荒
篤厚也瘨病也卒盡也居國中也圉邊垂也
天降罪罟蟊賊内訌昏椓靡共潰潰回遹實靖夷我邦
訌潰也昏椓刑餘奄人也潰潰亂也靖安也天降罔以執有罪使小人爲蟊賊以潰其内故昏椓聾不恭之人爲邪僻之行安然而夷滅其國
皋皋訿訿曾不知其玷兢兢業業孔塡不寧我位孔貶
皋皋多告訴也訿訿多讒謗也小人皋皋訿訿曾無有知其瑕疵者君子居於其間兢兢業業日夜危懼久而不安猶不能保其位
如彼歲旱草不潰茂如彼棲苴我相此邦無不潰止
潰遂也苴枯草也人之生於此時者憂患多故

其生不樂如旱歲之草不得遂茂如木上之棲
苴君子以是相其國知其潰叛不久也
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彼疏斯粺胡
不自替職兄斯引
言先王之世天下富樂其人固不若是窮矣至
於今世人民疲病亦未有若此之甚者蓋指言
幽王大壞之時也疏糲也粺精也兄益也引長
也君子與小人精糲之不同可指而知也小人
曷不自替以避君子而乃自任以長此亂哉
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溥斯害
矣職兄斯弘不烖我躬
頻厓也溥徧也弘大也池水之鍾也泉水之發
也故池之竭由外之不入泉之竭由內之不出
今外則諸侯不親內則國人不附其害徧至矣
然小人猶自任以益大此亂維曰不烖我躬則
無所不為曾不顧其害民以及其國也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
百里於乎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
世雖亂豈不猶有舊德可用之人哉言有之而
不用耳文王之世周公治內召公治外故周人

之詩謂之周南諸侯之詩謂之召南所謂日闢
國百里云者言文王之化自北而南至於江漢
之間服從之國日益衆耳蓋虞芮質成於周其
旁諸侯聞之相帥而歸周者四十餘國然則日
闢百里之言不為過矣楚椒舉有言夏桀為仍
之會有緡叛之商紂為黎之蒐東夷叛之周幽
為太室之盟戎狄叛之皆示諸侯汰也其後齊
桓盟諸侯于葵丘震而矜之叛者九國由此觀
之闢國以禮蹙國以禮皆非用兵之謂也近世
小人欲以干戈侵虐四鄰求拓土之功者率以
召公藉口此楚靈齊湣之事桓文之所不為而
以誣召公烏乎殆哉
召旻七章四章章五句三章章七句

詩集傳卷第十八

詩集傳卷第十九

清廟之什　周頌

周頌皆有所施於禮樂蓋因禮而作頌非如風雅之詩有徒作而不用者也文武之世天下未平禮樂未備則頌有所未暇至周公成王天下既平制禮作樂而爲詩以歌之於是頌聲始作然其篇第之先後則不可究矣考之以其時則不倫求之以其事則不類意者亦以其聲相從乎清廟之什禮之大者也臣工之什禮之次者也閔予小子之什禮之小者也然時有參差不齊者意者亦以其聲相從也然不可得而推矣

清廟祀文王也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

於乎美哉其祀文王於清廟也有肅肅其敬雝雝其和者賓來顯相其禮文王没矣其神在天其主在廟然士之來助者猶不忘秉持其德以對其在天而奔走其在廟者言文王之澤久而不忘豈其不顯不承哉信矣其無厭於人也肅然清淨曰清廟對配也越辭也駿長也

清廟一章八句

維天之命太平告文王也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

文王受命未終而没周公成王繼之天下大平以爲文王之德之致也故以告之曰天命之於周久而不已文王亦既没矣而其德美不亡以大盈溢我後人我後人收之以成大平天命之不已也如此今將以長順文王之心惟爾子孫世益厚之

維天之命一章八句

維清奏象舞也

象文王之樂所謂象箾者蓋文舞也文王之舞謂之象武王之舞謂之武將舞象則先歌維清故其序曰奏象舞而其辭稱文王將舞武則先歌武故其序曰奏大武而其辭稱武王記曰十三舞勺勺大武也十五舞象象象箾也武而謂之勺者酌之序曰告成大武蓋因此詩而名之也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禋迄用有成維周之禎

緝和也熙光也周公之治周也事爲之制曲爲
之防是以其國無不脩之政政無不脩淸也淸
則其爲之也暇而事之也至是以無不和洽而
光明者君子推其所由致之曰由文王之法文
王之造周也實始肇祭天地先爲之極焉迄于
周公遂以有成其成雖當周公之世然其禎祥
見於文王矣
維淸一章五句
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
古之儒者皆言武王崩成王幼不能踐阼周公

詩十五 三

攝天子位以爲政七年而後反余考於詩皆無
之古者君薨世子即位諒闇而聽於冢宰三年
蓋免喪而復成王之終喪也以幼不能聽政而
聽於周公七年而復故書稱武王崩三監及淮
夷畔周公相成王以黜商有大政令未嘗不稱
王命也然則成王旣已即位矣成王旣已即位
而周公攝則是二王者也蓋武王崩成王無所
復父不得稱子則逾年即位而稱王雖稱王矣
而不能治王事故未嘗即政是以周公當國而
治事非攝其位蓋行其事也其後七年退而復

辟則成王於是即政亦非復其位蓋復其事也
故此詩之序曰成王即政即政非即位也苟成
王有即位有即政則周公之未嘗攝位明矣或
曰即政亦即位也然則未終喪而爲詩以作樂
可乎
烈文辟公錫兹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無封靡
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念兹戎功繼序其皇之無競
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
王不忘
成王朝享於廟諸侯來助者以祖考之命錫之

詩十九 四

祉福其曰烈文辟公呼而告之也諸侯能奉順
王室則子孫安矣無封以專利無靡以專欲則
王尊之矣念其先祖之功則繼其序者益大矣
勤於擇人則四方順之矣敏於爲德則百辟憲
之矣凡此五者先王之所以不忘諸侯而教之
也烈光也辟公皆君也
烈文一章十三句
天作祀先王先公也
祀時祀也周之初時祀猶及先公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

有夷之行子孫保之
高山岐山也大王遷於岐山始荒而有之亦既
作之矣文王從而安之文王既逝矣岐周之人
世載其夷易之道子孫保之不替也
天作一章七句
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
郊謂冬至祭昊天於圜丘夏至祭地祇於方澤
詩稱昊天是以知非祈穀之郊也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
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天將祚周以天下既有成命矣文武受之將成
其王業不敢安也夙夜積德以爲受命之基蓋
未嘗求之亦未嘗舍之也未嘗求之所謂宥也
未嘗舍之所謂密也宥之也者聽其自至也密
之也者欲及其時也文武之所以荅天命者如
此於乎及其和洽而光明也盡其心矣故能定
之也此詩有成王不敢康而執競有不顯成康
世或以爲此言成王誦康王釗也然則周頌有
康王子孫之詩矣周公制禮禮之所及樂必從
之樂之所及詩必從之故頌之施於禮樂者備

矣後世無容易之且詩曰成王不敢康夙夜基
命宥密又曰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成王非基命
之君而周之奄有四方非自成康始也
昊天有成命一章七句
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
此傳所謂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者也記曰
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
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商人禘嚳而
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
宗武王鄭氏以祖宗爲明堂之配而王氏以祖

宗爲不毀之廟子孫以鄭氏爲不然何者四代
之所禘皆其祖之所自出廟之所不及者也其
所祖者廟之所自始者也其所郊者先世之有
功者也其所宗者近世之有功者也有虞氏繼
堯堯嚳非其姓也故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
宗堯黃帝顓頊之所自出而顓頊舜之祖此其
不可易者也堯嚳則舜之所繼而有功者也故
舜之將攝也受終于文祖堯之祖也禹之將攝
也受命于神宗舜之宗也將以天下予人必告
其所從受天下舜之所從受天下者堯也則舜

之以堯爲宗也明矣夏商之所禘祖猶舜也而其所郊宗則其世之有功者也至周亦然其所以爲異者后稷祖也文武皆王業之所自成也故雖以后稷爲太祖而其禘於廟也先公之主禘於稷廟先王之主禘於文武之廟雖其所以禘太祖也雖爲文王之詩故文王亦祖矣文王爲祖故右稷外於郊此其所以異於夏商而已故祖宗之號非所以施於明堂也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饗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將奉也享獻也其饗上帝於明堂也奉其牛羊而獻之曰天其尚右我而饗此乎蓋不敢必也故自託於文王庶幾可以致之曰我今儀式刑文王之典以靖天下苟天不遺文王而嘏之其亦既右饗我哉天之難致也如是是以夙夜畏天之威而保文王之法庶幾可得而致也

我將一章十句

時邁巡守告祭柴望也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王者以時巡行邦國曰天其尚子我哉則曰天實右序我有周矣不然四方之諸侯豈其薄震動之而無不震慴以歸周者我是以能巡守於方嶽柴告天地望秩山川徧于羣神信矣我周王維君矣然我有周豈以是求多於諸侯哉蓋亦次叙其朝之羣臣斂其甲兵而收藏之求有德之人而布之於諸夏以藩屏周室如是而已然後信能保有天下此所謂明也

時邁一章十五句

執競祀武王也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鍾鼓喤喤磬筦將將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競彊也武王持其彊心爲而不捨故天下莫能與之競遂成其王業而安之爲天之所君夫周之興也遠矣至於武王成而安之然後能奄有四方使其明無所不至凡今所以能備其禮樂

脩其祭祀以受多福者皆武王之德之致也喤喤和也將將集也穰穰衆也簡簡大也反反順習也反復也

執競一章十四句

思文后稷配天也

周頌有祭天之詩三焉其一曰昊天有成命以郊祀天地此所謂禘嚳祀昊天於圜丘而以嚳配之者也其二曰我將祀文王於明堂此所謂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者也其三曰思文后稷配天此所謂郊稷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者也此三者其說皆出於鄭氏古之論郊祀者莫密於鄭氏然世或以其怪而不信子以爲鄭氏近之而不善言之故爲之辨曰天一而已然而天有五行五行之神而尊之曰五帝不可謂無六天也古之帝王以五行之德迭王天下故以火德者曰炎帝以土德者曰黄帝古之帝王以五德相授而有天下其來尚矣至於周而爲木故以其行王天下則又特祀其神此亦理之當然也然鄭氏之說則怪矣曰昊天者耀魄寶蒼帝者靈威仰赤帝者赤熛怒黄帝

者含樞紐白帝者白招矩黑帝者叶光紀帝王之以其德王天下者皆其所感而生也此尚何以使學者信之然鄭氏之所謂感生者禮之所謂祖之所自出也然則記者亦過矣史稱秦襄公居西方自以爲主少皡之神故作西畤以祀白帝其後宣公作密畤以祀青帝靈公作吳陽上畤以祀黄帝下畤以祀炎帝漢高帝曰吾聞天有五帝而不足一何也於是復作北畤以祀黑帝其說皆與鄭氏合故鄭氏之說古矣而所以言之非也若夫王氏之學有昊天而無五行故曰禮之所謂禘嚳者大祭於廟而以嚳爲祖也所謂郊稷者祀昊天而以稷配也所謂祀文王於明堂者亦以配昊天也子竊非之何者周人推其受命之祖曰文王始封之祖曰后稷故周人之廟至稷而止又推而上之曰后稷生於姜原則又立姜原之廟曰先妣姜原帝嚳之妃而特立廟則嚳無廟矣無廟則無主無主則無以禘無廟則無所禘將禘於后稷之廟是以父而下禘於子之廟非禮也且夫肅之所謂其祖之自出者嚳也以嚳爲祖之所自出可也未有

禘祖之父而以祖配之者也王者之祭天地維
外之故爲之配以主之禘祖之父而爲之配是
外祖之父也由是言之豈不得與宗廟之禘而
祖之所自出者非嚳則所謂禘嚳者誠配天也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
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
堯遭洚水之患黎民阻飢后稷播百穀以食之
然使民復粒食也方是時也天降嘉種以貽之
使徧養於四方無曰此吾疆也彼爾界也布之
於諸夏使常種之而後已立粒通極中也能粒

烝民者后稷之功也能建皇極者后稷之德也
使稷有粒民之功而無皇極之德物我遠近存
於心則安能陳常于時夏若此其廣乎惟其功
德相濟是以謂之文也不然服田力穡之人而能
使其子孫代有天下八百年不絕乎自后稷以來
世之有功於民者爲不少矣而未見有其德者
是以終不能有天下雖或有天下亦未見若是
其久者也得非其舊曰來牟麥也

思文一章八句

臣工之什 周頌

臣工諸侯助祭遣於廟也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嗟嗟保
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於皇來牟將受
厥明明昭上帝迄用豐年命我衆人庤乃錢鎛奄
觀銍艾

釐賜也茹度也保介車右也月令孟春天子親
載耒耜錯之于參保介之御間田一歲曰新三
歲曰畬庤具也錢銚也鎛鋤也銍穫也諸侯朝
正於王因助祭於廟祭終而遣之遂戒其羣臣
百工曰戒尒公事王既賜爾成法有所不知則
來咨度以定之既又戒其車右曰今既莫春矣

其亦視爾田事問其如何而勸督之昔后稷播
殖百穀天賚降之嘉種大受其明以至于今常
有豐歲尒其亦使衆人具其田器以勸田事其
亦大有刈矣

臣工一章十五句

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也

所謂啓蟄而郊龍見而雩是也

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爾
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

噫嘻歎也天之所以成我王業者既昭至矣我
令率是典田之農夫令民無不成播百穀日其
大發爾私盡三十里而後已既令之民之服其
耕者萬人皆出於野言人事盡矣所不足而耳
是以告之天也私民田也上之告民則先其私
民之奉上則先其公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交
相愛也周官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
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
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萬夫之地方三
十二里有半言三十里舉成數也耜廣五寸二

耜為耦萬夫故萬耦

噫嘻一章八句

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

二王後杞宋也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在彼無
惡在此無斁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振振羣飛貌也雝澤也二王之後於周爲客戾
至也言客之至於廟者其容貌之修絜如鷺之
集於澤也在彼在國也在此在周也在國無惡
之者在周無厭之者然猶庶幾其能夙夜以永
終此譽愛之至也

振鷺一章八句

豐年秋冬報也

報謂秋祭四方冬祭八蜡

豐年多黍多稌亦自高廩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
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

稌稻也數萬至萬曰億數億至億曰秭烝進也
畀予也皆徧也豐年載芟皆非宗廟之詩而曰
烝畀祖妣何也以爲所以能進享先祖者皆方
蜡社稷之功也

豐年一章七句

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也

始作樂謂周公始成大武也祖謂大祖文王也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應田縣
鼓鞉磬柷圉既備乃奏簫管備舉喤喤厥聲肅雝
和鳴先祖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

瞽樂官也樹羽崇牙上飾也應小鞞也田當作
朄應鞞之屬也皆在縣鼓之上縣鼓大鼓也周
人始縣鞉鞉鼓也柷控也圉楬也簫編小竹管
爲之管如遂併而吹之

有瞽一章十三句

潛季冬薦魚春獻鮪也

季冬魚絜而美春鮪新來故獻於宗廟

猗與漆沮潛有多魚有鱣有鮪鰷鱨鰋鯉以享以
祀以介景福

漆沮岐周之二水也潛槮也鱣大鯉也鮪鮥也
鰷白鰷也鰋鮎也

潛一章六句

雝禘太祖也

禘宗廟之大祭所謂禘祫者也太祖文王也或
言周人以諱事神而此詩有克昌厥後則太祖
非文王也然周之所謂諱者不以其名號之耳
不遂廢其文也諱其名而廢其文者後世之禮
而非周之故疑之過矣

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於薦廣
牡相予肆祀

其來也和其至也敬其助者公侯其薦者天子
也故於其薦大牡也皆助陳其饌言待天下之
歡心也

假哉皇考綏予孝子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
天克昌厥後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既右烈考亦右
文母

大哉我皇考文王之安我也其臣明哲其君文
武故能安人以及於天天地神人莫不蒙享其
利故能昌其後嗣安之以眉壽助之以多福然
此非獨文王之致也文母大姒之德亦有以右
我矣大禘之禮先王之臣有與祭者故於是稱
宣哲維人焉

雝一章十六句

載見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

烈文言成王即政諸侯助祭而載見言諸侯始
見乎武王廟則載見之作也成王未即政歟

載見辟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鞗革有
鶬休有烈光率見昭考以孝以享以介眉壽永言
保之思皇多祜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
嘏

載始也軾前曰和旂上曰鈴鶬金飾貌也諸侯
始來見王求法度以好其車服從之以祭武王
之廟思介之以眉壽而大此多祜而王之所以
待辟公者則亦以多福綏之使和合於神之祈

嘏言君臣相與之厚也

載見一章十四句

有客微子來見祖廟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萋有且敦琢其旅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縶以縶其馬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淫威降福孔夷

殷尚白亦仍也言仍殷之舊也萋萋且且敬慎貌也敦琢選擇之也旅其卿大夫也一宿曰宿再宿曰信縶其馬者愛之不欲其去也追送也左右綏之言所以安之無方也淫大也夷易也能威人則能福人矣愛之至故欲其能威福人也

有客一章十二句

武奏大武也

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耆定爾功

於乎大矣武王無競之功文王開之也文王既開其迹武王嗣而受之勝殷而止其殺人其成功也老矣武迹也遏止也劉殺也耆老也

武一章七句

閔予小子之什　周頌

閔予小子嗣王朝於廟也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念茲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

成王始見於宗廟自傷嬛嬛無所依怙曰於乎我皇考武王終身能孝維念我皇祖文王以其直心陟降天人之際無有不達今我夙夜敬止則亦不忘此而已蓋周之先君能陟降在帝左右者惟文王也庭直也

閔予小子一章十一句

訪落嗣王謀於廟也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將予就之繼猶判渙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

閔予小子成王朝廟言將繼其祖考之詩也訪落謀所以繼之之詩也訪謀也落始也曰予將謀之於始以循我昭考武王之德然而其道遠矣予不能及也將使予勉強以就之猶恐判渙不合也今將紹文王以其直心交際上下常若

陟降近在其家者美哉此皇考之所以保明其身者將何以致此哉

訪落一章十二句

敬之羣臣進戒嗣王也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熈于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

敬之羣臣所以荅訪落也故戒之曰天命之於人顯矣不可易也無謂其高而不吾察非獨人君陟降在帝左右天亦常陟降以察其士而況

於王乎王之不可不敬者如此王曰我未能明所謂敬者庶幾日有所就月有所成講之以學使心之光明者和洽而見於外又賴任輔拂使導我以德行可以荅天顯者然後敬可得也佛輔也仔肩任也

敬之一章十二句

小毖嗣王求助也

毖慎也慎之於小則大患無由至矣

予其懲而毖後患莫予荓蜂自求辛螫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

荓使也桃蟲鷦也古語曰鷦鷯生鵰始小而終大蓼取其辛苦也成王始信二叔以疑周公既而悟其姦故曰予其懲是以毖後患羣臣勿使予者矣予猶蜂耳苟使予予將螫女昔也始信以爲是桃蟲耳無能爲也及其翻然而飛則大鳥也予方未堪多難而又集于辛苦之地其奈何舍我而弗助哉

小毖一章八句

載芟春籍田而祈社稷也

禮王爲民立社曰大社自爲立社曰王社王社

在籍田中籍田所祈也

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彊侯以有嗿有饁思媚其婦有依其士有略其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驛驛其達有厭其傑厭厭其苗緜緜其麃載穫濟濟有實其積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有飶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寧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茲

載始也除草曰芟除木曰柞澤澤解散也耘除根株也隰新發之田也畛舊田有術路者也主

家之長也伯其長子也亞仲叔也旅衆子弟也
彊民之有餘力而來助者所謂彊予也能左右
之曰以所謂閒民轉徙執事者也嗿衆食聲也
依愛也略利也函含也活生也既播之其實含
氣而生也驛驛苗生貌也達出土也厭然茂甚
也傑先長者也緜緜詳密也穮耘也濟濟人衆
貌也飶馥皆香也以燕饗賓客則邦家之光也
以養耆老則胡考之所以安也且此也振自也

載芟一章三十一句

良耜秋報社稷也

畟畟良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或來瞻
汝載筐及筥其饟伊黍其笠伊糾其鎛斯趙以薅
荼蓼荼蓼朽止黍稷茂止穫之挃挃積之栗栗其
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
殺時犉牡有捄其角以似以續續古之人
畟畟嚴利也或來瞻女婦子之來饁者也筐筥
饟具也糾然笠之輕舉也趙刺也荼陸草也蓼
水草也挃挃穫聲也栗栗精也百室一族之人
也族人輩作相助故同時入穀犉牡社稷之牲
也以嗣以續與來歲繼往歲也續古之人庶幾
不替其先也

良耜一章二十三句

絲衣繹賓尸也

祭之明日復祭曰繹所以賓尸也天子諸侯曰
繹以祭之明日卿大夫曰賓尸與祭同日周曰
繹商曰肜毛氏之序稱高子之言曰靈星之尸
也絲衣本宗廟之詩其稱靈星既已失之然又
有以知毛氏雜取衆說以解經非皆子夏之言
凡類此耳

絲衣其紑載弁俅俅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
鼒兕觥其觩旨酒思柔不吳不敖胡考之休
絲衣爵弁士助祭服也紑鮮絜貌也俅俅恭也
堂門堂也基門塾之基也鼐大鼎也鼒小鼎也
吳譁也禮繹於廟門之外其禮薄於正祭故使
士升門堂視壺濯及籩豆降適於基告濯具遂
視牲自羊而之牛反告充已乃舉鼎羃告絜然
後祭祭終旅酬而置爵無有讙譁敖慢者於
是神畀之以胡考之福

絲衣一章九句

酌告成大武也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我龍受
之蹻蹻王之造載用有嗣實維爾公允師
鑠盛也遵循也熙光也介助也蹻蹻武貌也載
始也公事也文王有於鑠之師而不用退自循
養與時皆晦晦而益明其後既純光矣則天下
無不助之者文王於是遂寵受之蹻然起而王
之夫文王既造其始矣故其後有嗣之者武王
之興也實維文王之事信為之師夫方其不可
而晦見其可而王之此所以為酌也而毛詩之
序曰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則是詩之所不
言也

酌一章八句

舊說酌九句其實八句耳

桓講武類禡也

王者將出征則講武而類上帝禡于所征之地

綏萬邦婁豐年天命匪解桓桓武王保有厥士于
以四方克定厥家於昭于天皇以間之

武王克商以安天下婁獲豐年之祥矣然天
命之於周久而不厭也故武王桓桓保有其衆
用之四方之不服以定其家其德上昭于天遂
以代商有天下言武之不可廢也皇君也間代
也

桓一章九句

賚大封於廟也

賚予也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時
周之命於繹思

敷布也時是也繹陳也思辭也文王之勤勞天
下至矣其子孫應受而有之然而不敢專也其
以布陳之以與人維以行求天下之定而已非
求利也此周之所以命諸侯者於乎其陳之嘆
之也

賚一章六句

般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

般般遊也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嶞山喬嶽允猶翕河敷天
之下裒時之對時周之命

嶞狹長也喬高也猶道也翕河大河受衆水者
也裒總也對荅也於乎美哉王之巡行天下也
陟其山嶽而道於大河思其有功於民是以至

於敷天下無不總荅其功者此周之命也

般一章七句

詩集傳卷第十九

詩集傳卷第二十

魯頌

駉

魯少昊之墟而禹貢徐州大野蒙羽之野成王以封周公之子伯禽十九世至僖公魯人尊之其沒也其大夫季孫行父請於周而史克爲之頌然魯以諸侯而作頌世或非之余以爲不然詩有天子之風有諸侯之風有天子之頌有諸侯之頌二者無在而不可凡爲是詩者則爲是名矣古之王者治其室家而後及於其國故以家爲本以國爲末家者風之所自出而國者雅之所自成也其爲本也必約而精其爲末也必大而粗約而精者其微也大而粗者其著也微則易失著則難喪是以文武之詩始於二南而繼之以二雅先其本也方其盛也其風加於天下横被而獨見則有二南而無諸侯之風其後王德既衰衰始於室家二南之風先絕而不繼國異政家殊俗則周人之風不能及遠而獨爲黍離諸侯之風分裂而爲十一故風之爲詩無所不在也當是時也王者之風雖亡然其所以爲國猶在也故雖幽厲之世而雅不絕至於平

王東遷而喪其所以爲國則雅於是遂廢故詩惟雅爲非天子不作也頌之爲詩本於其德而已故天子有德於天下則天下頌之諸侯有德於其國則國人頌之商周之頌天下之頌也魯人之頌其國之頌也故頌之爲詩無所不在也是二者無所不在故其用之於樂也亦然記曰天子之射也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爲節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蘩爲節諸侯相見歌文王大明緜大饗升歌清廟下而管象容出以雍徹以振羽饗鄰國之使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天子諸侯未有不以風雅頌爲樂之節者也然古之說詩者則不然曰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美盛德之形容而告於神明謂之頌然則風之作本於諸侯而雅頌之作本於天子及其考之於詩而不然於是從而爲之說曰二南之爲風文王之未王也黍離之爲風大師之自黜也魯之爲頌諸侯之僭也及其考之於樂而不然於是又從而爲之說曰天子之樂之歌風下就也諸侯之樂之歌雅上取也既爲一說而不合又爲一說以救之要將以尊天子而黜諸侯是以學者疑之今將折之莫若反而求其所以爲風爲頌之實曰風言其俗風之實也頌頌其德頌之實也豈有天子而無俗諸侯而無德者哉蓋古之王者惟其德而無失其政使天下之諸侯不善者發善者不能獨見其比一出於天子未嘗禁其爲詩而其詩亦無由而作也及至王德已衰諸侯國自爲政善惡雜然交見於下雖欲禁其爲詩其勢亦不可得止矣故未嘗爲之制徒一其政於天下則天子之詩獨見於世諸侯之詩熄矣

駉頌僖公也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驈有皇有驪有黃以車彭彭思無疆思馬斯臧

駉駉腹幹肥張也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坰農利於近而遠不害馬故養馬於坰不以馬害農也驪馬白跨曰驈黃白曰皇純黑曰驪黃騂曰黃彭彭有力有容也諸侯六閑馬四種有良馬有戎馬有田馬有駑馬故此詩四章以次言之僖公推

其誠心以治其國家其思慮無所不及以為不
可徧舉故舉其一曰思馬斯臧苟思馬而馬善
則凡其思慮之所及未有不善者也非至誠而
能若是乎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騅有駓有騂有
騏以車伾伾思無期思馬斯才
倉白雜毛曰騅黃白雜毛曰駓赤黃曰騂倉祺
曰騏伾伾有力也才材力也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驒有駱有駵有
雒以車繹繹思無斁思馬斯作

青驪驎曰驒白馬黑鬣曰駱赤身黑鬣曰駵黑
身白鬣曰雒繹繹善走也斁厭也作奮起也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駰有騢有驔有
魚以車祛祛思無邪思馬斯徂
陰白雜毛曰駰彤白雜毛曰騢豪骭曰驔二目
白曰魚祛祛強健也徂行也孔子曰詩三百一
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何謂也人生而有心心緣
物則思故事成於思而心喪於思無思其正也
有思其邪也有心未有無思者也思而不留於
物則思而不失其正正存而邪不起故易曰閑
邪存其誠此思無邪之謂也然昔之為此詩者
則未必知此也孔子讀詩至此而有會於其心
是以取之蓋斷章云爾
駉四章章八句
有駜頌僖公也
有駜有駜駜彼乘黃夙夜在公在公明明振振鷺
鷺于下鼓咽咽醉言舞于胥樂兮
駜馬肥強貌也人之於馬也將用其力則致其
養以肥強之馬之肥強非有所自用亦以為人
用而已僖公盡其養以養臣臣盡其力以報君

亦猶是也故曰夙夜在公在公明明言未始不
在公也僖公於是燕之以禮樂士之來者如鷺
之集其醉者或起舞以相樂和之至也
有駜有駜駜彼乘牡夙夜在公在公飲酒振振鷺
鷺于飛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兮有駜有駜駜彼
乘駽夙夜在公在公載燕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
有穀貽孫子于胥樂兮
青驪曰駽有歲豐年也穀祿也臣安其君故願
其富且有後也
有駜三章章九句

泮水頌僖公也

此詩言既作泮宮遭將出兵以克淮夷閟宮言公子奚斯作新廟今考於春秋其事皆不載世有以是疑二詩之妄者予嘗辨之泮宮魯之學也閟宮魯之廟也自魯先君而有之矣僖公因其舊而脩之是以不見於春秋至於淮夷之功予亦疑焉然此詩有之或固爾猶淮夷卒獲有所未獲而欲終之則其所獲尚少也自僖公至於孔子八世事之小者容有失之其大者未有不録也今此詩之言甚美而大則君臣之辭歟

或曰以君臣而爲此辭可也而孔子録之可乎曰維可之是以録之録其所可而去其所不可此孔子之所以爲詩也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孟子曰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以至仁伐不仁何其流血之漂杵夫二子之言信矣然孔子未嘗以廢周書蓋好惡之言必有過者要不以惡爲善則已矣此達者之所自諭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旂茷茷鸞聲噦噦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天子之學曰辟廱諸侯曰泮宮辟廱水圜如璧泮宮半之也僖公作泮宮而其民樂之曰吾思樂泮水之上雖無所得聊采其芹而足矣況於往而見魯侯哉茷茷飛揚也噦噦和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蹻蹻其馬蹻蹻其音昭昭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僖公之至於泮宮也則好其顏色和其笑語未嘗有所怒也敎之而已

思樂泮水薄采其茆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順彼長道屈此羣醜

茆鳬葵也僖公與其羣臣飲酒於泮宮咸願神錫之以難老使之順從長道以屈羣衆夫苟無其人雖有其道不能從也苟無其道雖有其衆不能服也是以頌僖公之難老也

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愼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昭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祜

烈祖伯禽也僖公信文且武其明至於伯禽故魯人化之無有不孝者

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皐陶在泮獻囚

古之出兵受成於學及其反也釋奠於學而以
訊馘告
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烝烝皇
皇不吳不揚不告于訩在泮獻功
古狄逖通訩訟也言其羣臣無忿猾之心故於
其征淮夷而逖遠之於東南也雖烝烝其衆皇
皇其大未嘗有讙譁輕揚相告於訟者是以能
成功而還獻之於泮宮
角弓其觩束矢其搜戎車孔博徒御無斁既克淮
夷孔淑不逆式固爾猶淮夷卒獲
觩弓健貌也搜矢疾聲也束矢百矢也僖公兵
戎精繕士卒競勸故能克淮夷其善而不逆君
子於是告之使益固其道庶幾淮夷可以盡得
也
翩彼飛鴞集于泮林食我桑黮懷我好音憬彼淮
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
鴞惡聲鳥也食泮林之黮而猶以好音歸之況
於人安有不化服者哉憬覺悟也琛寶也賂遺
也南金荊揚之金也荊揚之貨其至於齊魯也
自淮而上

泮水八章章八句
閟宮頌僖公也
毛詩之序曰駉頌僖公也有駜頌僖公君臣之
有道也泮水頌僖公能修泮宮也閟宮頌僖公
能復周公之宇也夫此詩所謂居常與許復周
公之宇者人之所以頌之而其實則未能也而
遂以爲頌其能復周公之宇是以知三詩之序
皆後世之所增而駉之序則孔氏之舊也
閟宮有侐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
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降之百福
魯以周公故得立姜嫄之廟僖公修而新之閟
神也侐清淨也實實鞏固也枚枚礱密也
黍稷重穋稙稺菽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有稷有
黍有稻有秬奄有下土纘禹之緒
先種先熟曰稙後種後熟曰稺洪水既平后稷
乃始播種百穀故曰纘禹之緒
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至于文
武纘大王之緒致天之届于牧之野無貳無虞上
帝臨女敦商之旅克咸厥功
届極也敦并之也咸兼也能兼舉先祖之功也

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為周室
輔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
　王成王也叔父周公也元子魯公伯禽也附庸
　不能自達於天子而附於大國也
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
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饗
是宜降福既多
　莊公之子僖公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功於王室
　故命魯公以夏正郊祀上帝配以后稷牲用騂
　牡

周公皇祖亦其福女秋而載嘗夏而楅衡白牡騂
剛犧尊將將毛炰胾羹籩豆大房萬舞洋洋孝
孫有慶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
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
　皇祖伯禽也楅偪也施於牛角所以止觸也秋將
　嘗而夏楅衡其牛言夙戒也白牡周公之牲也
　騂剛魯公之牲也犧尊畫牛於尊亦以牛飾
　者也毛炰豚也胾切肉也羹大羹鉶羹也大
　房半體之俎也慶尸嘏主人也其下皆嘏辭也
　三壽三卿也此二章言僖公致敬郊廟而神降
　之福也
公車千乘朱英綠縢二矛重弓公徒三萬貝冑朱
綅烝徒增增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俾
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黃髮台背壽胥與試俾爾
昌而大俾爾耆而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
　大國之賦千乘兵車之制甲士三人左持弓右
　持矛中人御朱英所以飾矛綠縢所以約弓也
　周禮萬二千五百人為軍魯自襄公始作三軍
　僖公之世二軍而已二軍而曰三萬成數也司
　馬法兵車千乘為七萬五千人而曰公徒三萬

　者大國之賦適滿千乘苟盡用之是舉國而行
　也故其用之也大國三軍次國二軍而已貝冑
　貝飾冑也朱綅所以綴也增增衆也膺當也承
　禦也可以當戎狄懲荊舒而莫之禦言其強也
　此二章言僖公治其軍旅繕其車甲器械故其
　民無不欲其昌大壽考而訖之以為安也壽胥
　與試者須其壽而相與試其才力以為之用也
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
海邦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保有鳧繹遂
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

莫敢不諾魯侯是若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受祉黃髮兒齒

泰山齊魯之望也詹至也龜蒙鳧繹魯之四山也故春秋齊人歸鄆讙龜陰之田禹貢徐州蒙羽其乂嶧陽孤桐魯之緩則止於此四山其餘則其東南勢相聯屬可以服從之國也常許魯之故地而未復者也春秋鄭伯以璧假許田常或作嘗嘗有孟嘗邑爲齊所侵歟此三章言僖公懷柔遠方至於淮海蠻貊之國莫不服從而頌其壽考以復魯之侵地宜其室家臣庶以保有其所服從之國也

徂來之松新甫之柏是斷是度是尋是尺松桷有舃路寢孔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孔曼且碩萬民是若

徂來新甫皆山也八尺曰尋舃大貌也新廟姜嫄廟也脩舊曰新奚斯公子子魚也曼脩廣也僖公上爲神之所福內爲國人之所安外爲鄰國之所懷於是脩舊起廢治其官室寢廟以順萬民之望

閟宮十三章五章章九句四章章八句一章十二句一章十一句二章章十句

此詩曰二十句舊分八章非也當以此爲正

那　商頌

契爲舜司徒而封於商傳十四世而成湯受命其後既衰則三宗迭興及紂爲武王所滅封其庶兄微子啓於宋以奉商後其地在禹貢徐州泗濱西及豫州孟猪之野其後政衰商之禮樂日以放失七世至戴公其大夫正考父得商頌

十二篇於周太師歸以祀其先王至孔子編詩而亡其七篇然春秋之際大國略皆有變風宋魯獨無風而有頌鄭氏疑而爲之說曰宋王者之後魯聖人之後也是以天子巡守不陳其詩蓋所以禮之也予閱周之盛時千八百國雖後世陵遲力強相吞而春秋所見猶百有七十餘國變風之作先於春秋數世矣而詩之載於太師者獨十三國其不見於詩者豈復皆有說哉意者列國不皆有詩其有詩者雖檜曹之小邶鄘魏之亡而有不能已其無詩者雖燕蔡之

成國宋魯之禮樂而有不能作且非獨此也齊
桓晉文霸者之盛也而皆不得有詩桓附於衛
文附於秦皆止於一見衛莊姜齊襄公鄭昭公
事至微矣然其詩屢作而不止蓋事有適然而
無足疑者若夫吳楚之國雖大而用夷且僭周
室則雖其無詩蓋亦學者之所不道也

那祀成湯也

猗與那與置我鞉鼓奏鼓簡簡衎我烈祖湯孫奏
假綏我思成鞉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
磬聲於赫湯孫穆穆厥聲庸鼓有斁萬舞有奕

我有嘉客亦不夷懌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
夕執事有恪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猗美也那多也置植也夏足鼓商楹鼓周懸鼓
鞉鼓皆所以節樂也衎樂也假至也磬玉磬也
庸大鍾也客二王後也將奉也記曰商人尚聲
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故其
祀成湯也取其所植鞉鼓而奏之以作樂以樂
其烈祖成湯樂奏而湯孫至曰以是安我所思
成之人記曰齋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
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齋三日乃見其所為

齋者凡此皆非有也而生於其思故謂之思成
於是鞉鼓管籥作於堂下其聲依堂上之玉磬
無相奪倫者至於九獻之後鍾鼓交作萬舞陳
於廷而祀事畢矣於時王者之後皆來助祭無
不和悅者以為凡此皆湯德之致也故曰自古
在昔先民成湯造商而遺之子孫我今賴之溫
恭朝夕執事於此而已湯其尚顧予烝嘗哉此
湯孫之所奉者庶幾其顧之也

那一章二十二句

烈祖祀中宗也

中宗大戊也

嗟嗟烈祖有秩斯祜申錫無疆及爾斯所既載清
酤賚我思成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假無言時靡
有爭綏我眉壽黃耇無疆約軝錯衡八鸞鶬鶬以
假以享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來假來
饗降福無疆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嗟乎我烈祖成湯有秩秩無窮之福可以申錫
於無疆以及爾中宗之所故中宗猶以其餘福
復與我今既載清酒於尊以求我所思成之人
又重之以和羹於時百官總至於廟肅然無言

雝有爭者故其耆老黃耇無疆之人咸安於其
位修絜其車服以來助祭既至而獻其國之所
有凡於我受命者溥且大矣於是天降之豐歲
以供其粢盛言人既助之天又應之然後庶幾
祖考來格而饗其祭報之以福曰其尚顧予烝
嘗哉此湯孫之所奉也賚我思成猶言烝畀祖
妣古語質也鬷總也

烈祖一章二十二句

玄鳥祀高宗也

祀當作祫古者君喪三年而祫明年春禘自此
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祫祫祭之禮毀廟
與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此詩除高宗
之喪而始祫之詩也故歷言商之先君至高宗
而止又以大禘之詩次之而後繼以時祀高宗
之詩高宗武丁也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
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
殆在武丁孫子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
大糦是承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
來假來假祁祁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

玄鳥乙也古猶言昔也糦黍稷也景大也員均
也契母簡狄有娀氏之女爲帝嚳次妃見玄鳥
墮其卵而呑之因孕生契堯封之於商十四世
而至於湯始受命以正域四方之諸侯四方之
君罔不受命遂奄九州而有之其後世世受天
命無有危殆以至武丁之子孫以武德王天下
無所不勝是以諸侯建龍旂乘車奉黍稷以來
助祭夫天子所居畿內千里自是以疆域四方
四方諸侯賴之以安故其至者祁祁其多其大
而均如衆水之赴河咸曰殷受天命天下莫不
宜之者宜其能何天祿也此助祭者所以若是
其多也

玄鳥一章二十二句

長發大禘也

大禘宗廟之禘也故其詩歷言商之先君又及
其御士伊尹伊尹蓋與祭於禘也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
國是疆幅隕既長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

濬深也哲明也京師方之內也諸夏方之外也
幅員也隕均也商之受命深遠而明其祥之見

也久矣唐虞之際禹疏積水以釐理諸夏之國
有娀於是始大上帝則已立其女簡狄之子以
達商室矣

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
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

玄王契也桓武也撥治也契之爲人武而能治
授之以國政無不能達所謂在家必達在邦必
達者也率循也履蹈也契之所循蹈未嘗出中
然其於事能洞視其情而遂發以應之相土契
之孫也

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
遲上帝是祇帝命式于九圍

商之先祖既有明德天命未嘗去之至於湯而
王業成與天命會焉湯之所以自降下者甚敏
而不遲故其德日以益升明假于天然而其心
未嘗汲汲於有天下凡以敬天命而已於是天
命之使用事於九圍九圍九州也

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何天之休不競不絿不
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

球玉也小球鎮圭長尺二寸大球珽長三尺天
子之所服也湯既受命執圭搢珽以臨朝會非
以寵其身也所以掌有下國如旌旗之綴旒焉
絿急也遒聚也

受小共大共爲下國駿厖何天之龍敷奏其勇不
震不動不戁不竦百祿是總

共珙通合珙之玉也駿大也厖厚也龍寵也戁
竦懼也

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苞有
三蘖莫遂莫達九有有截韋顧既伐昆吾夏桀

武王湯也曷遏通苞本也蘖餘也本則夏桀蘖
則韋顧昆吾也韋豕韋彭姓也顧及昆吾己姓
也湯既受命載旆秉鉞以征不義桀與三蘖皆
不能自達於天下故天下截然歸商於是遂伐
韋顧既克之則以伐昆吾夏桀焉

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予卿士實維阿
衡實左右商王

自契至湯其間蓋有微弱震動之憂與信矣天
之子商也降之卿士以左右商王而後商室以
興阿衡伊尹也

長發七章一章八句四章章七句一章九

句一章六句

殷武祀高宗也

撻彼殷武奮伐荆楚罙入其阻裒荆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

撻疾意也罙深也裒聚也自盤庚沒而殷道衰楚人叛之高宗撻然用武以伐其國入其險阻以致其衆戮有罪以齊一之使皆即用高宗之次緒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蓋謂此歟

維女荆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

旣克之則告之曰爾雖遠居吾國之南耳昔成湯之世雖氐羌猶莫敢不來朝曰此商之常禮也况於汝荆楚則曷敢不至哉

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稼穡匪解

荆楚旣服天命諸夏之君凡建國于禹迹者咸以歲事來見於王以祈王之不譴曰予稼穡匪解庶可以免咎矣

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

天監視商爲下民之所嚴而不僭不濫不敢怠遑故使之制命于下國封建其所當福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

諸侯歸之上帝子之故能以商邑爲四方之中赫赫濯濯光明也後生子孫也

陟彼景山松栢丸丸是斷是遷方斲是虔松桷有梴旅楹有閑寢成孔安

天下旣治然後伐其松栢而新其宮室旣成而無所不安德之至也景山大山也丸丸易直也遷徙也虔椹也梴長貌也旅楹衆楹也司馬遷言宋襄公脩仁行義欲爲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之所以興作商頌其說蓋出於韓詩近世學者因此詩有奮伐荆楚則以襄公伐楚之事當之遂以韓嬰之說爲信予考商頌五篇皆盛德之事非宋之所宜有且其詩有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命于下國封建厥福此類非復諸侯之事無可疑者襄公伐楚而敗於泓幾以亡國此宋之大恥旣非其所當頌而長發之詩謂湯武王苟誠襄公

之頌周有武王豈復以命湯哉

殷武六章三章章六句二章章七句一

章五句

詩集傳卷第二十

庚子淳熙七年四月十九日曾孫朝奉

大夫權知鈞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營

田事 訒 重校讎刋于本州公使庫